

PL
2728
A1
1876
v.109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二

復英西林中丞



接初六日惠書伏審孝思肫篤於軍務稍息卽行請 旨扶柩
北還 朝廷眷念蓋臣不忍重違所請俾得及時回京忠孝兼
盡深爲敬仰竹莊奉 旨暫署想亦必出省駐紮潁壽等處必
能循守蕭規顙若畫一承示皖營餉需不足欲將長淮鹽釐全
提歸皖弟忝在兼轄必須通盤籌畫查此項鹽釐向係專供劉
壽卿入秦之餉若一改提則此軍立成飢 潰礙難照辦查皖南
釐局兼收茶釐向來收數頗旺茲議自七 年正月凡南局所收
各款尊處占半以供皖軍敵軍占半以供 淮軍李少帥現紮

軍赴援畿輔又有應撤各軍遣費爲數甚鉅計三省入款刻下實難騰挪少帥擬借洋商之款秋冬籌還弟擬照所議辦理南局分半之款每月約可得二萬於貴部不無小補弟卽日當檄飭遵照

復李宮保

蓋勞未艾遽賦駢征乃忠未見信而謗已交騰溫嶠方興入援之師曾參遽投慈母之杼功名之際古今所難閣下於雷霆雨露惶遽未定之際處之怡然德量宏達賢者固不可及也畿輔荒旱之後薪桂米珠軍餉自宜寬爲籌畫尊意欲以滬解二十萬金不作正餉內算此項雖分派滬關釐局三處湊解而釐局

正月閒冷未知果能湊足否縱能湊足兩局一關各有按月應解之額勢難於額外令其供此羨餘奏畱二成洋稅項下之五萬不作正餉扣算或作通融辦理容與雨生議定再行奉聞竹莊暫署皖撫其某篆一席西林擬以劉毓枬署理所遺道篆擬於陳烺胡玉坦兩員中揀署僕已覆函請其主政想渠處接到復信卽分檄飭遵矣

復劉韞齋中丞

謀黔之師攻克荆巢湘軍援黔數載至是始大有轉機不獨湘省藩籬永固卽黔民亦將漸出水火惟次青一病半年荆巢藏事求卸仔肩本擬懇請閣下將平江軍酌量歸併俾得還家奉

母稍全令名展讀大疏已飭次青駐紮思南畱辦河西善後又似已成之局難遽更改渠如有乞退之文請閣下酌核而善全之申夫莅湘以後譽望日隆誠所謂附驥尾而益彰賢哲在上桑梓蒙福劉印渠制軍頃過金陵小住三日聞其帶勇回籍係官相密片所請有富副都統陞者去年轉戰直隸在穆將軍麾下頃來此間極稱印帥爲穆所陵侮人所難堪而直隸之文武軍民無人不服其忠而憐其枉屈渠過湘陰恐將入臨資口以達寶慶不願晉省以避應酬其帶勇安插一節似應由尊處附片一奏敝處派楊順興護送可否卽據楊稟入奏伏候卓裁

復許仙屏太史

疊接惠書猥以晉位端揆過承獎飾感泐曷任卽審西清多暇
簞述日新以淡定之襟期養宏深之器識雖久潛而養晦將一
鳴而驚人企念曷極國藩德薄位高久已不稱其服乃於時事
艱難之際孱躬衰弱之餘忝竊殊恩躋躋峻秩撫躬內省祇
益悚慙承示購書一法借本於書賈令其廣收棄糟粕而取精
華在彼旣無奇可居而復有微利可獲人已兩裨用意極爲精
到惟僕近年精力衰頽看書極少因之買書之興亦減不欲以
汗牛之巨冊徒作貴人之豪舉廿四史一項前何廉昉曾代買
殿板一分雖有攙配之種尙不失爲中等之貨後又得毛寄雲
贈送新會陳家新刻全史一分此後可不再買欽定七經一

項惟周易折衷有初印最精者其詩書春秋之彙纂三禮之義疏聞從無初印絕精之本似亦可存而不論至殿板初印註疏一項殿板初印九通一項僕於前託閣下外又於去年續託薛撫屏於京中購買託莫子偲於蘇浙購買其皇清經解中之單行本亦託子偲代買計敝處所需者除注疏九通外別無巨冊似不必借本於書賈爲此大加網羅之計其零種可收者請閣下與撫屏一商免致重複殿板史記亦在可收之列茲寄去百金請便中畱意購辦承囑索拙書三種俟三月摺弁到京再行奉寄

復潘黻庭封翁

來示稱王船山先生之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儒爲堂奧誠表
微之定論觀其平生指趣專宗洛閩而其考禮疏詩辨別名物
乃適與漢學諸大家若合符契特其自晦過深名望稍遜於顧
黃諸儒耳邵位西之禮經通論及古文皆僅存殘帙昔年吳仲
仙制軍曾刻之淮上其詩集尙未聞有刻本尙書已散佚可爲
三歎國藩勦捻無功赧顏回任精力衰退有瘵厥官江南物產
支應前敵諸軍滿擬今春稍裁餉項少紓民力不意淮軍渡黃
口糧如故而轉運之費更增劉壽卿老湘一軍運費亦增民困
已深而征求無已旬日以來陰寒苦雨二麥且將大損尤堪焦
慮知念附陳

致劉省三軍門

屢接少帥來函藉悉玉躬久勞暫返鄉閭稍資調理益增馳系
北軍一役首尾三年運河之守自君建之任逆之殲自君謀之
追勦數省惟君最勞而且速大捷數次惟君最勁而且精甚至
波折疊生惟君始終不挫辱軍濫竽惟君侃直不阿卒能掃除
劇寇成此奇勲雖勞浮於賞中樞或不深察而全功出於閣下
一人則遠近皆知雖豪俠肝膽舉世或不盡聞而英謀偉略則
婦孺皆知尋常名位萬不足歆動閣下之心而彼蒼玉成豪傑
了此一大快事則閣下未嘗不可自慰自慶也刻下靜攝月餘
尊體應已康復張逆盤旋保定河閒一帶已逾一月彼蒼玉成

豪傑安知不畱此難題歷試羣將帥所不能而後愈顯閣下之
能乎請卽投袂而起虎步河朔使世之懷疑議者不敢復以賞
薄引退之說妄測君子不亦遠乎不亦遠乎僕昔書劉文房詩
章贈有師事黃公之句請姑出了卻減項一局然後從赤松遊
未爲晚耳

復劉峴莊中丞

今年沙船甚少浙江及江北之漕恐竟無船可裝尊疏擬於將
來起解本色酌量增收湖北亦將增收不獨江西爲然制錢能
解十五萬串尙不甚少然江蘇解三十萬串湖北解二十萬串
江西如能再增更不致被戶部指摘西捻游弋畿南賊騎逾萬

肅息百里從不戀戰官軍麇集畿甸將近十萬米糧柴薪草料
三者均難久支殊深焦慮敝處派員護送西上已有專函奉告
李忠武不附張江二公而與塔羅江王蕭李諸公合建一祠同
堂異室其說甚妥李忠壯是何名字何年殉節弟偶忘之如能
籌出經費即可興建張江二公保城之功甚大七公之祠規制
較遜可也糧捐不無流弊紳事之議或謂戶捐不若糧捐之公
溥不知戶捐取之富戶糧捐則并取之貧民實與加賦無異敝
處於蘇皖按畝派捐之案皆經批駁附告以備參考

復杜筱舫方伯

前接惠書并寄金陵揚州大營紀事本末俗冗叢集稍稽裁復

營制事宜均已粗閱惟鄙人原批并各檄係合外海內河而兼議之而陸營之應裁者亦宜議及今來件專議內河未經議及外海則於蘇松狼福三鎮所轄之營何者應仍其舊何者應改新制猶是全未究心而內河設營太密論者謂運河極窄不可多駐礮船使商旅視爲畏途是除外海以外祇有太湖宜設一二營其餘運河及各小港可駐營之處甚少昨丁雨生在此已面請其考核外海水師事宜頃又將覆總署信稿鈔寄茲再鈔送閣下一閱望稟商兩帥另草事宜一冊大約以外海爲最重太湖次之以考核外海造船等事異於長江者爲最難而斟酌於新舊之因革水陸之增減者次之閣下署事一片已於初一

日由驛附奏俟奉 批旨後即可具摺謝 恩也

復陳舫仙廉訪

晉防以備多而單以苦戰而敗迥非上年東省運河之失可比
朝廷前以汎地太長特予寬政不料事定之後復遭嚴劾宦
海風波彌增感喟現在河防旣奉 飭下左鄭二帥另委妥員
又經尊處稟求交卸必能鑒及苦衷早派替人當不俟敝處寄
書始行委員接辦張捻竄入近畿各路防剿之兵數近十萬未
能大加懲創仍被衝過滹沱河以南現尙游弋相魏之閒接壽
卿稟件馳逐數月似已精疲力竭而無糧可購尤覺束手無策
能在四月中將此股殲誅誠爲大幸否則官兵太多糧草柴薪

無處取辦恐有內潰之變憂灼何已此間春雨太多麥稼業已
失望不知稻穀可資補救否九舍弟連生二孫心境寬泰身體
康復足慰遠念

復杜筱舫方伯

外海章程既經兩帥與狼福二鎮面議機宜復傳輪船習於海
道者與之熟計必能成竹在胸布署妥善尊意以陸營未招之
兵不復增募作爲裁汰卽發定滿餉亦不過七萬有零加以太
湖水師亦不過七萬有零較之咸豐初年支銀至四十一萬者
尙餘二十六萬儘作外海水師經制之餉如此規畫大致甚有
條理惟陸營不難於裁兵而難於裁官且所云歲四十一萬五

千餘兩僅憑老書辦無據之言亦難恃爲定論應由閣下具一詳文言江蘇水陸官兵道光年間歲支額餉無案可查請兩院咨查戶兵兩部以憑參核舊規減陸營而增水師云云俟接到部覆再行外海章程庶部中不至挑斥而經畫可垂久遠其添造輪船廣艇在於二成洋稅及另款項下動支此項本不在額餉之內自易於措辦也蘇省候補人員自應就近稟商兩帥酌委此閒向不主政

復彭宮保

前接惠書兼貽鄉味久未函謝賤眷過裕溪時又蒙加意照拂紉感無旣前訂同赴上海蘇州一行茲定二十日前後起程請

閣下卽日來金陵以便聯舟同行其龍驤船亦請帶來并帶長
龍二三號從行者多或可分坐張錦芳等參案已於初七日出
奏展轉思維立法之初不得不照奏定章程初次不嚴後此更
難期令行禁止也內人來此述及家事舍溫弟與常聽濤結姻
儀庵之意諸子姪當順齒之長幼以次成婚而舍弟婦以憂鬱
多病常恐年壽難永急欲將此女嫁出以了此心事請敝處函
商儀庵僕思姻事例由男家主持未便催促惟閣下與儀庵誼
同手足敬求便中寄函請儀庵卽於今年先辦塞門姻事免舍
弟婦懸念未了之事更增鬱抑至感至禱魏李等四員保案尙
未出奏緣部中屢次申明新章凡各省保舉人員除克城殺敵

仍准優保外其尋常勞績概不准越級保升及畱省補用僅能保至補缺選缺後升用字樣糧台保案部中挑剔尤甚尊處咨送擬保糧台各員如李嘉瑞以候選同知保知府畱省加銜楊尙履保畱省加銜未免過優必干部駁愈駁則痕迹愈重難於挽回應請酌爲核改庶各員得沾實惠亦不致再費筆墨矣

復何小宋護撫

鄂中雨暘時若二麥有秋至以爲慰兵餉積欠鉅萬除卻裁營別無疏通之法婁軍紛起議遣先將副五營於本月底截餉次將霆峻各營於端午前後以補餉之遲速定截餉之日期業於初八日另具公牘咨達冰案鄂中可靠之營太少鄧軍當緩議

裁水師積弊已深於江面劫盜橫行毫無覺察敵處早有所聞
頃得李申夫方伯稟牘言之尤爲沈痛應請閣下與遠帥力求
整頓擇其尤泄沓者立即裁遣俟部議長江補缺一案核定後
鄙人當令各營哨歸各派之汛地再行咨商整理之法張捻渡
運竄至東昌北犯天津旋由津門折回竄山東之武定青滄等
處梟匪復起逆焰方張實堪焦慮潘令先行到省礙難委署不
若給咨赴都一行方成仕宦正軌前承派伏波輪船護送敵眷
頃聞舍弟澄侯亦將來金陵一敘如其果來過鄂時望再派輪
船一送不勝感荷

復蔣純卿觀察

大通王牧敝處所閱者僅賣票行鹽一事因言者係屬端士故不能不一查詢而又因王牧久著廉幹之名是以不用公牘而用私函今來示縷敘數事耳目既密而且確剖斷亦明而且恕尙復何疑惟其募友頗多如王呂甯蔡孫輩似當由尊處密函告之王牧囑其擇尤謝黜一二人不可畏其造謠報復曲爲瞻徇庶足以肅局政而保聲名荻港分卡吳中英卽由尊處撤委揀員接辦江中差船考船倚勢包釐有非卡員所能詰問各卡司事或緣以爲弊殊屬不成事體閣下飭令各卡於商船尾照捐數不符者一經查出除由本卡照數完釐外仍令將上下卡短數一律補完并將藉差藉考完不足數之船查取職名附案

備核用意周密立法嚴整庶該船知所儆懼而包漏之風亦可少息閣下去歲夏秋閒既不爲浮議所搖撼此後卽偶爾嚴峻當無它虞裁減釐稅一案鄙意重在裁卡不在減則業於公牘詳細批答尙祈悉心斟酌歸於至當

復李宮保

黃運兩防我軍分段防守雖不能如上年幼良之同心而地段較短局勢較緊比之上年似更有把握所率健飛諸軍不知近日已由張秋北上直抵德州否伏汎盛漲黃水當無不漾至臨清之理某昔年六七月閒經過德州至東平一帶見滄州減河以南如德州臨清東昌等均有滾水壩在古昔爲九河故道在

今爲運河所滾出之水直流入海亦有寬至數丈深至丈餘者
儘足限隔戎馬不知今日滄州減河以南黃河以北尙有此數
道滾壩之河限隔賊騎否若此數道水勢果深則張捻自投絕
地斷無不滅之理卽此數道涸深而圈內究不甚廣也都公臨
事而懼當不至大有異同惟所撥陳宋諸軍未必果服其控馭
而得其死力省三於十六日起行在清江小住三日計刻下已
過濟甯聞渠於閣下不滿處在權術二字昔年希庵不滿於胡
文忠亦在此二字僕嘗告人曰文忠非全無權術者而待迪希
兄弟則一片至誠實無絲毫權術惜無人以此言轉告省三也
此閒前苦雨多低田被淹國藩與雨生兩處求晴頃自廿二至

今晴霽已十八日歲事或可無虞

復劉峴莊中丞

接初五日惠書并抄寄大稿司詳具悉一切其中河運無船海運無船兩節弟就所見聞者再增數語是否可用尙希裁定江西將來再增折價斷不如撫建增至二千之多卽照鄂皖章程亦須擇其尤輕者鄙意三千之外增不得過一千文如再增多恐激成巨案其起運不敷之數只可於釐金洋稅等項下另行籌款核實報銷雖戶部再三駁詰而西人之官京師者亦必亮而助之司詳援案改收銀兩將實數隨時聲明具奏正與江蘇辦法相合鄙意應將大漲大落一并言之亦經加簽候裁逾限

加罰若不嚴加申明均應如詳稿議行卽請挈銜會奏

復黃恕皆侍郎

捻股披猖數月幾於不可收拾自運河減河之防辦成圈圍甚
緊近聞連獲大捷不日卽可蕺事殊深慶幸此間春霖淫溢二
麥歉收入夏仍苦雨多各城虔禱近來始獲晴霽儻從此庶徵
時若歲事稍豐庶前敵之餉需無缺而子黎之元氣亦蘇未卜
果如所禱否住蘇三日應接極繁公私叢雜貴門生錢君僅得
接晤一次渠所謀者尙未定局匆匆別去回署以來未再得渠
音耗殊以爲歉令姪子鈞閏月來此現在署中幫寫摺件其事
極簡不時可以晤談將來相機籌一長策以慰塵念

復何小宋護撫

霆軍協餉江西上年七八兩月應解之款係屬十萬茲鄂款僅五萬五千則與由鄂籌補之議數目尙未符宜如何酌補令其鍼孔相符再求卓裁一爲平章卽請由鄂中兩院咨明江西以後少解此意不由敝處而發尤爲妥善敝同年熊家彥號仲山頃來金陵小住兼展其先世文端公之墓晤談多次其在雲南久著循良惟亂後滇省賢吏窮困異常引退還山艱於謀食敬求閣下位置晴川書院一席俾明歲得所枝栖不勝感荷敝門人張裕釗廉卿睽隔八年現聞假館尊處請囑其買舟東下來此一敘不久可返鄂也

復郭遠堂制軍

會匪蕭朝翦乘霆軍撤營脅勇起事幾致釀成大變乃自陸家嘴擊敗後至麻城戮其渠魁去此巨患可見凶酋逆豎必無善終之理亦無久稽之誅苟非天降大劫卽多方謀叛亦卒不能成大亂此冥冥中實有主之者而非閣下與小宋中丞沈機密運亦難遽銷亂萌又不獨鄂人受其賜也邵軍門九營國藩擬今歲不復議撤一則鄂省九達之衢稍資彈壓一則免散勇太多覓食無方紛紛滋事惟江西協解霆軍爲數孔鉅爲時太久此後月協三萬其尾數三千請由鄂省補足俾不至於竭忠盡歡如蒙允許卽請由鄂中兩院咨明江西以後少解此意不由

敝處而發尤爲妥善敝部記名總兵喻吉三相從十餘年和平
明慎爲小宋及兩亭申夫諸君所推許渠曾任漢陽守備敬求
閣下於副參游中題補一缺渠旣得所依歸公事亦有裨補至
以爲懇又敝同年熊家彥號仲山頃來金陵小住兼展其先世
文端公之墓晤談多次其在雲南久著循良惟亂後滇省賢吏
窮困異常引退還山艱於謀食敬求閣下位置晴川書院一席
俾明歲得所枝栖不勝感荷

復陳舫仙廉訪

閣下受无妄之災中丞鑒及苦衷許爲光復故物令弟稟案亦
昭雪貴州之行當可免於遠涉深以爲慰惟古人患難憂虞之

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今來函稱外感內傷同時舉發竊恐心境不能開廣俗見不能擺脫非豪傑達觀之道亦非孝子愛身之術望以此事爲第一義而以防務置諸第二但使九月霜降以前冰橋未結之先交卸防務必無他虞何以鬱鬱縈慮使心先病而身受其咎乎承詢報銷事宜湘軍營制鄙人向雖約略具奏而未將刊本章程奏明此閒現在辦理歷年報銷正慮部中挑剔擬以刊本餉章具奏實報實銷當亦無從駁

詰頃浙江馬中丞已將右帥餉章入奏茲將原摺抄寄一覽敝處一二月出奏再行抄摺奉寄以備尊處仿照辦理西捻竄擾運東各帥沿途築牆以困賊於黃運兩河之間近日屢獲大捷聚殲之效當不出此兩月亦大快也

復沈幼丹星使

辱商及船政經久之策海上統馭之材具徵遠慮虛衷規模宏大養船十六隻歲費百二十萬誠非一省所能獨任惟購求堅木來自外洋動逾歲月加以雜料辦集之繁眾匠興作之苦以十六船計之似非三四年間所能畢事此數年中如果外患迭生自以多船爲妙若其海島平靖一波不興或亦可以少造數

號相機增減此閒購買機器在閩之前開局造船在閩之後擬
試辦二三號卽以本省之資養之爲本省捕盜護運之用初無
耀兵瀛海之意約旨卑思自愧規畫之隘閩廠蓄謀深遠用費
甚鉅除蘇省自行製造外其餘各省或可分撥閩船共籌養船
之資總統重在得人雪棻病勢日深業於六月十八日奏請開
缺甘肅還山以後尙無書牘往還聞有寄諭詢其病狀亦未
知湖南如何覆奏尊處擬奏請派作總統未卜果能出任艱鉅
否此閒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夏閒苦潦近始轉爲晴霽秋成似
有可望附告一慰

復彭宮保

接廿二廿四兩日惠書並准大咨抄件具悉一切 寄諭係七月廿二所發丁中丞密件係八月初十所奏兩不相涉 朝廷以爲閣下開缺卽行故有 後命不知閣下綢繆水師運以全神並無急於還鄉之意視 朝廷之慎重江防洵屬明良一德此閒得台端料理數月開歲後事事當已妥協旌從似可放心南還已如尊指囑子密代作片稿抄達冰案大約初二日摺弁可啟程矣頃接厚菴來函甚述病狀而未嘗自言其苦况殷定文前有一案求鄙人挈之北去業經批駁其與吳鎮不協並未著有實蹟黃軍門深不以爲然與昔告尊處之言自相矛盾甫經奏補之缺未便遽行更改

復朱修伯樞密

在京月餘，密聆名論，兼承料理各瑣事，感紉無極。直隸例行文牘，多於江南而重大之件較少。刑案積壓已久，亟須設法清理。前議清訟事宜，本不欲上瀆天聽。因奏畱臬司宜詳陳備細，遂以進呈得毋以瑣瀆取譏。否昨所舉劾數員，徐察物議，尙不謂謬。惟天氣亢旱，二麥災歉，若旬日內再無雨澤，則民不堪命。百爲並廢，練兵一事本擬到任兩月卽行規畫。現因旱象已成，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緩圖。六軍之弊在挑練兵丁，加有練餉二兩四錢，其同在本營者如甲丙得挑而餉多，乙丁不得挑而餉少，一予一奪，相去懸殊。而差操則並無勞逸難易之分。

各兵皆莫得其解其不同在本營者如良鄉涿州之兵挑入練軍調至保定其練餉貳兩四錢在保定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良涿本營支領各省兵丁常態皆以小貿營生或手藝營生今以良涿之兵丁充保定之練軍其本身仍在良涿小貿手藝如故也另僱保定之人冒名入於練軍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予臨時冒點之人一遇有事調征他省冒點者又不肯往則又轉僱乞丐窮民代之遠征兵止一名人已三變尙安望其得用鄙意此後挑選某營兵丁一名卽裁去本營額餉一名練軍多一兵綠營卽少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歸一處訓練庶可杜平日之僱替而奉調遠征時仍不能禁

其臨時之僱替也左右思維竟無妙策至於將才尤爲難得往年察看老湘營尙有一二將才二月間檄聞壽卿何員最優調之入直適遇綏德之變未據稟覆變通楚勇之議自金陵克復國藩卽屢疏言湘軍浸成暮氣不可復用故他營全撤獨畱壽卿一軍去年平捻之後又批答壽卿來牘屢令暫勿西征帶回長沙遣散舊勇另行招募如戚南塘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說庶幾壁壘一新該軍未奉此文遽行西渡今果致有此失尙幸應時立定未挫軍威此軍在秦究係得力之師勢難驟議撤換若新募秦隴之人未諳營制未臨戰陣雖有名將統之亦難遽期得力秦中自收降董福祥股匪克復董志原老巢軍事大有

起色似可毋庸改絃更張也 聖學日益精進不勝大幸 大
婚典禮停罷浮費力崇節儉洵救時之要務良相一疏論及內
府耗費之多亦屬切要之言其管部一節竟未施行鄙人不過
以此爲分所應言其見信與否原亦不復過問耳醇邸愼所許
可乃獨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
改常度公事交涉則必竭力關注如有所急於其私靳者而後
足成天下之大公前接方略館來文因檔案多有糜爛查收敝
處奏稿核對前疑庚申以前奏檔罕有存者接此文知並未遺
失敝處稿本轉有偶失者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奉 旨詢袁
帥爲人何如兼詢勝帥五月初二日覆奏當時因係愼密原稿

並未錄存後遂遺失不見閣下暇時能檢抄見寄否又自咸豐四年三月以前拙疏多因戰敗失去三年十一月有創辦水師分條覆奏一件疏多憤激語本不足觀奉 文宗硃諭褒嘉有爾之忠誠可格天日非獨朕知之語聞 命感激至於泣下亦欲存其原奏用誌 恩遇此事年較久遠不識尙可查錄否瑣瑣奉商尙祈祕之

復黃昌岐軍門

接到來函并准大咨藉悉台從以是月十三日出巡上游江面不識何時可抵岳州波濤遠涉勤勞可知鄙人北來他無歉念獨水師一事惓惓不忘誠念養兵古無善法八旂精兵 國家

用以定鼎當時勁悍無敵近來積習乃壞不可支視此則長江水師後來流弊又安知其終極然非認真防範則又不待他年而始壞卽目前之弊已自不可勝言是吾輩創辦此軍適足貽天下之口實今接閣下咨抄刊發各章綱領簡明條理縝密營規一條竟將臨別所定提鎮半月住船副參遊二十日住船都守以下日日住船之約切實聲明與營哨兢兢共守其員弁不許穿蟒兵丁不許靴帽亦能痛除陋習其餘丁甯告誡均屬恪守定章寓嚴厲於委蛇之中棹歌二十七章樸實愷切亦絕似僕前所作愛民得勝諸歌閣下旣申明約束切實講求如此鄙人不復以南顧爲憂曷勝佩慰營規旣守定不移由此漸講舟

楫之利訓練之勤長江一軍其將屹然爲天下勁旅乎僕與閣下及諸君子相處十餘年諄諄以勤廉二字相勸僕雖衰老亦尙守此二字兢兢不懈閣下亦素能體此二字拳拳勿失向來微嫌閣下用度太奢馭下太寬今與僕相隔過遠望於此二者畱心檢點吾輩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卽損惟當小心謹畏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直隸近苦亢旱麥收歉薄旬日無雨秋禾又將失望此閒吏治極壞鄙人履任以來頗思埽除更張與民休息適值歉歲百不一施豈郊甸遺黎劫運固未已邪抑曷吏不職殃及無辜之氓邪敝眷自三月十三口由金陵啟行至濟甯舍舟登陸行及東平二小兒去年所得次子

竟已殤去近日風炎日烈每日行止半跼計月杪乃能到此耳
知注附及近作直隸清訟事宜寄去一本聊備省覽

復崇地山侍郎

前此騶從枉過保陽邕聆塵譚芬若蘭茝執別以來眴周月琯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接奉惠函叨承綺注並讀酌畱津防兵勇
一疏敷陳朗暢實事求是良以爲珮比諗蓋望日隆龐祺川至
南琛西賁集萬國之梯航 鳳詔龍章拜 九重之綸綍引詹
喬采企頌無涯國藩於初一日由省起程前赴固安閱視永定
河工因賤體偶有不適未待合龍先行回省已於初八日抵署
大工亦於初七日合龍適值桑乾之際係合旱龍新隄未與水

門猶之新兵未與賊鬥究不知其可恃與否是以昨僅附片一報其合龍正摺及工員開復處分擬俟經過大汛再行具奏永定河若專修隄雖極高且堅隄高而河與俱高終無裨益鄙意宜從挑挖河身用工若能挖深至一丈八尺寬至十五六丈每年挖二十里不過十年全河可挖一周周而復始再挖二遍三遍年年於二三月挖之計昔年每歲十萬金頗足敷用閣下於治水秉承家學又曾任永定觀察講求有素是否可行尙求便中縷晰惠示天時亢旱二麥已無可挽救若再旬日不雨秋稼不能入土兵燹之餘民困未蘇繼以荒歉舉凡清訟練軍百爲俱廢焦灼何極梟匪乘閒竊亦係意中之事弟與尊處派兵

隨時互相知照庶易撲滅耳

復李中堂

京畿營兵冗弱沿海各省乏任重致遠之人名論自是精確樞
府意旨蓋以船堅礮利不逮洋人不得不專恃和議又兼毫無
準備萬一和局決裂天下必歸咎執政諸公故議畱直隸練軍
欲用以閒執清議並非果有備豫不虞深謀遠慮也直督義應
練兵責無可貸惟綠營廢壞已極六軍章程過密文法太繁印
渠當日牽於眾議爲此應酬世故之文今欲釐革積弊一新壁
壘殊乏良策現因久旱不雨二麥歉收秋禾未種恐須辦理荒
政不得不暫置練兵爲緩圖目下所恃惟銘字一軍趙道鏡川

帶八營來保定似亦中等之材劉子務久駐張秋又分三營移駐臨清聊資鎮攝惟聞子務因省三不出自以肩荷太重焦灼惕懼省三曾言丁壽昌係一好手但子務業已代統銘軍丁到難於位置云云今子務不特代統已接統矣應否調丁壽昌北來分統幾營稍輕子務之負擔而令鏡川專管營務不必帶隊抑或卽用目下局勢子務總統而鏡川分管無須更張之處二者孰爲妥善請便中迅速示復如須調丁北來并請尊處先行告丁也津防由崇帥兼制春閒崇公奏裁二千餘人曾來省面商去畱僕因裁撤另換亦未必遽能得力敝處又無統將可當一路者因囑其不可多裁而不欲徒爲已甚之舉仍以津防全

局相屬渠意亦深願如此因是無復齟齬現令陳濟清帶天津所畱之兵與銘軍分汛巡防境內伏莽當可無虞至備豫外洋則不惟畿甸戍軍驟難及此卽他省兵力數倍於直隸者亦斷不足以敵洋人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無良將勁卒足備任用餉項又難籌措設備之說誠爲毫無把握東南新造之區事別開生面百戰將士尙不乏有用之材餉項足以濟之製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爲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尙可就近董率購辦器械選擇人才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爲已任不必以越俎爲嫌鄙人則年老氣衰自問不堪爲世用矣舫仙前被嚴譴鄭帥屢奏欲因防河開復雖蒙 俞允

猶有後命渠意頗憚於西行近有一函來商近止琴軒前亦有
函見商僕皆告以少挈數營西征不識尊處爲琴軒代籌更有
良策否申夫事已奏結想可挂帆西上矣賤眷以四月二十日
抵保定途間殤去一孫內人目疾亦未就愈惟賤軀稍適足慰
遠念

復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
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
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
兼攬眾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

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祿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
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
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
今已承乏此閒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頽無補艱危祇速
謗耳大箸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
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
者莫於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
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
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
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

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眾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拿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屹屹而吾輩所當勉焉者

也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饒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復吳竹如侍郎

金陵重聚遂已二年依依之懷老而彌篤量移畿輔忽復遠離卅載石交暮年執別瀕行承出餞江上臨歧悵惘不可爲懷別後巾車入覲塵事倥偬履任以來諸務草創又聞台從適還霍山未及通書深用悚仄昨接涂朗軒洪琴西兩君來函知近

日已由霍山東還金陵諸公投轄相畱不聽遽返山左又聞稚璜中丞甚思築宮擁篲矜式國人琴西書言閣下精神清健如常惟左手右足以在霍山時行動過勞舉止維艱幸尙自知痛癢連服辛溫之劑已有轉機近日已漸次復常否至爲馳系良相老成宿望近年勢頗孤立國藩欲稍解水火之痕商諸樞府諸公爲之謀一部務當時似已許諾出都以後佳音邈然微聞係爲忌者所尼在艮翁固不以是爲輕重然貞介之操無往而不齟齬亦足以阻人爲善之機耳直隸荒殘之餘百廢待舉國藩精力衰退劇任本非所堪適值久旱成災麥收歉薄意興爲之索然近日始得透雨秋未尙可播種但順廣各屬仍未一律

霑足而蝗蝻亦未驅除淨盡猶不無後慮耳練兵一事 上意
深相責望籌思三月未卽舉行一則營兵積習太深一則直隸
入款太少終覺無甚把握不得不長慮卻顧貧乏之省有所興
舉恆苦不能善其後正坐此耳唐鏡丈之世兄過此攜確慎公
暮年所編輯朱子學案見示據稱確慎公病革時猶修訂不倦
囑送敝處一閱其大綱有九曰爲學總案曰格致案曰誠正案
曰修齊案曰治平案曰時事案曰傳述案曰論議案曰興觀羣
怨案其子曰數十今鈔一本奉寄左右其每目之中鈔朱子文
若干首將大全集全數鈔畢惟語錄與或問未鈔其間有不滿
人意者旣已分門別目爲紫陽另開生面卽不能無所取舍於

其間乃如論議案中盡鈔墓碑行狀祭文等篇興觀羣怨案中盡鈔詩詞篇第皆仍其舊則於爲學之津途并非另有闡發高深之處不過尋常鈔寫全書之例恐未足以饜篤古好道者之心未敢遽行刊刻特以商之左右吾兄服膺朱子沈潛寢饋三四十年不知於朱文之精粹者亦嘗分門別類摘鈔成帙否并乞垂示無任瞻企

復李眉生廉訪

邗江握別悵惘不可爲懷接到手書如獲瞻對黎純齋趙惠甫到此皆言閣下杜門謝客惟以文史自娛手鈔范書夜分不倦來書文采深美而楷法愈益勁整真乃有功翰墨者去年曹阮

陶鮑謝李杜蘇黃諸集取次丹黃今年又致力子史莊子業已
畢功日來後漢想亦卒業閣下盛年投紱所業益勤天或者故
以微疾昌其所學追扳古人嗇於宦途而豐於此邪至於炎涼
世態自古爲然雖豪傑之士能遺外世故獨立千載而不能禁
止當世之擲揄杜老所作赤霄行莫相疑行蓋亦爲兒曹所困
辱無可如何聊爲長歌以自壯耳申夫傲岸不羈卒乃以此被
謗米捐固其借端然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
人小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王介甫使品官形勢之
家均出免役錢文眾論愈譁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僕從任
用非人此等乃所謂世法者一犯不韙萬口同譏誰能違之聞

其多方彌縫使萱闈不知獲咎之事而出署之後囊橐蕭然歸途費用亦且不給此足令人起敬而謗議亦或當少減乎劉樹堂在候補各員中獨覺書味盎然三月中委辦海運頃間回省呈出手記各務事理亦尙通達將來或可陶成令器此間士風稍陋鄙人欲廣加延訪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庶冀漸挽薄俗一宏雅道北人困於差徭亦欲稍予平減若大加整頓卽恐州縣無以自給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緣民困固深而官貧亦迥異尋常若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兩斃之道地方瘠苦過甚卽寬大之令亦不能遽下也賤體粗適惟興趣銳減不似去年遠甚前以轄境旱

災次孫殤亡心緒作惡近因精力日頹平生頗耽書史老來百無一成撫已內慙惘惘不樂雨亭開府山右差強人意頃於二十七日出都過此快聚兩日渠亦興會索然豈真所謂沆瀣一氣者邪

復馬穀山制軍

新成操江船行駛便利而工料堅緻過於恬吉輪船機局造船似已愈講愈精深用爲慰其保案旣經頂奏當可照准江南出款過多頗形支絀續增陝餉三萬無款可撥又加撥京餉二十萬專指鹽釐因請李相將淮軍應分鹽釐每月讓出兩萬日來已得復函否方子箴與程敬之意見不合敬之亟求交卸閣下

因委薛世香接辦棧務薛有綜練之才必能勝任愉快惟棧委
究宜用知府以下人員於運司宜用申文不宜印委對峙文移
平行方爲可久之道世香久保道員亦未便久畱斯局也鄂西
皖各局滯銷想皆私鹽充斥之故實力整頓鄂局難敵川鹽皖
西當有起色此閒練軍之議因綠營積習太深而本省餉項奇
絀殊無把握尊處月協之款粘東補西略無贏餘不能湊撥練
軍之餉前疏請部中月撥二萬兩奉 旨交原議各衙門覆奏
尙不識如何定議卽令准撥的餉而綠營惰窳積習膠固不解
亦未敢言遽有起色沿海水師尊處飭議十二條所籌劃分汛
地扼防巡緝及釐定陸路內河各汛地及額缺薪俸修署造船

各節均極周妥事在創始不厭求詳弟之所重者既名水師將士卽宜舟居船礮卽宜常修此外或因或革弟初無成見也長江事宜昌歧擬定變通三條添設兩條事俱可行惟調汎章程卽在一營就近互調恐難免登岸造房諸弊業經咨達冰案不識能另籌良策否雨亭入覲遂拜晉撫之命雨生遇此時卽有此說謠傳固非無因甯藩蘇臬滬道紛紛調動局勢爲之一變作梅勉林已於五月二十九日到此調甫已補實缺北行有定期否頃見李少帥奏贖湖北書局擬與蘇浙金陵各書局合刻廿四史誠屬善舉惟金陵一局並未籌定有著之公款亦未派定提調之專員是以局務尙形散漫應請閣下籌一開款源

源撥濟其薪水用款與蘇浙兩局互相核對以期不甚懸殊至
經理此事內行而耐煩者目下似以洪琴西爲最此後視爲一
件官事責成提調則書可速成而款不虛糜去年所刻馬班范
陳四史因提調無人至今尙未定刷印確期本年正月寶佩荷
索贈此書弟許以不久寄贈樞廷諸公同聲索取亦皆允許恭
邸笑曰但須寄函穀帥更無不了之願將來敬求閣下畱意裝
釘五部由洋船寄京敝處另須數部前已函告子密矣

復田鏡堂山長

春明執別垂二十年書問稀疏企懷無極初夏接奉手札具悉
台端自癸丑以後告歸侍養歷主平定榆次講席近復移館會

城幽居多暇清福日增至爲翹仰往歲年伯大人捐館薄具賻儀何足齒謝都下見哲嗣治亭氣度冲和持躬謙謹惟水曹沈滯生計殊艱頗有事少才多不耐閒寂之意令姪就職江蘇適弟量移畿輔未獲聚處一方惟以正途而俯從末職補官當復較易來示謂南行當過敝處今數月未聞見訪不審何故弟以菲材謬膺重寄其初辦埋團練略招勇丁以勦土匪其後四方多故事會相迫遂有不克中止之勢一則國家深仁厚澤大亂十年正值剝極將復之際不才會逢其適徼幸有成一則湘淮諸公應由布衣徒步以取將相特借鄙人以發其端其間離合得失千變萬態純關大意不由人謀故時人有以豐功推弟

者弟輒以比之博者之大勝會試之高第在一時雖若可喜實則值時命之偶然無足道也自甲子以後久擬避位讓賢還山養拙而機緣不遂又復承乏三輔久點高位深用惴惴直隸吏治極敝弟到任數月毫無績效曠官溺職深用內慙春閒雨澤稀少二麥歉收五月以後夏雨充足但冀此後雨暘時若藉秋穀之豐登補麥收之歉薄歲事可望中稔庶民力亦可稍紓

復傅梅村軍門

綠營廢弛已極兵丁常態口分不足自給每兼以小貿手藝營生名充行伍實乃市傭此各有所同而直隸自挑練六軍以來別有加餉底營兵丁無加餉者愈益自棄加以司庫支絀數年

以來欠發兵餉甚鉅各營將士得以藉口規制墮壞不可救藥
鄙人到任以後久仰閣下老於戎行辦事認真所有古北口練
軍千人請細加察看究竟精強可恃否昔年劉印帥所定練軍
章程操演陣法於尊意尙覺相安否其二十五人爲隊之制鄙
意不以爲然不如仍守十人一隊之舊章庶兵丁人人習慣易
知易從此外尙有應行更改者否至未挑入練之兵聞器械多
不齊全衣服亦頗藍縷老弱應汰者未能隨時簡汰請閣下詳
細查點一一見示如器械殘缺必須酌籌公費陸續添補衣服
亦宜稍整以壯觀瞻能從貴標首先整頓而後責成各鎮一律
整理俾從前廢弛積習稍可挽回萬一如有不順手之處尙希

隨時函示不勝企望

復吳竹如侍郎

八月初四日接到惠書敬悉尊恙近已漸次康復致慰遠念惟辛溫之劑與寒苦之品雜投并進恐於高年不甚相宜閣下精於醫學當自斟酌盡善來書千數百言字斟句酌首尾不懈具徵內養深醇神明強固德充之符固非尋常所能幾及敬服無量台從定畱金陵令長孫亦南來省覲稚璜中丞盛禮相招已婉言致謝尊議謂處今之世不欲於舉業而外另標名目坐擁皋比卓見可佩鄙意書院山長必以時文詩賦爲主至於一省之中必有經師人師名實相副者一二人處以賓友之禮使後

進觀感興起似亦疆吏培養人才之職直隸近日風氣樸陋又若無人提倡書院山長李鐵梅近因士子時有違言欲離此別赴天津求一學有經法足饜人望者接居此席竟亦未易物色國藩近令各州縣遴選才德之士舉報送省於書院外另闢一區以相接待意欲稍鬯宏獎之風現在各屬士子已先後踵至其間不乏可造之才欲得篤古好道者誘進於大雅之林延訪尤難閣下意中有堪膺此選者否來書謂聖賢所造惟親歷其境乃能自言朱子微言大義散見於四書集註及大全集學者融會貫通而精別其未定之論實有津途之可尋外此則王白田著朱子年譜詳考歲月備紀事蹟後人無能再有闡發鏡丈

所輯朱子學案惟當子孫世守不必出以問世所論皆極精審
謹卽奉以從事閣下平日鈔錄朱子惟大學中庸序仁說讀唐
志讀大紀王氏續經說學校貢舉議諸篇皆朱文之極精者國
藩嘗謂朱子之學固以闡明義理躬行實踐爲宗而其才力雄
偉無所不學訓詁辭章百家眾技無不究心後人專精一業者
皆難窺其堂奧如馬端臨錄於文獻通考中者則經濟之學無
不洞晰秦味經錄於五禮通考中者則典禮之學無不精研而
其文於浩瀚詳盡之中鑄語亦幾經沈練卽以文論固亦卓然
大宗閣下雖不專力於爲文而造意遣辭矜慎不苟具有儒先
家法令人欽企弟昔有志學文際會多事擾攘兵閒未遑致力

忽忽衰老百無一成年來精力日頽久點高位時以隕越爲懼
屢欲避位讓賢還山養拙而事機不遂茲復承乏三輔到任以
後歲饑河決毫無稱心之舉疆吏失職殃及蒼黎外旣無補於
時艱內復深慙於夙志撫躬循習赧悚莫名幸賤軀粗適足慰
遠注內人病目醫藥罔驗已成錮廢近復諸病叢生勢甚沈篤
知念附及

復丁稚璜中丞

接讀手書於團練一事剖析利弊至爲明晰蓋籌周至敬佩良
深奸民藉奉文團練爲斂錢之舉武斷鄉曲挾制官長尋至相
爲敵仇釀成禍亂其餘抗糧械鬥等事所在騷然弟亦每用爲

誠此須欲於直東分界之區就現有之團酌加修理以清盜源者并非出自鄙意曾守鏡湖與敵幕賀君相善渠謂直東之處向爲盜賊出沒之地彼拿此竄兩省州縣互相推諉雖嚴飭各屬購覓眼線而越境搜捕究難得力加以直界旱災二麥多未播種來歲青黃不接難保此輩不乘機煽變致啟亂萌故欲酌辦團練爲弭盜之一法由賀君轉達敵處求得一札以從事鄙人未之允許求得一書通意於左右亦未允許又請至濟南一行以桑梓而素荷青盼又偕詰嗣同往鄙人未之禁阻亦未將辦團一事囑其致辭於鈴下也今讀來示謂官吏不能皆賢約束不能盡善初而斂錢繼而無窮之弊勢將難遏誠不可不豫

爲之防應卽可作罷論尊意謂保甲之法實爲弭盜良策第意辦團與保甲名雖不同實則一事近人強爲區別謂操練技藝出隊防勦者卽名團練不操技藝專清內奸者卽名保甲不知王荊公初立保甲之時本曰民兵本尙操練與近世所謂辦團者初無二致縣令苟得其人辦理果得實效足以懲治小竊高戶如不得人不特豪無裨益弊端亦殊不少弟常謂保甲當攝官而使之不可用通飭之札札行全省也來示欲爲地方擇人廣樹賢俊爲斯民除姦而養善斯實吾輩職分當爲之事州縣不能皆善善者又多不能了事直隸地方瘠苦人才尤爲難得坐是吏治頹弛全無起色殊爲歉悚八月間尊疏奏裁戰守兵

馬各二千餘業經照准請將原疏及部文抄咨見示敝處前奏
練軍事宜欲稍參勇營之意以練綠營之兵部議頗加駁斥嗣
後覆奏辦法暫於保定正定古北口三處各挑練千人先行試
辦俟數月之後推行無弊再行酌定章程部議照准茲將前後
奏件咨達冰案綠營積習太深欲求練成可戰之兵全無把握
如何如何

復錢調甫觀察

本月廿日接十七日手書具悉台從以十八日酌帶天雄軍百
人察看隄捻各工便道巡視順廣各屬細勘災歉情形往返千
數百里嚴冬苦寒勤勤可念日來大旆當抵何處馳系無已來

示平糶之法須先查清戶口就各村保舉公正殷實董事或出米減糶或捐資買米先期給票每晨驗票給糶須各鄉廣爲設局在局之人須得鄉曲謹愿之輩閣下在南屢經辦過言之極爲周詳北人向少蓋藏民間不知賑糶之法一經官吏難免弊端尊意擬就城廂附近試行一二處如果得法再行推廣鄙意此法頗多窒礙儘可不必舉行蓋領票糶穀者尙係有錢買穀之戶此等戶口但令米商通行糧車廩至尙不至於餓殍官爲平糶不能過折成本則所減亦屬有限不如買自商人之爲便而極貧下戶手無一錢焉能沾平糶之利粥廠之法本爲救荒下策國藩曾在安慶辦過所全活者不過數十里之人而擁擠

喧亂強者爭奪弱者傷亡實屬利少害多閣下擬就災重之區以按口給錢興工代賑二法相輔而行自係正辦而藉覆查保甲爲名重編煙戶門牌分別老幼病癘婦女等項尤爲至要關鍵興修河工本屬一舉兩得惟慮距工較近者情未急而已來距工過遠者情雖急而不能遍及三府十餘屬中未必處處有河可挑若本不必修濬之處而強爲興工則目下無益於荒政日後無益於河務徒爲多方遷就且辦工全賴監修得人逐段皆有委員經管期於深濬堅築若借以賑飢則疲癯者曲加保全尤須有賢員斟酌處置安得許多幹員鄙意工賑之說舉行一二處則可多則斷斷不可仍以按口給錢招商儲米爲正義

總須於年內將戶口查清二月初間開辦則何縣宜賑何縣可
緩則請於封印前見示開東長收成均稔長垣豆米尙有餘積
閣下已飭該縣辦勸民積糧之法豫省豐收糧食車輶自西南
來者日不下一二百輛商賈暢行使入春以後尙可源源接濟
便爲大幸冬令久無雨雪保定於廿六得雪二寸大名已見雪
否殊殷盼禱另示開列四員張保泰甚有循聲敝處亦有所聞
經閣下察看果係賢員甚慰吳朝彥春閒接見數次知其誠篤
必可勉爲循吏惟聞缺分過苦殊形棘手閣下不時手書慰勉
極得獎誘屬僚之法內邱東明三員人地不宜亦曾聞其崖略
容卽商之方伯斟酌辦理

致寶佩蘅大農

前在都中密聆至教重續古懽廿年闊悵爲之頓解尙憾匆匆
執別未罄夙懷泣任以後塵冗羈牽未獲時通書問良以爲歉
比維密勿宣勤興居集祐跂頌無極弟承乏畿甸忽近周期智
能淺薄毫無治狀重以歲事未順麥收秋收均甚歉薄秋雨太
少二麥至今種不入土屬當庫款支絀未敢援六年之例請帑
賑荒誠恐來春青黃不接之際嗷鴻遍野無術撫綏轉致潛滋
他變昨十一月廿六日始得雪二寸而大順廣等屬未得均霑
雪澤該三府亢旱旣久民困尤深陳仲鸞同年曾有疏陳荒瘠
之狀細詢往來官民大致略同此皆疆吏不職殃及蒼黎明春

青黃不接之際若非酌籌撫卹必難安全練軍一事現雖於保定正定古北口三處各挑練千人先行試辦而營兵怠惰已慣令其點名演操終日不出營門以爲拘苦時思逃歸不知將來能終就範圍否永定河丁今年費錢不少而歲久失修隄身處處卑薄河槽處處淺窄不必十分盛漲已覺時處泛溢滹沱又積決旁趨積水於下游文安雄縣等屬今秋兩縣互爭幾釀械鬥巨案不挽歸故道水害不除欲挽歸故道則工程浩大難籌巨款春閒 陛辭疏陳三事迄今一無成效媿報何極前在樞廷閣下談次偶索敝處所刻四史旋經函商穀山制軍頃前後漢書始槩校告成由江南運到謹奉上一部餘四部卽請尊處

代呈恭邸博翁經翁蘭翁四處其史記三國志俟刻成後續行
奉寄瑣事費神至爲歉悚

復陳虎臣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見切磋
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預防其流弊持論自爲精
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爲非此無以爲窮理之本
不可懲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自濂溪揭
主靜之旨程朱亦常以靜字垂教苟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
求所謂端倪者或不免誤入岐途若習靜以涵養此心則卽大
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岐趨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

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亦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照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已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胄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閣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勵則釋回增美而所詣愈難限量矣國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千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助歡悰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

書林卷三十一
之上又復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
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不能舉職爲媿

復朱修伯樞卿

隴事自劉壽卿逼圍金積堡回逆已可計日成禽突於去臘分
股竄陷定遠襲破安定阻絕老湘營糧道前敵孤懸可憂猶冀
壽卿之力可以分兵東迴驅除後路之賊不意上元猛攻猝中
子傷遽隕長城非惟西事之不幸實亦大局之隱憂聞甯夏一
帶極力搜羅不過可辦半月之糧此該軍正月之稟云然今又
已彌月想糧源將絕軍心難固深爲焦慮聞陝勇三十三營調
赴甘省者二十二營南北兩路之賊無兵勦辦縱有米糧亦不

能運赴西路但求保全該軍或因糧絕而早退一步猶勝於飢潰耳李相南征黔苗亦以運糧爲第一難事淮軍舊部僅銘字一軍最多且整敝處畱以拱衛京畿之用則李相入黔勁卒太少頃與渠往返函商擬令劉盛藻帶張秋步隊十七營從黔南而令丁壽昌帶分畱駐保之馬步八營再於張秋撥畱馬隊三營保衛畿輔正將檄調啟行閒而西事岌岌論者謂不特銘軍不宜南行卽李相且當西征并有慫恿敝處人告者以爲併力先圖陝甘俟回氛戡定再議滇黔鄙意左帥調度并無乖失斷無輕於易置之理若兩帥并辦一路亦恐易生齟齬弟職在臺吏未敢輕干大政昔年兩次丁艱皆奏稱軍事平定仍當回

籍補行終制斯言竟未能踐又勦捻無功因病離營乃復赧然
回任此皆寸心抱疚窮年耿耿者其不肯妄談軍事以此其不
願久居顯秩亦以此惟目下令銘軍暫緩赴鄂再聽關隴消息
不知京中亦有議及李相暫緩赴黔者否銘軍將來南去擬令
保定正定兩處添練馬隊深慮應募之卒或有馬賊營棍徒致
都中物議沸騰而軍事仍無實濟預以爲慮南三府去歲旱災
尤重庫款支絀不能普賑請撥制錢十萬串抽賑七縣極貧下
戶稍資全活新正初六日已委派妥員并請陳荔秋率同前往
辦理款目旣少惠難遍施頃接來信於十萬串之外尙須添銀
二萬已在江南協款撥用不復再請部餉此後若再無雨澤則

處處皆須振救又不知當如何籌措矣修滹沱河一疏不知部中如何定議該河泛濫北趨下流無可宣洩文雄兩縣形同釜底爭欲以鄰爲壑幾以械鬪致變加以鹽運梗阻商人改由陸運歲費不貲故欲定議興修以塞文雄百姓之望兼謀蘆商舟運之利然以該河遷徙無常議者紛紛言其不可致力事勢全無把握不欲毅然獨斷故疏內詳陳眾說請交部議亦須天年順成乃可興辦耳蓮池山長已請王仲山同年此君品行甚高爲此間士子所佩服雖非滿意之選而鄉望素孚當免譏議鄙人老態日增眼蒙特甚實覺不能稱職內人病亦未愈金陵梁碑尙有存者茲寄呈一分校官碑未曾捐得無以應命

致李中堂

二月十一日手肅一函商畱銘軍暫候西事消息計已達覽今
台端果奉西征之命允符眾望中外騰驩惟局勢既變卽一
切調度均須改絃前聞郭子美周薪如等軍改馬爲步今又須
改步爲馬矣敝處擬卽調張秋銘軍由彰懷入關爲閣下之先
鋒惟慮該軍入秦購糧運餉諸事均宜妥籌勢亦不宜孤軍早
進應俟尊處指麾粗定再行檄令拔營昨見閣下致振軒一函
擬張秋保定之營全調入峽前議畱十一營者原因此閒不可
無兵而於征黔亦無大損故有此議今旣移軍西指則馬隊自
不宜全畱卽步隊有不願畱者亦不欲強畱以拂將士之心而

孤前敵之勢已與振軒作梅樂山諸君往復籌商張秋王將保
勝之馬隊三營須令其西征俾可馬步相輔仍撥保定銘中兩
營交劉子徵率以入關此閒僅畱馬步各三營兵力實嫌單薄
仍須添募淮勇馬步二三營歸樂山統帶庶可稍資彈壓閣下
在陝直隸自無西路之憂所以必須分畱數營者誠以此閒馬
賊梟匪時有嘯聚又遇去年奇旱近雖得有微雨而麥秋已屬
無望日懼土匪乘閒煽誘飢民致生變亂鄙人迫憂殊甚近日
右目已至無光僅有左目堪用衰老如此何能久點斯位惟冀
地方無事暫可偷安去年實恃銘軍駐此逆折亂萌今遽撤此
重衛上下人心茫然失措所擬步隊僅畱三營在該軍毫無所

損惟馬隊分畱三營征兵稍嫌單弱陳鳳樓又係省三良將難於割愛然此閒地勢曠衍非有馬隊斷難制伏馬賊新招馬勇不能得力不得不畱此三營馬隊以備不虞如必須調此三營則請稍展數月待樂山新招淮勇到直訓練有緒即可令陳鳳樓於八九月續行入關計閣下至秦稍加部署亦須新涼七月乃可深入此閒續調之兵如吳筱軒陳鳳樓等稍遲一步當未晚也省三謀勇絕倫爲諸將所樂從若能另開生面不復續調此三營馬隊則更妙矣此閒自二月下旬各屬多報雨雪惜去年種麥太少已種者藉可滋長高粱棉花之類俱可播種鄙懷爲之稍寬而吏治全無實際練軍治河等事亦無起色竟日負

疚耿耿不能稍釋

復黃恕皆侍郎

南三府賑務獻歲六日已委委員前往辦理天津運解賑錢驚
蟄後各船始能出塢逆水多風節節淺阻計三月初九十間乃
能解到開放完畢當在穀雨前後矣幸二月之杪連得雨雪深
潤土膏已種之麥藉可滋長而高粱棉花等亦可播種此邇來
慶幸之事自去歲三月以來無日不憂歲飢自永宣河天數郡
而外處處歉收疲忙掇食草根無術振救日夜焦灼又練軍治
河等事豪無把握負疚方深京察典行乃復濫膺上考無實而
邀虛榮只增慙悚醇邸於敝處折節下交拳拳摯愛極爲心感

茲承轉寄見贈之作詩筆旣工用意尤厚惟獎許過當非所敢
承理宜奉牋致謝緣弟處向來書札稀少朝端貴近諸公多不
通問未便於醇邸特致私愛致啟他嫌素不工詩亦未能遽成
和章稍暇當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謝悃晤時尙望先
爲代達鄙意至荷至荷弟精力日衰迴不如去春握別之時目
光昏蒙右眼竟已無光現僅左眼堪用久點高位深虞隕越貽
知己羞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稍娛老懷附告

復吳彤雲觀察

接都中惠函并寄到大集六冊大集天才雄放卓犖不羈而細
筋入骨無一浮語所謂眞放本精微也寄示儀衛軒集序於方

植之學問行誼平議極允筆力亦足達其所見佩服無量沿海
輿地能翻譯西人圖說勒成一家之言頒布直省自爲鉅觀總
署蓋深佩台端著作之才故以此事相屬考輯勘校必求精審
則成書自需時日能事固不受迫促也今歲督解京米大府必
欲相煩四五月之交卽當啟行赴津仍歲南北往返動逾萬里
賢者劬勞至爲懸系西事自正月十五日劉壽卿以攻堅殞命
回氛日熾蔓延秦境壽卿忠勇奮發誠近世名將大功垂成長
城遽失實堪扼腕廷旨近命李相改征黔之師入關赴援其
舊部淮勇多已遣撤起用宿將召募新勇重以籌備餉需布置
後路簡料就緒約在夏初方可統師西進秦隴得兩帥犄角此

賊或可速了惟敵處去歲奏調銘軍拱衛畿輔此次西征該軍勢須從往此間仍當召練數營乃足稍資彈壓耳國藩近日日益昏眊右目竟已無光僅止左目堪用衰年無意學殖往嘗諷詠古人詩文近已束之高閣而日行文牘亦復不能省覽久點斯位深以隕越爲愚知念附及

復崇地山宮保

二十六日接到二十一日來函示及拐犯武蘭珍訊供牽涉教堂並鈔寄該犯供詞一一具悉而二十三日續示毆斃領事焚毀教堂之函已於二十五日先到大咨摺稿亦於二十五日接到二十六日卽奉派弟赴津會辦之旨此案之始由百姓謠

傳洋人挖眼剖心等事羣疑莫釋而武蘭珍供詞確鑿迷拐由
於教堂王三主使今王三業已弋獲欲推求激變之由自須由
此根究武蘭珍是否實係王三所使王三是否實係教堂所養
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悉心研訊當不
難水落石出如二者訊皆子虛則民但憑謠言煽變是洋人之
理較直如二者訊皆得實則洋人之理已曲不待至尊署放槍
行凶而已激犯眾怒有自取之道矣目下查辦似宜由此下手
應飭天津道府虛心研鞫不事形求務得確情即使審明二者
皆實曲在洋人而外國既斃多命吾輩亦宜渾含出之使在彼
有可轉圜之地庶在不失柔遠之道鄙見如此不審閣下以

謂然否至結案之遲速七年揚州臺灣之案外國均帶兵船前往八年貴州四川之案羅使亦帶兵船入江此次或由香港上海調船來津乃屬意中之事擊斃領事該公使所未經歷或須請示國主亦屬意中之事若有此二者則結案必遲需時必久然二者事端宏大當由總理衙門與之辯論又非僅弟與閣下所能主持也目下教堂焚毀幾處傳教習教之人傷斃幾命亦宜確切查明嚴拏凶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想閣下業已次第妥辦國藩眩暈之病至今未能平復右目無光亦久無轉機又因多服清潤之劑脾胃受傷飲食日減假期之內在署登階降階需人扶掖因醫者謂恐一跌而半身不

遂也擬再加調理練習行步數日卽當力疾赴津與閣下商辦一切先派博道陳道前往會同天津道府查訊底裏國藩於中外交涉事件素未諳究一切仍請閣下籌奪惟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不敢有所諉耳

復恭親王

本月二十七日接二十六日隸字第二十九號惠示并附鈔各件一一均悉敝處先於二十五日接到崇地山宮保三十日來函及咨到摺稿二十六日卽奉派往天津會辦之旨此案由迷拐犯供牽涉教堂起衅遂致毆斃領事激成巨案推求激變之由自當就主使迷拐教士挖眼二節研求虛實目下王三業

已弋獲須訊明王三是否爲教堂所豢養武蘭珍是否實係王
三所主使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務令
水落石出二者查明底裏則燒毀教堂時搜出幼孩崇帥函稱
十人專弁至京言三四十人搜出眼珠盈罈之說皆係一串之
事如其盡屬子虛則洋人之理較直如果訊皆屬實則洋人之
理先曲至其研鞫王三之法則又以尊議不曲爲開脫不有意
周内二語爲定卽令審得確情實係曲在洋人而公牘亦須渾
含出之外國旣斃多命不肯更認理虧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
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憑謠言以煽亂尤須
從重懲辦羅淑亞謂此案重情四端而以拉毀本國旗號爲第

一傷斃職官次之人命過多及焚毀教堂又次之聞外國以毀旗爲悖和絕理其意似欲開啟兵端我中國宣示大信平情結案只能酌議賠款以還教堂器物緝拏凶手以備抵償各命彼雖興波作瀾亦惟忍默處之不能遽議其他也國藩右目無光久無轉機眩暈之病迄今亦未平復又因多服清潤之劑脾胃受傷飲食減少月餘以來在署登階降階需人扶掖以醫者謂恐一跌而半身不遂也此等重要事件斷不敢因病遷延略加調理練習行步數日之內卽當力疾赴津與地山商辦一切先派道員博多宏武陳重二人前往會同天津道府澈底查訊此時豐領事謝教士旣已毆斃法國尙無在津主政之人趁此閒

暇先查衅端當易就緒至羅公使如何舉動此等重案該使素所未經其言稟命國主或亦意中之事七年揚州臺灣之案該夷均派兵船八年貴州四川之案羅使亦帶兵船入江此次由香港上海調集兵船來津尤屬意中之事有此二者結案必遲需時必久然二者事端宏大應由貴衙門與之辨論若僅法國不平而他國無關痛癢當不至遽爾決裂國藩於中外交涉事件素所未諳一切輕重緩急之宜仍求隨時指示機要俾有遵循是爲至禱

復恭親王

本月初五日接奉初四日隸字三十一號惠書適以倥偬就道

未及奉復初七日任邱道中又接初六日隸字三十二號來函
敬承一一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經旬日尙止空文往復恐其
不耐遷延先給照會許爲速辦以安其心最爲代謀之要策照
會語意雖極切實而抵償議卹等事仍用虛筆尤爲斟酌盡善
羅使旬日以來但言請命本國并無一語商量辦法今初五日
照覆之文措語甚爲和婉足徵加意懷柔之效竊謂兵興猶河
決也弭兵端猶塞河也尊處辦法步步搶先遏兵之源譬猶趕
築大隄二隄進占廂掃力挽狂瀾也外閒緝拏凶手彈壓亂民
譬猶開挖引河使大溜有所歸也今遏兵略有頭緒而緝凶尙
難著手當時事起倉卒初非有倡亂之民預先糾集正凶本無

主名教堂挖眼剖心之謠民間萬口一聲方謂動於公憤未肯遽爾屈服現雖安堵無事若驟行查拏凶手更恐再生事端訪查名姓已難確鑿指令交出尤難遵循日來反復籌思緝凶殊無善策至局外議論或謂專從挖眼剖心等事切實根究即可抵制而攝服之仍可無事是猶不築大隄不挑引河而謂河可自復故道豈其然哉然迷拐挖眼一層乃天津士民及各處公論所力爭者亦不可不切究現聞王三所供已認迷藥爲神父所授神父卽已死教士謝福音保定所獲拐犯未有確供河間所獲拐犯供認拐人挖眼係送天津教堂配藥此外天津聞尙有安三一案亦可爲此案之質證但皆係犯供一面之辭且在

廿三鬧事之後卽使所言果實洋人未必肯認到津以後能否澈底查清殊無把握俟與地山宮保妥商辦理俄國傷斃三人先以議卹了事辦法最妥昨接地山來函孔領事已將所傷三人姓名查明照會惟尙未卽定局俄國議定則英美教堂當可漸次就緒德繙譯所稱幼孩一節已由地山轉飭府縣某到彼再行查明詳復

復恭親王

十一日接到隸字四十八號鈞函並寄示刪節奏稿以便發鈔一二聆悉十三日續奉四十九五十等號來示知敝處初十日復上一書尙未達覽初九日會奏羅使回京一摺十一日賜示

時亦尚未到良由近日沿途積水驛遞阻滯之故是後威使以
初十日回京地山宮保亦以十二日啟行入都赫德來津尙未
相見不識能否調處昨聞電綫來信法國君王已有復示大指
謂中國修好多年此次苟能辦得公道仍須保全和局不必動
兵云云未審是否確實法人與布國構衅此間傳言已久若果
法布開兵或者遠交近攻不欲與中國爲難又聞法主老而厭
事其意主和不主戰似亦事之所有中國辦理此案止要盡其
在我電綫新聞紙所傳亦皆不足深信頃奉 寄諭交到少荃
揆帥奏片所稱外國定讞必須證據口供當堂質對今敵處二
次照會該使並未答復是府縣主使一節彼固未能指出證據

本已無可質對 諭旨仍令將府縣解津係爲羈畱羅使之地
今該使業已回京 局勢又變京中辦法仍不外詰問證據彼若
始終無據則但取該員等親供不必中外會訊以全體統尊意
慮及交部以後彼族貿然前往從旁聽供仍擬暫緩起解俟尊
處與該使等爭議稍定再行交部張守現聞就醫他處劉令聞
仍在密雲目下俱未在省起解本亦未能迅速儻該使以解部
稍遲藉口仍望大力斡旋該府縣本無大過張守官聲尤好因
欲曲全大局忍心交部治罪鄙人負疚極深若因旣不在津又
不解京陰差陽錯使羅酋等愈疑愈忿或激成不可解之怒則
國家將大失紀綱而國藩抱疚無窮統求尊處委曲調停或

將各實情告知俾無更遷怒於該員等則禍可紓矣至該員等二十三日以前告示但拏拐犯並未牽涉教堂已由毛公鈔呈茲再錄一分寄上前奉 明諭昭雪挖眼取心之誣遵當恭錄示諭以釋各國之疑

復寶佩蘅尚書

接讀十九日惠示具紉愛注懃拳至爲感泐卽維尊候綏愉蓋廛彌篤跂頌無涯津案現辦情形公函業經備述現經兩月之久辦理尙未就緒致令閣下及總署諸老多費唇舌弟奉 命來津專辦此案遲延之咎實無可辭查拏正凶敝處初次覆奏便以爲最要關鍵府縣迭奉 諭旨飭解津郡本爲力持正論

設法保全豈可遲延不辦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拏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稍達事理無不深悉其謬弟雖智慮短淺斷不至爲浮言所搖拏犯之難訊供之難皆經屢函上達議者不察或謂弟意存推諉輕聽人言瞻顧清議不肯切實速辦非閣下深知此中委曲鮮有鑒諒鄙心者竊謂中國與外國交接可偶結一國之小怨而斷不可激各國之眾怒挖眼剖心等謠外國疑中國藐視太甚引爲大恥此足激眾怒者也枉殺多命外國疑天津可殺二十他口即可殺四十今日可殺二十異日即可殺二百洋人在中華幾無容身之地引爲大慮此足激眾怒者也目下中國海上船礮全無預備陸兵則綠營

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眾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此等情勢弟籌之至熟故奏牘信函屢持此論若謂無端變易妄信局外之言不從委曲求和處切實辦事以此邀功功固難必以此避謗謗已難辭不且進退無據邪惟府縣於初撤任時本無治罪之說聽其回省厥後該員等出省他往則弟所不及料以致久不到案疑鄙人有故縱之象而天津民情囂張如故將打殺洋人畫圖刻板刷印斗方扇面以鳴得意其已獲者人人狡供其未獲者家家匿藏而弟不能速擒而立梟之亦疑鄙人有故縱之迹雖貴署亦不免疑弟任意遲延實則弟之欲挈真犯以全和局未嘗須臾忘也此

時業已專弁飛提當不致過稽時曰要犯雖無確供斷不能因難自阻再拏數人約成二十一名之數足與相抵狡供堅不承認則鄙意早經慮及者將來或當從權辦理不盡憑供定案此後有卓見所到爲愚慮未通之處尙望隨時賜示俾免失機僨事貽同譖羞是爲切禱

復恭親王

初三至初八迭接鈞函具悉盡懷懃懇指示周詳至荷至荷前飭保定正定府確查燒醫院鬧教堂等事昨據保定府來稟查無起意燒堂之事仍嚴禁謠言免致橫生枝節另牘咨呈冰案正定尙未據查覆少荃揆帥初五日獲鹿來函謂詢知該處教

士實係自去無人滋擾其所稱敲門踐踏等語亦恐係教士捏造仍俟該府稟復再行咨達威使照會內稱煙台所聞京師及津郡之謠絕無影響其來文之意不過代催津案現欲趕於限內辦結發審局日事撈掠研求確供昶熙隨帶之司員國藩奏派之道員均令入局審訊未肯片刻放鬆德繙譯單開之犯金章鼇一犯已於初十日辰刻解到當經審訊堅不吐供而熬審稍久遽爾昏暈氣絕良久乃蘇俟少與休息再行研究其兄弟金三金四均經遠出貿易未據緝獲現獲其胞弟金二金八供伊兄金章鼇於四月出門與該犯自供五月十七離津之期已不符合所稱知情之張大平尙未查得仍飭隨時訪察其楊老

道金德三兩名均經緝獲張宅打更人王三先於七月廿三日
被獲到案該三犯屢經刊求均無確供仍令局員細心研鞫無
任狡展前函所稱逃入京城之犯楊二年約三十餘歲近聞已
逃往南樂清豐一帶夥入鹽梟劉三元一名近聞自京逃往保
定周起隆一名聞尙在京藏於陳鎮國瑞寓所不識是否確鑿
日內丁道等均遣人於旁近州縣四處密訪要犯而獲者殊少
蓋次第遠颺矣府縣親供國藩等再四駁詰務令確鑿可憑昨
接遞到確供似無甚虛飾者初九日令昶熙成林所帶司員會
同博陳丁三道會審十一日國藩等仍親加鞫問其五月廿三
日該府縣隨從家丁轎夫及地方等均經訊取供單一併咨送

貴署及軍機處刑部查照至王三安三等犯釋放已久自可無過追求前奉 諭旨查詢王三是否卽係王二據陳博二道訊取該犯草供又取該犯鄰右數人供詞均謂王三本卽王二唯蔣玉成之供有王二小名王三之語要犯既經釋放此等亦不足深辨也該道等所訊王三鄰右供單另咨鈔呈鈞鑒廣平教堂據羅使照會又牽該處紳士武汝清卽經轉飭查訪惟洋文所稱武汝清謀害教眾惡念復萌等語是該使輕聽教士無據之詞遽向尊處曉瀆中國之法但以有無實蹟爲據不宜以惡念謀害等詞遽作賧誅之律此時各處地方官無不盡力保護洋人該使儘可放心慎勿輕信教士浮言自生疑慮也

復恭親王

十五日肅復一函去後迭接十三四日來示敬承一一張守劉令抵津後仍寓府縣署內係發交署任府縣羈管馬守蕭令但有看守之責並非承審之員德繙譯謂署任府縣亦係承審此案此亦猜疑之過惟洋人既有此言自應另爲處置現已將張守改交府經署內劉令改交典史署內分飭看管乃合定例前僅交府縣而未責成何員看管本有不合致外人藉爲口實至威使謂承審各員有以酒食款畱張守劉令之事查張守劉令到津卽遞親供由國藩等親加駁詰並未派有承審之員猶恐供詞未確始令陳劉兩部郎博陳兩道及成林隨帶之丁中書

會同丁道訊問一次陳劉丁自京來博陳自省來皆係客居無酒食款客之事丁道則平日簡於應酬接篆以後挈犯審供倉卒無暇亦未聞有觴客之舉威使所聞當係謠言似可勸令不必輕信此閒審辦此係反復推驗斷不致有意開脫該員等供摺將來必應照會洋人其登復洋文所指各節亦必令各國共見卽國藩等所駁各條乞尊處詳加勘閱其詞意無妨礙者似亦可摘錄照會法使法提督札文十數日後再無切實辦法定將津郡作爲焦土一節虛實原難懸揣抑不識所稱切實辦法果係何指若指府縣擬抵中國萬難辦到若指查辦凶手中國義無可辭究竟應正法若干人而後可稱切實能指定數目否

中國如數辦到之後和局便可定否此外除賠堂議卹無他要
求否昶熙所言專意求速不若求實者係目擊審案之難不得
不據實上聞來函所言求實之中須盡求速之意者國藩等亦
均懷此念無如節節棘手愈辦愈窘八月初四敝處前函所述
應正法者有七八人可辦罪者二十餘人近又閱十二日竟未
多添一人而可辦罪者轉見其少實覺無顏以對 朝廷本月
二十三日以前如能多得數人使尊處有辭以對洋人不致激
成衅端實爲大幸如難續得要犯則居期限滿當先將此應正
法者奏結一批餘犯仍俟續拏續訊稍遲再奏結第二批如外
國志在和好或亦可再俟十餘日兩批人犯併爲一次處決不

知洋人允許否俄國案犯前訊明項五一名後雖翻供仍飭照該犯初供擬抵餘二犯質證究未確鑿該使屢催速辦然全無供證而濫加極刑不特津民怨恨卽外國亦不欲以無辜者充數仍俟趕緊續緝爲妥

復恭親王

昨肅一函封遞後又接十五日鈞示聆悉一一辦理洋案信息必宜常通方可彼此印證尊處日有賜示受教實多敝處牋記稍疏七月下旬辦理稍有起色八月以來又復節節棘手並無善狀可告用是緘牘益稀荷蒙指示歉悚無已羅使近日聲息寂然而英俄二使日有危言計廿三日以後必有一番波折國

藩擬分兩批奏結第一批凶犯過少彼必多方饒舌然威羅二使及德繙譯赫稅司前此在津均恐不得正犯濫以無辜充數若犯供未確彼亦必引爲口實無裨於事來示詢及旣認之供何以不確任其忽認忽翻查各犯到堂並無供認不諱之人其忽認忽翻者所認之事卒無重罪不過旁敲側擊略露端倪旋復狡展非已有確供任其翻案也其不肯認者有時亦難深求卽如金占鼇一犯似是正凶無難一訊卽伏乃拷問良久渠言五月廿三實住京都觀音寺聯升店有店帳及循環簿可查卽不能不停刑審慎近因限期將滿要犯太少又嚴限地方官續行訪拏漏網之犯多已遠颺更非倉卒所能緝捕敝處辦理日

久無以仰副塵系惶悚何極擬卽日奏請嚴議尊處前函謂辦
凶一層若將中國人之不遵國法和盤託出恐令若輩齒冷
自屬卓見惟案無旁證對質之人各犯不肯自認死罪亦人之
常情卽泰西各國亦未必無此梗化之百姓若洋人能派人在
津訪察此間辦法則知中國於凶犯一層絕無寬縱並非無故
遲延有心推託果能見諒或不致另生枝節至垂詢兵連禍結
咎將誰歸竊料彼族所言目下卽將津郡作爲焦土等語或係
旁敲之筆若正面文章則前在津所言羅公使德繙譯等當一
怒出京回國回滬開仗似須明年未必一朝猝發彼若專重在
凶犯指定必須抵償若干名再竭一兩月之力亦必可如數交

卷不待搆兵之際而終能如願相償則明年兵船雖集尙可中止彼若決意稱兵則雖立交凶犯多名而或嫌其少或嫌其假或另挑他事欲開衅端何患無辭是兵連與否仍視洋人之本計不僅在挈犯之多少也國藩自六月廿一日至七月中旬病勢本重近丁中丞及天津丁道病亦不輕成廷尉病尙未痊毛司空又已回京惟望李協揆速到再當竭力會辦以速補選總求此心可以服洋人乃可以對朝廷耳

復李中堂

台端冒暑遙征勞瘁可念抵省後自應略爲休息而十五十七兩次廷寄敦促來津恐又不遑久處小兒來信謂尊意擬以

廿二日啟節現想當改期取速津案要犯此時多已遠颺被獲
各犯又恃無質證堅不吐實現在訊定可正法者不過七人可
辦輕罪者不過十餘人限內勢難辦結擬將應正法者於廿三
先奏一批此後續拏續訊再奏第二批仍自請嚴議俾總署有
辭以謝洋人目下中外責望全歸鄙人台從雖限前抵津尙不
致稍損令望至到津會同拏犯則不免與僕分謗矣府縣仍令
解部前此改解津郡轉覺多一周折赫德在津曾言辦凶切實
府縣事自易了今已取具親供仍復追攝入獄不識所謂或勸
敝處奏請不解然與六月廿三日原奏矛盾殊難立言尊處能
婉轉上陳爲鄙人彌縫缺憾否作梅署清河道篆議自可行惟

敝處卸篆在卽而調甫升藩之部文尙未接到似須閣下受代
後再奏爲妥作梅之夫人多病渠去冬卽思南歸曾與僕言及
秋閒啟行近聞歸思益切而清河道又非久長之局不知渠願
就否津案未就緒僕自未便南行卽津案少定而暮年多病目
光大壞亦難再勝劇任江南一席終當辭謝賤眷無論仕止均
須南歸若乘運河未涸先行就道亦殊得計但由省至雄縣水
道不通天津又須換船張秋以南安山戴廟等處秋末水涸節
節阻滯似不如起早至濟甯登舟爲妥粗笨之物則由運河解
送換船數次相機辦理可也良覲不遠諸俟面罄

復恭親王

國藩辦事遲緩使多方絮聒尊處舌敝唇焦深負委任踧踖難
安來書不加督責反辱慰勞惶悚何極府縣業已在津取具親
供奉 旨敦促解部本無可再事延緩惟尙有鰓鰓過慮恐中
外用意偶有未符轉致陰差陽錯不敢不備陳於左右府縣下
獄一事當時乍接羅使請以三員抵償之照會只求和局之成
倉卒定議辦理過柔事後思之深用自憾以爲萃六州之鐵不
能鑄此一錯六月二十八日摺片及上尊處各書亦曾略明愧
悔之忱迨奉改解津郡之 旨設法斡旋渾然無迹國藩且服
且慚私幸大力挽回竟得解我神明之疚自是議抵之說中外
一心拒絕此時該員等卽到部中原無他慮惟洋人堅韌異常

諸酋麋聚都下深懼府縣入京尊處力持正論彼或仍執抵償
之議妄肆要求百折不回則魚肉在邇刀俎在旁勢逼處此殆
有不堪設想者該革府革令前聞改解津郡之命正如金雞
放赦仰誦聖明重覩天日近聞仍解刑部之命不覺魂飛
魄散怯對獄吏顧影自弔以爲雖蒙總署力爲救全而洋人仍
持疆臣之原奏欲得而甘心也國藩竊意前與赫德詳論赫德
曾言挈犯切實府縣事自易了儻威羅二使並無此意該稅司
必不遽爲此言近日中國切實挈犯洋人當亦聞知縱不能漸
將府縣放鬆豈其索之尤緊而比奉尊處賜示亦未言及洋人
逼索府縣到部一層究竟曾否催逼敬乞惠示與洋人交凡事

皆有步驟必應多畱餘地國藩前此過聽交部以後輕重尙可
自由之說未曾自畱地步非尊處以解津一議委曲彌縫則步
步逼緊無可轉身國藩既已一誤於前深願尊處慎重於後與
其臨時窘步不如先事展寬該府縣可否免其解部卽據親供
定案之處伏候鴻裁國藩平日辦事拙滯舉措失機實所不免
至如專挾私見顧惜一己之毀譽不問大局之成敗則素所不
爲況府縣交部一節事前旣由敝處誤奏事後又欲見好取名
國藩雖愚決不爲此所以長慮卻顧者實恐洋人詭譎多端催
逼送部後患不測故思求急脈緩受之法尊意如以爲可行卽
乞示知以便遵循國藩具奏乞 恩如卓見決以爲不可日內

卽當迅速起解決不敢稍有羈畱昨經附片具奏尙未接到
批旨信函往返亦不過多二日耳愚昧之見敬以奉商

日本

三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三

復吳竹莊署撫

皖垣經閣下布置妥貼有丁道帶兵彈壓當能放心北行征軍
餉項不敷敝處前覆英帥一書已允將皖南茶釐劃半歸皖其
時尙未知李少帥全軍渡黃以爲淮勇或可稍裁淮餉或可稍
減旋聞李帥全部赴援畿輔額餉不減而運費轉增又聞英帥
奏請浙閩楚粵各協一萬是以於南局茶釐又復吝不遽撥待
部議英奏之准否再行酌辦亦因此閒月出之款太鉅不敷周
轉也山東降眾多歸老巢潁亳空虛誠如尊慮惟陞字一軍漕
帥奏防清江奉 旨允准礙難更調奏疏一事爲疆臣當務之

急英帥幕僚既不蟬聯接辦自應速聘能手朱春舫年已七十
去年大病之後殊形衰憊且爲多年文案所苦不願奔馳遠道
再業此席勢不能強之使行渠已有專函奉達矣承示皖中應
辦要件勤懇見商目下要務自以安插降歸之捻籌解征軍之
餉二者爲大端降捻如未蠢動不可驚之使動姑相忘於無事
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其聚處仍不外蒙亳阜宿四屬
前年桂朱李諸君辦有頭緒當選委員暗爲察訪而不輕於一
發乃可安反側之心征軍旣在豫境月餉竟不可少免致譁變
此外各務閣下久任藩臬洞悉皖事當不難措置裕如也目下
中原澄清防務稍鬆移節六安適中之地當無不可回省則可

不必近日 聖意每以疆吏住省爲安逸出省爲耐勞也暗在都門勸捐必應速停盱眙鹽釐局則敝處已咨請停止矣聞張總愚凶燄未衰英帥入京之奏恐難遽允能於畿輔肅清之後台旆乃署此席則尤游刃有餘矣

復丁雨生中丞

頃接十二日排遞惠書并鈔示大疏及復總理衙門函稿忠懇之忱溢於楮墨佩慰無量玉躬稍有感冒日來計已康復來示見商各條慎密周詳深得要領蘇屬漕米僅存二萬餘石未裝此後需船無幾江北浙江之漕短船頗多閣下親傳號商諄切屬諭業已出具切結四月初旬卽有大起沙船應用并屬各商

招集津東衛船復命粵商兼辦夾板三者兼營決不致誤上年
奏案本未計及江北新漕亦辦海運略參用夾板尙無悖於原
奏能全用沙船則更妙矣總署屬解神機營之餉此時畿輔戒
嚴自不可以空函具覆閣下允解七萬多寡斟酌得中函稿立
言亦極妥愜函末申言吳中情形尤中窾要惟疏稿似須再酌
總署專以書致尊處不致敝處係以私語相商若會鄙人前銜
覆奏是以官話應付彼不以爲敬之而反以爲外之昨已與閣
下面議及此矣不特不宜會鄙人前銜而且不宜專案覆奏祇
可作一短短夾片放重筆用輕筆會列敝處後銜俟銀起解半
月再行入奏至官相奏撥巨款 中旨飭江蘇等省各籌十萬

祇能解二三萬則雙銜覆奏可也上海鐵廠沈馮二員承辦甚有條理既經閣下訓飭中外匠目亦皆歡欣鼓舞自應乘機利導漸圖擴充今年奏畱二成洋稅項下除已撥解津五萬外不再撥作他用全供鐵廠之需較之閩廠經費當已及十之四五矣外海水師極爲當務之急洋面迭有劫案亟應從嚴勦捕庶商船可以暢行各國無所藉口輪船艇船及八團舢板各種均須秋閒乃可造成緝拏之事未便久稽尊意先雇數號艇船會同輪船駛往佗山石浦等處搜捕盜藪良爲要著請卽日覓雇嚴定賞罰章程其外海水師改定永章亦請閣下於兩月內核定見示吾兩人講求吏治前經面商以緝捕詞訟徵賦三者爲

大宗海盜則緝捕中之大宗也請
觀摺弁何以至今不歸北
道近多梗塞近來春水漲發或更
繞越稽延俟滿兩箇月儻該
弁猶未回轅似應咨查軍機以憑
根究或竟附片奏查統候卓
裁

復方元徵大令

徐台支放各軍入款寥寥誠爲可慮近日裁撤數營出款亦減
或可支持老湘一軍比年以來轉戰齊豫秦晉常以孤軍獨禦
悍賊迄未稍休邇來首援畿輔星夜窮追勞苦實倍他軍以後
該軍之餉不宜輕於挪移至以爲屬徐方雨暘不愆聞之深爲
抃慰此閒陰雨太多大損麥稼日來率屬步禱幸稍晴霽然十

寒已久一暴何能有益惟冀連晴三四旬或麥收尚可望四五
分尤祝軍事早蕝裁減征餉少紓民力則如天之福也開生奉
諱奔里哀痛窘迫二者交乘百日後自當仍出從公庶生事不
至竭蹶製球諸匠惟舒姓已回安慶餘俱尙在金陵彭教諭已
回湖南鑰匙存僧人手頃已將全球移至署內紙有裂處餘皆
完好子舸製造此件實爲鉅觀惟一破之後卽無副本鄙意欲
照刻一分并請子舸作地球圖說仍分爲十二宮如天文帝星
在卯宮地球卽以京師居卯宮如某國某省經度在卯宮幾度
緯度在赤北幾度其各說不同者仿通鑑之例作爲考異注於
本條之下將來見聞愈廣推究愈精必成子舸不朽之業而卽

藉以爲防禦外洋之具丁中丞曾來敝處得見此球極爲佩仰
欲延請入上海機器製造局鄙意亦欲多訪才智之士精於天
文地理者萃於機器局中而徐州糧台又有將撤之勢故比卽
允許之子舸在徐台薪水本屬不豐一至滬局自可增至一倍
以外於家計不無小補去貴里又不甚遠特此奉商可否令子
舸先赴上海閣下俟撤台後再離徐州抑或喬梓不能暫離別
有窒礙之處統祈示覆至國藩曾許以皇清經解全部餉子
舸亦經面託丁中丞在粵購寄想不久亦可帶到

復丁雨生中丞

頃接初八日惠書并鈔示前覆總署函稿二件及筱舫所擬察

吏條議三紳公函具悉一切敝眷東來猥蒙存候感泐曷任江北漕米尙未到齊而沙船已備旬內可與浙米一併放洋蘇漕陸續抵津極爲妥速卽使驗米稍有稽延亦無妨於回洋貿易官商兩有裨益此後辦理當愈踴躍撫標水師裁撤質堂擬於所撤陳鎮水師內挑選船隻以換該軍朽壞之船事屬可行此閒所撤水營其船亦儘各營換用卽請轉告質堂照辦外海水師閣下統籌全局擬建三閩浙江江蘇建於吳淞山東直隸建於天津廣東福建建於南澳各備輪船十號艇船二十號專泊洋面無事則承運漕糧有事則首尾相應明靖內奸暗禦外侮舉一事而數善備實屬體大思精惟艇船大者笨重小者又難

禦風濤似不如多用輪船之便或輪船追捕須帶艇船裝載器物亦祇可參互并用不必拘泥二十號之數此事造端洪大經費不貲且以越益吳以齊益燕以粵益閩通力合作最重在數省督撫意見相合其次則遴選將材每船須得一可靠之員亦殊不易易也覆總署信二函展讀一過深得要領東南中三洋建閩之說業已陳明大概將來尙可引伸言之賣地之多曖昧阻撓之有三等及愚民倚教以梗法吏役徇民以從教等語快論名言犁然有當於人心砉然奏刀而無觸游刃而有餘尤堪佩服不知此等稿件悉由閣下親裁乎抑幕府擬底本而自加芟改乎崇明布捐尊意由松滬總局派員專收滴滴歸源自較

核實請飭該局照辦機器局洋匠自科而等三人製造得力因
閩中日意格入廠未久遽邀優獎三人亦可附片獎之外洋火
藥亟宜仿造候飭甯滬二局試辦以爲自強之資蘇垣三處
文廟前議以畝捐之款興建已由諸紳墊辦木料勢難中止應
仍照前派收及早蕺事他工不得援以爲例畝捐本非善政未
可賡續不休久困閭閻筱舫條議意在練習吏才堪備採擇惟
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司譬猶塾師勸之以學教之以
身誠之以言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
者闕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僕坐言辭鈍拙不善訓迪屬吏常
用爲愧若閣下能殷勤教訓良吏則舊怨尤可全消而亦足補

鄙人所不逮也

正覆函間接展十三日手示并鈔寄沈守軍報及查察泰牧之件具悉一切賊竄津郡城垣自可無恙惟商賈輻輳之區海運驗收之際豈堪久受蹂躪少帥所調各軍果能迅速赴機否奔走愈疲接仗愈無把握殊深焦灼省三出處極關淮軍全局惟入奏一節不能不隱隱說及去冬功高賞薄一節徒令朝廷增一疑端而於省事無大裨益渠英姿豪爽略於小節與其獨當一面動受指摘似不如在少泉麾下猶得揮灑自如卓見以謂然否巡洋一事當備文責成質堂惟楚將素不諳洋面事宜不知果有濟否外海將才自以閩粵爲優聞閩省提督李與吾

常常巡洋閩洋一律肅清與吾及質堂皆出厚菴部也泰州長
牧劣蹟此閒亦有所聞卽請尊處挈銜奏參以肅官常此外又
有解錢三十萬串一案亦請主稿覆奏至官相奏協直餉十萬
祇能酌解二萬劉克菴奏協陝餉實難籌解本應由敝處主稿
覆奏柰近日無報可發又無專差進京似亦不宜太遲可否由
尊處主稿之處伏候卓裁蘇滬之行頃始札調滬中輪船計起
程在廿三四到揚州時輪船當亦趕到矣良覲匪遙諸容面罄

復李申夫方伯

客歲台從返蜀後久疏音問馳系彌深十月杪濟甯途次接到
惠函具諭履祉綏增諉闡養志理縹緲之舊業敦孝友之家風

至以爲慰五言古詩一篇感述往事真摯沈厚令人低徊欲絕而淋漓激壯亦有無限餘音動於絃外惟獎飾過當非所敢承耳閣下襟懷曠遠迥非時流所及雖一旦以蜚語去官還居寒素乃能擺脫塵鞅泊然物外攜少長以承歡要親懿而話舊架多古籍朽少新衣謝氏詩篇互入諸昆之夢王家至樂懼爲兒輩所知張圃翁聰訓齋語恆產瑣言備極鄉居樂趣乃居人生最泰之境君處仕途艱蹇之餘若長能恬然自足無求於世則亦歸田中之一奇也令弟及哲嗣輩聯翩鵲起著譽黌宮而不急於應舉業廉賈挾資而不入市求贏此又德門餘慶方長之一驗也僕視事畿甸一載有餘上年麥收秋收均被旱災本年

麥收復爲亢旱所阨粒米無穫秋稼差強人意其永定河工保定練軍所規以自效者曾無寸效可指用是鬱鬱寡歡內人兩目失明眷累亦多疾痛國藩衰頹日甚二月之杪右目無故喪明四月中旬又得眩暈之症頭若墜淵足若升天牀震室轉殊不自持先後請假兩月假期內遽有津民殺斃洋官之事六月初旬奉 旨力疾來津查訊此案辦理既多棘手措施未盡合宜內疚神明外慙清議敝處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而發抄時內閣又刪去疏中五疑一層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八月二十八日曾陳一密片稍救前疏之失刻下全案已結鄙人旋奉重莅江南之 旨陳情未允因於九月下

旬入京 陛見十月十五日出都由陸路徑赴濟甯買舟南下
敝眷亦適自天津臨清水路到濟同行本月中旬以後當即可
抵金陵以一目盲廢而再莅劇任以時論所棄而久居穹官皆
鄙人素性所不然者今且頑頓若此寤寐慚沮祇足以爲知己
辱耳浙江運司養廉於例未曾到任者本難支領特浙中楊石
泉中丞係敝同邑舊識盧五峯方伯係保定同寅便中當函達
兩處囑其設法通融辦理其能否如志則未敢必俟有覆書再
奉達也裴樾岑觀察已在李相營中辦理營務九月中旬在天
津曾見一次其人樸勤精練誠如來示所稱其見困於宦途亦
世態之常無足怪者蕭廉甫在敝幕年餘老成練達心地篤厚

已爲奏補天津縣令奉

旨允准以甲科而改捐班可免試用

沈滯之虞知注附及

復彭雪琴侍郎

接九月二十九日賜書並寄壽聯語重情長不敢當不敢當承
示此次重至江南當講求吏治僕自問四五年勦捻無功卽當
退處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輔皆係畫蛇添足
此次再來江南則畫虎不成反類犬矣右目旣廢左目亦極昏
蒙精神疲憊尤甚凡牧民治軍諸事均不能悉心經理隕越取
戾實在意中長江水師聞搶刦之案頗多兩湖較三江尤多失
事正不知如何整頓乃能使盜風少息又長龍舢板只能禦內

賊不能防外洋將來如有洋氛入犯長江水師絲毫不能抵禦亦不免爲物論所譏此等皆日夜焦思迄無良策病體日增職此之由

復李中堂

十一月六日接閏月廿一惠書敬悉壹是忽忽又近一月裁答稍稍稽比想瀛眷安抵析津諸凡康吉至以爲頌國藩閏月廿日始達金陵廿二日接篆視事暫住鹽巡道署事務叢集官場多故頃雨生扶櫬已過此閒友山已過此卽赴新任子青亦卽日南渡履新後軒省三各丁內艱先後歸葬省局變徙茲殆少定矣鄙人冬月初復發眩暈亦少痊矣孱軀暮齒每日見客七八

次後更覺日短事繁卽尋常文牘草草應付都不自愜其大者
更未暇一爲營度雨生哀毀逾恆明助之說偶與一提殊未許
可現有喉痛肝疾卽以病深相謝暗幫之說未便商及且俟將
來寄函浼之筱軒亦哀毀動人前此往弔細談似尙可強出助
我或百日後或葬事完畢再當奏起從戎琴軒仲良與令弟季
荃俱來此間枉見存問似皆足有爲於世者惜匆匆卽已別去
筱嵐北游相助一節尙未與之談及昨日堂期相晤渠攜尊函
見示且請交卸以便新正赴津不知果急欲赴執友之招邪抑
見省三開缺而預避嫌疑邪南洋如有要務前徵掌故後籌遠
謀尙無出其右者以渠與尊處金石至交行止當聽渠自主耳

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爲上誠爲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
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有識者雖知戰不
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蓋恐羣情懈怠無復隱圖自彊之志鄙
人今歲所以大蒙譏詬而在己亦悔憾者此也頃令彤雲赴滬
試辦輪舟操練事宜事屬創始竟不知演習幾何年更易幾何
人始能稍有端緒至沿江擇險密築礮台選內地聰穎子弟涉
洋學習亦擬次第舉行陳荔秋與容式甫近議條款所擬子弟
出洋學習爲時過久需費亦巨茲抄寄一覽閣下高掌遠矚才
大思精祈酌核可否詳細示覆以便會銜函商總署俟其允許
再行會奏機器局務鄙人素未諳究然不敢不力爲主持俾局

員得以盡其所長尊處如聞滬甯兩局有掣肘之處尙乞隨時
見示長江水師如果恪守章程亦尙可安商旅而除刼盜昌祺
終歲梭巡曾未稍逸祇以素性寬和恩多威少遂相率而懈慢
吳丁二鎮聲名較優許彭二鎮旣不能和協文員爲人所侮笑
又不能約束將弁爲下所輕慢宜其營務日壞盜賊玩弄恐當
擇賢更換乃有轉機近奉 寄諭頗多其中如臨清東平建倉
以便搬運係行古法似應議准海運到津不派京卿卽由直隸
督臣驗收似亦可行惟由江浙原解道員等徑解到通是否可
行僕無確見尙希就近詳查見示書不盡意餘俟續布

復何子貞太史

西人之事來示謂有數存乎其間此言雖爲措置乖方者曲賜
絛飾然細觀世事成敗興廢後先倚伏實亦有命焉主之故古
之哲士當其毀或引爲已憂當其成則殊不自喜也國藩重來
江表眴及四月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海各防亦
且茫無端緒暈眩之疾近雖未發目光則昏蒙日甚近又新添
疝氣腫痛異常起居不便家累亦多遭疾藥鎗滿室用爲悶悶
惟正月閒大小兒及二小兒各舉一子大小兒年已三十有三
望之已久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此閒書局所刻十三經不
過便初學讀本尙未議刻註疏前因各省公訂分刻廿四史目
下亦尙無端緒尊意欲刻註疏大字本洵足嘉惠士林惟底本

須用 殿本而殿本初印者絕少舊家有此又自珍惜未必肯
借置局中俟覓得善本可以借局者卽當試行寫刻方子箴都
轉擬刻全唐文亦當以尊指商之令先刻羣經也鄭小翁自抵
甯後逐日研審竟無確供已照張帥原案具疏奏結本月中旬
奉到 諭旨卽將該犯凌遲處死小翁於正月杪由甯啟程比
聞行至淮上偶有感冒奏明請假二十日在淮調理就痊乃能
首塗北上小翁在此精神完固惟右腿作疼需人扶掖臨去亦
已大愈不知在淮又染何症年近古稀衰態侵尋固亦人理之
常獨老前輩春意盎然充滿方寸雖肢體偶有不適而無損乎
愉樂之天卽無改乎康強之度令人想見東坡放翁一輩人相

相閑適之趣閒中若果枉過敝處當就公一學長不死耳

復高碧湄刺史

前勞文從過訪藉聆偉論塵事匆匆未盡所懷方以爲歉頃展
惠書增錄擬疏二首具悉壹是就諗譔著日新興居多慶企頌
無涯國藩陋閭衰孱久點高位不特綱維大政筐篋細故未克
綜覈名實卽高才秀士心所謂賢者亦未能汲汲推轂引置周
行有若澹與泊之相遭旣瘵厥職亦疚於懷來書披豁清襟若
對牙曠而奏謦咸曲賜箴砭鞭策朽鈍佩慰何已海防鹽務二
者爲江左之大政日前林令條陳海防動中窾卻論列域外情
勢洞若觀火容當采擇要指見諸施行巨蠹之說鄙人亦有所

聞特以利權所在例易叢謗市虎成於三人盜金礙於名賢苟
無確實證據未便遽播其惡局務繁重亦殊難得擔荷之人而
關係至鉅卽爲一灑國恥之本來示所謂傾詐營私尙希密示
實蹟一二其近莫須有者不妨兼敘以資參考而互證兩淮鹽
務銷路以湖廣爲最鉅自兵燹後湘鄂借食川鹽厥後遂爲所
侵久假不歸比來川楚一氣利其推稅規費公私津潤銳意袒
護積重難返淮銷疲滯釐課短絀日甚一日泊無良策可以挽
回今議欲興淮堵川奪回引地則楚中大吏攘臂相爭以爲絕
彼之吭奪彼大利自昔嘉道承平之際川鹽并未行楚淮鹽至
鄂亦賴鄂督竭力相助淮銷乃能疏暢故林文忠周文忠督楚

時督銷緝私雷厲風行淮綱大振其他督院則督銷不甚得力
今楚督則不助我而且堵我不督淮銷而且仇視淮引督撫仇
之通省之官吏仇之商民亦因淮鹽色味較低而交仇之故淮
鹽之不能得志於楚勢也時也尊疏稿若能自中發之而敵處
更疊陳之或可存此一說不至終棄湖廣引地而目下鄂中官
場之堅拒淮鹺則無術可解也日夜焦思深恐場棧積鹽太多
羣商束手竈丁滋事閣下將何策以善之

復俞蔭甫山長

壽蘅侍郎一疏推轂賢俊若將不及聞所舉十七人中率多高
才秀士束躬圭璧方服其識拔之精乃以此上干 嚴詰聖於

吏議渠於二月中旬到此盤桓數日比聞在揚州卽當首塗北
上若 朝廷察其所薦之無私鑒其存心之無他或可湔祓咎
責重履亨衢閣下閉門撰述無求於時碩學宏文雁行服鄭抗
手潘張自足照耀百世豈與夫羣碎爭一日之短長乎頃見大
箸五十自壽詩清襟浩蕩超然意遠諒決不以此介懷方今雅
道陵遲人物渺然僕輩忝列穹官便應博求英彥薦寘周行冀
以黼黻天維而彌縫蹇陋自愧汲引無多無辭於竊位之譏如
閣下者久思效北海一鶚之舉而因循未發坐損年華東坡詩
云知命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殆似爲鄙人言之今徐
君旣遭譴絀多此一重刻舟之痕自未便再施斧鑿徒血指汗

顏無益於隆棟而反害之亦未敢貿貿然也重來江表眴逾四月暈眩之疾近尙未發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諸務叢積日不暇給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頃又新添疝氣腫痛異常起居不便眷累亦復多病藥鐺滿室用爲悶悶惟正月閒大小兒及二小兒各舉一子大小兒年逾三十望之已久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知注附聞

復李次青廉訪

客秋接到一函尙未裁答頃接惠函猥以鄙人六旬初度寵以壽屏獎飾溢量語重情長年來久玷穹官自省訾尤山積補救無方往不自揆亦思蠡測學海闚覘文囿質旣蹇陋重以惰緩

今遂衰老百無一成循誦高文慙愧無地就諗榮問日新履祺
休鬯蘭陔養志福壽驩愉無任企頌國藩自去春以來精力日
衰右目倏已無光左目亦復昏蒙夏初感眩暈之疾請假兩月
調理假期未滿忽有津門之事六月初旬力疾赴津辦理此案
眾議紛歧論理者僉謂宜乘此機與之決戰上雪先皇之恥
下快萬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驅除論勢者則謂中國兵疲
將寡沿江沿海略無豫備西洋各國窮年累世但講戰事其合
從之勢狼狽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驚輦轂鄙人
偏信論勢者之言冀以消弭釁端辦理過柔以致謗議叢積神
明內疚至今耿耿旋奉重莅江南之旨陳情未允倍切悚惶

閏十月杪抵任視事諸務叢積日不暇給性未遲鈍加以目眚以稽閱文牘爲苦草草畫諾有瘳厥官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曷勝焦灼正月閒連得兩孫大小兒年逾三十望子尤切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惟眷累多疾賤體亦時不適日與醫藥爲緣知注并及承示近輯國朝先正文略百卷論辯一門至三百餘首之多想見甄採閱富迥出王蘭泉朱南坡姚春木諸家之上藏之名山副上秘閣允垂無窮尊刻說帖流覽一過洵爲良吏種德之要國藩昨在保定刻有清訟事宜亦以拖累無辜爲大戒茲漫往一冊卽希存納專泐致謝

復英西林中丞

甯廣土客情形一疏已蒙摺列敝衙拜發另片陳明建平土匪滋事將次撲滅不與開墾土客相涉措詞尤爲簡明目下匪黨鼠竄其首犯關汶貴逃匿何處尙無確耗尊處檄令劉將啟發暫畱與潘鎮方道會其時劉已回甯未經接到弟面告之而檄令帶勇百名四出密捕渠所長在購線密拏故未飭與潘方會辦安慶營都司員缺如果部中尙未揀補有人當如台命卽以文芳彙補議設長淮水師敝處未經奏明有案尊意欲援長江之例先將各缺補定惟是長江補缺係七年四月入奏其營制事宜之疏則係四年臘月入奏中間相隔二年餘部議已逐條

核准矣長淮水師僅由喬帥奏敘一次并未將營制事宜開單
詳陳遽議補缺似覺不妥請將營制事宜一切具奏俟大部核
議 廷旨允准再由台端酌定應補員缺銜名並將未盡事宜
續行覆奏乃與長江辦法相合論辦事之節奏亦應如此另函
示及皖省武職已逾四參者甚多文職則由閣下批司悉歸外
結現經部覆一律免議屬將武職援案請免參處此事國藩於
四年二月奏請三年臘月以前概不再參四年正月以後照例
糾參蘇皖皆然蘇省武職業已參出皖省亦有曾參出者今若
提出以後之案概議免參與原奏自相矛盾亦殊不妥故司詳
已於三月初三日批駁而令其專案另敘安詳蓋猶瞻顧四年

二月之奏也茲承來函諄屬一俟該司另詳到日弟應另行具奏不復以四年正月爲斷而以八年七月爲斷庶與尊處辦法不至兩歧請卽告知壽山兄爲荷國藩目光昏霧上旬增發疝氣衰頹日甚曠官滋愧所幸春雨霑足麥收可期豐饒差強人意也

復李質堂軍門

建平滋事之匪自前月十七經該縣擊散後雖經陸續拿獲匪徒正法聞其元惡關文貴尙竄伏孝豐山中旣係髮逆漏網深恐嘯聚爲變儻非設法弋獲終恐根株未絕閣下旣飭李鎮李守及田副將仍駐南渡會合慶字右營商酌辦理計與皖浙各

軍可以聯絡搜捕此間亦派劉鎮啟發多購眼線四出密拏不
使漏逸爲患陳參將艇船撞破跳入舢板遇救得生差以爲慰
摺開撞沈船隻廠械等件估計價值爲數較昂雖以備洋人減
折賠償之說究嫌所開過浮與外洋交涉總以信字爲重該洋
行儻如數賠償以後查出不值許多將怨我之無信愈難與相
處矣該營一時巡洋無船前准來咨仍用撤退之舊二號師艇
已飭滕茂廷親至燕子磯船廠趕緊修理交來弁領駕回營計
亦不過四月初也狼右營遊擊改歸內洋誠難兼顧陸兵以泰
州營遊擊改爲該鎮中軍自較妥善淞南淞北兩營所分汛地
本寬徒有處分之責而無巡防之效來示不爲無見僕以京口

左右營之汛地被長江水師占去須擇一處安置京口營之弁兵故以淞南淞北處之且全案所改者皆改水師之營未改陸兵一營水師必住礮船是僕多年之定計也今若廢淞南淞北住船之水兵而令移川南吳劉無船之陸汛則與全案主意不相符合是以不肯輕改仍照原議施行昨又派李道興銳前往蘇滬一帶查訪各營形勢以備參觀而資互證渠到蘇後諒已謁見台端請將淞南淞北與之熟商或請應敏叅廉訪一商俟李君回甯再當妥核定奪國藩目光昏瞶無術挽回疝氣亦尙未痊愈諸務叢積未能悉心研究內子前遘篤疾初似溼症壯熱譫語繼而腿腫奇疼調治無效目下沈重異常大閱之事業

書林卷三
已改期如本月不能成行則天氣漸熱恐須改至秋閒青帥到此晤談數日旋即渡江北上聞十七日又在瓜洲南渡矣

復李中堂

接誦二月廿日惠書具聆一一并以鄙人添孫致慶曷任紉戢就諗勛履增綏爲頌敏齋赴津相助議約自經尊處疏調廷旨卽飭傳催青帥及恩竹樵先後過此國藩均與商及竹樵不日卽可履新僕前函囑敏齋交卸藩篆暫時毋接臬印以便隨時北行昨得敏函言卸篆後祇候倭使到滬遂當起程應召倭姓狡黠未可傾我腹心爲彼所餌亦敏齋書內之言似已得其要領各國雖有仇隙而其交涉中國則仍併力以圖雖東洋與

泰西風馬牛不相及而未始不狼狽相依我若寇其一而媾其一適爲彼所潛窺而匿笑耳來示慎之於始想亦從此等處著眼閣下之儀觀詞令必足以懾彼於無形津郡兩河之間築一小城集事較易然有事之際向使舊城不保則新城亦岌岌可危似不如去城稍遠築一小堡平日儲軍火糧食於中有事則主帥率數十人駐之或者需費更少戰守更便陳荔秋等續議幼童出洋學習各條較前簡省尙屬可行已囑其用吾兩人名擬一函稿商之總署容再寄稿至津奉商美國兵船前往朝鮮意欲脅令通商立約頃閱新聞紙內美國商船上年經過朝鮮屬境曾被刦害申告朝鮮執政未爲雪理此次似欲耀兵冀伸

前恥惟朝鮮向頗堅韌而美人不甚好戰或不至遽爾稱兵海
運漕糧南省糧道逕解通州亦須在天津剝船同一剝船則無
分津道蘇浙糧道皆難除弊尊論明透確不可易茂文亦非耐
勞任重之才見山持之稍堅若台端與之從長熟計或亦前卻
無定耳令兄入都展覲前聞將由東路言旋一視珂鄉并許
枉駕過我後又聞正月廿八九太夫人小有不適未知果迂道
東來否淮南鹽務目下存瓜存泰在場在途共堆積五十餘萬
引兩湖片引不銷運商不肯買鹽出運場商貧苦號痛無力收
買春產自官紳以至煎丁細役船戶挑夫數十萬人皇皇焉不
可終日紛紛稟請拯救不得已奏請由部定一川淮分銷之法

意欲後泉竭力助我一番容卽抄咨冰案自鹽務外此間近狀
諸稱安謐春雨亦透麥收可望上月皖境建平廣德一帶土匪
滋事比經兵役擒剿卽已鼠竄現聞首匪關汶貴隱匿浙境孝
豐山中已派劉鎮啟發四處密擒渠善於購線務求弋獲不使
漏逸爲患鄙人目光昏霧近更增發疝氣內子初患溫病繼則
手腳疼痛日內腿腫奇疼十分沈重適令兄贈送建昌花板已
製成矣歐陽定果押解畱鄂礮位航海至津日前抵此十八日
業已起行赴滬知注并及

復張友山漕帥

承示蔣主政條陳河運事宜四策其灌運立湖一策頗有窒礙

費多利少現可毋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閒馬制軍等會奏將蘭儀以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堤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千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溜能否挽之使南蘭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洵係不易之論查規復河道一事內外多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准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至咸豐初年而有銅瓦

廂之決蓋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復故道無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高仰難於浚深即使事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卽果南復故道而於運漕亦尙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爲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南入於江矣每年漕船過清江後卽爲倒塘灌運之法其法堅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內將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北塘內將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

決開黃河之南堤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
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
二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
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中外欲思所以
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
乎抑另有良謨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每年將黃河堤決開數
次用無限之財費無窮之力清口可以辦張秋亦可以辦如不
用倒塘之策則南黃雖徙而漕運尙不通暢又何必復故道乎
鄙意以爲河旣北行卽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堤約束其
安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

也至導衛濟運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本屬上游嘉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城冠縣一帶佔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稍上開河導衛以達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在黃河消落時必可高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新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消落汧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儻履勘情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興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堤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仍虞昏墊擬就

現在河道普律築堤束之入海俾免潰缺蓋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挽河南遷之說則堤工亦何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當尙可從減省借黃濟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閉閘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汛渡黃之期亦可救敝補偏然盛漲一消卽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濟運修倉遞運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辱承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榷鄭小山尙書小住袁浦調養病體近接來函知其尙未痊愈并聞其全眷皆已抵浦若病不速痊或續假調理徐行北上或疏請開缺挈眷南歸尙難預定承詢酌送贐儀之數

小翁清介有素此間前致千金本不爲豐而渠峻卻不受如由
尊處再送聲明卽係省垣公款似亦不可再減統候卓裁酌定
國藩目光蒙瞶無術挽回近更增發疝氣諸務叢積未能悉心
經理大閱之事業已改期恐須遲至秋閒矣

復方存之大令

國藩客歲查訊津案諸多棘手以致辦理過柔爲清議所不韙
神明內疚至今耿耿自十月閒出都後由陸路赴濟甯買舟南
下閏十月杪行抵金陵視事諸務叢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
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
而事端宏大亦且茫無頭緒近更增發疝氣起居不便大懼曠

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內人一病三月初甚沈重近始漸有轉機未審能霍然否正月間六小兒及二小兒各舉一子大小兒年逾三十望之尤切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竹如先生近尙清健時與晤談娓娓不倦惟左手左足動履維艱需人扶掖三月間老友馮樹堂卓懷來甯渠道光中在京亦曾與竹如先生交好見竹如所居之房過於隘陋深爲不安力勸其另謀移居並勸其歸老六安將諸城家口迎接回皖產業出售墳塋亦遷葬回皖又力與國藩謀之又與洪葉西謀之又至上海與涂朗軒謀之僕與洪徐亦頗有此意見馮之高誼摯清均思玉成其事朗軒卽派人送馮至六安州爲吳氏相宅兼擇葬地請

琴西料理諸城移家之事而售產遷瑩二端竹如先生及其子
孫尙未定計游子岱治行超異聞將升補趙州良吏之志少伸
鄙人之願亦愜閣下榮補棗強聞已履任竊計深仁卓識克已
勤民必可與子岱龔黃齊美張祝並稱不至讓渠以獨步到官
後有無棘手之處尙祈示及張令榮光蒙已委署廬江蔣令山
近未知其蹤蹟容當思所以玉成之又承以相知有素欲正師
生之稱自惟固陋愧何敢當論年齒本不甚相遠論學之精進
有恆志之堅定不搖閣下方將力追古人鄙人自慙不逮柳子
厚云爲他人師且不敢況爲足下師乎謹將尊柬奉璧此後相
約書問往還常以箴言互相切劘僕雖荒耄亦當不自棄以求

無棄於人斯幸耳

復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慶并授稚兒洗口卻疾之方就諗履候康愉攝生多術企慰無量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天下而楚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閒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而習爲游說農去養而相與嬉遨習爲偷薄讌飲音樂歌舞日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梃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僕近來自省生平讐咎不出佞求二字今猶衰耄旦夕入地猶

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者長果能剷盡
伎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伎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
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慙然愧懼不復敢道人之短若著一
書以詆訶達官則伎之尤者無所畏憚其品概亦可想見無足
深較意城昔辦釐務受人薦引亦頗有物議傳播然門包之進
虧累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減豈無一二明
者校長挈短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謗上年天津一
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卽意城之偶被諷
刺又不足道矣江西引鹽行銷稍多而并不甚旺匣費岸費亦
并未照解湘鄂淮鹺引地存者無幾而鄂中大吏袒護鄰私排

擠淮引不遺餘力聞其公私兩裨蓋卽來示例規之說國藩上月曾將淮銷疲滯不堪鄰鹽侵佔太甚疏請部議明定章程稍伸淮而抑川昨李筱泉出都過此又經面爲諄託請其竭力助我續淮商之生命并許以復解匣費岸費復道光年間之舊規待部議到時當另定章程將匣費酌定數目冀愜於私而有益於公能否挽回尙難預必陳令善奎前係甄別落職無論其罰當罪與否而甄別之案例難湔洗大府之馭屬吏惟此層爲最毒亦差可懲創污吏若彼劾而此舉之適開朝秦暮楚之風而增子覆我興之見意氣用事漸不可長僕非有所吝於陳令恐徒勞而無益尙希鑒諒此閒近狀安輯麥收亦得中稔春閒皖

境廣德建平一帶土匪滋事比經兵役擒剿卽已鼠竄現惟首
犯關姓潛逃敝處派員購線四出密捕當可弋獲鄙人目光昏
眊日甚一日近更增發疝氣尋常文牘不過草草畫諾江海各
防平時所規以自勵者亦尙茫無端緒五夜捫心大懼有瘵厥
職內子一病三月初患春溫旋屢變症腿腫奇疼十分沈重已
無可望乃偃臥靜養旬內大有轉機可謂萬死一生然兩目旣
盲右腳難動亦極人生之至艱耳台從江表之游能踐約否樹
堂前月過訪盤桓旬日卽赴上海旋自滬歸又已辭赴六安爲
竹如侍郎卜兆後再行挂帆西上渠力主竹翁回籍之說并言
其家屬之居諸城者均須回皖其夫人亦宜改葬故鄉義氣干

雲辭達理舉吾輩皆爲所動行將爲竹翁玉成此事知注并聞
復張子青中丞

接誦惠書猥以節屈天中摛詞稱慶祓飾逾恆慚戢曷任比維
祐篤蘭陔撫辰懋績至以爲頌國藩重來江表節序頻更目光
旣日昏霧精力復極衰疲分內應治之事未能悉心講求江海
各防目前所宜急圖者亦且茫無頭緒夙夜兢兢有瘵厥職近
自滬中傳聞法國有興兵前來中華之說尤深焦灼想尊處亦
聞其略矣前函所列王黎甘三令均荷獎借許可王令頃已捧
檄之任卽當晉謁崇階黎令在吳江聞漕尾蒂欠尙鉅并希清
誨隨時勸勉爲荷高令新領吳縣才宏學贍似可培成令器大

鈞陶鑄羣材時起江甯府一缺虛懸數月趙粹夫太守奉補遺缺抵甯已久以其初履外任未敢遽試首郡鎮江鶴莊太守廉明精幹上年調署蘇守措置裕如前次台從過此曾經商及今擬卽以鶴莊調補江甯而以粹夫充補鎮江人地旣屬相宜於例亦甚符合卓見如以謂然卽當會銜入告一面先令到任統候示復照辦李世忠與陳國瑞在揚尋仇構釁之案已令袁薦臣吳朝傑二人逐一查明各取兩次親供日內遂當據實參奏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令在揚州逗畱陳爲洋人所深忌果其離揚則攻教之說不辯自息免致洋人積疑生憤另起波瀾亦一道也鉛船攬載漏稅不肯開行前飭司派員

至瓜洲彈壓頃據稟復業已查明載貨數目酌量完稅開船北上矣茲因來示諄屬又經札飭楊子木酌帶礮船送至清江弟前已檄歐陽鎮派礮船二號護送擬請漕帥再派陸兵送之武員彈壓則難其選耳鎮江下游釐局請撥釐修學宮一節弟前接丁濂甫學使信卽覆信許以每月分撥局釐一成後與閣下晤談知尊處覆信未許撥釐但許另撥一款與之弟以彼此兩歧頗爲難處閣下以爲將來必撥一款不誤鎮郡善後之事而已今該郡之紳既有公稟請另抽一成江甯揚州兩郡修府縣學皆係動用官款鎮郡亦未便向隅蔣守之稟鄙意擬批以另抽一成則不可以商民難堪也於局釐之中分撥一成則可以

學宮係屬大事而各處軍事大定餉需可節也學宮及新河二事約計不及三萬金應撥若干月卽行截止由釐局查明稟辦是否有當仍求卓裁示復

復袁小午講學

接三月廿三日惠函詳論鑒拔賢才之義纒纒千餘言具聆深意所示當世諸賢及另單開列者共十四人疏其梗概大抵才德并收體用兼重品評允當殷殷以一士不遇引爲予幸一善不揚引爲己責心存匡濟識量閎深良以爲佩又謂東南底定以來老成凋謝繼起無人一有緩急無足倚恃深以前此之得人爲盛而怪近今之寂寂此由鄙人闇於知人志氣衰耗古稱

精神折衝不克汲引人才亦由精神懈弛不足感召英傑翕聚風雲也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倖門仍須投資按序各循常調卽昔之勲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末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踔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飫聞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屨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銷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

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覩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閒而自愧引針拾芥之無興也此後如更聞有佳士無惜續行見告至禱至禱國藩回任江表節序頻更諸務叢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大懼曠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此閒近狀如恆前月有李世忠陳國瑞構釁之事陳李二人前在江北帶兵素不相下陳之聲名較優於李如淮河奪鹽船壽州殺部將頻有欺侮李積不能平近在揚州李與陳貌爲和好實則隱圖報復四月十四日李世忠忽率其徒黨馳

入陳寓掩執陳國瑞上船揚帆南下捆縛辱詈適有鉛船及湖北各船在彼聞陳國瑞被執一呼而集者數千人追圍李世忠之船刳其眷屬有妾一人赴水以死李世忠乘閒跳走與陳國瑞先後來甯互訐二人均桀驁性成不循理法邇來住居揚州百姓既不甚相安洋人復每滋瑕釁昨派篤臣及瓜洲吳鎮查明原委據實參奏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否安帖閣下於二人素知其底蘊並以附告

復何子貞太史

月前猥承枉顧藉罄積悰乃騶從亟欲言旋未獲趨送江干接展畱函敬承一一頃閒又奉五月十六日惠書就諗邗江小住

道履康愉勝侶接於晁張新詩成於咳唾鐵門常破銀醖不空
又得快壻佳音老福高懷酣暢無極傾企良殷十三經注疏爲
學問之根柢重刻大字本信足嘉惠儒林承鼎力玉成此舉又
爲之商定格式底樣俾局中有所遵循實後來學者之幸昨莫
偲翁來談及此事渠意格式廣長字之粗細宜悉以 殿本爲
法並須翻枋爲之鄙人則不主於翻刻而主於另寫但亦不欲
有剪裁伸縮之事蓋編次一過再行發寫非數年不能卒業而
又須一手爲之乃能完整老前輩精力雖強然雲霄逸鶴不欲
竟以經生憔悴專一之事相困若台端僅引其緒而使它人倣
效爲之未必有如許通才聯翩而來竊聞近儒之論注疏以毛

詩三禮爲最精三傳次之餘六經則不甚饜人意擬十三經當
倣殿本寫刻如有須剪裁訂正之處則別爲校勘記附於每
卷之末或詩禮有校勘記而他經無之亦無不可老前輩如欲
纂述卽請先勘一經發局爲式裨益後進豈有涯涘陳李交闕
之事適當大旆來甯之際想已備聞其詳二人均桀驁性成不
循理法李之稔惡尤著眾所共嫉陳之聲名較優然平居亦不
甚安分其於李頻有欺侮以致自取困辱報復亦屬有因昨已
派員查明原委據實奏參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
原籍未知此後能安帖否令姪性泉性旣專靜識亦明晰白屬
此閒循良之選李笙漁司馬旣出尊門又與詩生昆仲契好其

樸雅可以想見正愧甯垣無以位置茲接來書卽已函致子青
中丞囑其妥籌一席能否拔出苦海江南現無軍事頗難著手
陳君階溥鄭筱翁在此曾以見託以出缺太少尙未得當小兒
輩天分甚低尙非能好學者又何敢言好奇大兒稍愛看書苦
無記性次兒粗習舉業筆勢殊不開拓安得陪侍几杖或可一
淪靈機也

復葉介唐觀察

前接覆緘承許出山相助定於三月起程赴省頃又展誦惠書
具悉一一尊體違和誤服補劑至四月杪始能力疾就道就診
籌莢宣勤攝生善術爲頌局中事務紛繁甚難措置舍沅弟書

來極稱閣下接辦之後振作精神力圖整頓立意不與本省官吏齟齬曲爲調護期有起色聞之至爲欣慰昨接劉中丞來咨言席硯香議以湘岸所銷淮鹽僅六萬引此後卽照此數核計如銷在六萬引以外除將正課解還兩淮餘稅概歸湘省并請將川鹽行湘與淮配銷核實抽稅專濟援黔各軍之用約以三年爲限硯香迫於餉絀而發此議其實敝處但求淮銷稍暢商困稍蘇絕不與人爭稅釐之多少卽全數畱爲協湘援黔之用亦無不可此閒春杪曾陳一疏聲明楚岸川私侵佔太甚請或分成分界稍救淮引之窮 廷旨交部核議現在部覆未到如其議准自須另定新章有謂分界之後卽不准川鹽片引侵入

淮界侵則以兵戈鎗礮逐之者有謂雖經分界仍准川鹽行於淮引地面但須認真查斤加重鄰稅者鄙意二者均須有精幹之委員可靠之兵勇人多且強則堵私較有把握不至爲梟所凌侮查斤抽稅亦必十分耐煩銖兩亦不放過庶川鹽之成本較重而來者或可稍減堵私以嚴爲主查斤以耐爲主閣下畱心人才能物色如此委員可得幾人委員縱極得力仍須鄂湘督撫竭力相助乃無掣肘之虞筱泉制軍過此語及川鹺深以堵私爲難行而頗主查斤之說閣下博采衆論究以何者爲善務望反復籌思使中示及江南近狀安輯雨暘亦屬應候鄙人目光昏濛日甚無術可以挽回差幸疝氣之症已愈眷累輟適

足紓注存

復李中堂

法國調兵前來重理津案之說上海探報已屢言之總署來函亦經道及該國此時內難未靖豈其無故敗盟遽爾構兵聞其與布國議和應賠之款甚鉅民窮財盡無從籌給或者借此虛疑恫喝冀可少得兵費譬如鄉民負債大重適其家曾有命案因再譌索於凶手之家圖取彼以償此亦未可知若各國不與合從應不至真有戰事如其決於用武天津猶略有預備江南則一無可恃如何如何倭使初二日自滬起行此時計已抵津議約尙易於就緒否所來各員有才識軼倫者否致總署函稿

閣下於末幅酌增數語皆與威鏤兩使面晤之詞英國書院亦可隨便派往學習總署業已復信容卽具稿會奏概用前畱原文不過畱與疏殊略換一二耳李陳交關之案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准在揚郡逗畱揚州洋人懼陳攻擊教堂正恐激成事端藉此遷徙亦一舉而兩得就案了案不過如此頃奉 寄諭抄示御史二摺欲予拿問甫經奏結斷難朝令夕改幸 聖意亦不操切但令皖豫鄂稽察而已彤雲在滬似尙振作精神力爭上流其於操技駕船孜孜講求不倦尊處耳目最長於滬事尤能博訪窮詢若聞有實在不合處尙乞密以見示天津新城已興工否前聞圈圍大清子牙兩河在內頗疑

規模太大頃薌亭來此乃知傳聞之妄淮鹺疲滯日甚一日令兄筱泉過訪國藩與之熟商爲淮商請命乞其竭力扶助筱意似已許可尙參函來言筱帥商及此事意頗殷勤第以淮價稍昂當議減價緝私甚難當籌妥法祇候部覆到後再行定議來示以敝議援引林周二公時勢不同筱泉則謂林公專責州縣督銷致差役下鄉分鹽索價頗涉騷擾周公專責武弁嚴緝初雖見效後亦不免賣放是二公均不甚可法云云所論亦切中事理然銷滯如此舍講求鹽色堵緝鄰私別無下手之方鄙人竇已智盡能索惟求將伯之助而已建平攻城之首逆關汝貴竟已拏獲是一快事湖南哥匪雖暫肅清而囂然思亂之心實

繁有徒深爲
屬可慮楊君忠義局差業已下札月給廿金以副雅

復張子青中丞

仲甫晉謁台端言及六七濠口閒人太多匪徒溷蹟搶案層見迭出并有聚眾結盟之事不可無兵鎮壓屬派周將良才帶隊前往駐紮查六濠口前經穀帥派委師道榮光酌帶哨勇在彼編辦保甲如果游民嘯聚日眾師道自有岌岌難安之勢必詳細具稟設法驅逐方爲能舉其職昨接該道會同吳鎮公稟保甲一案并鹽船一律編查似辦法尙屬認真不至遽生他患弟前調慶字一營由五台山移至三汊河卽爲就近彈壓六濠口

起見周將現署敝標中軍難令遠離容再嚴檄吳鎮師道加意稽察遇有形蹟可疑者毋許逗留力遏亂萌不知有補否吳小軒長慶部下共十一營馬隊三營遠駐保定步隊八營兩營在宿遷三營在揚州一營在三汊河一營在蘇州一營在溧陽渠昨來此言及分布太散緩急調度不靈意欲將保定馬隊調至宿遷宿遷二營調至揚州其餘六營一概移紮東壩渠卽駐防東壩東壩去蘇垣二百餘里去甯垣亦二百餘里兩處聽調朝發夕至其地寬閑利於操練渠請弟商尊處及李相處特此奉商卽希裁示倭使於初八日抵津聞將以十二三日訂議條約敏齋必候事了始能南旋恐須在中秋前後矣黎牧庶昌撫

字心勞催科政拙誠如明論聞其錢漕尾數欠徵至五千餘石之多挪墊公款無從彌縫前與敏齋及子範商及俱謂苟無他缺可調又不如久署吳江之稍愈今尊意許其量移一席俾無負累厚澤尤爲優渥閣下藻鑑精審而得一才又殷殷愛惜而玉成之全蘇羣吏其日有勃興之象乎 廷旨飭令察看淮安存守敝處亦已奉到該守通籍近四十年精力不無減損來示謂其廉靜有餘幹濟不足評驚洵爲至當惟此二句之下加一輕語則可以保位加一重語亦可以去官究竟仍希密示以憑會銜覆奏部催子箴引 見現在正議整頓鹺綱未便遽易生手少遲卽爲奏請展緩以副諄屬但部旣曾催取恐亦不能久

畱也

復何子貞太史

大字注疏首難在編次現得高足王與李郭莊三君同司厥事
既曾致力於此當可悉臻妥洽接子箴都轉來函鈔示老前輩
審定詩經格式音義及疏皆另提一行用單行中等字以醒讀
者之目碩儒規畫自能斟酌古今訂成善本惟聞蘇之志局浙
之孝廉堂皆望台旌遄往一慰饑渴而淮安修志亦思得賢者
主持其事丁健翁尤殷殷企遲不知台從果能在揚久住料理
注疏就緒否林鄉溪既不能來桂皓庭現在此間亦貴門下研
究羣經者也賤軀粗遣眩暈疝氣均未復發目光則昏蒙如故

作字極難無術挽回內人幸未死而右足痿痺不能行動亦生理之至艱長兒正月所生之子頃遂殤亡殊增焦悶諸蒙庠注用以附陳承索拙書皓首窮經尙有時七字侍本不能書自邁目眚益形荒陋且藉令兩目無恙亦未敢持布鼓過雷門敬謝不敏而已中秋以前擬至淮徐補行大閱道出邗上如老前輩尙未他適謹當尋龐公之杖履訪杜老於郊垌先此奉約

復張子青中丞

寄諭飭籌剝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兩款并令江浙兩省各買賑米二萬石由海運津剝價守候口糧二者前接尊函已由蘇垣司道兩庫籌辦賑米一款爲數雖鉅珂鄉被水之區民

居蕩析災黎滿目望救急如星火斷難稍緩李相係面與王曉蓮如冠九兩君訂定始行出奏此閒正與曉蓮商籌購辦而曉蓮忽接劉芝田瑞芬信述李相欲改爲折色解銀而不解米蓋北人不慣食稻而採買奉天粟米爲價較賤日內但爲解銀之計不復問沙船輪船運米之說惟蘇滬米價較貴每石連運費須三兩餘乃可抵津皖北運漕皖南灣汴米價較賤每石連運費不滿二兩即可抵津折色究應解若干此閒尙未議定或甯蘇各出一半或全出江甯糧庫均無不可浙省不知亦係解折色否楊帥有函商尊處否若浙解米而蘇解銀則道不同不相爲謀若同一解銀則數目亦須商定弟意擬解五萬蓋酌蘇滬

與皖米二價之中也伏候卓裁弟擬中秋前出省補行大閱先
至淮徐後抵蘇松屆時恭叩崇階熟商一切

復李中堂

津案之結府縣抵償一層新聞紙內屢屢言之彼族頗責羅使
未能力爭此著地山行後外間謠傳紛紛正在懸系之際接總
理衙門函詳述一切渠爲崇公請全權大臣總署旣已峻拒渠
不收國書而季梅謂崇與熟酋因見與不見之際彼此誤會
總署答以昔年與蒲安臣咨已預議中國使臣至外國不必面
遞國書一層是見不見均可交遞并云如始終齟齬但向彼國
執政取一不收國書之照覆即可回京覆命似此義正詞嚴彼

族應別無要挾之端地山應可無羈畱之慮法亂初平民窮財盡未必遽爾大舉耀兵於數萬里之外且俟明年再聽分曉如必求逞於府縣則無甯敗盟塵兵耳日本通商章程修好條規粗爲涉閱雖較之英法等國無所增減而辭氣稍爲平順比泰西之狼狽狡悍或少易處該使畫押復赴京一游閣下以敏齋耳疾改派竹堂伴送敏齋近日計可航海南來幼童赴洋學習應否添派八旂子弟且俟總署核議省三忽有新疆之行 寄諭及總署來信囑此閒寬籌餉項鄙意籌銀非難籌糧爲難籌運更難准軍邇年遠征運送糧械皆由閣下經畫處處派妥員節節設駝馬苦心經營僅而獲濟若至伊犁雖台端亦有鞭長

莫及之慮似須另派大臣專辦新疆糧臺駝馬台站米糧百物
一一辦妥弁勇無饑寒之慮乃可驅之出關頃復總署信略將
此層陳說一二茲抄呈尊覽不知卓見若何又不知省三毅然
自任否直隸入夏以來淫霖爲災津郡附近數百里幾爲澤國
各屬難民避居津郡城上以數萬計永定河潰沒八口誠爲近
數十年所僅見此時議濟災黎籌辦大工想見盡忱焦灼截漕
十萬石發賑猶難徧及大議請飭江浙各籌買米二萬石昨奉
寄諭如數籌辦曉蓮旋接芝田信述尊意欲解折色此間蘇
滬米貴合米價運價約須三兩乃能抵津運漕灣汴米賤合計
不滿二兩即可抵津定解若干尙未議準東光陳令吳橋石令

僕復作梅書中曾言其賢既承推許佳士雖無政績可紀或在
悃悃無華之列僕向觀人大抵才短者多存之清勤刻苦性情
真摯久爲朋輩所信昨有書來述其在任辦事似尙振作精神
力爭上流當時勸其服官許以決不令其負債尙求左右力踐
斯約惠甫猶未補缺務懇關垂先飭署任繼予真除其兄敬甫
夏仲來此接見數次渠求皖城差使目下尙無位置鄙人目光
昏蒙日甚兩腳近復浮腫惟大小兒正月生子七月下旬殤亡
老懷殊覺鬱悒節前擬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淮徐後赴蘇松約
須冬初乃能旋署也

復李中堂

江蘇應辦直隸賑米二萬石來示北人不慣食稻而就近採買奉天雜糧爲價較賤屬解折色計二萬石折銀五萬兩僕前聞曉蓮言接劉芝田信述及尊意欲解折色適商子青中丞亦擬籌解五萬蓋酌目下蘇滬皖米二價之中可謂不謀而合業已檄令曉蓮在於道庫如數速解浙省事同一律敝處寄石泉信亦以現折之數告之冬賑春賑必可源源接濟日本條約議定敏齋回蘇有一信來因聞鄙人大閱出省未來金陵省三亦有信來附抄摺稿具陳不能出關之故關外籌運糧械其難百倍於秦隴省三所陳當亦爲朝廷所鑒亮但不知能否兪允可否給假養病渠果離營子務梁山皆不在軍誠能謹守紀律否

郭鎮函稟藉閱渠思極力整頓綠營志殊可嘉頃已嚴劄飭其實力除弊廬州都司陳兆鴻劣蹟甚多現檄郭鎮密查俟稟復後定行撤參鄭玉軒太守藻如在滬而諸多牽制此間亦有所聞皆稱其抑鬱已久抱病甚深來示惟其局事經手既多且久未便遽行調開此三語者不知指馮言之乎指鄭言之乎僕早歲見馮志堅論篤自稱願終老機器局不精透則不干休嘉其有愚公移山之趣愛而敬之倚爲柱石厥後屢聞丁雨帥議其不辦報銷不造兵船不多用漢人而僕不甚介意滬局洋人至甯告狀言其貪蝕僕亦不甚介意卽品蓮具言其短蘇垣有友來書極言機器局爲一大蝨亦猶不甚介意至今年六七月有

人言滬局造船造鎗廠皆遲緩而不中用輪船行走太趨鎗廠成者太少目下每月支銀四萬餘兩而料少匠減勢難造銷將來數年之後欲靠滬局船廠以禦洋氛斷不可恃云云僕聞此言頗悚動滬局於丙子卽滿十年若一無成就何以對天下今讀來示抄品蓮之件尤爲詫異以閣下之愛才念舊若非實不放心豈肯輕發微詞請調王軒至津細詢該廠船廠將來能速能多能精否局中共事之人能不冰炭否此皆最要關鍵侵蝕猶屬後事便中密示以憑商辦津郡剝船加價本是最善之策青帥飭司籌款撥解浙省諒無吝色頃函致石泉已爲詢催小軒所請調回馬隊閣下以保定現無可恃之兵待冬閒籌出替

防之軍明春再令南來屆時望踐斯約此間另練湘勇六營鄙人初意以毅齋畱甘之軍現僅馬步十二營欲於江南原協每月六萬五千兩內自七月起減解二萬仍招募老湘營凱撤之師編成六營而以章合才統之嗣得毅齋來牘力陳欠餉過多請按原數協解將來或須酌增新募六營則須另籌餉項添補淮軍借支欠餉尊處向章亦視其軍之出力爲等差慶軍畱防淮揚似非遠防他省出師剿賊可比以後當少爲核減李世忠回籍後有一稟來自矢以後當杜門謝客延師訓子求保首領以終餘年情詞懇切其與楊子穆劉佩香等信尤爲誠篤若非有以激之不致生變陳國瑞則徘徊淮揚外縣尙無回籍之意

能否保全末路殊不可知國藩以十三日啟程大閱連日陰雨逆風廿一日始抵揚郡校畢但視至淮徐時天氣暘朗免致多費時日也

再舍親歐陽定果號星泉者頃小兒自金陵寄信來揚言其父牧雲於八月初一日在衡州忽患中痰之症不能言語當用轎送歸家中初三卽到其叔父凌雲寄信於沅甫舍弟并有家信與星泉催其速歸小兒因金陵署內恰有摺差進京遂將歐宅家信帶京面交星泉鄙意星泉必早已出京如尙在天津則求閣下告之令其迅速回籍省視父疾渠之家信恐摺差必難覓交也

復楊石泉中丞

漕運剝船每石加價五分將來攬水諸弊雖未必剔除淨盡或可漸加整頓江浙兩省均已應允而戶部來文必須以漕辦漕不准動挪司庫江浙兩糧道庫均不敷加價之用尙須妥籌詳議畿輔賑濟解米蘇省亦全改折色旋又接李相來函以直隸水災極重賑款不敷欲於兩淮鹽務加引捐賑現已與于箴都轉議定於各岸酌加四萬引按引捐銀共得二十萬金由揚州轉運局次第解津或於賑事稍有裨益耳國藩出省校閱於九月十一日由徐州南旋經鎮常以達蘇松吳淞水陸諸營均已歲事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練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能無

悚仄卽日輪船旋返金陵瞻望杭州咫尺天涯未能展覲殊爲
悵然蔣薌泉中丞之弟鑑海已至杭否前攜去一函欲求提挈
玉成未審有無機緣茲復有瀆請者三事兩浙運判李綸全係
鄙人會試房師仙九先生之孫現在杭坦世家舊德器宇英時
景況清苦欲求派一海運坐省局差稍資調劑又有許廣文謹
身曾任奉化教官係敝鄉試座師古齋先生之子欲求更署一
教缺兩處皆屢託推薦此次又經季君梅編修許信臣中丞諄
託誼不能卻又有沈生晉蕃係敝同年念農司業之子境極寒
窘據稱曾以文字受知於台端素居弟子之班如蒙格外垂青
派一書局差事則感激尤無涯涘以與敝處年世誼俱非浮泛

瑣瑣奉商尙祈鑒諒

致馮卓如觀察

國藩自十三日由吳淞口駕駛輪船十五日在江中觀威靖測海兩船操演午刻行抵金陵諸務尙稱順適各路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練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暮齒衰頽愧無裨補亦聊循行舊典而已茲有啟者山東恩縣梅令作菴名纘高係定九徵君之六世孫伯言先生之姪奉丁中丞之命馳赴上海詢訪製造輪船之法先到此間求致書尊處爲之先容查造船一事鄙意本在設局倡率俾各處仿而行之漸推漸廣以爲中國自強之本邇聞丁中丞亦有此意春間曾

委王伯尊觀察南來商論及此鄙人偶言得工價銀十萬局中能爲包造輪船一號刻下又遣梅令赴滬求詢辦法將來或自行開敞製造或寄銀來請代造均未可知要之風氣漸開卽中國振興之象也梅君到時務望閣下詳告以造船之法其貨船之制若何兵船之制若何或具一說帖開示大小尺寸每造一船價值若干需時若干並將機器汽鑪船壳三事造法詳細告之是爲至荷東省與敝處情誼久孚諸事無不通融辦理此舉尤於大局有裨固不得不玉成之也

再密商者在滬曾囑勉亭赴廠先住一月俟相安然後會辦渠已應允回省數日與之再談渠又徘徊不決似有諉謝之意細

叩其故渠言所以派人赴廠者似有查察之意無非欲息外閒之浮議雪卓如之疑謗而浮議所由起總由滬廠歲支數十萬腥膻之地易啟豔羨猜疑之論今若不將歷年帳目徹底算清上而報明兩院具奏下而使司道及局員曉然周知則不特目前之謗難弭並將爲卓如終身之累或閱數年十餘年尙有彈劾之章亦未可知今赴廠閒住一月或在彼會辦半載曾不足分卓如之憂於公事亦毫無裨補云云僕因告之曰君言及此層正所以扶助卓如卽所以大益公事也報銷早奏亦并爲敝處預除後患也君到局後力催卓如清理帳目分列條款如曰造船曰造鎗礮曰辦機器曰購木料鐵炭曰買地造屋曰養委

員工匠學生等事每冊分數款每年立一冊趕緊造成詳奏則卓如可息前謗可絕後患而鄙人亦無公事顛預之譏矣如有虧空僕願代爲擔承總以早清爲是僕與勉亭所議如此特以奉告如勉亭果能赴廠請閣下迅辦銷冊卽以勉亭爲監算交代之員可也至囑至囑

復李中堂

兩淮加引籌捐一事前經采用方子箴之議以爲可迅得巨款酌定加引四萬旣於宿遷途次遇魏蔭亭呈出揚商說帖一紙又極言加引之不便並願按引派捐湊集巨款以濟賑需鄙意終嫌捐爲弊政且恐加引之議旣罷舊商繳捐仍未必能踴躍

雖具結在前追索在後而無現銀可繳終亦無可如何用是仍
定議加引四萬先儘舊商認領不足則再添新商驗資掣籤則
得銀確有把握刻下早已蕝事當可提出捐款全交揚州轉運
局次第解津而子箴久無公文來此不知何故豈業交仁山遂
不復稟邪江南籌賑款成數一節尊處既不入奏則此閒免爲
戶部所指甘省所迫掣籤得票者既有厚利又有獎敘自然歡
欣鼓舞惟未得票者買舊商之名出驗費之利不免賠累耳接
調甫來信知台端籌辦賑撫分撥銀米煞費苦心以災區如是
之廣而大才擘畫已覺詳盡周到而江浙捐棉衣者亦俱踴躍
爭先來示所謂實惠及民四字必能辦到向使鄙人當之則左

支右絀如繭自縛萬難展拓矣省三決意告退得准離營養病
朝廷待有功之臣從不强以所難曹蓋臣接統淮軍渠久在
陝甘人地相宜惟秦隴以西糧運艱難愈遠愈苦恐奏功不易
耳唐定奎十五營回駐徐州以備非常良爲遠慮惟甘肅及滇
黔協餉及敝處新招湘勇三千尙無可指之款將來如果棘手
恐須在徐軍內酌裁數營苟可設法則不議及此也劉毅齋來
此果爲有用之才新招之統領章合才則平庸不足深恃現請
吳小軒來此專教洋鎗隊小軒殷勤耐煩深明洋兵秘奧將來
湘軍陣法或能步淮軍後塵則大慰矣僕此次到滬察看鄭玉
軒病情業已痊可亦無請假之說玉軒之精細廉幹條理秩然

局務大半賴其經理品蓮之傾心推服亦固其宜其疑玉軒之病謂因卓如局務不實不盡鬱悒成疾彤雲亦頗有此疑則殊不然卓如才具開展於機器洋學亦頗洞晰原委其於玉軒推心置腹惟利權在手易招浮議況滬廠歲支數十萬久不報銷以故疑者益眾雨生中丞倡言而羣口和之卓如面求派委李勉林赴廠會辦蓋欲得一異己者監察以釋疑謗勉林頗有諉謝之意僕再三敦勸並寄函密商卓如切實相告勸以將歷年帳目徹底算清如有虧空僕願代爲擔承意在扶助卓如以作任事者之氣而息局外人之議茲將函稿中一片抄錄附去一覽陳荔秋出使之事約於明年三四月啟程諸應辦事宜尙須

分條陳奏前已將渠稟並批咨達冰案尊意以爲何如令兄筱
泉馳赴湖南查辦事件聞王夔石已署撫篆吳學士元炳出署
方伯則劉韞帥恐將不得回任未知究爲何事何人發之廬州
都司陳兆鴻業經參革大閱案內照例本應舉劾遂附陳之國
藩自九月中旬由徐州南經鎮常以達蘇滬水陸諸營均已閱
畢卽由吳松口駕駛輪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兩月在外磨
酬極繁刻無暇晷頗難支持賤體腳腫雖消而兩腿酸軟行動
維艱小便太密老態日增諸務廢弛尤以爲疚

復李質堂軍門

各標將弁優劣一摺所加考語閣下必確有所見一一詳審惟

羅列過多不能不酌加刪減劣者七員中丁守備中箭五支甫
經賞過未便遽參葉參將篤實君子眾所共知箭射亦有法度
尤未可劾優者三十餘人中則僅保鄭韓王朱四員朱亦不甚
滿意因運司具稟力保曾都司朱曾同城故並保之通省共保
十人其未與考者保鄭龍彪田恩來二人鄙人回省已久校閱
情形亟宜奏報勢不可以再緩因於初一日具疏不復待三鎮
查核之信矣承查三員許仍劾去富袁則循舊供職統計合省
缺額之兵幾及一萬良由邇年立功皆恃鍊勇以故江南北各
路額兵招復者少緩急一無可恃頃亦奏陳大略須於缺伍最
多之處酌量添置俟奉 批旨再行咨商國藩自十三日由吳

淞口駕駛輪船十四五日在江中觀威靖測海兩輪船操演午刻行抵金陵近來賤軀恟適腳腫幸未復發惟兩腿酸軟行動維艱小便太密老態日增諸務廢弛尤以爲疚

復劉霞仙中丞

八月杪接到惠函以巡閱外郡俗務匆遽未卽裁答十月旋省晤令嗣康侯世兄詢悉山居多暇履祉綏愉家慶駢蕃孫枝蔚映曷任欣抃吾鄉會匪年年發難旋即芟除此輩布滿郡邑聚散無蹟起滅無端勾結蔓延牢不可破使十次速滅而有一次稽疏則其患不可勝言若處處辦團時時斂費則鄉民之脂膏已罄而團費之截止無期亦豈堪其畢生賸削誠得良有司密

訪渠魁隨時擒殛而於脇從者坦懷綏撫不使家家惴恐夕夕
驚疑少得遂其樂生之心或差足靖難於未形然固未敢必得
此賢吏也桑梓之憂彼此亮有同心承示前在秦中澹橋一役
各軍以飢疲致挫將弁殉者至二千人之多欲就戰所建祠葺
冢以安毅魄擬將敵處前所勸捐修嶽廟經費撥爲經始之資
再商黃彝封觀察就各營捐資附益此事在仁者最爲感恫聊
以報逝者於九原以表歉忱而篤不忘敵處已檢查原案咨達
蔣中丞轉飭黃道及羅委員辦理並咨湖南轉移彭提督知照
貴處去彭宅不遠知渠家已接到否國藩自調任畿輔衰病相
尋去年春閒復邁日眚右眼失明左眼亦昏蒙特甚夏初感眩

羣之病請假調理假期未滿忽有津門之事力疾前往查訊其
時羣議紛紛約判兩端論理者以爲當趁此驅逐彼教大張撻
伐以雪 顯皇之恥而作義民之氣論勢者以爲兵端一開不
特法國構難各國亦皆約從同仇能禦之於一口不能禦之於
七省各海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百年而彼族
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庚午避狄之役豈可再見鄙人爲言勢
者所惑以致辦理過柔謗議叢積神明內疚至今耿耿旋奉重
莅江南之 命視事以來朐及期年諸務叢集未能悉心經理
殊以爲愧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閱之典由揚淮以達徐州
旋即渡江南抵蘇滬水陸諸營均已蒞事即由吳淞口駕駛輪

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闔省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鍊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奉行故事而已賤體於春閒曾發疝氣秋閒復兩腳浮腫皆已漸癒惟目光蒙翳無術挽回展閱文牘一件比常人遲至五倍一拋去則茫若隔世內人三四月閒病極沈重邇來已就痊可而目旣失明足復難動亦生理之至艱大兒正月所生之子七月下旬殤去年逾三十甫得一子今復失之殊難爲懷聞尊府諸孫健如黃犢俊若於菟明秀跳踉足娛老懷而閣下亦晬面盎背浩然自怡無復纖芥世慮攬其襟抱康侯又攜得尊著古文及詩各一冊文則如秋雲之拏空如山鐘之搖暮穆然意遠油然理順幾有劉中

聖曾子固之風詩亦灑落勁健曠逸無儔莊生稱技進乎道君則道而進乎技與愛玩不釋聊一及之以明雖衰而夙好未全隕云

復許仙屏編修

前聞旌從視學秦中無任欣抃旋接七月閒惠函敬悉一切比想履祺休鬯教澤宏敷至以爲頌承以台端疊膺文枋歸美鄙人碩學宏才上孚宸眷下洽羣情輜軒敷歷乃分之宜於鄙人乎何與關中士習敦厚甲於他省而文藻遠遜江浙樸學亦不數見閣下攜小學二千部散給諸生蓋從實行上致功就其質之相近者獎之從其學之不逮者開之嘉其所已能而策其

所未至斯教人者之常道而學政尤爲要圖往時祁文端張海門視學吾鄉最得士心近張香濤在湖北亦愜眾望三人者皆宏獎士類津津樂道人才何常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願閣下於告示或批評中常假以齒牙之芬予以華袞之譽言秦人素尙實行敦孝弟立節概近則文采更爲炳蔚經術日益閎深云云米湯若醍醐之灌頂高帽如神山之冠鼇昔胡文忠每以此法誘掖將才今閣下以此法誘掖諸生何患人才不勃然奮起幕中須擇一長於詞章者一長於考據者引秦士於亨衢其獎借之功則閣下須親任之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閣下刻意求才虛懷若渴

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所囑拙書格言小條幅近因目眚久未
作書少暇或當寫寄桂皓庭於八月南歸已爲致書瑞相及鍾
都轉勸以開局刊刻十三經請皓庭爲總辦頃渠致桂薌亭書
言粵中已開局延渠主持特薪水太薄不足救貧耳國藩自夏
秋以來疝氣幸未復發惟兩腿酸軟行動維艱頭易出汗小便
太密精神疲乏不能自振目光蒙霧無術挽回諸務廢弛尤以
爲疚大兒正月所生之子七月遂已殤亡年逾三十甫得一子
今復失之殊難爲懷鄙人於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閱之典
先赴淮徐次至蘇滬水陸諸營均已蒞事卽由吳淞口駕駛輪
船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鍊

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暮齒衰頽愧無裨補亦聊循行舊典而已

與李筱泉制軍

接奉十月十一惠書敬悉使節遄征將渡湖外平章事狀厥後得尙齋書述及台旌臨發略示梗概囑爲轉達究不知其是何端緒也刻想安抵湘垣政祺佳鬯爲慰敝鄉可慮之事首在哥老會匪無論賢愚皆懷隱憂治之之道不能無故而興兵戎徧地而事搜查自當略行鄉團族團就近查訪頭目呈送縣官乃不至突發於不及防然團之一字利病各居其半且恐利少而病多起團則必設局立局則必斂費或擇戶勸捐或按畝攤派

年年索錢夜夜巡警貧家既不勝其擾而坐局收費之人又未必果純乎公廉爲眾所服一匪到局總以開釋爲主本身能具悔結族鄰能具保結卽准釋爲良民如實無一人肯保乃送縣城縣官審明而後押之撫轅批准而後殺之聞有團局擅自專殺者眾情爲之不服則匪首狡焉思逞矣哥匪雖多而被誣者亦所常有或被怨家誣告或被匪黨誣扳此等全靠團局董事曲予寬貸甯信訴誣者爲真不信告者扳者爲真則羣匪易於開脫亦遂易於解散否則一經被誣團局必欲加以重罪彼此結黨報復相尋殺機將無已時矣軍興以來州縣斷獄往往罰訟者出錢最爲殘民之政聞團民於會匪之可釋者亦或罰令

出錢若干以作團費或竟攘以自肥此尤大拂人心匪首所藉口以煽亂者也閣下素得湘民之心可否出一告示力禁三端一禁團局不許擅殺并不許用刑二禁團局不許輕聽誣告誣扳之辭三禁不許團局罰錢并不許多斂局費人皆謂辦哥匪宜嚴鄙人獨謂宜鬆至用兵勦辦時乃嚴未晚耳不審與尊意符合否國藩巡閱外郡先至揚淮徐州次及鎮常蘇滬水陸各營均已蕞事吳淞口乘坐輪舟上駛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營伍額兵招復者甚少抽兵另鍊爲數無幾緩急殊難深恃將來尙須酌籌添募暮齒孱軀愧無萬乘校技之實不過循行舊典飽啖佳肴多聽諛詞而已其新募之老湘六營操練洋隊經

吳小軒親自指教甚爲認真不知可練成勁旅否鄂岸畫界一層略有成議湘岸似亦須一分界俟太旆元旋再行函訂一切

復張子青中丞

海運米色不佳樞府諸君亟思規復河運茂文意以鎮江一屬抵徵之款採買漕糧并溧陽所徵試行河運以期逐漸規復尊指以本年剝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所增已多勢難更籌河運經費而侯家林湧口未堵運道恐有梗阻欲俟下屆再議鄙人之見亦與尊見相合黃河決口此時尙未興工堵築明年所慮方大不僅慮運道難通也承示樞元中丞致閣下之函情詞懇切深恐仍照舊數則顯與部違若遵新章則捐生不旺展轉

籌思故爲權宜之策以舊數折收而以新數報部不足之款作爲委員採辦軍火之用鄙意部中以捐例太濫捐數太簡定一增添章程冀可多獲實銀今陽奉而陰違之收本色抵銀一兩假報爲折色實銀二兩此而可假亦何事不可假者卽收折色銀一兩亦可報爲收折色實銀二兩矣不特此弊發覺獲咎甚重吾輩撫衷自問公事亦不宜如此含糊似不如奏明新章太貴捐生裹足請仍照舊數收納較爲名正言順鄙人向未經理捐務不知其中奧窔卓見以謂然否宜荆常金四邑匪類均經派員密捕懲辦當可無虞天長之案前得敏齋函稟亦慮牽涉稍多提審人證不無窒礙尊意提至金陵審訊自是一法惟奉

廷旨但令派員至皖研鞫而無提來江甯字樣頃已奏明提
至池州查辦摺稿抄咨冰案臬司一缺卽如尊見無庸委署矣
李叔彥昨過此閒聞擬於初十日接印弟卽催令迅赴蘇州叩
謁左右刻下計將晉見敬乞尊處速辦飭知俾渠得於途次接
篆其仲復飭知亦懇速辦卽交叔彥帶至鎮江俾沈得趕於十
八日抵滬接篆至以爲荷聞小宋中丞已於廿二日至泰安日
內計可抵淮乞養一疏 朝廷不欲重拂仁人之心遂如所請
閣下擬奉萱闈小住袁浦獻歲春和再行北渡此後萊綵承歡
愛日正長欣羨曷旣

致何小宋中丞

上旬辱荷騶從過訪藉慰離悰祇以匆匆執別未暢所懷兼之儀文簡褻深用闕然比想吉荏姑蘇部署有緒廿七日計已受篆惟新政多綏士民懽懽至以爲頌此閒近狀安謐日前連得祥霽刻下寒氣尙勁似當再降雪澤歲事或可占豐有湘紳易道佩紳號笏山者辦理湘省營務處頃持王夔石中丞函牘來此力陳湘中援防各軍每月需餉廿餘萬現至積欠至二百餘萬之多本省局庫搜括無遺大懼日久飢疲譁潰議撤援黔之席軍新勇徐及老勇以節餉需約須三十餘萬乃能裁撤驟難籌此巨款商請於蘇省暫借廿萬金訂明由湘鹽局每季應解湘省鹽釐項下扣歸詞意懇切笏山本有俠氣學行俱美面陳

情形亦甚岌岌勢將必得而後已論湘省財匱已久哥匪繁興若不早爲之所一旦決裂亦屬大局之憂公義私情皆應竭力助之惟甯蘇兩處用款過鉅常覺入不敷出上年劉韞齋中丞奏撥銀廿萬去冬今春曾籌解十五萬金秋末又將尾數五萬全行解去於同舟協助之誼差爲無負且黃河分溜南趨昨蘇庚帥在此論及辦法當於舊河之身開挖溝線舊河之隄補築缺口又堵塞順清河以固洪澤而保淮揚除漕庫籌款數萬外尙屬敝處籌銀二十餘萬此閣下所同聞乃不可少不可遲之欸也頃始湊撥八萬爲甘軍度歲之需安得再有四十萬應漕帥及湘省之求然夔石中丞殷殷相商未可見危而不一拯且

其來贖堅約定由鹽釐撥還若不信兩年即可完清尙非無著之款擬於甯垣庫局酌籌數萬夔石昔與閣下同舟鄂省意氣聞甚投洽此次并有函贖令易道持赴台端催懇希於其晉謁後商之竹敏永芝朗復諸君通籌能撥借若干否青翁精於理財規畫全局胸有成竹并望熟商某庫某局應撥河費若干湘協若干伏望示及原借之數如果不能籌到亦須略從豐厚兼謀速解俾湘中得資爲撤勇之用至懇江蘇欠陝甘協餉尙有七十餘萬今十月旣濟直隸賑銀廿萬歲杪又借撥湘省一款將來部中若執此相責亦殊難於置對并希鴻裁見示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目錄

第二十八卷 凡五十一首

第二十九卷 凡三十七首

第三十卷 凡五十八首

第三十一卷 凡六十首

第三十二卷 凡五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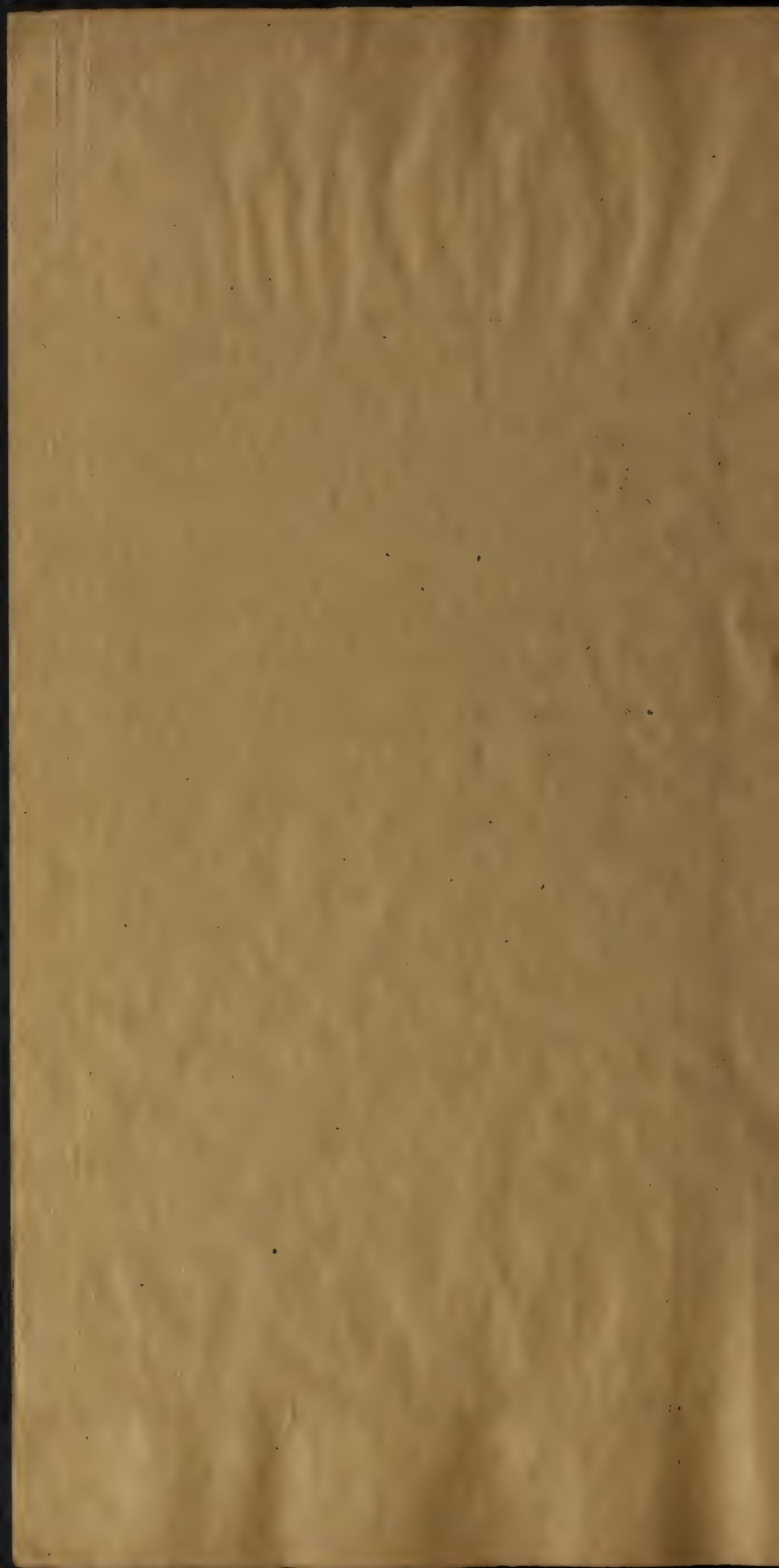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卷 凡三十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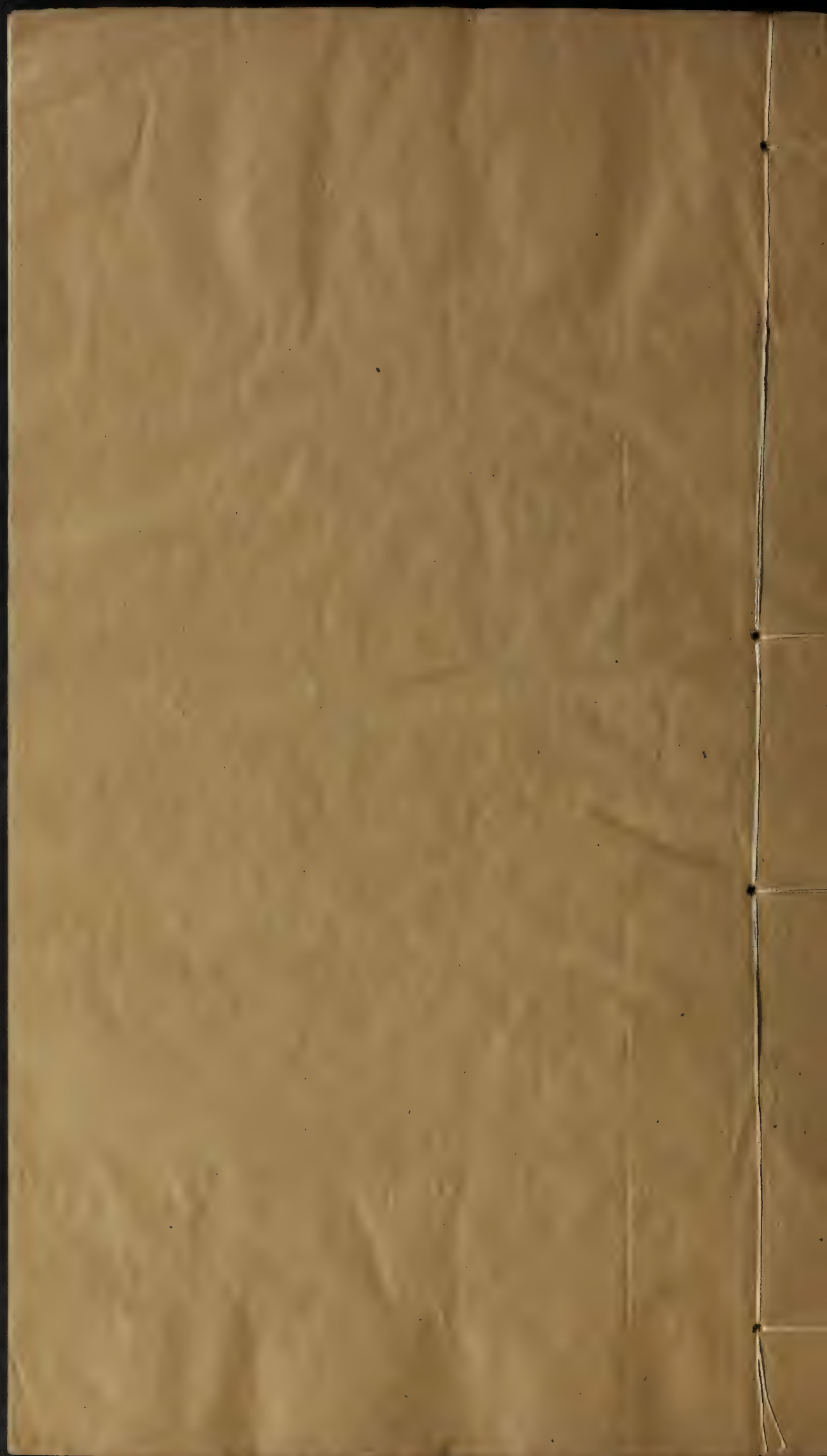
右凡六卷二百九十二首瀚章校輯曾文正公書札依年
月前後編次爲二十七卷旣付梓矣近復於公幕僚及門
生屬吏之家蒐得若干續鈔附槩不復能識別其歲月大

較自咸豐辛酉安慶旣克以後十餘年事也公之治軍討賊在咸豐朝艱苦抑塞之境爲多旣克安慶聲威丕著

朝廷倚任彌隆而公益勵忠勤殫智慮每指畫宇內大勢洞若觀火而獎訓後進尤以崇本實黜浮華爲要讀其書者直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三復而不厭昔人頌昌黎韓氏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公殆無多讓焉唯是庚申以前簡牘散佚歷年稍久遂難尋拾儻海內耆學之士博采旁羅以彌今之缺憾是則瀚章所禱祀以求者已

光緒三年正月合肥李瀚章識





曾公

文批

正續

光緒二年
傳忠書局

PL
2728
.D1
1876
v.110

曾文正公批牘卷一

咸豐三年正月起到八月長沙行轅



欽命幫辦團防查匪事務

安福稟到任日期並查明地方現在安靜容俟體察情形
辦理保甲團練以靖盜風由

遠賊必有近窩清查戶口團練保甲此爲治盜第一要法惟保
甲之法不經書役之手必須責成紳耆辦理當切商訪紳耆中
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認真舉行一二處行之有效則他處
皆取則矣快役以獲盜之多寡定功過亦有流弊若非實指某
處某賊令其前往擒拏泛泛海捕恐有誣拏平民之患不可不

慎

安化稟報朱起鳳上控一案現又續獲搶犯謝位政等隨
後起解由

據稟已悉仰卽於日內解到其湛德聰湛廷雲二犯尤須認真
緝拏務獲究辦此案必應斬決之犯究以何名爲最要何名爲
次要仰該縣細心訪查於原告被告之外另傳紳耆再三推求
密行稟聞本部堂亦旁詢博訪互相研證以期不枉殺一人不
寬縱一人想該縣能體我苦衷也

常甯縣稟復遵辦情形並齎分給信函各紳士姓名由
紳士如此齊心則該縣之能得民心而作士氣已可想見本部

堂現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鈐用關防凡紳士來行轅具領
卽可用爲約束鄉族之具使不肖者不得藉口報復庶公正者
得以放手辦事該縣可傳諭各紳耆令其自來領取

常甯訓導稟請查教匪盜竊賊外更請通飭查窮民尾粵
賊行搶由

據稟已悉三等匪徒情形洞悉顛末窮民尾從本是乞丐之子
從賊稍熟卽是不軌之徒雖其父兄亦有不能約束之勢而遠
出未歸卽父兄亦不知其何往今概向其父兄追究下落責問
歸期恐強人以所難而於事仍無益惟清查戶口責成各團團
總各族族長於冊內記出某戶某人遠出未歸字樣以便稽查

庶他日歸來得以分別究治仰該學裁酌辦理

衡清稟報紳商捐貲募勇應不事竣後准予獎勵前雇鄉勇一時難以裁撤仍請畱防

衡山攸縣等縣土匪既已次第剿滅道州車頭山何賤苟滋事亦已捕治多名上游四屬一律肅清該二縣所雇之勇二百名可於近日全撤以節糜費卽紳商捐辦之六百名亦可盡數裁撤募勇一事本利少而害多各匪業已殄滅卽宜趕緊散遣無久畱致滋流弊

湘陰稟報到任日期由

此時急務莫先於查拏匪人以安善良匪人難於訪求確實不

得不聯絡紳耆藉廣耳目該縣務宜周諮公正紳耆縱有偶受欺蔽之時而受益處究多也

稟聽擺坐拚等事瀏陽武舉劉名顯一案

各處匪徒經各轅訊明正法者甚多各團紳耆嚴拏匪犯解送官辦皆係歷奉

聖諭屢張告示假其權於本鄉之良民以佐官吏所不及紳耆之拏犯一以保全地方一以遵奉示諭不得已也若已經正法之人其父兄子弟紛紛坐拚是以

王法爲戲事與官長爲仇此風斷不可長仰瀏陽縣飭拏劉文喜到案訊辦仍詳報備查

新甯稟到任日期由

新甯本邊要之區又齋匪聚集甚多若非案案痛懲時時訪察則乘閒竊發實爲堪虞易教諭杜訓導及職員江忠濬皆明練而兼實心任事團練事宜即可與三人商辦總以各團嚴立規條不許容畱匪類爲要

永順稟查明卑縣尙無會匪其前次訪出盜賊痞棍姓名分別已未獲辦情形並遵札認真查拏審辦由

辦理盜賊痞棍井然有條其未獲各犯仍仰認真緝拏無少疎懈當此有事之秋奸民狡焉思逞不隨時懲治則恐釀成巨案斷不拘泥常例稍存姑息想良有司必有洞達時務之偉識也

桑植稟遵照勦辦土匪以靖地方由

地方雖已安靜仍當不時查察務期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又該縣與酉陽州交界之所聞萬山叢薄極爲險峻難行仰該縣開一由縣至酉路程單繪一地圖呈覽以備查核

嘉禾縣稟現在團練靖匪由

現在團練之道以本處不容畱匪人爲第一要務本境旣清然後練丁習藝以備鄰境之土匪處處如此則匪徒自無駐足之區本部堂現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俾公正紳耆收執爲查拏匪徒之據仰該縣傳諭紳耆中有實心任事者來轅具領

衡山縣稟上控之謝質彬實係李耀供伊貢獻是以差傳

並請就近委員審辦由

土匪猝起聚眾至千餘人鄉民動遭搶劫實有無可如何之勢仰該縣細心質訊如果謝質彬諸人甘心貢獻資助糧食則應按律擬辦若曹李諸犯過境該民人等實被搶劫則當恕其可矜之情寬其不報之咎該縣訊明之後趕緊稟覆暫緩委員查辦若訪得曹李各逆在鄉搶劫實多被害之家竟不必拘傳亦省株累之法也該縣酌之

桂陽州稟團練查辦土匪實情貼過奉發告示地方並分送諭團紳士名單由

現在土匪潛藏乘間竊發在在有之而郴桂一帶去年從粵寇

東下者實繁有徒今歲飽掠逃回又或煽誘無賴蠕蠕欲動故立團之法總以不許容畱匪人爲第一要義仰該牧傳諭紳耆凡有去歲出門今歲來歸者各村嚴拏稟究務絕根株至要至要

保靖縣稟奉發團練告示信函現在遵照辦理由

據稟已悉古人謂感人以言其本已淺區區文告何敢遽冀洽民之心惟期賢有司進百姓而親訓迪之真實惻怛之意達於面貌則感悅畏服之忱動於肺腑矣訟事完畢之後當堂誥誡此時最足感人今日之民官可使之立見信從者惟勤於聽訟伸理冤抑則見效甚速卽囑紳耆辦團拏匪亦須先使信從然

後其言易入聞該縣平日甚得民心故復諄諄商論也

新甯縣稟覆遵辦團練並照刊奉發告示徧貼由

從前辦理較嚴此三年內遂獲乂安可見今日爲治非火烈不能奏功該縣齋匪聞至今尙多仍仰嚴懲曲勸縱不能救已吃齋之民挽之使歸於正亦當防未吃齋之民戒之使不入於邪該縣與兩學及本道紳耆尤當設法力圖此事至切至切

宜章縣稟縣差探廣東陽山縣屬之戊王坑地方有匪徒

聚集窺伺遙界現已會營派撥兵勇扼要嚴行防禦由久聞該縣樸實明練遇事有識觀此稟呈報賊勢不涉張皇籌畫防堵亦甚妥協足徵訪聞之不謬現派守備滕遇春田宗全

把總張萬書外委鄒臨英共帶三廳精兵七百廿人歸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統領因桂東桂陽一帶有江西股匪入楚滋擾其情形較宜章更爲喫緊已飭張牧督兵先往桂東桂陽查辦俟剿捕完畢再由臨武至該縣堵剿廣匪又有一札與桂陽王參將會同張牧妥辦一切如宜章臨武賊勢緊急則張牧王參將二人分兵堵禦張牧到桂東時必能權衡緩急相機進止其未到臨宜以前卽責成該縣及積參將力禦廣匪無少疏懈是爲至要

署衡永道兼衡州府稟桂東縣有陰匪竄擾戕害汛官已飛咨永州鎮調兵應援由

據稟已悉桂陽亦有稟報有匪千餘人在集龍熱水毗連江西之古亭豐洲等處私造鎗礮欲入桂陽滋擾等因王參將調永定營兵一百名至桂陽防堵尙非不知輕重想警報已到衡矣頃已派守備滕遇春守備田宗全把總張萬書外委鄒明英等帶三廳精兵七百廿人歸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統領前往剿辦因江西匪徒業入楚境戕害武弁桂東桂陽尤爲喫緊飭令派員弁等併力先將此股撲滅然後提兵迤南至臨武宜章一帶堵剿廣東股匪又札王參將與張牧會商若西匪廣匪須同時並禦則該二人分兵辦堵事宜相機分合此閒不爲預制張玉二人尙有膽識此路或可迅就肅清一切籌辦都以附聞

江華縣稟奉到團防告示并紳士信件均已分送各鄉遵
照辦理由

團練二字宜分看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畱匪人一
言盡之矣練則製械選丁請師造旗爲費較多永衡各屬從廣
匪東去者甚多現在中途逃回本籍難保其不再爲匪練法縱
可不精團規斷不可不講仰該縣聯絡紳耆細心辦理

巴陵縣稟卑縣拏獲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業已先後
訊明正法由

拏獲土匪至七十一名之多實堪嘉尙現聞岳州宵小斂迹幾
有道不拾遺之風可見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時之良劑也更期

批牘卷一
堅執不懈訟棍痞匪一例嚴辦尤可日臻上理

龍山縣稟遵奉函諭稽查土匪由

凡匪徒構訟務須隨時懲治地痞訟棍與著名之土匪氣類相合嚴辦數人宵小自然斂迹幸勿稍存姑息也

宜章縣稟報探明廣東陽山縣屬匪徒竄至蒲塘地方經連州官兵勦捕現竄泉屯聚滋擾卑縣仍督率弁兵壯勇在於交界要隘嚴行堵禦由

現在雖派有鎮筭精兵前往惟業經飭令先勦桂東桂陽之江匪後堵宜章臨武之廣匪急切尙不能到宜仰該縣督率兵勇團丁嚴密防禦如有緊急一面通稟一面函告帶兵官前任廣

西知州張榮組分別緩急相機辦理積參將勇敢明練本部堂早有所聞該縣布置周妥不涉張皇亦於兩稟具見平日之能得民心不特宜章恃二人以固吾圉卽臨武一路亦冀該將該縣細心籌畫無分畛域至要至要

衡永道稟郴州桂東縣稟報被匪情形甚爲危急轉請迅卽發兵援救以全地方由

昨已派前廣西知州張牧統帶三廳精兵七百餘人前往勦辦茲准來稟又加派夏署道添帶兵勇卽日前去督勦借守隘爲名先期出城此最爲近來惡習玉參將統兵二二應足以資堵禦郴桂匪徒亦極多俟張牧與玉參將會晤後梅牧卽宜速還

本任

興甯縣稟雇募壯勇堵截桂東賊匪由

堵截要隘須聯絡本邑紳耆情形較熟又須令紳耆廣覓的實探卒時時報明大營并稟省垣以期息息相通是爲至要

鳳凰廳稟卑縣遵辦團練緝捕由

據稟詳悉團練二字須分看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畱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簡兵請師製械造旗爲費頗多故鄉民不冒舉行本部堂每與各州縣道及宜鄉閒團而不練城廂練而不多庶幾有益而易行來稟所稱募勇無事緝捕有事堵剿卽城廂宜練之說但不宜太多恐經費無出轉難持久惟賢

有司酌裁焉

永州府稟奉督札飭拏東安痞棍唐國華業已先期誘獲
現發零陵羈收飭令東安召告容俟差旋提審錄供稟
辦由

去此一毒則東安無復生變之患凡巨案旣成屢年干戈而不
能靖者其初則一力士縛而有餘此痞旣除東安士民積憤爲
之一舒也第久羈獄中仍恐其徒黨生心致滋意外之虞仰卽
嚴刑審訊一面正法一面齎送供摺不必拘守常例是爲至要
永州府新田縣訓導李傳敏首先拏獲道州謀逆首犯何
賤苟現已獲解到府嚴行收禁由

何賤苟就獲甚快人心訊明後一面齎呈供摺一面正法梟示
不必再行解省昨未陽拏獲尹安恆批令解省途次扭斷鐐鑊
大呼朋類幾乎誤事旋在途自斃到省戮屍此等元惡長途恐
有不測不如就地正法爲要近日該府獲唐華國何賤苟未陽
獲尹安恆永興獲劉大統劉高明皆極要之犯暗中消弭幾巨
案李教諭博學能文本部堂夙所知聞又能擒拏劇賊益徵有
用之才候會商請獎

永興縣稟桂東土匪潛由酃縣安仁小徑竄入卑境之十

九都三河洲獅子寨屯札由

據稟已悉桂東范令來稟則稱賊分二股回竄一竄上游鵝形

一竄龍泉大汾墟該縣所稱獅子寨之匪不知卽係江匪分股來竄抑係吾楚有另起匪徒仰更查明稟復紳士劉茂庭之子劉紹堂本部堂正欲保

奏茲又有此事該貢生父子正可大爲効力其劉長松李燮南陳步元亦可傳諭令其努力殺賊不惜從優獎敘並令多雇偵卒一面探聽賊情一面迎接大兵隨地嚮導是爲至要

前廣西知州張桂陽參將玉

稟奉委督帶兵勇同勦江廣賊匪由

據稟已悉該匪竄回大汾墟鵝形墟等處應卽無分畛域追過江右境界直抵賊巢埽穴擒渠斷不可稍存畏難之見中道而返致江匪或畱餘孽又成不了之局又聞永興有土匪竄擾十

九都之獅子寨已飭夏道管帶湘勇在彼勦辦該牧等但將大
汾鵝形之匪盡數撲滅不必兼顧永興之匪此閒遙擬如此倘
有不便仍由該牧等酌量時宜相機進止此閒亦不掣制也

攸縣稟暫畱郭令幫辦保甲團練由

郭令既爲士民愛戴應允其暫畱該縣幫辦團練以期該紳聯
絡該縣北鄉天都有陳湖春控張仕湖一案郭令現在離任各
鄉皆可周履父老兒童皆可聚談仰卽傳知該令前往天都地
方細訪陳湖春一案始終本末究竟如何密行稟覆以憑核辦
無得漏洩風聲亦不可稍有含糊是爲至要

常德府稟卑府親歷各縣巡查情形並現辦緝匪各事宜

由

民所以不樂從團練之說者以其斂費或多恐經手者有侵牟之弊徒傷財而乏實效耳但用其人不費其財則貧富皆樂於從事可期漸收實效

永興縣稟探得耒陽地方厰下大河灘等處土匪聚眾滋事由

現經派委教諭劉長佑守備李輔朝生員王鑫等管帶楚勇五百湘勇三百前往進剿仰該縣協同兜捕並探明賊首蹤跡進兵途徑一面遣人至耒陽清泉一帶迎導大兵一面飛稟省城又給永興武舉陳步元貢生劉茂廷各札一道卽行飭差送往

令其出力堵截以期迅速撲滅

衡山縣稟現有土匪勾結滋事請趕調官兵勦辦由

前派楚勇湘勇共八百人往常甯嘉禾勦辦土匪頃聞常甯事已解散兵勇即可撤回已於初五日由六百里札飭教諭劉長佑生員王鑫管帶湘勇楚勇馳往衡山迅速勦辦該教諭等由常甯嘉禾一帶折回不過四五日即可直抵衡山無難即時撲滅該縣惟當遴派親信丁役偵探的確賊首果在何處進兵應由何路一一探明一面遣人至衡州一帶迎接大兵一面飛稟省城其該處鄉團有公正紳耆亦由該州設法聯絡令其多覓眼線無令首犯逃竄是爲至要

衡山縣稟會營親往四鄉查拏土匪情形由

前稟云初二酉刻探得賊在霞流站地方此云初三早又探得在霞流站該縣會營親往卽應徑至霞流站迎剿若不能迎剿卽應固守縣城慎無往四鄉無賊處反令城內人驚惶也

衡陽清泉稟衡山縣之道字號有土匪滋事由

劉長佑所帶之楚勇五百名須全數同至衡山進剿斷不可畱三百在衡郡防守蓋土匪初起卽宜以全力撲之若兵力一分難期一鼓成擒反非善策該二縣接此批立卽傳諭劉長佑令其全赴衡山迅速剿辦不可稍有遷延至切至要外與劉長佑書信若已前往衡山卽專人送往

衡山縣稟請趕緊加調重兵來縣剿匪由

據衡清二縣來稟於楚勇湘勇八百人中以五百赴衡山剿賊以三百畱守郡城等語頃已批迴令其全數來衡山進剿不可畱一人在郡由六百里諭知該帶兵委員矣土匪初起有八百精兵足資兜剿楚勇乃百戰勝兵想可迅速撲滅如果更有蔓延本部堂卽統帶兵勇親往進剿該縣惟當多覓眼線探明賊巢所在匪徒實在人數若干飛稟省城慎勿稍涉張皇致使人心搖動是爲至要

教諭劉長佑稟帶勇折回衡山剿捕土匪由

初六日申刻接衡清二縣來稟請以湘勇三百楚勇二百往衡

山勦賊畱楚勇三百在郡城防守等語卽於戌刻批回令其全數八百人同赴衡山無畱一人在郡並有書信與該教諭令迅至衡山追勦由衡清二縣轉交想近日卽可接到矣茲於初七日辰刻接該教諭來稟業已全往衡山甚合機宜深堪嘉尙湘勇未經戰陣宜令楚勇當先昨信亦已慮及此層土匪初起究屬烏合之眾不難於攻勦得手而難於拏獲首要各犯總須細探該犯姓名巢穴及起事之由擒賊擒王則一戰可以成功不致逃竄紛紛又成不了之局也

衡陽清泉稟衡山土匪滋事請速發大兵防勦由

王鑫所帶之勇三百名須令其與教諭劉長佑所帶之勇同往

進剿乃能得手不可分而爲二愈形單薄其何處要隘宜堵何處宜設伏均由劉長佑調度該二縣不得自行調留以期事權歸一至於添兵之說據稟府城尙存兵丁一百名又經募勇八百名足資防衛暫可毋庸派往

衡山縣稟現在探賊蹤由

同日又據稟教諭劉長佑等管帶楚勇湘勇已到吳集又據稟楚湘各勇於初六日午刻與賊交戰斬首數十級殺斃數百名生擒數十名投河淹死者不計其數等語土匪烏合之眾經此次大挫後無難立時撲滅惟首逆唐戴李躍等未獲急應聯絡地方公正紳耆多覓眼線以期擒獲渠魁庶不致別滋事端又

成不了之局教諭劉長佑人極精細慎重有謀著該縣傳諭該員令其細探首逆所在或用閒或懸賞總期用計擒獲無以戰勝賊潰遂以爲功成奏凱也

寶慶府稟防堵出力員弁紳民據實開呈懇賜察核保奏
由

賊之由長沙北竄自稱回撲寶慶不過聲東擊西狡賊慣技防守尙易爲力惟自粵匪竄出之時西寶東永抵瑕而入卒之由永州東路下竄寶慶各境得以安全無恙則該守督同官紳防禦之功自不可掩俟與地方大府籌商核辦冊底存

教諭劉長佑稟初六日帶勇追剿土匪打仗獲勝由

分三股進一抄賊後一起向賊前一徑上嶺卒收抄後一股之功可見奇正互用兵家一定之法該教諭調度有方而稟報無一浮套語可見篤實人做事無一處不踏實也得此一勝無難迎刃而解仍希嚴飭兵勇無稍矜驕帶兵各員亦皆加倍慎重約束兵勇不許妄取民間一草一毛再三申諭其受傷之勇四名卽好爲調養無令受風陣亡湘勇一名先給大錢四十千優卹其家令同隊兵勇領去如查明例應增添再行補給仍令買備棺木好爲安置以慰毅魂

湘鄉縣稟衡山土匪滋事生員謝邦翰等帶勇前往堵剿

由

防堵迅速足徵平日訓練有常任用得人故臨時措之裕如現聞賊匪竄往衡山之東南一帶在茶攸交界地方湘鄉堵剿卽可少弛

衡永道稟查辦土匪滋事將次安靜由

據稟委曲周詳不啻晤語衡山募勇千六百名諄諭裁撤想次第撤散矣衡清二縣前有稟來請添兵勇本部堂業經批駁另單言竄至草市地方請飭茶攸上緊堵剿等語現在張榮組尙帶勇二百在茶陵查辦土匪卽當札飭令其加意防堵以期四面兜截淨絕根株

華容縣稟地方安堵加緊巡防查緝由

巡防嚴密有備無患該縣自蒞任華容以來盡心民事晝夜不輟清風兩袖萬民愛戴本部堂回籍以來即有所聞觀兩次稟詞皆腳踏實地無浮夸語可見才無定域誠至而才自擴也

前廣西知州張牧署茶陵州

會稟遵奉札委會同查辦茶邑土匪聞

聞安仁會匪滋事立即督率弁兵馳往剿賊並生擒首從各犯奪獲旗幟馬匹器械及搜出逆詞等件現在地方安靜先行稟報由

得此一戰衡山安仁茶攸一帶庶可漸就肅清初六吳集之戰十四日簡峽山之戰此二役者想不逞之徒亦可震懾而稍戢其逆志潛涉小澗出其不意得手全在於此所有生擒之要犯

羅興等審明後卽行正法不必解省以省解費大黃旗幟回環
逆詩等件仍解省一觀看

益陽縣稟覆陳佑武綽號陳晚掣素行不法並乘機兇搶
現經盡法處治由

陳佑武旣係素行不法又經搶劫拒捕立斃杖下自足大快人
心惟前批有先行稟覆再行嚴辦二語卽應稟覆後再行處死
茲先處死而後稟覆稍嫌與批不符此際頽弛縱奸之候急於
懲治尙不失爲賢者之行本部堂不以其後稟而加斥也陳世
梧仍須嚴拘究辦已革武生王傳高姚化純卽當提轅審明立
行正法

祁陽縣稟遵奉札飭會同紳耆團練由

聞該令在祁陽甚得士民之心稟中殫竭精誠力圖整頓二語能如是天下何事不治哉大抵此時求大有益於民勢必不能但求力去害民之人俾良民得以安生則利卽在是矣欲去害民之人必須訪求真確以一方之藥治一方之病非誠心密察不能也該縣尙與紳耆細體其意行之

甯鄉縣稟奉發告示業經遵照刊刷發貼由

現在辦理團練重在團不重在練蓋練則製旗幟造器械請教師養丁壯爲費較多團則合志齊心以一方之正人治一方之匪類雖不能大有利益而匪類淨則地方肅清而人得安生矣

本部堂書函告示尙是文告之常無關實政仰該縣將此意時與紳耆告誡務須去匪而不擾民則善矣

新田縣稟復頒發團防告示函諭紳耆由

除惡之法總須訪查明確旣確則槩杖下不過一二案則法立而民知威矣不可草率尤不可畱獄也聞該縣辦事認真故特以是告之

張愼之稟

劫搶之風固宜痛懲而誣良爲匪尤可痛恨此稟分別涇渭毋令仇噬差擾等語極爲切要仰長沙縣嚴飭差役嗣後各搶案若非事主及團眾指控要犯不得妄行擒拏以杜驚擾而靖閭

閩

零陵縣稟奉發團練告示及致各紳士信函分別發貼送
交卑縣地方現無匪徒拜盟結會仍當隨時訪查認真
拏辦由

現在辦理之法重在團不重在練蓋練則需錢較多恐經手不
得其人不免擾民團則齊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
弟以一方之良民辦一方之匪徒匪類去盡則善良安生乃所
以爲團也稟中稱有犯必懲不敢稍存畏難苟安之心慰甚望
甚今日疲敝瘡痍之民吾輩居官勢不能別有撫摩噢咻之術
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無察不確則造福於孱民多矣聞

該縣平日實心愛民故暢言之

衡山縣稟卑縣差役羅吉等並地痞張紹一現已提案管

押由

此案前已札交劉教諭就近查辦免其解送省轅頃據該教諭來稟已面商該縣矣卽行交出傳諭劉委員嚴行審訊不得因其堅不吐供稍事寬縱審明後立卽正法梟首新牆地方以懲惡差而安良善

龍陽縣稟遵札督飭紳士籌辦團練緝匪情形由

現在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卽保甲之法也清查戶口不許境內容畱匪類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壯請教師製器械造旗

幟爲費較多恐捐貲不易民不樂從再三斟酌以爲鄉村宜團而不宜練城廂宜練而不宜多該縣稟內稱團丁以年壯有力充之似宜妥商並不設立團丁名目亦息民之道也又稟內稱十月赴案呈報一次亦是虛文團內稽察匪類本鄉民自爲之事若一一報官則事事與書差爲緣不免擾累地方其有呈報者必勾通胥役出入公庭譌詐生事之徒若公正謹厚者必以呈報爲苦二者該縣其細心酌而去之

甯鄉縣孫義甫稟

本部堂現在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卽保甲之法一鄉互相稽查不許容畱匪人而已矣練則養丁製械請教師用費較多往

往因逼勒捐貲激成事端大傷和氣是因團而致大不團也此案張義方等因孫義甫團費未經交出輒將練勇數十人除夕前往孫家坐拚逼索殊屬不合義甫家竟持強拘畱反勒取錢九千情同勒贖亦屬刁悍仰甯鄉縣卽將在押之孫家三人詞證周加元熊朝炳二人一併釋放其應出之團費五十一千除已交三十四千五百文下欠十六千五百卽勒交出以輔團而息事仍仰該縣分別申飭勸諭速行稟覆是爲至要

郴州稟督同紳士辦理團練搜查土匪現在地方安靜謹將各紳士姓名開具清摺呈齎查核由

現在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團卽保甲之法一鄉互相稽查不

許容畱匪人不勞民不傷財是團之益也練則製器辦械養丁請師爲費較多捐集不易不得其人勢輒擾民該州紳耆如陳首二家本部堂素知其公正可恃此外尙多端人仰該州與紳士細心講求務期城廂鄉里聯爲一氣有除暴之益而無擾民之弊則善矣

衡永郴桂道稟覆現在查辦土匪由

據稟已悉惟現在奉

旨著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帶親信練兵前赴大營其楚勇自應卽遣往湖北由江臬司統帶東下追剿昨已飛札令劉教諭帶勇回省矣陶臬司現帶兵三百六十人前往茶陵攸安鄱一路

搜剿土匪可期得力飭卽與之會商一切以期盡絕根株一律肅清

留辦軍務張牧
茶陵州貴令

稟遵札委會同查辦金蘭會匪先後拏獲各犯正法開摺稟請察核由

四種人犯羅華捆縛前州土娼勾引西匪尤爲可惡其逆詞回文詩句亦可見蓄謀已久非倉卒所辦此次剿辦一役而四案凶犯並就殲滅實爲快心其前札所謂楊林草市一帶土匪亦卽此醜類業已剿辦不必再往矣惟據永州鎮咨道州又有土匪滋事現在陶臬司前往查辦該前廣西知州張牧應卽折回至攸縣一帶隨同陶臬司南去相機進剿不必遽行回省

畱辦軍務張牧稟奉委查辦醴陵攸縣茶陵土匪事竣所
有隨同出力之千總熊興柏等可否 奏請獎勵由

所敘醴陵攸縣茶陵安仁各路之案歷歷如繪署千總熊興柏
把總張萬書庠生陳宏之功自不可掩而該牧之相機調度六
轡在手尤見確有把持卽當函商署督面商署撫 奏請獎勵

補用府張稟報續訊從逆匪徒三十六名業已正法由

安仁之犯十八名仰卽處決酌解首級至安仁梟示其二十餘
名訊明並無從逆不法情事者卽可保釋不必拘繫定讞了結
速行回省自是不易之理聞此次衡山縣募勇之費供億之煩
極爲苦累該委員等早歸一日則該縣早清靜一日也前札交

唐萬明一案若人犯不能速行拘齊即可無庸查辦轉飭衡山縣令其從容拏犯待本部堂四月駐紮衡郡時再行提訊究辦
平江縣稟查探湖北通城土匪滋事情形及辦理防堵由改裝易服查探明確遇事既不張皇兩路防守各官皆駐小路尤見布置有方現已派朱協裕倅帶兵五百前往防堵益足以資守禦該縣惟當多募偵卒時常至通城探實不時稟報以慰懸懸

安化縣稟縣民朱起鳳上控譔德聰等督匪抄燒炕爨一案業已獲犯多名因供未審定致未詳報容俟勒拏未獲各犯到案提同現犯另文解審由

據稟已悉仰卽將現獲各犯僉派幹役押解行轅以憑嚴訊沿途加倍小心無令稍有疎虞其未獲各犯仰該縣明查暗訪擇其尤爲要緊者指拏數人並現獲之犯須拏三十餘人一併解轅以憑歸案審辦其隨從各犯不關緊要者卽行開釋無庸概拏恐差役在鄉滋擾激成事端本部堂另有告示曉諭該處公正紳耆及諳氏族內正人令其將要犯捆縛送縣免致驚懼猜疑致生聚眾拒捕之患本部堂辦理重大案件但於各犯正法後開單彙奏並不將供招隨時咨部亦不將各州縣隨案附參刪一切之繁文假州縣以便宜以期無案不破無犯不懲該縣惟當設法力拏要犯慎勿存迴護規避之心勿存化小爲大

之見是爲至要若再不認真負我諄諄至意則當從嚴參辦亦不能稍事寬容也

甯鄉舉人張銳等稟

據稟孫華甫收各戶團費數十串尙未交出又鑽傷練勇身體勒書字約又勒贖錢票尙未繳消如果屬實兇橫殊出情理之外仰甯鄉縣差拘孫華甫孫又一孫繩祖到案嚴訊其前經羈押之五人如未釋放一並質訊抑強安團務得其平如再抗不到案卽據實速稟本部堂親行拘提究辦

瀏陽縣周泰初稟

昨據晏永森具控周泰初清產等情批令長沙府提訊茲據該

生稟稱查產未與其事備陳此案本末尙屬秉公辦理無庸提訊晏永森一犯是否危詞聳聽仰長沙府再行研鞫務得確供至逆產一節除首犯數人外不必多爲查封晏奉密旣經該紳等稟府開釋似不得因其子波累沒其家產現在征義堂一案將次完結仰長沙府將各逆產再行悉心經理出示刊碑其見其聞免致紳士交涉嫌疑以期永杜物議

武陵稟請飭禁回兵逗留生事由

據稟已悉責成帶兵官約束頒發告示及飭沿途州縣嚴拏通稟俱屬可行惟收繳軍器一層礙難獨定新章現在長沙並無調來之外弁兵下游亦無回兵渡湖而南者俟有兵旋時再行

妥商嚴辦

平江稟探聞湖北通城土匪有聚眾圍城之說請兵堵剿
由

初八日圍城抗拒官兵之說斷不可信凡賊匪開仗未有約定
日期此皆無知浪傳之詞耳既有初八之說該縣卽不應初九
發稟待至初十早則得初八果否來城之信矣凡探聽賊情須
擇稍有膽者直逼賊地方乃許稟報前初五日已遣江忠濟帶
楚勇五百由平入通十三日又遣朱協帶兵五百前往協辦該
縣惟當多覓偵卒探明各情時時報知朱協並報省城是爲至
要

未陽學稟勸諭團練未便擅專懇賜德教由

清水鋪煤崙夫役數百人劫搶拒捕一案尙未據該縣稟到此等夫役若概行誅戮未免過當且恐激成事端若優容不問又恐釀久生變仰該教諭與該縣唐令熟籌妥商傳各崙主令其仍舊開挖下游河路通暢儘可運售夫役有不法者責成崙主嚴加約束其公然搶劫者以土匪論人少則處以極刑人多則發兵圍剿先期告示曉諭但論其果搶劫與否不論其是夫役與否勿以其爲夫役概目之以匪也唐令精細明練必能於眾夫役中分別良莠設法妥辦該教諭惟當聯絡紳耆探明崙主之賢否藉以究悉夫役之良莠與該州協同查晰仍仰傳知該

縣卽日稟覆是爲至要

龍陽縣稟遵奉憲批傳諭紳士實力辦團稽查匪類情形
由

所以不敢力言練者恐其擾民也苟不擾民則能練豈不甚好
辦理不善雖專清戶口編造牌冊而民已覺其煩辦理妥善則
旣清戶口又選丁壯又教武藝又製器械而民不以爲苦有治
人無治法是在賢有司之善設方術耳於該縣有厚望焉

平江縣稟通城賊勢猖獗請飭前委帶兵文武星速督兵
來縣以便會同堵剿由

朱協裕倅已於十三日帶兵五百人前往十四日接江臬台告

警稟報十五日早又命卽選教諭劉長佑守備李輔朝管帶楚勇五百星夜前赴通城應援想日內已經過該縣矣其朱協所帶之兵亦有札令其徑抵通境直衝賊巢不必株守平境但事防堵禦賊者必於門外勢通城之巢穴卽所以保平江之藩籬也聞該縣簡練壯勇督率鄉團甚爲認真務期時時發探至江臬台營內與之聯絡聲息專丁告省纖悉畢陳是爲至要

新化縣稟遵諭督辦團練並嚴拏土匪由

本部堂辦理土匪痞棍亦不能向鄉間無故海捕但有訟事到案或搶劫重情卽立予嚴辦決不稍寬該縣惟宜勤於結案遇痞匪則立斃杖下不過數案則宵小斂戢矣

甯鄉縣稟奉頒發團練告示業經遵照發貼曉諭信函亦
經分給各紳士具領益加勉勵查辦由

兵役恐妄拏無辜轉滋騷擾不若紳士查拏較兵役更爲可靠
此爲目前辦土匪者必不可易之論飭紳士協拏諭單勸土匪
改惡告示詳明痛切大似王文成呂司寇二公文告近時那得
有此安得如結輩數十人布滿天下賊何足平哉其所用之紳
士究以何人爲首選必有澹臺蓋公相助爲理前所致代發之
紳耆信五十封卽仰開單送轅就五十人中擇其尤爲可倚者
附稟來告是爲至要此外文告並仰鈔呈不特爲他州縣之法
式本部堂當取則焉

沅洲協朱
同知直隸州裕
稟報會帶兵勇行抵平江日期及遵札籌

辦情形並恭呈圖說由

平江鄉勇得力團防可靠固宜帶兵前進卽鄉團不甚可恃亦可直破賊巢以勦爲堵軍中情形旦夕不同若該匪尙在何葛墩負隅抗拒抑或被勦他竄仰卽相機設略總以與江臬台聲息相通首尾互應爲要

平江稟請飭令續派楚勇星速來縣卽由小坳一帶赴通會勦由

屢次稟報備陳小坳一帶爲禦賊尤要之路兩次繪圖請飭兵勇由此路進逼以勦爲堵具見該縣胸有成竹迫切精到惟恐

有失洵堪嘉尙惟續派楚勇於十五日起行兼程前進計十八已抵平江矣不知該縣與帶楚勇之劉教諭面商果勸之東出小勘否二十日又派勇解火藥鉛子等前赴北泉大營該縣亦當籌度宜由何路乃免疎虞派差赴解以昭慎重因來稟言路徑及此

靖州稟現辦團練情形由

歷敘四等辦法具見經畫慎密王訓導樸誠明練與該牧協恭共濟宜其周詳若是靖州在本省西南一隅向爲會匪卵育之區本部堂擬於秋閒駐紮寶慶數月搜捕洪江一帶土匪得該牧相助爲理尤可首尾互應呼吸畢通不虞伏莽之竊發矣

平江縣稟先後雇勇五百名及李文蔚自行捐雇六十名
分守隘口繪圖稟呈由

大界各勇盡行撤歸小界扼要堵禦控斷徑路布置均極妥善
均用本縣紳士管帶尤見平日能得士心現在通城兩股土匪
及崇陽一股均經江臬司於十六十七兩戰勦平地方一律肅
清江臬司已於廿一日起行赴鄂畱江忠濟劉長佑二人在通
搜捕餘匪該縣當飭各紳於防禦之餘仍購線往平通兩界緝
拏各匪其首逆羅基仁何田俊不知該臬司已懸賞購拏否若
無賞格該縣即可出示賞格俾兩縣士民皆可縛獻以期速就
弋獲

郴州稟鄰境土匪未盡與所屬永興地方緊要必須練勇
巡防未便全撤並懇飭發銀兩以資濟用由

永興所稟各節亦係實在情形惟鄉勇不難於招募而難於訓
練鄉勇孱民怯於抽丁憚於戰鬪故良民有職業者皆不肯應
募其應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無事則坐領工食有事則聞風
潰散一有征戰見賊則怯退擾民則勇往在官既久惡差與驕
兵之氣習皆經漸染日深兇悍譌詐習慣成風故鄉勇利少而
害多有識者所共知也萬不得已稍爲招募以資彈壓亦宜在
一二百名以內尤宜時時訓練未收其利亦且先去其害練則
武藝稍熟不使見賊奔潰訓則去譌詐之風懲騷擾之習不可

不痛加整治本部堂現在募勇自辰至申無刻不練親與訓誡有擾民者立即正法或可稍改積習之萬一夏閒移駐衡州與郴州聲息較近該州縣有警勦辦可速至也發銀一節已飭局核議

興甯縣稟查勘封禁圯頭壩私開銀礦由

郴桂匪徒聚眾開礦既有掘墳砍樹挖田擄糧私設刑具懸掛虎牌等情事自應嚴行封禁惟礦匪多係強獷兇悍慙不畏死難保不復行糾眾意圖抗拒該縣督率團練鄉勇恐尙不足以資勦辦現派前廣西知州張牧在桂東勦捕江匪俟勦畢後仍畱張牧在郴桂一帶搜緝各處匪徒仰該縣將此稟並批移知

張牧遵照如曠匪須用兵勦辦卽仰張牧查明搜勦仍一面稟聞不必再俟札飭便宜行事可也

宜章營參將積稟永興縣屬獅子寨等處匪徒現仍屯聚該處肆行搶劫飛飭由桂東撤回弁兵馳赴永興會籌勦辦由

前調赴桂東之兵旣由該州牧該參將具移撤回卽飭馳赴獅子寨勦除土匪自是正辦聞該參將平日訓練有方能得士心仰卽督飭備弁剋期搜捕不留餘孽是爲至要

興甯縣稟桂東沙田匪徒竄入縣境業已勦散並拏獲多名正法由

桂東匪徒分股鍾壬仔潛出該縣上蓮地方欲截大兵後路前
後夾攻經該縣督同把總外委帶領紳士團勇兩路兜剿轟斃
騎馬二賊傷斃賊匪數十名辦理尙屬妥善惟查竄入桂東城
垣之江匪業於初二日竄回上游龍泉矣何以約同夾攻之鍾
壬仔等初七尙未上連此股土匪分股恐非江匪或係另起新
聚仰查明稟復獅子寨之匪頃聞業經撲滅桂陽之集龍熱水
聞亦無匪蹤該縣毋庸撥兵惟督飭團練搜查餘匪不可鬆懈
桂陽縣稟探報桂東克復城池大股賊匪逃往鵝形墟並
卑縣會同營員督率兵勇勦洗股匪殆盡生擒三十六
名大獲全勝由

三十日魚王村之戰經巡檢把總督同紳士黃鼎等奮擊初二日藍洞之戰又經守備千總督同兩路紳士邵廷楨黃鼎等奮擊可見團練壯勇未嘗不得力在地方官善用之耳生擒各犯訊明後一面齎送供摺一面正法該縣聯絡官紳撲滅股匪辦理迅速深堪嘉尚

署

鹽法
衡永

道稟會商將永興縣拏獲解衡土匪劉大統劉高

明馬從彪三犯先行訊供正法由

前於永興拏獲三犯稟內批令卽日正法並令將批錄送衡永道遵照不知何以尚未送到此等著名匪犯早正法一日卽免一日之患斬刈惟恐不速尙何拘文牽義之有

前廣西知州張牧
桂陽營玉參將

會稟奉委會剿桂東之江廣賊匪於十

一日統帶備弁兵勇直搗上游鵝形山迅用火攻焚燬
賊巢六十餘間燒斃匪徒二三百人生擒九人立即正
法並現擬紮桃坪汛楊梅壩江桂分界各要隘嚴密防
堵以待相機進剿由

焚燒賊巢足快人心軍機一日數變想夏道到後近又另有一
番布置也該匪尙據龍泉左安一帶且有戕害二官之事自應
不分畛域無論江境是否來兵會剿我兵總宜勢穴擒渠淨絕
根株惟不可輕進固守吾邊伺隙而進第一在哨探勤確耳玉
參將僅有兵丁三十名太覺單薄不能出隊如必須兩路進兵

則張牧所帶之三廳兵酌量分與玉參將管帶若不須兩路抄進則玉參將仍回桂陽辦理本營防堵事宜其出境攻剿江匪專責成張牧一人仰該二員和衷熟商相機辦理

攸縣稟辦理保甲團練情形由

據稟甚屬詳晰棚民一項較之攸縣土著之民差爲强悍不知所謂棚總者亦能如土著牌甲之純良否仰該縣隨時查察若非其人而加以總之名是授以武斷之柄亦不可不防也團練之法甚爲核實不多斂錢則人人樂從亦可經久不懈其功牌匾額俟稟到隨時賞給

永興稟桂東竄入匪徒復由獅子寨竄至永安交界之團

坊上棉花壠山坳內業經親率弁兵紳勇攻勦已將首要各犯擒獲並將全夥一鼓殲除現仍分勇進勦懇請飭司迅賜寬發銀兩下縣支應由

據稟極爲欣慰前因戴正洗石全安郭用和等犯未獲深恐其竄入安攸一帶此次三路密布將三首犯及大夥全行殲除又將前在衡山首逆曹戡擒獲此後漸無遺孽矣該縣善用紳耆想見素得民心其前後二戰亦俱得奇正互用之法口糧短缺可見稟夏道仍飭局籌發

湘陰稟遵札設立下游水路偵探賊警隨時稟報並懇飭巴陵縣派撥渡船在於新牆三眼橋河岸守待接渡軍

報以免稽延由

前因該縣辦理防堵諸事紛煩故以投遞探稟事件責成署典史事之賴巡檢頃因該巡檢已回新市張典史驗看回任已令長沙縣莊令傳諭該典史經理短探事件矣本部堂設有水探小船四只以二只探至湘陰止責成該典史爲坐探以二只探至靖江止另派一人爲坐探該縣又雇備船隻只在營田土星港下游梭探則水路可期無失矣至於陸路卽於該縣專差健役齎省不過四役可以循環遞送新牆三眼橋二處卽札巴陵派撥渡船守候以速軍報

另單稟禦賊於郊設卡堵截宜於土星港城陵磯等處結營編

後嚴爲防緝等語誠爲不易之論惟用兵之道知彼尤貴知己
現在我兵恒怯若設卡僅駐數百或成千之兵則望風先潰徒
挫軍威若駐兵數千又募撥有所不及現擬先固省城根本之
地然後東陸北水再行量力議堵該縣若有卓見仍望反復陳
辨以廣忠益竝企竝企

江西袁州府稟請可否將楚省防邊兵丁移駐袁郡由

據稟深中機宜論湖南之事勢則禦賊當於門外扼袁正所以
保楚論江西之形勢則西而袁瑞東而廣饒均應有重兵防禦
此間日日籌維亦思出境勦堵以援鄰封之急惟所撥之兵新
募之勇尙俟十日外始可到省而人心搖動紛紛遷徙須先有

重兵堅守省垣根本稍固乃可言堵隘出援之事目前實有未
遑想該府亦能諒之也現在派人往醴陵瀏陽嚴查團練並探
賊情若有事端差持護票至袁尚須該府將緊要軍情寫付探
卒齎回此聞兵力稍厚庶能赴援亦必視同一家斷不區分畛
域

瀏陽稟探聞逆匪竄入江西攻撲省城請迅撥精兵數千
名馳往防堵由

駐兵太平關扼賊自江入楚之要隘自是上計連日來轅獻策
者亦多持此議惟近來兵恒將怯礮聲未近全軍先潰若非有
堅不可撼之勁旅駐守其間則望風而逃全省挫威若借各鄉

團之聲勢以助我軍容而鼓我士氣則凡鄉中團練僅足以彈壓土匪聞粵匪之名則偃旗閉戶當路者畏而先避有團者毀而不居斷不足以資堵禦本部堂再三籌維與其有防隘之虛名而臨時逃潰不如持守城之定志而根本完固也現在省城中守備粗具調募兵勇次第到城若八千人全到而江省尙未解圍則當以五千人畱省而本部堂自帶三千往瀏醴一帶守邊防隘若兵勇單薄守省不足以固基本堵隘不足以資要截徒挫先聲無益實效亦不爲也昨札派紳士四人往瀏醴二縣邊境一以哨探軍情一以履勘形勢一以督勸團練亦預爲將來大兵前往防邊之計但此時不能輕發耳

衡陽黃登鼂等稟墊苦害極事一案

設立保甲之意原以編造戶冊經理門牌稽查匪類不使窩盜棍徒得以託迹以耳目最真之人察里閭近習之事專爲除莠安良起見此外公事皆非保甲所宜干預也近來屢奉

諭旨舉行團練若保甲平日認真稽查則境內之匪無處容留加之以操練而外侮可禦是團練之法正須藉保甲爲清查根本初非有二事也衡陽以催征錢糧責成保甲殊失

國家立法之意保甲弱者則花戶藐抗賠墊辛苦累及親族强者則勾引蠹棍魚肉小民捐票勒折弊端不可勝言現在團防喫緊之際衡州各屬去歲不無從賊之徒尤須嚴查蹤迹以絕

勾引其衡陽保甲人等卽着專查匪黨不許干預糧餉催征之事倘敢干預錢糧反置查匪於不問卽將該保甲等嚴拏究辦至衡陽錢糧如何改歸保甲催征始自何年何任曾否具詳批准抑由該縣自定章程仰衡陽檢抄全卷齎呈確查稟覆以憑核辦

署鹽法道稟據委員張丞稟報江谷山潛匿匪徒先經官兵剿滅獲勝由

二十七早江谷山之戰三路抄進而以健勇二百爲游兵巡哨之用該匪逃竄不及遂獲全勝東南一隅足紓懸系現因省城防堵喫緊業經飛札帶勇回省其桂東一帶江匪仍責成張丞

勦辦務期殲除淨盡

永州府稟廣西恭城縣現有匪徒焚燒衙署及東安縣稟
報籌辦興安匪徒滋事由

興安全州方籌防禦而恭城又報失事該府所屬在在與粵西
接壤現飭署衡永道馳往督辦該府與之籌商一切當可遏土
匪北竄之路酌給各屬銀兩已飭司核辦張牧勦捕桂東事畢
卽將三廳精兵七百餘人全行駐永以資防禦

平江縣稟探聞粵匪竄撲江西省城請派官兵並發餉銀
下縣防堵由

木瓜及金雞排兩路以何路爲最便仰卽訪求熟悉地形之人

沿途履勘由平江至章門其程途若干中隔河水須用船筏渡過者凡幾處師行日不過六七十里何處可以紮營途次應宿幾夜一一查明不特賊來必由之徑必住之站可以懸揣而知卽我兵或往江省赴援亦可預爲籌畫成竹在胸臨時不至周章迷失該縣素講求軍事故特以此詢之仰查明後速行密稟撥給餉項一節已飭司迅籌酌發該縣屢次防堵所費不貲人所共知也

興甯縣稟鄰匪竄入縣境殺斃多名並生擒曹貽加等八

名由

此次剿捕尙得手以後仍須嚴防餘匪聞紳士袁振文膽識過

人仰該縣傳諭該紳令其前來長沙行轅傳見現在多事之秋需才孔亟一有所聞卽當甄采儲爲楨幹之用仰傳知該紳速行就道以慰若渴之懷

新甯縣稟興安賊匪起事情形及卑職交卸由

土匪初起不過數百人可以撲滅殆其蔓延日久勾結日多器械日備詭計日熟則勞師糜餉尙難勦辦該縣定計帶勇出境討賊不獨膽識過人卽能使紳士捐錢壯勇效命其平日能用其眾可知矣現已由藩司飛札該縣暫緩卸事仰仍用前謀一鼓進剿以立勳績

平江縣稟捐雇鄉勇五百名馳赴江西會剿賊匪由

慷慨從戎有終軍請纓祖逖擊楫之風忠勇良可敬愛惟省中
大憲方欲倚爲北門鎖鑰未欲以資鄰封此閒於十八日遣湘
鄉縣朱令帶勇千二百餘人由醴陵路前進十九日遣江臬司
之弟江忠淑帶勇千人由瀏陽路前進廿三四夏道帶勇七百
餘人末起前進其援兵六百月底亦可遄行共兵勇三千六百
足以助江省之聲援而固吾楚之藩籬又接江臬司函稱江省
防守甚固賊屢戰屢挫可保無虞該縣暫畱爲楚省東北屏障
俟時再駕

平江縣稟設卡雇勇盤查奸細由

盤詰奸細自是最要之務第不知所派之安人紳民乎丁役乎

人少而寬則不服稽查多而嚴則恐擾行旅難得明練者晝夜更代爲之此事求核實蓋未易言然能如此賢於漫無稽查者十倍百倍矣

湘潭縣稟到任日期由

該丞精力過人不辭勞瘁以之治劇自無不了之事特當升騰之際處腴潤之地尤爲眾目所瞻矚惟當勤於結案嚴於治匪以結民心庶獲上信友皆從此可以逆推而得之泛泛毀譽不必深惜然卽是亦止毀之道也

宜章

參將積拉明阿縣知縣王宏謨

稟風聞粵匪圖搶鹽埠督帶兵勇捕

散復竄至臨武滋事由

此股匪徒究有黨羽若干頭目何姓仰查明再稟該將該縣素稱幹練能得人心么膺股匪諒不難於收拾若須兵力較厚乃能勦辦本部堂前派湘勇三百六十駐防郴州卽可就近稟知鄒牧調撥若兵勇團丁可了卽不可輕調發也惟該縣該將與鄒牧及帶勇之王縣丞權衡輕重相機籌辦

零陵縣稟黃沙河駐紮兵勇往全州協勦零星土匪由

以黃沙河之勇出境協勦移柳子廟之勇守卡堵禦辦理尙合機宜惟東安土匪較多恐勾結全州餘匪滋事頃已札飭前廣西知州張丞帶兵前往彈壓相機勦辦卽可令伍化蛟等與張丞密約熟商何路追勦何路堵截內外夾攻以清本境卽以協

助鄰省不可稍事敷衍至東安尙畱未了之患仰該縣卽錄此批與張丞及伍化蛟黃春元等遵照

新甯縣稟卑職親赴北鄉調撥壯勇巡查各隘由

該縣與武岡葆牧邵陽邵令皆禦侮之材仰卽會同熟商督率兵勇前往東安以勦爲堵其永州一路前已專札派調廣西知州張牧帶領三廳兵勇馳往東安勦辦想日內已到矣若得該縣及葆牧邵令四面兜勦自可一鼓撲滅仰卽錄此批知照武岡邵陽遵辦

平江縣稟七月十一日探報並懇派兵撥餉由

禦賊當於門外守隘防卡自是不易之理惟醴陵瀏陽及該縣

三處防隘每處至少亦須兵勇六七百若僅二三百人則望風先潰徒挫軍威而餒士氣現在省垣兵勇五千餘人除分派垛口外紮營城外者卽不滿二千明知嬰城固守出於下策亦實恐守隘者之易潰故環擁一城猶足壯孱兵怯將之膽也瀏陽勸團募勇聞已千餘人此閒擬發兵數百助之該縣及醴陵現尙審慎未發撥餉一節已飭局核辦

平江縣稟請發火箭五百枝下縣以備防勦由

火箭本屬利器惟製造多不得法平放則不能及遠仰空施放則越過敵營漫無中準卽偶然倖中而由高處盤旋而下火力已微撲滅極易亦屬無濟今年省城所造火箭遇陰雨天氣則

潮溼難然施放時間有倒退之弊茲據該縣請領飭局酌發亦將不甚得力之處預爲告明臨時慎重用之

江華縣稟連獲勝仗殺斃生擒賊匪多名奪獲鎗礮藤牌刀矛旗幟多件並訊確供正法由

廿二日下流橋之戰廿三日大路鋪之戰俱能遏逆匪之兇鋒
廿四日木宅村之戰奪獲軍械大礮生擒逆匪多名殊堪嘉獎
廿八日該匪又由廣西壕界墟市弔發碼子聚集多人欲來撲
嶺東營周守備稟請發兵助剿自因眾寡不敵起見惟現在省
城防堵喫緊之際兵力難分曾畱三廳兵數百駐防永郡該縣
就近請調黃署守當能度量緩急分別辦理也

永興縣稟續勘被水衝淹田廬及捐貲撫卹由

據稟情形實堪憫惻兵燹之後繼以苦潦永民何辜罹此凶災仰卽親履周勘擇力所能及者曲加體卹庶斯民窮於生物之天而不窮於牧民之吏也於良有司厚望焉

平江縣稟萬載等處探報情形及派兵撥餉來縣防堵由江忠淑所帶楚勇千人卽其兄湖北江臬司之部曲曾經戰陣者亦不乏人本部堂派令管帶由瀏陽萬載瑞州一路探明赴江應援曾派千總張登科帶二十人先往放哨以便逐日哨探詳明迎接大兵不料行至瑞州忽改由水路並不放哨致倉卒遇賊軍裝口糧悉以資寇實堪憤懣現在江忠淑雖在義甯想

其兄江臬司必設法迎之入省而此閒餉項支絀勢不能再齎數千金馳解義甯以供江忠淑之匱乏該縣商義甯令楚勇駐紮彼中自是最善之計第恐江臬司急於迎援終不久駐該州耳撥餉一節已飭局籌辦

益陽縣稟卑職任內節次審辦土匪由

除暴安良爲今有司第一要務否則弱肉強食粵逆不到之區亦爲土匪蹂躪不堪矣該縣所辦深得救時之要其未定供之痞匪文隆佳等四十名仰卽諄致後任研訊確情如有爲害地方情事卽行置之死地不可稍事輕縱並將此批錄移後任遵照辦理

委辦義甯防堵葉
義甯州知州李牧

稟報江委員帶領楚勇退駐率州駐紮

另探旱道赴省並請湖南撥借銅礮火箭應用由

楚勇自奉新歸退至義甯深賴該州護惜睦鄰之道卹難之誼
猶其後耳收合諸勇鼓勵士氣以解省會之圍此該州之通籌
全局深明大義允堪嘉尚者也所稱火箭現在南省製備無多
發去五百枝以濟急需銅礮楚中所無至火箭匠人候選擇良
工卽日齎送

常德府督同武陵縣稟武陵縣編保練團由

辦理一切俱合機宜古人云斯民如魚耳見網則驚奔今日凡
立一法行一政先防吾民之驚奔稟中民情不堪驚駭六句實

爲親切有味團練之道不外清內匪以禦外侮果能親公正之紳耆禁胥吏之譌索有犯必懲無案不破則境內之匪復從何處匿迹本部堂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茲各發二十張交新任景守轉交該縣收領擇紳耆之尤可信者付給一紙令其收執爲查拏匪類之據仰卽慎選妥辦

清泉縣稟報訪聞縣屬之栗江地方有土匪勾結拜會情事現在馳往查拏由

該處煤籠人夫甚多如有土匪滋事務須分別查辦若以拜會之匪與挖煤之夫混淆不分則良民自生疑懼奸民轉得藉以裹誘辦理恐致棘手不可不慎

柳桂稟到任日期由

柳屬最爲遼闊而東南半壁處處與江廣毗連匪徒卵育峻嶺
箐邃防不勝防惟當嚴飭各屬以搜捕本境土匪爲第一要務
內奸旣清則外匪亦漸可除矣

前廣西知州張桂陽縣

稟會同審辦桂陽縣擒獲賊匪廖樽沅羅

會蛻等三十名並卑職榮組由宜章臨武一帶星馳赴

永由

桂陽各匪立即正法足快人心永州一帶粵匪現已漸次肅清
惟全州餘匪未淨東安土匪蠢蠢欲動頃已有專札交張丞飭
令前赴東安剿辦又於批零陵胡令稟內令伍化蛟等帶勇往

全州協勦當與張丞之辦東安內外相應想次第均已接到至王鑫帶勇駐防郴州亦有專札令其分辨郴桂一路土匪該丞並無統領王縣丞之責何得擅用札調以致號令歧出

永州府稟奉撫憲札飭東安縣小江口一帶聚有匪徒置造鎗械查明據實飛稟由

誘擒唐國華實爲該府一大功卽後將唐犯徑解省城辦理亦極妥善東安仇殺仇搶之風頓息其理自是可信惟聞蔣瓚案內逸犯劉興財邵天府蔣筠等逃回滋擾各鄉抄殺良民被害甚多是以前開清單會札前廣西張牧馳往查辦昨又據新甯趙令來稟札飭該府及張牧嚴密勦辦省城去東安較遠虛實

緩急未能洞曉惟慮事不可不密不得以唐國華一犯業已就擒遂謂合縣安謐更無他患或蔣匪逃回陽借報仇爲名陰圖勾結煽惑或唐氏之勇未散見國華被縛爲戮恐旦夕誅及唐黨遂懷反側之志先肆抄殺之行是二者皆未可知卽本地土匪與興安餘匪相結影射唐蔣仇殺之事以遂逆賊搶掠之私亦未可知仰該府再行細查如治絲而理其緒並將此批錄移張丞張丞轉飭東安縣以憑核辦庶要領旣得權衡斯當

廣西知州張甯遠縣

稟卑職等會同拏獲卑縣差役鍾全等經另

文解省審辦未獲匪黨現在移會營汛嚴密查拏務獲究報卑職榮組卽於初七赴江華嶺東勦匪由

除此巨蠹曾不費一縛雞之力真足大快人心惟甯遠惡差實不止於樂鮮鍾全周圭李班數人此外尚有荆標患楊得金聶有曾信易詳張益歐喜諸人皆稔惡殃民亟宜翦除以靖地方現在張丞已至嶺東一帶勦辦粵匪仰該縣再行設法密拏各犯解轅如恐道遠疎失卽在該縣審訊監禁齎呈供摺以憑批飭辦理此種集蠹鋤一惡卽足以快萬眾之心幸勿稍存姑息久遏民怨該縣刻有公啟一件茲鈔發備查事有輕重權衡未可拘於匿名揭帖之例或置之不究也

平江縣稟七月十四探報情形及委員選雇鄉勇督同赴防並卑職親往查點由

鄉勇果有若干名是否見賊不至驚潰尙有幾分把握否仰該縣細心體察再行稟聞此間所以不輕發兵守卡者正恐其望風奔潰先挫軍威也該縣素諳兵事尤望加意究察切切

前署攸縣

郭世閻馮文燦

稟會議條款由

各條俱爲妥善惟四鄉設立卡堡寨樓土木大興爲費較鉅恐捐集不易鄉民憚其滋擾工程廢於半途凡團練之法以清內匪爲第一要務境內無盜賊匪類外匪從何勾引闖入仰該縣細心究察如非匪徒出沒之區一概無庸設卡籌備經費勸捐一事最易擾民須擇公廉紳耆經手不許書役一人屈戕其間至要至要棚民一節稽查甚難仰郭令親行履勘擇棚民之略

有資產質實可靠者卽在該處另爲棚總庶耳目較真而事無
虛文是爲至要

益陽稟報到任日期並查辦地方情形由

前任李令親近紳士文希范等凡鄉團呈送盜痞立卽嚴辦訪
拏土匪審實立置死地皆今日救時之善政該縣可踐其成規
以收事半功倍之益

新田稟奉撫臬札飭團練防堵嚴拏土匪遵辦現在情形
由

該縣教諭陳洪鈞訓導李傳敏皆學行素優又能實心任事紳
士中如有公正可靠之人該學必能聯絡一氣團練之事當可

收其利而不徒托諸文告轉滋流弊至四門各派鄉勇百名分
守防堵現在新田並無寇警儘可裁撤永郡業已派兵駐防該
縣軍火器械亦不必多備

甯遠縣稟選充保正甲長詳請給予頂戴榮身使其樂於
効用及編造牌冊一切刪繁就簡期於便民是否可行
請示祇遵由

陽湖張編修亦有此論地保牌甲之名正人君子之所不屑居
者茲改爲鄉約首事鄉約總理庶冠帶禮樂之士亦樂就之仿
照貢功品級之例給予頂戴事屬可行惟須檢舉任事之後擇
其稍有事功者詳請獎敘庶幾慎重名器之道近日功牌冒濫

已極有心者正當權衡至當森起凡例該縣想能深明此義故可隨時詳請他縣尙不得援以爲例也至於編造簡冊刪繁就簡實爲識體之言究竟瑣瑣開載於編查何嘗有裨簡易規條仰卽妥速擬定本部堂將刊刻頒發各屬一體遵辦

平江稟擬捐雇之勇五百親身帶至茅竹山地方會同義甯州防堵並請委員代理縣事由

該縣忠勇奮發實堪嘉尙惟平江通江西之路不僅茅竹山一處前六月十五該縣來稟稱縣之東北可通義甯稍東可通銅古營東南又通萬載縣又十七接該縣來稟並繪呈地圖開送清摺亦稱有兩路可達銅古一路可通萬載今若專堵茅竹山

則東南兩路須代理之員另籌防堵事權既非專屬人地又復生疎必難期得力也仰該縣仍畱本境將所練之勇堵禦義甯一路其銅古萬載各路常川哨探有警則移營往堵庶防守更爲周備

辰沅永靖道稟訪獲拜會搶犯唐告化等遵照通飭辦理
由

唐告化正法足示懲儆其老石吳立貴等七犯隨同搶奪結盟入會當此土匪滋擾之時卽鎖禁致弊尙不足以蔽辜著卽處斬以明重典救時之義其未獲之甘老四等在逃之滿現子等續邀得之鄭小滿等均著嚴拏究辦至匪徒聚集多人差役往

擊或歧路四竄或恃眾拒捕恐有不勝密點練勇最爲因時妥善之法應如所請辦理

前廣西知州張
郴州直隸州

會稟拏獲首犯沙老七等二名又殲斃多人並審實已獲匪犯文烏流等六名分別辦理及現擬飛會龍猶兩縣夾勦齋呈供摺由

要犯拏獲足慰人心惟張牧於初四日已到桂東僅於十一日在鵝形一炬嗣後卽退居縣東不復出境追勦但以飛會上猶龍泉爲辭若必待江省兵來會勦則近世用兵皆藉此爲逗畱地步貽誤事機不少該牧平日膽勇過人豈不能破除此等積習仰卽刻日進勦無再遷延至要至要

永州府稟廣西興安匪徒滋事焚署戕官現在永郡籌辦
防堵由

各處咨稟都涉張皇惟該府布置周詳而詞氣猶見鎮定現在
安遊擊之兵將次還永又另調前廣西知州張榮組酌帶弁兵
五百由桂東折至永州想已足敷堵剿仍仰多設偵探不時稟
報

永州府稟將前奉訪拏稟明誘獲收禁之東安縣痞棍唐
華國交委員解省審辦由

據稟已悉以本部堂所聞唐華國之於蔣家實係同類操戈懷
惡而討其捕拏蔣黨亦實有著名匪徒在內未可沒其微勞而

所帶之勇動輒抄殺瓜累無辜唐華國廣買田土構造華屋又難盡問其所由來以是鄉鄰切齒遠近側目今誘擒唐華國其徒黨因而煽惑糾眾劫囚自是情勢之所必至然因此而遂疑該犯爲公正君子拏之而邑人稱冤者則非情理之所可信也解送省城以絕唐黨糾劫之風博採輿論摘提要證平心研鞫以求該犯至當之情自爲妥善辦法仰該府鈔錄此批通稟各轅以憑商辦

鹽法道稟據委員張丞稟報直抵江西上猶縣營前埽平賊巢肅清賊黨及撥營回境順道查辦情形由

該處山箐遂密爲匪徒卵育之區概與焚燬埽平剖巢燻穴自

足以寒其膽惟沙老九胡志堯未獲尚有遺患耳

善後局詳明委赴醴陵瀏陽督辦防堵由

瀏陽醴陵可通江西之路甚多不止插嶺關招關爲要隘也前經札飭前知縣鄒之翰候選主簿夏家豫往瀏陽邊界舉人章瑞醴舉人黃式度往醴陵邊境一面督勸團練一面履勘路徑偵探賊蹤恐竄越入境而省中尙茫然不知其平江一路有林令在彼必能哨探明確是以未經另行札委惟防堵要隘須有重兵專駐又須有遊兵分防乃克有濟本部堂札該紳等勸團之舉終恐無益現在發勇三千赴江救援已諄屬賊勢窮蹙猶須嚴防竄楚之路並致書江臬司令其預防西竄或可無虞其

飄忽突入

安化縣稟奉飭拏會匪現又續獲三十五名解省審辦由親赴拏獲土匪二十一名跟交差拏十名未奉札之先拏得三名單內無名訪拏一名辦理尙屬妥善惟親屬跟交流弊頗多親族善良者不善緝捕徒受波累其刁詐者不上緊緝犯反借此以科累犯人之親屬或勾結差役朋比爲奸該縣務當多見紳民廣通耳目以察前項流弊又此案近日來省取保者頗多本部堂訪察難以徧周而供招亦或有一二難信之處該縣如有所聞或的係大憨或尙屬小胥仰隨時稟聞以備參究另單稟胡太珍張合忠二名訊係搶犯卽就地正法深得威猛救時

之宜

衡永道稟行抵永郡查探全州土匪已折回靈川並會商鎮府堵剿江永竄匪由

現在興安收復全州大創西路已可無虞江永境外之匪亦已解散兵勇無庸加添惟前議將張丞所帶之三廳兵駐四屬扼要之地以便隨時調遣誠爲良策張丞近日計已到永仰卽會商駐札之地移兵前往該丞今歲在安仁有簡峽山之戰在桂東有江谷山之戰皆以少擊多出奇制勝畱防四屬不虞之匪必能取效迅速辦理裕如仰將此批鈔錄行知該丞遵照

安福縣稟辦理團練保甲各條款底冊門牌結式齎呈查

核由

具報竊案不拘日期不論何色紙張事事親爲經理不許書役從中阻隔如此則無不親之百姓無不破之盜案治理可期蒸蒸日上仰更堅持不懈勉爲循吏庶惠政及民尤深遠也

新甯縣稟接辦防堵大概情形由

新甯鄉勇天下共知若能出境會剿粵匪自是上策惟預覓二千石口糧亦不易給捐集費資殊難踴躍尙宜與紳士熟商現捐錢之多寡爲募勇之添減胸有成算乃不至臨時勒派

衡永道稟永郡邊隅漸靖安遊擊並已帶兵回營現聞衡郡清泉縣潭湘司一帶地方被匪竄擾當令孫鎮將前

調來永之衡州協兵一百名飭令爲伍卑署道亦卽起程回衡由

興安全州一股旣經開城出勦收復城池靈川海洋坪一股亦在桂林城外受一大勦零陵東安已可無虞江華有錦田嶺東兩營設防永明團勇尙屬得力黃署守與安遊擊辦事結實且甚和協張丞所帶之兵七百餘名卽日可以全數抵永該道起程回衡永郡自可放心衡山草市土匪近亦肅清惟當嚴飭各屬勤辦盜案細擒餘匪則根株可期淨盡

安化縣稟

藍田一案經兩次查拏之後據該

士等面稱可保無事當尙

足信惟前札匪犯姓名甚多跟交之家亦復不少該縣簽差拘拏不特土匪畏懼卽案內無名者亦且互相驚疑重足而立惟恐瓜累及身今旣可保無滋事端不釀巨案該縣卽可將粟撤回毋令差役在鄉滋擾使該處埽蕩羣醜之後得以休息一番庶合寬猛互用之道其著名匪犯必須拏案者目前想已遠颺稍興懈弛一二月待其有蹤可跡而後緝之亦未始非以縱擒之法龍彪果無可殺之罪卽不必押解來轅以省拖累若實有可誅亦不得輕信人言欺蔽行轅仰該縣再行查明詳細稟覆朱起鳳一案本部堂未嘗須臾去懷其謚德聰謚廷雲二犯迄未拏獲餘犯亦多漏網仰該縣認真緝拏切勿鬆勁至要至

要

新甯縣稟卑職接代任事日期由

新甯士民借寇之意甚殷此次慰民之望重莅彼邑當思所以酬百姓殷殷攀留之雅其間各大憲亦逃聽賢聲矣

華容縣稟遵札會同營員嚴率兵勇扼要慎密防堵盤查並雇覓快船健夫偵探由

西湖占地遼闊該縣爲塘汛所不經之區而能選派丁役壯勇常川訪查不特可以偵外來之匪蹤卽本邑宵小亦無處潛迹是今日循吏之要務也

武岡州稟奉永州鎮飭調官兵一百名赴東安縣防堵邊

卽應付前進惟鄰氛未能迅掃卑州形勢可虞請示飭
遵由

據稟具悉語語真至於切直之中仍寓樸誠之意時調時留既不勝其擾領款籌捐又兩無可恃自是實在情形粵匪兩股雖節次報勝難保其不復滋擾東安土匪又蠢蠢欲動永寶南路本部堂深以爲慮該牧及新甯趙令素稱明幹東安之東則以勦賊事責之前廣西知州張牧東安之西則以堵禦事責之該牧及趙令二人仰卽將所添之勇認真訓練障此半壁東安果有他耗隨時訪查稟報尤爲至要

前廣西知州張稟奉委督帶兵勇馳抵江華會同周雲耀

賀縣招丞緝獲嶺東壕界一帶土匪四十九名現在地
方安靜擬馳赴錦田查辦由

該牧帶兵勦辦所至如神鷹盤空搏擊立盡飄速勁健實異他
師田守備之賢省垣共知之方倚爲西南鎖鑰耳

安福縣薛湘稟到任日期並查明地方情形由

該縣素有文名胸富積軸古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事
必有所濟況以好古之儒膺民社之重又值擾攘多事之秋能
存一分心殆不僅收效十分耳

候補縣丞王鑫稟奉札調湘勇回省聽候差遣探據廣東
樂昌江西萬安賊匪糾眾離近桂東團勇未成餘匪不

盡暫畱防堵謹候示遵由

據稟已悉札調之後旋有札止之想日內早經接到彼中不可
一日無兵自是實在情形現在湘勇駐札該縣無事之時仍可
認真操練務須講求分合之法千變萬變行伍不亂乃可以少
勝多以靜勝動該丞紀律嚴明頗近程不識之刁斗而士卒樂
爲盡力亦有古人遺意惟以久履行閒不得養靜爲慮則尙有
所未達須知千軍萬馬金鼓惶聒之中未始非凝靜致遠精思
通神之地諸葛武侯王文成之氣象至今宛然在人心目彼何
嘗以勞乏自汨其神哉此閒往援江西之湘勇朱同知羅教諭
及各營均札營永和門外惟康祖成一營經江臬司調入城內

守前日缺口並於十八九二日到江其江忠淑所帶之楚勇千人於二十日到江西省城因便附及

候補縣丞王鑫稟奉札飭畱湘勇桂東搜捕餘匪並據聞廣東樂昌江西萬安土匪滋擾請添勇協堵並請火藥火箭由

樂昌匪徒滋擾如果竄近桂陽境界仰卽督帶湘勇前往剿辦至泰和萬安二縣雖與龍泉毗連然該處土匪擾及廬陵安福其勢順而易擾及龍泉崇義其勢逆而難郴桂所患者贛州南安之匪非吉安之匪也如使鵝形大汾餘孽復滋死灰再然仰該員及孫府經多設謀略趕緊撲滅如吉安之匪乘虛西竄則

楚省設防當在攸醴一帶此間自當另派兵勇往堵不僅責之左營湘勇耳

宜章縣稟與廣東乳源樂昌等縣交界情形繪齋輿圖請

咨明廣東

督撫

憲轉飭乳源縣設法嚴拏匪犯朱朝典等

務獲究辦並飭該縣與樂昌縣於五陽司坪石村各處

交界地方隨時偵緝匪徒由

圖繪昭晰有聚米山谷之觀西而水東泗溪旣爲腥羶趨附之場東而五陽坪石又爲奸宄出沒之所南路峻嶺亦屢有匪徒肆擾鄰封防不勝防賢有司成竹在胸庶時時有備無患耳圖係何人所繪幕下當有閭百詩顧景范一流人抑係該縣手

稿仰卽稟知

衡山縣稟

甯遠差役鍾全等四名係本部堂飭拏解省審辦之犯何得聽信差役以風起舟覆失落人犯爲辭且據稟云甯遠家丁及長解營兵簽派解役與所解犯人爲一船譚科等爲一船譚船雖覆猶並回縣稟明犯人所坐之船相距料亦不遠初未聞有覆以之事卽同時俱覆亦未有甯遠家丁與兵役水手無一救免譚科等獨得生還之理其爲差役串同賄縱無疑似此朦混稟殊屬狡詐仰該令將解役譚科唐亮等押責監追仍派幹緝拏鍾全等四名到案本部堂移駐衡州務期將要犯解到

行轅歸案懲辦該縣不得以失事在湘潭境內藉端推諉除札飭湘潭令一同查緝外爲此切切嚴飭毋任狡展縱逃

委辦團防偵探事舉人

章瑞禮黃式度

稟移駐萍醴交界插率盤

查聯團防守由

移駐界上聯絡鄉團盤查奸細清境內勾結之匪自是妥善辦法李守備曾來行轅一見知其公正素爲鄉里所服與之共謀團務必可得力募本處壯丁十名晝夜稽查亦不可少惟設探一層不特臨江坐探可以不必卽袁州長探亦恐無益屢次接醴陵探報多屬捕風捉影之談或卽一併撤去亦可少省經費現在省局極力節省昨寄去五十金後不復能續有所寄希卽

擢節安辦總以能除本境奸民勾引爲先務耳

咸豐三年八月以後衡州行轅

東安縣稟到任後察看地方情形及現在辦理唐蔣二姓仇殺一案緣由稟請示遵由

唐蔣仇殺已非一日現雖據蔣筠等呈繳器械而唐麟輩猶抗不交出已繳者未必冰消霧釋不交者猶恐伏莽乘隙現聞粵西被獲賊目蔣邦光係東安縣人供出夥匪蔣忠炳等多名查拏無獲可見匪黨潛伏伺釁不無蠢動該令曉諭雖極懇切仍須成算在胸陰雨綢繆民莫予侮宜深念之

管帶湘勇監生鄒壽璋稟奉委帶勇赴瀏陽防堵駐札隘

口由

所陳瀏邑與江省毗連形勢瞭如指掌現已擇要扼堵與陳文耀等犄角聯營兼有附近團丁數百人聲勢聯絡又挑撥壯丁百人赴營操演藉以激厲其餘辦理悉臻妥協現在粵匪勢將四潰防堵宜刻刻嚴緊君家兄弟多材好義足與有爲茲者共事一方一切便於商榷東方保障吾直倚賢昆仲如手足也勉之

署澧州張稟秋成後編查保甲各據實團防由

該牧前曾查拏土匪多名並獲有名巨匪辦理已有成效惟各屬鄉村團練恐未能一律認真現在農事將畢正當講武之時

其務一律團防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情也毋畏圖始之難必有觀成之樂該牧其勉爲之

安仁縣稟拏獲從賊逆匪訊供正法由

顏建朝自應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但此等從賊逆匪必無隻身招黨之理雖訊無夥伴而黨羽固自有人但堅不吐實耳該令仍須購線跣緝無令潛煽滋孽致有疎虞

前清泉縣厲稟遵查帶勇官紳請領帳房數目開具清摺並檢齊墨領呈核由

湘勇營制定爲三百六十人一營出征時添用長夫一百零八人合帶勇官之僕從轎夫約共四百八十人前刊刻營制時定

爲帳房六十架蓋按八人一架計算也厥後各帶勇官而稱子
藥須另用帳房營官及幫辦者須略添帳房不能概符八人一
架之數等語經本部堂面諭可着添數架茲據單開謝邦翰楊
虎臣等照營制多領二十餘架已不無浮領易良幹一營至百
架之多尤覺濫用該員現已陣亡應免查究鄒壽璋除代領及
繳還外亦係八十三架照各營則相等照定制則已浮嗣後軍
裝局存記湘勇帳房每營不得過六十架以符刊刻之例而杜
冒濫之弊清摺存墨領發還

卽用縣章令會稟現辦團防勸捐情形由

據稟四端皆切要之務惟團練一事鄉民多不樂從本部堂常

常苦丁諄勸分團與練爲兩層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畱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請師製旗造械爲費較多故各鄉難以徧從今年每與各州縣面議謂鄉民不願練者不必強勸惟團則斷不可不舉行該縣既有雇募鄉勇一條足資防禦則各鄉之練可擇人而行之得其人則教之善辦練丁無其人則不强之以練惟團則須處處徧行不宜有漏耳

清泉生員姚睿廷等稟爲違示強劫事

現在賊氛未靖淮鹽不能運至兩湖卽奏明借銷粵引章程亦未議妥不得不聽商民販運粵鹽以免衡湘一帶官民淡食之虞前二月間本部堂曾經出示禁止兵役卡阻粵鹽目今淮

尚未流通粵鹽過境尤應嚴禁卡阻除再行出示及札飭各州縣外仰衡山縣卽將船戶吳永興立予開釋並將此案鹽斤全數給還毋令胥役指扣分毫

醴陵縣稟請將捐輸防堵經費准照何例議敘之處迅賜批示以便張掛由

省垣捐輸照籌餉新例略議變通局核尙未定妥各州縣捐輸防堵應由局酌核推廣卽當畱商另片稟請紳士章瑞醴回縣幫辦該紳現畱衡城督帶練勇難遽回醴茶陵事總無確實探報仰該縣移知塔將務將賊數之多寡軍情之緩急卽日專差稟告行轅該縣若有準實探報亦卽飛稟慎勿輕聽浮滑之探

差並未親達賊所造言惑眾也該縣精細穩練必能雇覓誠實之人仰更畱心至要至要

塔副將稟卑職分撥兵勇馳赴船灣地方防剿由

聞安福土匪初至茶陵不過三百餘人數日內勾結地痞恐裏脅漸多該將務須統帶兵勇全數赴茶痛加剿洗惟該匪窮蹙則分散逃出東竄三十西竄五十不可不預爲之防總宜多覓眼線廣設偵探該將膽勇過人不患臨陣之不勇特患分布之不密也至要至要

衡山縣稟據探報安仁縣被匪徒竄入該城距卑縣較近請飭撥兵勇前來防堵並酌給銀兩以資口糧由

草市最爲要害之區現在郡城僅有湘勇數百本日遣往安仁
勦賊其前廣西張守之兵尙未到郡又有新化新甯各勇皆以
軍裝未齊刻難起行惟塔副將之兵自攸縣來去草市最近仰
該縣卽刻鈔錄此批星夜專人送至塔將行營另行分派二三
百人在草市一路守禦卽賊蹤稍遠亦須嚴防該處庶四面可
以策應此閒兵勇到齊再行派撥前往該將接到此批務卽遵
照不另行札飭也

郴州稟樂昌廣匪竄入興甯縣業經勦滅並生擒續獲匪
犯共五十四名就地正法五十名開釋四名卑職發稟
後起程回川由

此大興甯之捷由王縣丞神速趨赴血戰獲全厥功頗偉該署
牧所云勇由義發義激勇生洵非虛語至於生擒及續獲匪犯
訊明後正法五十名開釋逼脅同行者四名辦理俱臻迅妥此
次出力人員自應查明保奏以示鼓勵

永州府稟親詣東安查辦大概情形現在地方尚屬安靜
及委員張牧奉札起程福倅回衡銷差由

誠使概因唐氏之擇肥而噬抄燒擄殺諸狀致啟他人之報復
而前單所開之匪徒果盡係深怨唐家之人於唐氏黨羽外別
無一二冤民則此時之東安自應以收復人心培養元氣爲急
務若於不唐不蔣之外別有無故劫殺之案則國有常經非

一紙悔結保結所可了該署府以儒吏而久習民事於此案本末委折當有權衡不致輕貽後悔也

常甯縣稟奉札飭認真遵辦團練由

該縣前令編就三十二團該令到任後龍門紳士又另立一團經本部堂發給執照諒必鼓舞團練有事足資捍衛該令可隨時勸諭紳士嚴密團防總在稟內所云行之以實持之以久八字耳勉之無忽

湘陰縣稟卑職現在選擇董事設局趕辦團練由

賊匪竄踞九江難保不窺伺兩湖該縣爲南省孔道亟應遴選公正紳耆認真團練庶足以靖內奸而禦外侮要在行之以實

持之以久耳存其事者必有其功該令與各紳士相與有成是
所望也

管帶左營湘勇候選縣丞王鑫稟廣匪竄入興甯湘勇大
獲勝仗殺獲賊匪並奪軍械請示鼓勵由

以極疲之卒當極驍之賊而能盡力苦戰大獲全勝真可愛也
尤難在深夜冥行緣石涉水手足並進諸艱備嘗乃能出賊不
意奏此奇功帶勇官之平日與士卒同甘苦尤可想見仰即開
單優敘以憑保 奏

委帶左營湘勇訓導儲玫躬稟解交餉銀子藥火繩火包
會同勦堵添勇請令候札遵行由

現飭軍功魏崇德回鄉添募百人合成一營之數該教諭忠勇
勃發深沈不露將來同振義旅揚旆東下必能克復三城掃蕩
羣醜也

管帶湘勇右營軍功監生鄒壽璋稟奉撫憲札委調赴岳
州防守並在瀏獲匪由

岳州爲入南省門戶誠使粵逆上竄三四百人斷不足以資堵
禦恐相率逃潰徒挫軍威昨已咨商撫部院並札行該軍功飭
令仍在瀏陽防守以防徵義堂之餘匪乘間竊發計日想已接
到折回瀏邑矣湘勇在營經本部堂苦心訓練冀收百戰之用
陳文耀之勇亦經本部堂屢次面訓差可驅策惟須揆度時地

權衡眾寡乃可及鋒而試不然恐先鋒一挫後卽不能自振矣嗣後撫部院與本部院若調該營鄉勇必彼此咨商該軍功若非接到本部堂札飭不准輕自移營恐各勇面從心違反致誤事也仰卽將此批鈔示陳文耀一體遵照

陞用副將塔稟捉獲賊探正法及賊匪逃竄追剿由

此股賊匪在江西安福被兵勇痛剿逃散復聚止有三百餘人至茶陵後又裹脅三四百人現在實不滿千該副將若趕緊進剿不少停畱卽在安仁城內外儘可撲滅乃在深田少停不進致令該匪竄出已非兵貴神速之道現該匪在三江鋪聞有竄往酃縣之勢仰該副將迅速進剿慎勿片刻遲延不可因王丞

未到等候同來會勦致耽延時日有誤事機也本部堂昨已加派王縣丞管帶湘勇由衡往征計初九可抵安仁又派訓導儲玫躬千總周鳳山帶領練勇在鄱縣永興兩處堵禦亦足以資策應該副將務多設哨探由捷徑前進愈速愈妙不可稍有遲疑至要

乾州廳王丞
陞用副將塔稟勦滅逃竄安仁賊匪大獲勝仗由

三更開仗兩面夾擊遂得大獲全勝此股賊匪逃逸諒已不多初九以後數日陸續搜捕又已擒獲不少頃札教諭儲玫躬千總周鳳山由興甯帶勇前來再加搜捕辦理善後該將該守即可督帶兵勇趕緊回省現在粵逆竄據九江長沙防堵喫緊也

生擒各犯訊取的供卽行就地正法無庸解省

乾州廳稟卑職馳抵茶陵前赴界首策應并湖口墟獲勝
由

此股賊匪初八夜經塔將痛剿大勝之後不由鄱縣卽由茶陵
大抵總不外竄回江西仰卽越境窮追無令稍畱餘孽昨有札
飭該丞偕塔將速回省垣籌辦防堵如正在追賊緊急之際則
不可棄而遽返俟周千總儲教諭到時有人接辦始行回省庶
安鄙茶攸一路可以搜捕無遺埽蕩肅清也

醴陵縣稟報卑縣訪聞石笋坑有外來匪徒潛聚業經會

督兵勇勦辦由

苗調周金城之勇回醴辦理迅速深堪嘉尚此股匪徒若非乘其未發先行撲滅又不知當荼毒幾處生民周金城之勇奮勇當先以少勝多實由操練有素陣亡二名受傷十餘名均應由局優給卹養仍仰分股嚴防搜捕餘匪以絕根株另片稟船上續到匪徒請添兵助剿現在塔將王丞戰勝之後本部堂已於十二日飛札飭令回省防堵矣道過攸醴該縣卽錄此批移知令其分兵助剿石笋坑一案必可得手至舉人黃式度儘可留醴幫辦公事該縣情殷繫維定相得益彰也

塔副將稟訊明賊供分別正法解省及奪獲賊匪器械開

摺呈核由

該將身先士卒遂將此股土匪一鼓蕩平實快人心昨已札飭該將及王丞趕回省城籌辦防堵仰卽遵照迅速起程以副省垣懸望之念路過醴陵如有土匪須勦辦者仰酌分兵勇在彼勦捕不必多畱至安仁善後事宜已派儲教諭等前來接辦矣

衡陽縣民劉義標等以黨惡聞詐具稟由

此案前已批候查辦張貼轅前矣該民何云未奉批示也衡清二縣人命油索之案本部堂早有所聞總緣地方痞棍勾串惡差架控陷害或冒屍屬或稱近鄰或改死期鬼蜮伎倆難以枚舉官不准理則挾制上控上官謂其玩視人命輒嚴行申飭官一准理則一紙批詞卽爲若輩取錢之券鄉愚無知畏官怕訟

不得不隱忍求和受其魚肉中人之產一旦蕩然無存矣甚或牽控多人名曰開花有錢則准其摘除無錢則立受桎梏波及戶族波及親鄰展轉株累連年不休卽本案幸而免害日後必尋他事加害蓋不滿痞棍惡差之欲其禍不休卽其欲已滿亦不過延擱了事尙成未結之案蓋擾累閭閻削良懦莫有甚於此者此劉氏之假命案拖害已三年矣若不嚴加懲治此風斷難挽回仰衡陽縣卽拏成宴林李柏譚信劉楚南等解轅以憑訊辦

鄱縣稟匪犯竄入卑縣地界業經堵剿並擒獲首要各犯

多名請示遵辦由

前聞該縣募勇防禦先有準備卽紓東路之憂茲果能遏勦擒殺良用忻慰所有要犯十二名仰卽遵照通飭就地正法梟首示眾其逃回江西各犯如探得確蹤卽密函移知千總周鳳山教諭儲玖躬管帶各勇越境攻勦乘其不意或可搜盡根株但須由該縣雇覓江西探卒跣緝明確然後兵不虛出如其確實並不必移文會勦恐致走漏風聲

善化縣監生張鍾嶽以勒交首惡等事具稟由

觀音港湯德裕典被搶一案並因張鍾嶽有勸捐之事迹涉嫌疑欲加懲治勒令拏交搶犯張晚王萬義王萬觀等語該生伏地苦求力難獨拏本部堂特派湘勇前往拏獲令該生爲眼線

先後拏獲張晚王萬義王萬觀等到轅訊明正法旋經出示爲
張鍾嶽昭雪言該生並未統搶前則畱之囹圄勒之著交後則
爲之出示代之剖雪本部堂初無成見但求水落石出不枉不
縱而已矣茲據稟黨犯張德星等膽敢聳令張王兩姓婦女在
該生家吵鬧地痞鄧九又欲設計陷害均屬藐法妄爲可惡之
至仰善化縣差拘一千到案稟明究治其店夥高二高三亦著
嚴緝務獲徹究該夥等既經同搶是與主人爲仇矣無庸令事
主勒交

耒陽縣稟裁撤防堵兵丁由

此項兵丁如遇賊至亦未必中用蓋素稱孱弱人數無多又係

傷弓之鳥豈可驅之向敵哉未陽向有可用之勇該縣膽識見稱於人正須精練數十人以備緩急之用勝於弁兵多矣

安福縣稟卑職清查戶口辦理團練並巡查水次以靖地方由

據稟已悉團練之法眾議紛紛迄乏善規本部堂分團與練爲兩事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畱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請師製旗造械爲費較多若董理不得其人則擾累在所難免故常與父老紳庶定議二語曰團則徧地皆行練則擇人而辦又與州縣有司定議二語曰鄉間團而不練城廂練而不多蓋鄉間非不練也擇董事之賢者而後興辦庶幾有利而

無弊城廂若無一練丁則一夫倡亂倉皇夜呼遂有焚署劫獄之案近日往往如此但有練丁四五十人火藥器械齊備卽足以彈壓一切鼠輩無敢跳擲妄爲也該縣現在認真興辦仰卽輕騎下鄉親行督飭總以嚴查戶口爲第一要務其操練一層則擇人而後爲之不必圖普律施行之名反致浮滑者藉端擾累其城廂練丁則該縣緩急自衛之備仰卽親訓勤練另單稟拏獲竊匪多名辦理甚好就中擇其積賊巨窩嚴加懲治置之死地則小竊知所懲戒尤易整飭

湘陰縣稟賊匪現在武昌恐防上竄請迅撥派官兵下縣以便會商扼要堵截由

賊若南竄則扼要堵截之兵至少亦須三千乃克有濟且防於陸而不防於水仍恐其乘風上駛故嘗謂禦賊門外本古人不易之論至今日而望風先潰徒挫軍威又不如堅守一城之猶爲穩實也

宜章營參將積拉阿稟探粵東匪徒竄距交界咫尺卑職督兵截剿由

該參將素有膽識親赴堵截應可得力聞署守備楊名聲亦忠勇可嘉在城策應想足爲該牧之助也

平江縣稟通城探報並添勇教鎗遣書坐探由

烏鎗臨陣不足以制賊之死命自擡鎗而外惟錨鉞最爲利器

坐探須徑至武昌崇陽大荆等處仍多譌詐也

湘潭縣稟探得賊氛竄擾楚境卑縣兵力單薄仰乞酌發
湘勇數百名下縣堵禦由

賊匪若來湖南分船竄擾湘潭衡州等處乃意中事然數百湘
勇何足以資防禦現在此閒造牌置船以爲水路之備將來辦
成順流而下由該縣經過即可防堵下游之匪無庸另派練勇
往潭分兵力而鮮實效也

湘鄉縣稟報到任日期由

聞自朱令去任後紅黑會中各匪又復回湘聚集此時總須先
樹風聲威克厥愛匪徒自知斂迹若初政涉於水懦民玩後來

雖欲極整頓亦恐收效較寡

湘陰縣
湘陰汛

稟請迅撥官兵來縣以便會同擇要防堵由

以今日之兵即使派一二千防守湘陰亦必聞風逃潰且無船無牌賊以水來我以陸禦即使臨時不潰亦任其揚帆直上莫能創之故省垣以數千兵勇嬰守一城蓋有鑒於田家鎮之覆轍爲此不得已之計也該縣懇切陳請無以應之故久未批還然局勢所在該縣亦當深知其爲無益之舉耳

衡山縣稟姚睿廷等具控縣卡弁盤獲鹽斤一案遵批將船戶開釋鹽數給還由

據稟已悉試問該把總每日自食之鹽淮鹽乎粵鹽乎有路照

之鹽乎無路照之鹽乎自居龔隤縱下譌索末弁習氣如此實可恨也嗣後有借路照引票爲名妄拏商民送縣之事仰縣卽送轅究辦

候補守備陳文耀稟奉札調赴岳防堵在平邑患病懇請賞假由

該世職忠勇奮發不辭勞瘁著在平江安心調理並傳知林令妥爲照護醫藥待全愈復原後再行檢點營務保養精神以儲有用之才另單稟劉加和等不服約束私行逃走殊屬可恨嗣後各勇有不遵紀律者仰該世職卽行革責嚴懲不必稟明本部堂恐耽延時日反長該勇等之刁風也

平江縣稟覆現探賊蹤並辦理情形由

上塔市小坳等處該縣於三月曾經繪圖貼說陳告此次設防更爲熟悉山路堵截愈熟愈巧得平勇數百益以省城添派之兵勇賊蹤若果由此路必不能得志矣

咸豐五年四月江西行營

請撥浙引用鹽抵餉咨戶部

爲咨商事竊照本部堂與塔軍門水陸兩軍分爲四枝塔軍門率陸軍一枝久駐九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率陸軍一枝分剿廣信饒州本部堂率水軍一枝駐紮鄱湖以陸軍二千人護之李孟羣彭玉麟等率水師一枝駐紮金口自武漢再陷上游運道

已斷餉項缺乏日夜焦灼金口一枝近五千人每月需餉將及三萬道遠不能兼顧深恐無食潰散幾有鞭長莫及之嘆其三枝之在江西境內者每月需銀九萬兩捐輸之銀業已告罄漕折一項亦難久支屢欲奏請

大部撥款以濟急需惟念東南數省多係積疲之區大部亦無可指撥不得已奏請以鹽抵餉除鈔稿送貴部查核外其中節目原奏中尚有未能一一瀆陳者茲特分條縷布懇祈貴部詳察迅賜核准施行實叨公便須至咨者

一去年自岳州以下之新隄起及武漢黃州下至武穴龍坪九江等處皆食賊中之淮鹽皆從賊營賤售而來本年在江西見

東北各州縣徧食賊中私鹽以國家之大利國家之引地被該逆暗中奪去殊堪痛恨此次奏請以鹽抵餉意在先斷賊中之私鹽上年江西撫部院張芾陳啟邁先後奏請浙鹽四萬引委候補道沈濤赴浙辦運今已一年僅運售鹽一千一百五十引續經委員招商辦運而運銷亦屬無幾蓋緣沈濤辦理章程既納淮課又納浙課又津貼軍需銀兩每引成本至十七兩零之多借行之官鹽太貴賊中之私鹽太賤是以行銷不暢茲本部堂奏請以鹽抵餉必須一面緝賊私一面減官價方可期其暢銷所有江西借行浙引之鹽應卽奏明停止雙課之鹽萬不能行一經停止則私販不能借端影射矣

一淮鹽奏定新章六百斤一引每引正雜錢糧二兩六錢八分
零浙鹽分杭嘉紹松四所多者四百斤一引少者三百七十五
斤五十五斤一引不等正雜錢糧多者二兩六錢零少者二兩
五錢四錢零不等若按淮鹽六百斤大引合算實每引應納課
四兩九分有零上年江西奏明借行浙引委候補道沈濤辦運
卽係照淮綱之例以六百斤成引以其行淮南之引地不能不
照淮之章程也此次奏請以鹽抵餉仍照沈濤現辦成案以
浙鹽作淮引每引定爲六百斤所有浙課正雜錢糧四兩九分
四釐零現經奏請 豁免其淮課二兩六錢八分三釐卽作爲
大部撥交敝營軍餉之款如撥三萬引卽抵 部撥軍餉八萬

兩在 貴部以現無著落之課變爲有著在敝軍於無可籌畫之中借此一籌雖難必銷售之暢旺然盡力督辦不無小有裨益

一鹽法最重引地此次以鹽抵餉係照江西上年奏准成案辦理概行淮南引地於浙鹽引地豪無浸灌惟江西奏案僅行江省境內此次則兼行湖南境內擬於江西之樟樹鎮地方設立總局江西湖南兩省商販概至總局領運仿照票鹽章程給與護照於照內註明准至某處售賣如鹽與照離或越出淮南引地一步卽從嚴懲辦如非此項奏明之鹽或有他處私鹽侵佔淮南引地者亦必從嚴懲辦

一此次奏請以鹽抵餉出於萬不得已之計如稍有流弊卽奏
請停止然江楚兩省淮南引地縱橫千餘里皆爲賊私川私粵
私佔奪今以浙鹽三萬引行之不及額引十分之一想斷無流
弊也惟事屬創行與前明王守仁於用兵而請抽鹽稅同爲一
時權宜之計從前成案無可援之例鹽務各官無應辦之責現
經奏請前任刑部侍郎黃贊湯總理局務其由浙運局由局運
楚或官運或商運或盡照票鹽舊章或略改章程均難預定如
有與定例不符之處卽隨時咨明 貴部務請 貴部通融辦
理

以上各條未及瑣屑陳奏如 大部以爲可行請煩逐條核議

具奏施行

請撥浙引用鹽抵餉咨浙江巡撫

爲咨事竊照本部堂水陸各軍現在江西分剿九江廣饒等郡竄匪所有各勇口糧暨在省河添船募勇等款計已用過江省捐輸漕折兩項銀四十餘萬金目下江西瀕湖各郡疊被蹂躪本省協剿之需實已搜羅殆盡斷難再供楚軍疊准咨商另籌請餉已由本部堂奏明每月請撥浙江餉銀二萬兩以資接濟於三月二十九日奉

旨允准在案繼思浙江每月有運解向軍門大營軍餉之款又以偏鄰賊境分道防堵頗形竭蹶不能兼顧情形已准貴

部院咨覆茲復於無可籌畫之中擬爲通融辦理之法 奏請
借行浙引以鹽抵餉並附片陳明請

旨飭派 前浙江督學部堂萬青藜在浙督辦轉運事宜惟摺
中聲明自備成本自行運銷等語成本一項就浙場採辦及沿
途腳費均須給發現銀反復思維實無所出用再咨商乞賜查
照卽在准撥浙餉項下先行籌支銀數千兩一俟此摺奉
旨允准卽將銀兩交 前督學部堂萬青藜設法試行如果將
來浙引暢銷撥款卽可停止除將請撥浙餉借行浙鹽兩次摺
稿另文咨送查核並此次附片擬請 前督學部堂萬青藜督
辦轉運之處俟奉到

硃批再行恭錄咨達外所有預請籌撥銀兩爲領運成本緣由相應咨商爲此合咨 貴部院請煩查照預飭籌撥仍祈見覆施行須至咨者

咨前任浙江學政萬部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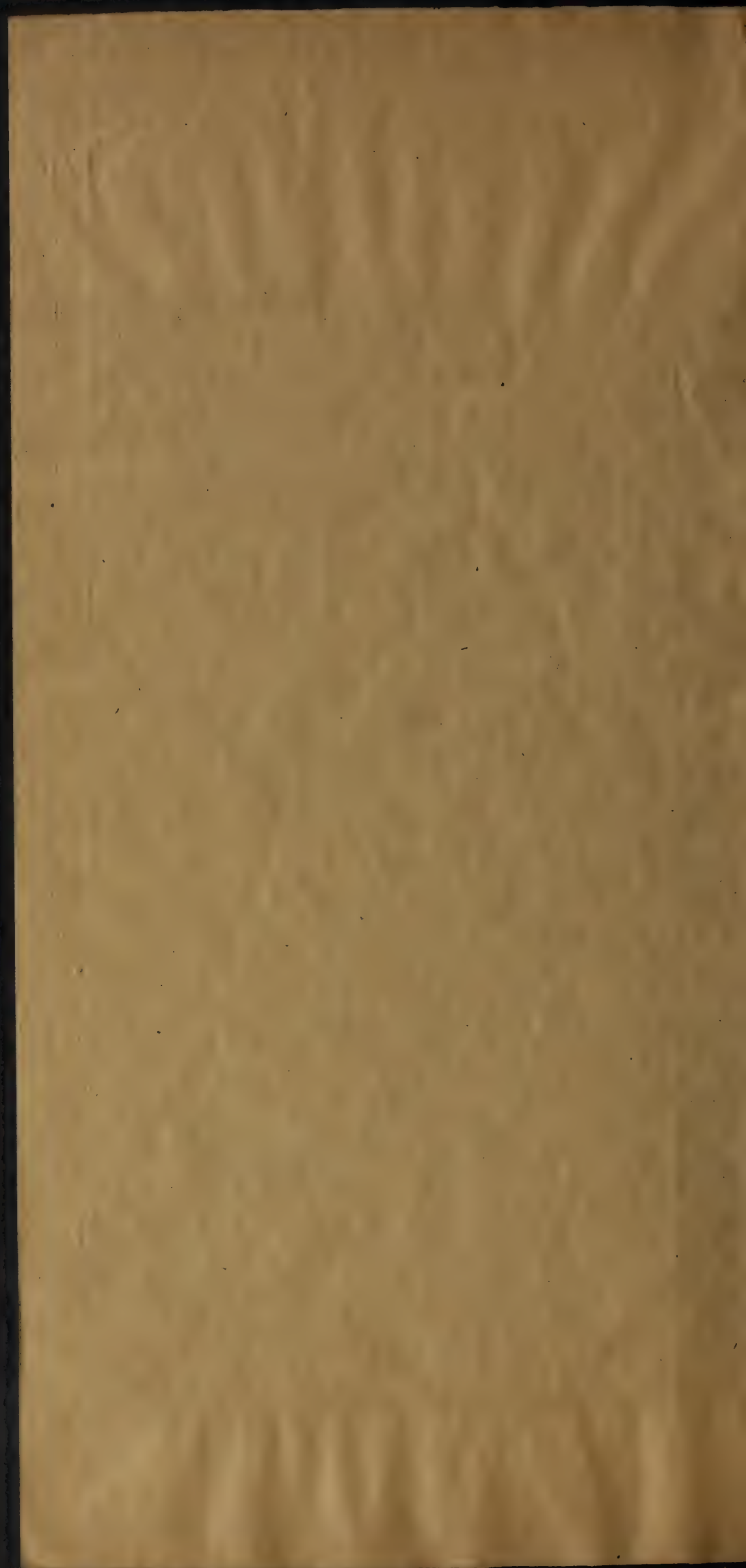
爲咨會事竊照本部堂水陸各軍現在江西分勦九江廣饒等郡竄匪所有各勇口糧暨在省河添船募勇等款計已用過江省捐輸漕折兩項銀四十餘萬金目下江西瀕湖各郡疊被蹂躪本省協勦之需實已搜羅殆盡斷難再供楚軍疊准咨商另籌請餉已由本部堂 奏明每月請撥浙江餉銀二萬兩以資接濟於三月二十九日奉

旨允准在案繼思浙江每月有運解金陵大營之餉又以偏鄰賊氛分途防堵頗形竭蹶不能兼顧情形已准浙江撫部院何咨覆茲復於無可籌畫之中擬爲通融辦理之法 奏請借行浙引以鹽抵餉並附片陳明請

旨飭派 貴部堂在浙督辦轉運事宜惟摺中聲明自備成本自行運銷等語成本一項就浙場採辦每斤場價須九文十文不等由浙運至樟鎮沿途水腳又須九文十文不等均須給發現銀反復思維實無所出用特咨商 浙江撫部院卽在准撥浙餉項下先行籌支銀數千兩一俟此摺奉

旨允准卽將銀兩交 貴部堂設法試行如果將來浙引暢銷

撥款即可停止除將摺片兩稿另文咨送查核仍俟奉到
硃批再行恭錄咨達外所有預請浙省籌撥銀兩爲領運成本
緣由相應咨會爲此合咨 貴部堂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Pl
2720
1876
7.11
曾文正公批牘卷二

咸豐八年戊午歲十二月起江西行轅

管帶祥字營劉守備勝祥賀年稟

本部堂在軍數年常以無益於國無益於民爲愧該將等從
我最早總宜時時警省以愛民爲行軍第一要義庶爲仁義之
師否則行兵愈久害民愈深不可不察也發去愛民歌五張新
春無事可與士卒悉心講誦至望至要

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兩次接仗敗挫難於復振兼
病體難支懇卽撤遣由

勝負兵家之常原不因一二敗仗卽作一眚之掩惟此次未看



明路徑未穩札營盤未約會江軍卽所謂約張道相機進剿者其約亦未必申訂堅明凡云少兵以嘗賊僞退以誘賊二者皆士識將心至精至熟者之所爲非新營所可學也該主簿屢稱此賊不足平告請勦辦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實二字誠之意此次必能虛心求益謀定後戰不謂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閱歷有深淺該主簿概置不問生手而自居於熟手無學而自詡爲有學志亢而行不能踐氣浮而幾不能審施之他事尙不可况兵凶戰危乎旣據稟請撤遣准卽銷差回籍該營一併遣散仰卽帶赴貴溪將軍裝器械一一點交委員凌蔭庭收報其該營弁勇有願立功報効者卽派凌委員挑選另立營頭

收集後帶至建昌老營本部堂親加教練兩三月再行出征至公餘銀四千兩除願隨該主簿回南之弁勇准酌給行貲繕單通稟外餘仰并交淩委員收解來營以重款項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牛角嶺與賊苦戰失隘旋復由

兵法最忌形見勢絀四字常宜隱隱約約虛虛實實使賊不能盡窺我之底蘊若人數單薄尤宜知此訣若常紮一處人力太單日久則形見矣我之形既盡被賊黨覷破則勢絀矣此大忌也必須變動不測時進時退時虛時實時示怯弱時示強壯有神龍矯變之狀老湘營昔日之妙處全在乎此此次以三百人紮牛角嶺已是太呆正蹈形見勢絀之弊除夕曾函止之十一

日五旂失隘後再以第三旂紮此則更呆矣仰卽熟思審度不可紮則竟撤之聚合一處俟賊至則併力決戰得一勝而銳氣全復矣如慮賊抄我軍後路卽退保樂平亦無不可不必定有進而無退也凡交戰勝負決於頃臾之頃彼此在八里以外卽已不能相救應若雨雪泥濘則四里以外已不能相救應矣又將卒之精神心血只有此數若刻刻兢業夜夜隄防不過旬日卽有疲倦不繼之勢旣疲而用之則有暮氣必不得力譬如水以屢汲而渾濁必須澄定片時乃能再見清水也本部堂前此之不欲紮牛角嶺者正恐其不能救應恐其太疲而渾濁耳他處可以類推

統帶湘勇張道運蘭稟代吉左營懇請發給帳棚另單稟

約會進剿由

查柳溪距景鎮三十餘里途徑歧雜主客勞逸飢飽之勢迥殊行仗實不易打况屢挫之後各將領雖尙氣壯而各勇銳氣未復必須暗中體察勉強進攻徒傷精銳再有挫失則不特不能攻不能戰并將不能守矣屢批無庸性急何竟置若罔聞劉道遠隔百里其軍屢挫所約何足爲憑此後宜斂兵守險蓄銳養精以靜待動一月以內無許出隊進攻賊若來犯俟其近前然後併力痛剿必能得手平江新中營已到涌山仰卽飛調合紮一處不必令孤駐涌山祥字營至亦須合紮凡分紮一路必須

各能自立其力量足以獨當大股之賊乃可遠分若恃彼此救應則斷不可遠勝負決於須臾八里以外卽救應不及矣此一定之理雖善戰者不能易也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會攻鎮賊先勝後敗由

鎮賊狡猾異常又兼地勢散漫易進難退打行仗必至失利該道經再挫之後堅持定力銳氣不爲少衰是其果毅過人處然克復地方亦有時會稍休息以待時固無大害此後賊來攻我無論得手不得手與之拚力一戰若我再去攻賊屢次爲賊所致雖勝亦不足取也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各路探報賊情由

該道氣沈力定堅穩不撓自是致遠之器惟婺賊歸併景鎮爲數過多止宜固守不宜輕動但能堅壁相持再過一月春水漸漲我之戰船可入賊之糧食將乏自可乘機痛剿目下縱令兩股全逃固不以未及痛殲爲憾也

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奉諭令畱數百人隨作護衛遵照辦理俟妥貼成軍交幫辦縣丞劉璈率總哨章榮先帶赴行營聽候使令由

該員兩次失利若冥冥中有使之一挫者大抵名望愈隆則物情之詰責愈刻志趣愈亢則鬼神之伺察愈嚴近人落第詩云也應有淚流知己祇覺無顏對俗人軍家之一勝一敗情况亦

頗類此出營以後除二三知愛外尙宜謝絕酬應調養數月重
加整理以求其是是非既審之於己則利鈍可聽之於天矣

統帶湘勇張道運蘭稟近日賊情軍情可否添設馬隊由
鎮賊糧食將盡仍宜堅扼以觀其變果能嚴密周防斷其接濟
之路可不戰而屈之矣操練馬隊之法馬上能使鳥鎗者爲上
能使弓矢者次之若僅能使大刀則技之下者無能爲也景鎮
賊馬聞僅能使大刀若我軍陣腳不動進退有法鎗礮有準不
過打中數馬則百馬反奔矣官軍自臘月十九以來爲賊所懾
士卒之志先怯是怯賊也非怯馬也今欲練馬隊以禦之亦是
要著但須操習純熟控縱如意乃可試之若馬劣人拙爲賊所

笑則反貽畫虎類狗之譏仰就平前寶祥等營中擇善騎者試行操習共得若干名稟明核奪俟七月以後鄂省採買口馬到後再行認真多操可也

統帶湘勇

王道文瑞張運蘭

稟俟攻克景鎮可否回師援楚由

俟攻克景鎮後酌量緩急再定行止前接湖南省信已徵調兵勇二三萬人將領中如劉道長佑趙道煥聯劉守坤一正守勳田鎮興恕江守忠義等之陸兵王鎮明山謝游擊秦平之水師皆威略素優又益以蕭道啟江回援之師當能得力吳主簿畱撫之四百人亦令其回援矣湖南不患無兵不患無將所患齊集略緩不能趁賊之初入而撲滅耳然此時計已集矣此賊不

能害閩浙必不能得志於湖南傳諭各弁勇安心勦辦無庸懷內顧之憂也

吳廷華稟奉委管帶新立之湖北撫標新仁營勇由

該員既奉委帶新仁營仰卽悉心訓練殺賊立功以副委任爲將之道謀勇不可以強幾廉明二字則可學而幾也弁勇之於本管將領他事尙不深求惟銀錢之潔否保舉之當否則眾目眈眈以此相伺眾口嘖嘖以此相譏惟自處於廉公私出入款項使闔營共見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於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恆得沾潤膏澤則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係衝鋒陷陣某弁係隨

後助勢某弁迴合力堵某弁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得廉明二字爲之基則智信仁勇諸美德可以積累而漸臻若不從此二字下手具諸德亦茫無把握

管帶平江老中營屈守蟠稟捐修湖口縣城垣興工大略情形

修城之法高倍於基基倍於頂如高三丈則基厚一丈五尺頂厚七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則基厚一丈二尺頂厚六尺餘可類推此古法也今湖口城工經費不足且先修一丈高而城基卻

須一丈二尺爲將來加高二丈四尺地步或先修山城一面亦可能悉照舊基想城根必未盡壞該縣燒塼甚難仰稟商彭道派船赴南康運石石之費較省於塼也未修城之先營壘必須高堅以防大股悍賊來撲仍不許擅離防所一步

水師中營任星元賀午節稟一件

該營官現膺重任務宜勤慎自將出戰則奮勇當先持己則公廉不苟勉益加勉定成有用之才望之

水師親兵營金世蓮賀午節稟一件

該營官等均膺重任果能敬慎持躬廉明應事遇戰則奮勉當先設防則嚴密無間杜侈汰而勉爲有用之才卽不啻時相晤

對也

平江右營營官郭永式源賀午節稟

歷敘舊事讀之增感該丞備嘗艱險百折不回卒能樹立聲績久而彌芬所謂盤錯足以別利器也平江勇善戰耐苦是其所長規矩太鬆是其所短現張令岳齡新立岳宇營屢囑其以規矩森嚴進止畫一爲先務俟該營日內抵景德鎮仰該丞與張令熟商整頓營規之法雖係累年之舊營卻振一番之新氣則將來事業正未可限量也勉之慎之

統領江軍水師總理饒防事務劉道于純稟連日大獲勝仗各情形由

該軍連戰九晝夜斃賊多名各營將士實屬用命惟東西兩路聲息太隔仰設法會商立一通信捷法或五里設一煙墩一處舉煙則節節皆應或一處放沖天火箭亦節節應之或五里十里設一報馬倣驛站之法而塘數更近遞換更速限一時行四十里無論有警無警每日與東路通信一次則消息最捷可互相救應矣否則西路深入而東不至水師深入而陸不齊恐不免於疏失至要至要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職營與吉中各軍擊賊獲勝由

各營穩扎穩打自然立於不敗之地與悍賊交手總以能看出他的破綻爲第一義若在賊者全無破綻而我昧焉以往則在

我者必有破綻被賊窺出矣該道身經數百戰於此等尙宜留心細察也

湖北撫標新仁營吳廷華稟奉委兼轄副仁營事務并探報賊情由

該員兼轄副仁營責任愈重務須振刷精神力圖報稱古人云勤可補拙蓋一勤則不知者可徐徐而知不能者可徐徐而能己之辦事日穩下之敬心亦日生勉之

管帶禮前禮後營楊遊擊鎮魁稟募勇成軍冀蒙調遣由帶兵之道廉明勤三者關一不可廉則銀錢不苟自有以服兵勇之心明則是非不淆賞罰公道勤則營務整頓在下之人自

不敢嬾惰廢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強而至廉字勤字則勉強做得到的該將向爲本部堂所器重今新管一營仰先從廉勤二字學起將來可勉爲好官矣望之

管帶長勝營朱洪章稟現在紮營處所并已領到軍械由軍行稍暇務須查照本部堂舊日營規加意整飭好處二事要操習鎗礮要整齊隊伍壞處二事戒吸食洋煙戒騷擾百姓本部堂諄諄誥誡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事勉之慎之

管帶長勝營朱洪章賀秋節稟一件

該營旣奉調隨轅近在左右但須實心辦事勿庸稟賀繁文凡作營官者務以廉正樸誠任勞喫苦訓練哨勇撫馭軍心爲上

該守備年輕資淺當益奮勉以圖報効正不必講求文飾也

湘後營營務處何令應祺副後營劉丞連捷左營李參將

寶賢稟復查明勇丁有無滋事由

稟覆各情是前次風聞之事非盡無因該營務處營官等所稟
尙無欺飾便是好處凡人不患有過但患文過不貴無過但貴
改過此後自當愛惜聲名愛惜百姓加意整飭勿得稍存袒護
之見將領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嚴者其子弟整肅
其家必興溺愛者其子弟驕縱其家必敗包攬釐卡之勇丁旣
經責革姑准免究至民勇爭鬧多由於采買稻草該令所擬坐
營日派護哨押取行營酌增夫價專於運草此法尙善仰卽嚴

督各哨實力試行如行之果有成效將通飭各營照辦也

孫昌國賀秋節稟一件

賀稟閱悉務仍勤慎辦公以副厘念做官之道惟廉字勤字慎字三者終身可行走遍天下總無差錯該將今年獲咎亦以不愼之故也以後痛加懲改自有長進

湘後營營務處何令應祺副後營劉丞連捷左營李參將寶賢稟呈收發餉項清冊及欠發薪糧銀數由

據稟呈該營收發清冊及欠發銀數候飭糧臺查核籌給並咨江撫院解還歸款另單所稟各情固係體恤勇艱但該員只知見惠於各勇殊不思湘後一軍自調赴撫州以來口糧並未欠

缺一日何至因羨生怨公然誹謗卽勇丁無知亦由該營務處及營官等不善開導約束之故從前江省欠項非獨該營爲然江軍多係半餉亦豈能偏厚於該營本部堂平恕居心以該營艱苦日久故商調隨轅加意作養該員尙嘮叨不休殊屬不諳事體李道前帶平江勇屢立戰功僅支半餉至三年之久從未如此絮聒凡治軍辦事須忍苦耐煩有堅定之力現糧餉尙係按給輒連篇呼索被忍飢力戰者又將何說以處之耶楚軍分布各省如湘後營不下五六萬人者其精勁遠不逮他營而煩聒則遠過之若專以嘮叨爲得意本部堂惟咨送回江不敢引而近之矣至行營添夫挑草一節該員稟明有案自稟之而自

駁之又換出草羈羊皮二議旋稟旋駁既俱不能行卽不必瀆稟此亦識力未定之明證也

咸豐九年己未歲九月起湖北行轅

統領安武水陸全軍劉鎮培元稟奉到行知蒙 恩補

授浙江處州鎮總兵員缺由

覽稟欣慰數年之間洊膺專閫 聖朝酬功至優至渥廉明

勤慎四字刻刻持守以之爲將則稱名將以之居官則稱名官縱或事機偶有不順而此四字終是可久之道廉勤慎三字皆可以人力勉爲之明字則須得之於天不可強爲該總兵向來處事明敏持己亦廉若能於勤慎二字再加工夫則日進無疆

矣勉之

余參將際昌稟到防天堂佈置情形及探報賊蹤由

賊若往援太湖天堂乃其必爭之地賊乘銳氣而來利於速戰該將兵力單薄若赴衙前迎以擊之以我之單迎賊之銳恐難得手不如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賊之銳氣不得遽逞待其飢疲情歸而後擊之進不必過驟追不必過遠一二次小勝後然後變化從心屈伸如意此以少禦多之一法也該將擇取而參用之

何令應祺稟陳管見由

據陳各條頗爲切中機要蕭道現畱廣西一時未能來皖且該

道統帶五千人亦不能再統多營目下本部萬人自宜亟定統帶該令既有所見仰就現在諸營官中開摺密保當面呈遞衝鋒陷陣軍中必不可少誠使拔出勇敢者自足以救流弊特恐所拔非人不足示勸臨敵交鋒刀矛尤爲利器南方矛法素少師傳故湘勇多不善使矛此實歷年大病然本部堂於三年夏閒曾賃天妃宮教鄔家矛法閉門教習兩月亦未敢輕視此事各營現亦日操長矛二次稟中所稱竊嗤腹誹云云似尙無此氣習該令如能覓得教師本部堂不惜重價雇募以挽頹弱至進取自有機宜豈可一味持重俟統帶得人機會可行卽行進兵該令返躬察己長短自知果不愛錢又能推賢讓能忍氣任

總待人以誠愛才如命則良將良吏一身可兼何業之不成哉
但期勉踐斯言持之以靜貞之以恆實所厚望

咸豐九年己未歲十一月起宿松行轅

余參將際昌稟昌軍在槎水畝剿擊援賊獲勝由

該將佈置嚴密啣枚疾趨奮勇攻擊用兵可謂神速凡賊來撲
營須靜守以待其飢懈我去擊賊須猛進以乘其驚擾熟於此
法則識力堅定神明莫測矣賊情狡詐此後必添大股來援該
將惟慎之又慎勿驕勿餒勉成大功慰甚盼甚

余參將際昌稟移營進剿緣由

水吼嶺爲潛北咽喉各路總匯該營一經出嶺賊必以全力來

撲惟當酌擇險要固壘深溝先立於不敗之地若約期會戰其慮有三相隔路遠通信不易一慮也約期既定臨敵千變進止兩難自由二慮也甚或彼此相靠牽制誤事三慮也本部堂意山內山外二軍不必約會師期可戰則戰山內該軍及金守之軍惟以站定腳根自立不敗爲主

管帶護軍喻參將吉三稟奉委照料太湖各營幫同辦理營務請示遵行由

該將官階日大責任日重須常記勤恕廉明四字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四字兼全可爲名將可爲好官不論文武大小到處皆行得通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強做得到惟

明字甚不易學必凡事精細考究多看多做多問多想然後漸
做成個明字故求明之訣仍不外從勤字下工夫該將立志成
名四字中又惟勤字最要緊也勉之勉之無忘無忘

管帶湘前營朱副將品隆稟請改委曾觀察統師以一事
權由

該將自派充統領以來整束營規督卒戰守悉協機宜自太湖
石牌兩次拔營各營紛紛派局雇夫該統領獨存愛民之念若
能常充此念加以磨鍊自可培成大器不僅名位日隆也仰仍
盡心經營立志爲一賢將勿稍推諉貽誤

朱副將品隆稟請專委曾觀察統領自願幫同辦理等情

該將會同李副郎統領進剿安慶一軍昨已附片入奏並聲明
曾道照料一切仰卽實力籌辦勿存推諉吾不僅願該將成一
顯宦實願該將作一好人行己以勤字爲本治軍以愛民爲本
自日日長進而不自覺也

管帶振字營凌蔭廷安稟

昨至黃石磯恐陸營有事故未令前來相見勤廉明恕四字望
時時體察除去官氣專務樸實古人之有爲者不外乎此卽近
日湖南諸賢亦不外乎此該營官須堅立志向無時存可上可
下之見近於暴棄也

咸豐十年庚申歲七月起祁門行轅

管帶湘後左右營李副將寶賢賀稟

來稟閱悉本部堂責任愈重兢惕愈深所望該將等勦力一心共圖補救勤苦則百善俱臻懶惰則百惡畢至爲將然爲官亦然卽居家爲人亦然願該將時時記我勤字之訓也

宋國永稟霆字新五營行抵潭口老五營與親兵五哨已

抵江村各情

據稟已悉現飭夥太休歛四縣辦理霆軍食米已另札飭知矣該軍沿途當禁止騷擾常常存愛民之心不可疎於稽查又山徑叢雜進兵時須路路看明打仗之時後面小路須各畱一哨守之又張道一軍須常常與之通信三者皆最要之務此囑

四川試用知府馮卓懷稟奉調大營差委自川啟程日期
由

該守已於七月初八日自萬縣啟行八月內卽由長沙馳赴大
營閱稟至爲忻慰皖南軍事吏事均有乏才之患該守如同籍
時物色賢能之士卽邀同來營相助爲理多多益善取人之式
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要辦事之法以五到
爲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則親
驗命盜案親巡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
凡事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理其緒而分之
又比其類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

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該守前在四川循績大著以該守已試之效參以本部堂之所論用以訪求人才當可拔一得五中庸所謂取人以身朱子所謂以類求之胥於是乎在仰卽博采速來無稍延緩

受業吳希顏稟陳時務由

該員所陳時務三條詞氣敷暢用意亦善首條內稱地方官與紳董設局辦團一切徵收獄訟就地酌辦等語殊非政體而多流弊地方官固不盡賢紳董之賢而無欲者又可多得耶次條欲以古兵書考核將才分派正副文武營官皆書生之見讀書

之與用兵判然兩途古來名將如前漢之韓信曹參後漢之皇甫嵩朱儁未聞其著書近世戚繼光能著書而戰功又甚平平孫武之不能自踐其言則老蘇已譏之矣末條論王安石堅僻自是不知辨別賢才而用之自是久定之論本部堂私心所切戒者懼蔽賢之罪亦未始不懼拔取浮士貽誤方來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孰爲卑鄙猥瑣而不堪問者孰爲瑰奇卓犖而迥出流俗者果有所知不妨實指其名現於行營門外設匾求言有能言本部堂之過失及人材賢否地方利弊者皆許密封投進該員果有肝鬲之要勿憚盡言外七言詩一篇冗長不工通體有頌無規非導諛而何是投我以藥石而益之以美疢也

霆副左營馮副將標賀秋節稟

該將既知小惠愛民之無益亦當知平日敬神酬愿之無益凡子之孝父母必作人有規矩辦事有條理親族賴之遠近服之然後父母愈愛之此孝之大者也若作人毫不講究辦事毫無道理爲親族所唾罵遠近所鄙棄則貽父母以羞辱縱使常奉甘旨常親定省亦不得謂之孝矣敬神者之燒香酬愿亦猶事親者之甘旨定省實無大益若作人不苟辦事不錯百姓賴之遠近服之則神必鑒之佑之勝於燒香酬愿多矣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派旂分布開仗獲勝由

勞師襲遠與前日致緘堅守靜鎮之議本屬相背而相機雕勦

與本日致緘中小隊牽掣之說又恰相合只要旌德老營立於不敗之地本部堂之所望已足此外出奇制勝由該統領隨時酌度本部堂固不能一一遙制也惟老營處孤危之地則小隊出奇之師貴少不貴多貴變不貴常古人謂之狙擊明人謂之雕勦設小隊稍有疏失而老營仍一塵不驚斯爲盡善老營則安如泰山小隊則動如脫兔該營近日宜用此二語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奉札統轄各營懼弗勝任呈繳原札由

各營本難統轄勉強統之恐徒勞精神而毫無益於事實不如畱該道全副精神專管本軍之所得者較多也所繳二札應卽

准其查銷另稟羊棧嶺是黔縣極要之關趙廷貴亦係徽防得力之將仰該道派委勁兵助之以固北防是爲至要

管帶戈什哈親兵葉游擊光岳稟懇准招湘勇一營以圖報効由

爾初來時英氣外溢吾愛之如子弟期望甚厚自放哨官後沾染營伍習氣及官場中揣摩猜嫌惡派故於前營營哨各官多面善而心非八年隨入陸營稍假事權而所管之戈什哈親兵皆退有後言總由待人不誠說話無信故居爾下者多不服也本部堂因爾隨口編造謊話曾經面責數次並未悛改思欲屏棄不用又惜爾聰明過人或可漸漸陶鎔而變化之今爾稟請

另帶一營以舒壯志志亦可取但言素無信未必能踐也應准酌帶三百人以試其果能得士心與否爾若能體本部堂陶鎔之苦心第一說話要謹慎不可隨口編湊謊話第二要耐勞苦莫學文弱浮薄傲惰樣子第三心竅要正要直不可歪曲動好與人鬪機鬪巧此三者能改變一二將來尚可造就若三箇月毫無長進卽行革去

受業吳希顏稟就便回籍由

讀書人之通病約有二端一曰尙文而不尙實一曰責人而不責己尙文之弊連篇累牘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則忙亂廢弛毫無條理責人之弊則無論何等人概以高深難幾之道相苛

韓公所謂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者往往而是該員在副後營若能存一片與人爲善之心諄諄勸誘縱不能使之薰德善良亦可期水乳交融乃本營劉營官既不與之相洽又訐其同僚俾傷和氣若自居於監軍使之職者安冀人之相容哉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督隊打仗獲勝情形

來稟已悉布置井然自立不敗之地可敬可慰初一初二兩日想已會合霆營偏城攻剿初二不破卽不必再攻恐攻傷我精卒挫我銳氣也聞僞輔王楊七麻子由池州至旌德僞忠王李壽成由青陽至太平皆來救歙休兩城我軍若以攻堅傷氣恐

援賊大至之日或反無以禦之該道不可不蓄銳以待之尤不可不察明烏泥關湯口虎嶺等處後路也

內湖水師前營劉副將國斌賀壽稟

賀稟閱悉方今東南糜爛逆夷犯順擾及京畿

主上憂危

正臣子負罪抱疚食不甘味之時豈敢言壽稱慶惟當日日以勤苦自效與諸將共勉之也

水師後營丁參將義方賀壽稟一件

來稟閱悉現在國家多事宵旰憂勞本部堂負疚不遑何敢言壽稱慶但與諸將以勤苦自勵而已

管帶禮前禮後營楊遊擊鎮魁稟拔營抵盧村偵探賊情

由

辦事者莫恃上司之恩典宜仗自己之本領若有本領辦事好雖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壓下去若無本領辦事不好雖父親做上司也不能抬起來爾年紀尙輕若立定志向何事不可爲目下第一須認真修牆挖濠修成之後與本部堂老營牆子相同雖有數萬賊來圍也不怕他則腳跟立定人人皆另眼相看矣若全無本領縱然做到提鎮也是抱愧的望爾日日學一勤字勤到十分自然做成一個好漢本部堂現已年老尙從勤苦二字用功故亦以勤字教訓爾等勉之

江紹華等奉諭赴禮前營幫辦文案抵營日期

古人云不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該員旣充禮營幫辦總以勤勞二字自勵凡點名看操修牆查街以及偵探等事無不麤細皆須親身爲之間暇則讀書習字深思力行總不使此身此心有一刻之急惰并與楊參將互相規勸以勤勞二字爲主能喫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無得自暴自棄也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奉飭回駐婺源改由祁門繞行馳

赴由

該道欲由祁門繞赴婺源未免過於謹慎現在上溪口有楊革將一軍江灣有王副將一軍又有江軍門之軍新到該道若由上溪口赴婺源斷無被賊攔截之理且昨日函中令該軍駐紮下

溪口龍灣五城山斗等處係堵休南竄婺之路不必定駐婺城也聞龍灣及下溪口距屯溪尚有二十餘里距休城尚有五十里左京堂新集之師尙擬獨進屯溪該道一軍豈不能紮龍灣及五城等處乎目下左軍尙有五營畱駐婺源該軍可暫不移動然亦當整理行裝一聞左軍自婺全數拔去卽當星速移於休南或紮龍灣下溪口等處或徑守婺城由該道到上溪口後再行察看斟酌能先派妥人看定更好附去地圖一張雖不甚確然大致不差約計由迪祥拔營自西館至上溪口不過兩日可到自漁亭至上溪口不過三日自上溪口至龍灣不過一日可到上溪口至婺源不過四日可到若由迪祥走黟縣祁門臧

家灣而至婺源則非十餘日不能到而休北無大軍休南之上溪口江灣均嫌孤立矣仰該道一面詳悉稟復一面派妥員踏看龍灣等處并探婺源左軍全拔否

統領湘軍張道運蘭稟由盧村派隊剿賊大獲全勝由

此次獲茲大捷嶺外之賊應已寒膽不敢再行犯嶺而入然聞此股是古逆所帶尚有賴逆劉逆一股不日又將復來一聞鮑鎮拔營回剿浮梁等處嶺防又必喫緊現添畱霆字兩營駐紮漁亭合前之兩老湘兩霆兩安勇則八營矣萬一賊再犯嶺則令葉村六營穩守營壘撥漁亭四霆營撥潭口葉村四湘營各六七成隊前往會剿應有可勝之理仰該道酌度稟復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奉飭霆湘各四營應援羊防懇畱

宋副將暫駐漁亭由

宋副將之畱此閒官紳及各委員均以爲請言之甚力謂霆營不能不赴景鎮老湘營之力只能自守不能破賊須畱宋副將統四營駐紮漁亭爲各嶺之援眾口一詞牢不可拔本部堂商之鮑鎮景鎮之行宋副將萬不可不去因改派婁副將雲慶統率漁亭四霆營已由鮑鎮札飭矣吾觀婁副將沈慎有謀似不亞於宋副將該道試與會晤一二次熟商戰守事宜察看何如該營每次救援各嶺聞信卽行道途奔波動逾七十里師勞力疲縱能接仗亦不能取勝縱能獲勝亦不能遠追勢也情也

嗣後賊如犯羊新各嶺該軍所派四營與漁亭四霆營出隊至
黟縣會齊歇宿一夜次日再至盧村等處開仗庶不過於飢疲
賊若犯漳方釣魚諸嶺亦可令隊伍在黟縣一宿次日至三都
開仗黟城至三都僅十里耳比盧村較近

余大勝稟探報賊情由

據稟已悉賊若來撲漁亭我官軍切不可出隊太早須待各路
之賊到齊看明何路賊多何路賊少何路賊強何路賊弱何路
爲賊之正兵何路爲賊之伏兵一一看清待營中飽喫中飯後
申酉之間天色將晚賊匪久立氣疲頭目欲戰眾賊欲歸然後
出隊擊之必可獲勝勝後不必遠追追五六里整隊還營可也

若賊來太多則堅守不出一面告知祁門葉村派隊助之然漁亭地方甚窄極多不過容得一萬賊耳不必慮也祁門有五千
人護衛賊來可戰可守該營官等不必望念

統領霆字營鮑鎮超稟飭增四營現派營官赴轅請示由
派來營官四員已頒給關防并札發各件矣前與貴鎮面言力
去驕矜二字凡作人當如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之時花盛則易
落月滿則必缺水滿則易傾人滿則招損貴鎮統師日多聲名
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滿之心庶幾以謹厚載福嚴戒弁勇無令
騷擾百姓此古來名將第一要務謙以自持嚴以馭下則名位
悠久矣

統領霆字營鮑鎮超稟軍抵曹家渡並探報賊情

來緘具悉貴營現紮曹家渡離賊巢皆三四十里不等左京堂軍亦於十三日分隊拔營會合進剿以兩軍進兵之勢論之貴軍須走中路而兼顧左路左軍須走右路而兼顧中路左軍以畱鎮之兩營爲後路根本貴軍稍向左向前卽以左軍爲後路根本兩軍各打一路不可分支賊之布勢太寬我之人數較少情願先儘右邊暫空左邊不可作一網打盡之計賊若來包抄只許他從左邊來斷不許他從右邊來右邊穩則後路無虞矣賊之凶悍者當在右路石門一帶其桐子渡之賊防我饒州進兵也張家嶺之賊防我湖口進兵也陳家衝之賊該逆自保歸

路也應請貴鎮與左京堂一一熟商總以先儘右路無遽深入
爲主建德瘠苦非常擄無可擄賊之米糧運於二百里以外我
之米糧去水次甚近我可持久賊難持久此次慎以圖之新年
則可放膽行之矣至所獲僞文殊不足信胡黃二逆已死故賊
屢次作僞文以自張耳

統領霆字營鮑賀年稟

來緘具悉庚年時事令人不堪回首辛歲萬象回春惟望貴軍
門戰功日盛位望日隆則國家之事日有轉機也

鮑提督超謝保舉稟

來緘閱悉貴軍門水陸數百戰積勞最久勲績尤多 聖恩

以記名提督酬庸允愜人望功名稍遲則福澤愈長也本部堂以四字叮囑曰小心大度願貴軍門常常謹守小心者戒驕矜戒怠忽卽前此所謂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也大度者不與人爭利雖辦得掀天揭地事業而自視常若平淡無奇則成大器矣願牢記此四字庶名位日隆不可限量

祁門縣增生黃雲海稟奉諭拆城磚造碕懇賜記言以垂

久遠

拆開西北城年年發科名東南畱一節富貴永不歇聊記數語於此五年以後漸漸徵驗不必作記亦可

從九蔣一桂稟可否邀恩派往江西偵探賊情

據稟已悉不過欲至江西省就近料理家屬眷口而乃借坐省偵探爲名殊屬巧言譎辭江西之道未梗耶可請中丞每日發一信可飭司道及糧臺提調每日發一稟江西之道果梗耶坐探委員之信又豈能獨來乎且坐江省而以苦差自命措辭亦屬失當亂世流離轉徙誰無身家之念但宜以實情相告不宜以機計相嘗應卽撤去差委聽其所之可也

水師正前營王副將明山稟師船駐守皖江現在督飭操練講求戰守各情

據稟已悉該鎮果能戒斷煙癮深慰期望凡人宜常守一勤字吸煙之人志氣頹靡百事俱廢豈復能勤以治事故戒擾民戒

吸煙勤字廉字人生之根本卽我楚師水陸兩軍之根本也

平江營統領郭守式源稟謝隨摺保獎並賞袍褂由

謝稟已悉薄物不足以酬偉績古者車服以庸亦示旌異而已
咸豐十一年辛酉歲四月起東流行轅

統領霆字營鮑提督超稟由赤岡嶺進攻賊壘由

來緘具悉十一日進攻赤岡嶺賊壘楊軍門督率水營及新後
營亦急欲破壘以圖迅克皖城非僅貴鎮一人之計今傷亡雖
多士氣尙壯休養數日卽可大戰取勝也惟此後不可再行蠻
攻堅壘須扼紮要地賊所必爭之區致令賊來攻我我亦堅壁
不與之戰待其氣疲力盡而後出而擊之自操勝算應請貴鎮

卽日進紮高橋嶺西可由且記嶺茅嶺與曾道營盤通氣南可
由石門湖獅子山與楊軍門水師通氣東可由集賢關與菱湖
新紮六營通氣如狗逆由桐城回援進關打仗則貴軍恰好抄
狗逆後也貴軍紮於高橋嶺關外賊壘自然失勢不必再往圍
攻但不知賊之四壘去高橋嶺遠近若何耳自成軍七營應令
卽日進關紮於菱湖賊壘之後卽住曾道十三日新築六壘之
中將菱湖賊一併以大圍包之當可制賊之死命自初十日至
十五早水長四尺四寸狗酋旣入桐城爲河所阻必難遽回如
其回援貴軍擊之於前多都護追之於後亦易得手仰卽錄批
函報各處查照

管帶湘前左營沈副將寶成稟偵探賊蹤嚴密巡防由
歷口游勇既多犯事輕者不必管他其重者拏到立即正法本
部堂另有專札飭該營官查拏游勇該營官可先行出示曉諭
各處營壘堅固勤蒔園蔬爲久守之計縱使建德景鎮皆失亦
不必慌本部堂在外斷不令祁休各軍缺銀缺米也

戈什哈曹廣澤稟請將長夫添募成壘由

據稟請將長夫添募成壘一壘之內勇夫夾雜相形見絀更有
何人冒當長夫者所請應不准行該戈什哈畱心戰事志高氣
旺余亦望其能立事功惟有兩種短處一則每遇一事麤觀大
意不能層層想到一則不能耐久此事尚未熟習又想改途易

戰若不能將此兩弊除去將來必無成就如能痛改此兩端乃可試令治軍也

鮑超稟或勦南岸北岸請示由

來緘已悉鄂省興國崇通不守武昌縣聞亦有賊 貴軍此時應先保鄂境或勦南岸或勦北岸聽候 胡宮保調度如果有船可雇則全軍坐船隨 胡帥座船同行行至上游武穴富池等處察南北兩岸何處要緊卽從何處擊之最爲得勢若無船可雇則目下陸路處處爲大水所淹必須派人查看明白免致臨時因無渡阻隔也十二日曾寄一緘約 貴鎮先來華陽鎮一會本部堂於十三日舟抵香口 胡帥聞十四日可到若

貴鎮亦於十四五趕到則可面商一切矣

鮑提督超稟軍抵安義請催江西多籌餉項解營由

來緘慰悉貴軍將到而奉新瑞州之賊悉數逃遁足見聲威遠播爲賊所憚江西根本已固人心大定欣幸何已多都護一軍糧路已斷現改由水師運米至練潭接濟多軍貴軍追賊至臨江時應卽歇息數日再聽調度如懷桐十分緊急則調貴軍回援安慶擊勦狗輔等股如懷桐儘可支持則貴軍仍追勦忠逆一股直追至河口爲止玉山常山太遠不必去也五日之內確查懷桐賊再行照會辦理請貴鎮卽在臨江靜候霆軍餉銀已飭台續解二萬矣

湖北撫標新仁營兼轄英字營吳倅廷華稟克復孝感縣

城追至德安圍剿由

前聞孝感克復使上竄之賊兇燄頓衰欣慰之至德安已圍剿月餘勢成孤注我軍月前密開地道不知不爲水所阻否才力不逮不必引以爲歉凡才力得之天稟者不足喜得之人事者乃可據厲志以廣之苦學以踐之才力無不日長者水之漸也盈科而進木之漸也積時而高才力之增亦在乎漸而已矣

內湖水師前營胡游擊友勝稟奉委實任本營事務由

該游擊既實任前營事務當時時不忘勤廉二字勤則無事不治廉則無瑕可指二者皆居官之根本尤行軍之根本本部堂

每以此二字教各營官果能體此而實行之在外爲好官爲好將卽在家亦不失爲好人慎之勉之

統領安慶全軍曾道國荃稟桐城方侍郎苞碩德忠誠孝友純篤請奏懇從祀 文廟由

桐城方侍郎學行志節德業文章卓然爲一代偉人奏懇

賜諡從祀褒崇碩儒闡明正學事屬可行惟詳細事實清冊未據呈送無憑核奏又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一案隸入漢軍及赦歸原籍前後所奉 兩朝詔旨并 國史館本傳均應一一詳考未便率爾上陳近歲因奏請從祀者太多上年經大學士九卿於議覆陸秀夫拊祀案內聲明嗣後外間不得率

請從祀此案當暫置緩圖也

劉國斌稟奉委統帶選鋒營水師接任日期

據稟已悉仰卽統率哨船實力訓練以衛桑梓凡人安逸則百病叢生勤勞則眾善悉臻該將病體未痊原不必過於習苦但每日須未明卽起教營哨官須以勤字爲主庶不至日就懈弛長保令名也

咸豐十一年辛酉歲十一月起安慶行轅

辦理老湘營務副將張運桂稟小股逆匪竄踞威坪商派右營前往勦辦由

浙省業已解圍該逆紛紛肆竄難保不意圖上犯該軍人數無

多宜專守城內城外不可遠紮他處但可於百里之內伺隙鷗
勦鷗勦者如鷺鳥之擊物破空而來倏忽而去無論有獲無獲
皆立即颺去用兵者師其意探明賊之所在前往狙擊一次無
論或勝或否皆立即收隊迅回老營徽郡通浙之路甚多必應
分道確探不可專注一路探明賊之所在前往鷗勦四十里以
內本日即可往返四十里以外須擇地駐宿總以出其不意四
字爲主老營仍紮郡城內外斷不可動街口深渡皆不可紮恐
人數太單一處失利各處驚惶去年李道叢山關之敗卽前車
之鑒也

委帶湘前副右營胡副將暉堂稟報開用關防日期

該將新授營官務將該營哨勇認真整頓俾成勁旅整頓之道不外勤廉二字勤則於營務一切必親自料理自早至晚以訓練爲事則士氣振矣廉則於銀錢出入必毫無苟且力戒扣平虛額諸弊則勇心服矣本部堂撰有勸誡淺語十六條內營官四條當時時體察發去三本閱看

統領湘勇張臬司運蘭稟行抵漢鎮沿途探詢現在軍情來緘已悉徽州圍城之賊經老湘營張副將等猛戰苦守已於除夕解圍矣銀米兩事臘正等月頗屬充足遠勝去年夏秋兩季之窘迫現又發去銀七千兩專買米石供徽州被圍之用平日兵勇日食之米不在此內徽州軍情該司儘可放心望來安

慶停畱多日面商一切也

統帶湘恆左右兩營曾丞貞幹稟到防察看情形擬將投誠之人編立六營並請頒發關防由

據稟已悉所收投誠之人應改爲四營帳房軍械各項准卽照四營給發此外收畱者俱令當長夫每名每日發錢七十文其四營之勇每名每日給發錢一百文軍器每營照章酌發一半候飭知銀錢軍械兩所查照聞此後來降者尙多立法之初不可不慎求爲可繼求爲可廣此項降卒本地人多軍械甚少自係該處百姓爲賊所脅雖授僞職罕經戰陣今見賊勢日衰人無固志又因米糧太少急思反正以爲就食之計耳官軍宥其

罪而收之以爲招降賊也可以爲卹難民也亦可若欲練成勁旅恃之攻戰則不可此次初辦招降事件稍示寬大以勸來者嗣後續降之人當分作兩種辦法一種兩湖江西之人無籍可歸強者當勇日給百文弱者當夫日給七十文其有籍可歸者仍資遣之一種皖南本地之人無家可歸者日給五十文有家可歸者亦資遣之若靠此項降人立功闢土則錯認題目矣

統領霆字營鮑提督超稟可否請飭令峯禮各營前來合圍青陽由

來緘具悉貴軍門已於正月十七日欽奉

諭旨補授浙江

提督矣除俟部文到日再行備咨飭知外先此告賀貴軍門近

日疊受

渥恩尤當竭誠圖報第一戒箇驕字心根之際若

有絲毫驕矜則在下之營官必傲士卒必憤打仗必不得力矣
第二守箇廉字名位日尊豈有怕窮之理常使在下之將官多
占些便益士卒多沾些恩澤則人人悅服切不可處處打算惹
人談論得了名就顧不得利莫作名利雙收之想但立名揚萬
古之志此是金石之言貴軍門當牢記牢記王仁彪充春營後
哨處置尙妥峯禮等營目下尙不能調徽境之賊較之古賴賊
黨更多且悍也

朱守聲隆稟報接管湘前右營日期由

營官之要全在一勤字訓練勤則弱卒亦成勁旅矣稽察勤則

哨隊咸守營規矣肢體勤則風寒難入筋骨日強矣辦大事者在內貴有志氣在外貴得人心去冬爾兄與唐鎮爭論彼此均有不是業經本部堂諄諄戒飭此後該守當從中苦心聯絡以圖患難相顧至要至要

朱唐鎮

品隆義訓

稟前蒙慈諭自知過失從茲永相和好同心辦

事由

來緘已悉貴鎮等既各自知過失和好如初則既往之事盡置不究將來之福當不可量貴鎮等名位已高功績已著吾亦別無奢望但望作一極好之人爲後輩取法耳

統領湘勇張臬司運蘭稟全軍由旌啟程及遵示分守石

太由

昨日飛函馳商論前面進取則該軍宜駐旌太俾鮑軍得以攻甯國而救湖州論後面之防範則該軍宜赴馬金俾賊匪不得由婺境而犯江西等因想已接到目下該軍旣分守石太相距馬金白沙關一帶甚遠勢難回至歙南務多發偵探並隨時商請左撫部院果須分營馳赴馬金否此事關係甚大分軍之難奔馳之苦有所不恤也

王軍門明山稟現因鍼魚嘴地方空虛飛調湘新後祥後兩營移往換防等情

來鍼具悉南岸陸師現已進逼金陵後路空虛可慮湘新後祥

後兩營宜仍守蕪湖不可調過鍼魚嘴現調團防營千四百人駐西梁山北岸尙不甚虛可無慮也至水師布置自蕪魯以至金柱關則交李鎮八營分防自太平以下則由貴軍門會商彭部堂調派防剿惟距賊太近營頭太多切不可擁擠一處致有疏失行營則紮江心洲浦包洲一帶老營須紮上游距城二三十里之遠行營只許戰船紮泊不許民船混雜其間以防賊之詭計九洲賊守甚堅俟多將軍大隊會剿乃可得手目下陸軍未到水軍亦不必獨攻恐損精銳淮揚黃鎮水師宜催令迅赴上海李撫部院盼望極切不可再延片刻本部堂前批令黃鎮親帶三營駛赴上海其餘六營畱駐鎮江以下北岸三江口

批牘卷二
三
一帶現在大隊師船盡萃於金陵城下距鎮江及三江口不過
二百里內外信息易通倘上游實嫌單薄則酌畱淮揚水軍一
二營會剿金陵暫不赴鎮江以下亦無不可此層應由彭部堂
商之黃鎮安籌辦理黃鎮則急宜往滬不可少緩也李軍門世
忠所部士卒聞其騷擾異常難與共事貴軍門并未呈商何可
遽行函調以後不宜續致

管帶霆副中營婁鎮雲慶稟奉文補授直隸正定鎮總兵
員缺由

貴鎮名位日高受 恩日重當時時以勤苦自勵謙謹自持近
來帶兵者往往位至提鎮輒氣驕意滿不復以訓練士卒整頓

營規爲事甚且汨於嗜好銳志潛消器小易盈見異思遷最宜
儆戒貴鎮氣度大方向無此習氣願勉爲名將用副厚期余常
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勸戒鮑軍門貴鎮亦宜體驗此七字
統領湘勇張臬司運蘭稟湘營餉米懇飭糧臺籌解并探
報甯衢日內軍情

據稟已悉候卽飭江外糧臺籌發米一千石交該司派來委員
先行運解以後仍由蕪湖水路源源接濟徽州去旌太均不過
百餘里亦可設法濟急鮑軍萬餘人進逼甯郡似無須再添兵
力該司一軍分駐石太三溪爲鮑軍後路之躔護卽爲徽防前
面之屏蔽倘有瑕隙恐浙賊由甯邑旌德竄至太石突犯池州

建德景鎮一路則前功盡棄補救甚難聞浙中米糧缺乏羣賊固未嘗須臾忘江西也仰將旌太石三縣賊匪內犯之路一一繪圖呈核

統帶湘勇張臬司運蘭稟偵悉甯郡克復賊匪東竄廣德各情

甯郡克復全皖可望肅清卽進剿各路均得機勢俟得鮑軍門確信另有專札調度示遵該司駐兵之旌德三溪橫穿入太石青陽則全局皆震不可不慎縱使廣德州克復與其遠守廣德甯邑不如近守旌德三溪與徽甯爲掎角之勢機局較緊也如何進兵如何防守該司統籌全局仰迅速區畫詳告

統帶江蘇撫標親軍總辦湘淮各營防勦事宜李令鶴章

稟營紫荊橋地方稍爲休息由

該令前管馬匹勇丁赴滬聞沿途甚爲安靜足見約束嚴明能自樹立淮湘各營到上海後俱尙能愛惜聲名奮立功績本部堂聞之甚慰仍恐久而生懈該令現同駐紮當互相勸勉不擾民不矜功時存穩慎之心毋憚訓練之勞將來李撫部院移駐鎮江該令若能畱滬獨當一面則本部堂可釋此一方之慮矣水師後營丁副將義方稟復哨官謝洪春管勇不嚴從寬摘去翎頂由

哨官謝洪春平日本甚奮勇景德鎮救護糧臺船尤爲可取勒

道過湖口時該營官多方自責婉言以謝亦尚不失我楚軍風範惟勒道平日和婉謙遜斷非生事之人李道將此事告知幕府亦素非造謠言之人勒道聞訪札已出卽來稟見再三求請免究則其不欲與該營爲難可知矣該營官接奉訪札自應恪遵將謝洪春送轅究辦乃來稟悻悻負氣反爲不平之語堅信哨勇之言謂船戶叢毆該勇試思李勒二道豈誣告勇丁者本部堂豈妄責部曲者有意抗違殊屬可惡仰速飭謝洪春帶滋事之勇來轅猶可輕辦否則斷不寬恕

朱鎮品隆稟遵札移營由

移防之後貴軍所處之境較徽城更苦聞金陵甯國兩軍亦苦

且遠不如徽祁本部堂前擬於八月赴徽甯蕪湖一看近因李中丞丁艱本部堂兼統皖北各軍不能赴徽甯失信於徽祁之士民失信於湘強兩軍之弁勇心殊不安貴軍移營後米糧須自爲籌畫恐本部堂照顧不到也付去高麗參一斤各弁勇患病極重力不能服補藥者請閣下隨時分給之又寄十二兩請閣下轉交桂生分給各營病勇此參自上海送來者價比平常之麗參略貴而參枝太嫩夏月稍沾潤氣則力薄矣現值各軍多病故分給靈沅凱雲桂五軍

潘鼎新劉銘傳稟移營進紮金山衛連日攻剿情形由

據稟已悉金山衛城前准李撫部院來咨業已克復矣浦東一

律肅清該營尙爲出力殊堪嘉獎惟昨准撫部院緘稱銘字營
勇夫鎗獎奉賢縣楊令一案不勝駭異該都司雖遠在金山何
以一任營哨如此肆鬧本部堂募練淮勇具有苦心兩淮風氣
剛勁古來多出英傑近日無人倡導其甘心爲髮逆爲捻匪者
則竭力苦戰抵死不悔卽幸而爲弁勇爲團練者亦久染惡習
騷擾百姓本部堂與李撫部院之志欲力挽淮上之惡習變作
國家之干城第一教之忠 君忠 君必先敬畏官長義也
第二教之愛民愛民必先保護閭閻仁也斯二者總須紀律嚴
明訓導有素李撫部院倡之全賴爾鼎銘春樹各營官教之戒
之淮勇將來爲忠臣義士爲名將達官是爾等數員教戒之功

若爲驕兵悍卒爲害家國亦爾等數員不教之罪成敗禍福
係乎爾等營官數人之身亦卽在此立軍數月之內此時不變
昔年之惡習則終不能變矣所有奉賢一案仰霆字營劉遊擊
查出行凶弁勇細送李撫部院大營盡法處治不可袒護一二
滋事之勇目敗壞淮勇全軍之聲名也仰將滋事緣由及懲辦
情形稟復查核

統帶江蘇撫標親軍總辦湘淮各營防勦事宜李令鶴章
稟出隊援救北新涇獲勝解圍情形由

閱稟慰悉該令督攻青浦克復城垣已著勞績此次派隊援救
北新涇之圍赴機神速尤堪嘉獎已准撫部院咨鈔奏稿並分

別查明出力員弁及陣亡弁勇彙案請保請卹矣另稟所陳各情具見慮事周詳持心審慎惟此時滬上軍事湘勇不多淮勇一軍雖經撫部院提倡募練漸有規模特犷悍之習未除致有銘字營勇夫戕官之案又收集吳建瀛等數起降卒張丞劉都司等添招五營亦皆新勇未諳紀律人數日增恐營務日繁紀律日弛聲譽亦將日減撫部院有全省地方之事勢不能時時專教淮勇該令統率各營和輯眾志已有成效足見平日能以情意相感孚並不在以位望服人也此後當常以苦口教之教之而有效則淮勇可多出忠臣義士名將顯宦教之而無效則淮勇仍不免爲驕將悍卒害家凶國一人肫誠萬眾可感一心

堅定天地可迴該令前帶勇經過清江淮揚一帶利便
聲大作望推此以教訓淮勇全軍苦心磨鍊副我厚望勿遽作
息肩計也

批朱鎮軍八月二十五日稟

八月二十九日

建平並未克復廣德已降復叛今仍爲賊所踞矣現改以凱部
四千人守甯郡畱千人守涇縣韋志浚與洪容海皆守甯國縣
俟各軍紮定後鮑軍再拔營前進貴軍宜速赴旌德也張唐二
人公牘請專人飛送

唐鎮義訓稟奉札移營請飭籌發月餉由

前札俟鮑軍拔動各軍再行移營駐守其時廣德州已克官兵

氣旺故鮑軍不妨先動今廣德州已降而復叛城已得而復失賊燄仍熾官兵之氣稍弱必待各軍全移駐守已定鮑軍乃可拔發昨已於二十九日專備照會由朱雲巖處專丁帶交貴鎮矣姚道廉正勞苦甚得軍民之心遽爾淪謝實深悼痛天不祐善人豈東南劫數尙未滿耶江西釐金今年甚辦得不好致我士卒口糧久缺雖藥資亦無所出可憐之至擬令各統領各選廉正明幹之員管一大釐卡所收釐金卽專爲該軍之用貴部下賢員可往江西管釐卡者否可保一員來安慶稟見卽令抽釐供貴軍之用並請致函張朱二公各保管釐之賢員來明年口糧有著耳

朱鎮品隆稟奉防旌德軍民病疫由

旌城之荒涼此閒亦已聞之今年將士戰事雖少而苦況更甚
可傷可憐惡穢之氣惟燒糠爲煙最可辟疫若糠太少卽稻草
斬碎亦可伴燒五穀之氣能勝邪氣試之神效也薌泉旣克壽
昌於徽旌之軍大有裨益若再克淳安則以後浙賊難來旌德
矣蓋旣恐貴軍攔其前又恐薌泉截其後也望閣下專差與薌
泉通信一二次至要至要

批唐總鎮閏八月二十六日稟

九月初二日

旣已挨次移營此際自斷無移回之理二十九日又寄一信言
萬一甯國不保或青陽石埭失守則雲巖宜回徽閣下宜回祁

昨日接凱章信言甯國必可保今日接春霆信將進剿前路是
青石亦當可保閣下與雲巖皆不可再移動矣至囑至囑

批唐鎮軍九月初四日稟

九月初九日

頃又於初四日專札飛調蔣方伯一軍防剿甯國騰出鮑春霆
一軍馳援金陵初九日又調朱雲巖一軍與鮑同援金陵俟蔣
軍至旌德甯國一帶則鮑朱之軍皆可抽動矣涓安龍游既克
徽防必可安穩至以爲慰

批朱鎮軍九月初七日稟

九月十二日

甯國縣城旣失則徽州旌德兩城皆十分喫緊望閣下與桂生
嚴防堅守城中米糧尙足否病勇漸愈否貴體復元否極深系

念廿八初四日兩次咨札調蔣薌泉一軍來援徽甯十一夜聞甯邑失守之信又飛調蔣軍來援徽旌茲乘貴處來丁之便又寄蔣信一封催其來徽請閣下飛送薌泉處爲荷此聞初二日解銀二萬至祁門江西於初七日解銀二萬五千至祁祇要糧路不斷九月尙可再解南陵一城春霆已派婁雲慶及峯禮等營守之涇縣守兵太單凱霆處無人可撥然賊竄涇縣須由旌德三溪經過不能由南陵過也

批唐鎮軍九月初八日稟

九月十四日

甯國失守則旌德徽州必甚喫緊十年八月徽郡之失侍賊卽由甯國縣來也望閣下與雲巖堅守徽旌兩城古賴兩賊屢與

貴軍接仗尙不甚悍惟恐其由績溪閒道竄至休南太平閒道竄至黟北則祁門景鎮均屬可危昨已飛札蔣軍前來會剿請閣下再專足函催薌泉方伯與之合力夾擊必將古賴股匪逐出徽境爲要

批唐總鎮九月十三日稟

九月十七日

聞破甯國縣者爲劉古賴等賊該逆屢爲貴軍與雲巖所敗今春在青陽聞爲春霆擒斬殆盡若犯徽州旌德等城閣下與雲巖必能禦之若從太平閒道穿入黟祁諸嶺直犯祁門閣下當帶二三營回祁堅守至要至要徽州旌德有事則調蔣方伯來援祁門有事則由安慶派兵往援大約須十日乃能趕到景德

鎮之礪堡已派兵守之矣

批唐總兵九月二十七日稟

十月初七日

徽休旌三城有貴鎮與雲巖駐守又有王鈐峯援應當可萬無一失甯郡有老湘營守城亦有把握惟鮑軍二十一日之戰又已小挫不知能堅守營壘否池州已添調韋志俊一軍與李濟元協守共三千人景德鎮礪堡亦有三千人守之縱有賊股內竄大致尙可保全惟祁門一城須閣下隨時兼顧也

批唐總鎮十月初三日稟

王鈐峯若在龍灣駐營甚好甚好賊若由歙南竄婺源由休南竄祁門皆須走龍灣一帶經過該處極要緊也渠係客兵閣下

批牒卷二
係主兵望常常與之通音信致殷勤渠若少子藥銀錢閣下商之勉林接濟少許切不可待之太冷淡孤負渠遠來援救之意至囑至囑

鮑提督超稟請籌發一二月滿餉由

貴軍一月全餉合計不滿八萬老前新前禮字三營病死者已千餘人合之各營病故者約在三千以外陣亡傷亡及散走者亦在一千以外比較前此勇額減去三分之一何以緘稱到餉二萬止能散給七日殊不可解貴軍門事事不愧名將惟利心太重不足服眾聞近日催提各營截曠之銀彙送貴軍門處有此舉否爲統帥者欲服將士之心在不爭將士之利前於四月

廿一日密寄一函曾言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囑貴軍門於霆字十五營中分五營與宋國永統帶分五營與婁雲慶統帶貴軍門親統五營及仁字禮字峯字春字暨馬隊各營仿李多兩帥分支派統之法一則人心易服二則照料易周三則使麾下宿將各顯手段造成獨當一面之才以爲久遠不敗之地其法至善何以至今猶未決也仰將副五營撥與婁鎮統帶新五營撥與宋鎮統帶銀錢則歸該二鎮自支自放戰守則仍歸貴軍門節制調度無得久專利權致干參辦

批朱總鎮十月初六日稟

昌化另股與甯國縣賴古等一股不甚足畏閣下與桂生守旌
徽休等城必足防禦又有王鈐峯一軍駐龍灣一帶亦不慮其
南竄江西差可放心惟灣汴之賊竄至西河已斷鮑軍之糧路
鮑張兩軍均屬可危不知春霆能竭力一戰一卻凶鋒否倘鮑
軍小有挫失當請李希帥帶成毛各軍先救皖南前此已當面
約定矣金陵舍弟一軍守禦尚爲得手聞初五日賊已全退不
知確否尚未接其來信大致可保平安矣

批唐總鎮十月初九日稟

賊若由歙南來則請鈐峯兄顧屯溪尚溪賊若由太平黟縣來
則請鈐軍徑保祁門景德鎮已有三千人駐守礪堡祁門更得

鈴軍守之則根本固矣

鮑提督超稟賊撲清弋江我軍出隊開仗由

攻堅最損精銳目下各營弁勇當大病之後又經閏月廿日九月廿一兩次小挫尤宜切戒此次西河之戰受傷營官兩員傷亡勇丁極多亦不宜攻堅之明效大驗也青弋江與老營兩處貴軍門與宋鎮臨時更換駐守終恐號令紛歧事權不一不如將賊勢審定地勢一一看明何處最衝可以屏蔽各路何處次衝僅能扼守一隅最衝之地由貴軍門親臨駐守次衝之地責成宋鎮帶隊分防庶幾用心專一較之臨時更換似有把握此時以力保貴軍及甯郡餉道爲急務若能擇一扼要之地可以

顧全兩處之糧路卽令各營併紮一處貴軍門與宋鎮不分紮
兩處則兵力不單照料亦易周到兵最怕分分兵最易誤事梁
美材等三營分紮抱龍岡本部堂極不放心能令隨貴軍門同
駐或隨宋鎮同駐更好水運糧路以力保爲妙如不能保本部
堂卽日派員至繁昌會同地方官雇夫辦理陸運事宜吳廷華
一軍現尙未到安慶何紹彩一軍本日已到安慶十四日卽開
赴下游由三山登岸直赴南陵餉銀今日已到五萬明日解
以四萬交貴軍以一萬交張臬司老湘營

統領馬步官軍曾藩司國荃稟請增募十營圍剿金陵由
行軍之要屯宿之守兵宜少游擊之活兵宜多此次大股援逆

圍撲官軍營盤苦守兩月幸獲擊退轉危爲安亦自人事居半
天幸居半此等至險之著豈可恃以爲常哉目前宜急思變計
酌畱萬人或八千人於金陵與水師相依護最衝處皆修石壘
磚壘與城池相等爲牢固不拔之基此外皆須退打東壩等處
乃活著也若必欲厚集兵力以圍金陵該城周圍百二十里之
寬縱添四十營亦尙不能合圍亦不能困城賊設頓兵日久變
證另生從前向和之覆轍當以爲鑒卽向和在金陵時亦常常
防勦東壩高淳溧陽溧水句容鎮江等處且常常援浙援閩不
僅圍金陵也須另換局面則可添營以資攻勦目下株守之局
則不可添所請礙難准行

唐鎮義訓稟旌德被圍擬卽往援由

此時旌德如此緊急貴軍與鈴峯軍不可不迅速往援但不可走績溪一路出去宜走潛口過湯嶺出烏泥關由譚家橋至廟首以援旌德此張凱章老湘營十年八月二十五由旌德回黟之路也

其時徽州被圍凱章二十五自旌拔營二十八日至黟二十九日至漁亭

貴軍與鈴峯觀察

走此路去如賊在旌德固可內外夾擊如賊棄旌而趨太亦恰好迎頭痛勦免致竄入嶺內防不勝防二十二日已發去一札派貴軍與王觀察一軍馳援旌城已接到否

批唐總鎮十月二十三日稟

十一月初二日

賊若竄太平則漳嶺羊棧嶺大洪大赤等嶺處處可慮如聞賊

蹤至太平甘棠郭村等處則王鈐峯觀察一軍宜駐防祁門乃可兼顧三面若賊未至太平境內則王軍相機防剿聽閣下與鈐峯商酌辦理本部堂不遙制也

督帶常勝軍吳道煦詳報常勝軍由滬長行并送畱守松

江勇丁冊由

自九月中旬接該道屢稟卽稱速救金陵今近五十日矣并未見到天下有如此遲延而可謂之救兵者乎金陵雖麤幸解圍而大股賊匪已由九洑洲悉竄江北向使該軍於十月初來攻九洑洲此禍當不如是之烈時而稟稱某日可以齊集時而稟稱攻破九洑洲下關應派何營防守但有期會而無實事可笑

可怪

督帶常勝軍吳道煦稟進剿九浹洲請預定派何營會攻
先賜咨行等情

據稟均悉該軍但有文書期會永無到防之日何必預爲裁定
何必專文密訂何必早定派營守九浹洲七里洲等處無論中
國外國無論古人今人無論大官小官有才無才危急之際言
而無信便一錢不值矣

統領韓字營全軍韓參將進春稟奉委招勇抵省立營管
帶由

新募之勇全在立營時認真訓練訓有二出打仗之法訓作人

之道訓打仗則專尚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賊之礮子訓作人則全要肫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於感動練有二練隊伍練技藝練技藝則欲一人足禦數人練隊伍則欲數百人如一人該將自立之道則須以勤字廉字爲本庶幾磨鍊動忍漸成名將勉之發去勸誠淺語三本聊資觀省

批唐鎮軍稟

十一月初六日

二十九日之役雖殺賊無多亦足少挫兇鋒孔靈一股業經擊退否趁勢出嶺至旌德會剿將古賴各股擊退不入嶺內全徽之幸也日內賊由九洑洲渡江北竄皖北萬分緊急含山巢縣

失守調蕪湖之樹字五營渡北岸守無爲州畱周萬倬仍守蕪湖不能救援旌德矣專盼貴鎮與鈴峯馳解旌圍也

批朱總鎮十一月初五日稟

十一月十三日

周鎮一軍僅一千八百人內有五百係新收之降卒本年病者亦多因旌德業已解圍遂令其仍守蕪湖未來涇縣矣甯郡之易開俊已至涇縣曾令其與貴鎮通信不知通過信函否貴軍守旌德總須與涇縣甯郡常常通信乃可辦事祁門於初七日失守余於十二日備一公文請貴鎮棄旌德不守卽回徽州與唐王二軍同勦祁門不知接到否

其文係交涇縣令吳廷華專送

鄙意深慮貴

軍缺糧故令棄旌德也頃貴處來勇言旌德之米尙可支三箇

月則旌城自不可輕棄請畱三營堅守旌德而閣下酌帶隊伍
赴休甯助剿或約會駐涇之易吳七營夾攻太平亦足掣祁門
之賊勢現在鮑軍糧路將通甯郡軍務漸有起色如甯郡賊退
則水路可直運至旌德三溪貴軍卽靠北路灣沚甯郡之米不
靠南路祁門徽州之米矣目下貴軍如米糧尙可支持自以不
退爲是余相隔太遠不知祁門及涇太賊情何如不敢一一遙
制請閣下自行斟酌辦理

批唐總鎮十一月初六日稟

祁門已於初七日申刻失守前此余屢次叮囑駐祁之良勇祇
許堅守營壘不許出隊迎剿正慮其一敗之後不復回營也聞

王鈐峯初七日酉刻已至金字牌想初八九必已開仗若貴軍與王軍尙嫌單薄當邀旌德朱雲巖一軍同至歙休會勦祁門此閒亦擬派一軍由建德會勦祁門惜倉卒無兵可派實深焦灼歙休之米糧子藥應足支三箇月貴軍與王觀察勉支一月十日後余必撥兵從嶺外打入也

批唐總鎮十一月十一日稟

王鈐峯一軍應令全紮祁門以固根本雲巖日內能會合涇縣易鎮各營攻克太平大妙大幸若其不能則雲巖宜退徽州分防休甯貴軍宜以少半駐防祁門以多半與王軍作游擊之師且待朱易信到再備公牘調度一切古賴劉三酉屢挫之後實

非我湘軍之敵雲巖不能追剿太平是過於慎而近於憚矣

批唐總鎮十一月十二日稟

涇縣之賊於初四日撲城當卽擊退初六日我軍出隊追剿則賊去已遠目下旌涇兩城應皆無事惟太平有賊未知朱雲巖與易開俊能去一夾擊否貴鎮速回郡城甚是甚是且待太平的信再行調度可也

總理老湘營務王道文瑞統帶楚軍老湘營王副將開琳稟收復祁門縣城情形由

此次祁門之失由於良字前右兩營不應出隊人數太少奔潰太速爲賊所輕不能禦賊反引賊入假使堅守營盤不過數時

而該道援軍已至矣該道將等一軍旬日之內既克績溪又復
祁門士卒忍飢奔命晝夜不遑良深敬念現聞賊由赤嶺回竄
田家樂等處則桃樹店一帶應無逆蹤仰督率七營全駐祁門
勤探祁西歙南兩路相機堵剿顧祁西所以重景鎮也顧歙南
所以重婺源也其歙城以東桃樹店以西羊棧大洪等嶺以北
該軍均可不必兼顧庶志慮專一而兵力不過於疲乏

批唐總鎮十一月十七日稟

前批令王道文瑞一軍堅守祁門想已遵照辦理如左帥欲調
王軍至景鎮等處則宜令朱軍退徽貴軍退祁各派二營守休
如王軍不赴他處則姑且堅守徽休祁旌四城待賊蹤竄定之

後再行相機調度

批唐總鎮十一月十六日稟

目下實無得力大隊可以派赴漁亭且多儲米糧子藥堅守祁旌歙休四處守過三箇月再看賊勢何如另作調度

統領韓字營全軍韓參將進春稟送新募九營營官弁勇
花名冊由

現准撫部院來文已調該軍移赴樂平擇要駐紮新集之勇未經訓練頗以爲慮惟當督率弁勇人人以勤字自勵趁未與賊遇時無論如何怠忙每日總須訓練吾嘗謂當營官統領者有四箇不字訣曰不要錢不怕死不偷嬾不擾民該軍此時尤以

不偷嬾不擾民爲要

鮑提督超稟懇

奏請開浙江提督缺回籍奔喪由

貴軍門丁憂業於前月廿七日具奏鈔稿咨會矣茲復一再陳情詞旨迫切貴軍門孝思肫篤又係屢立大功之人本部堂當奏求 皇上破格天恩賞假回籍治喪惟獨當一面之人須視軍務之緩急以定行期之遲速從前七年八年本部堂與胡撫院丁憂值軍務大鬆之際特旨賞假是以起行較速九年勝帥丁憂值軍務緊急之際六次陳奏始蒙 俞允

是以聞訃後歷五箇月乃能起行本年李撫部院丁憂值軍務稍鬆之際兩次陳奏始蒙 俞允是以七月初六日聞訃聞

八月底乃能起行貴軍門現在丁憂正值甯國軍務萬分喫緊之際恐須三四次陳奏乃能仰荷 聖恩俞允若能將西河

灣沚之賊擊退糧路早通 聖心大慰或能早邀 恩准

亦未可知貴軍門一面節哀治軍穩戰穩守一面附片具奏懇

恩賞假靜候 諭旨貴軍門之母年歲若干子孫若干

何日自皖到籍一併迅速呈明至要至要

唐鎮義訓稟報軍情由

朱軍旣已棄旌不守而青陽又於初五日失陷兩處皆爲失算此余調度不善之咎非雲巖拔行太速之咎也惟余意欲雲巖由涇赴青係憐涇軍太孤之故今雲巖不走涇縣而徑至徽州

使涇軍之勢更孤是雲巖亦不能辭其咎矣事已如此悔之無益刻下惟令雲巖兼程赴池州府會合守池之四千六百人迅速進勦青陽並由青陽進勦石太庶可解涇縣之困而爲徽祁嶺外之援朱軍若至池州米糧子藥不必多帶本部堂專解米五百石子藥各二千斤至池以待之但愈速愈妙不可稍緩耳徽祁今臘明正兩月斷可無慮歛之東瀆安嚴州均有重兵休之南有王沐湘勇二千現駐五城山斗一帶祁之南景鎮有重兵五千祁之北池州有重兵七千處處皆可應援較之庚冬辛春余在祁門時安穩多矣

統帶鼓湘營黃都司青九稟籌辦米糧子藥及防務情形

由

勤加操練嚴禁騷擾二語是做營官的要訣近來湖南建功立名之人均從此二語做出該都司知從此用力將來又爲名將矣拭目俟之

批唐總鎮十二月二十日稟

良字營極不可恃故余屢次專函只令堅守營盤不許出隊接仗王曹二員卽當附案參辦王沐四營目下紮江灣亦自無礙如果旌太之賊內犯當令其進駐龍灣一帶或徑駐草市屯溪更好候便中批示可也

批朱總鎮十二月二十八日稟

批牘卷二
既得青陽則江邊各城皆爲官軍所守大局可保平安貴軍在青陽整頓一兩月本部堂不遽催進兵也韋部宜守城內貴軍宜紮城外牆濠不可疏忽至囑

批朱總鎮正月初七日稟

韋部年內不至青陽殊不可解頃已嚴批催之矣貴軍在祁門每營領銀三千尙可設法採買米糧此時安慶穀米太少只可酌解少許不能再濟千石其火藥油燭可由江外軍械所暫爲應付也

批梅守正月十二日稟

若賊攻旌太石青各城堅城易於防守鄉間又無可擄賊當不

能逞志若賊由績婺瀉遂直犯江西卻極可慮金尙未到安慶毛亦爲雪所阻未能南渡也石青二城固主守而不主剿然此等窮寇亦非難剿可與古隆賢熟計相機截剿無坐失時會也

批唐鎮軍初八日稟

趁侍逆未到之先初九日若能痛剿將績溪攻克則大股之績至者亦易剿辦若初九日未能得手則初十以後連日大雪不能進兵矣金逸亭至今未到毛軍爲雪所阻未能拔營十七乃能渡江也該軍不能猛戰久爲浙軍所笑此次務當竭力痛剿能拒侍逆不犯江西二月卽開單奏獎可也

總統江南水師吳鎮全美稟裁船節餉并布置江防由

來贖并清摺均已閱悉所有裁船節餉并布置江防各情形均臻妥協已准都將軍鈔摺咨會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奏矣希卽實力整頓毋更沾染舊習用兵之道總以不擾民爲第一義本部堂頻年教人首重愛民二字貴鎮初膺重任務須與麾下將弁約束禁止擾民苦心告誡苦口丁寧申說一次有一次之益懲辦一案造一方之福本部堂與貴鎮等交相勸勉可也

王副將品高呈報開用管帶強中前營關防日期并回徽城訓練由

良營舊勇騷擾地方習氣最壞旣經挑選改立新營務當認真

訓練整飭營規一洗從前積習庶幾可用營頭之優劣全視乎
管帶之人該營官果勤以自勵廉以率下自可作士氣而服眾
心第一禁洋煙第二禁騷擾第三戒晏起第四勤操練營務必
日有起色勉之勉之千萬千萬本部堂旣怕各營打敗仗尤慮
各營官學壞樣小敗不過誤於一時學壞則誤及終身矣我教
爾等卽如父兄之教子弟字字皆我之心血切莫忽略看過

批朱總鎮正月十九日稟

青陽縣城內應由貴鎮撥營駐守或以三營守城內四營紮城
外抑或以四營守城內三營紮城外均由貴鎮自酌大通米少
價昂自安慶以下皆然卽安慶以上亦如此實可深憂現派人

至江西四川兩省買米約計須四五月乃可運到此兩三月殊難接濟貴軍向由山內糧臺支應儘可仍向李勉林商酌由饒州運米一二千石至青陽尙不甚難貴鎮一面自行購買可也

批唐總鎮正月二十一日稟

龍陽屢敗之賊如果竄徽應不甚悍守禦尙易爲力惟王沐一軍營規極鬆從未見仗斷不可恃該鎮但可與王道會剿不可與王沐會剿自度戰無把握則以閉城堅守爲主至囑

批唐鎮軍正月二十四日稟

休城僅有三營極不放心然賊從東來必先打郡城若郡城站得住休城當可無虞王牧一軍未經戰陣不宜與之會剿若能

穩紮草市保住王牧營盤休城必可無恙賊若攻休城必先攻草市營也此閒目下無營可撥卽有亦不能於旬日到休不必懸望

批唐總鎮正月二十五日稟

績溪之賊旣退郡城可以放心殊可欣慰退去嶺外難保其不犯黟縣東建然事勢已略鬆矣古賴二賊本不善戰又無一定主意故時進時退時東時西我軍禦之之法守則以靜字爲主戰則防其頭陣猛撲頭陣站得穩則以後不足畏矣

批唐總鎮二月初一日稟

日內西河小淮窰奎潭灣汴之賊已被鮑軍擊退朱軍不久卽

可進勦石太嶺外局勢大鬆嶺內休祁等處計不久必可略鬆
不必遽請開營若另開新營到時亦在四五月不能救目前之
急也

洪副將德發稟接帶湘前左營日期

作營官之要不外勤廉明三字勤則足以率眾使常有奮興之
象廉則足以服人不致來怨讟之聲此皆人力之所能爲也惟
明之一字須帶有幾分天性然亦可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
明者時時向統領僚友講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復
再問必使了然於心然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自覺進益無窮心
境漸幾於明白矣該營官打仗勇往本部堂尚可放心惟須於

此三字加意用功庶不負余厚望勉之勉之

批唐鎮軍正月廿九日稟

今年正月初八九十暨十一十三等日貴軍冒大雨大雪出隊力戰使賊不敢再窺休歛爲功甚偉可慰之至目下徽境雖可無虞尙慮逆蹤由績南馬金一帶以竄開婺已飭毛道移駐龍灣屯溪等處專扼馬金一路望貴鎮與之熟商論堵扼馬金則毛軍宜紮龍灣五城等處愈近愈妙論游擊之師不宜守壘則毛軍宜紮休城分駐屯溪不宜更分紮他處究以何者爲最善也李宅賻儀及祭幛收存用情微嫌過重且待朱軍送到再酌如輕重懸絕則尊儀或須略退耳

鮑提督超稟 奏准回籍治喪由

初六初八兩次來緘均已閱悉王鎮可陞一軍已據報於初九日移防灣沚該處尙需水師一營候晤商彭部堂楊軍門再行酌派貴軍門急思回籍治喪自是人子至性惟前次欽奉 諭俟江南軍務大定再行奏請給假旋又奉 特恩賞賜福

字 朝廷於貴軍門禮數甚渥屬望方殷本部堂實不敢代爲陳奏抑且不忍再爲瀆陳李撫部院去秋兩次奏請實因吐血病重非僅爲奔喪也貴軍門當強抑孝思勉竭忠忱暫時仍督師節節進剿以答 恩眷之隆趁此機會卽日進剿東壩占奪要隘庶皖南全局安於磐石金陵後路不久空虛九仞之功

切勿虧此一簣至要至囑現在李撫部院已於初八日起程來
皖江軍門忠義亦率師東來兩軍二萬餘人三月間可由巢含
進勦江浦九洑州貴軍門若由東壩進孝陵衛則四月間金陵
可以合圍此十年以來未有之機會何可錯過企望企望

批朱總鎮稟

去冬因貴軍士卒病者尙多是以批准在青陽休息此時病者
既已復元自應迅速進攻石埭其幾成畱守幾成進勦均由貴
鎮斟酌辦理儘可不必請示現在金陵及蕪湖金柱等軍均極
穩固浙帥連克二府七縣賊勢極疲極亂之時若我軍猛勦而
穩守必易得手

批唐總鎮二月初八日稟

績歛一帶居民凋殘聞之傷心然兵力只此但能守城守壘不能分布各鄉見賊卽打理勢然也紮草市之王丞一軍究竟何如自立軍以來並未見仗自難言戰不知守壘略有可恃否若守亦不可靠不如調之入休甯城內守垛所以保全休邑卽所以保全該軍只要徽休祁景四處穩固他處縱然糜爛事猶可爲也望閣下細心察看看定後一面與王丞商議一面飛告敝處卽行札飭辦理本部堂於山內之事所不放心者惟休城與王軍耳

批唐總鎮二月十四日稟

譚星一股花旗一股合之古賴等匪人數實已不少徽休同時喫重亦屬意中之事擬卽調李申夫五營速守青陽而令朱雲巖回駐休甯若周厚齋能於五日內到皖則以周守青陽總在半月之內可令雲巖入嶺閣下宜堅守以待朱軍之至庶合祁門王軍可以一戰若草市王軍則未必可恃也

批朱鎮軍二月二十日稟

賊攻青陽圖竄東建亦意中之事只要內守徽祁休甯外守青陽池州江西守景鎮樂平大局當無妨礙古賴黃皆屢敗之餘軍器不全我軍若得五千勁旅儘可擊之回竄不令內犯江西更好本部堂於日內可到大通青陽若不甚喫緊貴鎮可來大

通一晤否如賊距城不遠則不必來囑易芸陔來舟次一見亦可

朱鎮品隆稟連日擊賊并出隊由

胡黃李三逆已另咨鮑軍門卽日率師由南陵青陽一路進剿特恐各股併行逼入嶺內徽軍難以支持而徽郡各防兵尤以休甯一城未可深恃爲慮昨唐鎮加派王華雲一營協守休城未知足當大敵否該軍駐守青陽暫時仍應緩進凡守城之道賊始至猛撲一鼓銳氣宜堅壁不出少鈍其鋒而銷磨其氣卽一日之中賊初來之時其氣甚銳至未申以來則意興減而氣衰矣古人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者此也貴鎮好出零隊好

打油仗最易爲賊所輕不出則堅壁靜守出則須以大隊猛打不可零進零退徒長賊餒也

批唐總鎮二月十七日稟

本部堂深以休甯一城爲慮貴鎮派王副將入休協守甚慰甚慰但守則靜守不放一鎗不出一人打則猛打出隊不可太零收隊不可太快出隊見賊未開仗而輕收者尤長賊氣貴鎮與雲巖一軍每好出零隊打油仗以致爲賊所輕以後出隊之時點足實數若不滿一千不必輕出也賊竄江西不能飛越景鎮樂平若該二處自能堅守則各處援兵亦必速到耳

批唐總鎮二月二十三日稟

各股賊皆無甚技倆惟人數甚多我痛勦則脅從立散賊小勝則凶燄頓長官兵開仗初交手時切不可輕敵旣獲勝後又不可不窮追多殺蓋輕敵則恐一路疏失各路之賊皆長氣燄不窮追多殺則不能寒賊首之膽而脅從者亦無隙可逃大約此次賊頗易打只要臨陣善於審機耳

統帶吉中貞字武字兩營蕭提督開印稟報開用關防日期

統帶之任不但講求戰守更宜勤以勵已廉以服眾凡事畱心考究不知則問多問多思期於明白透澈而後已苦心磨鍊冀成吾湘名將勉之

批唐總鎮二月二十八日稟

日內軍務喫緊皖北則江浦浦口等城失守後僞忠王上竄巢城以數支牽制廬江官兵以數支牽制無爲州官兵而以大股初四五日猛攻石澗埠毛道營盤文報接濟皆已不通南岸則花旗古劉等股麇集徽境而黃胡李等股又從東建直犯饒景本部堂已調霆軍馳援景鎮鮑軍門於初七日到青陽將由建德赴江西矣因毛道四面被圍又調霆軍改援石澗埠先解毛軍之圍不知景鎮樂平官軍能堅守待援否貴鎮守徽休王道守祁均可放心但恐劉臬司須赴景鎮山內別無游擊之師殊深焦灼耳

批唐鎮軍三月十二日稟

頃又接張道稟毛軍於十三日接仗挫敗該軍亦有傷亡十四日賊攻郡城甚急不知能保全否毛軍於正月到徽至今四十餘天尚未布置停妥辦事不迅速打仗不奮勇果不出人所料可嘆可恨

批唐總鎮三月初二日稟

聞徽祁賊匪極多半月未接來信焦灼之至然徽休三城計必可堅守無虞北岸無爲州石澗埠毛道營盤被賊圍撲水洩不通已九日矣調霆軍由大通往援計十七八必可趕到俟石澗埠解圍霆軍仍回南岸援剿建德景鎮一帶不過四月中旬霆

軍在祁西祁南痛打幾仗徽事必可大鬆也

批唐鎮軍三月初八日稟

休歛一路雖經擊退而漁祁尚十分喫緊東建等賊聞尚麇集於石門洋塘桃樹店一帶均爲祁西祁南之患實深憂灼現派鮑軍進攻無爲州待石澗埠毛軍解圍後卽調令由青陽石太進援徽州然計期已在四月中旬矣務望我山內諸軍再竭力堅守一月則鮑朱援軍皆集自可苦盡回甘

批梅守三月二十日稟

十三日不過毛軍小挫賊已逕由休南龍灣一帶竄入江西矣十七日大股續至唐毛二軍在楊村大敗不知休歛三城果能

保全否該軍能派六營入嶺援救極好極好大慰大慰頃已辦
札排遞矣仰卽日入嶺商同勦辦古隆賢深知賊中虛實當可
探得確情以謀取勝胡樂司尾股人數當亦不少然前有旌太
兩城青石可無礙也

朱鎮品隆稟奉札出攻石埭并擊賊築壘於墩上民園由
來牘可怪可嘆一味支吾全不實心幹事石埭距青陽甚近可
打行仗酌帶乾糧出賊不意機在迅速何輜重之有又何修壘
之有鮑軍門自甯郡至涇縣計程百廿里正月初五一晝夜趕
到初六日將撲涇之賊擊退解圍初七日仍回甯郡高祖山老
營青陽至石埭八十里先日由青陽出隊至離石城十里許札

駐次早開仗後仍回青陽可也青陽至陵陽不過五十餘里陵陽既有賊三更前進已刻至陵陽開仗本日回青陽可也嶺上蘇有賊先勦嶺上蘇可也秧田埂民園有賊先勦秧田民園可也駐青陽已經三月於附近之賊全不動手一打乃以此稟塞責可惡可恨如此何須多營仰卽撤去二營酌畱五營專守青陽終年不動一步可耳

鮑超稟探報賊抵廬江我軍舟行由樅陽登岸迎頭截勦
由

來緘閱悉貴軍門一聞石澗埠解圍之信卽應確探賊竄何路設法腰截方爲不負此行乃冒昧返舟殊屬不合貴軍門於初

十早接調援無爲之牘十一日儘可渡江十二三四五等日儘可由陸路抵無爲州十六由州出隊十七日毛劉彭蕭大戰之時霆軍儘可由西路會剿若使貴軍十七會剿該逆何至由西路上竄廬江來緘又稱乘此風利上行試思十八日自無爲開行廿一日申刻始至泥汊四日僅行六十里尙得謂之風利行速耶明知船行甚鈍貴軍門聽將士之言貪舟中之逸不願登陸此次擄船至千餘號之多大通荻港各卡釐金大減船戶人含怨前據緘稱到無爲後欲仍畱各船本部堂曾答以所得者少所損者多批令將各船一律開釋豈未接此批耶往年加夫八百餘名豈至今一步皆不能走而動必需船耶如再不將

各船隻一律開釋本部堂定當據實奏參勿謂言之不早也廿一日發去一咨請貴軍門由王家套等處起岸進兵以解廬江之圍茲據稱欲由樅陽登岸樅陽至廬江二百一十里王家套至廬江一百里何爲舍近而圖遠應卽仍由王家套登岸迅速進剿亦不必親來安慶

朱鎮品隆稟賊撲青陽籌備儲糧堅守由

據稟斷能穩守穩擊大慰大慰所領米糧卽飭糧臺趕緊籌辦徽州之賊旣已退回則徽休祁門可保無虞此大可喜之事賊中無斗王卽堵王民間皆稱堵王係黃文金號黃老虎者也在皖南諸賊中最爲凶悍十一日在祁門小路口大敗於王鈐峯

之手現聞尙在石門洋塘桃樹店一帶總圖內竄江西來函謂
斗王亦至青陽恐未可信希卽詳細探明見示

朱鎮品隆稟賊攻城壘我軍出擊獲勝由

此股賊匪前自甯國涇縣敗回本已衰弱頃又自徽州敗回其
氣尤餒我軍平日宜戒浪戰若看定地勢酌定時候本有可打
之機卻又不可太斯文了一經得手卽須痛剿窮追上午得手
下午又剿又追尤日得手次日又剿又追乃足以振軍威而寒
賊膽不過猛打數次三千餘人卽足抵萬人之聲威矣若一味
穩慎全不勇猛交鋒之際見賊小挫退我亦得罷且罷得收且
收不說天色將晚便說風雨將至不說士卒飢疲便說出隊太

遠不說怕有埋伏便說另股包抄如此則永無痛剿之時賊亦永無喫虧之日不過數次賊必狎而玩之三千餘人只足抵千餘人之聲威矣往昔鮑春霆帶三千四百人七年打意生寺八年打涼亭河實有十餘萬悍賊故鮑在二郎河一帶三千餘人之聲威足抵萬人近日王鈐峯守祁門僅二千八百人尙分二營紮漁亭三月十一破黃老虎一股於小路口打得甚猛黃老虎不敢再擾祁門其聲威已足抵五千人貴鎮在青陽與古賴劉藍等逆相周旋儘可大有作爲不料聲威日減大負期望唐鎮亦是過於穩慎爲劉王客兵所笑此批仰鈔錄移知唐鎮可也

批唐總鎮三月二十五日稟

頃接來勇面稟二十五夜宿漁亭聞劉王各軍已於二十五日再攻黟縣嶺內肅清矣此次僞忠王大股於十七日白石澗埠解圍後於十九日攻撲廬江二十一日圍攻舒城二十五日圍攻六安州舒城守兵僅有蔣道二營六安守兵僅有蔣部之利左等二營亦能堅守城池皖南羣賊不如忠逆之悍徽休二城不僅兩營之多除守城外貴鎮儘可帶二三千人出打行仗會同劉王各軍痛剿黟縣之賊乃劉王各軍迭次苦戰貴鎮始終不發一兵相助大爲客兵所笑本部堂有何顏面見人朱鎮一軍現在亦但能守而不能戰大負期望可嘆可嘆

朱鎮品隆稟連日勦擊各路賊匪獲勝由

兩日之戰總不切實痛快譬如治病者略施表散之方而無猛攻之劑則病終不能去目下皖南之賊人多而不悍勢散而不整實係衰弱無能易於攻打我軍但審機量敵一有可乘之隙卽猛擊猛進猛殺猛追使逆膽悉寒不敢窺伺庶可一勞永逸不然株守以待賊至稍勝而卽收隊穩則穩矣於賊毫無所損而各股之環繞於前後左右者或遠或近若出若沒且糾纏而無已時也

批唐鎮義訓稟連日擊賊獲勝由

初一二三等日連日苦戰獲勝賊膽必日寒士心必日壯凡軍

威所以大振者全是打出來的有四分是把穩打的有六分是冒險打的從前楚軍初立塔軍門有八分冒險後來多鮑有七分冒險李忠武亦有六分冒險近來各軍專圖十分把穩不肯冒一二分險雖窮餓之賊殘敗之賊亦從不猛打痛追以致窮蹙者不肯降裏脅者不肯散浙賊所以棄浙而趨皖者以浙打而皖不打也望貴鎮挽此積習變此風氣東館西館陵陽鎮之賊望次第痛剿而驅除之至囑

唐鎮義訓稟祁防喫緊懇飭朱軍入嶺以固根本由

該軍是徽郡之地主各軍皆係客兵該軍雖僅紮徽休兩城而於漁黟祁三處皆當派人坐探與各軍宜常通信息有警急宜

飛速馳援有喜信宜飛速馳報方不失主人之道方足聯客兵之歡劉王兩軍於二十五日大獲勝仗將十都等處賊壘全數攻破黥賊全數出嶺該鎮二十六日尙不得音信何憤憤若此耶此次客兵十分出力主兵從不會勦本部堂實無顏面對人該軍只可出隊鵬勦不能分紮巖寺本部堂已於劉臬司稟內批明並照會貴鎮矣朱鎮日內方與各賊屢次苦戰青陽亦係萬不可失之地已另調李道鈞字一軍由建進勦祁西矣

批唐鎮軍三月二十八日稟

該軍只可出隊鵬勦不能分紮巖寺前已批於劉臬司稟內並批該鎮小稟矣至親赴漁亭會晤劉臬司則早應前往且應常

常往見殷殷親近渠以客兵如此速來如此苦戰葉道則宜聯以誠意贈以儀物貴鎮則宜助之同戰陪之同勞庶不愧爲主人之道乃葉道與貴鎮許久不至劉臬司營中一會任他苦戰苦守東奔西馳本處鎮道若置之不聞不問昨劉臬司有將赴景鎮之議而王沐亦將回顧江西黔漁之事恐致決裂實深憂悸現調李道鈞字一軍由建救祁亦須中旬乃能到也

鄧萬林稟奉諭派往淮揚營中同襄軍務

現在下游軍事頗順水師礮船日增該將既赴營襄理軍務應以勤訓練戒騷擾爲第一要義而上海風氣奢靡最易沾染嗜財倚勢最易敗名尤以崇儉守廉爲本勉之

批唐鎮軍四月初六日稟

湖州既未克復後股上竄之賊必且絡繹不絕前與毛軍會剿既難取勝則此時該軍截剿亦不過斬擒而已不能遏賊而創之也仰嚴守徽休兩城以固根本無以賊不攻城而或忽之

批唐鎮軍四月初五日稟

此稟已隔半月不知該軍已分紮屯溪否若尙未分紮卽不分亦可該軍除良字二營及已撤之震字營外僅止六營派隊出剿則可分紮三處則單本部堂已畱告左部堂矣現調李道鈞字一軍前赴山內該鎮可與之面商一切

批梅守四月十九日稟

現札李濟元帶建字二營先往太平駐防如有警信該守務須
簡派一營速赴太平會防涇旌青石皆有守兵該逆萬無久攻
之理易鎮六營分守涇旌二城湘前等十營斷無不能守三城
之理但不能分兵出城鵬勦建字營雖弱亦尚可助守也陳鎮
甫經到池未便改令移防耳

洪容海稟奉批堅守弋江修築營壘由

凡帶勇者聲名最關緊要駐紮之地能嚴約勇丁與民秋毫無
犯則聲名卽從此起矣若擅作威福縱勇四出索擾則聲名一
壞人皆避之萬事都行不動該將係投誠之營民聞早聞而生
畏雖買賣人亦怕進該營必須加倍約束乃能將長毛二字洗

滌乾淨勉之勉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該將若矢志不擾百姓亦立地作好人立地成名將矣

郎中銜戶部主事文嶽英等稟請修葺南嶽廟出示勸捐
由

南嶽廟歲久就圯自應卽敬謹修葺以肅明禋據稱康熙年間聖祖以冲聖臨朝允臣下祝釐之請發帑興修中丞趙公實董其事是當時以南嶽有壽嶽之稱而臣下遂默致祈天永命之請或亦古人禱祀羣望之義今巡撫毛部院撫湘二年雖勲績未知與前哲何如而忠君愛國之忱則幾堪媲美趙恭毅公
皇上冲齡踐祚同符
聖祖誠使禮秩壽嶽重修祠

廟有裨於 聖主之遐齡則毛部院必竭誠將事卽本部堂亦何敢視爲緩圖候卽咨商毛部院主持一切本部堂會同董理香客每名捐錢二百文尙不爲多准會銜出示曉諭曠學衡等七員及照磨曠學徵均准給予會札水陸各營由本部堂札飭量力捐輸歲修租穀應由毛部院飭查追繳餘均照所擬辦理

水師嚮導營新授江南狼山鎮總兵王吉稟奉到行知由來牘閱悉貴鎮新膺 簡命受 恩愈重責望愈隆益當奮勉立功以圖報稱治事宜勤操守宜廉行軍宜愛民說話宜誠信四者闕一不可無以官大而忘之也

統帶貞右馬步各營成提督大吉統帶湘皖等營蔣道凝
學管理湘中右等營軍務毛道有銘會稟預籌分軍防
守各處情形由

據稟所籌各情形具見周密本部堂前因我軍攻堅傷亡過多
壽城旣失士氣減損故但思斂兵以保六安潁州尖鎮三處而
未計及不守各要隘則三處亦不能保又未計及兵退太遠則
六北之糧盡爲苗有六北之圩盡被苗脅此本部堂之疏失也
茲來稟籌畫詳明應卽如所擬妥爲布置

管理湘中右等營軍務毛道有銘稟復元中營勇在舒城
滋鬧情形

副將胡秀世瘡傷尚未平復應准免其來省仰卽將看管病勇之親兵李玉興卽日押送來省聽候查訊以期水落石出亦不能以該親兵所供一面之詞爲憑湘軍昔年聲名天下欽仰近日各處鬆懈擾民被控之案層見疊出若凡案皆不認真審訊則我湘勇愈趨愈下將爲世所唾罵矣

勳中營潘游擊立勳稟苗逆衝犯三河尖賴沿河團練節

節堵禦由

該游擊督練固守尖鎮使正陽之逆不敢衝犯保全要隘具徵忠義固結敵愾同仇深堪嘉獎卽日札飭辦理三河尖練務協同成軍併力捍禦以保身家以衛良民苗逆之意自以爲平日

曾有小惠在人人必從之而不知彼爲團練名正言順人樂從之彼爲叛逆名不正言不順一旦身敗家破上辱祖宗下戮妻子誰肯從之兩淮自古多豪傑之士大丈夫情願效忠聖朝豈肯爲苗逆作臣僕情願自立門戶豈肯爲苗逆作爪牙該游擊帶練日久凡兩淮豪傑必多素通聲息之人仰卽將其中不願附苗者詳細密稟以便給札辦團同心討苗三河尖巡檢史化明未能得力應卽撤任候飭司另行委員署理

朱鎮品隆稟病重難支及朱守聲隆身故派員照料該營營務由

兩年以來各軍病故者多屢損將領得力人員每一思之輒爲

神傷本部堂去冬亦遭手足之喪故於貴鎮暨張臬司之弟劉臬司之兄弟尤爲愴懷所幸令弟有三子較之張劉等稍足自慰貴鎮重任在身亦宜強自寬懷無過悲戚也

批唐鎮軍七月十九日稟

婺源可慮楊部堂已咨左部堂於王鎮王道二人中派一人守婺源本部堂亦於金陵軍中另派守甯國涇旌抽出易劉兩軍與朱南桂爲皖南游擊之師閣下與金觀察惟堅守三城一隘不過月餘當有活兵到徽境也

批唐鎮軍初四日稟

據金陵來信湖州克復蘇軍郭鎮松林直追至廣德州似逸賊

已不甚多卽多亦狼狽已甚斷不能似聽康等股之整齊也貴鎮若與金軍合力痛勦當不至如三月之債事望與易劉二鎮多通書信審確賊情猛擊而穩圖之

批唐鎮軍八月初三日稟

青陽被圍已二十日朱鎮久病不省人事軍士病者十居六七危急之至派鈞字營由大通往援因隔水不能直達城下江席二軍由池州往援亦因病者太多尙未至池無論青邑可保與否徽甯兩府九月必喫緊矣仰會商劉臬司王道妥爲防範至要至要

統領景防各軍段道起稟請札飭皖南道府籌款發賑濟

食難民由

皖南各屬迭遭蹂躪百姓流離困苦本部堂每一念及寢饋難安自上年來疊次飭發賑米每縣二三百石至五六百石不等無如地方寬闊軍餉支絀既苦惠小而不能徧又恨力薄而不能繼而逆眾且時時竄突災黎迄無休息之期其勢與現在江西僅鄱湖都彭被擾各屬賑濟有限者不同茫茫浩劫具禍以燼忝膺巨任徒增愧歎耳

批唐鎮軍八月初十日稟

山陽坑等處易鎮於七八日疊獲勝仗該逆業出老竹嶺外不知仍竄入否歟南深渡一帶如果堵剿得力恐該逆將由歙北

亂竄仰督率各軍穩猛圖之

批朱鎮軍稟

喻席兩軍不知能從茅坦打進否李軍有十二日之挫恐難再振江軍畱病勇守池郡好者俱交席軍帶打茅坦一路鮑軍日內無信來不知春霆病好否宋國永已帶隊至蕪湖否此外實無大枝援兵可調愧極愧極

三河尖練總潘令塏稟遵札辦理團練并俟訪得才堪濟變者當密爲舉報由

該令居心光明措詞真切此稟可以見其大概閱之欣慰無已所稱抱濟世之才矢堅貞之志不爲利害所動此豪傑之士也

心知順逆隱懷忠義而亦不免被其逼脅此不失爲良善之人也豪傑之士難以邂逅遇之良善之人尙可以人力求之求之而實見其行實信其心方行舉報則斟酌而無冒濫矣仰隨時畱心訪察以慰期望得一好人便爲天地消一浩劫也

傳參將家桂稟奉札代理湘新後等營統帶事務

該將質地寬厚易得勇心惟行軍當以嚴爲主臨陣紀律不嚴則無以作勇敢之氣平日營規不嚴則無以儆騷擾之風周鎮能打猛仗能耐勞苦故該營屢立功績該將接統其眾無隳成規可也

候選府經歷張翰貽稟接帶新仁營事務日期

現在羣逆萃聚青陽距南陵甚近該員新充管帶務須廉以持躬勤以率下先民有言不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聞該員少年老成勉之又勉名將名臣在有志者爲之非有種也

朱鎮品隆稟青陽解圍由

此次黃李大股圍攻青陽適值我軍疾病空乏不能自存之時可謂奇險貴鎮扶病登陴與各將士忍飢苦守竟能堅持三十八十之久與援師內外夾擊力解重圍實非本部堂初意所及料也我湘軍近年以來守城守壘已磨鍊出絕大本領如前年冬之徽州去秋之雨花臺今春之石澗埠此次之青陽皆有百折不回之力良可欣慰貴鎮病勢已漸愈否營官中病者三人

皆就痊否深爲軫念昨已檄調湘後兩營接防青陽建字兩營接防池郡貴軍暨江席李喻諸軍分爲兩大枝進圖石太旌德各城而江席及喻紛紛呈請大加休養該軍旬日可拔隊開行否能趁此機收復石太旌德則省力多矣

統帶江蘇撫標親軍總辦湘淮各營防勦事宜李令鶴章稟克復江陰縣城由

江陰爲蘇州北路屏蔽賊所必爭之地經該統領添調援師將東南木城卡壘埽蕩淨盡立復堅城使蘇賊無路北渡實屬有功全局與前此守常熟克崑山諸偉績互相震耀惟淮勇威望日著本部堂所期者不在勦烈而在紀律必須如該統領去年

初過淮揚時之秋毫無犯而後可保常勝可免後患仰卽時時
誥誠處處維持勿視爲老生常談也

批唐鎮軍九月初一日稟

該軍只能分守徽休不能撥人紮於箬嶺許村等處昨已批告
劉臬司矣守得此嶺難顧彼嶺故余始終主守城不主守嶺也
梅守錦源稟探明賊蹤由

蘇浙肅清皖南從此當無兵革之患斯民稍得蘇息諸將士從
我甚苦欠餉甚多時常憐念從此必可陸續給還不欠一文仰
傳諭將領弁勇此後旣不打仗專從愛民二字上用功不可稍
有口角壞多年之聲名也

統帶貞右等營成參將大吉稟請給假養病省親由

該將於四月十八日抵宋埠五月初六日接由宋埠赴三河尖
援剿穎壽之檄五月十六始行拔營六月初四尚未抵壽實屬
畏葸逗畱本部堂猶念該將在李撫院部下曾著微勞姑示薄
懲以冀及早愧悟乃竟怙過不悛在固始數月一任部卒四出
滋擾釀命劫獄巨案疊出該將仍託病不理置若罔聞屢奉檄
催前進始於八月二十四日令各營拔赴尖鎮而該將則具稟
乞假希圖引退使湘軍聲名狼籍本部堂與李撫部院之名望
大減該將此時豈能置身事外仰候金前道國琛到皖前赴三
河尖交代該營事務後該將卽來轅聽候查辦固始縣紳民原

稟鈔發閱看已派蔣道密查計日亦將稟復矣

統領銘字營劉鎮銘傳賀稟一件另單稟繳還銀米等情近聞淮勇屢勝而驕頗多擾民之事該鎮甫膺專閫尤宜不自滿假時時以廉儉二字整躬馭下苦口告戒不准擾民至囑至囑若大功未立而先隳聲名甚非本部堂所期望也

朱鎮品隆稟古隆賢獻城乞降懇分飭嶺外各軍暫緩進

兵由

古隆賢一股當飢困窮蹙之時又懾嶺內外各軍夾擊之威其率眾投誠事尚可信從前韋志俊獻池州府城旋被楊逆佔奪去年洪容海獻廣德州城亦因其部下內變旋得旋失貴鎮此

次當引前事爲鑒十分防範十分審慎庶免後患旌德招撫事宜候卽飭易鎮就近帶營往辦然一展轉間未免有需時日且首尾茫然不知亦太隔闕不如一面由易鎮派兩營駐防旌德一面由貴鎮派員將旌邑降眾帶至青陽一併安置廣德州招撫事宜卽派霆營宋鎮酌帶數營往辦以資熟手惟胡黃等股方麇集廣德一帶其城易得而難守殊爲可慮甯邑賴逆一股尙不足慮祇要石太旌廣四城皆爲我有此賊裹在中間豈能站腳不降亦將遁矣此時鮑軍方欲先取東壩山內各軍亦因劉軍回浙批令暫緩出嶺江席李諸軍亦尙在青城均可卽照所請暫緩進兵候分別咨行遵照其劉臬司績溪一軍已於廿

五夜專差飭知毋庸勦施矣古隆賢在皖南日久其所部黨眾多係皖南被脅之人不願回籍者諒不甚多卽日飭臺解銀一萬兩爲石太旌庠四城遣散之資其距籍較近者由貴鎮等酌給路費其距籍太遠者每名給路費一千文或以銀七錢代之仍分省分起派頭目管帶押送以免沿途滋擾務須一律遣散不令窮極投降之賊仍擁重兵卽有無家可歸者不能不暫行畱營交其管帶亦應遵照前批至多不得過數百人至要至要前二次各擁眾二千餘人其遣散者爲數極少辦理不善宜以爲戒毋以爲法也至請給該酋二品頂戴未免過優無此辦法從前張國樑李世忠韋志俊洪容海投誠之時亦未給如此官

階 朝廷名器亦當顧惜俟各城招撫辦妥之後本部堂當奏請加 恩古隆賢賞給游擊虛銜以示獎勵

三河尖練總潘令塏稟呈所議練規懇示遵行由

據稟已悉本部堂嘗言團練須擇人而辦細閱所議練規首先以慎舉練總爲務誠得擇人而辦之意練總得一好人則練長練丁皆成好人矣藉團練之名苛派公費抗玩官事此天下鄉團之通弊也藉團練之名築圩恃險魚肉良民此近日兩淮之風氣也所議練規於此數事苦心分明一一禁絕良可欣慰候卽刊刻辦理三河尖團練鈴記以昭信守昨准河南撫部院函稱光屬團練已派固始紳士李守孟平專司其事若事權不一

恐彼此觀望其收實效不如豫人屬豫皖人屬皖各辦各團遇
邊隅有警仍令兩省練勇彼此聯絡聲勢協力守禦如此則無
事各專責成有事仍可互相策應事權旣一呼應亦靈各等因
是光固之團已由河南撫部院派員專辦本部堂未便越俎應
派該令專辦尖鎮及阜霍一帶練務較易爲力仰卽遵照可也

批唐鎮軍九月廿四日稟

老湘營一軍自以畱於徽境爲妥左督部堂或不遽調回浙新
仁依仁二營已調赴祁門矣朱雲巖招撫石太之賊如事不果
諧當飭江席等迅速進兵以寬嶺內之防務也

批朱鎮軍稟

看此情形石埭一城古逆一股或不致更有他變易鎮已將帶隊至旌不知江逆尚在旌否至廣德則斷不可恃前雖已檄宋鎮前往若宋果冒昧一行恐不免喫虧也貴鎮既發此端望時時專人與易宋通信渠二處若有差失必將歸咎貴鎮能常常報明實信則渠二人可隨時斟酌矣

批唐鎮軍九月廿九日稟

石埭太平之賊乃因投降而獻城未必因十九日之戰而遁現飭喻鎮進駐太平易鎮分駐旌德易鎮人數僅二千五百人恐不足以守涇旌兩城尙乞籌得一支持守兵耳

統帶湘皖等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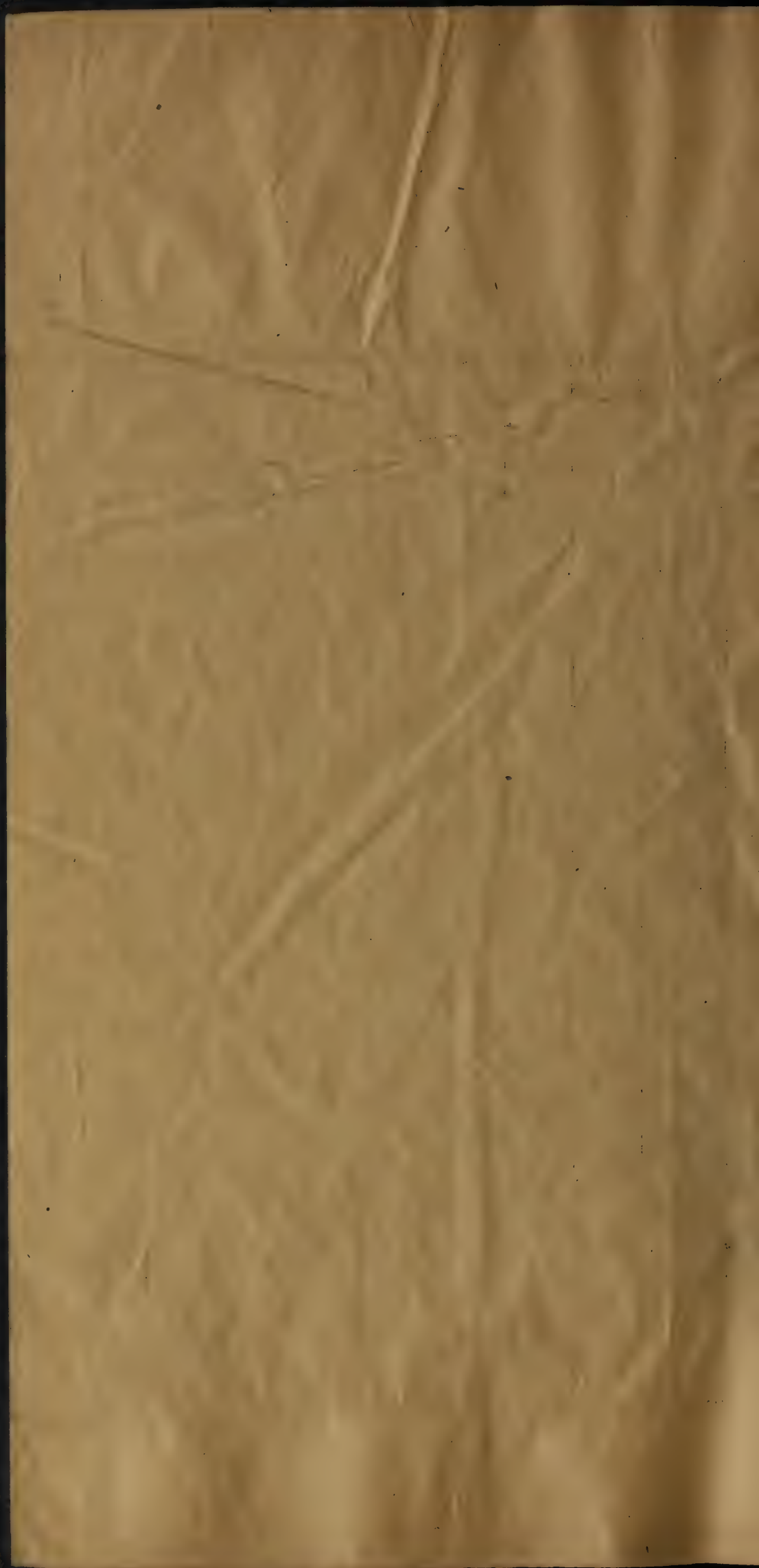
凝學申查復固始縣紳耆稟成軍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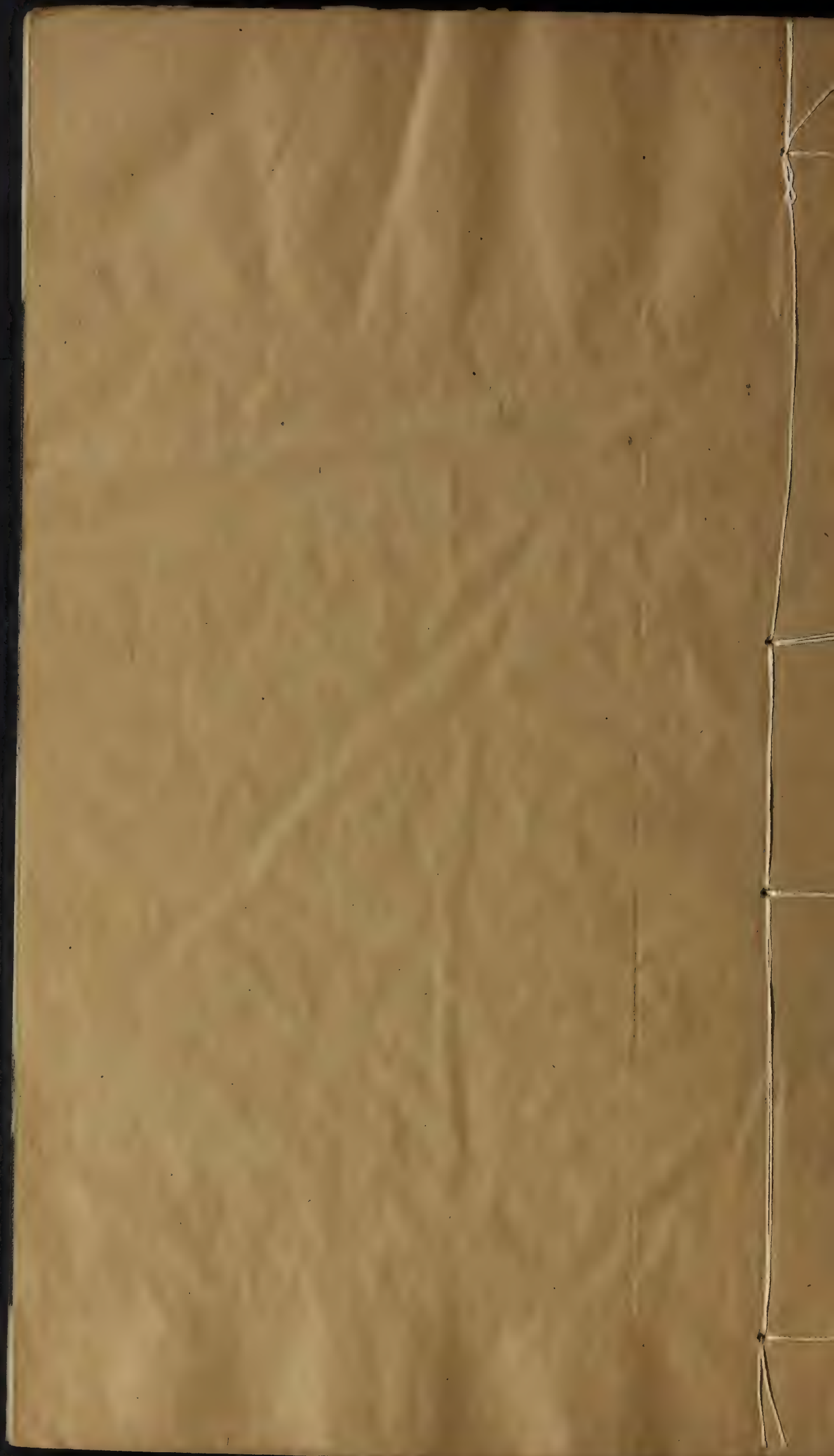
條

據申覆各情成參將之廢弛營務毫無紀律已可概見業經批飭該參將候金前道到營接手後卽行來省聽候查辦所有固始縣紳原控各節內胡宗士及李榮葉二案尙未將犯交出應俟金前道到營時飭令查交訊究餘并須力加整頓以肅營規另單併悉地方官挾嫌搆衅在所不免然軍營每至各縣其初須力禁騷擾其繼須獎借官民若既不禁騷擾又不能獎借而反苛責之怨詈之則官民之責我詈我百倍於軍中之責彼詈彼矣該道前在六安舒城名望極好聞亦多用獎借之詞不知成軍何以全不知此義也

劉參將星菴稟管帶湘副前營并開用關防日期

該將新充 官有整躬率下之責總不外勤廉二字實實做出
勤則營無廢事爲下所法廉則已無所蓄爲下所畏湘營聲名
素好務須恪守成規毋負委任





7L
5728
A1
1871
V.112
曾文正公批牘卷三

同治二年癸亥歲十月起安慶行轅

統領飛虎等營石鎮清吉稟謝蒙恩賞賜對聯

該鎮於四年相見時已自樸實耐勞近於戰守二事講求更精
今歲以四營防守廬州要地整飭戎行誅鋤匪類使大股賊不
敢近城官民多相稱頌若非以廉儉持躬以嚴明馭眾焉能如
此若常持此心何難鍊成名將儲爲大用發去楹聯願諸將士
益相勸勉不足言謝也

鮑提督超稟請派防各處以便大隊進剿廣德并請假回

籍由



前於建平東壩並復後本部堂又令陞字五營守高淳鈞字五
營守建平請貴軍全部守東壩爲各路游擊之師業經續行咨
達昨准彭部堂緘報溧水已於十二日收復調陞營由高淳往
守并稱速謀溧陽必可一鼓攻下如果收復溧陽句容只好於
金陵曾部院大營撥兵守之洪容海須守高淳貴軍畱爲游擊
之用不能再撥守兵矣貴軍門陳請歸葬情詞迫切具見孝思
純篤東壩先復奏請給假本部堂原有成約惟此時機局與春
閒訂約之時又不相同貴軍門官至一品忠勲簡在 帝心
滅賊之志與感 恩思報之誠必應夢寐不忘 國事家事

必能視同一體知所緩急無俟本部堂數數堅畱也仍請查照

歷次函牘批答勉畱五箇月以成大功風水之說不足深信靈
樞入城一節已於前緘內批明卽咨四川督部堂并札飭本籍
夔州府知照矣至寄家辦喪銀兩未能落實良用厯念兄弟之
閒惟有從寬善處不可稍失和氣貴軍門後福方長區區耗費
卽他人用之尙不足惜况兄弟耶

統帶湘皖等營蔣道凝學稟拔營抵霍日期并成參將擬
自率三營力疾進剿由

成參將自率三營進剿亦無不可旣與潘林各練一路進兵總
須推誠布公不可盡用權術嚴禁兵勇騷擾可以使之心服官
軍力任其難不稍退怯亦可使之畏威也

管理湘中右等營毛道有銘稟明率老廟集五營進紮蘇

王壩由

據稟及另單輿圖均已閱悉前因該道與六安曾道函稱正陽有機可乘後路不虞抄截故派該道會同周軍進取正陽久不見稟報拔營日期以爲奉調卽行矣茲據稱李軍尙未進攻下蔡壽城之賊猶恐時出滋擾又恐王家灣黃家埂塘各匪圩包抄我軍後路難於進攻各等語閱之殊深詫異然則該道與六安曾道通函欲攻正陽之時李軍已進取下蔡乎王家灣黃家埂塘當時遂無匪圩乎出爾反爾不能自踐其言殊不可解正陽東南北之水據圖稱晴久則涸入冬以來連晴二十餘日想

亦可搭造浮橋渡兵進剿矣昨批令周軍卽由王家灣進兵以
攻正陽該道與之或分或合板橋集老廟集之營或撤或畱此
等小處本部堂概不遙制概由該道自主但不准不攻正陽而
以收撫苗圩輕輕了事耳所以急於進兵者原冀掣動賊勢以
解蒙圍若文報往返太多耽閣太久蒙城不守苗勢大張則該
軍與周軍方自守之不暇豈復似前此之有機可乘哉李軍門
方銳志進圖下蔡老巢或不暇繞過壽南附近壽城之圩大抵
平日則自附苗黨官軍至則自稱良圩及戰爭之際苗勝則助
苗官軍勝則助官譬若草從風靡可南可北李軍門所攻民圩
數十果能必其一非苗黨乎該道將來進兵然後知似苗非苗

分別良莠極不易易也所請預禁之處應毋庸議

統帶貞右等營成參將大吉稟復固始縣紳民列控暨呈

明請病假緣由

昨據該將呈報扶疾拔營與蔣道會師前進能就此約束部卒奮勉圖功挽回聲名則前此飭查之案亦未嘗不可予以自新量從寬減本部堂訪察諸將之聲望多采諸部卒與百姓之口該將果爲部卒所畏愛百姓所感頌本部堂豈能故爲苛求如其反是亦豈能故爲寬縱爲榮爲辱在該將之自取之不必預先瀆陳也

統帶湘皖等營蔣道凝學
統帶貞右等營陳參將大吉

稟克復潁上縣城乘勢進攻

正陽由

苗逆就戮賊膽皆寒潁上踞逆獻城出降自是意中之事若再將正陽收復則淮甸可告肅清此時壽州之賊已降正陽之賊斷難孤立大兵一至亦必相率獻城也其尤爲出力員弁兵練俟正陽收復後彙案核獎此次平苗之功以僧邸及唐富李陳諸軍爲最我湘軍未當前敵未經大戰當邸帥未誅苗逆之先該軍等前卻次且屢催不進將來祇能酌保數人不能開單多保也

代辦精捷全軍事務陳道鳴志稟統憲江軍門病故懇

奏請賜卹由

江軍門自咸豐三年以後日在兵閒殊勲偉績照耀於江湘鄂皖粵西等省不可殫數此次千里赴援暑雨載途喘息未定卽進剿彭湖之賊病勇未愈又馳解青陽之圍戰功最多勞苦最甚昨者因病過皖相見悽惻然猶冀天佑勞臣傷病雖深或者壽命不促茲聞來稟竟於初四日舟抵吳城時病故悲悼曷已查江軍門以書生從戎歷保文職洊至監司大員又蒙 恩擢署貴州巡撫茲於立功後積勞病故應奏請 特恩仍照文職例賜卹以慰忠魂并奏明照例入城治喪

管理湘中右等營毛道有銘稟收復正陽關由

此次會復正陽關城苗黨係畏僧邸之威非畏楚軍之進攻也

我軍前此旣不能保全後此株守五箇月不能進剿壽正穎之
一次以掣懷蒙之賊勢直至僧邸南下蒙城解圍苗逆授首乃
始進攻穎正淮上諸軍必譏我軍危時全不動手安時乃來爭
功矣所有正陽一關該軍等不必畱營戍守以避爭功之嫌

批朱鎮軍十一月十三日稟

祁門旣已收復徽休兩城尙可堅守此大局之幸也余前擬令
貴軍棄旌不守而退守徽休今貴軍米糧子藥旣可支二三箇
月則旌城斷不可輕棄宜仍竭力堅守至囑至囑現在鮑軍糧
路已通若年內能將甯郡之賊打退則蕪湖魯港之船可由涇
縣直運至三溪旌德矣較之由徽祁嶺內運出難易迥殊也王

道鈴峯一軍現今其駐紮祁門但該軍非本部堂所統倘左帥欲調至景鎮婺源等處則貴軍宜退徽州唐軍宜退休甯各派二營共守休甯若王鈴峯尙在祁門則貴軍斷不可輕動也涇旌兩縣交界之區貴軍宜約易鎮吳守有事則會剿無事則會哨庶旌軍不甚孤寂賊若竄江西本部堂已奏調江味根一軍來剿沈帥亦派韓軍五千人左帥亦派蔣軍萬人會剿皆商定矣應無大礙

統帶吉中果字確字營彭道椿年稟報開用關防日期由古來名將帥亦多出於文弱書生功之成與否雖不敢預必要之潔清白矢則眾不敢侮嚴明馭下則兵不敢玩此則有志之

士可以勉力爲之立竿見影者也聖賢豪傑豈有種子大半皆
銖積寸累漸作而漸進漸似而漸成耳

統帶精毅營席道寶田稟陳道鈔奉批示擬緩期前赴江

西省垣由

該道因陳道進省防務無人照料暫緩離營具見公爾忘私顧
全大局頃接蘇撫部院函稱僞忠王將由甯國縣竄至玉山廣
信上犯江西等語查咸豐十年冬忠酋上竄江西係由甯國縣
而出昌化淳安開化以達於玉山十一年正月初旬連圍玉山
廣豐廣信三城然後內竄腹地圍撫建陷吉安瑞州義甯遂入
鄂省連破七城仍回江西新昌瑞州豐城撫州瀘溪鉛山以抵

浙江而陷杭州其時該逆雖未能解安慶之圍而數月之內長驅五千餘里攻陷二十餘城擄人數十萬財物無算是僞忠王生平最快意之事此次自蘇州踉蹌奔出失意之秋思欲重尋此路上犯江西兩湖實屬賊計應有之舉亦官軍最可慮之端若昌化瀘開一路難以闖過則仍從旌德太石上犯建德饒景亦屬意中之事仰該道妥爲防範并將石門洋塘通景鎮之路無分大道窄徑一一踰勘繪圖通知各軍以備互相援應仍以一分齎呈本部堂備查

批梅守錦源十一月二十二日稟

頃見石埭紳耆致在省諸紳書深怨朱軍之騷擾其略云古曰

投誠民皆以爲有家可歸種作有期不意被朱軍駐紮兵勇將
房屋拆毀以作柴薪歸民捉去爲伊搬運所有店鋪被兵勇輩
佔居買賣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實搜取室物我邑
城鄉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致歸民有官兵
不若長毛之嘆云云以上皆信中語雲巖不在營中何以各營官全不
管束致紳民怨恨若此究竟何營規矩最鬆拆屋者何哨最甚
仰一面查明懲辦一面開單稟明吾輩帶兵若不從愛民二字
上用功則造孽大矣千萬懍懍

唐鎮義訓稟奉遣撤良字前右兩營擬就兩營挑選精銳
別爲一營請示遵行田

就良字兩營中挑五百人爲一營哨官什長均由湘軍挑放尙屬可行仰卽照所議辦理如勇丁實多精壯者卽多挑一哨亦無不可但只可令之守城不可派出野戰此係因貴鎮兵力太薄故勉強允其所請至於各處敗兵往往一收再收屢次誤事論者皆曰不收之當勇則彼將從賊矣余向不以此說爲然因怕他從賊而一概收之入伍以有用之餉銀養極壞之敗卒天下之遊勇潰兵可勝收哉貴鎮此次可偶一爲之以後切不可聽此等議論金陵十年之敗鮑軍近日之弱皆由收勇時全不謹慎耳

統領老湘營易鎮開俊稟遵示整肅營規由

前此涇縣捉夫搶擄諸案業經梟示數人亦殺一警百之道惟一味撇清謂與貴鎮營內勇夫無涉究未免信心太過蓋統轄既多必有耳目難周號令不行之處本部堂治軍多年刻刻嚴禁騷擾而每遇人告我部下擾民之案不敢護短以拒人言不敢信我兵之皆良不敢疑告者之皆誣也貴鎮於此類重案事前既失於防範事後袒庇部曲堅拒人言該軍弁勇從此益無忌憚官民從此益不敢以實言相告矣欲輿情之不怨其可得乎前此貴鎮初駐涇時發粥搭棚諸惠政涇民靡不歌誦本部爲之嘉慰無已當此營規初壞聲名驟減之際果能嚴於自治實力整頓營規保全舊日聲名在百姓最存公道又將化

怨詈爲歌誦矣不然以愛民始以擾民終先後判若兩人非本部堂拳拳委任之意也凜之凜之至囑至囑

暫理依仁等營事務吳守廷華稟請將依仁營另行委員接帶併歸張道統轄由

下游蘇州雖克而忠侍兩酋尙聚句容溧陽一帶堵逆黃文金亦踞湖州一路屢據稱報均有由皖入江之議卽將來金陵杭州并復羣賊必圖紛紛上竄該守所部駐守祁門係江西門戶亦爲嶺內外第一關鍵防務正須加嚴仰仍遵照前批假滿起卽回營并飭吳從九先行來皖銷假凡作一事無論艱險平易但須埋頭做去掘井不已終有及泉之日該守於軍務閱歷已

深儘可鍊成將材何不猛著一鞭期於及泉而止若觀望猶豫半途而廢不特於兵事無所成卽他事亦自畫矣吳從九藉詞不出似有缺望於保舉者尤爲不可

水師副

前營李萬鎮化林濟清

稟兩營哨船奉畱紮防緣由

來緘具悉貴鎮等所帶兩營征戰十年屢立功績長江所以一律肅清者全賴楊軍門統率貴營等苦戰苦守尤賴官閣部堂嚴撫部院不分畛域以鄂臺之餉養水陸之軍勦皖吳之賊今金陵賊勢日蹙可望克復自應畱貴兩營等竟此一簣之功以慰多年之望在弁勇辛苦累年必不因此際餉絀而遽至譁潰在鄂臺供億五省必不因多此二營而遽思裁撤仰卽照舊當

長江搶匪以安商旅應領月餉油燭等項候咨商官閣部堂嚴撫部院照舊支發如鄂臺刻下窘絀本部堂當飭皖臺酌量支發作為協餉開報鄂皖兩臺向來本不分家也至營中一切仍循舊制無須更換關防另立名目嚴鎮定國據稱抱病甚深所部正左營資格較淺應卽裁撤以副楊軍門節省餉需之意卽爲鄂臺計之三營同撤應補之欠餉太多反不如畱二撤一易於料理耳

批唐鎮十二月二十三日稟

一路察看甚爲詳細新正赴甯國縣一帶周歷履勘查明金毛二軍究應駐休甯作活兵乎抑應進剿廣德作為攻取之兵乎

仰細心查訪博詢熟識形勢者詳明呈覆卽進攻廣德或取道歙績或取道石太何者較便一併查復

同治三年甲子歲正月起安慶行轅

統帶精毅營席道寶田稟復卑營裨將各情另單稟請飭令吳中書紹烈前來勦辦營務由

該營裨將邊成阮可資臂助金張等六人又皆敢戰之士是尙不爲乏材庶人之家數語深得反己自強之道自古聖賢立德豪傑立功或不成初不敢預必只是日就月將盡其在我孔子所謂誰敢侮孟子所謂強爲善皆此義也游擊之師有二難本部堂亦深以爲慮無術補救王鎮永章旣可獨當一面應仍畱

湘省以備桑梓緩急之需至請此間選可恃之將殊難其人在
皖南各統將中以現守甯國之劉鎮松山爲最日內又當派毛
道有銘金道國琛率六千人南渡爲徽池饒州之活兵此三將
皆可與該軍共事不審果贋人意否吳中書紹烈候卽飭赴該
營贊助一切

李軍門世忠稟移眷住省暨陳鎮自明所部發歸何處請
示由

前與貴軍門疊次函牘商定三月內將五城兵勇全數遣散四
月初親來安慶晤商一次卽赴本任均經本部堂據實奏明在
案頃接來緘又不親來安慶而欲先赴舊縣一變前約殊失本

部堂誠信相接之意其實舊縣靈柩儘可派人扶送回籍何必親往杭州嘉興均已克復松江去賊甚遠又有本部堂爲之主持何虞謗議俟到任數月後呈請開缺或退居原籍或移寓省城均由貴軍門自便此時不必預計也今與貴軍門約定三條一則三月內將勇丁遣撤完竣一則四月半以前親來安慶謁見一則只准赴本任及固始兩處不准畱戀舊縣把持利權致各部曲散而復聚生出多少葛藤此三條如不一一辦到不待他人參劾本部堂定行奏參治罪貴部下之名散而實未散者皇上亦必派兵勦辦也望善自保全勿貽後悔陳鎮自明所帶勇丁二千人亦限於三月內拔赴南岸之池州駐紮聽候

調遣李副將顯發准給咨飭赴漕中協本任不准仍帶馬隊親兵卽一併遣散可也

統領平江營張道岳齡稟編定營哨分派管帶并酌擬營規呈覽由

據稟并另摺均已閱悉哨隊不整齊薪糧不畫一爲行軍之大忌經該道逐加整頓壁壘一新以後當可日起有功矣甚慰甚慰細閱營規各條用心極周條理極密具見實事求是惟節目太繁恐各哨勇不能徧記其末簡明八條則一字一珠切要之至本部堂亦曾刻有勸誡淺語十六條茲附去二本以備參核惜近日諸將不能恪遵約束知之十不能行之一環顧部下竟

少可恃之營望該道努力振作再接再厲以埽殘氛

記名總兵江忠朝稟由楚入江赴皖由

浙省後股之賊已由婺源竄入江境該營已經撫部院調令折回樂平一帶迎頭截剿軍事方急仰該鎮卽赴行營力加振整斷不可率爾來皖有荒堵剿要務至囑該族自忠烈公以下人皆以忠勇著績疆場該鎮爲諸昆季所推重物望久孚自足表率各營仰認真整頓任勞任怨無墮望族令名

陳鎮自明稟所部忠樸四營現暫紮池州之清溪到防日期由

發去營制營規各二本仰卽詳細閱看營制係昔年所定近來

亦有不盡合者卽如湘營每棚十一人鮑軍每棚十人湘營每
勇月餉四兩二錢鮑軍每勇月餉四兩建字營月發三兩六錢
各營尙有不及三兩者營規係昔年所定近亦有不盡遵者惟
騷擾百姓係本部堂平日痛惡之事該總兵務須嚴加約束細
心告誡無壞李軍門之聲名無負本部堂之教訓另發去勸誡
淺語二本其中有四條專教各營將領該鎮常常請人講解勉
作名將勉作好官望之慎之

統領精捷全軍江總兵忠朝稟收復弋陽後擊賊情形并
籌畫進止緣由

弋陽敗賊萬有餘眾已延至上清宮是撫建情形較緊前聞繼

果營馳回撫郡不知果已趕到力保腹地否續溪一股於十二
三四等日在歛休境內經徽軍擊散所剩餘匪不過二千器械
無多不足深慮也前營左翼兩營候咨明左部堂飭派來江歸
於該部以厚兵力江前軍門臨危之際與席臬司和好如初誼
若昆弟本部堂所深知精捷營諸將弁之不服席臬司亦本部
堂所稔聞也此時若遽求其合必且參商日甚痕迹日深不如
各打一路精捷本多能戰之才該鎮與陳鄧兩道以好言獎慰
之以謗議激勵之用其善戰之長戒其擾民之短不過一二月
勲績卓著遠近皆無閒言則精毅營之違言亦不辨而自熄矣
席道本無成心將來仍有可合之道也此時精捷諸將在力求

和睦力禁騷擾苟能自強卽聖人所謂誰敢侮之矣

湘前營營務處梅守錦源稟奉札查復湘前各營勇夫在
青陽騷擾百姓及朱鎮品隆上年招降古隆賢并無受
賄各情由

閱稟覆各情則勇丁強耕熟田奪取農器封擄重載船隻摘茶
砍傷女人考試時打傷童生均係確有之事果係何營何哨勇
丁仰卽查明稟復一面從嚴懲治并稟請將該營哨分別懲究
毋庸再札青陽縣另查矣所查朱鎮兩事亦自有理然物必先
腐而後蟲生該守與朱鎮交誼甚篤而本部堂所聞亦係與朱
鎮交密者之言該守必須互相勸勉以勵廉隅而迴清議天下

滔滔皆沈迷於利字之中惟賴文武大員有長人之責者矢清
潔於屋漏幽獨之地少取一分則蘇一分之民困亦卽挽一分
之天心此則本部堂所願與該守憲兢兢自勵者也

同治三年甲子歲八月起金陵督轅

管帶義從營黃令元齡賀稟

前接南中來函述及該令整飭營規事無不舉與昔年所聞血
性過人勇於爲義正相符合欣慰無已發去勸誡淺語二本籍
資循省人才以獎借而出國器以歷練而成願該令勉爲良才
儲爲大器尤願與部曲互相警惕亦以良才大器勸人則暗中
之所成就者不少矣

鮑提督超稟蒙允以江皖肅清卽爲奏請寬假感謝鴻

慈由

貴軍門忠孝性成戰功卓著疊蒙寵賚殊恩罕有倫匹茲

繹六月廿九日諭旨此次雖已加恩仍俟江皖肅清同膺

上賞可見朝廷相信有素於貴軍門多年勞苦忠勳一一注

記初不藉另有薦章也尚望誠以愛民謙以接物公以馭下庶

幾集思廣益無愧名將之風勉之禱之

鮑爵帥超呈報咨復閩撫業已交卸營務往舟中養病由

貴軍門請假歸葬本部堂業於本月十二日據情代奏鈔摺咨

會欽奉諭旨賞假兩月假滿後由川募勇起程出關剿辦

回匪并令宋鎮國永婁鎮雲慶分領所部赴閩擊賊當經恭錄
咨達冰案矣此次貴軍門疊膺

懋賞錫爵酬庸并勛以揚

威萬里與前賢楊忠武比例 朝廷禮遇之隆有加無已一俟
假滿希卽帶隊西行以副 國家倚畀之深而立人臣非常之
績馮鎮標現赴涼州本任貴軍門正可奏帶隨往也

江西撫科候選縣丞劉忠璫瀝陳時事稟

閱此具見血性過人然語太激切便涉客氣凡關係君親之事
著不得半點客氣古來忠臣孝子多半是處逆境磨鍊出來的
若一片順境有何難處若不遏抑客氣一念之差大不幸則爲
李懷光小不幸則爲勝克卽可戒也爾能善保血性力除客氣

將來必有成就吾亦不憚於常教耳

管帶義從營黃令元齡稟奉檄馳抵天柱縣辦理剿撫黔

苗事宜由

前聞該令治軍時時以愛民爲念本部堂嘗以國器目之稟中所稱極意拊綏非僅兵威所能了事尤見慈祥愷惻溢於言表爲名將爲良吏亦惟持此心以加勉天下絕大事業多從不忍二字做出天下無窮進境多從不自足三字做出願共勸焉

鮑爵帥超稟單三件

前貴爵軍門陳情歸葬來文請假一年本部堂奏請給假六箇月奉旨僅准兩月誠以甘省回匪日熾朝廷之眷顧西

陞至切而急盼貴爵軍門之率隊出關又至殷縱使假期過促營葬未能蒞事亦祇可臨時咨請駱督部堂奏懇量爲展假此時斷未可瀆請也舊部兵勇得力將弁原奉

諭旨准其酌

量奏調隨帶同行餘交宋婁兩鎮分領赴閩若遽調至二十五六營之多則赴閩者所餘無幾亦難形諸奏牘本部堂代爲酌度應請貴爵軍門帶譚勝達新五營唐仁廉一營親兵一營合計已四千人矣此外張遇春洪容海陳炳文楊忠等各軍中酌帶二千人或帶其將而遣其勇總之由江西帶往者以六千人爲率由四川續調續募者以四千人爲率萬人西征足以橫行塞外斷不可以再多再多則運糧更難矣除帶六千人至回疆

外畱江西者尙有萬餘人宋婁二鎮皆實缺總兵得力統將二人中須畱一人在江西統帶援閩之師遵 旨悉歸左督部

堂節制其口糧係由江西籌發仍須遵照本部堂所奏諄屬宋婁暨畱江諸將聽候沈撫部院調度卽貴爵軍門此次萬里出關所帶兵勇所需行糧亦須一一與沈撫部院往返函商俟商定後一面由沈撫部院具奏迅速啟程回蜀一面咨復本部堂具奏互相印證以慰 聖懷廣武左軍雖稱得力然現在陳

臬司部下應由貴爵軍門函商該司咨商湖南撫部院辦理至川省調募兵勇亦請貴爵軍門就近與駱督部堂商辦新營所需糧餉軍裝應卽由川省籌撥貴軍在江西克復各城及許

大捷甯都解圍應併作一案保獎應就近咨明沈撫部院開單
出奏較爲簡捷如必欲由本部堂核明奏獎則每百人中不得
過十八人也再

諭旨不令貴爵軍門帶全部西征而令在
四川募勇蓋深知兩湖之勇不慣麪食不耐嚴寒與甘肅關外
風氣不同水土不服故召募川勇爲其稍與西路相近也貴軍
門回蜀調募兵勇尙不宜用川東之人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
府之人由龍安而至甘肅之階州古所謂陰平道也由保甯昭
化而至階州近日各陸路通行之道也保龍二府兵勇與甘肅
風氣不甚相遠若兩湖兵勇必須帶至階州稍與休息察其能
服水土與否倘階州已不相安則不宜帶之出關但宜遵

旨換募川勇矣風土人情遠近異宜此不可不知者也又如雲
軍馬隊本係貴爵軍門與各營官捐出截曠銀兩購買之馬西
北又係馬隊見長之地理應全帶出關惟查由江西湖北而入
三峽又由夔州重慶而至保甯以上達甘肅階州水路約六七
千里換船數次節節上水灘河萬不能載馬以行若人舟行而
馬陸行則馳驅太遠弊者必多且甘肅新疆之馬甲於天下既
多且賤不若酌帶操熟之馬勇并帶買馬之銀二萬兩俟入甘
後多購良馬最易成軍其霆營現有馬匹仍畱江西歸宋婁二
鎮管轄庶爲兩便如貴爵軍門以爲可行則購馬之二萬金可
由本部堂籌解甘省也

同治四年乙丑歲五月起北征行轅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兩奉傳諭催赴畿疆等情

來牘已悉本部堂於初一日奏明貴軍門所部不宜遽入直隸
剿賊於黃河以南當經鈔摺咨會在案惟現值僧邸陣亡
面又變宵旰憂厯迴異尋常二十九日及初一日廷

寄均令貴軍門繞赴劉長佑軍營貴軍門若不出江南之境恐
干嚴譴若竟赴劉部堂軍營則亦有數不便者一則賊未渡黃
而銘軍渡黃反置勁旅於無用之地二則鄆城荷阿等邑黃河
南岸一片寇氛銘營孤軍深入若不埽盡羣賊焉能衝過北岸
三則米糧礮械均未籌畫運送之法餉銀亦無著落淮勇渡黃

飲食器用不便必難得力本部堂奉 旨前赴山東督剿本
月部署啟行擬在濟甯州駐紮銘軍目下不能遽赴直隸亦當
先赴山東境內應在魚臺滕縣兩邑所屬於運河附近之處擇
要駐紮盛字營應紮於徐州府樹字營現紮韓庄聞與銘營可
遙爲犄角米糧火器由運河轉輸亦尙方便若鄆曹等處之賊
前來撲營貴軍穩紮穩打當可無虞俟本部堂到韓庄聞後再
行酌量調度

婁鎮雲慶稟懇迅咨江西撥濟大批餉項安慰飢噪各勇
由

此次貴軍自上杭回江贛州官紳始則閉城把卡繼又請拔赴

信豐或有鑒於金口之變人情不無疑懼得貴鎮拊循約束當亦釋然於心昨據贛南王道及王黎二守會稟有婁軍魚貫而進相安無事號令嚴明等語是以不疑該軍之或有他變矣本部堂極知上杭譁諫迫於飢餓屢發函牘商之江省速籌大批餉米並出示剴切曉諭到江後先行休息兩箇月兩月後如願遣散則准發欠餉一半餘赴台守領一半如不願遣散則調至各處防剿不知該軍已見過此示否貴鎮務須曲爲開導先安眾心霆營功績甚大勞苦甚久助我成此大功本部堂斷不負之必當全清欠餉不少絲毫無論在江南在山東貴鎮儘可堅駐贛州稟請由我作主也

婁鎮雲慶稟霆營受病亟宜遣撤各情

來緘所稱霆營受病之處及亟宜遣撤之處語語透澈切中情弊本部堂前次出示剴切曉諭并於十一日批答貴鎮稟中謂回江後先行休息兩箇月俟兩月後如願遣散則准發欠餉一半餘一半赴台守領如不願遣散則調至各處防剿本部堂原無專主不撤之議也至蕭以德等所買口馬本部堂現擬奏明改調山東應用該軍舊存馬隊空額已多將來不難盡遣所請將各營步隊分調三處以殺其勢辦法亦善惟本部堂之意總欲將霆營極好聲名爭回不特金口勇丁叛潰之名必須設法爭回卽上杭勇丁飢噪之名亦須立志挽回金口一起雖已

叛潰但使見我告示有一二千人歸誠就撫就把名聲爭回一半了上杭一起若目下全行遣散下場究不體面只好於休息兩月之後先將春字五營遣散此外正五營副五營親兵禮字馬隊等營暫不宜遣待鮑爵軍門到後統帶立功或再打幾箇勝仗克幾箇城池不特飢噪之名可以挽回無迹卽金口叛潰之名也代替他遮蓋幾分了卽本部堂與鮑爵軍門之體面也救全了或卽畱江西勦賊或調至山東隨征均無不可候咨商鮑爵軍門辦理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分派各軍移紮鉅野由

陳國瑞專好私鬪尋衅搶掠是其故智遠近軍民無不知之本

部堂帶兵多年從無偏袒部下之事亦斷不冒令所部將士受人欺壓貴軍門此時務當一意辦賊勿以他事爲念賊可擊則擊之不宜因他軍牽掣坐失機宜賊不可擊則不擊不宜因他處催約遂爾浪戰所有應行陳奏之事本部堂自當歷敘前後各情節剴切入告 朝廷虛衷採納公道自必大明決不使貴軍門稍受委屈也

朱鎮品隆稟石埭四營勇丁求餉安撫大略情形

該軍七營分駐青陽石埭糧臺所發月餉多寡適均卽欠餉亦不相上下此次移防甯國何以石埭四營獨有索餉閉城之事顯係該營官洪總兵等平時領到餉銀暗中肥己或糧臺月發

六七成而該營官私收入九成無以悅服眾心及至勇丁藉端鬧餉束手無策實屬可恨貴鎮先將洪陶胡三總兵撤委所辦甚是副左營喻總兵據稱稍得兵心准其暫畱以資約束至所謂先發五箇月滿餉之處若統該軍七營言之糧臺無此巨款若專指石埭四營言之則滋事者獨得巨餉何以對不滋事之青陽三營耶况該軍餉項統計每月可得六成其餘所欠之餉本部堂自克復金陵後裁撤五萬餘人無不找清欠餉不少絲毫此各營所共見共聞將來遣撤該軍豈能獨異平日欠餉愈大臨撤時找發愈多每勇可攜百金數十金回家何負於各勇丁乃必於移營之時勒索積欠其中必有一二刁健之人煽惑

主使務須確切查拏卽行正法以示炯戒并密查各營官平日發餉不公之處稟請嚴辦方足儆刁風而安眾志

潘道鼎新稟陳言北方用兵宜用車戰各情

所論北方形勢主客機宜悉中窾要惟車戰一事殊未易言昔人如房琯行之不善而敗李忠定請以車制頌京東西製造教閱而南渡諸戰未聞以車制勝者戚南塘練兵實紀孫高陽車戰百八言之詳矣而二公守邊亦不聞車戰之益卽近時胡文忠公欲募二千人爲三營每營創造小車二十架每架置礮一尊謂沿江征剿大有奇境亦卒無成本部堂到徐後擬製造車輛購養牛馬以利糧運若以之臨敵終患推挽不靈未敢嘗試

也至用兵以得人心爲第一義非獨今日勦擒爲然古來平寇亂者莫不皆然也

統帶湘皖馬步等營蔣道凝學稟各營索餉情形三件

疊接五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日三次稟函均悉該道所部利左八營因餉譁譟逕赴河西之王家河駐紮待餉經該道飭弁曉諭雖不至遽萌叛志而情形岌岌可以想見實深馳系白金口霆營潰亂後各營紛紛效尤目前畱防皖南各軍索餉大譁毆傷官長平日本足資食用臨撤又全清欠餉乃亦譁噪生事尤出情理之外本部堂思有以懲創之該道一軍自去年以來奔馳數千里積勞旣甚欠餉尤多比之徽軍安坐而餉稍優

者相去天淵譁索尙有可原本部堂奉 命勦擒於本月初八日行抵清江行營攜銀無多近地又無可籌撥愛莫能助遠莫能致仰該道竭力維持若竟學金口叛卒之例則湘勇聲名埽地而該道亦無顏自立矣此批到日不知該軍果決裂否焦灼之至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蒙宿實在情形擬俟軍裝到齊滾營前進以勦爲防直搗雉河老巢由

擒馬逼近宿州賊之布勢甚遠該軍尙未到齊自難分隊前進仰卽穩紮穩守馬賊如近城卽痛勦之或先搗龍山石弓山老巢以攻其所必救亦足以分掣賊勢使不得專力於雉河劉軍

門銘字全軍已於十八日拔營俟有到徐州確信該鎮一面滾營前進援解雒河之圍劉軍門一面續進爲該鎮後護之師一面分兵擊龍山石弓山以保宿州要區如賊在濉溪口一路則劉軍門親率大隊緊接該軍之後分兵往擊濉溪可也本部堂於二十二日行抵盱眙俟到臨淮後酌量調度一切

浙江處州鎮陳國瑞稟暫駐歸德並餉項軍火如何籌措由

該鎮所部業奉

諭旨飭赴歸德軍火器械自應在河南糧

臺支領至八千人之餉爲數甚鉅斷非每月二萬所能敷用况二萬金之協餉尙屬不甚可靠古諺有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此萬不可易之理若以八千之眾全無確實之餉將來因飢生變禍端不測本部堂所部皖南各軍近日因餉絀鬧事紛紛閉城毆官居民逃避焦灼之至該鎮宜就近與豫撫部院熟商若餉項極絀固宜及早遣撤卽餉項稍優該鎮濫收敗兵游勇亦宜遣撤大半或酌畱二三千人庶免弗戢自焚之患不可貪部卒眾盛之名而忘飢軍殃民之慮也

再前於閏五月初間連接該鎮二稟一件言自嘉祥解圍回至濟甯勇丁與劉軍門部下械鬪一件言陳振邦招勇未到不能迅速拔營本部堂所以未遽批答者因心中有千言萬語欲與該鎮說明又恐該鎮不好聽逆耳之言是以遲遲未發茲該鎮

稟商餉銀軍械等事急欲立功報國而恐諸事掣肘其志亦可憫可敬特將本部堂平日所聞之言與玉成該鎮之意層層熟籌而敬告之本部堂在安慶金陵時但聞人言該鎮劣迹甚多此次經過淮揚清江鳳陽處處畱心察訪大約毀該鎮者十之七譽該鎮者十之三其毀者則謂該鎮忘恩負義黃鎮開榜於該鎮有收養之恩袁帥欲拏該鎮正法黃鎮夫婦極力營救得保一命該鎮不以爲德反以爲仇又謂該鎮性好私鬪在臨淮與袁帥部將屢開明仗在壽州與李世忠部下開明仗殺死朱杜二提督旋在正陽關捆縛李顯安搶鹽數萬包在汜水時因與米船口角小爭特至湖西調隊二千與米商開明仗知縣

叩頭苦求始有罷兵又謂該鎮騷擾百姓凌虐州縣往往苛派州縣代辦軍裝號衣等件在泗州毆辱知州潘司張光第同在一處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郵勒索水腳所部鬪至內署搶掠合署眷屬跳牆逃避知州叩頭請罪乃息又謂該鎮吸食鴉片喜怒無常左右拂意動輒處死并有因一麻油餅殺廚子之事藐視各路將帥信口譏評每每梗令不聽調度動稱我將造反郭寶昌之告變事非無因本年四月曹南之敗與郭寶昌同一不救主帥同罪異罰眾論不平凡此皆言該鎮之劣迹者也其譽者則謂該鎮驍勇絕倫清江白蓮池蒙城之役皆能以少勝眾臨陣決謀多中機宜又謂該鎮至性過人聞人談古來忠

臣孝子傾聽不倦常喜親近名儒講誦孟子又謂該鎮素不好色亦不甚貪財常有出世修行棄官爲僧之志凡此皆言該鎮之長處者也譽該鎮者如漕督吳帥河南蘇藩司寶應王編修凱泰山陽丁封君晏靈壁張編修錫嶸皆不妄言之君子毀該鎮者其人尤多亦皆不妄言之君子今不復悉舉其名本部堂細察羣言憐該鎮本有可爲名將之質而爲習俗所壞若再不加猛省將來身敗名裂而不自覺今爲該鎮痛下針砭告戒三事一曰不擾民二曰不私鬪三曰不梗令凡設官所以養民用兵所以衛民官吏不愛民是民蠹也兵將不愛民是民賊也近日州縣多與帶兵官不睦州縣雖未必皆賢然帶兵者旣欲愛

民不得不兼愛州縣若苛派州縣供應柴草夫馬則州縣攤派各鄉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壓訴於州縣州縣轉訴於軍營若帶兵者輕視州縣而不爲民申冤則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統兵十年深知愛民之道必先顧惜州縣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帶兵大員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縣譬如乳抱幼孩之僕媼若日日鞭撻僕媼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聞該鎮亦無仇視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縣州縣轉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轉而虐民焉得不怨聲載道自今以後當痛戒之昔楊素百戰百勝官至宰相朱溫百戰百勝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慘殺軍士殘害百姓千古罵之如猪如

大關帝岳王爭城奪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愛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願該鎮以此爲法以彼爲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祐助此不擾民之說也至於私相鬪爭乃匹夫之小忿豈有大將而屑爲之本部堂二年以前卽聞該鎮有性好私鬪之名此名一出人人皆懷疑而預防之閏五月十九日之事銘字營先破長溝已居圩內該鎮之隊後入圩內因搶奪洋鎗口角爭鬪銘營殺傷該隊部卒甚多劉軍門喝之而不能止固由倉猝氣忿所致亦由該鎮平日好鬪之名有以召之耳聞該鎮好讀孟子養氣之章須知孟子之養氣行有不慊則餒曾子之大勇自反不縮則惴惴者直也慊者足也惴則不壯餒則不强蓋

必理直而後氣壯必理足而後自強長溝起衅之時其初則該
鎮理曲其後則銘營太甚該鎮若再圖私鬪以洩此忿則禍在
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圖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恥則弱在一時
而強在千秋昔韓信受胯下之辱厥後功成身貴召辱己者而
官之是豪傑之舉動也郭汾陽之祖墳被人發掘引咎自責而
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該鎮受軟禁之辱遠不如胯下及掘
墳之甚宜效韓公郭公之所爲坦然置之不特不報復銘營並
且約束部下以後永遠不與他營鬪爭能忍小忿乃成大勳此
戒私鬪之說也 國家定制以兵權付之封疆將帥而提督概
歸其節制相沿二百餘年矣封疆將帥雖未必皆賢然文武咸

敬而尊之所以尊

朝命也該鎮好攻人短譏評各路將帥

亦有傷於大體當此寇亂未平全仗統兵大員心存敬畏上則畏君下則畏民中則畏尊長畏清議庶幾世亂而紀綱不亂今該鎮虐使其下氣凌其上一似此心毫無畏憚者殆非載福之道凡貧家之子自恃其竭力養親而不知敬畏則孔子比之於犬馬亂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則陷於大戾而不知嗣後該鎮奉檄征調務須恪恭聽命凡添募勇丁支應糧餉均須稟命而行不可擅自專主漸漸養成名將之氣量挽回舊日之惡名此不梗令之說也以上三者該鎮如能細心領會則俟軍務稍鬆前來稟見本部堂於覲面時更當諄切言之務

令有益於該鎮有益於時局玉成一名將亦本部堂之一功也
若該鎮不能細心領會亦有數事當勒令遵從者第一條八千
勇數必須大爲裁減極多不准過三千人免致雜收游勇飢潰
生變第二條該軍與淮勇及英康等軍一年之內不准同札一
處第三條該鎮官銜宜去 欽差字樣各省協餉均歸河南

糧臺轉發不准別立門戶獨樹一幟仰該鎮逐條稟復以憑詳
晰具奏至於所述毀譽之言孰真孰僞亦仰該鎮逐條稟復其
毀言之僞者儘可剖辨真者亦可承認大丈夫光明磊落何所
容其遮掩其譽言之真者守之而加勉僞者辭之而不居保天
生謀勇兼優之本質改後來傲虐自是之惡習於該鎮有厚望

焉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連日進剿擒逆情形

貴軍自徐州遄行力破崔家樓孫家寨等處賊眾聞風膽寒據周鎮稟報雉河左右之賊均於初三日向西北一路遁去雖未大受懲創而英藩司一軍保全無恙淮軍先聲奪人解此重圍深堪嘉慰現在賊蹤所向尙無準信想已西竄日遠矣貴軍應在宿蒙亳一帶擇一些草較多轉運稍便之處駐紮休息廣羅紳耆訪問三屬著名擒首勒令該圩交出如不交出卽將該圩剿洗仍用打孫家寨之法其交出者則斬其匪首而餘眾概予不問其圩首素非稔惡而其下有甘心爲匪者則令圩首捆獻

一二人斬之而仍免圩百之罪該軍冒暑奔馳辛苦太久本應
休息一兩月以養士氣趁此閒暇之時清查三屬圩寨擒首殺
一捻卽除一害清一圩卽少一患此是治捻之根本臨陣擒斬
百人不如清圩時斬數人之得當也惟清查圩寨其中有許多
條目訪問紳耆亦須優以禮貌給以薪水又恐有仇扳袒庇等
弊尙須定一章程出一告示希貴軍門於賊竄已遠之後輕騎
前來臨淮面商一切

王鎮可陞安稟一件

現在賊蹤雖遠而安慶之防不可少弛仰該鎮刻刻訓練如臨
大敵愛重百姓如待家人帶兵者知愛民之爲先務萬善畢集

矣

臨淮恩貢生郜懷仁等稟懇嚴禁營勇下鄉騷擾由

臨淮各鄉疊遭兵燹遠近數百里內無樹不伐無山不童瞻眺之餘爲之心惻本部堂帶兵十餘年刻刻以不擾民三字訓誡將士駐紮之地從不准向百姓需索分毫此次奉

旨勦擒

奏明於各省要地分置勁兵臨淮爲皖北重鎮業已派定大兵爲久駐之地目下所用柴草皆出錢購買若偶用樹株亦必酌給民價須知百姓有百姓的苦處兵勇亦有兵勇的苦處彼此相量便可相安無事本部堂派靈壁張編修爲臨淮營務處該編修愛惜桑梓惟恐百姓喫虧將來兵民交涉之事必可剖斷

公允該貢生等讀書明理亦須勸諭附近居民不可動輒與兵
勇爲難但得大兵畱駐此地可以永無捻患百姓耕作如常自
有蘇息之日也

署安徽

藩臬

司

何環

李文森

稟陳管見

數端伏候裁擇由

細閱來稟大要謂皖北捻患正盛皖南兵禍方興兵禍實在腹
心捻患譬猶肢體具見該司等通籌大局智慮周詳良爲佩慰
自霆營金口之變各軍紛紛效尤婁軍譟於上杭韓軍譟於會
昌李成謀蔣凝學兩軍譟於湖北訓義兩軍譟於皖北而金唐
朱各軍譟於皖南然當皖南十六營鼓動時獨義從左一營帖
然無恙聞該營官楊啟益平日發餉足服眾心故臨亂不惑是

各營之變其罪本不盡在兵勇然兵勇以譟亂爲慣技狃於故常毫無儆懼其患何所底止自須大加懲創再議遣撤擬俟唐鎮抵營後一面剴切曉諭一面勒令金道唐鎮每營交出倡亂者一二人解至大營嚴訊究辦乃可分別撤留來稟請飭唐鎮將滋事之人交出與此閒意見相合惟勒令交人又必紛紛煽誘甚至激成大變如金口一起亦屬意中之事而外閒亦將以息事安民辦理不善等語相勸相嚇仰該司等堅持定議鑒於本部堂不得已之苦衷相與剛斷從事不復參以一前一卻之說以淆眾聽每營除拏辦一二人外餘仍全發欠餉告示中亦當詳明言之也唐鎮未到之先仍當祕密爲要撤勇卽補兵額

之說近日多建此議不知湘軍營制口糧每月四兩二錢一倍於馬兵三倍於守兵守糧月支一兩斷不足以供衣食且參將都守率皆曾充哨官什長以補兵缺斷不情願本部堂於上年七月二十九曾將此義覆奏一次至副鎮以上品秩較優缺額益少以提補鎮以鎮補副近來朝廷亦多通融補授并未拘定成格然保衛數萬而鎮副參游之缺不過數百何能贖人之欲江西段糧道請將凡保之武官概准在籍支食全俸亦難籌此巨款此等大患只好待變生而救之竟不能預立一法以防變矣本部堂北征之初原擬駐紮徐州行至清江而捻蹤全竄皖北則又改赴臨淮調回劉銘傳一軍由睢溪口進勦周盛波

一軍由蒙城進援周軍已於初三日解雉河之圍劉軍亦將石
弓山老巢攻破該逆尚未知圖竄何路日來淮水盛漲已飭黃
軍門統帶礮船駛赴正陽潁州三河尖三處與來稟所請令水
師分布長淮者亦正相同本部堂初次奏陳大局謂專用力於
四省十三府州厥後又奏擬於濟甯徐州各紮勁旅一支以運
河爲運道臨淮周家口各紮勁旅一支以淮潁爲運道另籌馬
隊一支作爲游擊之師惟臨淮至周家口相去太遠現飭英藩
司移駐潁郡劉軍門駐紮周家口該司等所慮之太和阜陽歸
陳永城諸處均在二百里內外必可兼顧以上各端已行者必
益求精密未行者當次第舉辦以無負該司勤相啟告之意惟

軍情瞬息千變不知將來能如願以償否耳

徐州營務處張道樹聲稟陳管見臚列各條請示由

徐州轉運與臨淮等處微有不同該道未雨綢繆慮事周密良以爲慰本部堂前於清江轉運局吳道稟內批示轉運徐州各件能至周家山頭起岸船到卽知會徐州張道放車往運若水涸止能在皂河起岸須先期派員至皂河預備車輛小車則雇用山東蘭郟之車大車則用徐屬牛車均以民價雇定徐台并無長雇之車仍須由該局會商張道一手經理總以趁八月水旺時運畢爲妙等語想吳道已轉移該道矣該道稱車少則雖運至百餘日之久若能兼辦騾車更好無論牛車騾車蘭郟小

車概由本部堂撥款發價由該台按月核實開報不准攤派州縣分毫致民間受派差之苦轉令大小車輛走避一空登陸應在灘上卽如所擬辦理秤斛布袋由清江轉運局吳道安籌辦理此次分配子藥李署部堂已另搭配洋藥八萬磅及洋火等件想行知該道矣該局委員准添派員月給薪水銀兩由該道酌擬開單請示局名或多二字仰自行斟酌爲之本部堂定於七月中旬抵徐未盡事宜屆時面商可也

統帶精毅營席臬司寶田稟軍營紛紛譁譟誠爲世變大憂未事之防管見所及凡數端縷陳察核由

韓營譟變卒能遣撤無恙事後又懲辦營哨勇多名尙屬處治

得法所論各端消患未形俱中冑緊而結盟一事尤爲莫大之患近年以來各營相習成風互爲羽翼抗官譁餉皆由於此實乏禁遏之良法第二條言營官於勇之飢寒困苦漠不關心激亂之端往往以此藉口杜陵所謂安得廉恥將也第三條多汰老勇本部堂近亦力主此說惜見事稍遲徽休兩軍業已大鬧不堪昨有查辦一札告示一件附寄該司一閱不知可不激成大變否第四條兩軍同紮近處卻難預必主兵者亦不能持此見以爲調度至湖南遣撤多營聚數十萬無業之勇是否安靜無虞是則關乎天心 國運難以逆睹耳

統帶吉中和厚等營李提督祥和稟新招勇丁潛逃懇札

飭靈璧縣令飭差緝拏解轅究辦由

淮北之勇初次應募或不耐營規之拘苦遂爾私逃此次暫不緝拏俟三月以後再行按律懲辦諺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該提督務當督飭營官哨官什長苦口訓導一次不聽則再教之三教之若語言不甚通曉多說幾徧務期明了而後已本部堂之意冀以湘軍之規模開淮北之風氣該兩營爲之倡導先在乎其心志次在教以規矩總以耐煩二字爲要久久自有效驗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三件

十二十九三次來牘均悉一件言到防日期一件言請假治病一件言添立馬隊分條批答於後一柴草爲軍中要需刻不容

緩若非就地採辦斷難應急若令兵勇下鄉樵採又恐滋生事端有礙聲名本部堂前於潘道鼎軍柴草一項係咨請閩撫部院札飭該處州縣採買供支該軍五千五百人加以長夫每日約須柴二萬二千斤草二千斤貴軍在豫自應一例辦理仰候咨請吳撫部院札行地方仿照辦理如豫省斷不冒供應請貴軍門自行價買其錢自本部堂發給一本部堂原奏之十三府州縣開許及南汝光均不在南五月初九十三日兩摺已咨行貴軍門矣近七月初八日二十四日兩摺仍係堅持初議惟有時亦難悉拘成見昨有一咨請貴軍門於周家口前後左右三百里內進止悉聽自爲裁酌本部堂不爲遙制誠以軍事變動

無常必須因機制變故稍參活筆也若洛陽以西則轉運萬難
又恐空勞往返故貴軍門不宜西去不能不懇切上陳兩摺鈔
發閱看一貴軍赴援上蔡該逆聞風遁逃未及痛勦貴軍門引
以爲恨具見懷抱之偉現因暑溼鬱蒸舊疾舉發皆由馳驅太
久積勞所致斷不能不休息數月藉資調養惟刻下豫事甚棘
貴軍門聲望正隆與近年楊鮑相埒必須奏准乃能回籍應卽
在軍中調理無庸請假回籍貴軍門志在滅賊擒逆一日不平
卽一日難釋此重任古人有臥護諸將者可倣而行之也另單
開列之道員劉盛藻記名提督唐殿魁記名總兵黃桂蘭畢乃
爾張景春先行存記俟有缺出本部堂附片具奏請
旨簡

放一貴營添立馬隊本部堂業經允許茲已立張景春劉盛瑞
二營以後只可添哨不宜添營馬隊以養馬爲第一義甯可馬
浮於人一倍不可人浮於馬一匹其營制營規俟到徐後定一
妥善章程刊刻其守貴部至二十日以前小口糧之資續到馬
匹喂養之費均照所擬辦理另單所稱烏參領馬隊鍋碗帳棚
等項一無所有仰候札飭清江轉運委員郭道趕速解送以濟
急需長夫一層亦俟章程刊定後一律辦理凡委官太多兵勇
太疲者概加裁汰遣撤回旗以期漸就範圍徐州新到察哈爾
馬隊言語不通無人管帶春協領旣於該軍漸啟猜疑候本部
堂抵徐後查看情形酌量調用

前皖南道張鳳翥稟二件

皖南各軍鬧餉情形本部堂業已洞悉該道既赴徽休則已既
往赴難則當懷必死之心抱不屈之氣韓昌黎之說王庭湊幸
而得生顏魯公之說李希烈不幸而死二公者禍福不同而其
初去之時懷必死之心抱不屈之氣則一也該道若抗辭不屈
其禍未必更甚於毆辱若自度平日無恩無情臨急畏毆畏死
則當時不宜輕於一往卽曰韓顏之正氣偉烈非尋常人所易
幾及然危急之際逼脅而書期票既出之後亦應自陳辦理之
謬稟商懲創之法乃屢次來稟專務借錢籌餉一若各營之鬧
分所當然但求善撤而不可得者又久駐婺源迹涉畏避措置

不善之咎其焉可辭此次本部堂查辦具有苦心蓋恐嚴札一到立即反叛則該道首受不測之禍故將該道之札先發一日撤委調省以避凶鋒將來結案之時亦必將該道委曲苦衷詳晰奏明妥爲位置但仍視兩軍之果叛與否以爲輕重耳

汪令志趣篤實爲僚友中不可多得之人此次在途中痰而逝良用惋惜身後之累彌復可憐仰卽在身釐局撥銀一百兩周恤其家其所著崇祀錄一書并未攜至行營仰候檢出時由驛遞交該道以便轉寄該門人等收存

統領強中等營唐鎮義訓稟查辦倡首鬧餉一案

兩稟均悉該鎮接到查辦札後卽將爲首鬧餉之楊富生馮其

隆二人正法梟示所辦極爲明決可嘉之至強中前營營官王品高暗中指使情最可惡何以准其乞假唐義謨昏憤一至如此候卽密咨湖南撫部院飭令湘鄉縣本籍速拏王品高解營究辦王品高向居何都何地與何人最熟仰該鎮訂封密呈湖南撫部院以憑核辦其餘各營官如強左強中兩營勒逼張道情節尤重斷不準巧爲開脫本部堂查辦札內已指明提究如該鎮查出各營中尙有罪浮於強左強中兩營官者仰卽一併押解來營聽候分別審辦至同鬧之勇丁斷不能僅斬二人希圖了事該鎮旣稱鬧餉之時羅元彪並未在場則當時在場同鬧之人自應黑白分明歷歷可指仰仍遵照前札每營查出二

三人解營審訊如慮解徐州太遠卽解至安慶本部堂派員至安慶迎提本部堂於該軍開餉之案澈底查辦寬嚴相濟一面拏究凶犯所以嚴懲此次倡亂之弁勇也一面全清欠餉所以寬待從前立功之弁勇也若凶犯並未解到而欲全清積欠斷無如此辦法該鎮接到此批迅將貪庸之營官刁健之勇丁查明解營不准以被脅從開求免追究爲辭除王品高及楊馮二勇外至少尙須起解十二人本部堂平心研訊分別輕重斷不全行誅戮今日有人犯解到安慶明日卽札飭山內糧臺清理該軍積欠悉數遣撤其札預存於何藩司處以免耽閣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准發餉不特不清積欠并不准支新餉分文

該軍餉項截至閏五月初二毆傷張道之日爲止此案雖半年
不了初二以後概不給餉矣本部堂遣撤各營均發全餉惟吳
守廷華之新仁依仁營僅發兩箇月何鎮紹彩之訓字營歐陽
勝美之義字營僅發四成以其因鬧事而撤也該軍截至鬧事
之日爲止全清前此積欠已較各軍爲優矣

統領義從等營金道國琛稟查明營中江湖結會情形

據稟不勝詫異該道七月初一日稟覆一件此間於十三日接
到據稱撤換營官并清查侵挪剋扣再行查辦等語本部堂接
閱時因已發七月初二嚴辦之札是以未經批發意謂該道接
到嚴札必應澈底查明遵札解送人犯來營乃接閱此稟於本

部堂札內層層飭查之事一概不復忽以查辦哥老會爲名敷衍滿紙僅稱擒斬龍家壽孫起貫汪正順彭星益四人而於各營官及解犯等事一字不提無論張道所稟該軍貪劣之營官歷歷可數卽該道七月初一日稟內所稱劉秉珩王福順王玉藻王俊南趙仁和等種種辦理荒謬豈全不應解耶昨唐鎮稟覆此案僅斬勇目二人而爲營官作求免之詞已屬不明事理然過於寬縱則有之尙不失之油滑該道所稟則以油滑文其寬縱該道帶兵十餘年於奏明提犯審訊之事視同兒戲何糊塗一至於此本部堂昨已嚴批唐鎮除已斬二人外至少再解送十二人來營審辦合計唐鎮七營每營查辦二人該軍十營

開餉與唐軍同而唐軍則多毆辱張道之罪該軍查辦人數姑從寬減亦照唐軍之數至少解送十二人來營本部堂平心研訊分別輕重亦斷不概行誅戮該道接到此批迅卽查明押解不得以被脅從開求免追究爲詞其中如瑞左營係首先開餉代理營官王福順本部堂查辦札內已指明提究又如該道前稟所稱劉秉珩分餉不公王玉藻王俊南軍心不洽趙仁和信用其弟守備趙友交匿銀不發以上營官五人守備趙友交一人均在必應提解之列斷不准巧爲開脫此外刁健最著之勇丁再由該道密拏六人解送以符十二人之數如能多拏一二入尤見認真查辦現在行營駐紮徐州離徽太遠該道卽派人

解至安慶省城本部堂已派員至安慶迎提矣其有并無過犯而明白曉事者仍遵前札酌派一人前來以備質證本部堂查辦此案寬嚴互用一面拏解凶犯一面清理欠餉如凶犯並未解到而欲全清積欠斷無如此辦法該道果能遵札押解凶犯今日有人犯解到安慶明日卽札飭山內糧臺清理該軍欠餉悉數遣撤其札預存於安徽何藩司處以免耽閣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准發餉不特不清積欠并不准支新餉絲毫該軍餉項亦照唐軍截至閏五月初二日爲止此案雖半年不了閏五月初二日以後概不給餉矣本部堂遣撤各營均發全餉惟吳守廷華之新仁依仁營僅發兩箇月何鎮紹彩之訓字營歐

陽勝美之義字四營僅發四成以其因鬧事而撤也該軍截至閏五月初二日爲止全清前此積欠已較各軍爲優解犯則斷不可寬雖激成巨變不顧也

蔣道凝學稟遣撤湘皖馬步八營緣由

該部各營業經遣散淨盡均能安帖足見平日待人發餉胥屬公平尙未十分決裂嘉慰曷已惟該營以二十餘萬之欠餉而鄂臺欲以七萬兩了之致令該道與各營哨官坐受逼索此情亦極難堪旣稱官爵督部堂諭與藩司商酌似猶未爲絕望仍應稟請官爵督部堂酌核辦理本部堂遣散各勇俱發滿餉惟統領營官有令其繳出截曠銀兩者爲數亦殊無多自問并無

虧苦軍營之處乃徽州唐金兩軍於五月底大鬧十三日之久
毆傷道員深爲可惡本部堂於七月初二日發去查辦札一件
告示一件唐鎮於八月初八日稟復旋又批飭一件茲將三稿
鈔給該道閱看本部堂辦理此事果有當於天理人情之公否
如果當於情理而該營始終不交出凶犯雖釀成巨禍如霆營
金口之變亦不顧也

唐令翰題稟奉委辦理江甯全屬輿圖完竣緣由

輿圖各幅均屬妥善府縣交界處尙能接合說亦明晰具見積
學苦心山川方位以內府圖李圖爲藍本而參用省志府志填
繪惟江甯淮安徐揚及省志均無善本舛錯頗多必重加考訂

方可依據淮揚裏下河水道似以馮道立水利全圖爲藍本其
人半生力學皆在河工故運河各閘下河羣流交匯處不差毫
髮該令所繪河道源流實所自出尙不如馮圖之尺寸皆合也
明末清口已成平陸靳文襄始開引河四道張文端又加開太
平引河卽三岔河也厥後名雖更易而引河之有五如故咸豐
間又淤成平陸目今似僅有一河此圖府縣皆畫兩引河不古
不今不知何據江甯城西北太尖長是稍疏處然大段精緻完
整甚屬難得長江圖皖圖一并收到前刻金陵圖發去備查

委查亳州圩務李丞炳濤稟到差日期及奉批訪查各緣
由

亳州之患始因鄉愚被惑而從捻後因圩長持兩端而畏捻推原其故皆由官軍不能捍衛地方官不能認真辦理所致所論頗中肯綮該員當力挽其弊以廉律己以勤治事以公處人此三者闕一不可而欲求紳民之欽服尤在取與之際一絲不苟本部堂於查圩事宜薪資從厚獎勵從優者正所以勸人之廉也

安徽懷遠縣崔令芳春委查懷遠圩務林守士班

稟會勘西鄉各圩并請圩長執

照由

該縣西北接壤宿蒙自宜於緊要處下手慎擇圩長嚴查莠民皆正本清源之道尤貴以廉勤二字自勵廉則已身與隨從之

人一塵不染自無蒙蔽偏袒之虞勤則身到眼到暗訪明察自無黑白倒置之事於本部堂所定四條外該員等能就懷遠情形另議詳細章程否

委查蒙城圩務朱令名璪稟查明蒙城各圩情形繪圖呈候訓示由

該員在蒙業已月餘所論自多實情各圩現有之圩長原不能盡人而更換之亦不盡人而皆不肖是在該員等細心訪查擇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去之執照徐徐給發亦無不可然亦必有速發者一概緩發則不可既發之後如查有劣迹者仍可隨時更易至稽查之法在外從圩者限一月回家爲期稍迫應

予限兩箇月私出從捻者亦應限圩長以半箇月舉報過期不報者卽以袒護論仰商之林令出示辦理至所稱救病之源莫如使之親信然非勤而且廉至誠惻怛則不能使之親非勸善懲惡一秉至公則不能使之信此其責專在委員矣本部堂於稽查圩寨一事派有專員以印官自有地方公事不能日日在鄉稽查昨已頒發令箭生殺予奪委員俱得自由本部堂但患該員等之姑息不患該員等之專擅也如有掣肘之事專擅之謗本部堂必能維持申理該委員等亦須盡心竭力而以巽愼出之處處與印官和衷商酌無論一年半載總以辦到無餘孽爲止無庸預爲推諉也

會辦蒙城圩務張牧虎文稟奉札日期并陳管見請示由
修坑塹添設梅花椿均屬堅壁條中應行之事仰該員等實心
經理第一條教誨自新之民尤爲切實下手工夫本部堂帶兵
多年亦不外隨時隨地苦口苦心教誨諸將圩中愚民不能徧
教擇紳耆而教之只要語語從肺腑中流出聽之亦必有點頭
者幸勉力切圖之

委辦亳州民圩事務薛令元啟稟請領薪夫等項由

分別良莠爲正本清源之道關係甚重該員操守頗好辦事實
心惟才識稍短條理不甚詳晰宜更廉正以葆其所長精勤以
益其所短遴選紳董必須一塵不染鄉黨所共推者方足以資

分理墨領一紙批發均由徐州糧臺支領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
蒙城縣林令用光

稟紳士幫辦圩務并渦陽地界

請發執照由

守備陸懷武都司魏大用准其幫同辦理西南北三鄉圩務惟分別良莠須廉明而兼細心之人方能無枉無縱若一味任性輕率必不濟事魏都司已作兩處汛官尚不甚沾染官場氣習否告示稿甚好淺顯通暢處幾有王陽明呂新吾之風特肫懇真切處不及耳直須設身處地譬如自家住在蒙城親族鄰右一家爲捻百家受累不能不苦勸親鄰以保身家則立言自更真切矣當面教誡紳耆時亦宜常存此意至囑至囑

水師四營營務處袁丞秉楨稟陳酌擬整飭水師規條呈

候批示由

據稟并另摺均悉所論各端詳細切實具有條理至慰至慰水師營制彭部堂所轄內江十營多守本部堂原定章程楊督部堂所轄外江各營章程時有更改以致參差不齊該員所管營務就外江四營中條陳各件批答於左

第一條營官薪水准照所擬每月通給銀二百兩以五十兩爲薪水以一百五十兩辦公所有桅旗艚旗號衣每年閤營更換一次均取之於辦公銀兩內不得更派哨勇裁去加增名目其哨官薪水亦如所議外把千守每月通給銀十六兩自都司以

上按級加增至十六兩而止外委千把當年亦有按年月加增之例後因官階皆已漸進漸大遂將年月一層共忘之矣

第二條每營舡隻本無定制楊督部堂所擬則以舡板二十號長龍一號爲定例巡湖營祇有十六號准照數添足

第三條舊例長龍勇夫三十名舡板勇夫十六名閤營通計三百五十人營哨官之坐船均應仍於長龍舡板中撥人撐駕正後營之侍勇十名可以裁省巡湖營俟撥足二十號後亦將侍勇十二名裁去

第四條舊例帳棚棚索一年一換長龍給錢三十六千舡板給錢十八千此例不知何時所定本部堂初定長龍係發布八十

丈舳板發布五十丈舳板發錢十八千尙不爲多長龍則尤充足毋庸議添

第五條舊例風篷篷竹繩索三年一換長龍給錢二十四千舳板給錢十二千該員所擬舳板改爲十五千每年每舳給補錢二千新製之年不得支領長龍照加尙屬準情理之平惟初定時風篷係由舳廠發給此條候咨商彭部堂黃軍門再行定議第六條繩索篙槳礮等事亦候咨商彭部堂黃軍門再行定議第七條舊例船隻五年一換三年一修爲期甚遠赴局修換儘可於屆期之前三兩月具文呈報飭舳局修艙不致別有稽延第八條每營油燭准照所擬月給錢十六千文由營官採買散

發

第九條更香一項與火藥皮紙仍應由糧臺採買散發不宜盡折錢文致失舊制

第十條花名清冊四季造報應註年歲籍貫及入營月日均照所擬辦理至分前後左右四大哨該四領哨及號衣寫某哨第幾號均可不必營官若勤於稽查縱無領哨二十號舡何難徧查若營官嬾惰哨領又豈可恃乎

第十一條營務委員本有坐船一號出外巡查則舡板不必更用長龍烈風甚雨無庸出查可也

批安徽石埭縣典史代理安慶府經歷袁起稟

隨園圖存覽俟軍務稍暇再爲題詠以表詩人遺蹟詞二闕詩四章稱譽過情祇增愧慙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鑠呈酌定軍船條規緣由

任法不如任人六部之法可謂多矣而書吏之弊更多臨淮擄船一事本部堂所恃者惟在貴編修與劉鎮二人之心耳心不公明則雖有良法百條行之全失其本意心誠公明則法所未備者臨時可另增新法以期便民所議船票一條儘可不必第三條如遇有船可換之站准託地方官代雇更換尤滋弊端書差之畱難需索更有甚於營弁也所稱得乙放甲得丙放乙果有實事可指否此等應與劉鎮商明會銜呈請乃爲妥叶

委辦亳州民圩事務李丞炳濤辭令元啟亳州知州李孟
荃稟祇領令箭并開用關防日期由

亳州向爲捻逆巢穴稽查民圩較他縣更須認真亦較他縣爲
難辦該員等但當徐以圖功不可操切從事凡地方之頑梗者
開導之紳董之不妥者更換之自守以廉而濟之以勤無論一
年半載總以辦到無餘孽爲止本部堂於此次查圩之事所以
使印委各員合辦者以印官呼應較靈也所以責重委員者以
印官不能日日在鄉也委員有薪水辦公銀兩親兵書識所以
示絲毫不擾於民也今該牧欲以查田之事與查圩之事同時
並舉畝捐錢文以爲辦公經費合兩事爲一事大非本部堂立

法之微意各圩紳董清查戶口辨別良莠其事甚繁亦無暇再查田畝且愚民易惑難曉將謂查圩之事專爲畝捐起見何以使之從忠革薄與印委各員相親相習乎稽查民圩除紙張外亦無多須經費如果委員經費不足儘可直稟本部堂酌量加增不惜重貲期於不取民間分文斷不宜以查田之事混而爲一致滋弊端也

臨淮營務處

劉鎮松山
張編修錫嘯

呈營混游勇肆意擄船請飭查

禁由

營勇拏船節經本部堂出示禁止此風尙未衰息是知紙上之法固不足恃也臨淮一帶本屬通衢營混游勇不能保其必無

貴鎮等既稱月餘以來河道肅清上至正陽關無敢擄船順流而下營混至相戒不能飛渡臨淮等語是於清理杜禁之法業已辦有成效大驗祇須循而行之此輩久久自能絕迹無庸更議新法至多添書差於營勇拏船之事毫無裨益不如不添爲是古人所謂多一窗榻少一天光也臨淮之營調赴徐州者頗有在泗州時村等處雇船之事亦自無可如何候飭令查禁妥爲和雇臨淮營勇有自行拏舡毆傷鄉民顧景春一案果係何營之事仰仍查明稟復

前浙江鹽運司李榕等會詳遵札審訊採買戰馬委員副將蕭以德都司馬長清互控一案議擬緣由

副將蕭以德奉委帶同馬長清出口買馬蕭爲沿途彈壓照料之員馬爲口外熟識採辦之員不思和衷共事輒以爭擅利權互相訐告本部堂前以買馬爲重批令馬長清獨辦其事該都司買馬回南沿途自派前站處處藐視蕭副將雖據供收受雄縣折辦麪草銀兩未曾逾額而倚勢作威情狀業已全露所控蕭以德向索銀六百兩訊無實據蕭以德通共僅支銀六百七十餘兩而部費會票費川資等項均在其內斷無侵蝕六百金之事馬長清首先誣控厥咎較重蕭以德所領霆營糧臺銀肆千零五十兩查無短少其寄家之銀指爲代自他人或尙可信惟於到口之日挾制馬長清幾誤公事亦屬可惡馬長清應參

劾二級以守備降補蕭以德應參劾一級以參將降補用示懲
警惟念此次所買之馬尙屬臙壯較常略佳營務處業經驗收
之六百九十匹准照例給價銀十三兩五錢由臺先發足六千
九百兩其餘每匹應補三兩五錢俟緩數日再行全發仍勒令
蕭以德馬長清再行出口買馬一次以試該二員之孰優孰劣
二員各執一票各發銀三千兩先後進京赴北口採買將來買
就時回營孰遲孰速馬匹孰肥孰瘦在途孰爲安靜孰爲騷擾
以定二員之優劣如其馬肥回速在途安靜卽將此次應參之
案加恩寬免如其馬瘦回遲在途騷擾蕭以德除參降一級外
再行加參革職馬長清除參降二級外再將此次應找之馬價

罰扣一千兩仰該司道等剴切傳知蕭副將馬都司遵照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稟查閱東鄉鄒家圩情形

鄒家圩從逆已久鄒老金竟敢挈家自捻來歸妻妾之所自來皆不可問又與雉河之鄒目往還不絕其爲甘心從逆已無疑義鄒學禮曾爲苗沛霖局董亦非善類當此立法之始若不將居心叵測之人立于誅鋤以後必節節阻撓仰該員等將鄒老金與雉河之鄒目一并嚴密查拏正法鄒學禮如實係莠民亦卽正法曉諭各圩以示懲戒至歸併之法稟中不甚明晰將此圩鄒姓及眾姓三百餘戶全徙於附近之他圩乎抑不僅徙入一圩而分徙數圩借他姓以鈐制鄒姓乎告示四條中本無令

不可靠之圩遷併他圩之條後因林士班有併圩之稟札飭該員等亦但令小圩歸併大圩初未嘗令募圩併歸良圩也告示有云入募冊者在籍則擒拏正法該員等但當遵示立誅募民如全圩皆係募民請兵勦洗可也不當勒令併圩於告示之外另立新法使民無所適從一圩至三百餘戶之多其不願遷乃屬常情稟中所稱懇之再四者僅鄒姓不願遷乎抑眾姓皆不願遷乎除鄒老金鄒學禮外鄒姓之甘心從逆者究有若干能一一訪查其名乎仰迅速縷稟以憑核奪

委辦阜陽圩務

程令兆和

稟查明圩寨分別去畱緣由

該牧等稽查圩寨於西鄉各圩中畫出段落互相團練尙屬有

條不紊惟西鄉十四團五百八十七圩據所稟之數核之畱者二百八十圩去者乃三百零七圩一鄉之中圩寨平毀大半推之四鄉去者幾千餘寨與本部堂四條告示殊不相符本部堂告示中第一條堅壁清野第二條分別良莠初無平毀之說厥後因林士班之稟始批令將零星不能自存之圩酌量歸併然亦須因地制宜不强人以所難非謂將良莠不齊之圩一律去之也大凡一圩之中或房屋堅實而不易遷或田地就近而不可遷皆人之常情該牧等須試爲設身處地期於一令之出眾卽遵行禮所謂知事人然後能使人也且良莠之不齊處處皆然不獨此三百零七圩其准畱之圩果皆良乎一圩之中著名

批牘卷三
匪人不過數人嚴拏正法可也若全圩從捻派兵洗之亦可也
斷無以平毀爲查辦之理仰尹牧卽將經手事件交與程令作
速來徐本部堂面詢一切再行核示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俟車駝到營卽馳赴光固相
機進剿由

該逆欲在光固一帶築營度歲聞燒殺擄掠之慘尤甚於前該
處民心望援孔切不啻蹈水火者之求救實屬耳不忍聞貴軍
門游擊南汝光一帶久經奏明遐邇咸知惟銘軍平日之聲威
尤盛故此時望之尤殷亦責之尤切雖使車輛無一到者亦當
就現有之夫卽日起程縱令日行僅二三十里亦勝於全不拔

動也至囑至囑

馬丞文夢稟查復徐防兵勇駐紮豐縣擾累情形

拆屋砍樹舊迹猶存且聞該處士民於銘字營則歌頌不置於
鼎字營亦感其戰功之偉而恕其微有騷擾獨於樹徐兩軍極
口怨謗民心至公必非無因而致此究竟係樹營擾民較甚乎
抑徐防營尤甚乎仰全軍營務處徐防營務處會同細查稟請
懲究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稟查閱渦河以北各圩情形并

開摺繪圖呈鑒由

蒙城習於從捻陷溺已深有非法令所能止全賴該員等不憚

煩勞苦心訪察苦口開導明之極而才略生焉誠之極而感化見焉卽多殺匪黨亦須自明字誠字中做出至於圩長之賢愚圩寨之平否儘可從容查辦而以有恆持之不患其無成效也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逃勇一條請酌核定章辦理
由

逃勇一條全在招募時不收無根之游民而哨官什長平時又體卹而防範之則此弊自少若已逃而復獲輕則責革重則正法須臨時研訊情節察奪辦理難以一律相繩長夫亦然民夫惟拐逃衣物及在外行兇必應嚴懲餘則可輕辦也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可否因勢利導多募數營以

資防勦由

該邑應募者多准再添募一營以前已成之營爲中營而以此次新募者爲左右兩營本部堂亦急思將湘勇規制推而行之淮北而不能驟然多增者一則恐餉項不繼二則見該處現無營官之才也李爵署部堂於咸豐十一年冬初招淮勇亦僅四營其營官卽劉軍門銘傳張臬司樹聲潘臬司鼎新吳副將長慶四人也凡得一將才三分人力七分天命該營務處意謂激勵裁抑誘掖獎勸便可鍊出人才則視事太易耳

同治五年丙寅歲正月起北征行轅

委辦亳州查圩事務

薛令元啟
李丞炳濤

稟查辦各保情形

該員等所論稽查情形似尙認真辦理惟各圩怙惡不悛之徒
既有所聞應卽隨地隨時擒拏正法該員等又謂恐此有所發
則彼有所逃欲俟清釐既畢之後同時查拏不知亳州地面甚
寬該員等帶人甚少斷無同時能拏許多之理各匪徒轉得從
容颺去殊屬因循姑息大負委任必須隨時擒拏使各怙惡者
知在外爲賊卽不得在家爲民尤不得去來自由混其身於時
捻時民之間總以當幾立決購線捕誅爲主至各圩應去應畱
該員等於經過時當已察酌情形胸有成竹亦貴當幾立決無
待於各鄉紳董之會議致滋紛呶也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稟查圩情形并密陳管見二條

以備採擇由

該員數月以來辦理俱有斟酌良以爲慰循此做去自不患無效驗移風易俗本非一蹴所能幾也圩規四條經此刪節委曲詳盡足以感人卽可照此刊刻繕發總可勸化一千可善可惡之人至查出之莠民十六人多係在營此等習氣根深蒂固本難驟變如有挾制圩務之處無論何人何營臨時具稟請示本部堂必思所以懲之此外藉公肥己之徒或革或責該員儘可自主古人所謂鐵肩辣手此等正用得著另摺所呈二條極有卓識牽一髮而全神俱動殊不易辦然本部堂當從容籌畫期於澈底澄清而後已

委查阜陽圩務

翁游擊開甲尹牧沛清

稟會同親赴西南鄉查緝情

形

李姓等數人是何名字圩長藉以購線則可倚以集事則不可該員等何不帶親兵躬往查拏若僅以文書稟上行下奉行故事則大失本部堂委任之意矣翁游擊係幫查之員何以銜名反列於前并飭

統帶義勝全軍章副將志俊賀年稟

該將本係告假回籍之員經官爵閣部堂驟加委任自應感激抒誠力圖報稱惟湖北兵勇向不可靠該軍係倉卒招募而成無暇揀擇其中必多游手無賴之徒該將須先講營規申明紀

律然後再求勦賊之術勤廉二字是自治之根本不擾民三字是治軍之根本該將將此五字自治治人兢兢業業慎之又慎或可保全令名也

委查阜陽圩務

翁游擊尹牧沛

開甲

稟籌辦查圩各情

該員等之職卽專以查匪爲重捻黨固匪行劫擾害亦匪也此稟恍如大夢初覺前此固不知查匪爲分內事耶該員所請之幫辦較之蒙毫等屬已多尙復稟請紛紛不已專從周旋情面上著筆置公事於不問以後如有拏獲之犯正法之案再行具稟此等空稟不必屢瀆本部堂在軍多年實厭看虛浮文字也

候選訓導計棠等稟奉札赴河南一帶勸諭圩寨可否酌

帶書識長夫親兵由

該員等赴豫專以拊循開導爲事常與紳民接見不必與州縣往還亦不宜稍涉張皇蓋河南牧令與紳民素多隔閡該員等以安民爲名必須深自斂抑陰行其善若過於矜張形人之短乃所以致齟齬也無庸通飭各州縣及軍營知照該員等准其帶書識一名親兵四名以爲張貼告示之用

受業陳枝蓮賀年稟一件并陳辦理保甲興舉義學由

該令辦理保甲興舉義學與諸生講論文藝於勤字已能切實用功嘉平之月詞訟減少亦收勤字之效至於廉之一字其效先見於宅門內之四項人次見於頭門內之二等人卻無明效

大驗見於百姓之身挂於百姓之口如必欲百姓頌官之廉則不免於矜炫矯飾反非出於自然可以持久之道故勤可以得名廉則不宜有名此中最貴體貼四川循吏現有幾人宜擇一二深交而觀摩之近人張文端之教子弟汪龍莊之論良吏皆以取友爲要不可不師其意也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報募齊新添二營勇丁啟程赴臨日期由

近據各路稟報捻逆又有北趨之勢臨淮甚覺空虛敬字左右兩營募齊希卽認真訓練冀成勁旅勸誡淺語中言訓有兩端將領之教兵勇爲營規父兄之教子弟爲家規練有兩端練技

藝可使十人敵數十人練陣法可使千萬人如一人雖未說得甚暢而此四者實缺一不可望實體而力行之

濟甯嘉祥金鄉等縣士民曾傳照等稟商廉貞誣陷曾毓
鐔懇賜咨行暫釋回籍堵禦賊匪等情

當咸豐年間各省土匪蠭起之時州縣辦理團練拏獲匪黨多係奉有格殺勿論之諭或有准以軍法從事之札若事後紛紛翻案則是非輻葛治絲愈棼有礙於政體本部堂前在湖南辦團及在湖北兩江等處凡州縣及團練所殺土匪來轅翻控者概不准予申理以翻之不勝其翻也商潔貞既係長鎗會匪之首經金鄉縣錢令拏獲正法何以商廉貞京控曾毓鐔冀翻此

案仰候咨詢閩撫部院將全卷大略摘敘見覆曾毓鐔可否准釋再行示諭該紳民等可也

委查亳州圩務李丞炳濤稟查獲迭叛捻首劉二能等五名訊明正法由

該丞於訪聞劉二能等消息之後卽能糾用民團查拏正法此爲官民一氣之漸辦理尙屬妥善爲之一慰所有此次酌發之飯食銀三十八兩賞卹銀八兩均准赴臺支領王大山以誣案被殺應照陣亡之例給銀三十兩仰再赴臺補領二十二兩給其家屬從前湖北興國州爲盜賊之藪胡文忠公派部員剿捕誅千四百餘人以後便不窩藏粵匪近年山東蕩山黃縣土

匪如林閻撫部院札長守康王守成謙各殺千人而啓邑肅清
擒匪不敢入境該三員皆有明效皆得優保仰該員商之
張朱各員認真查辦不可稍涉姑息也

候選訓導

計

毛印

棠

候選直隸州州判寶鉦稟分赴宛汝查

辦圩寨由

據稟已悉本部堂在徐州啟行時本意一月有餘即可由歸陳
以達於周家口不料行抵濟甯適值張逆北竄繼又益以任賴
等逆現均聚於鄆鉅濮范之閒近日以全力與該逆爭扼運河
使不得東渡以擾完善之區劉周諸軍已到日內必有大戰不
知能否得手赴豫之期遙遙莫定該員等自應將曉諭圩寨事

宜先期舉辦該員等此次恩恩入汴所過之處不過貼告示一
張與圩長多不得見面者形同逆旅自難使民間共信必須在
所經之州縣每處多盤旋幾日苦心誠求苦口開導總須辦到
圩寨釋去疑慮兵民一氣而後止若謂開歸陳數百里之廣數
千圩之多其中無一可與湘淮軍通氣之圩圩長無一可與言
之人此理究不可信若遽分三道入洛入汝是猶掘井而
未及泉而欲改掘數處以求速效不知頭緒愈多用力愈勞愈
無及泉之期該員等仍當專力於開歸陳三府擇一易辦之縣
從切實處下手一縣辦有成效然後再移他縣他郡至於賢才
之有無不可預必如有灼見開單存記候本部堂到豫後察看

委用求賢以治本諭圩以治標二者兼營其餘力不暇到分
不應與聞之事不管可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軍抵周口休息兩日緣王

張總愚股匪向聞不如任賴一股之強然我軍曰來與戰三天
初四獲勝初六初七卽有兩次挫敗張逆凶悍如此王任賴等
逆人數較眾其悍過之雖經潁州苑寨兩次邀擊獲勝而尚未
傷其精銳豈肯輕自散去其沿途逃散者不過新擄之眾耳該
逆所到之處擄人擄糧彼散此聚於人數仍屬無損自咸豐以
來辦此賊者不曰勢極窮蹙卽曰諒茲小醜不難指日蕩平而
十餘年來賊之猖獗尤甚 僧邸以馬隊擅長而前後被擒

去馬匹至四五千之多淮軍以洋槍擅長而昨亦被擒奪去百餘桿賊勢日熾我輩自應倍加敬懼明末流賊之患亦係旋散旋聚旋滅旋起後遂至於不可收拾貴軍門老於軍旅諒必見及斷不宜輕視此賊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軍抵龍垵集剿賊獲勝情形

此次各軍環集東境該逆遽爾遠颺未能痛加懲創殊堪憤恨幸貴軍有此一戰足以挫凶燄而快人心惟該部將士自鄂皖而東豫一月之間馳驅數省勞乏已極應卽察看眾情略與休息再行跟蹤追躡如賊至湖團貴軍應會商劉鎮老湘一軍設法夾擊老湘營之長矛劈山礮尙屬得力劉鎮亦極有血性惟

人數單薄且素未與擒匪交仗貴軍門將羣擒技倆及制寇之術詳細指示俾不至於喫虧所有出力之營總保成等三員仰候隨摺請獎訓導王琪監生于廣安接引官軍尤爲難得應照所擬歸於黃陂案內奏獎卽由貴軍門先行飭知可也

全軍營務處李副將昭慶呈軍抵嘉祥城門不開請飭行東省州縣遇有官兵到境勿得堅閉城門由

查張逆大股初二夜棄鉅野之太平集向西北竄去初三日遂撲鄆城初四日潘臬司一軍接仗於城西十餘里之磻溪渡是逆蹤距嘉祥城有百餘里該軍初五日馳抵城外黃令何得閉門不納該令以地方瘠苦不能供應兵差儘可當面說明本部

堂近在濟甯亦可稟明斷不强令應差至於堅閉城門禁絕出入則大不可并不出城稟見一次尤屬荒謬兵勇亦

皇上

之赤子城池乃

皇上之城池原非該令所得而私似此行

爲實出情理之外東豫兩省民間圩寨本已恨兵如仇若各州縣再爲之倡則以後行軍處處皆成荆棘實屬有礙大局仰候咨請閣撫部院將嘉祥黃令卽行撤委奏參以示懲警

唐殿魁稟蒙保奏衢州鎮總兵員缺奉到行知由

該鎮從征各處衝鋒陷陣爲銘軍得力良將此後名位日隆益當從勤廉二字上用功勤則百事具舉閤營可保常新之氣廉則取予不苟眾人皆有畏服之心看似老生常談而名將名臣

批州卷三
不出乎此常常畱意則異時勲績如日方升而未有艾也

張編修錫嶸函牘一件並另呈覆現在籌備各事宜由
賁編修於回營後極力整飭籌布防守事宜諸臻允協良以爲
慰其所陳八條惟第六條絕賊糧法非不善然斷非命一委員
張貼告示所能做到臨淮百餘里內外亦恐號令有所不行存
糧不准過石違者以通匪論恐委員卽借此以擾民生事雖有
愛民之政亦須出以肫誠委曲若惟恐民之不便者王介甫不
知此義故青苗雇役其志亦將利民而遣使非人適以害民且
存糧太少必不能辦到凡出一令而僅託空言者不出可也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稟遵批前進追擊捻逆由

擒逆大股逼近湖團該軍甫經出隊卽行颺去殊可憤恨刻下該鎮旣已全部拔動作爲游擊之師應卽尾追緊躡期於力戰數次獨當一路不必依傍他軍以成功度該鎮之才力足以辦此會商進剿之說不過使彼此聲勢聯絡使該逆有所牽制而我得專力一方至於臨敵應變則非他人之所能爲力也大抵打仗貴於自立不可存借助將伯之心使弁勇稍生怠忽謀事貴於謙下須常存廣詢求助之心使他軍樂於親附二者看似相反實則相成均不可少至囑至囑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報剿敗巨股擒匪大獲勝仗由

曹縣之役該軍初次與擒相遇鏖戰終日卒以穩慎獲勝力遏

凶鋒欣慰無已本部堂屢詢擒匪長處在馬隊四面包圍騎賊
好用大刀長棒步賊好冒煙衝突然終以未能目覩恐致隔膜
今該軍經此大戰之後於賊之所短所長自必一一了然究竟
擒眾伎倆在粵匪諸偽王中於何酋最爲相似官軍宜以何法
制之仰熟思稟復

候選訓導計棠稟呈豫中採訪記略摺

該員在汴已久於豫中風土人情當已洞悉各處圩寨如何而
後可以禦賊如何而後可與官軍相安本部堂前次發去之批
是否接到稟中一字不題而忽發此題外之論洋人之患此天
所爲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本部堂分內之事現在專重在

勦辦捻匪但使捻匪之凶燄少減一分卽爲朝廷釋一分之憂勞該員分內之事現在專重查辦民圩但使兵民疑團稍釋一分卽爲本部堂寬一分之責任此外非分內而又萬難做到之事不必多管成大事者多在銖積寸累上用功如殷浩呂頤浩輩志非不大其究何嘗有分寸之補該員若專事高掌遠蹠竊恐一無所成也采訪記略摺存閱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明撥勇三百名令左營正幫辦張德修帶往澮北九灣等處彈壓由

抽撥防兵鎮壓民圩免爲賊所迫脅用意亦厚惟三百人太單不足以禦寇氛本部堂向不冒抽撥零隊恐其無益於彼有損

於此也以後仍須審慎頃沈錫瑾至此言及該軍哨官什長勇夫每日均僅發錢百文半年以後仍准找領全數弁勇頗有怨言又稱臨淮銀價有時可換至一千四百以外而該軍概以一千三百文合算人有不服等語查勇丁惟利是視朝三暮四數本相等而眾狙皆怒此人之常情至以錢扣銀縱使優於市價人猶疑之況少減毫末乎沈錫瑾係被屏斥之人未必可信此二事實情何如應否酌改仰一陳及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回毫就近發餉及全軍拔隊赴豫剿

賊由

數月以來該鎮攜行隊二千餘人擊賊雖數次獲勝而該

受懲創者未嘗非人數太單之故此次回毫將月餉趕放
悉拔以行期與此賊縱橫馳逐兵力既厚各將士膽氣更
該鎮亦無內顧之憂從前鮑軍門近日劉軍門皆不冒分
則全部俱行戰則全部俱戰爲賊所畏總由大力盤旋不
僅出零隊翦尾股小吹小打而已該軍旣作游擊之師自後須
奇正并用正則排開大隊苦戰竟日之類是也奇則黑夜劫營
專截輜重之類是也望好謀而善用之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奉到諭賜白玉翎管各件懇附

片具奏代謝天恩由

來稟已悉

御賞翎管搬指等物業經祇領分藏該鎮係實

缺人員自應具摺率同胞弟謝

恩候卽代辦陳遞嗣後該

鎮兄弟受

恩愈渥報稱愈難益當飭厲戎行力圖滅賊公

則紓

朝廷之憂患私則保昆季之勲名本部堂於該鎮實

有厚望乃近聞各處輿論於該軍不免微有閒言二月間賊由睢州東竄該軍曾由睢西至杞縣聞賊將至仍卽折回未與賊迎戰言該鎮有家眷住歸德城內都司高琢家欲入該軍者皆賂高琢以進故該軍頗染豫兵習氣三月內該鎮赴東省剿賊當二十四五賊氛逼近歸德之時營內有婦女數十人皆蘇常裝飾由西北兩門冒雨入城見者深以爲異又其時附郭東西時見邊馬適該鎮新招馬勇中有孫姓者曰與四五人躍馬出

城不著號衣因此鄉民明有謂馬勇冒賊者又聞該鎮由山東
回歸德途經劉家口該寨不肯開門遂將該寨之人責打聞者
亦遂譁然四月初旬賊犯歸德境內該軍拔營赴毫不救歸德
之急宋人怨之如此之類雖係傳聞之詞未可盡信然亦未必
盡出無因本部堂實用憂慮一則以豫中兵民仇隙已久全賴
該鎮等以節制之師推示大信使民間漸釋疑團聯爲一氣若
該鎮等染豫軍積習則以後更有何人挽回風氣一則以淮勇
各軍經李爵署部堂與各統領經營數年之力始成今日規模
始成今日紀律斷不可令絕好之聲名因數事而貽人口實履
霜堅冰不可不慎該鎮兄弟能謀善戰治軍嚴明久爲豫人所

欽服仰將以上各節查明如實有其事卽行懲儆更改不特該鎮兄弟自保令名卽與本部堂曉諭圩寨之告示亦不違背與李爵部堂訓練淮軍之苦心亦不辜負矣仍仰逐層稟復

統領老湘全軍劉鎮松山
統領星字吉中豫字營朱牧式雲稟軍抵王家後林遇賊

接仗獲勝由

王家林之捷昨於該鎮等初六日稟內批令補具備案今此稟卽無庸再具矣該鎮等軍長處全在穩持穩擊隊伍不亂不斷故能制此悍賊從此由穩而加之以猛隊伍不僅整立之時而并能整於追逐之時當更可立偉績也我軍長賊矛對刺對撥時究竟能勝賊矛否便中再一稟復

壽春鎮徐鵬稟標兵剔除舊習可期振作等情

本部堂治軍多年所諄諄教士卒者只有四事曰戒騷擾戒煙賭操隊伍操鎗礮教文武官員只有二字曰勤曰廉該鎮正派慈祥若能守定此數端必可正綠營之風俗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請添馬隊并親兵步勇由

各軍馬隊皆不能與賊交手惟貴軍門臨陣體察自出機杼所練馬隊可與捻逆回合鏖戰據稱迭次奪獲賊馬足敷一營之用既可刻日成軍應准卽添一營派張佩之管帶以資勦辦其口糧由徐州糧臺照章給發以成軍後奉批之日起支至陸軍親兵三哨應行酌減前接李爵署部堂來函云餉項支絀各軍

若添步隊一概不宜允准若請添馬隊亦須裁減步軍之額騰
出馬軍之餉近又接一函云湘鄂兩省鹽釐大爲減色戶部催
加鹽課并索鹽釐峻詞詰責餉源愈絀各等語又接湖南來文
所撥霆軍月餉二萬五千兩湘鹽局竟無銀可以應撥解付是
各軍不能再增步兵餉項實限之也惟貴軍門好養絕人之技
敢死之士古來名將亦往往精選帳下健兒以備緩急張勝琦
等兩隊其中當不乏壯士此等亦少而見珍應請挑畱數十人
常置左右其餘或撥補各營假汰之缺或竟行遣去查刊本營
制載統至萬人者每月加銀三百兩加夫三十名貴軍門應按
月支領以爲畜養健兒之用候飭徐州糧臺知照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任賴股匪西竄我軍攔頭截擊獲勝
由

該軍一敗牛逆於白龍王廟再敗任賴等逆於棗庄集皆以少
敵眾力挫凶鋒遂紓皖中之禍可勝嘉慰自四月初該軍由曹
回宋本部堂以相去太遠不復遙制該鎮自爲進止惟未救歸
德之急不滿宋人之望此外則或追此股或剿彼股遲速往返
多合機宜如任賴尙在沙河以東應卽乘此聲勢盡力追剿如
業已渡沙渡淮而南則該軍不必遠追頃劉軍門潘臬司等軍
辦沙河之防扼賊不得北竄該軍七月應予休息亦須在沙河
東岸會防也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明敬字營曩擬支發餉項條規繕摺呈鑒由

平日雖僅發百錢而隨時結算清給我領不惟不俟半年且無踰月此斷無致怨之理惟銀價餘出些須另歸申餘簿爲本營辦公之用議定按月發銀而假期內仍僅發百文此二者當爲疑之所由生怨之所自起貴編修有營務之責臨淮糧臺每月有議作銀錢價值之稟由本部堂批准飭行各營遵照該軍以銀作錢應卽按照稟定批准之數核算糧臺門外懸一牌營門外懸一牌下月議價之後乃換上月之牌自足取信於人申餘之簿決不可立另摺擬議各條均屬詳細惟截曠一節本部堂

向例於各營遣撤之時酌量該軍立營之久暫人數之多寡批令總繳截曠若干或令繳出或在欠餉內畫扣爲數并不甚多均係屆時定議不於未經撤營之前零星呈報動撥此項款餉或存或用概由貴編修主政辦理本部堂此時不與聞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防河事宜俟抵周口與潘張二軍

通力合作由

防守沙河之策從前無以此議相告者貴軍門創建之本部堂主持之凡發一謀舉一事必有風波磨折必有浮議搖撼從前水師之設創議於江忠烈公安慶之圍創議於胡文忠公其後本部堂辦水師一敗於靖江再敗於湖口將弁皆願去水而就

陸堅忍維持而後再振安慶未合圍之際祁門危急黃德糜爛羣議撤安慶之圍援彼二處堅忍力爭而後有濟至金陵百里之城孤軍合圍羣議皆恐蹈和張之覆轍卽本部堂亦不以爲然厥後堅忍支撐竟以地道成功可見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志竟成辦捻之法馬隊卽不得力防河亦屬善策但須以堅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辦成或辦成之後一處疏防賊仍竄過沙河以北開歸陳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譏其旣不能戰又不能防無論何等風波何等浮議本部堂當一力承擔不與建議者相干卽有咎豫兵不應株守一隅者亦當一力承擔不與豫撫部院相干此本部堂之貴乎堅忍也游擊雖

勞而易見功效易收名譽防河雖勞而功不甚顯名亦稍減統
勁旅者不屑爲之且汎地太長其中必有極難之處貴軍門當
爲其無名者爲其極難者又况僚屬之中未必人人諒此苦衷
識此遠謀難保不有一二違言貴軍門當勤勤懇懇譬如自家
私事一般求人相助央人竭力久之人人皆將鑒其誠而服其
智迨至防務辦成則又讓他軍接防而自帶銘軍游擊人必更
欽其量矣此貴軍門之貴乎堅忍也若甫受磨折或聞浮言卽
意沮而思變計則掘井不及泉而止者改掘數井亦不見泉矣
願與貴軍門共勉之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遵批確查各情由

該鎮今年二月聞賊犯東省之信拔隊赴杞迎剿張牛等逆旋由蘭考一帶奔竄尾股距杞不遠該軍抵杞後縱不能迎擊大隊亦當略停二三日派兵追其餘黨始足以塞杞人之望乃該鎮一聞賊蹤離杞旋即退回當時該軍尙無城武荷澤之戰故未能取信於人本部堂所聞輿論即係指此次而言非指三月十二任賴股匪由周口回竄一次也迨張牛一股二十七日與該軍接仗後四月初至十三四日在單縣碭山虞城盤踞十餘日去宋近而去毫遠該鎮初二日自宋赴毫正歸德喫緊之時何謂旬後方有警信其時任賴股匪由碭蕭睢甯宿桃以趨泗州亦并未入毫也馬勇冒賊即指陳明昇之勇而言當賊氛密

邇歸德之時該營雖尙不呈冊驗點名而各勇已自稱爲周軍矣都司高琢旣係職官又租其屋何得謂并無名目受賄卽無實據然其人之向爲宋人所鄙已可概見攜帶家眷雖非該鎮所爲而出自左營官周提督壽昌實屬有違紀律應將周壽昌摘去頂戴姑免參辦以示薄懲淮軍聲名久爲蘇豫皖齊等省所稱該鎮等兢業維持猶恐不能饜人之望若似此不加警惕始則漸鬆漸懈繼則怙過飾非以一軍之紀律日疏連累諸軍之聲名皆壞不特本部堂所不許亦眾論所不容也茲再苦口勸誡望該鎮反躬內省毋護前失與諸將其相勉勵改過不吝卽是一大善矣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蕭縣令吳士鑑前稟盛軍爬城滋鬧

一案遵批查覆由

來牘申覆各情本部堂查閱吳令原稟詳加察核如吳令所稱該鎮飭備米麪之文係初六投遞而填初五日期該鎮則云初五派員投遞不收初六再遞始有收納該鎮所稟自係實情當初五日該軍勇丁赴城倉猝之間吳令一味疑慮不肯開城故不知該鎮已備公文也該營什長王從善被搶一節吳令稟稱訊據王從善供稱銀兩洋鎗已交伊母收藏並無被搶情事取結附卷釋令回營該鎮則云迄今從善未回王從善既係蕭縣人自係在家逗留毫無疑義如果銀兩被搶反遭吳令禁押至

今豈有事隔四十餘日該鎮忍耐不問直至此次飭查始云是否釋放尙候移詢此理所不可信者也米麪萬斤牛車十輛吳令所稟與該鎮所覆相符至所稱備夫二百名牛車四十輛均係一時爭論之言並無其事不足置辯委員勒索程儀一節吳令稟稱鄭從九勒銀十八兩張守備勒銀十四兩該鎮則稱找回購糧尾銀數目相近究竟是一是二必應澈底根究吳令藉差科派車輛一節該鎮但稱鄉民來營申訴究竟有無呈詞證據亦應切實查訊仰候札飭徐防營務處李道傳集確查稟復核奪至近來軍行所到之處東豫州縣往往閉門絕市牧令避不見面將弁深以爲苦江南不可更染此風吳令久畱該營云

因痰發偃臥斷不可信其云吸食洋煙當非無因候咨督漕撫三院飭司卽將吳令撤委赴徐聽候查訊該鎮亦飭委員鄭國紳赴徐聽候查訊

委辦宿州查圩事務張牧雲吉稟詣查各圩沿途阻水延滯緣由

今年水勢過大淮南北幾成澤國圩寨傾塌者何可勝數亂後于黎遭此災厄自顧不暇何暇修築圩牆自未可催督過急所幸賊氛稍遠尚可從容以圖歸併圩寨已是查圩第二義凡圩戶至一二百戶者卽難驅併蓋安土重遷人之常情不如更易其圩長而教導之圩長之抗傲不遵情節較重者枷之責之尤

重者殺之本部堂查圩之始其意專重在訪拏積匪多殺數人便足以靖根株而消反側該牧查辦圩務不爲不久而誅戮僅及十人此威信之所以不立也若欲平毀圩寨興眾動兵則二百人不足以濟事若搜拏積匪則二十人已餘且各圩團民亦可號召事畢之後酌予賞錢本部堂原所不惜蒙城亳州各員多用此法以集事觀該牧歷次來稟於查匪一事似尙未得要領豈姑息以邀譽乎抑才不足以勝任乎卽如稟中所稱拏獲窩匪之魏廣春魏三科等何以不殺魏慶洪李昌林等何以不革革之而該圩長猶從中作梗拏而殺之可也蓋殺數壞人而保全一圩則其事易因圩中有數壞人而遂欲平圩犯眾人

之所不欲則其事難也現在既無可撥之營頭亦無餉項可以再募勇丁所請添募二百營之處礙難允行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請另擇便地駐歇及探報賊情由

本部堂初次防河之議本令該兩軍駐於賈魯河沙河之東岸分防一段約長四十里等語十九日檄行後又慮該軍分防不便是夜復有一批如該二軍現在距河已遠不能折回抑或慮分定一段之後將來不能抽出游擊則不管防河之事亦可隨卽印發在案不知已接到否現在朱仙鎮以上河工豫軍辦理尙未就緒朱仙鎮以下隄牆雖已粗成尙未分段置守而任賴張牛各匪相逼而來志在東竄頃檄銘鼎兩軍由中牟尉氏迎

頭堵截日來尙未接到劉軍門潘臬司函稟不知行抵何處亦不知曾否見仗果能遏其東竄之路否劉臬司楊鎮兩軍十二至許州該兩軍擬由郟縣至襄城計與劉楊相隔不遠若賊已西竄該四軍不必力追恐鋌而走險反以速其東竄之謀一過汴梁以東各軍皆在西路尾追不及大局恐又全壞矣此時賈魯河之防自張市扶溝以下水勢尙深頗覺可恃惟張市以上直至汴梁以北處處可慮一月之內淮軍湘軍豫軍均須抵防此段爲屏蔽東路之計應俟河防辦理穩固確有把握再行分道窮追張市扶溝以西稍遠者爲長葛爲洧川爲許州最近者爲鄆陵爲尉氏該兩軍應在葛洧許州一帶扼駐卽以少資休

息朱仙鎮汴梁之西稍遠者爲鄭州爲二鄭中間之郭店最近者爲中牟劉楊二軍應在郭店鄭州一帶扼駐俟賊西去已遠該四軍再定進止防河之事該鎮不必管矣張鎮養病魯山未卽來營仰錄此批與之一閱仍事事函商而行并與劉軍門潘臬司劉襄辦楊鎮常常函商聞豫軍宋鎮謀勇俱優該鎮與之共事已久亦可錄批與之熟商也

義甯州釐卡委員朱令寬成稟公暇得與陳守寶箴李生復等讀書論古藉資切劘等情

該員在卡照常辦事又得陳守李生等讀書論古問學日新至以爲慰蘭生幽徑不以無人而不芳本無所待於外而德無久

孤之理玉無終閼之輝亦會有賞音也本部堂六月十五日由濟甯水路東下八月初九始抵周家口患病旬餘現請假一月調理矣

襄辦軍務劉臬司秉璋函報任賴張牛似將合併東犯等情

昨據許州稟報言該軍抵州後十二日任賴股匪聞知官兵已至卽由石固向禹州西走又接劉鎮松山來稟言湘軍已抵郟縣據探任賴各逆在襄城以北張牛兩逆在禹州東北擬卽由襄城進剿計該軍與劉張相隔不遠當可一收夾擊之效惟該逆此次志在東竄前檄銘鼎兩軍由中牟尉氏迎頭堵截日來

尙未接到劉軍門潘臬司函稟不知行抵何處亦不知曾否見仗果能扼其東竄之路否刻下賈魯河之防自張市以下水勢較深尙覺可恃張市以上水勢甚淺朱仙鎮以北豫軍興辦尙未就緒處處可慮一月之內各軍當以全力扼此一段賊已西竄該兩軍與湘軍均不必力追恐鋌而走險反以速其東竄之謀一過汴梁以東各軍皆在西路尾追不及大局又全壞矣頃已飭令劉張二湘軍卽在長葛洧州許州一帶扼駐暫顧張市扶溝鄆陵尉氏以西該兩軍應卽在鄭州及二鄭中間之郭店等處扼駐暫顧朱仙鎮汴梁中牟以西均爲屏蔽東路之計俟河防辦理穩固確有把握再飭各軍分道追剿仰與楊鎮商酌

而行并常常與劉軍門潘臬司及劉張二鎮互通消息使彼此知軍行所在豫軍宋鎮打仗甚爲出力亦須一律聯絡也

候選訓導

計棠
毛印堂

候選直隸州州判竇鉦稟妄擬查辦圩

寨章程二十一條開摺呈鑒由

河南圩寨修築已及十年各寨章程行之已久未必盡皆不善各寨人心閒有不同而其願保身家性命則人人皆有此心苟可固守斷無不竭力死守者若其力不能堅守則雖會同中丞下一督率之札多發委員頒一極密之章程而其不能守如故也卽嚴定州縣之處分而其境內有可破之寨如故也彼人丁單弱財力貧薄之寨印委各員能一一使之富強哉另摺所陳

如選寨長聯絡各寨已革寨長不准把持圩務收糧入圩禁止
抗官編造戶冊等條本部堂四條告示中業已言之凡能言者
未必能行如第一條正寨長須擇端方廉幹素負一方之望者
此種人卽極不易得此處一差著著皆錯本部堂不冑通飭辦
團所慮首在於此該員等若覺寨長處處皆有賢者仰卽自揀
一二縣本部堂札派該員等前往經理試行果有效否若六十
餘州縣皆派委員必致物議沸騰斷不可行也

統領

銘劉軍門銘傳
潘臬司鼎新

稟賊毀長牆竄逸東境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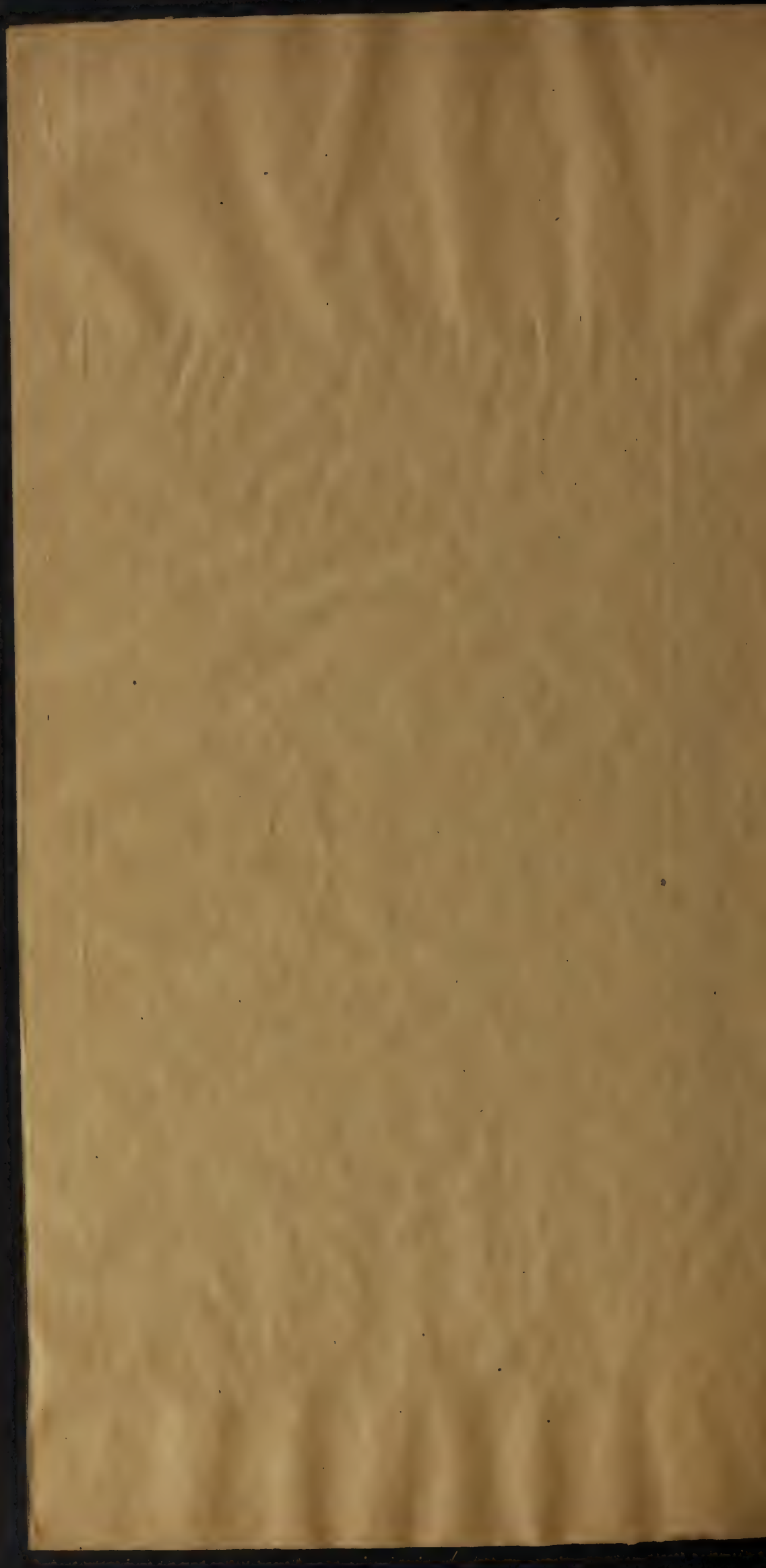
中牟縣十五六兩次來稟賊於十五日未申之間已至中牟城
下十六日黎明大股始由城外經過本部堂初八之檄令該兩

軍赴中牟尉氏攔剿據稱擬於十七日赴中牟是自覺本管汛地尚可無虞若於十四日由汴回防之時卽赴中牟堵剿大局或不至決裂縱不能遏之使西但能扼駐一日劉楊趕到卽可痛打一仗此處稍失機宜實爲可惜惟兩軍汛地太長不能不時時回顧是可亮也本部堂於貴軍門初次批牘卽慮有無數波折未必能一次辦成然終始堅持此議如果將來該逆回竄仍須防守此河斷不因難而中輟亦不因浮言而變計尙勉圖之

委辦宿州查圩事務張牧雲吉稟拏獲捻目高繼周等訊

明正法由

正法高繼周等三犯辦理漸覺認真稍爲一慰蒙宥情勢雖有不同而本部堂所辦係拏勾捻之匪徒并未翻苗逆之舊案卽蒙城正法各犯據桂令等節次稟報口供亦皆當捻屬實非以其從苗而殺之也總之查圩之意祇分良莠不問苗捻甘心爲莠者雖概未從苗亦在所必誅洗心向善者雖曾經從苗從捻亦在所必釋該員節次嚴飭之後甫經振作遽欲預爲宥人請命以邀慈惠之名而爲節勞之地殊屬誤會題旨本部堂并非好殺人者辦理之認真與否自有輿論可訪非計殺人之數以較優劣也



PL
2708
.A1
1876
v.113

曾文正公批牘卷四

同治五年丙寅歲八月起北征行轅



安徽撫標振威營李鎮南華稟奉札查復蒙城麥捐等情
蒙城瘠苦實較他處爲甚而苗捻積習濡染太深非廉潔剛正
不能挽回人心於萬一故查圩委員本部堂常常諄囑總以絲
毫不取於民爲立信之本麥捐等項所得甚微所失信者甚大
委員方嚴禁圩長不准有需索之弊城內紳董又傳令圩長代
寫捐輸不特圩長無所適從久之民間必疑查圩係爲斂費起
見實於圩務大有關礙不得不從嚴禁革至莠民畏罪匿營該
鎮素與苗捻爲仇諒不至容畱此輩或有無知營弁收用匪人

如稟中所言者仰仍遵前札隨時訪查辦理該鎮從前身經百戰力保危城本部堂豈忍忘其大功而求其小過且孫部郎并無戰功僅能拒苗本部堂尙爲奏雪其冤該鎮拒苗旣堅戰功尤偉豈不知加意成全但須革除私捐拒絕匪人自保令名而後人皆愛惜而保全之也勉之毋忽

潘臬司鼎新稟賊在荷曹大軍由南路遏之較有把握等情

該軍二十三日行抵單縣可謂迅速張牛等酋尙盤旋於曹河之間未卽渡運東軍業已嚴爲準備聞李統領於十九日亦至濟甯刻下河水較深人心當可稍定不知運防究靠得住否該

司先赴嘉祥想與李統領熟商後卽已巡河北去專顧運防根本以慰東人之望劉軍門劉臬司等軍日內計已抵曹單一帶曹境三面皆水若各軍由南路遏之使不得出收功較易眾議皆係如此然今年春閒羣賊皆在水套我軍甫將合圍而該逆旋又西竄特恐此次亦未能如願耳該司一軍總以力扼運河爲主前劉襄辦來此言賊若萬一不幸渡運只好反守運西驅之海東以圖殲滅本部堂雖勉強許之而猶諄囑其認真防運不可預作不幸之想劉襄辦當與該司道及矣運東二千餘里崇山峻嶺賊若東竄未必可以殲滅而擾害完善之區本部堂與閭部院暨該司李統領皆被東人怨憾公私有損故願該司

力主守運也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稟查獲莠民李全信等九名訊明正法由

墊賞錢八千已於另摺飭知徐臺矣近皖南劉鎮松山與宋鎮慶極爲和洽據宋鎮言蒙亳昔之從賊者邇來甚有悔心惟因查辦甚嚴不敢復歸蒙亳故土若稍邀寬典准其贖罪自新則蒙亳思歸者多捻黨可解散一半等語該令辦理圩務極爲認真成效已著仰細心查察如宋鎮之說可信則大猛之後濟之以寬以後不輕誅戮專令改過自新亦是一法仰會同朱令斟酌稟復

朱牧式雲稟報率營到臨淮日期由

敬營拔隊後該軍應以兩營紮於北岸一營紮於南岸守護米倉不可零星分駐前此防守臨淮各軍聲名俱好該守宜加意整飭營規嚴禁騷擾軍營之有聲名猶人之有衣服山之有樹木有則令人起敬無則十分可憎該守宜諄囑營哨弁勇人人自愛至囑至囑

襄辦軍務劉臬司秉璋函報探聽捻逆竄擾情形二件

十九二十兩函均悉前因賊黨分股竄擾本部堂檄飭銘鼎樹三軍追勦任賴等逆而令該軍會同鮑軍門劉鎮楊鎮勦辦張逆一股業經照會在案茲據稱該逆已向汝州北竄有窺伺河

洛之意該部應卽跟追西去貴襄辦志趣堅卓應趁勞乏艱難之時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過幾次眾人自不敢輕量書生不耐艱苦矣

統領毅字營宋鎮慶稟防守黃河賊蹤偷挖未遂緣由

防河之議順賈魯河以上直守至京水鎮爲止李撫部院來函亦係如此本部堂深贊其策勝於原奏之所議正擬興工分汛該逆又分股東竄只能暫緩河防先檄銘鼎樹三軍赴山東追剿矣其西竄之賊檄令霆軍與劉鎮之湘軍劉楊之淮軍跟蹤進剿昨准李撫部院函稱亦令該軍剿辦西路不知能會合諸軍力保河洛否至本部堂所部各軍惟劉軍門係建議守河之

人潘臬司贊成其事故責成二人修工守河均未嘗稍有推諉此外諸將則紛紛推諉均願游擊不願防河蓋防河者興工之時荷鋪負土十分辛苦不比游擊者之半行半住稍覺安逸防河者工竣之後保守汛地厥罪甚重不似游擊者易於報功難於見過故勇丁願行路不願挑土將領願做活事不願做笨事人情大類然也聞該鎮樸實耐勞向不取巧既知守至京水鎮可保黃河大隄永無北顧之憂卽應躬任其難無令推諉者效尤可也

鮑軍門超稟軍抵汝州偵探賊情由

昨接永甯縣稟據稱九月廿二日賊撲該縣偃師縣稟則稱廿

五日賊又回竄宜陽西之三鄉鎮現在無論賊竄何處貴爵軍門總以力勦西路一股爲主總以本營專人確探爲憑各路地方官探報不足盡信目前賊勢東西分竄東路任賴較弱西路張逆較強此人人所共知者并非東路強而西路弱若霆軍舍張逆而尋任賴則外閒必笑其尋弱者開仗則霆軍之名稍損矣貴爵軍門務宜專心西勦不可另作比較凡賊在豫境河南南陽兩府陝汝兩州均請跟蹤追勦若賊入秦省則不必越境勦辦貴軍此次入豫紀律嚴明毫不騷擾各處函牘無不稱讚此爲可喜惟尙未與賊接仗向來霆營敢戰之名外閒佩服者多責望者尤重務須確探張逆所在痛快一戰以慰民望若因

山路崎嶇轉運艱難糧食不便行走稍緩則可改勦東股則不可也

委辦蒙城圩務朱令名稟稟復蒙邑現在情形

宋鎮之言是否可信本部堂前次所批本令該令等斟酌稟復并未據爲定論此稟所陳確有見地洵爲閱歷有得之言以後仍須認真查辦其有一線可原者苦口開導令其自新費一番工夫自有一番效驗否則多殺虎狼不爲損德多刈稂莠正以養苗總不使當捻者視同商賈出入自由乃可日有轉機至整頓營務亦非空言所能做到該令如查有真係捻首而倚仗營中爲護符者儘可指名密稟聽候酌辦

提督馬德昭稟挑築壕牆大概情形

現在西竄之賊去豫已遠東竄之賊如運防守住回竄乃意中之事京水鎮一帶隄牆目前究有幾分工程趁此無警之時實力修築所有牆高一丈寬一丈壕寬一丈深一丈五尺果能如式則屹若堅城該逆萬難飛越查各處工程皆與文書所限尺寸不符惟安慶金陵前挖圍城之濠山東今歲修運河之牆工作與文書相符貴軍門所分一段若做得十分堅實則各段皆可照樣爲之天下事總貴有賢者倡立好樣子也

王道成謙稟帶隊回開河駐防由

該道帶兵未久而前在費縣任內搜除積匪實能力遏亂萌此

次勦洗黃崖土匪辦理迅速仰蒙 恩命薦擢監司益宜加倍謹 力求實踐無論軍事吏事皆從勤廉二字做起勤則事之惰者無不舉廉則人之汙者無不畏刻刻以此自勵以此教人自有振興氣象目前運防雖可暫鬆逆匪渡運之謀狡譎百出該道防守開河仍須不分畛域兼顧他處冰凍之際深爲可慮不可一日忘戰也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懇給發欠餉由

該軍請給欠餉本部堂上年十二月內批准由湘鹽局按月提銀一萬兩原令在於長沙就近設局派員經理嗣該鎮稟復局中難於分布按月派員領解來營陸續給發又經本部堂批准

以爲銀既有著早遲總可領到乃本年五月閒湘局之銀未到
來營候領勇丁在徐至九百人之多該鎮稟請發銀四萬五千
兩又經本部堂於每月一萬兩之外札飭徐州糧臺另發銀三
萬兩在案今該鎮復請於周口糧臺籌發銀三萬五千兩不言
借領竟似又另請添發者現在淮軍餉項去歲僅發八關今歲
僅發九關欠餉未補分文而銘鼎等軍追賊勤勞實過於湘軍
湘勇於滿餉之外又月給舊欠一萬已極優矣而該鎮多方設
法索取欠款殊不可解若謂號勇來營者多刁難追逼該鎮旣
知湘勇如此刁難不應稟請添募四營本部堂亦悔不應准添
四營看此情景將來難免有唐金兩營微休之變不如少一營

少一營之事端仰該鎮卽行派員至中途攔截無論行至何處卽在何處截住多給途費銀兩就地遣散回籍本部堂一面咨明湖南李撫部院如尚未起程卽在長沙遣散本部堂自統帶老湘營以來自問待該軍并無刻薄之處該鎮將此批鈔出徧示營哨弁勇可也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懇仍准添設新四營以敷勦賊由

新招四營業經湖北暫畱溝口設防昨已批令該鎮暫緩前往截止將來溝口撤防仍准赴豫省歸該鎮統領該鎮向來辦事頗有忠勇明決氣象前次請銀一稟未免太不知足深恐流入鄙瑣一路是以嚴批訓誡本部堂待人常如師之待弟子有戒

飭成全之意嗣後隨事畱心總要銀錢看得輕然後志氣振得起如果統領毫無私蓄各營將士無不共知其諒也

補用道王勳稟請咨商通行修寨由

湘省功名太盛元氣發洩漸少誠樸之風本部堂時切隱憂所可慮者不獨哥老會一端也哥老會傳染甚廣勾結秘密然以目前時勢而論挺身出爲戎首者或尙無人曾以此意商之李撫部院亦謂逐漸消弭可無大礙該道情殷桑梓具有遠識惟修築寨堡一層事經創始眾情必難允從且依山守險此是防禦外寇之事若本處內患一經築寨譬猶醫者之引疾入內會匪卽可憑寨以起事據寨以負隅防患而適以滋患亦非萬全

之策也候錄此稟函商李撫部院相機酌奪

鮑軍門超稟探聞賊又遁回京山天門德安一帶俟到棗陽後覘賊所向相機截擊由

初八初九十一三次來牘均悉昨准曾爵部院來函賊於十六日竄至義堂鎮離德安城四十餘里必向孝感大路奔竄此次貴軍門自行奏明先勦東股仍未與賊一遇朝廷必不以爲然本部堂籌畫月餘無兵入秦尤覺無以對秦人適接喬撫部院函稱霆軍若由荆紫關入秦轉恐逼賊愈西等語十一日已改檄老湘營劉鎮由潼關入秦該鎮十四接信十六拔營年內計必入關極爲迅速西路有此援兵已可慰秦中之望貴軍門

仍當勦辦東股能將任賴痛勦數次庶幾上可以對聖主
下可以免物議一切進兵之機宜就近與曾爵部院隨時熟商
本部堂與李爵大臣均不遙制惟捻匪狡猾異常我軍追勦宜
速進隊卻宜穩仍須步步顧定後路防其抄襲今年六月老湘
營在上蔡等處大戰聞貴軍門曾派人往看想已得其大概矣
至探報尤爲要緊最難確實貴軍九月十六自南陽拔營若徑
赴魯山儘可攔截張逆不令入陝乃因探報之誤繞至裕州失
此機會昨初十日至平林砦若趕緊進兵十二三日或可見賊
接仗乃因探報之誤十一日折回棗陽又失機會以後務須多
發探馬到處探問慎無輕聽人言也

婁鎮雲慶稟由湘起程赴直由

直隸綠營兵制現經劉督部堂實力整頓初奏分立六軍擬派貴鎮總統古北口一軍嗣又添設二軍正定卽居其一不知總統有無更動貴鎮久歷戎行戰功迭著赴任後振刷精神勉圖報稱正可爲劉督部堂指臂之助綠營廢弛已久練兵較之練勇其難數倍然挽回積習總從勤廉二字做起勤則事之惰者無不舉廉則人之汙者無不畏盡一分心力見一分功效守定霆軍善戰之法而又紀律森嚴秋毫無犯則聲名大起矣

同治六年丁卯歲正月北征行轅

潘臬司鼎新稟正副等五營分守長溝到防日期由

該軍移守長溝至濟甯一帶河防鞏固至以爲慰任賴等股久
擾鄂中又由雲夢折而西竄廿一日樹軍迎勦於德安之王家
灣地方張鎮追賊過猛力戰陣亡曷勝痛惜秦軍亦於十八日
大敗幾於全數覆潰賊氛大熾不特西事棘手卽東股正無了
期本部堂到徐以後擬練一支可靠馬隊備李爵大臣前敵更
換之用該司志在滅賊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有良謨可以制
寇也

樹字前營劉克仁等稟統領張鎮捐軀救援未及會請參

辦由

張鎮身先士卒力戰捐軀聞之曷深痛惜該統領前在江南勦

賊迭著戰功上年隨同北征馳驅齊皖豫鄂四省見其樸厚果
毅言不妄發仁愛士卒百姓出於至誠方冀仔肩大任戡定中
原不意追勦過猛遽隕將星賊燄日長尤深悲憤該營官等救
援不力雖由賊勢過重亦屬咎無可辭一切戰狀想李爵大臣
曾爵部院先後詳細入告本部堂亦當專案具奏慰逝者於九
原張鎮靈柩回廬不知應從何處登舟汝甯至三河尖可通舟
楫否若來周口恐迂道太遠至樹字全軍隊伍應由營務處劉
鎮帶赴周口駐紮聽候李爵大臣調度本部堂已有函商之矣

王道勳稟湘鄉縣治亟宜創造城垣等情

該道畱心時事爲保護桑梓之計意識頗爲深遠惟修寨築堡

事屬難行已於前稟中詳晰批示至創造城垣一事工程浩大計算經費至少須十萬餘金談何容易各營累捐之後亦不宜派令再捐卽捐亦屬無幾凡築城非定造城輒平放實砌斷難堅固湘河瑪瑙石雖多祇可爲填塞城基之用萬不足以成城牆若欲藉此以省經費殊非經久之道湘鄉本無城池相安已久忽欲辦此數百年未有之事本部堂不甚以爲然同治元二年間曾議於安慶建立貢院業已買地平基購木簾開磚窰費錢三萬餘矣以其爲向來所無恐風水不利卒未敢主張辦成今本邑正盛之際不知修城是否有礙風水本部堂亦不敢主張也惟願同縣士大夫常畱儉樸之氣不務奢不取巧刻刻戒

懼修省以返天庥所謂久遠之圖或卽在此若僅恃築城浚池則十年以來有城而遭慘劫者多矣未必竟能安如磐石也該道讀書明理望與同邑有識之士熟籌之

鮑軍門超函牘一件

前次貴爵軍門自行奏明先勦東股輾轉延誤總未與賊一遇已不免爲人所笑此次於東股奔竄未定之時忽又奏明入陝日期殊不可解本部堂於十一月十九十二月初三兩次寄信貴爵軍門一則再三叮囑十分謹慎不可亂說一句一則說明俟抵秦境後如行路幾日開仗幾次儘可自行具奏斷不可以空言入奏徒令 朝廷生厭等因言之極詳何以全不理會

未至秦境又急於發報任賴凶燄極盛尚未出鄂境之際曾爵部院不候準信於十七日咨請貴軍入秦本嫌太速貴爵軍門又不候準信遽行入奏現在賊蹤蔓延鄂境霆軍又不能西行終年未做一事而奏報忽東忽西自相矛盾宜外間紛紛議霆軍難與共事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張鎮樹珊勦賊力戰捐軀并現在賊由京口竄向白口一路等情

張鎮忠誠篤厚治軍愛民眾論翕然此次追勦過猛遽爾捐軀實爲痛惜李爵大臣已奏請優卹賜諡本部堂亦當附奏一爲表章慰逝者於九泉周家口士民紛紛營齋營奠擬補請在

該處建祠以妥忠魂貴軍二十三、四日接仗後該逆仍竄白口一帶頃接鮑爵軍門來函賊蹤於初二日已至王家集距樊城僅六十里霆軍即可出隊迎勦貴軍門如能會合夾擊當可得一二好仗也

同治六年丁卯歲正月十八起徐州行轅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
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

稟張編修受傷殞命并戰仗情形

來牘已悉貴軍初至西安正值賊氛極熾之時初六日馬部賊大股猛撲七八次我軍奮勇鏖戰以遠道馳援之客軍當凶燄方張之劇寇再接再厲已獲勝戰而張編修竟以力戰殉節聞之大慟前年本部堂初招淮北勇丁實欲逐漸擴充於淮湘兩

軍之外另開生面張編修能耐勞苦文員中實無其匹而性情之誠懇志趣之超邁學識之深遠操守之廉潔均能卓然自立方冀養成大器共濟時艱不意千里赴援一戰而死浩然長往齎志無窮貴鎮少此幫手軍勢愈孤本部堂相離甚遠尤不放心務宜慎之又慎切不可猛浪輕進賊在西安附近則宜傍城立營保護省城賊向西南不可孤軍進追或致疏失賊至同朝一帶則宜傍渭水河水立營與晉軍常通聲氣但能自立於不敗之地總可徐徐圖功敬字三營護送張編修靈柩至徐州府城本部堂祭奠後再回靈璧本籍張編修死事情形卽日專摺具奏陳請優卹并將身後各事妥爲料理以慰忠魂仰卽傳知

敬字三營勇丁并令該營官沿途嚴加約束無許騷擾畱此令
名以慰張編修於九原亦貴鎮所以報良友也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
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探報賊情由

十八日發去一批計將接到該逆前破秦軍氣燄方張驟爲貴
軍所敗積其凶憤以求一逞貴鎮偵知賊情絕不恇懼具見膽
識過人惟臨陣之際務須穩而又穩佯敗不可猛追孤軍不宜
深入恐其勾合回黨被眾我寡或致疏失在西安則宜靠省城
以爲根本在同朝則宜傍河水渭水以晉軍之礮船爲根本先
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急戰緩戰其權在我則勝算可操矣

蔣道凝學稟陳甘省各營艱窘情形

甘省久經荒亂雜糧石值百餘金兵民交困卽賊勢亦復難支
該道激厲飢軍馳驅險阻搃穴擒渠可嘉可敬楊部堂兩載危
疆竭忠盡智可謂獨爲其難本部堂應允每月由江南協甘餉
三萬兩許之甚堅後以一萬分撥甯夏解督轅者僅二萬兩已
覺抱愧自去歲七月因高郵河決釐金大減每月協甘并不滿
二萬雖本部堂駐紮齊豫二省不便再管江南餉事然失此大
信實覺無以對楊督部堂茲本部堂仍回本任已於十五日抵
徐州十九接印視事向來協甘月餉三萬兩仍札飭江甯布政
司如數撥解雖未必有濟於甘亦聊以踐夙諾耳

樹字副營張鎮樹屏稟

隨同押隊送張統領靈柩至周口

由

該鎮之兄右江張鎮忠樸勇毅戰必身先前此保衛桑梓攻克蘇常屢立功勳此次以寡擊眾血戰捐軀實深傷悼除由李爵大臣詳奏優卹外本部堂當再具疏表章慰逝者於九泉周口士民紛紛營齋營奠泣頌遺愛蓋至誠所感也本部堂薄具賻金挽幛交王萬釗帶至樹營仰熱香薦告靈前聊著軫惜之懷耳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尹澧河接仗情形并請暫爲休息

由

十五日之戰以誤聽後路驚傳分隊回顧爲賊所乘蓋撥隊旋

行之際賊匪見之疑爲潰奔卽士卒見之亦疑爲失利未必人知爲抽隊回救後路也唐鎮誠樸驍勇失此良將於大局實有關係深堪悼惜惟銘軍立營以後從未挫衄得此小挫亦足生將弁之敬慎而窮軍事之變態無折肱不成良醫無垂翅亦不成名將也貴軍馳驅太久此番必須休息整頓想李爵大臣已詳示矣

襄辦軍務劉臬司秉璋呈請賞假調攝由

前據該司稟抵信陽力疾從事當以貴襄辦志趣操行學識精力均可補救時艱幸無因病退謝遽萌善刀而藏之念批答在案茲據呈請假調攝并准李爵大臣咨會批答有奚忍藉病脫

逃之語公則中原寇亂日深卽江淮亦難安居私則患難相從日久豈急時不相贊助誠哉其不可逃脫也

同治六年丁卯歲四月起金陵督轅

五河鹽釐卡賀丞霽若稟遵查張編修錫嶸身後各事逐一經理由

張編修家中情形聞之倍增感愴該丞代爲籌畫無微不至洵屬不負死友足敦薄俗移家五河之說本非經久善策惟靈壁旣無一可以依恃之人不得不權目前之急依倚該丞移居五河尙可朝夕照料仰於葬事辦妥後卽令其全家移徙統由該丞一手經理擬仿照右江張鎮之例飭糧臺給卹助銀二千兩

由五河鹽卡撥給由徐州糧臺核作收放外本部堂賻銀二百兩由內銀錢所寄交該丞經收此二千二百金者專供張氏孤兒寡婦度日之需不准他人侵挪分文此外張編修在營尙有營務處及營官之薪水又有公費公長夫等銀應由該丞稟商徐道李臬司嚴飭經手委員葉榮逐一算出其餘若干又陝西及沿途奠金若干張編修原有之房產田畝值價若干由該丞商之李臬司凌貢生通盤籌畫葬費及各用款若干分給胞姪若干畱與孤兒寡婦者若干一一具稟批定存案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連日追賊獲勝由

貴軍門整頓隊伍士心益奮此次勦敗大股已屬得機得勢白

口爲該逆久戀之地局勢太寬萬難合圍惟有各軍更番互戰步步穩進我之銳氣常新賊之凶燄或可漸滅聞老湘營在秦每戰皆用方城陣刀矛鎗礮抵禦良久賊僞退一二次皆不遽追追真退之後尾追亦不敢亂隊伍其殺賊之多則在攻破賊巢時認真搜勦弁勇所說如此不知果否銘軍勇丁銳氣與湘軍等而貴軍門謀略則又過之應否參用湘軍近法希精思而酌行之

易守佩紳稟湖南援勦貴東各情形擬籌變通辦理由

該守行抵銅仁體察情形爲湘黔兩省亟籌變通之法地勢軍情瞭如指掌所論苗教之長客兵之短亦多精當之論惟所籌

變通之法欲以湖南之餉責成貴東之官收用貴東之民則言之甚易行之甚難湘省援黔之兆李周三軍業已深入黔境今欲改令回貴東六府各籌戰守非一二年難期有成此局未成之前湘軍遽撤則匪勢亦將蔓延湘軍不撤則餉項無從另籌一難也鎮遠等六府地有廣狹費有多少所論良是該守意在收撫戰守屯墾三事然收撫則非痛勦後無從下手戰守則選將極難屯墾則其名最美而其實則雖有巨款尚難奏效前年李爵大臣於常州辦理招墾費錢二十萬串究鮮實效該守所稱六十萬金無論湘省難籌此款即使有之恐用以整理鎮遠一府尚未必確有功效若分給六府少者月僅數千金三事必

一無所成二難也辦事總以得人爲主稟中所稱六府各得有體有用之知府而又不計名位之升降本部堂閱歷十餘年目中尙未見有此等人得一已足戡亂安得同時六人之多三難也劉撫部院於該守素有國器之目前經過金陵時本部堂與之論及該府必思所以盡其才現已到湘履任與該府熟商黔省之事本部堂因多嘗難險故於視事太易者必爲諄諄勸誠示之以難告之以誠該守不必因斯言而遽自退沮亦不可忽視斯批而輕議更張也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
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進勦捻逆情形

昨接陳臬司來信言貴軍初三日之戰秦中稱爲未有之奇功

可見眾論允孚聲望大起凡享大名者無不從堅忍艱苦而成
上年貴軍援秦本係獨爲其難現在戰事似已站穩而賊勢尙
未大衰此次緊追五日逆蹤望風先遁軍士勞苦疲乏可敬可
念賊之趨向無定我軍與之縱橫角逐自亦隨時變化無從預
定惟力顧河防常通糧路則貴軍之第一要務刻刻不可或忘
至囑

潘藩司鼎新稟捻逆竄過運河鼎軍馳赴東路援勦由

此次逆蹤東竄剽疾異常千里濠牆三年辛苦一旦前功盡棄
水涸固由天心懈忽亦關人事可歎可憂目前防勦之法局面
大變想李爵大臣不日東來必已另有調度至反守西岸之說

本部堂亦經熟思及之運東幅員甚寬該逆隨地擄掠若非大受懲創斷不戢卽時回竄况運隄太長防兵甚少去年東岸之功煞費經營始能成此規模今東岸旣不能守西岸又豈可靠淮軍勁旅不能不赴東府追勦此外防河之兵無多齊省清淮之防兵未必可恃官兵辦成西隄非數月不可此數月中賊之變態難測正恐飽掠而歸又將潰隄西竄守而不固逆燄更長似反不如不守之爲愈也本部堂因去秋守沙賈兩河無成又多一番顧慮故姑參一說其成謀則必須取決於李爵大臣免致築室道謀紛紛不定耳

統領老湘營劉軍門松山
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

稟連日進勦捻逆情形

此股逆匪疊經貴軍門痛加勦洗回逆折回老巢捻逆之勢更孤昨接陳臬司來信極言貴軍門接仗之穩赴機之速治軍之嚴待人之和卓然有名將氣象公論如此聞之欣慰目前賊勢亂竄已有滅賊之機然看此局面譬猶築河隄者將次合龍刻刻以走埽爲慮惟願穩慎圖功步步顧定後路時時謹戒驕矜庶終有成功也

統領老湘營劉軍門松山
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

稟進勦捻逆及進駐渭北安頓

一切情由

捻逆馬匹甚多竄走必疾且以屢次挫敗之餘尙存三萬餘眾必係百戰悍寇貴軍裏糧追擊總須刻刻防其狡謀步步顧定

後路勇丁追剿數月積疲多病勢所必然務須格外體卹病者
憫其行役之勞健者保其常新之氣自貴軍入秦後每戰必捷
本部堂深以爲喜而軍士追剿太苦恐爲該逆所乘又深以爲
憂願貴軍門時時體此意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分守膠萊河困賊情形

捻逆盤繞福山等處貴軍馳抵膠萊河防會合諸軍分段設守
目前已可遏賊西趨此後守運之師移來更替貴軍門深入追
擊力任其難惟於久勞之後又值酷暑之際山路崎嶇民情狡
悍種種艱苦情形殊深焦念凡事爲之愈難則得之愈喜此次
膠萊守局貴軍門首創此議 朝廷主之眾論韙之畿輔及

齊豫皖鄂各省之師亦皆踴躍用命氣機甚屬湊泊或者天時人事竟有滅賊之機亦不負貴軍門一番苦心也

江南提督李軍門朝斌呈復姓歸宗鈔畱呈請核奪由

來牘具悉貴軍門於始生之際卽爲李氏撫養艱難鞠育至於成立王氏本生父母已隔絕不相聞問事隔四十三年直至今歲始有呈請歸宗之議來轅具稟茲又披閱所鈔李氏族叔傳誠等家信其中所引典故大半本於晉賀喬妻于氏表文未必十分中禮所述從前情事稱王氏恩誼已斷尙非過當之論本部堂考核古禮無與此案恰相脗合者惟查古來名臣如吳之朱然本姓施氏周逸本姓左氏魏之陳矯本姓劉氏宋之葉夢

鼎本姓陳氏卽當代名族如嘉興錢文端公之先本姓何氏合
肥李爵大臣之先本姓許氏其後皆未歸宗必有權衡於至當
者乃不爲世所譏本朝言禮之書惟秦文恭公蕙田之五禮通
考最博且精其所引金史張詩一案詩本李氏子育於張氏閱
三十年始知初議歸宗終以張氏無子遂仍其舊秦公稱張詩
爲孝今貴軍門王氏本生之父母尚有眾兄弟承祀而李氏撫
養之父母別無主後正與張詩之事相類權度禮意貴軍門應
爲李氏後不必歸宗毫無疑義惟於李氏別爲一宗於王氏不
通昏姻一以報鞠養之深恩一以明族屬之大義本部堂當奏
明立案以爲貴軍門家葉之緣起至王氏二老以垂暮之年目

觀貴軍門身躋通顯追念前事羨而兼悔自屬常情禮不忘其所自生貴軍門天性肫摯必宜曲盡敬養之禮恩義周至斯兩全之道也

老湘營劉軍門松山稟擬率隊進剿各情由

貴軍勇丁患病太多本部堂批令擇地駐紮暫資休息茲閱來牘知病勇分別安頓擬趁賊勢已衰之際仍卽率隊進剿具徵忠勇奮發不避艱苦古來大有爲之人每於艱險之時堅忍支撐得住可做出非常事業貴軍門獨當一面氣不稍餒卽是滅賊之機也

馬鎮德順稟由周口拔營行抵台庄三里之黃林庄等情

勦擒自以馬隊爲最利口外買馬到營尙需時日該鎮現統四營能融洽一氣否近時將領官階多相等夷難以分位相統屬惟恃一片忠勇之心臨危則居人之先虛公之度有利則居人之後或者以德望爲同輩所推服則所統屬可成一大支精騎本部堂於馬隊一事未能辦成至今以爲憾事該鎮熟習騎射能於馬隊勦賊之法實力講求庶可爲本部堂彌縫闕憾實有厚望焉軍有唐提督仁廉譚提督勝達卽日當至徐州等處亦望該鎮苦心與之聯絡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追勦逆獲勝情形

十四日一戰足以略寒賊膽目下賊蹤游弋於宿桃境內貴軍

與之追逐諒必又有戰事如各軍能更番互戰使賊不得休息則軍事常有起色昨李爵大臣鈔來貴軍門信稿能於軍事棘手之際神暇氣旺具徵識力過人惟秋後賊無所掠不打自散等語猶未免視事太易所望以銳氣辦賊以小心慮事古來才人有成有不成所爭每在疏密二字幸細參之

潘藩司鼎新稟連日勦擒獲勝情形

此股捻逆經貴軍與盛軍連日兜擊疊次獲勝當可稍挫賊鋒惟所稱馬匹更多迴非去年可比等語聞之殊深焦慮該逆自去歲以來總未大受懲創我軍游擊之師旣因守兵日多而勦兵愈少又因奔走日疲而銳氣彌減該司銳志滅賊當此種種

棘手之際惟有加意忍耐格外約束與李爵大臣分憂分辱第一求滌去擾民之名蓋名望漸壞則處處皆行不動不得不諄諄爲該司切告也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在阿湖鎮擊賊獲勝由

此股捻逆經貴軍與鼎軍連日兜擊迭次獲勝據潘藩司具報大略相同惟士卒辛勞糧食爲艱殊深系念軍事棘手之際輿論之責望尤甚聞淮軍近日聲名頗遜於前人言雖不足盡信而爲統領者尤須刻刻儆懼李爵大臣忍辱負重焦勞日甚該鎮爲患難與共之人必須仰體大帥憂勞之意去一己之虛憍戒勇丁之騷擾軍中聲名不壞終有滅賊之期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連日追賊獲勝由

貴軍門自灘上拔隊十六日於安邱大獲勝仗將賴逆一股殲除殆盡二十四日復追至贛榆斬擒益多巨酋任柱以計獎之謀勇兼施勲勞卓著捻中去此悍寇與昔年粵匪中去一四眼狗情勢相同曷勝忻慰惟捻匪昔年旣熾而復熾屢衰而忽旺未可遽存輕視此寇之心仰更穩慎追剿以竟全功李爵大臣忍辱含詬已逾數月今當積憤少舒之際尤望諸軍無忘臥薪之況也

委統霆峻等營婁鎮雲慶稟霆峻營辦理情形請示由軍中發餉全在統領一片公心營哨弁勇無不佩服體諒此營

中第一好氣象蓋統領之要錢不要錢可以欺他人萬不能欺營哨各官也貴鎮新定發餉章程待勇丁如子弟既爲之節制平日用度又爲之預畱出營川資但須經理得人日久自然相信前此敬字營張編修所統靈璧勇亦係先發少半後再找領因立法不善用人不當竟至鬧事該鎮此次立法之善在於每勇夫各給摺一本若各營管餉之人俱十分可靠則勇夫雖始覺不便繼而信之終且感之矣仰俟兩月以後將勇夫之信服與否再行稟聞

婁鎮雲慶稟霆副五營拔抵黃安尙須整頓等情

霆副五營已抵黃安稍以爲慰營規整肅以發餉公平統領廉

潔爲根本該鎮來見時本部堂誥誠再三嗣後批發來牘亦時時提及不嫌煩複本月初間該鎮稟稱八箇月清發六箇月口糧等語本部堂以爲該鎮實心辦事但恐辦理不得法故批令兩月以後勇夫是否信服再行稟聞乃詳加訪察該鎮辦理此事除發食米外僅發小菜錢并未令每勇每夫各發京摺亦未出告示營務處及營官俱未商量勇丁因此逃去二百餘名軍心無不怨恨此應嚴查者一也該鎮於八營每營提十八名共一百四十四名熊韓兩營務處各占四十二名該鎮占六十名各營官從而效尤以致合營無公長夫凡起軍裝米糧等事卽派各營之勇勇心極怨此應嚴查者一也營官哨官皆接家眷

先在船上近又接至黃安城內外各哨官扣每勇銀若干作坐
船費甚至霆峻副左營唱戲取樂該鎮親至往觀毫無顧忌此
應嚴查者一也以上各節本部堂查訪確鑿均非傳聞過當之
詞不意該鎮沾染惡習如此之甚本部堂一面派員再行密查
一面仰該鎮逐條明白稟復專弁坐輪船送來守候批示一面
將僅發半餉八箇月清結六箇月之章立即更改果能翻然改
悔力除積習本部堂尙可爲該鎮保全聲名另籌整頓之法卽
欲多請銀兩亦可勉強批准倘再飾詞強辯欺瞞上司必行嚴
參治罪且勇怨已深軍心可畏若不及早挽回聯絡士卒恐該
鎮將受不測之禍凜之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會合唐仁廉勦賊大獲勝仗由

此股逆捻貴軍門日夜追勦足無停趾解散擒斬不可數計三年積憤爲之一舒昨又調婁軍東來替防運河騰出盛軍傳軍合力兜勦諸將并心壹志當可遂收聚殲之效貴軍門首建倒防運河之策或者有志竟成努力爲之慎勿稍萌矜氣也

潘藩司鼎新稟勦賊獲勝由

昨准李爵大臣來函廿九日銘勦等軍在壽光一戰殲賊無算已有殄滅之象三年來縱橫馳逐直至今日漸有歸宿實惟銘營及該司之功居多軍事成敗雖非意料所及然真能苦心經營在天必鑒憐而玉成之現在餘孽無多惟盼各軍搜絕根株

俾東蘇各民苦盡甘回中原亦得安枕矣

婁鎮雲慶稟奉批嚴查各節遵卽更改請示由

詳閱來稟於本部堂嚴查各節據實承認尙屬不欺惟所稱發
十月分餉銀每勇二兩各營勇夫無怨恨之詞而謂另生異議
者悉出自逃勇此語殊不可信當該鎮傳此令時並未與營務
處商定未與各營官商定未發京摺未出告示此本部堂再三
確詢而得者何必強辨提公夫以充公用之說所云催解巡查
等員當在金陵定章時何以不稟厥後添用委員無款可給何
以不稟此亦強辨之顯者現在旣知悔過如果能立時更改各
營之親兵長夫果能飭歸本營本部堂不復深究船價及委員

薪水有初定章程所無者并准該鎮開報飭臺添發至所稱各營飭將家眷送歸并未剋扣船費起軍裝運米糧概用長夫等節本部堂再當勤訪密查以證該鎮所言之虛實此次姑免參辦曾參將紀籌前來稟見堅不肯說本部堂再三嚴詰始肯細稟此後該營縱無人員前來金陵本部堂亦必別有耳目詢訪之法無謂隱情不能常常洞察無謂寬典可以常常倖邀也靈營戰守本屬可靠惟積習太深利心太重該鎮與鄧鎮若能極力整頓日後勲名尙未可量若再隨波逐流如前此之所爲則斷不寬貸矣勉之凜之

同治七年戊辰歲五月起金陵督轅

吳提督長慶稟拔隊抵德州并報賊情由

此股逆捻現經各軍四面圍剿其勢已窮固當加意防其衝突而該軍扼紮德州東北之柘鎮等處兵民相聞浮言易生尤宜嚴束勇丁力戒騷擾是爲至要淮軍屢立大功而直隸山東商民及京城士大夫聞多不滿於淮軍之詞其故全在紀律不嚴與民相仇雖他軍所犯之案而惡名亦歸於淮軍本部堂深以爲憂該統領素存愛民之心望時時諄囑弁勇而切戒之

受業陳枝蓮稟前刻勸誡淺語等條請祈廣傳教訓由

本部堂前撰勸誡淺語流傳已久重刊亦無不可至水師八條係初成軍時所作厥後已有更改之處行軍十要則係湘果營

蕭統領所作觀首句欽差得勝愛民歌云云若爲本部堂自作斷不自稱欽差可知矣其教訓婦女四條無論未必一一遵行卽使一家遵行亦決不可傳播於外仰迅速毀板并收其已散者至囑至囑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擒逆全數平滅由

張逆凶悍善戰擾亂多年蘇皖豫鄂秦晉直東等省悉遭蹂躪人怨神恫罪惡滿盈貴軍門抵營後於酷暑之際力疾馳驅迎頭痛擊全股遂就殲滅厥功偉矣防河之議實創始於貴軍門去年苦戰而東擒肅清今歲再戰而一股蕩盡勞苦勲高蔚爲諸軍之冠可勝忻慰張酋或死或遁旣經派隊搜捕諒不至再

有波瀾積年巨憝一旦埽除真敷天之大慶也

管帶

禮字河溪

等營

楊蕭

參將

鎮魁

以恩稟拔營抵徽日期并李道函

調截畱由

凡行軍必須隊伍整齊必須體恤士卒豈有一日行百二十里之理既行百二十里則是夜鍋帳擔子必多未到各勇必多未喫飯次日又豈可再行出隊此李道之失該將等亦不能無咎也仰速卽堅築營壘挖濠訂椿以待賊來撲我我乃緩緩起而應之斷不宜出擊賊一面多辦米糧以備緩急前面教楊參將云紮營打仗須學霆軍規矩肅靜須學湘軍尙記之否能學得幾分否自接此批之後仰該二將每日專差送一稟來守候批

發

兩江忠義局委員楊德亨稟請假兼謝恩並懇銷差由

如稟准予銷差至末幅所陳各語本部堂在江多年於察吏安民四字實多未盡之職士民依依相愛只增慚赧自靖自獻之箴先正王船山亦以此四字爲人臣屋漏自課之道受深重敢不以此自勉當常存寅畏期可對江南良友耳恩

兩江忠義局委員陳牧稟母老多病懇恩銷差侍養由

該員貞介絕俗孝友篤摯不愧艱苦特立之士在營多年未嘗任以繁劇之職然與二三賢俊隨事匡諫獲益良多現以母老多病乞假歸養篤於根本應卽如稟銷差俾遂天倫之樂所有

採訪忠義局務候飭汪教諭士珍接辦可也

貢生凌允熙稟明張編修船鹽運售由

張家分單甚屬公平鹽務經理亦極妥叶惟張編修身後所得各處贈卹銀兩究有若干徐海道衙門勒追葉榮繳出之銀究有若干仰再詳細稟復一二年間張志敦兄弟漸漸成立仍令稟商其母酌贈五百金與爾肫兄弟以體張編修生平愛敬其兄之意酌贈五百金與葉家以體張編修生平厚待僚友之意該貢生審時度機代爲料理則公義私情兩得之矣

同治八年二月起至九年七月止直隸督轅

飭江海關先於洋稅內動撥解直銀兩

爲札飭事爲照本閣部堂於本年正月十七日在京師具奏略

陳直隸應辦事宜摺內請 旨飭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每月

撥銀三萬兩解至直隸稍資周轉等因奉 旨允准業經先後

鈔摺咨會

馬督部堂
丁撫部院

查照在案此項銀兩若由陸路解運實屬

艱難濡滯直省待用維殷無可挪撥查本閣部堂前在兩江任

內奏畱江海關二成洋稅爲造輪船之用去年交卸時該款存

有二十餘萬應飭該關應道先於此項二成洋稅內動支二月

銀六萬兩由天平恬吉等輪船押海運北上之便搭解來直以

資應用將來江南協濟直隸指明何款如何歸款由該道稟請

督兩院核示遵行俟海運事竣仍由上海另搭輪船月解協餉

三萬到津轉解保定其輪船運解水腳每次每萬須費若干統由該道妥爲經理不必動用協款三萬之正數亦在二成洋稅項下開支俟支用數月後本部堂再當酌度函商具奏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卽便遵照撥解仍將遵辦緣由具復毋違

批青縣文生張化敷等呈懇京控姚式熙等勒捐案情

前據監生鄭昇平稟控衿棍葉芳青與權書邵化棠以修城爲名勒派肥己等情業經批司飭府確查在案茲據該原告張化敷等所控各情核與鄭昇平稟控情詞大略相同自應併委查辦仰布按兩司卽飭新任天津府李守作速前往迅將該生等所控各情一併查明稟覆核辦至借修城爲名劣紳蠹書互相

勾通該局勸捐侵蝕肥已擅作威福皆屬意中之事本閣部堂前在江南嚴禁紳局勒捐頃遵化州稟請勸捐修城又經批飭停修並禁紳局辦捐矣仰布政司札飭通省州縣不准聽信局紳慫恿勸捐修城壹意與民休息無違粘單串票並發鈔單備案

札飭密查廳汛員弁辦工情形

爲札飭事照得永定河廳汛各員本有廉俸銀兩本年試改章程又各增給津貼銀兩所得較優自應潔已奉公認真修理工段惟查河員積習領款一到先肥私橐於購料修工不過奉行故事漠不關心今年試改新章該道等於廳汛中擇賢者而用

之酌發薪水以養其廉其吸煙晏起嗜利偷惰者不必委用如因未得派工之故懷疑怨望造言誤工者立即具稟密參其業經派工之廳汛員弁如有不認真經理習常蹈故草減偷安者該道等亦即據實密稟揭參本閣部堂立爲專摺參奏不准畱任畱工該道等倘爲瞻徇迴護亦必專案參辦不循常例合行札飭札到該道立即遵照切切此札

批新城縣吳令稟勸捐挑挖縣屬河道

修補隄埝以衛農田鄉民生計攸賴捐貲當必樂從鹽當商在此營生亦屬分應捐助本可無庸議獎惟新城瘠苦之區集費不易應准酌給獎敘以期踴躍仰清河道轉飭認真經理務令

河道深通隄岸鞏固仍俟工竣報查

札飭徐守查視永定河引河情形

爲札飭事照得永定河工業經本閣部堂札委永定河徐道候補蔣道分別承辦在案現在業已興工本部堂於南四南七引河尤不放心應派候補知府徐本衡前往工次查視該兩處引河辦理是否合法詳細稟復其南七以下情形本部堂未經勘驗並派該員逐段查勘河身果能放溜東趨否繪圖貼說稟復核辦合行札委札到該員立即遵照馳往妥辦毋違此札

批司詳通飭各屬清理同治七年臘月以前積案先行造

冊報查

查直隸省向來章程各州縣月報之事五種曰已結未結各案
曰監犯曰押犯曰未獲之賊曰監獎之數皆每月開報一次本
是極良之法惟各屬報者少不報者多報者亦月有月無上司
並不查催良法之廢上下皆與有咎焉今本部堂另刻四種四
柱板每月懸榜院司官廳如書院月課之例冀與僚屬共守此
法該司此次另詳稱各府州縣限三箇月此冊又稱繁缺限三
月簡缺限兩月何自亂其例也審案限期仰卽將刑部定例查
出呈核刊刻附於清訟事宜之後一體頒發各屬不必自立新
章忽多忽少無所適從也

批按察司詳未結奏咨京控案件勒限審詳

京控未結之案僅稱百數十起上控未結之案僅稱尤復不少均涉含糊究竟京控未結之數若干上控未結之數若干仰再查明稟覆卽有數件不符亦無妨也首府讞局限半年外府州縣限三箇月將同治七年臘月以前各案一律清理係屬分內必應迅辦之事仰卽分飭承審各衙門並首府局員遵依定限趕緊訊斷擬議完結本部堂因直隸各員疲玩已久恐空勒限期猶不克大變積習另擬清訟事宜十條將滯獄累民懲前毖後之道諄切言之茲鈔發一通仰該司與總局司道暨首府縣讞局委員次第閱其不妥者逐條簽出以憑核改刊刻務於五日內繳還十五前後卽須徧發各府州縣也

計鈔發清訟事宜十條稿一冊刊板四種四柱冊式一紙
再十條之中有應行記過記功者仰兩司會同核議某事
應記大過大過三次立予撤委小過兩次準大過一次其
情節最重者撤委之外或加參劾或再停委一年二年不
等臨時斟酌不必於記過格中預擬加重之格該司等擬
定呈核後卽刊刻於十條之後一體頒發其州縣有過者
每月懸四柱榜卽將所記之過注於榜內該員名下記功
者亦然庶足以彰公允

批饒陽民許有立等呈控苛派差徭

據稟十一月閒差徭疊出係何項差徭未據指明惡役於中取

利硬行浮派正派之數若干浮派之數若干亦未說明語多浮
泛不似身親受害者之詞大抵南方漕糧弊重而控告漕糧者
多係不安分之徒北方差徭弊重而控告差徭者多係不安分
之徒未便率准至書差處處訛詐橫行現已另刻章程十條嚴
行懲究矣並候行司查照備案

札委陳崇砥等監修府河

爲札飭事照得府河年久失修漸形淤淺查同治六年春閒
曾據首府詳議挑挖係前任清苑縣朱令經手承辦未及竣事
旋即停工亟宜乘時修濬俾商民及鹽務均資利濟應飭保定
府同知陳永監修南門橋以下府河直至安州一帶北運河同

知惲丞經修府河各閘並採辦木石等事前清苑縣朱令查閱上游廣利渠首受唐河下通府河之處如何擇要興修能令府河舟楫由廣利渠達於唐河通行祁州雄縣等處尤可漸興水利必須分投辦理期易蒇事仍令首府首縣及本轄之州縣會同經理總須工堅料實不可省費草減除分札飭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員即便遵照仍將遵辦緣由具復毋違

批定州孀婦韓禹氏呈控韓文星等霸產案

查此案屢經飭州訊明該氏故夫韓文瀾之父韓保清旣出繼與陣亡之長門韓景祥爲嗣已經兩世接襲長門世職斷無再回本支爭繼之理其陣亡在六合地面連遭兵火柩已難尋且

批牘卷四
搬柩之費已經韓永清幫給該氏夫弟韓文藻具有不再興訟
甘結存案早由藩司詳轉批銷在案今該氏又來捏詞翻控顯
係借訟圖賴所呈不准仍將抱告禹楞兒枷號一箇月以爲刁
訟者戒

批劉臬司稟在省各營餉項子藥等事

趙道所帶各營於二月十六日抵省沿途安靜聲名甚好現在
省城疏濬府河卽令該營幫同挑挖按日略給賞銀此河修辦
如式舟楫通行轉運較易百物亦可稍賤保定米價昂貴本閣
部堂前飭上海道辦米千石由輪船搭運來直每石連運費幾
何俟盤運到省察核不知尙能合算否子藥一項天津尙有存

儲應由趙道就近請領可也

批運司詳豫省鹽斤加價請示

查豫省鹽斤加價前准部議仍令照舊抽收不准按引攤捐恐蘆綱總商藉攤捐名色苛派散商等弊業經札行該司遵照在案其未奉部駁以前上年十月已彙交銀四萬兩應如何攤捐歸款該司另議妥善章程詳辦其本年四月擬交之四萬兩旣奉部文嚴駁不可再行彙解至此件部議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卽由前署部堂行知該司而此冊於二月廿四日出詳乃並未提及業奉部駁一層豈徇商之請故違部議耶抑公事前後漫不相顧耶仰一併稟覆核奪

批蔣道稟南四等工興工日期

據稟南四等工派員分辦緣由已悉本部堂所欲變易者在通工大小文武員弁之心心欲將此事辦好卽銀錢或稍有浪費亦不苛求若心不求工料之堅實則雖估冊無可駁詰驗工無可責斥而一片敷衍塞責之念天下安有可靠之事哉該道能殫竭心力爲各員弁之倡導則氣象自與平昔迥異矣

批天津府稟委查鄭昇平控案

鄭昇平一案所查語多公允所控局紳自雇工頭合謀分肥節雖查無其事然既有工人便有工頭既有局紳便能管工既斂錢以給工人卽難禁局中之染指至鄭令恐誤要工動

傳案戒飭鄭之勳係屬文生遽予羈禁尤爲謬妄物議沸騰實由於此該府謂提國卿鄭昇平等之控列多詞由於收禁鄭之勳而鄭之勳收禁又由於世誠等控告誣指地價細訪誣指等事半屬子虛業將鄭之勳提禁交學是此案之是非曲直業已了然自應卽由該府再加研訊先將世誠一案按擬詳結不與勒捐修城等事相混以絕謬葛其鄭令收過契稅並科派各村津貼車輛二事候札司轉飭鄭令先行稟復仍飭該令帶同鄭應星暨家丁李二張二自行赴津候質至劉青芬張化敷龐壽山京控一案情事業據該府查明大概情形應仍由府查提人證卷宗與並無十分冤抑之楚殿元一案均由該府秉公鞫訊

議擬詳辦除飭清苑縣將京控原告劉青芬張化敷龐壽山等三名暨鄭昇平一名簽差解赴該府衙門收審外仰卽遵照辦理

批蔣道稟覆南上南下南四引河壩埽各工估冊

據送冊圖存查仰卽分飭各員弁認真辦理此次專重轉移風氣各盡天良估冊之當否尙不深求也

批劉臬司稟月餉可否暫緩解津

該軍尙有二十營仍紮張秋就糧若將全軍餉項盡數解津則辦糧不免多費周折且米旣採自江南河運北上則銀亦可由河運而北所稟自是實情應准暫緩解津候分別咨行李爵中

堂馬督部堂蘇省後路糧臺松滬捐釐局查照惟清江轉運局
既撤諸多不便應由該臬司派員專駐清江辦理轉運事務仍
請淮陽歐陽鎮照料一切乃爲周妥

批徐守稟查勘南四等工挑挖情形

據稟南四工段情形暨以下引河形勢已悉仰卽駐劄南四工
督率將該處九號十二號十八號各工程認真辦理仍將查勘
南四以下引河情形繪圖稟核此次工程專求改變向來敷衍
氣習吾輩之心血盡得一分兵夫之氣象亦變得一分將來本
部堂收驗時專在此等處著眼也

飭張臬司等派隊三路巡哨

爲札飭事照得直隸省南路之曲周肥鄉清河威縣等處與山東臨清館陶邱縣冠縣等縣接壤該處教匪梟匪最多東路則滄州青縣鹽山等處梟匪最多中路則河間獻縣任邱肅甯等處騎馬劫掠之賊最多現當久旱之際誠恐該匪徒等嘯聚搶劫事變堪虞亟宜分路派巡以資鎮壓應飭代統銘軍劉梟司派隊巡哨南路清河威縣一帶並不分畛域哨探山東之臨清館陶邱縣冠縣等處遇有山東巡兵彼此會哨妥商辦理並飭天津陳鎮派隊巡哨東路滄州一帶銘軍營務處趙道派隊巡哨中路河間一帶陳鎮於天津滄青一帶甚熟不可疏忽劉梟司趙道之隊於南路中路人地生疏應先行多派弁勇分投踞

看路程其阻水之處雇船探看深淺是否騎馬可涉三路派去隊伍應如何分縣巡哨由劉臬司陳鎮趙道酌核飭行帶隊官遵照除分札飭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司即便遵辦仍將派定員名及到彼後派巡地段報查毋違

飭發清訟事宜

爲通飭事照得直隸省訟獄極繁向來章程各州縣月報之事有五法本極良惟各屬報者較少不報者多卽報亦月有月無上司並不札催良法漸廢今本部堂酌定清訟事宜十條清訟限期功過章程十五條四種四柱格式一葉禁止私押示式一葉刊刻成本分發所屬逐條遵照辦理各該州縣四種四柱冊

每月填寫格式三分其每種各開人名事由清單仍照向章開
寫亦係每月三分本部堂衙門一分兩司共送一分本管府州
一分上月之四柱冊四種於下月初一二三日辦齊由驛馳遞
如係偏僻之縣自度驛遞難到卽專差送省限十日內送到統
限每月十三日送齊到省院司再查對數日釘冊存於官廳大
眾閱看有功過者另懸一榜應自四月起查造五月初開送省
不得逾違又各州縣清釐積案招解者每月應結二案自理者
缺之繁簡不同案之多寡不一統限八年臘底將七年臘底舊
案辦畢每月應結若干案由各州縣自行酌定數目於奉文半
箇月後稟復另候核示至首府讞局承審各案必須詳慎速結

去年臘底以前積壓之案現分四股每股認辦若干起仰首府稟明限於八年年底全數辦畢其八年新到之案亦須依限審理功過具在各宜遵行至道府廳州奉札委審之案於奉文半箇月後開摺報查聽候另行勒限飭遵茲將刊章各發一本仰卽驗收照辦又清訟事宜內有獎借人才變易風俗一條各學教官常與士類習處才德品學易於周知應飭各教官確加採訪如有可舉之人隨時稟保以憑酌核飭遵茲亦將刊章各發一本仰卽驗收照辦此外又有勸誡淺語十六條係本部堂昔年在安慶所刻茲各發去一本仰該道暨各府州縣一體收覽合行通飭札到該 卽便遵照此札

批清河霸昌道稟覆現勘雄縣石閘並西隄漫口情形

據稟會勘雄縣石閘並西隄漫口情形已悉廢閘之北比閘南地勢較高則開閘之後反引大清河之水放入周奎隄之西而文安之患愈大矣不知此閘何年始廢北高於南者又已閼若干年仰卽查明稟復地勢旣已北高南低則非引滹沱之水仍歸子牙河故道竟不能除文安之大害旱災已成而水患未弭焦灼曷旣

批永定河道稟預籌合龍後應辦險工經費

查核所稟係爲預防大汛起見似卽年例歲修之工也近來歲修到工之款今年本閣部堂酌減雜支許實到工者一萬九千

八百兩此銀雖撥爲續估南北兩岸加培隄埵切坎築壩之用其實卽與歲修無異所發庫款將近四萬而僅以一半到工該道尙以爲多耶向使本部堂今年不來歲搶修一款豈能增乎大工一款豈能添此二萬二千有奇之數乎河工漫口向有分賠之章咸豐九年北三工漫口用銀五萬四千餘兩賠銀七千九百餘兩餘銀捐補歸款同治六年北三汛及南上汛灰壩漫口用銀五萬六千九百餘兩賠銀四千八百餘兩餘銀亦係照案捐補歸款均未動支正項其六年漫口尙有不敷之項應於永定河例領款內分四年每年扣銀三千兩零甫於七年扣抵該道所知也本年司庫已撥實銀四萬一洗向來零支遲撥之

習通工用銀十三萬餘兩亦未議及分賠之章捐補之法該道等宜如何其體時艱認真經理乃復以恐棄前功再請撥款一萬四千兩抑何冒昧至蔣道節省項下應有若干仰該道據實稟復該道所領左爵部堂存銀二萬九千兩本年如何撥用現存若干亦仰據實詳稟核奪

批景州民常名芳呈控常彭年奪繼

查呈敘繼伯母自係爾族伯繼妻當爾伯故時既已改繼常彭年爲子安能待爾伯母故後仍舊繼爾爲子爾不爭論於常彭年改繼之時今乃爭論於常彭年繼定以後即使爾伯母前言果眞亦屬權詞欺誣獨不思夫繼一子妻繼一子天下斷無此

理况常彭年過繼之時爾伯常英橋尙在即使爾先果曾過繼亦係常英橋夫婦皆欲廢爾而繼常彭年矣况亦未必曾繼乎不准

批劉臬司稟拏獲哥匪正法

獲訊哥匪立予正法甚屬可嘉最足銷患未萌淮勇入會者尙少總以及時嚴禁爲是若湘勇入會者多則當相機辦理候咨山東撫部院轉飭東省防營一律諭禁上海辦米一千石業已到津可以陸續運省惟亢旱已久河道淺阻盤運殊不易耳批饒陽民許有立等呈控王明哲等苛派差徭

直隸差徭本多浮派若使分派均勻猶可恕原乃蠹役等立喫

村名目包攬之村預出多錢未包攬之村重疊勒索兩者受害俱深不可不立予禁革仰布政司卽飭饒陽縣限廿日內將王明哲李天貴拏解來省發局訊辦其餘各情是否屬實並飭深州詳查稟覆

批邯鄲縣稟文童胡得惠等前

勇糧應否給獎

據稟紳民捐輸勇糧請給獎敘事屬可行仰軍需總局司道轉飭開送履歷清冊查明例案分別捐數應得何項獎敘彙案詳辦至該令墊發勇糧有無虛浮應飭總局查核明確另詳核奪據本部堂訪聞上年各屬募勇皆派紳民捐資並無州縣解囊捐辦之事乃紛紛借此浮報巨款本應一概不准惟去冬十二

月業經前署部堂奏請量准開銷仰總局大加核減限一箇月內開單呈閱本部堂秉公核定不使各屬得任意浮報耗蝕正款捏做虧空並仰飭該縣及各屬一體知照

批候補陳道天津河防同知議覆黃河改道情形

據稟謂導河北趨實勝南歸故道所見甚是指陳四便亦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蓋黃河現在入海之道卽漢千乘故道也雖未能復禹舊蹟而順其已成之軌已得水性就下之常矣考乾隆閒裘文達公曰修治河策云必不得已而思北歸次策漢明帝永平時德棣之閒河播爲八王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

孫文定公嘉淦請開減河疏云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基腳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閒受黃河之全史言其由此入海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核前賢之說與該丞今日所言若合符節是該丞於黃河全局講求有素成竹在胸且裘孫二公議於河未北趨之日語尙懸虛該丞議於河旣北趨之日語皆徵實稟內稱可以轉搬之法濟河漕直達之窮南北之水性不同舟楫之做法迥異辦漕本以轉搬爲善策長運乃勉強行之非良法也自明以來治黃非難治而兼治運且治黃運午貫之處乃極難事無窮巨帑費於此

矣今並不求長運亦不求運河能貫黃水但求運河尙不全廢該丞有所見不妨再詳細敷陳以備採擇也

批獻縣民馮際會等呈控苛派差徭

獻縣胡前令不洽輿情業經本部堂訪明奏參革職茲據馮際會秦際五王盛奎等呈控浮徵勒派各情無非因胡前令被參之後宋巨川京控之際欲乘機請將錢糧定價爲斂錢自肥居功自詡之計本部堂在江南所減浮收之縣頗多但不因劣矜刁民告狀而始減倘因告狀而准減則斂錢立碑挾制官長其弊不可勝言也今來直隸亦嘗如在江南辦法獻縣錢糧收數本可酌量核減但不能爲爾等一面之詞批示定價以長浮薄

聚訟之風現在宋巨川控案已發保定府審辦應候該府審明
詳結後本部堂另行出示將獻縣收數核斷爾等卽回籍候示
毋得在省幫訟致干嚴究

札飭徐道蔣道派員襄辦府河大清河工程

爲札飭事照得府河大清河現擬分段挑修據清河費道擬派
監修委員開摺呈送前來查挑修河工必須熟諳工程能耐勞
苦之員方期有濟近日徐道等辦理永定河工不乏妥幹之員
現已竣工應飭永定河徐道會同候補蔣道遴選熟諳耐勞者
數員飭令星速來省聽候添派赴工以資得力至徐守秉衡能
否來省赴大清河經理半月再赴永定河防汛之處並仰飭知

該守斟酌稟復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卽便遵照仍將所派員名迅速稟報毋違

批東光縣典史文楷稟請補獎

據稟該員前在東光典史任內防剿梟捻三次出力擬請獎敘未得列保懇請懲辦舞弊書吏並補予獎勵等情查剿梟團練兩次獎案均由軍需局司道核擬獎敘先後兩次將該員並該縣同城各員暨紳士團長等開單請保呈由前署督官閣部堂核獎經官閣部堂核定刪減分別奏咨列保計東光縣官紳同邀獎敘者十餘人之多卽該典史稟內所指有名之武舉黃鳳閣文生王琢璞武生霍清源等三名均已得邀獎勵何得謂之

僅保孫姓一人况紳士孫桂林亦係該縣李令開單請保之人若無該縣李令開單則憑何列保至稱清苑縣保有趙姓一人查勦梟團練兩案內並無清苑趙姓之人不識何所見而云然保薦糾劾之權皆操於上本爵閣部堂訪聞該員在東光典史任內聲名平常官閣前部堂核刪必係別有所見該員何得曉曉置辯仰軍需總局司道嚴行申飭轉行知照

批河閒縣獻縣議覆查勘滹沱河挑挖引河仍歸故道水有所歸乃不爲害一定之理前此滹沱河所以安恬者以由臧家橋入子牙河歸海也自去年北決不循故道遂致附近各州縣咸被其菑委員朱令稟請由八里橋挑挖引河使仍歸臧

家橋不爲無見卽據該令等所稟一則曰五官淀難容倒灌爲患再則曰縣境無可宣洩是該令亦知河之不可無所歸矣又云築隄似屬易舉誠難資爲長久是亦知築隄之無益矣臧家橋地勢實在高於八里橋若干未據稟明如果必不能由此挑挖亦須測量高下確切言之此外究有何處可挽入子牙河歸海仰再商同饒安任邱等縣悉心核議迅速稟復以備采拾

批霸昌道稟文大兩邑挑挖逛莊至鹽河引河

據稟自逛莊挑挖引河起自王口鹽河止文大兩邑紳民業已踴躍趕辦深爲嘉慰至該道另擬由雄縣南辛莊再挖八十里引河匯注逛莊查逛莊引河掘開千里長隄自破藩籬將來恐

滹沱河之水與大清河合併一家不可不防目下權開十二里引河則可再興巨工爲久遠之計則不可滹沱一水終須令在長隄之東行走患較輕耳仍會同清河道妥細商畫稟覆核奪批大城縣稟訪聞賊匪情形現在嚴拏

平閣部堂前因直隸南路如曲周肥鄉清河威縣與山東之臨清等處交界教匪梟匪最多東路則滄州青縣鹽山等處梟匪最多中路則河間獻縣任邱肅甯等處騎馬劫之賊最多值此久旱不雨恐其嘯聚生變當經飭派代統銘軍劉梟司派隊巡哨南路威曲一帶天津陳鎮派隊巡哨東路青滄一帶銘軍呂務處趙道派隊巡哨中路任獻一帶三路各專責成分別咨

家橋不爲無見卽據該令等所稟一則曰五官淀難容倒灌爲
患再則曰縣境無可宣洩是該令亦知河之不可無所歸矣又
云築隄似屬易舉誠難資爲長久是亦知築隄之無益矣臧家
橋地勢實在高於八里橋若干未據稟明如果必不能由此挑
挖亦須測量高下確切言之此外究有何處可挽入子牙河歸
海仰再商同饒安任邱等縣悉心核議迅速稟復以備采拾

批霸昌道稟文大兩邑挑挖逛莊至鹽河引河

據稟自逛莊挑挖引河起自王口鹽河止文大兩邑紳民業已
踴躍趕辦深爲嘉慰至該道另擬由雄縣南辛莊再挖八十里
引河匯注逛莊查逛莊引河掘開千里長隄自破藩籬將來恐

滹沱河之水與大清河合併一家不可不防目下權開十二里引河則可再興土工爲久遠之計則不可滹沱一水終須令在長隄之東行走患較輕耳仍會同清河道妥細商畫稟覆核奪批大城縣稟訪聞賊匪情形現在嚴拏

小閣部堂前因直隸南路如曲周肥鄉清河威縣與山東之臨清等處交界教匪梟匪最多東路則滄州青縣鹽山等處梟匪最多中路則河間獻縣任邱肅甯等處騎馬力掠之賊最多值此久旱不雨恐其嘯聚生變當經飭派代統銘軍劉臬司派隊巡哨南路威曲一帶天津陳鎮派隊巡哨東路青滄一帶銘軍呂務處趙道派隊巡哨中路任獻一帶三路各專責成分別咨

行遵照在案中路之隊有分駐河閒任邱獻縣者仰該縣隨時確探知會該三處之將弁以憑兜捕切切

批司詳各屬自理詞訟及暫押人犯均飭按月開報仍准

酌量懲辦

據詳於蘇令所稟指駁甚明開報管押人犯懸掛粉牌是清訟事宜內最要之件該令稟暫押人犯請免開報管押者不盡登諸月冊亦不必盡列之粉牌濫押私押等弊無憑稽考所請管押人犯開報不全之處斷不准行至自理詞訟其尋常細故毋庸管押者院司本可不必與聞卽有管押之人而案情較小者儘可由州縣隨時酌量辦結斷不必逐案擬詳以免煩瑣嗣後

每月所呈四種四柱冊第一種積案惟京控上控者另呈事由清單其自理者概不另呈事由清單第三種管押仍須另呈事由清單如此稍爲區別則州縣行之不甚繁苦仰該司通飭各屬一體懍遵倘此後管押人犯或不列粉牌不全開報卽係有意欺朦一經查出定卽從嚴懲處勿謂言之不豫也

批順德府稟甯津深冀等處賊匪嘯聚

查前因直隸南路曲周肥鄉清河威縣等屬均與山東之臨清州等處接壤教梟各匪最多東路則滄青鹽山等處梟匪最多中路則河閒任獻肅甯等處騎馬劫搶之賊最多值此久旱不雨誠慮嘯聚生變當經本閣部堂飭令代統銘軍劉梟司派隊

巡哨南路天津陳鎮派隊巡哨東路銘軍營務處趙道派隊巡
哨中路嗣據天津鎮並鹽山慶雲等縣稟報山東海豐梟匪
弋勾結並有海豐匪首馮姓率黨前赴鹽山所屬扒搶灘鹽河
任地面亦有賊匪聚散靡常均經先後批飭咨行查拏並於大
成稟內批明中路之隊有分駐河閒任邱獻縣者合其隨時確
探知會該三處之將弁以憑兜捕各在案惟未聞甯津所屬有
賊匪搶劫殺人之事而深冀等處亦尚未據稟報據稟前情隨
函告劉臬司飭令南路曲周等處就近巡緝外仰卽督飭所屬
集團嚴防一面隨時確切查探就近知會各路巡哨將弁合力
兜捕切切

批徐守稟請給銀二千兩兌儲現錢以備搶險

所請酌發銀二千兩兌儲現錢以爲搶險要工之用該守爲大
汛盛漲預爲籌備起見應卽如稟照准至本年核准之防險銀
六千兩旣已陸續發給採買料物應再准發銀四千兩以資備
辦料物分儲險工之所亦照道光年間儲備現錢之例俟安瀾
後卽行查明呈繳並於動用時隨卽稟報以備查核仰卽遵照
呈明徐道妥商辦理

批蔣道稟添挖南上子河並密陳四條

該道於合龍半月後仍逐日到壩督飭具見辦事認真省城已
得雨澤工次自必同沾正可收方打碣以期工程堅實盛漲

險昨據徐守本衡來稟請酌發銀二千兌儲現錢備用本閣部堂批准照發其本年核准防險之六千兩據稟已商之徐道陸續發給買料本閣部堂又准再發銀四千以資備辦料物分儲險工之所亦照道光年間儲備現錢之例俟安瀾後卽行查明呈繳並令於動用時隨卽稟報查核此次共給六千已札行藩司照發本閣部堂慎重要工該道等當必核實從事南上汎缺據呈以王養壽借補現已接到司詳批飭令其卽日先行到任並候飭徐道派員幫同防險其汎員中有玩視工程者亦飭徐道核實稟撤署河營都司董家祥係綠營出身弁兵朦混在所不免應飭以江蘇遊擊吳鳳標接署仍酌給三箇月薪糧以資

駐工防汛去年秋冬兩季兵餉應於五月六月發給自因防險而卹兵丁口食艱難通省所欠兵餉尙多礙難獨發並候檄行藩司酌發可也

批天津河防陳丞稟擬分衛濟運

衛河素弱向來合併漳水乃能浮送糧艘今欲分以通黃爲力益薄黃漲而倒漾則張秋之舟可至臨清以北漲退而沙停則淤成平陸斷非分衛所能刷通也且地勢北下南高稟內云衛河低於運河而不能低於張秋新刷之黃河亦非確論至於一水而分半南流分半北流若宋禮分汶水之類古今亦不多見該丞所議殆不可行但能使黃流順軌卽運河不能午貫以達

於北於天下之大計固無損耳

批徐守稟永定河修守事宜並擬添裁汛兵

來稟所陳不外儲料防守添汛減兵裁移汛缺折扣舊料四事查防險料垛前據該守具稟已商之徐道在於奉准防險之六千兩內陸續採買本閣部堂慎重要工批准再發銀四千又盛漲搶險亦准發銀二千共銀六千已行藩司照發日內自可轉解到工來稟所稱險要各汛略爲堆儲料垛而椿蔴迄未購辦究竟徐道於六千兩內發銀若干買料若干未據詳敘豈必待本閣部堂批准續發銀兩到工始能買料防守耶殊不可解至裁減平工兵夫數十名添於南上南四險工處所事屬可行仰

卽就近呈商徐道照辦並候另檄行知又裁去北中汛縣丞添設南四下汛查裁改移駐事涉紛更一時似難猝辦前據蔣道密稟業經札委吳鳳標署理都司不如卽令吳鳳標駐於南四下汛防守亦有專責其上冬蔣道曾發八年二成料價各汛堆辦成數不等據請除去虧朽按照現左所存新料折扣算給價值係爲核實起見應准照行但已堆料垛若干用過銀兩若干未據開數稟報應一面准照該守所稟辦理一面將堆料用銀數目專稟報查毋稍徇飾切切發去清訟刊本並卽查收

批河閒文生張傅巖等續控

如果該生等實係理直無私該天津周道職膺監司諒不至意

存偏袒苛求周內也惟稟內所稱武游擊高外委河間大城一縣令均爲該生等確據不能到案無從環證等語均係實情候札飭天津道曲體此情秉公研訊不得輕聽一面之詞致涉冤仰該生仍遵照前批赴津投審

批衡水稟土匪肆擾獲犯供單

匪徒分布各境游弋肆劫大爲地方之害必應及早殲除已飭銘軍營務處趙道酌帶兵勇前赴深州冀州武邑武强棗强一帶確查匪蹤認真勦捕並與統帶直字營劉鎮祺分駐景州東光吳橋之兵互相聯絡所送各匪名單亦一併發趙道遵辦矣仰仍嚴密緝訪知會銘軍營哨實力緝捕至李二一犯搶劫拒

傷事主復敢抗官拒捕實屬罪不容誅候札冀州葉牧卽赴衡水覆訊明確就地正法以示懲儆

札飭趙道帶兵赴深冀一帶捕匪

爲札飭事頃據衡水縣稟稱土匪入境肆搶勘驗勦捕獲犯訊供並送供單等情到本閣部堂據此查匪徒等分布各境游弋肆劫大爲地方之害旣據供有匪首姓名住址必應及早殲除以免滋蔓應飭銘軍營務處趙道酌帶兵勇前赴深州冀州武邑武强棗强一帶確查匪蹤認真勦捕酌帶都司趙清泰之勇作爲嚮導並與統帶直字營劉鎮祺分駐景州東光吳橋之兵互相聯絡又前據深澤縣稟獲犯和尚等四名內稱跣訪冀州

壘頭村一帶係鹽匪淵藪同治六年間該處匪徒入於大夥肆
擾旋即避匿漏網現將兩次所供餘黨姓名住址開單稟請拏
辦等情應由該道一併確查緝捕以絕亂萌合行札飭札到該
道即便遵照辦理毋違

批滄州稟青靜等岸去巡汛改設鹽捕專營

去巡汛而設專營亦未必果能得力而巡汛之弊亦實有如該
牧所陳者交運司核議稟復核奪

批候補縣丞杭楚沅稟呈條陳

據稟增廣鄉學六條意在振興文教力挽薄俗殊堪嘉尚惟鄉
學之設與保甲社倉等得其人則事誠有益非其人則弊亦叢

生且詳閱所稟亦有窒礙推行之處如第一條云籌經費必廣勸捐查捐務最爲厲民稅政在州縣有苛派之病在紳士有武斷之虞恐百姓未見鄉學之益先受勸捐之害從前軍務未平閒有勸捐助餉者民力已不能堪今直省救平瘡痍之後正當蠲去煩苛與民休息未便因舉辦鄉學廣爲勸捐以滋擾累第二條云舉紳董必專責成凡地方公事廉靜謹飭之紳士多不願爲其樂於從事者則往往侵蝕把持從中牟利欲各鄉所舉盡屬佳士勢必不能一有不肖者參之則弊端百出本部堂有鑒乎此故常訓飭各屬不准藉事立局濫引紳董亦不准於應徵錢糧之外加派分文該員所陳首卽不免犯此二弊應毋庸

議至學規一條欲使各崇實學謂可不習詩文論亦近正在士人爲學自以抗希往哲深明道義者爲最要本不可專溺於文辭惟文以載道亦未有文理不通而能知道理者近來講學之人務爲高論未通章句先鄙文辭爲不足爲文風日衰儒術日陋弊皆坐此本部堂前在院中刻有勸誠淺語其中勸學問以廣才擴才識以待用各條於士人進德修業之方不無裨助近撰清訟事宜分德才學三科取士茲各發去一冊仰卽收領以備參核

批安州文生張連環呈請在七里莊村南開挖新河

據呈不爲無見惟千里長隄之築原所以防淀水之泛溢保衛

下游民田現雖白洋等淀均形淤淺水流稍滯亦祇能設法疏通因勢利導若在七里莊南開挖新河使上游之水由鄭州入古趙河行走又在南岸另築長隄不特事涉紛擾需費甚鉅且與下游居民窒礙多端誠恐得不償失至於古趙河久已淤平亦豈能暢流上游各水疏河須統籌全局未便因一偏之見輕議更張所請應毋庸議

批廣平府稟前署成安王令被控按地派錢實在情形

王庶曾以委署人員不知潔己愛民乃竟任令鄉民按地斂錢幫湊捐項卽使出於民所情願猶不可爲而况抑勒催逼民控告殊屬紊亂官常據稱錢未入己亦未可信仰布按兩司

飭該府酌提數人詳細研究詳覆核奪並飭將所斂錢文按村按名發還給領取具領狀報查毋稍徇延

批晉州吳彭氏呈控吳洛純等不容伊子承繼堂兄吳鐵錘等情

據控吳洛純等抗違州斷不容氏子與堂兄吳鐵錘承繼硬賣絕產與門丁分肥等情果否屬實候札行晉州限文到半箇月先將訊斷大概情形稟覆察奪並候行司知照至管押人犯必須審慎恐有凌虐情弊本部堂於清訟事宜中剴切言之乃此稟稱晉州不押抱告而將該孀婦交押官媒百般凌逼全失本部堂慎重管押之意及檢查晉州所送五月分押犯清單僅有

吳村八一名注明係架唆上控押追吳彭氏並不
在管押單內何以稟中有緊鎖手銬不容取保種種凌虐情弊
仰該州詳細稟覆毋得一字含糊切切

批示定河徐道稟漫口不克搶堵

據稟漫口不克搶堵請俟秋後合龍等情已悉此事之不克告
成本部堂早已料定梗概天下辦事人必有一種勇銳之氣真
誠之忱庶足感眾心而動天鑒該道長慮卻顧因循玩泄閱歲
已久安得忽成此大快之事近年來本河疊次漫溢官無真罷
斥者款無真賠墊者反又添撥帑銀鉅款文武兵夫均需津潤
千把弁目獲利尤多皆以另案爲奇貨可居孰肯以搶辦而遷

了乎現據請秋後合龍勢必又將一估再估按項浮開本部堂思革積習必當痛切懲創一番勿謂言之不豫也

批吳長慶稟鼎軍因鬧餉滋事

該軍又分一營分駐海沱照管殊難周到聞該統領約束堅明所部毫無騷擾情事帶兵本近於不仁之事能時時以愛民爲心則仁術存乎其中矣該統領服膺庭訓宅心篤厚希卽堅持此義始終不懈爲望鼎軍鬧餉之案亦仰幫同妥爲料理

批皖南潘鎮稟聚眾劫餉勇丁魯萬隆等五人查明正法仰卽會同吳軍門籌商妥爲辦理遣勇本匪易事况各路勇撤略盡後遣者尤難彈壓不得謂正法數人遂可保一律安帖也

批按察司詳覆隆平縣廩生武心田等控曹愛元侵佔學基案

查核來詳曹愛元故父曹登高在日契買張承業莊窠並未拆卸改造專爲契載南至明倫堂一語李道存卽指爲侵佔敬一亭地基並勾出廩生武心田等聯名控告殊不知屋係張姓立契出賣如果四至錯誤其過在於賣主曹愛元之父未經清理界址不過一時粗忽且該處明倫堂敬一亭均已傾圯未能深悉改正事屬近情何得遽定爲日後侵佔地步案經該縣會學確勘敬一亭後圍牆及廂房各根基俱在牆外又有隙地始接曹李二姓房屋所勘甚明若謂曹愛元所買之屋佔及學基則

李道存房院與之相並何責人明而責己昧耶倘以此控爲日後起見既經該縣飭令曹愛元於房後立碑清界李道存卽不應再事曉瀆至武心田等身列膠庠亦未便以不關己事出頭干預縣斷已極公允仰布政司卽飭催集覆訊並將曹愛元所執賣契當堂將南至明倫堂三字對眾更正改爲南至後牆外甎地立碑爲界字樣以杜藉口並押令李道存清出夥道取結詳銷當此清釐積訟之時該原被等倘再任意刁狡卽行稟候察究

批千總金萬春呈懇查核斥革武舉案情

查上年八月間准提督咨轉准天津鎮咨據河間協稟稱武舉

金萬春迄未來營行查練軍左營據覆該武舉捏病誤差總統
摘其頂戴撤其哨官畱營効力該武舉一味規避半年未來差
傳仍復不到是行營本營均不當差應請革退隨營等情稟鎮
咨由提督轉咨前來當經前署部堂咨部革退隨營在案查例
載各省隨營効力武舉如有規避偷安當差懶惰等劣蹟該督
撫咨參到部卽將隨營及武舉一併斥革等語今該武舉之案
原咨僅有革退隨營字樣然按之部例已在併革之列此時瀆
呈亦無及矣

批文安縣稟檄飭雄縣禁止扒掘隄工

該縣與雄任兩邑係上下游唇齒相連前據會同大城具稟堵

築西隄當查霸昌清河兩道前經會同勘復該處地勢北高於南無從宣洩可見上游雄任一帶積水亦無去路若將西隄合築恐上游之水更無歸宿似非兩全之策批飭霸昌道會同清河天津兩道分委馳勘並會同文大任雄四縣將能否堵築如何一律疏消會籌妥議稟辦去後尙未復到卽據該縣以紳民踴躍修築卽可告竣因准雄縣移據紳民具稟文邑夫工在境取土等語難保非架詞啟盜掘之端稟請札飭雄縣彈壓等情本閣部堂以此項工程未據確勘會稟正在批飭查復聞又據該縣以李樹蘭等糾掘舊隄並傷斃守隄人夫及現在雄民蟻聚不散請卽飛飭雄縣禁止扒掘等情先後具稟並准順天府

咨會已委南路廳前往妥爲解散等因准此查此案論理則該隄但宜修堵不宜盜決論勢則雄縣之水無處可消不得不決開以冀水勢之稍減淹患之稍輕論陵谷變遷因時制宜之道有時亦當舍理而就勢然卽以勢言之決隄則文大壩保之害甚重而雄任之害亦仍未能減輕也本閣部堂不得不專論理以主持公道除出示嚴禁並逕札南路廳及雄縣一體諭禁雄民不准扒掘嚴拏李樹蘭等務獲究辦一面飛檄霸昌等三道催委星夜馳往會同各縣確勘妥籌上下游如何疏消稟復核辦外仰俟委員到工務卽不分畛域會同妥酌具稟仍將已集工程諭令保護勿使前功盡棄切切

批衡水縣武生張從龍爭繼案三次呈控

查此案已經衡水縣傳集該武生之父暨親族質訊明確丁糧改撥該武生名下係因圖邀優免起見與過繼無涉丁憂雖有報案而父名乃係志武並未敘明繼與志學一節並據爾父張志武在縣供稱三弟張志學無子從前雖常說要將長房二房各過繼一子後三弟身故長兄向伊商允僅繼張均一人伊子張從龍未允經親族人等議權給伊子地十五畝房一所彼此情愿用伊出名寫立繼單交張均收執伊子亦無異言至伊子張從龍繼單究係何時所立伊不知曉亦未見過等語是該生之父在縣所供實已歷歷如繪而該生在縣呈出繼單又無親

族畫押難保非私自假造且當時分給該生地十五畝何以不立時爭論而直至今日始行刁控層層理屈殊屬可惡是以該縣錄案請示時本部堂卽經批飭令仍照原斷速結在案茲該生又來刁控實屬貪狡已極仰布政司卽飭清苑縣派差查傳押發衡水縣究辦可也

批安平縣唐令稟滹沱河上治中治下治三策

據稟滹沱河上治中治下治三策足見實心任事可嘉之至查滹沱源出山西繁峙縣泰戲山逕代州三里河七里河注之又逕崞縣北橋河板橋河注之又逕定襄縣牧馬川忻川水注之入直隸平山縣境始會冶河人井陘縣境始會甘陶河綿河

此三河同出山西平定州不遠而合者也自此以下仍會靈壽縣之嵩陽河泥河雷溝河又會正定縣之西韓河柏棠河林濟河清水河旺泉河及藁城縣之只照河然後下抵晉州據元史因河決真定城南故於平山縣西北分治河爲一道引合洨河入甯晉泊久而道淤仍歸滹沱雍正四年怡賢親王有議請濬治入洨之疏未經舉行適值滹沱決晉州之周頭乃亟築壩導河由木邱逕焦岡而注之溢水致功總在晉東衡冀之間蓋以正定上游早息河患治卽合洨至入泊通溢之後下流究亦合於滹沱也且滹沱挾水至多不必會同治甘數河方能爲患此數河者遇雨暴漲獨行亦足成災是上治之法固可毋庸議也

該令所謂下治至爲當理蓋河必歸墟斯能順軌苟不與以達海之路則橫決倒灌在在堪虞稟稱應由八里橋疏入子牙河實屬片言居要惟是地勢之高低程途之遠近槽身之廣狹工費之多寡須得逐一豫籌該令旣成竹在胸仰再詳切陳明以資采擇至所謂中治者第就安平一縣而言現在河流紛歧縣境民瘼攸關或疏或堵暫顧目前亦屬該令萬不獲已之舉所稟挖濠築隄堡鬆刨淺以及諭捐代賑等法議論均井井有條唯稟中所云疏其二而塞其一者疏係何股塞係何股未據聲明按之繪圖與稟中股數亦不盡符合仰卽將應疏應塞之河道分析指陳並疏塞之處於鄰境有無防礙一併敘及迅爲稟

覆

札飭機器局訪購挖河機器

爲札飭事照得直隸永定河道頻年漫決本閣部堂現擬挑挖疏濬柰北方沙土浮鬆以鍬鋤等器挖之不能成塊少而且緩其膠粘之土尤難開挖是挖土已廢人工及至出土欲於河心遠送隄岸尤廢挑力前聞外洋有水中撈泥器具亦於舟中激用火輪製作尙精不甚費力倘更有掘挖乾土之器並有運土遠出之器此兩種器械果能覓獲辦工較易爲力應飭江南機器製造局杜道等訪諸洋人如有此種合用之器一面詢悉如何用法具稟核奪一面或可先爲酌購若干由輪船運解來直

試看使用合行札飭札到該局即便遵照辦理毋遲

札飭清河道等查勘滹沱河形勢

爲札飭事照得滹沱河自改道北徙饒安任雄文大等屬受害最深今欲設法修治議者多謂應從獻縣挽入子牙河較易施工本閣部堂應派明幹大員先往查勘一次查天津周道事務較繁而飭清河道費道由滹沱上游查至下游候補道前天津河防同知陳道重由天津下游查至下游將該河形勢詳細履勘究竟子牙河至三岔河一帶是否尾閘通暢其獻縣一帶舊河在東新河在西究竟測量高低相去何如此外另有修治之法否繪圖貼說稟候察核除分札飭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該道

卽便遵照

批南路廳蕭丞等稟復查勘藁城晉州一帶滹沱改道情

形

該委員等查勘西隄曉諭文安紳民暫且停築並雄縣人等毋得再掘滋事辦理尙妥所稟蒞莊引河消水情形亦屬明晰滹沱河北徙以後並無河槽皆行平地湍激漫衍致下游各州縣被害無窮自應亟行設法修治稟稱自晉州查至獻縣溜勢稍緩水亦漸清距現在獨行之滏河三十餘里可順勢開挖引河挽滹沱之新流歸子牙之故道不爲無見惟測量地勢高下最爲治河妥著目下秋稼已收候再委員前往該處勘明灼見當

行確有把握乃可定議興工也

批霸州州同稟查看各號埽段情形

據稟各號埽段情形已悉惟通工頽廢已久亟宜實力加培相機整頓該員未離書生本色切不可稍染河工積習其向來陋習有損於實政者儘可隨時稟陳不必多所瞻徇得數人行實事說實話而風氣爲之一變矣

行查各營兵丁困苦情形

爲照行事照得直隸各營兵餉前以銀五票五支放其五成鈔票內搭放二成鐵錢嗣於咸豐九年奏明改給七成實銀無庸給發三成鈔票該兵丁等稍沾實際而減成已久兵情本已困

苦加至七成以後又或欠發數月各兵尤多艱窘惟各標營情形參差不齊現值捻逆蕩平綠營宜加整頓應飭天津通永正定大名宣化各鎮暨標中軍等各就所轄詳細查明自咸豐初年軍興以來該標兵曾經幾次調出征剿其調過若干人現在尙有未歸伍者否在外亡故之缺尙有未補足者若干鎗礮器械歷年出師遺失及本營未能修補現在壞者若干闕者若干至兵丁應領餉項除前發五成定章時不必籌議外自改發七成以後至今其欠若干官員廉俸及辦公等銀其欠若干一一查明開列四單一開兵丁不足額單一開器械不足數單一開兵餉俸廉公費欠發數單各標營或有向來辦公之另款亦卽

掛牌卷四

卷

開出備查又開馬匹缺額未補單俟彙齊後再行酌核辦理合

行

照會

札仰該

鎮中軍

即便遵照開單查復毋違

批劉臬司稟駐張秋銘軍馬隊加給馬乾銀兩

銘軍駐保之馬隊三營前因麩料價昂每馬月加乾銀一兩出
營巡防之步隊日折米一升在協餉項下支發此項津貼銀兩
本難報部核銷而勇丁苦累不能不曲加體恤查該軍馬隊向
發全餉自本年正月起與步隊同發九關本年畱直馬隊自五
月分起至年底止每勇月加乾銀一兩步隊出營巡哨日折米
一升至回營日止暫由直省墊放將來即在後路糧臺冬三月
欠餉項下開支解直歸墊至張秋馬隊三營事同一律所有此

次蘇臺解到之加增馬乾銀兩應准發給張秋馬隊每月加增一兩從奉到此批之日起支俟草料價平再行酌減可也

批署永定河蔣道稟勘估工程情形

據呈河圖暨稟單清摺均悉查永定河工程廢弛已久亟宜大加整理現擬開挖下口疏挑中泓釜底抽薪自是正策南七頭二號擬做截水長壩撇水入新引河不入坑塘另築圈埝以衛壩根龍王廟以下暨寶店窰以下挑寬河身以期順流直瀉白屬穩慎之計本部堂亦常常以南七大壩坑塘爲慮卽張家墳西頭一帶紆曲過多水來壅積難下亦必須截灣取直撤去一切險工亦係不可緩之舉惟兩處共需五萬八千兩必須奏撥

部款應俟部議准撥後乃可舉辦冬臘正三月冰凍不能施工計二月始能興工矣至北下四壩工加估引河加挑卽用已撥江南協餉之二萬兩仰督飭文武兵役等認真堵辦期於十月上旬合龍冬令水涸卽南七下口張家墳中泓或有不妥之處應不至遽爾失事也

札飭署永定河蔣道挑挖張家墳一帶中泓工程

爲札飭事案查前據該署道稟報到工估辦情形並送河圖一紙當經批示今年先堵決口其北五等處中泓及南七等處下口俱俟請准部帑再行興辦在案惟查張家墳一帶紆曲過多水來壅積難下若合龍以後水從該處經過則中泓難以疏濬

所有南五北五等處應截灣取直本部堂
挑挖不可待至合龍以後至南七以下工
辦尙不爲遲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道立
汛員弁將中泓工程與堵築決口之工一
冊刻日呈核切切此札

札飭南七等處下口各工同時興辦

爲札飭事案查前據該署道稟報估辦各
另札先堵決口挑挖張家墳一帶中泓工
俟請准部帑明春興辦在案嗣經該道來
口恐南七坑塘失事本部堂當卽允准惟
查該道原估堵築決

口工程需銀二萬二千兩今應核減銀二千兩挑挖中泓工程
需銀二萬六千兩今核減銀三千兩疏濬下口工程需銀三萬
二千兩今核減銀四千兩稍資節省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道
立即遵照迅卽督飭在工文武員弁將堵築決口與中泓工程
及南七以下各工一併同時認真興辦仍將估冊送核勿延切
切此札

批清河費道候補陳道會稟查勘獻縣河道情形

據稟子牙河自天津紅橋起上至獻縣臧家橋止並無淤塞不
通之處尙可消納滹沱之水臧家橋上流八里莊橋距滹沱現
行之孔家口三十餘里西高於東六尺有餘計亦可開鑿引河

將滹沱由此挽入惟是獻邑村莊頗密開河引水動卽當衝又其地多膏腴棄五六千畝沃土開三十餘里引河卽使量爲給資恐莊農不無失業且上游安饒一帶散漫橫流仍難收攝河或旁徙不由新開之道則工費終致虛糜策非萬全自應緩議現在陳道仍溯舊河赴藁城各屬查勘俟復稟到日再行核奪可也

批候補知縣胡承頤稟陳管見二條

保甲之法最古前人行之亦屬有效然古云有治人無治法此亦一端也如得其人誠如稟內所謂一邑之內人之善惡戶之大小歷歷在目斷詞訟詰盜賊日可見功否則接奉檄飭徒以

一卷文冊虛應故事甚且假手胥吏劣紳設局斂錢轉滋紛擾非爲無益而已實知其爲良司牧而札飭行之則可令通省普律行之則不可王荊公行之一縣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亦職是故也至詞訟罰捐一節若如所稟前此愚民犯禁有司念其無知而思曲全又地方適有要工令罰銀錢若干卽赦而不議此與律意迥殊矣律例中贖罪之條皆罪有定議乃贖有定數所贖者或因事係過失人係老疾之類其事情重大或准或不准或加成或不加成仍候部議總之贖在議罪之後並非赦而不議又例載若有指稱修理不分有無罪犯用強科罰米穀至五十石銀至二十兩以上絹帛貴細之物直銀二十兩以上者

事發交部照例議處等語從知地方工程非可於訟案罰捐致蹈因公科斂及私行勒派之咎也現在畿輔凋敝亟當與民休息加意撫綏豈容地方官藉口工程動則邀結紳士開局收捐致累百姓况所謂罰捐者實迫以不得不從又無準數縱云罰項不送入衙門而案旣在官捐之多少究竟由官而定中間仍必有往來傳話之人其弊實何堪設想候卽專札通飭各屬於詞訟罰捐概行停止

批慶守釗稟安陽境內產煤無多請免採辦

據稟安陽產煤無多勢難再行外運自是實在情形惟今年天時亢旱民間柴草秫稈艱貴若勉強採辦必至騷擾閭閻尙不

如憑價買煤不甚累民也仰該府設法通融辦理則該軍受惠多矣候札飭劉臬司知照

批

銘營武強縣

稟臬匪充斥

九月十六二十一兩稟均悉該匪等推載鹽斤志甚叵測該將官及該縣會同督率役勇奮力冲擊匪等公然抗拒哨官亦有受傷不法已極現據殺斃十三名生擒十九名並奪獲車輛槍刀將生擒各犯交付深州究辦有此一番懲創匪徒當稍斂戢緝捕勤奮殊堪嘉尚頃據銘軍丁臬司並深州申稟前來除批飭深州提犯逐一研訊如審非實係裹脇者卽一概正法以其爲陣上所獲不嚴辦不足以儆兇頑並批令確探餘匪蹤迹隨

時知會密拏外仰仍實力嚴防一經地方官知會卽迅速往捕毋稍鬆勁該縣並移鄰封一體知照至前稟所稱梟匪數十股每股百數十人器械烏槍無所不有肆行搶劫擄人勒贖前將魏奎擄去至冀州魏家屯地方見梟匪來來往往山東口音最多頭目爲王夢彥等語候咨商山東撫部院卽飭派出各隊認真兜拏免致釀成巨患

批上海機器局稟遵購挖河機器並陳管見

挖泥機器不難於製造平底方船而難於載泥之船送土登隄聞孫道挑挖黃渡河苦於民夫出泥遲緩往往停機坐待若永定河積沙平隄由中洪淤沙距岸數十丈或二三里或十里八

里不等非載泥之船所能徑達亦非木桶盛泥轆轤橫木所能傳送惟用鐵條車路運土出隄較爲捷速但沙地能否造成鐵路本不可知且隄上造一直鐵路則河中之土仍屬不能登隄若河中造橫鐵路以達於隄則節節須造無數鐵路爲費太巨近年中國力拒外洋來開鐵路之議豈可反自中國作俑此層決不可行永定一河乾處多而有水處少仰該道等再行詢訪送土登隄之器稟覆核奪其現購之機器暫存該局試用能使其旁載泥之船迅速送土上隄果得此法再運機器來津則善矣

批清河費道候補陳道會勘滹沱河上下游形勢

據稟會勘得滹沱新河在安平饒陽一帶水行地上取道五官淀下灌文安若由獻縣挽入子牙漫流仍無收攝引河徒占膏腴水性輿情均有未順其舊河由衡水抵藁城二百餘里中間淤成平陸者幾五十里若一律挑挖勞費太多且慮土鬆流濁旋挖旋淤實無修復善策現訪得藁城南樓村尙有道光年間滹沱故道經晉州趙州甯晉之境至冀州下邵村下會滄河內惟藁城東門外至廣陽村有淤平數處約長七里餘則均有河形尙屬寬深就此施功可以著手並擬在藁城四里之口門築高丈五長六里坦壩以防盛漲旁溢估計工費需銀十萬兩請由藩運兩司設法籌捐並於外銷閒款項下湊足試辦等語查

滹沱北徙爲饒安任雄文大等屬民瘼所關又滏陽一河下達
子牙正流本弱專恃滹沱瀉入以運近河數十州縣引鹽自應
亟爲修治茲旣經勘得自藁城南樓村至冀州邵村可以著手
卽應就此興工試辦仰藩運兩司籌商有無外銷閒款目下提
出於明年春閒趕緊興修將來能否在西河各商勸捐彌補抑
或全綱按引攤扣歸墊並仰該道等會商運司妥籌稟奪

飭古北口正定兩處試辦練軍

爲咨行事爲照直隸練軍本閣部堂擬於前畱四千人外先添
三千人稍復舊規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正定鎮暫練千人皆
以本管官統之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統之

於本年八月內具奏請旨交各衙門核議一面先行試辦其
餉需卽暫用江南協餉俟定議後再由戶部撥發試行果有頭
緒然後刊刻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等因具奏並經酌擬
章程照飭彭鎮將保定新添千人先行試辦在案所有古北口
正定鎮兩處亦應次第辦理應咨請貴軍門暨照飭正定鎮譚
鎮各於該標前此練裁存伍兵丁內挑選千人照章試辦除飭
譚鎮外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軍門請煩查照將古北口練軍
添練千人點驗之日起支口糧仍將辦理情形隨時咨報查核
行

飭將練軍前左兩營改用劈山礮並委員購辦竹矛

札飭事案據統帶保定練軍記名彭提督具稟請將練軍前
二兩營親兵一三隊改用劈山擡礮並可否委員買辦竹子請
示遵等情到本閣部堂據此查軍中需用礮車旣稱購置稽時
擬將前左兩營親兵一三隊各領劈山擡礮一尊暫爲操習並
於前兩隊之中撥出親兵四人歸入雜項親兵之內均屬可行
至另單所議竹桿長矛亦應如所稟預爲置備卽由該提督商
請銘軍劉臬司丁臬司代爲購辦需費若干准其報銷除稟批
示並分札外查銘軍所用矛桿長短合度歷年征勦北路聞矛
桿均採自南方如何運解當有熟辦之員合行札飭爲此札仰
該處卽移行遵照代練軍採辦矛桿速解切切此札

批隆平縣廩生武心田等二次呈控曹愛元侵佔學基

據呈並圖說志書均閱悉此案前據該縣會學勘驗詳司轉詳本部堂以此項莊窠曹姓買自張姓無論果否佔及學基總由李道存與張承業當年所辦何以從前張李二姓管業之時在學諸生並不及時清理今事隔多年張房已轉賣與曹姓始行追究是以卽就司詳批飭該縣作速斷結詳銷在案今該生等又繪一攜志來轅翻控其名雖曰因公其實總由負氣圖中李曹二之宅南界相當呈中以曹宅侵佔學基而於李宅是否基始終不置一詞其偏私尤屬顯然不准

前任永定河徐道稟搶辦大工挪用銀兩請飭李道如

支放

北龍卷四

奏

月間新定章程儲料搶險項下曾經撥銀六千兩嗣

於四月下旬據候補徐守具稟以此銀已陸續買料又復批准發銀四千兩飭令購料分儲險工又准發儲錢銀二千兩均援照道光年間儲備現錢之例俟安瀾後即先呈繳詎銀甫發而北四下汛旋即決口是搶修之項可省銀兩自可存工矣迨七月間復據徐守將堆料用銀數目開報查摺開收到防險銀六千兩除短平實收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二錢三分八釐又收司撥辦料銀四千兩又收司撥防險儲錢銀二千兩除買料等項外實存銀二千六百八十四兩一錢五分此項銀兩既有餘

存自可指爲續撥六千金內用剩之款作爲北四下汛大工之用且該前署道旣將前次搶堵墊款撥清餘又概置不問今會同具稟該道等此稟稱備料搶險項下及防險儲錢項下兩次共存銀一千一百零五兩五錢三分有奇與徐守七月所稟存銀二千六百八十四兩一錢五分者何以不符仰卽查明稟復且徐守稟單內有曰一發南下搶險銀二百兩注云此項並未用完又曰一發上游各汛堆儲現錢合庫平銀八百五十兩注云此項下汛時繳還據此兩筆則徐守所領續撥之六千金於存銀二千六百八十四兩有奇之外尙應存銀一千內外仰一並查明稟復至續撥銀內究竟買儲料垛若干現任李道曾否

接收候徑札李道查明稟復本部堂以原撥九千兩係年例應有搶險之款續撥六千兩係格外新添防險之款北四既已決口卽於新添之款不能不認真稽核也

批大名道稟查勘三屬旱歉情形酌擬抽辦

該升道於冬巡之役徧歷三府查得旱歉情形以廣平爲最大名次之順德又次之而廣平郡中則以肥鄉廣平成安邯鄲及永年毗連之數十村莊並大名府屬之大名元城兩縣爲最苦而最苦之區尤以肥鄉廣平爲極重成安邯鄲永年爲次重大名元城爲略輕此數處急須補救擬以寓賑於貸之法就各屬災重之縣各縣災重之村復於村中擇老弱病廢婦女及種地

不滿十畝告貸無門名曰極貧卽在此次重編門牌上詳細揭
出編定戶口榜示某戶某口加恩酌借口糧一兩月秋成酌量
清還不曰賑而曰貸鄰近災輕之區無可比較二月望後開辦
辦竣概行蠲免等情查核所擬均屬妥叶候卽照此具奏惟錢
作一次給發或恐尙有流弊茲奏摺改爲大口每日三十文小
口十五文均發兩箇月將來或作一次發或十日一發五日一
發均無不可又恐賑卹之地無糧可買應擇要設平糴局數處
糴入則較市價略貴糴出則較市價略賤庶米商可以招徠貧
戶亦沾利益奏中擬添此層如果米商絡繹而來該升道察看
或可不設平糴局亦不必多此一舉至應用錢文奏懇 天恩

勅部於天津存儲現錢項下撥制錢十萬串由天津運至大名
卽交該升道經理俟具奏後另檄鈔稿行知該升道仍先將重
編門牌揭出查明應卹戶口約有若干便中稟及所有大元兩
縣卽責成該升道督屬經理永年邯鄲卽責成長守率屬經理
廣平肥鄉成安卽責成李守興銳游牧智開等經理該升道尤
當始終其事以臻周妥俟賑卹辦畢再行請 覲履臬司新任
可也

批南岸同知陳承稟籌解賑錢

前聞該員有信來省此項賑錢十萬串若全數解錢由車陸運
則沿途州縣民間供應太苦若由船水運必俟驚蟄後各船出

塢始能連解又恐稽延有誤賑期擬酌量換銀先行起解等情
本部堂昨已令簡用陳道候補任道寄信至津先行解銀二萬
兩赴大名投收以備頭批散放之用其餘悉數解錢俟冰泮河
通再行雇船裝運上駛既可免船隻濡滯之虞而災黎亦可早
沾實惠較爲妥速仰卽遵照辦理並候咨會崇大臣暨飭藩司
大名道查照

札查呈控清河縣縱賊擾商一案

爲密委查辦事案據清河引地商人春暉呈控縣官縱賊擾商
引地廢弛等情一案到本閣部堂據此查鹽梟起事其初祇與
鹽商尋鬪固與居民無擾居民本不滿意鹽商故見梟匪擾之

亦不介意但天下事每皆積小成大積寡成眾迨其徒黨嘯聚日多則膽愈大而勢愈張地方亦遭糜爛馴致不可收拾地方官之病亦有兩種有因惜費不冑辦者有因畏事不敢辦者官愈諱匿匪愈張橫其誤事雖在將來而釀禍正由此際是地方官怠玩因循貽害正非細故茲據該商呈訴情形歷歷如繪趙令庸懦無能夙有所聞此事官親家丁勒索多次尤爲可惡除呈批示外合行密委爲此密札該司立即按照呈控各情就近密委確查究竟清河縣趙令應否立予撤參借事索費一節是否本官或乃弟及門丁所爲逐一訪明據實稟覆核奪切速此

札

賑貸錢文奉 旨蠲免示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畿南一帶上年雨澤稀少旱歉情形以廣平府屬之肥鄉廣平成安邯鄲及永年毗連之數十村莊並大名府屬之元城大名兩縣爲最重本部堂於此七屬災重之區編定極貧戶口奏懇 皇上恩施貸借口糧錢文業經奉

旨俞允卽飭新授臬司大名錢升道並由省派委妥員前往商辦茲據將運去錢文按照極貧戶口散給完竣稟報前來頃又欽奉 恩旨將爾等此次貸給口糧錢文概予蠲免毋須繳還仰見 朝廷軫念民依體恤窮黎之至意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民人等一體知悉其所取之保結借領狀均在本

縣衙門當眾塗銷焚毀特示

批永定河道稟驗收各汛新料估挑中洪下口等工

據稟驗收各汛新料並勘估應挑中洪下口等工情形尙屬妥協應准照辦惟中洪單深僅六尺五尺殊嫌太淺能再爲加挖至淺亦須九尺乃有濟耳下口窄者僅三四丈仰趕緊設法確估稟辦永定河向無詳明可靠之圖仰竭數月之力細勘繪一妥圖以便查核

批元氏縣文生智修文續控

查此案現據元氏縣查案詳覆該生呈控各情均經府縣斷結橋會一案仍令三家子孫經理不准智福羣等爭執差徭按照

鄉規隨眾辦理不准優免所請三家分牌另立地方諸多窒礙亦未准行原控智福羣等播弄手眼各情訊係懷疑所致從寬免議所有兩造允結附卷僧人澆河呈控元通寺一案經該前縣蔣令斷結從前眾紳因寺僧不安本分將僧驅逐將寺改爲義學以後租穀仍應歸智守廉接收不准學運澆河爭執取結完案本年二月翻控又經張令批駁在案又張坎控賣樹糶糧一案經地方鄉誼等查得均爲橋會內使用現與張坎說明情愿不究呈懇息案各等情錄案詳覆前來是此三事者在府縣所斷者均屬公平在爾之爭訟均無屈抑何又來轅曉瀆不休該生卽回縣靜候可也至橋會不准免差不准分牌另立地方

業經斷定不可再行呈瀆以息訟端

批清河縣稟鹽商春暉因查辦越境私鹽妄控

查定例匪徒擄人勒贖如非理凌虐照盜案例題參若因圖利勒贖尙無凌虐重情地方官失於查拏降一級畱任若知情隱匿係圖利逞忿之案照徇隱例降一級調用私罪等語今該子店華祝封被搶勒贖一案既經查明屬實當時因何不報徇隱之咎已屬難辭迨該商來省控經飭查該縣反將該商短斤攬沙越境發販等詞具稟相訐顯係挾嫌吹求而於殷雙被搶一案並未將勒贖一節提及更屬故意含糊其所稱該商情願捐助勇糧一百六十斤與委員所查不合惟另送京錢二百千一

節飭查尙無實據仰按察司先將該令申飭餘俟續查

批雄縣劉令稟被水村莊貧民偷扒隄埵現在拏究

查橫水爲災彼此同患雄民旣自知田廬淹沒之難堪亦當念
文民淹沒之同一難堪是以前經委員往勘議在上游設法疏
消已掘之口不准文民補築尙存之隄不准雄民再掘均經再
三分飭在案該令如果慎重公事宜如何加意嚴防乃昨據文
安縣稟本月二十一日雄民又船載鎗礮扒隄拆橋鎗傷隄夫
擄搶船隻衣服椿木文安縣印佐各官馳往彈壓雄民膽敢恃
眾抗爭請示遵等情是雄民之兇橫藐法迥異尋常該縣旣不
能化導於前又不能防範於後行同蠱瞋一無設措今據稟猶

以查非本境人民往拏船已退散等詞支吾掩飾仍借鄰封爲
諉過地步祇知有己不知有人似此巧滑居官何以協鄰交而
靖民氣除由本部堂派員查辦外仰布政兩司再將劉令記大
過二次其扒隄人眾卽謂非全係雄民亦必有雄民大半在內
勒限二十日務將首夥各犯設法拏解以懲強暴倘再逾限無
獲卽行從嚴撤參毋稍寬貸切切

批永定河道稟挑挖下口河段並改估中洪工程

據稟勘估挑挖下口河段並改估中洪工程情形已悉中洪當
已興工仰卽督飭認真修濬能多用一分精神自可少減一分
積弊工員氣習久壞非十二分振奮束厲不能革除舊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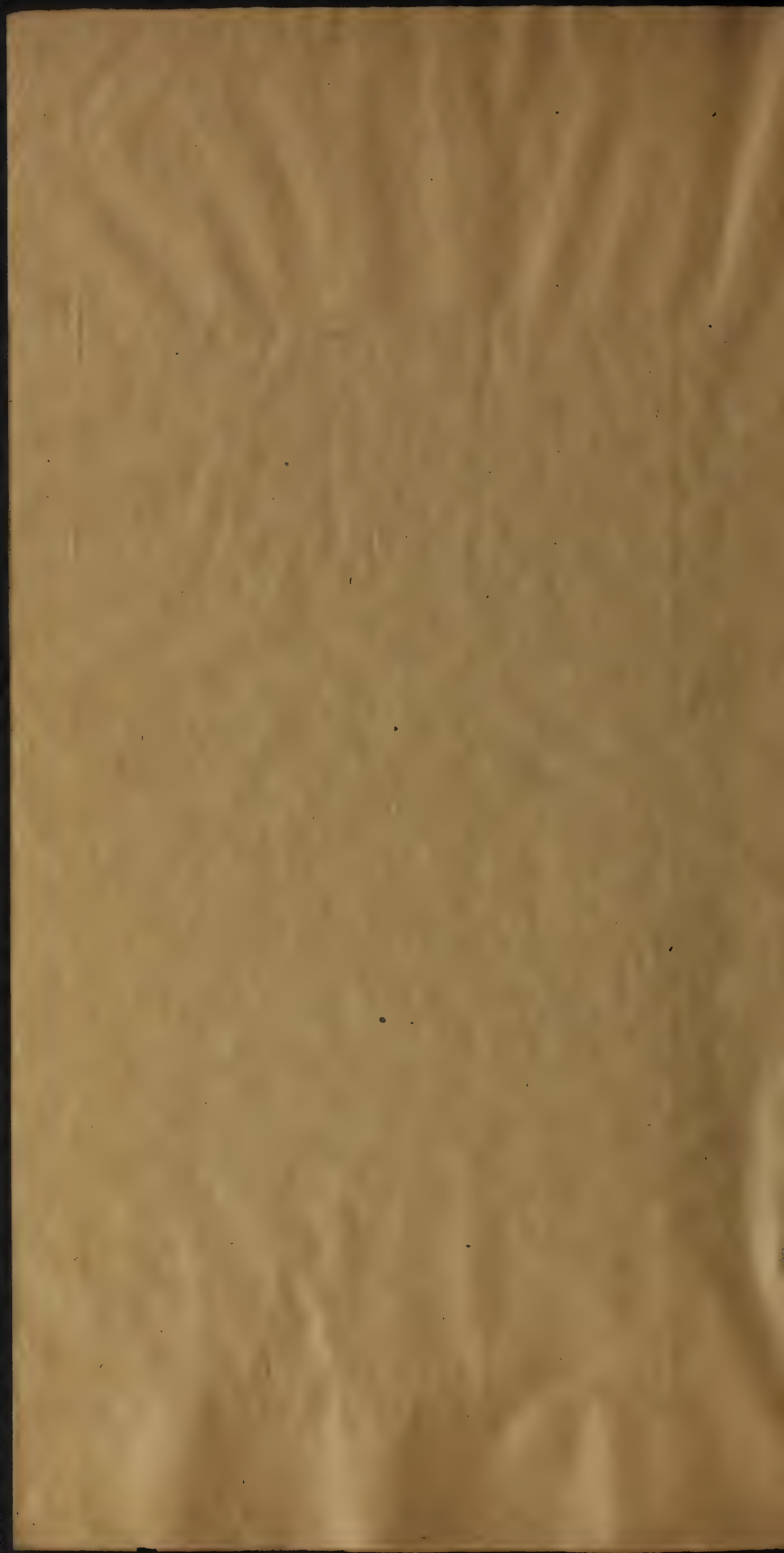
批上海機器局稟呈挖河運泥機器圖式

據稟並繪列外國挖河運泥機器數式致爲詳細但運泥之船與挖泥之桶均得緊相銜接必河面寬廣運用乃靈若河流稍窄之區已須向隄岸另立泥架而極泥架之量亦僅能送泥至二三十丈而止茲永定河中泓距隄往往在數里以外固非泥架力量所能及來稟擬用木路絞盤亦尙非省捷之法且永定河竟係於乾處興工並非於河中挖泥諸器似俱不合用船隻亦全不可行現購機器可暫存該局毋庸解送來津唯查圖說內有陸地挖泥堆於二邊作岸之語而未見繪有陸地挖泥機式該道等仍畱心物色如有此器及送土遠出靈捷之器再行

商奪可也

札委蔣道勘辦永定河南五工十七號漫溢

爲札委事案據永定河道李朝儀具稟永定河南五工十七號漫溢請參奏等情前來查河工漫口本部堂應卽親往工次查勘督辦惟現在天津查辦要件不克分身自應委員前往勘辦查該道熟諳工程堪以派往合行札委札到立卽遵照作速馳往會同永定河道查勘漫口情形迅速盤築裹頭一面嚴飭上游各廳汛加意修防毋致再有疏失並將來如何修堵約略估計隨時飛報查核此札



PL
2728
.A1
1876
v.114

曾文正公批牘卷五

江督署吏科

甯國府劉傳祺稟到任由

該守到任後歛邪皆可駐紮察屬員之賢否貴於周歷各處訪察精細能學騎馬減廉從則可徧歷屬境矣

蕪湖縣曾化南稟到任察看地方一切情形由

爲政首在愛民此時安撫災黎尤須心誠求之該令慈祥有餘尙宜從明字上加功積誠可以生明積勤亦可以生明雖不能遽挽時艱亦可徐培元氣也

涇縣饒家琦稟到任由



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該署令頗能從此著力案到卽辦是勤於治事也嚴禁需索是廉以持己也至除暴所以安良原不可稍存姑息如醫者攻治邪毒卽所以培養元氣但須察得細辦得真耳

廬江縣郭令稟到任接辦情形

目下開辦抵征自以查畝催科爲當務之急惟大兵之後民困未蘇亦須加意撫循不可稍涉苛擾該令以書生初歷仕途惟儉可以養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語者是做好官的祕訣卽是做好人的命脈臨別叮囑之言千萬勿忘

望江縣周甫文稟到任由

該縣頻遭兵災水災人民凋瘵宜加意撫綏隨事皆以愛民爲念該令初次做官未染官途氣習尤宜保守初心無論作至何等大官終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勵如天地之陽氣萬物賴之以發生否則凋枯矣如婦女之貞節眾人因之以敬重否則輕賤矣臨別叮囑之言千萬牢記勿忘

望江縣周甫文稟因公下鄉不及迎接由

近日地方官專講應酬不知民事爲何物凡省會衝要之缺有驛站之缺則朝夕疲於送迎虧空生於酒食一不周到則上司同僚交相責怨本部堂恨之戒之從不責州縣以辦差之事本年親赴金陵尚不令沿途辦差况眷屬耶該縣地當孔道以後

如此等酬應可省則省本部堂暨各上司決不以此見怪

丹陽縣張令稟白勵各情

好名之心賢者不免論語有疾沒世不稱之旨錢辛楣氏謂孟子讓千乘章亦是教人好名但不可專務虛名毫無實際該令服官三省閱歷已深果能好得切實之名卽不必盡去矜躁而已日新月益優入循吏之域矣勉之

委辦淮北督銷局王治覃稟謝保舉由

誠樸之質耐勞崇儉之素能始終守而不改將來必可爲蘇省循吏望時時以之自惕也

江藩司詳送許邦行甄別考試由

據詳許邦行濮嵩慶袁照期滿日期均悉查外省官員向無由
督撫考試之例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前明
及國初選官皆考一判今雖不考判而每月部選各官尙進
月官卷猶存考試遺意是考官乃吏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爲政
也本部堂前在安慶每月接見三員但令各書履歷數行觀其
字迹而已初不據此以定賢否查閱該司詳文內所敘初次部
咨僅稱詳加考核分別繁簡所謂考核者非考試也嗣經司中
議詳變通畱甯各員期滿章程始有漕憲考試字樣係屬不根
之論旋准部覆亦就外間咨文籠統言之遂有考試之說并道
府亦以考試分繁簡殊非政體本部堂覆加酌定嗣後一年期

滿各員應由該司出具考語詳請本部堂驗看分別繁簡奏咨辦理此次所詳三員內許邦行濮嵩慶兩員係科甲大挑及軍功勞績班次部中本無考試章程無須再議仰卽出具考語另詳核辦袁照一員係捐納班次該司詳內所引酌增常例詳加考試等語本部堂署內案卷不全無憑查核仰將捐例內考試一條鈔呈稟復到日再行批示核辦

江藩司詳袁照應否無庸考試由

捐納試用人員詳請考試既係外辦章程並非部頒定例嗣後江蘇應酌定省例科甲大挑及廩貢生員出身者均免考試其捐班及軍功勞績各班每遇甄別之際由司具詳請示略仿前

世身言書判之法如僅驗其身與言則接見晤語即可分別賢否無庸考試如須驗其書與判則或考楷書數百字或考判一道或由判而推廣考他文一道或由院親考或委司道監考均聽督撫逐案批示遵辦似此酌定省例可行可止於古法相類於近年各省考試之案亦不相觸背此次袁照一員無庸考試飭於十二日來轅察驗身言并仰錄批移知蘇皖江西三藩司仍報明撫部院查考

太平縣知縣蔣山稟接印任事日期由

該令等初到安慶時本思從容教誡培成循吏其後恩恩離皖此願未償昨在金陵相見未改讀書本色爲之一慰勤廉二字

係爲政之本平日必須於此二字認真體會俾案無片紙積畱之牘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自有一種卓然自立之象皖中自亂後新立規模凡州縣晉省出省皆可不花一錢又無攤捐節壽雜費若立志爲循吏初無窒礙之處望努力圖之并告諸同年無負我初心也

六安州劉牧稟擬秋閒晉省由

該員歷任各處政聲焯焯聞其稟請開缺深爲厪念現聞安慶講求吏治求才若渴該員若能復出莅事則惠澤及民而官場之風氣亦正望之望之

全椒縣鄭令稟履任由

本部堂好以勤廉二字勸勉僚屬勤則事無稽滯廉則威望自生該今年力極富器識英特亦須從此二字著手勤字之要公則詞訟宜一一親閱細訊速結私則公餘不廢讀書廉字之要宜先節用出者簡則入者自易於斟酌矣

阜甯縣張令稟到任後地方情形由

勤廉二字看似平淺實則獲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卽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愛戴卽襲取於偶然亦不可得矣欲講廉字須從儉字下工夫用人宜少官氣宜輕常如教官衙門規模所出旣少所入自可不苟欲講勤字須從清理詞訟下工夫當限定每日訊結幾起

作爲自己工課目下撫部院清查積獄嚴禁私押該縣果能結案則隱之可以造福顯之即可獲上矣切囑切囑

蘇松太應道稟請開缺回籍調疴由

據稟情詞懇摯出於至誠所論馭外之道轉不宜於久任亦有是理惟上海叢雜之區滬關腥臊之地該道歷年以平淡處之一洗塵氛於洋人交涉事件處處持正眾情帖服設立龍門書院廣聘名師崇尚正學亦足以潛移默化挽回濁俗至方言館著有成效輪船迅速告成猶爲餘事本部堂交卸在卽馬督部堂汲引正人尤須相助爲理不宜於新舊交替之時決然遠引也至於老親思鄉自屬人情惟浙東兵燹之後聞該道本籍蹂

躡尤甚若高年人歸而見之必更有愀然不樂者似不如迎養在署潔白奉親轉有合於古人養志之道仰該道精心一權衡之

海門同知張錦瑞稟懇恩施量移內地優缺由

據稟雖係實情惟江北州縣大半瘠苦卽向來著名之優缺近亦減色若無故撤一缺分較肥之員而調劑一人則物議必騰該牧權篆海門缺雖不佳尙可量入爲出力求撙節以免虧累若一經交卸更無調劑之法該牧之母旣已迎養在署仰卽安心侍奉盡力民事亦可怡悅親心不必因親病而辭官也

江督署戶科

安徽善後總局詳遵議畝捐章程擬請改辦抵徵由

既名曰抵徵則仍是畝捐辦法非徵正賦之辦法也畝捐之弊在局紳偏私抑勒欺寡吞弱飲食若流報銷含混丁漕之弊在書差浮收勒折徵多解少刁抗疲欠終歸無著今日迴籌軍餉欲暗行畝捐之實不得不先改畝捐之名欲急除畝捐之弊不得不參用釐卡之法此詳第一條首重查畝似可一面勘查一面開徵不必待查畢而後徵也第四條期以夏末秋初亦似稍遲宜於四月麥收後開徵第二條三條均屬可行此外當參用釐卡成法數條一曰用三聯票一報省一存縣一發給花戶票上卽注明抵某年丁漕正供字樣二曰發收數榜如坐賣釐卡

之法每月所收花戶銀錢榜示通衢三三定坐支限制不許局紳浮食浪費四曰派查徵委員專派外省外府公正委員查官紳辦理抵徵之弊頃首府陳守彙詳懷望潛太四縣稟復畝捐利弊一案多有可採茲鈔給閱看仰併入六條之中再行悉心集議詳奪

安徽善後總局詳覆遵議抵徵章程由

據詳議覆抵徵章程八條條理尙爲精密第一條查畝平時則有飛灑詭寄過割不清等弊兵燹之後所慮又不在此吾鄉有鄙諺云帽子底下尋人禾苗底下尋稅不必問其過割之已清與否但今日插禾之人卽爲今日應徵之戶則直截簡明矣至

何者已耕何者已荒何者田雖荒而戶未絕何者田荒戶絕逃亡無主須令局紳細查州縣覆勘庶已耕者不得意圖巧脫眞荒者亦不得一律勒收蘆課魚課及各項雜稅亦須於查畝之時查明舊章定數由官照舊徵收第二條四五兩月麥熟爲上忙八九十冬臘四月爲下忙正二三及六七等月均應歇局停收以息民力而節局費第三條局費限制前者畝捐之害卽由紳局中飽多一局多一糜費今以安慶一府概之懷桐太額田均在四十萬畝上下是爲大縣望潛宿額田均在三十萬畝以下是爲中縣小縣大縣不得過八局中縣小縣不得過六局每局每月坐支不得過一百三十串內總辦紳士二人應各給薪

水二十四千以養其廉此外幫辦暨書寫幾人夫役幾名紙筆油燭各費若干均聽總紳二人斟酌但不准踰百三十串之限第七條州縣辦公之費姑准於千串之內撥給五十串如繁簡懸殊礙難畫一俟試行數月再當續議第八條教佐薪水不宜過優應減爲每月三十千以昭公允餘均照所擬辦理往歲畝捐取民無制遞取遞加民皆疑懼此次初辦抵徵每畝每年徵錢四百須先出示曉諭各州縣四百之外不得重徵一文使民知有定限盡釋前疑庶幾輸將踴躍往歲畝捐設立紳局供餉應差皆由紳辦以致利權歸紳官受挾制此次改辦抵徵一切支應轉運之事皆由官辦局紳除查畝催徵之外餘事皆不與

聞仰卽通飭各府州縣遵照

署和州方牧翊元稟到任後辦理地方情形

地方新復之後善後事宜俱應悉心整理惟求治亦不可過急該署牧甫經抵任卽思百廢具舉政教並興事雖易言宜就所當務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讀書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實不副也耕牛無可發給種子准飭善後局撥穀酌發亦恐趕不及

廬江縣吳令燮和稟金牛白石山三釐局月收實數及縣

署月支款項由

據開呈清摺所入之款足敷供應惟衙署內用項仍嫌過多當

力求撙節只須用一半耳于清端陸清獻成法具在可師其意而行之居官以廉爲本非儉無以養廉也

和州方牧翊元稟履勘卑州四境被擾困苦情形

據稟並另單鈔件均悉修隄築圩是招集流亡勸民耕作之本宜不時親往監督出示自誓雖稍近於表襮然足以聳動斯民之視聽杜絕官親家丁之妄念願從此益加儆惕鞭解近裏無急於要譽也勉之

署松江府方守傳書稟蘇省賦重請減一案

蘇省賦則過重民困久矣數十年來紳戶則無歲不歎州縣則以熟作荒徒令小戶浮收數倍正供仍多缺額正值窮則必變

之際又遭兵燹非常之劫天祚聖朝金陵蘇常果能一律蕩平自當大減浮糧我朝深仁厚澤超邁前代利民之疏朝上施惠之詔夕下該署守所稟各情洵屬念切民瘼深識時務惟蘇松常鎮太五屬舊定糧額應如何分別酌減減去之額應另籌何款彌補本色折色應如何分別徵收漕折及運費每石錢數應如何酌中定價各項陋規及大戶小戶包戶名目應如何永遠禁革仰蘇糧道體察情形詳考得失密爲存記俟軍務粗定再行會疏具奏

署桐城縣薛令元啟稟擬查畝催徵八條

皖省去年改辦抵徵原以兵燹之後在官則糧冊間有不全在

民則契據或有遺失責成紳士設局清查原以查畝爲第一義
畝冊旣立則花戶復業之或多或少耕作之有收無收皆可按
冊稽考迺辦理經年旣不能如限埽數又未見一縣查清若再
令其接辦則年復一年終無了日且據稟稱紳董互相瞞漏瞻
徇情面更有以抵徵爲貿易者尙復成何事體准於該令所請
改弦更張任用書吏以期事有把握惟該令所擬八條有尙須
酌核者老冊旣經殘缺新冊毫不可靠卽清書之手冊亦未必
無弊如必一一驗契推收則無以處乎遺失契據之花戶逃亡
戶絕之荒田捏造假契之刁民應卽倣照江蘇松江府辦法發
給田單庶清查之權操之於上紳民無所用其把持其法先行

出示曉諭勒限呈報有契者驗契給單無契者取具田鄰戶族保結給單其借種逃亡之田者另給借種小單如限外查出無單之田勒令充公卽呈報未經插禾之荒田者有戶有單之荒田准其免徵無戶無單之荒田一律充公概以田單爲憑證以新老及清書手冊庶可收清查之實效至勒限稅契一節卻不可行稅契有例價有陋規官吏視爲奇貨民間視爲畏途不花一錢而清查田畝尙恐民之不來況示以稅契之名索錢之題誰肯前來乎所稱改由縣城設立總局准照所請辦理紳董與書吏同在一局諸事由縣官裁決可省無窮弊端惟據稟每錢千串內酌提各紳薪水查畝夫馬之資五十串櫃書清書紙筆

飯食以及造冊報銷各費五十串去歲舊章准各州縣於收錢一千串內撥給辦公錢五十串是否卽在此內未據切實聲明仰安徽布政司會同善後局迅速妥議通省辦理抵徵新章詳候核奪再抵徵完納錢文易銀批解去年每銀一兩作錢一千六百文今年錢價較貴如再仍舊辦理不特盈餘太多而州縣必將收錢不收穀前詳錢穀并收之議又恐視爲具文應一併核議詳奪再據該令稟稱縣城設立總局擇公正紳士駐局等語若於摺內首列之胡大新疊據該縣紳民聯名控告有案并非公正之人仰轉飭秉公遴選繳原稟清摺并鈔發又松江府丁守稟呈清糧章程十二條一併鈔給閱看參酌核議惟單費

一條必須嚴禁既收抵徵不准再索單費

和州方牧翊元稟請撥公款賑濟年老孤貧由

此項年老孤貧殊無公款可以撥賑該州紳董水火之餘亦未必可就地勸捐幼童多係鄰近各州縣之人應由該牧隨時遣散若飭令各州縣分養各屬又有何款可籌未便准行博施濟眾古聖所難茫茫浩劫徒滋永嘆而已

涇縣饒令家琦稟新理土匪譌索再醮婦人錢文及捉拏

逆匪各情

辦事之法不外準情酌理縱有疑難案件但於情理允當不妨早斷早結該縣心地惻怛治事耐勞惟稟牘太涉繁冗亦是一

以後當求簡明也

委辦金柱關釐務郭牧用中稟遵辦釐務情形

據稟併清摺均悉所擬章程均尙妥協卽照所擬辦理樽節坐
支約束巡丁已得辦釐要領而於查船一節不許勇丁厲聲惡
色尤足存商旅之體面合君子反求諸己之道該員初辦釐局
而講求利弊先顧公家精思實力將來必可整頓日有起色嘉
慰曷已

涇縣饒令家琦稟送發給賑米印領並禾苗被旱情形

生民荼毒不能不歸之劫運而補救在人地方官果勤政愛民
時時存恐懼修省之心亦足以召祥和而消災沴本部堂願與

僚屬共勉之也

徽州府劉守傳祺詳績邑周沛春欠繳票銀一案

此項銀兩係欠糧臺之票非欠徽州府署之票該守既未承辦張都堂徽防糧臺又未接辦本部堂徽防糧臺何以應索繳此項票銀糧臺報銷經本部堂奏免在前與該臺交涉之件無論已繳未繳概免追究又經本部堂批定在後該守必欲苦苦追索是何意見謂周沛春爲富戶耶則原稟稱城破時百物同歸於盡其父餓斃祁門同善堂施棺必非盡屬捏詞謂前後之糧臺軍務該守當一一代爲清查耶則李道長支之錢二千串銀三百餘兩該守亦應代爲付還恆源店利令智昏一至於此殊

乖所望仰一一明白稟覆

署池州府徐守本璿稟請壽款接濟難民由

本年賊竄江西惟建德最居衝要蹂躪尤深覽稟實爲心惻第
皖南各屬竄擾殆徧牛隻耕種靡有孑遺現當軍餉大絀之時
籌款施濟力實有所不給忝司兵柄無術補救喟然內慚而已
署徽州府劉守傳祺稟擬招墾荒田情形

歸佃歸祠歸官三者誠多流弊然立社置董亦與歸官無殊不
過改委員爲董事改充餉爲充公名異而實同仍不可行卽以
歙縣一邑而論已有三十二都之多誠如該守所擬每都舉派
董事三四人則一縣之董事必須百人派董太多則難必人皆

公正立社太多用費太濫則難必租盡歸公恐尙不能收開荒查畝之益而劣董武斷惡佃霸佔強主任意索租弱主不得管業百弊皆出而田土詞訟之案亦因之爭構不休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擾徒以供董事之中飽非良法也本部堂訪聞徽郡各屬不能歸業者雖多而絕產尙少只要皖南守局穩固賊不來官不擾一年之後百姓自然各歸其業各墾其田但不能求速效耳若能由官發給牛種趕備來歲春耕其效稍速而糧臺此時無其力量各州縣亦無能辦此事之官惟有愧歎而已至流亡歸業之民如有遺失田契者仰該守出示曉諭准其補契免其補稅又時時嚴查書役毋令需索此事倘能辦到則百姓

歸業亦易

署皖南張道鳳翥稟地方城隘各情形並請以勇丁試辦屯田由

據稟山內外地方城隘各情形均已閱悉屯田之法近者議者紛紛今春廷旨交議唐撫部院亦思於淮北試辦卒不果行其難蓋有二端一則皆係有主之田眼前雖荒不過畏賊畏兵不敢遽歸業耳非絕產也一經官軍屯種必啟爭端當安慶初復之時十室九空近乃無一無主之屋豈城居之民逃亡者易歸鄉居之民逃亡者皆絕乎無是理也一則兵勇習氣已深無樂於耕種勞苦本部堂前在祁門營次令兵勇種菜戲名之

曰屯圃何止三令五申卒至始勤終怠屯田較屯圃尤勞恐難辦到所擬應毋庸議

石埭縣蔣令世奇稟辦理牛種及地方情形

該邑凋殘至此聞之傷心除查拏游勇懲治訟棍之外一意與民休息卽所以撫字之也

蘇州劉藩司郇膏等會稟江蘇減漕預商兩詳稿

據稟送兩詳稿俱悉查原奏本係清減漕糧仰蒙 恩旨准

行已屬非常 曠典所有請五府州丁銀一體減去十分之二

之處斷不能如此瀆奏應毋庸議原奏本有常鎮額輕無庸議減之語嗣經部議常鎮之額雖輕於蘇松仍重於他省定爲常

鎮減十之一蘇松太減三之一既奉

俞允卽爲

恩出

自上今來詳稿中雖未明言常鎮不減而既云則之輕者無論何府州縣屬均無庸議減是常鎮已在輕則不減之列既顯違已降之

恩旨又大拂常鎮之人心此層亦無庸議此次係因亂後而減賦非因丈田而均賦自應一律普減不得因科則而分等級致胥吏高下其手本部堂昨於四月十九致覆一函所謂蘇松太不減五升以下之則常鎮不減三升以下之則細思仍屬不妥應將常鎮二府分案辦理無論重則輕則極輕次輕確遵

諭旨普減十分之一以慰民望至蘇松太五升以

下不減者本部堂亦係因該司道函稟遷就言之其實亦以普

減爲安仰稟商撫部院核定商奪

潁州府李守文森稟擬淮北善後事宜十條

據稟呈條議十則綱舉目張多可見諸施行該守到淮甫及
年餘於地方利弊言之歷歷足見隨處畱心銳於任事嘉慰無
已第一條雉河修城經費已由李軍門捐錢十萬緡無須另籌
鉅款就地添設釐卡事屬可行惟於不能開徵各州縣開辦麥
捐則斷斷不可按畝派捐本屬弊政又新立麥捐名目則將來
有爲稻捐豆捐之說者矣凡善後之事約有三端官紳賢經費
足籌給牛種而招徠之上也無賊匪之驚無吏胥之擾聽民自
生自息以徐俟元氣之復次也將興利民之舉而先多方以索

民之財創未醫而肉已剝斯爲下矣欲施善政須問其資財之所自來挹注彼此之間不可不辨第二條於府州縣添派委員分任善後之事府四人州縣二人各員原有分府之說州縣委員則不可限以名數皖省各屬近例有所謂幫辦者但見其害未覩其利如得賢員聽各牧令自行稟請原無不可不可定爲令甲動多窒礙第三條亳州州同應免裁撤新縣典史應另行添設張村鋪應添設巡檢一員候咨商撫部院察奪辦理惟將三河尖東西兩岸歸併一省則可不必天下之市鎮城汛分隸兩省三省者甚多改之不可勝改亦無益也本年正月奉旨交出袁侍講條陳請於亳州之雉河集宿州之臨渙集靈璧

之固鎮壽州之爐橋合肥之梁園阜陽東北之王市集正西之
銅陽城添設新縣各等因阜陽兩處究竟應否添設該守駐顧
耳目最近仰親往履勘查明申覆第四條不准帶兵員并干預
地方公事騷擾百姓候卽通行嚴飭惟帶兵各官文職多係道
府武職多係提鎮令歸府州縣節制調遣其勢斷不能行駐防
各營不時調動亦不能指定何營抵補何處額兵必俟一二年
後軍事大定始能次第整頓漸復綠營舊制本部堂於二月二
十七日將綠營額兵暫緩募補之故專摺覆奏茲鈔給閱看至
於文武兵民互相水火不特招募之營爲然卽經制之營亦未
始不然其軍民相安水乳交融者勇丁中亦往往而有禍亂未

平不能因噎而廢食舉一而廢百耳第五條清查田畝爲善後第一要務然頗難辦到逐畝丈量則費多而民擾亦無此不厭煩勞之官限期造冊則老冊已多散失新冊毫無可靠安慶各屬前年試辦抵徵本部堂三令五申兢兢以查畝爲務始而責成紳董繼而責成書吏至今毫無眉目亦迄無良法惟桐城薛令具稟驗契推收之法似有把握本部堂恐稅契一節小民疑畏因與之再三辨論以爲稅契斷不可行驗契卻不可少茲將原案鈔發一閱該守試以此法於潁郡參酌行之惟限期太促恐各屬潦草塞責不必限定秋前歲事也第六條暫畱阜毫以西暨太和境內各圩與第七條免究脅從不理尋仇控告之案

擄人子女占人田產指不退還者仍照甘心從逆論所議均極
允愜仰卽出示曉諭查照辦理第八條各州縣城倉衙獄及各
項公所自應次第修理然不宜操之太蹙或地方凋敝太甚一
二年內不能全行修復亦當諒之蓋各項經費皆取之於民非
取之於官也若參撤太嚴則官顧考成而百姓轉不免苛派之
累其有殷實好義自願認修公所者應如所擬給予獎敘免其
報銷第九條令各屬於開徵之後提銀采買穀麥存之常平倉
以備凶荒事屬可行地方元氣未復若捐復義社等倉則須聽
民自便不必亟亟以年內爲限第十條爲府縣佐貳各官籌加
津貼事屬可行惟每月或至六百千之多安得如許鉅款各軍

營官之薪水勇丁之口糧有欠至一年數月者幾於饔飧不繼
地方官安得獨爾優裕該守閱歷未廣視事太易亦履之而後
知其艱耳以上十條候行善後局司道通籌會議以期推行盡
善總之立法不如用人該守所見牧令佐貳各官及地方紳士
如有賢者可隨時密稟以備錄用則所裨尤大矣

督辦減賦局蘇州劉藩司郇膏會詳蘇松等五屬額徵錢
糧減成徵收請 奏由

原奏減漕已奉 恩旨准行另減錢糧之說似難再行瀆請
至常鎮漕糧與蘇松太萬難畫一之處本部堂兩次覆函言之
甚詳現擬遵照部文仍守前議常鎮二府無論重則輕則按照

十分之一一律普減絕不通融牽算亦不請減錢糧候咨商撫部院如意見兩歧本部堂卽當單銜具奏至蘇松太三屬減漕應否普律三分減一抑或分別輕則重則遞減之處候咨請撫部院卓見定奪此等大政巨僚各抒所見期於可久不妨反覆推詳眾說歧異也

安徽善後局馬藩司新貽等詳會議潁州府稟善後十條一案

據議各條均悉第五條內稱驗契恐先索費嗣後仍須稅契有一契兩稅之虞與其使官吏私索暗中病民不如有契呈稅明取之不爲苛等語所議不爲無見然刻下辦理係清田畝非查

稅契也當此民生彫瘵聞稅契之說民情不免畏疑民力亦恐未逮本部堂之意總欲將查畝與稅契分作兩事辦理不欲將稅契混入查畝條件之內該司等如有良策另行詳議否則卽照此詳試行餘均照所議辦理

涇縣饒令家琦稟周濟涇民情形

該令與張營官等勤卹涇民洵堪嘉慰前項米石既經減價平糶所存之錢仰卽趁此新穀價賤之時收買上等淨稻以備子種應如何酌量散給俟來春會同該邑勸農局稟明辦理小麥百餘石准卽於農局收斂時查明流亡初歸今年未經開墾之人酌量給領領畢之後仍會同勸農局稟明備查

安徽馬藩司新貽等會詳漕糧暫徵折色並酌定折價數
目由

據詳及冊摺閱悉皖漕暫徵折色揆度時勢自不得不出於此
其分別起解畱支暨司庫提存州縣餘資等款亦俱悉心斟酌
面面兼顧惟其中尙有更須商訂者每石解司二兩五錢除部
價一兩三錢而外司庫加提至一兩二錢之多指大如股爲數
過鉅實覺言之不順江西前定漕章除部價一兩三錢州縣餘
資及各衙門公費共四錢外僅提司庫銀二錢雖眾論嫌其太
少然行之二年官民亦尙相安湖北前定漕章除部價一兩三
錢及州縣餘資若干外其提存司道二庫者每石不滿八錢北

漕兌費四錢二分卽在其內此次皖章提存之款亦宜以八錢上下爲率憶咸豐二年部文漕米改折案內於正價一兩三錢之外別無所謂耗銀一錢三分者此摺所稱一正一耗係據咸豐初部文言之乎抑卽係詳中所陳新增加一耗米名耗上耗者乎舟中偶未檢查例案仰將此款源委詳晰稟復本部堂所謂八錢上下者一耗在其內兌費在其內修理衙署抵補攤捐及各衙門公費皆在其內合之部價一兩三錢總不得滿二兩二錢省城之取於州縣者稍減則州縣之取於民間者亦輕而每石提八錢有奇每年可得三十餘萬金公私儘敷分撥其目下未解北漕與將來起解北漕如何將提款分別勻撥之處應

候另詳到日再行商奪州縣餘資多者不得滿萬串少者三千串收成概以七分爲率當此大亂粗定上下均宜洗心滌慮崇儉尙廉州縣既有養廉又有驛站領款又有丁漕餘資又無陋規攤捐之費何至更患不足卽收成不及七分亦稍堪自給矣至清摺中酌定取民之數亦有宜商訂者如懷甯縣向收白四千三百文起今概定爲四千六百則反加三百矣桐城紳戶包戶向收四千二百今概定爲四千八百則反加六百矣紳戶包戶之名目可禁而向完之四千二百不可加也太湖縣定四千四百折色者較昔雖減而本色者較昔稍加銅陵建德東流等縣折色均減於其舊而本色反增於其舊當塗向收本色今概

改折色非爲數大減亦難強民以必從合肥定六千八百文無爲舒城廬江定七千文巢縣六安定七千二百文英山霍山定九千文均嫌其多今擬於司庫提存項下每石省銀三錢有奇州縣餘資項下每石省錢數百文不等則取之民間者每石可減錢七八百文倣照湖北之例極多者不過六千五百大例總在五千以內而民力紓矣仰再悉心核議開單稟商此等事不厭反復求詳本部堂亦不膠執已見也

金陵紳士陳棟等稟善後事宜十四條

據稟並清摺均悉十四條皆切要正大之務必須一一舉行惟諸事稍判難易辦理宜略分先後第二條采訪忠義第三條編

查保甲第五條檢埋骸骨第六條洗除賊字第七條禁革賊裝
第八條挑浚河井第九條整理橋道第十一條招復緞業第十
三條清理田畝第十四條清查公產此皆刻不可緩應於一月
之內逐條舉辦至第一條建修學宮神廟應俟明年再行興工
第四條禁佔房屋本部堂於七條告示中曾略舉其大端俟遣
撤各勇稍有頭緒再當剴切曉諭并派委員逐案清釐務使兵
民相安無強佔紛爭之弊第十條修復書院義塾亦不能全數
盡復當酌擇一二處待明年延師開課第十二條重修城垣在
諸務以此爲極難目前只能將各處地洞有水侵入者先行堵
塞俟經費寬裕再當大興工作已塌者全行清基另修未坍者

酌量挑土築塞至諸務繁興宜另設辦公之所第二第三兩條本部堂在安慶時曾設有忠義局保甲局今來江甯自應照舊開設其禁佔房屋一條卽可歸於保甲局辦理此外如第五第八第九等三條亦宜另設一局名曰清理街道局第十三十四兩條亦宜另設一局名曰清查田產局仰該紳等公舉廉正紳董入此四局幫同委員認真經理如各賢紳尙未回籍仰該紳等一面函招一面舉出由本部堂劄調俟到籍後入局襄事務期百廢具舉萬象昭蘇未盡事宜隨後陸續籌議至第十條修建書院亦俟另籌專款與第一第十二等三條參差興工別開一局名曰營造工程局統俟他日續議可也

句容縣文生朱昌燾稟擬善後事宜條陳

據稟及條陳均悉第一條先修聖廟自是振興文教之道第

二條令各州縣公建官署州縣皆取之民耳當茲民生彫敝且

無以自蔽風雨更何能代建官署倘令州縣分派民間斂錢建

各憲衙署其患何可勝言第三條與第七條皆招集流亡而重

在典商商賈惟利是視有利則不勸而亦歸無利雖招之亦不

至此當聽其自然第四條清畝之法以民之逐丈爲初丈官之

抽丈爲覆丈候卽飭局采擇行之第五條編查保甲最爲目前

急務本部堂仍定設立五局曰編查保甲曰清理街道曰清查

田產曰采訪忠義曰營造工程一切辦法昨已於紳士陳棟孫

文川等批稟內略舉其要該生所陳亦均在其中矣仰善後局
采取要語分別歸入五局辦理

休甯縣監生胡應元稟休邑糧差買卯各弊

據稟休邑糧差買卯各弊本部堂詳加訪問確有其事此等蠹
書故智大亂之後地方官尚不竭力革除豈天已悔禍而人心
猶未厭亂耶皖南被禍最酷流亡最慘丁漕一項其中絕戶不
能完納者自屬不少該縣知縣果能畱心民瘼正項認真清理
剔除絕戶以絕積弊乃假手吏胥飛糧買卯百弊叢生殊不可
解候劄飭皖南道督同徽州府確切根究立提該縣糧差從嚴
懲辦並於皖南各屬一律出示曉諭嚴禁買卯諸弊以紓民困

至所請造冊丈量之處並仰安徽布政司會同皖南道釐定章程詳請核奪

署安徽何藩司璟等會詳議覆荒產續還業主及安置難民由

查朱侍御原奏大致有三一曰業主領田寬定限期一曰稽查逆產不令牽誣一曰詭充業主嚴行查辦合之呂侍御所奏安置難民一節應一併覆奏者共有四端該司等所議八條悉心酌核尙有未盡妥協者應再詳加討論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一定荒田入官之章程一定荒田招墾之辦法一定荒田領回之限期所議尙屬周匝惟名爲荒田總有業主斷不可註明入

官字樣此等名目最宜審慎本部堂去年刊發皖南墾荒章程
內第五條載業主佃戶并無人者由局查明報縣立案一面募
人佃種聲明業主何人倘日後回鄉仍將原田歸還此項荒田
只可目以歸局經理之名至招佃墾種不論土著流寓均准具
結領種事屬可行惟荒田與逆產不能相提並論逆產者田已
充公而由官召佃也荒田者田本有主而暫時歸局募佃也務
須剖析分明以免牽混其業主領田之限期自同治四年起予
以兩年正限一年餘限分別有契無契准其領回執業所議原
屬妥協惟三年之後始歸本籍實有印契呈驗者應仍准其領
回其無契者遲至三年之後如議不准再認以示區別第二條

清查逆產此事最易擾累所擬飭令各州縣查明著名叛逆及
叛逆之父母祖孫兄弟共有田產若干造冊查考等語將來借
端勒索流弊百出所有皖北逆產如實係著名之張落刑苗沛
霖等飭各州縣於奉文後查明限三月一箇月通稟經督撫批
准者始作爲逆產入官其未經批准者無論前此有犯何案後
此查有何據應卽奏明一概免其查追以廣聖朝寬大之恩
而省閭閻無窮之累第五條嚴查冒佔各弊第六條籌給耕牛
籽種第七條領墾荒田分別繳租第八條安插降眾難民所議
詳妥均可照辦總之立法不如任人凡條目所不能詳者全在
臨時權衡衷諸至當仰卽責成該管道府督同州縣隨時稟商

妥辦不必另派道府大員以節經費仍錄批報明撫部院會核具奏

金壇縣王令其淦稟現辦地方情形

該邑被害極爲慘酷亟宜加意拊循所陳應辦各事第一條開墾荒田自係招集流亡第一要義惟查畝最易滋弊墾荒亦難集貲若令鄰佃繳價認墾環金壇數百里內大抵田多人少恐無挾貲越境認墾之人且將來業主歸來作何歸償不可不預爲議及本部堂去年刊發皖省墾荒章程發去一冊試參酌行之第二條建考棚能否借撥鎮屬釐捐應候撫部院批造示遵行第四條書院試院存公款項四千串文固不能指爲守城公

用惟遭亂以後各郡縣存典生息公項何處不同歸於盡若必責令清繳殊失事理之平此項公款能否繳償應察看該典商現在貧富情形秉公辦理不必全數押繳以昭平允其餘各條均屬可行該令名父之子起家薦辟初膺民社自必急於求治惟兵燹之後欲求百廢俱興卽須多方籌款籌款之道動多弊端惟分別緩急次第舉行則集事較易也

金陵善後總局詳清查田畝章程

據詳清查田畝章程尙屬妥協均准照所擬辦理其中有應商酌之處如第一條上元偏於東北而分南北中三路則所謂南路者疑侵江甯地界江甯偏於西南而分東西中三路則所謂

西路者疑指江北言之所謂東路者又疑侵上元地界名實不符則言之不順不若上元分三才爲天字路地字路人字路江甯分三光爲日字路月字路星字路或稱天字某段某區地字某段某圖卽寫木牌布旗亦易於辨識也各路查清乃令孫賈等紳復勘必至日久茫無頭緒此事係州縣第一要務縣令豈可全不能聞應責成兩縣督同局董經理每旬下鄉兩次仿阜陽尹令刊章限兩箇月查清第四條沿江柴洲坍漲無定卽或開墾爲田所種不過雜糧旣完蘆課旣不能再令完糧且此次設局係清查田畝荒熟並非辦理陞科事宜應仍以查畝爲本不必計及加賦節外生枝第五條寺院之田果有契串或鄰里

周知而該僧眾又有力耕種者均應飭令領回不必概行歸公其無契可以充公者必須查出何寺原業考之省府縣志各立專案彙齊奏明撥充某處公用蓋金陵僧寺之盛其來已久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也此時草草入官他年必且構訟不休至清丈之法安徽阜陽尹令所刊魚鱗圖冊式大可仿照茲特查出發給閱看仰卽刪改刊刻轉飭該董等遵照開局並劄上江兩縣一體遵行

泰興縣譚令泰來稟卑境難民日眾經費無出請撥鄰封分養由

收養難民原屬卹鄰善政但上年金陵克復南岸肅清各難民

有籍可歸其流寓江北者自應分別資送回籍據稟鄰近各邑均於上年夏閒撤局獨該縣仍畱栖流一所無怪各難民紛紛來投既經畱養自宜妥籌接濟乃藉案罰捐公然形諸稟牘是該縣以收養難民爲名爲因事罰捐之計恐罰捐銀錢未必盡爲難民之用也斷不可行仰江甯布政司嚴行申飭並飭查明現在難民共有若干其有家可歸者卽令妥爲資送回籍其老幼廢疾者應令該縣另行籌濟不必久畱不得再開罰捐之端至囑

督辦常鎮勸農局高守梯稟招墾荒田情形

常鎮墾荒章程已准撫部院鈔咨與本部堂所刊皖省開墾章

程略有異同固由因地制宜亦議皖中經費太少故及民者甚礙也此事雖係勸農局專責亦必須地方官實力講求會商妥辦江南吏治廢弛各牧令於民事漠不關心尙係未經兵燹以前之陋習該守向來血性任事不避嫌怨仰卽隨時體察如地方官玩視農政仰卽密稟本部堂以便懲一儆百大亂之後不能不以務農爲第一要務也

批江蘇候補知府禹守志漣稟江甯縣各鎮繳還稻七千四百石以作牛種之用

據稟 爵撫部院甫克金陵卽發營米八千石以卹上江兩邑災黎該守前在江甯縣任內督率紳董經放經收按數歸款辦

理亦屬得法惟援引開墾章程及請將來建立社倉四處之說未盡妥善查亂後遺民水火餘生嗷嗷待哺所領官物不忍悉數追還故皖省開墾章程牛本減二成分三年還今該守稟稱七千四百石稻除砂子岡外盡數催齊恐有不實不盡現已飭諭王令逐處履勘體察情形分別給予牛本耔種務將此項及本部堂本年籌撥之款盡數散入農民之家以爲力耕之用據王令稟稱民情踴躍本年能墾荒田約十萬畝則江邑牛種明年一放一收便可酌量停止此項米石爲款甚鉅應趁此地方初復田價甚賤置買公田若干將來作何義舉之用俟飭傳通邑紳董公議具稟核奪所請建立社倉之處應俟另有他款再

行籌撥

江甯萬藩司啟琛等稟縷陳善後局前後報銷由

嗣後按月造報則眉目易清應省之處亦可隨時裁減凡治大事以員少爲妙少則薪資較省有專責而無推諉少則必擇才足了事者而劣員不得濫竽其閒少則各項頭緒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至叢雜遺忘多則反是總之爲事擇人則心公而事舉爲人謀事則心私而事廢該局冗員稍多以後大小事件須各有專責一一吹竽則漸有起色矣

金陵善後局詳遵議朱御史及丁道等條議善後事宜各

件由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該局具詳保甲章程內有一條駐城兵勇若告假養病及有眷口寄居民房者應照平民一例編入牌內等語是無論在營出營但住民房卽應編入保甲牌內矣此詳中在營則爲勇出營則爲民以下四行新議章程似前此勇住民房並未編入牌甲者且其文氣似並未見過去年保甲章程者殊不可解該局自定之章此條旣未照辦則其餘九條亦必均未照辦宜物論之紛紛也去年勇夫八萬裁遣業近七萬目下僅存勇丁八千夫二十餘月內必可全裁來詳僅稱裁去其半何咫尺而毫無聞見若是城內門釐本爲七屬牛種之用月收無幾應卽出示停辦自五月初一日不復抽收房屋一事新

舊轆轤不清主客難免爭執本部堂就該司道等所擬略加刪改共畱八條其葺費一條不必議及聽兩縣及保甲局臨時酌斷可也仰該局刊本頒發各甲其保甲巡夜一事已於縣丞馬瀛稟內批示割局遵辦城門稽查事宜該司道等卽隨時督飭各委員認真經理可也

代理常州府高守梯稟請定郡守經費可否核准 奏立

定章由

郡守有表率之責果能革除陋規另籌辦公經費整飭官方莫善於此現在安慶江甯二府係照此法辦理而各屬未能盡然者以經常之費實不易籌也至於奏立定章則可不必凡奏定

之普律章程人皆視爲分內固有之款不肖者又於分內需索陋規雍正五年初立養廉新章之始固亦永禁額外之需索豈知今日郡守處處不敷辦公哉祇好擇地擇人酌立暫章而已

丹陽縣張令保衡稟蒞任後辦理地方情形

該令到任未久能於地方諸務一一講求具見盡心民事所稱不忍以百姓之膏脂爲書差之魚肉尤爲法言常存此心則閭閻造福無窮矣發去勸誡淺語二本時用觀覽以資儆惕

常鎮勸農局陳守鼐等稟籌辦各縣墾荒情形

據稟各縣墾荒事宜因地制宜條理明晰而不失之煩明年當飭江甯暨皖南各屬仿照行之

安徽何藩司環會詳會議鳳陽縣徵收丁地章程請示由
鳳陽縣錢糧每兩向徵錢一千六百文今議改收銀兩每兩定
以一兩三錢二分按照時價一四合錢一千八百四十八文已
暗中增加錢二百四十八文設或銀價高昂尙不止此聞道光
年間該縣令有以賠累過重欲改錢爲銀只收一正一耗其火
工解費由縣貼補並不取自民間議論經年民不能從仍作罷
論今兵燹之後原與從前情形不同但事關加價該處民風刁
悍必須上下交孚方爲妥善仰卽轉飭鳳陽府縣傳集公正紳
耆妥籌定議詳覆飭遵

遇缺先選縣丞馬瀛稟擬金陵善後事宜六條

據稟及條陳均悉其說多有可采文氣亦條鬯不支而現時尙未能徧及如第一條募游民以廣耕種係指城北等處之近地而言果能廣植早穀或竹木花果使野無曠土民有餘財豈不甚善但目前設勸農局實苦經費難籌今年江甯七屬先經措發牛種銀二萬一千兩復又加發銀五千餘兩上元江甯兩縣則增上年發穀萬餘石在官已不遺餘力在民尙未墾田十分之一二耳擬俟明年籌款再辦然亦未必能全行墾種若如土地盡闢邑無游民殆非三五年功夫不可也第二條畜蠶桑以資紡織畜蠶之法首重藝桑金陵淪陷十二年無山不童無木不薙何有於桑且此間居民向來畜養蠶桑者甚少近處惟溧

陽宜興等邑地尚宜桑首郡七縣向不產絲想土性不宜種植
與第三條敦風俗以黜浮華此說甚是本部堂亦夙持此論咸
豐十年曾經出示勸諭官紳力禁奢靡以消災劫迄今尚乏成
效當由本部堂與各地方官不能以身率先之故若再行出示
亦屬虛文也未必果有裨益第四條理財用以通商賈商賈之
流通在於人煙輻輳政無煩苛不在銀色之高下現在七屬尚
未開徵民無應納之賦官無應解之銀公私所需全賴外來款
項如糧臺軍餉由兩淮批解者則係鹽鐵由兩湖批解者半係
荆沙豈能強之使一所請開鑪鎔鑄毫無庸議第五條分庶務
以課官司最識大體金陵初復百廢待興理應事宜躬親本部

堂尙愧不能盡力盡心恭使紀綱已立寮屬多才當一如該員所陳以免務小遺大之弊第六條禁夜行以弭盜賊早經飭令保甲局實力奉行其各街巷口新設之木柵二更後下鎖天明始開更夫專司啟開委員分段巡查均如該員所議辦理候將原摺鈔發善後局司道公同閱看酌量舉行

金匱縣俞令明厚稟現在辦公大概情形

清糧招墾二事誠爲必不可緩惟須籌辦得宜否則適滋訟累毫無實際勤廉二字爲立身之根本亦卽居官之要義勤則以熟習而生明廉則以無瑕而生威譽望自日隆矣

廣德州楊牧玉輝稟擬立招墾荒田安撫主客各條

該牧承辦客民墾荒事宜本部堂前批飭令速將已墾之田通查一過編出某號昔係何姓之業今尚未歸某號昔係何姓之業今已逃亡無主某號不知何姓之業一一登記印簿一面妥議章程並將來業主出來或歸田價或償籽本客民繳價應定數目若干業主認田應定年限若干業經告誡詳備茲閱所議章程十八條中言設局者四言變價者六言稅契者一多屬答非所問惟第十以後四條稍稍議及亦未將歸田價償籽本等事議一定數而僅引朱御史減價久荒次荒六字圖言之獨至變價充公言之不已又長言之是本部堂所重者在及時清查客民已墾之田除將來主客相爭之患該牧所亟者在收原

業之稅契而動用荒田之變價用意迥不相合此案爲該州極重大切要之件將來造福釀禍皆基於今日該牧何漫不經心若此至於各鄉紳重未必人人公正只可令其清查田畝不必令其具結出保若因戶口流亡契串無據不可無取保之人卽須於開辦之初嚴定冒認之罪將來查出有冒認者連坐保人以免賄賣之弊該州被害雖深人民究未盡絕卽據該州前次所稟亦尙存四千餘戶十里八里之中豈無一處兩處原業已墾之田而客民一聚千百一連數里竊恐原業已歸方謀牛種而客民於將耕未耕之際爭先奪之或原業人住東鄉而田在西鄉客民初以爲無主已墾而不復相讓土著之勢方孤客民

之勢方眾強取強求皆情事所必有前批所以飭該牧先查荒地也祇須將客民所墾之荒地清查一通有主各業自然水落石出何必定俟有主各業領照投稅之後方可逐細清查耶第六條云令兩湖暨本省江北客紳在西鄉要路各設一局是西鄉已有三局後又於各鄉城內添設五局已嫌太多而第八條又云凡所來墾民係何省人應歸何省客紳約束遇有不肖滋事卽由局董自行驅逐似又與總局不相聞問紛紜淆亂全不得此事之要領候卽日另派委員前往該州會同查辦

江甯梅藩司啟照詳酌減清河等七州縣折漕價銀請

奏由

清河等七州縣所收漕價照淮揚通等屬七年減定之例每石減去三錢作爲二兩一錢徵收固足稍蘇民困惟銀價昂貴州縣遵奉新章不准浮收未免有墊賠之苦必須將銀價每年漲落之數逐年奏明出示按時價徵收而於每石額收之外倣照蘇屬之例酌加公費若干乃足蘇官之困茲僅議及坐支二錢津貼州縣全案猶未定妥又清河等七州縣久不買米起運卽係永交折價之局其淮揚通等屬尙係運解本色僅有二成折價則一兩四錢之數亦不足爲定案應倣照蘇屬之例每年奏定米價除按價徵收外酌加公費若干乃可垂之永久仰再補詳併案具 奏

江甯梅藩司啟照詳甯屬各州縣徵收錢糧銀價翔貴請予加收由

據詳實屬各州縣錢糧請從同治十年下忙起按照原定收價每兩加錢百文八十文不等日後銀價如有長落收價亦可隨時增減與蘇屬新章大同小異而與七年定章不甚相背面面兼顧斟酌亦具苦心應卽如清摺所議辦理惟甯屬缺分多苦而所定收數尙不及蘇屬之多州縣無力賠貼恐尙不可行之久遠而七年所定之章甫逾二年卽行增加恐百姓亦不免抗違之患且蘇屬通行一律而甯屬之章參差不齊亦未足爲定案所請應否彙奏之處似可不必遽奏候咨商撫部院核奪

江督署禮科

衡山縣歲貢曠學熊稟捐修南嶽神廟暫收銀錢數目請
准吉期興工由

該紳等奉委修建嶽廟既經擇定七月十四日興工應如所擬
辦理工程浩大需費甚繁本部堂捐銀五百兩俟彭部堂捐款
解到卽行併解仍候咨行同鄉文武大員量力捐助以濟要工
其監修此項工程候咨請南撫部院專委賢員督同衡山縣令
教佐各官暨該紳等實力經修無須本部堂隔省委員也至所
請之符州同陳貢生羅監生等均准如稟辦理另單上封寺僧
人捏名募捐等事應俟南撫部院委員到山之日會同衡山縣

查明稟辦無論何處捐項均需歸於一局一簿彙總經收彙總開支庶免重捐侵蝕等弊

甯國縣稟卑邑書院籌捐興修歸紳董貢生董作霖等經理由

振興文教亦善後中之要務該縣兵燹之後經費難籌議於出水竹木山貨中酌量攤捐亦不得已之舉但千錢抽收五十文於出者已覺其多而於書院仍未必有濟經手紳董是否可靠仰甯國府一面密查稟復一面由該縣督同各董先行興辦

鎮江府稟請頒給吉公祠匾額由

吉公祠現已垂成仰將發去匾額鈎摹懸掛以彰忠烈至本部

堂捐助百金已發交江甯府涂守覓便寄潤該郡曾否續得甘霖並卽隨時稟報此閒望澤甚殷久禱無應位高德薄上千天和累及斯民憂愧無已

桐城縣稟卑邑丁卯科舉人進京會試期迫懇請籌給川資由

查同治三年甲子科鄉試係因大亂初平改期舉辦各士子倉猝赴京爲時甚迫多有不及整理行裝是以本部堂飭令善後局另行籌款每名給發銀三十兩作爲旗匾袍帽盤費等款以助公車之費係屬格外從優厥後戶部議駁不准報銷不能援以爲例本年鄉試係按期舉行與甲子科情形不同所請殊難

准行惟由司例給之款本年能否照發仰安徽布政司查明籌議具覆飭遵昨見邸鈔浙撫部院奏請每舉人發銀十兩已奉旨交戶部議奏如其議准江南卽先行發銀後再援案一奏可也

安臬司呈太平縣學稟蔣令各款撤任訊辦由

太平教官所稟蔣令各款如果屬實自應撤任查辦惟其中最要者不過苛徵浮勒徑責生員二條何以並無紳民具控獨由該教諭等稟揭恐有挾嫌別情希圖撤任以快私怨昨邳州丞典教官武營會稟揭參邳州徐牧直至離任查辦又稱毫無實據此案恐與邳州一案相類如應撤任兩學必須同撤不可稍

有偏徇

蘇松太道稟廟捐等項教民不值捐輸請示由

查按畝派捐卽與加賦無異前據江陰縣詳請隨漕帶收錢文
作爲修建 文廟之用當經明晰批飭蘇藩司飭縣停辦並飭
通行各屬如有議定隨漕帶收經費以及別項名色仿照畝捐
租捐者概行嚴飭停止在案茲核所稟蘇常各屬仍有按畝派
捐修建 文廟之事均藉稱松屬辦過章程究竟蘇常各屬現
在按田派捐者共有幾處松屬章程定於何時現在有無派捐
之處仰卽由道查明限半月內稟覆一面移會蘇藩司一體嚴
飭押令卽日停止倘敢故違卽行撤任查辦以甦民困而懲藐

抗至教民趨向不同不准列入庠序亦不准其預考誠屬名正言順將來設有齟齬如果藉不捐文廟爲詞駁斥則必有臨時情願捐錢若干以求應試者又將以何詞斥之殊欠斟酌自漢唐以來卽有釋道兩教欲求明周孔之道以勝之必有裕於口舌科條之外者天主教亦略與釋道相近正未可鹵莽以求逞也

江都縣詳營弁毛可法等稟詹鎮抗不檢帳一案請示由此案毛可法等所控原未可盡信第查府縣前詳錄敘詹鎮咨請告示文內聲稱本翼長捐助養廉並勸統下頭二三四起忠勇新勇各營官弁勇丁量力捐助將火星廟宇修葺重新添建

忠義祠奉祀本營陣亡傷亡各官弁勇仍於江北浦六儀揚各處置買田畝所收麥秋兩季除提充香火及僧人食用外餘存之資以備卹賞及老邁無依官弁勇丁衣食之需等語是當日公捐置產確有其事但浦六儀揚之田歲收若干提充香火食用外餘存備卹賞等事之用若干非清算不能剖明本部堂前批令自行清結原冀其自息訟端該鎮執而不悟以致毛可法等曉瀆控永無結期仰候飭提兩造人證來省另委大員監同核算或公或私本部堂親爲剖斷庶幾葛藤永清物議自息

蘇松太道稟籌設上海普育事宜並改經費請示由

據稟并另單均悉上海普育堂之設該道竭力經營支持三年

之久樂善不倦用心可嘉惟此等乃鄉里好善者之所爲非爲政之大體衣食分人曹劌指爲小惠乘輿濟人孟子謂非政要近世儒者王船山於社倉義倉等事皆反覆譏議乍見似駭聽聞深思乃有至理本部堂雖不敢議及古法而於以感應陰陽等編爲立教之首以育嬰卹嫠等事爲立政之本則未敢以爲然也所請將垃圾局經費錢五百千文改作普育堂經費准每月照撥一半以資接濟該道與局董籌出經久之法則善矣

遊擊毛可法等稟控詹鎮啟綸由

詹鎮廣有田產人所共知自不僅爾等所控之業但須分別某田爲公項所置某田爲詹鎮私產方昭公允爾等毫無分曉所

呈出單不惟多與詹鎮田契不符卽查江都縣卷各佃戶所供亦與出單互異究竟憑何指控此案起衅本因方長久向詹鎮借貸不遂以至串同毛可法復經毛可法勾同王品裕等挾制索詐方長久毛可法二人自連鎮出降跟隨詹鎮歷保今職並各置有產業試問皆從何處得來爾等向爲詹鎮腹心逢迎長惡無所不至詹營賬目皆由爾等經手始則助虐營私繼則背本訐上純是濫棍行徑淮揚士民無不切齒衣冠中斷不容有此敗類本部堂平日亦不以詹鎮爲然獨於此案則痛恨方毛二人轉覺詹鎮尙可恕原矣已將該候補知州方長久候補游擊毛可法 奏參革職刑訊仰司道飭縣將方長久毛可法收

押一面嚴刑審訊王品裕等倘執迷不悟定案時一併參處不貸

江甯李藩司等稟監算毛可法等控詹鎮一案請結由

此案業經本部堂提訊將毛可法方長久二名分別枷責至詹鎮在場帶兵廣置田產以致人言藉藉應將該鎮呈出坐落江都儀徵境內之田近二千畝酌提一半歸於揚州府城創立育嬰堂以服士庶之心該鎮馳驅勦賊屢立戰績准其在揚安居立業以副聖朝寬待將士之意黃守貴李興順二員卽遞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仰候一併奏明結案并分別咨行查照
文童熊首傑稟請賞川資扶櫬回籍由

該童之父熊慶瀾久在軍營堅忍耐勞本有循吏之志而不得一試以展素抱殊堪憫念在局身故既係無力扶輓回籍應准給洋貳百元以資濟用仰卽查收妥速護送回籍

句容等縣會稟上江二縣墊用院試經費可否仍由善後

局籌款給領請示由

查院試經費向係由縣籌解並不另撥款項現在各該縣等權辦抵徵僅提辦公津貼與從前情事稍有不同據稟該縣等均係署事人員僅支半廉照舊攤捐院試經費力有未逮尙係實情究應如何酌辦仰江甯布政司確核妥議詳覆察奪至甯屬各州縣苦缺居多所有院試經費應如何籌款津貼一併妥議

商辦可也

蘇松太道稟送戰國策去毒十部由

戰國策十部收到此書素未得見今得刊布三魚堂著述又添一種流傳人間足以慰講求正學者仰止之心

顧承堉等稟叩示服制由

查定例庶子爲所生母爲嫡母均係斬衰三年顧承熙旣係顧宜壽之妾邱氏所生邱氏卽係承熙生母邱氏病故顧承熙自應遵例持服三年該舉人等所稱歐陽條奏並未纂例遵行其餘所引各條亦不合於禮制應卽趕緊飭令顧承熙補報丁憂請開廩缺以符定制不得飾詞瀆陳致干匿喪之罪

江浦縣孀婦顧丁氏稟叩示服制求免罪名由

已於顧承堦等詞內批示矣至所引爲人後者各條皆爲出嗣伯叔父者言之於庶母所生之子無涉何得妄行援引速令爾子呈報開缺姑寬前罪可也

釐金捐局稟奉撥儀徵學宮木價銀兩應在何款項下撥

解由

查儀徵修建學宮款項無著前經該縣紳士晏卞兩中丞等公呈請在儀徵境內之沙漫洲泗源溝兩卡酌撥釐金作爲學宮經費經本部堂批准酌撥一成行知該局在案此項木價六千兩旣在湖北督銷局兌發應在沙漫洲泗源溝兩處各撥一成

項下合撥解軍需局以遴鄂局兌款仰分別移行知照

祝咸熙等稟爭繼由

查閱來稟內以祝懷璧承繼祝崔氏爲嗣多有未便又云本擬直陳實干大典等語嘗卽飭發江甯府將祝咸熙等逐一訊供所稟各層有何證據茲據蒯守錄供稟呈祝咸熙等俱供并無實在證據惟祝懷璧之妻縊死時其母到家吵鬧說是祝懷璧與崔氏有曖昧不明的事既有此節則祝毓秀尙有四子聽憑崔氏另擇一子承繼既可遠嫌以服族眾之心而崔氏亦尙可擇所愛而立不至甚拂其意案經批府飭縣訊斷仰潁州府速飭該縣集訊斷詳

惜陰肄業生何延慶等稟請另增一課試以史事論辨等

文由

惜陰書院每月官課一次係屬定章不須另行加增據請添試古文足見該生等力求樸學抗希前哲惟於風簷寸晷之中恐難盡其所長應准嗣後每課增作古文一篇每次領卷二本其一賦一詩仍須扃試本日交卷其餘古文古詩經解雜藝准攜卷回家限三日交卷以示體卹其有於扃試之日全交者聽仰江甯府卽轉飭遵照辦理

泰州監生劉書雲稟生子求榮未遂反遭辱沒先人羅等劣迹案件呈電由

此案現據泰州具詳業經批飭確訪耆老再行定案茲核所呈專與該州所詳爲難純是訟師筆狀是欲求考而先犯眾忌求合而愈離矣惟所鈔呈王海信函及羅星緯等劣迹案據殊有關係仰泰州再行確查當堂暨調閱王生原信并查秦壩監掣衙門有無在壩充役證據稟復核奪

阜甯縣詳人文日盛請賜會奏定立中學取進由

查各屬文武學額向係按照地方錢糧科定該縣所轄地方係由山鹽兩縣分撥其學額亦按照分撥之錢糧爲定據稱該縣加賦已多詳請另立中學及選拔增廩貢各額並請將原撥山鹽二縣學額歸還學額可撥還而田地錢糧不能一併撥還亦

與定例不符且所援福建等省加額各案皆係由原定之額酌量加增並非舍原額而另立專學能否仿照辦理仰江甯布政司確切查明妥議詳覆察奪

蘇州湖南會館修造委員李新燕等稟木捐項下應分撥若干請示由

湖南會館木捐現在尙未勸辦應俟將來捐有成數甯館分撥七成蘇館分撥三成以資接濟惟兩處均嫌數少不足濟事尙須另籌良法也

府上江三學生員陳以莊等稟請賞給貧士度歲銀兩由據稟自係實情惟兵燹以後貧苦寒士所在多有卽就省城而

論亦不止該生等十四人也金陵文物之邦各老輩安貧守約風骨峻嶒曾不乏人若以度歲無資輒有干請不但例所本無兼難徧及該生等身列士林於鄉先達愛惜廉恥之道亦不符合所稟殊難准行

江督署兵科

署甯國府黎守福疇稟周國凱藉柩譌索由

原任湖北提督周天培靈柩查獲頃准江軍門來咨卽行給發護照交江軍門派弁護送回籍茲革員周國凱並不守候護照僅憑一溜單任意譌索將靈柩擡入公堂殊出情理之外昨據鮑軍門呈送克復青石保案已將周國凱開復原官應卽撤去

保舉以示懲儆周國凱素不安分並非周軍門之子應不准其護送周軍門靈柩由該府派人搭船送至安慶交江軍門親自護送回蜀周國凱倘敢逞凶肆鬧卽行嚴拏治罪

署淮運司許如駿詳鹽捕營添募兵丁差緝由

來詳敘明地方營汛得規包庇夥同興販其害最深鹽捕營之與地方汛兵蓋亦名異實同一經添募始則請領月餉繼則請發軍械請配巡船請給賞號於公事不但無益而且有損所請斷不准行仰卽嚴飭該都司卽日撤停毋得妄生希冀

豫勝營記名總兵袁興旺稟回籍養病由

該將於軍務稍平之時見幾而作志趣可嘉惟居鄉以謹慎爲

本尚須好善忘勢安分務農俾里黨中盡消凌競之風庶足保令名而全末路也

蕪湖縣曾令化南稟懇邀免應付霆軍馬草由

據稟已悉仰仍會同高淳當塗等縣設法購辦隨時稟請鮑軍門由營酌量給價天下滔滔何處非滿目瘡痍轉瞬春草發生霆軍移師他勦該縣供應亦漸少矣

安藩司詳淮河添設水師月餉擬抽鹽釐以供支用由

查長淮添設水師安撫部院創立此議未便以經費難籌徒致紛紛道謀無成本部堂酌定應於龜山立參將一營正陽關立參將一營五河立游擊一營按照長江水師之例估計每歲約

需官兵俸餉養廉樅費等項銀八萬兩有奇軍務未竣釐務未停以前應由淮河釐卡供支一半由五河正陽鹽釐供支一半將來軍事大定釐金停撤則全由淮北鹽課項下供支至原擬另設划船分巡一節淮河水勢夏漲冬涸若划船專於冬春巡查支河汊港而於舳板隨時撥兵駕駛則可若於長龍舳板之外另立划船名目則不可是船廠或添划船之費而毋庸另添划船之額兵也惟目下淮河上下游本部堂及皖撫部院均有礮船在內船數不下二三百號較之將來經制水師應設之船多至三四倍捻氛尙熾未可多裁目下之水勇遽立經制之水兵仰該司等會議詳覆後今年先行會奏定案明年再行興

辦尚不爲遲

淮揚歐陽鎮利見稟親老多病懇請代奏開缺由

據稟情詞懇摯悃誠流溢該鎮平日淡於榮利厚於本原本部堂亦至諒而深許之惟目前清淮防剿雖鬆而淮揚係特設之鎮數年來專辦防剿於本鎮陸營各事均未整頓該鎮心地既正條理亦密趁此無事之時將本領員弁實力教誡兵丁實力操演使由工改操之營一變向來懈弛之習爲清淮成一重鎮爲國家做一番事業方是顯親揚名之正理該鎮之父曾經迎養到淮目前東南軍務已平仍可扁舟東下就養衙齋則公私兼盡不必汲汲求退也

署六安營參將徐士衡稟新復額兵督率訓練由

現當整飭營伍之際自應勤加訓練以期整飭戎行考察弁兵必須於技藝人材操守緝捕四者認真查核該將亦宜以勤廉二字自勵身正乃能正人也

泗州稟復盱眙各鹽棧陋規情形

此項陋規既係始自同治元年縣城甫復兵餉無出之時尚非多年舊規現在兵餉略裕正值整頓鹽務之時曾都司於到任後並不收受並將勾串索擾之營兵及武生姚秉安等分別送縣責懲戒飭辦事尙屬認真候將該都司請示之稟補行批發略加獎借並飭將此項規費永遠革除以卹商情

署泗州營都司曾毓衢稟盱眙各鹽棧向有例規錢文歸
營辦公請示由

文武衙門本以革除陋規爲是該都司具稟請示毫無掩飾立志甚屬可嘉本部堂以各處情形不同無憑懸斷當經札飭泗州鍾牧詳細稟復茲據該牧所稟各情與該都司所稟相符且稱該都司到任後不收陋規人人悅服並有懲辦營兵索擾之事綠營各員弁若使皆能自愛若此積習可以一變本部堂向來訓誡屬吏總以勤廉二字爲本該都司不收陋規卽是廉字之本約束弁兵卽是勤字之本從此擴而充之將來無論升擢何官但須常存此心便可稱職無愧矣此項鹽棧津貼錢文鍾

牧稟內並稱近來生意甚微仰卽永遠革除以卹商情

蘇藩司詳議添造艇船並巡洋緝捕章程由

據詳已悉該司道等所議各條尙屬周妥批答如左

第一條狼福崇淞四營現在其祇艇船十四號斷不敷用所擬先造十號由蘇省身釐局淞滬捐釐局各撥銀一萬兩爲造船之費應如所議辦理本部堂同治四年臘底奏長江水師第二十六條內本議及狼山等鎮應添造紅單拖罟大船數號正與此次之議相合候咨彭部堂黃軍門於所屬之吳城船廠蕪湖船廠分手釘造仍由丁藩司擇粵東之熟於船務者舉薦一二入分赴兩廠幫同照料長江水師章程發去刊本二冊以備查

閱

第二條輪船會哨一節長江水師章程第二十六條內亦有添造輪船分布狼山崇明之義現在未能造船除天平輪船須協同威甯密解送餉械僅能於兩月之中巡哨一次外其鐵皮海生二船應均調歸上海專作崇明吳淞巡哨之用艇船有輪船會哨輪船果勤奮出力艇船亦必相觀而善爲輪船稽查艇船之議不肖者固多扶同徇隱卽賢者亦難破除情面專事攻訐斷無寔際應無庸議至應道兼管機器局究竟新造輪船後批先買瀛鑪但裝船壳事可行否船果何時可成仰卽單銜稟復第三條巡船易地稽查立法最善所擬報單亦頗周密然奉行

不力不過如文武考試之互結綠營之循環簿地方衙門之晴雨冊久則奉行故事全無實際目下試行一二年始准照所議辦理

第四條師船按時考驗應如所議每屆冬季由蘇松太道常鎮通海道調集海口分別考核此外不拘何時每歲請長江提督按照狼福崇明考察一次江蘇提督按照考察一次

第五條管帶艇船員弁如不出洋巡哨一經察出應卽撤參其一船拏獲或二船三船應如所議分別全賞半賞或賞三分之一以昭公允至拏獲無主盜贓總須解交地方官驗收估變後於定案時聲明宜賞銀若干兩不必以盜犯認劫次數按次賞

銀凡立法過於纖細則必不能行矣

第六條地方官盜案處分定例甚嚴果能照例辦理何常不知倣畏乃積習相沿一遇四參處分便設法求調巧爲趨避其中亦有官聲素好上司欲爲保全不肖以一案去一好官因而輾轉遷就處分幾同虛設今欲整頓巡洋事宜但就地方官原定處分不肖通融即使例止降畱究已有礙於升轉若再加重定議則外海內洋本非陸路州縣所能致力不必更張至水師疏防處分長江章程第二十二條內第言由提督專案參辦並未詳載參之輕重限之遲速該司等議及文職而不言武職尤爲疏略所有狼福崇吳四營疏防處分仰該司道參酌外海內洋

定例及長江章程另行議詳核奪

常鎮蔡道世俊稟復職員吳楚山控淮關巡役詐擾遵批
查明情形

塗家溝王家港邵伯鎮等處既非淮關例應設巡地方卽未便
任聽丁役越境滋擾候咨會淮關監督將丁役分別撤回以安
商旅至另單稟黃花菜八十件罰銀至四百兩不免苦累並候
咨會淮關將經手罰款之人查收職名以憑參辦如係丁役亦
應嚴懲嗣後遇有罰款分別持平辦理免致影射需索

山陽縣姚令德彰稟浙軍等歸伍請飭封船濟用由

該兵勇分起歸伍應令由陸路行走何必封許多船向來湘淮

各軍經過之處均無辦差之說與前此金陵大營向帥和帥所部兵勇所過水陸伺應兵差者迥別浙軍李道需索差船決非浙撫部院之意仰卽傳知遵照仍錄批報明

漕部堂撫部院

查照

蘇松太道應寶時等稟會議暫行雇船捕盜章程由

本部堂月內親赴上海吳淞一帶巡閱形勢巡洋章程不久當可定議目下洋面不靖又值海運北上之時自應先其所急暫求緝捕之法如所議第一條雇募廣艇八隻權應急需應卽照辦其雇船之數曾與丁撫部院往返函商想該道亦聞之矣第三條各船勇數多寡暫照所擬雇募配用應俟檄行李軍門仿照福建李軍門成謀之例親赴洋面巡緝聞閩洋近極安靖皆

李軍門去歲親巡之效也各船哨弁卽由李軍門及蘇狼福三鎮自行揀派每船派一可靠之員親帶出洋則責成效專而條款可簡其水勇口糧照長江水師章程第十二條每名每日酌加二分其哨弁薪水當如何酌加應請李軍門查核定擬第四條各船七日在吳淞口外會哨一次事屬可行惟提鎮親自出巡則會哨之期應由李軍門及三鎮隨時酌派自不必呈報日期至今管輪船之委員稟揭艇船則斷不可行輪船未必果賢員艇船未必皆不肖也第五條明定賞罰與第八條本屬一事應俟李軍門出巡一次之後再行定議其餘第二條每日以兩艇出巡兩艇住口以均勞逸第六條本境汛弁一體巡防第七

條月給每船油燭等費第九條寬給軍械均准照行未盡事宜歸入經久章程案內定擬可也

李軍門稟巡察內洋大概情形並擬移駐松江由

內洋既經細勘再用天平輪船將外洋詳細察看全局瞭然一切規畫布置便可具得貴軍門擬駐紮松江係屬舊制應准暫駐該郡免致與上海洋人朝夕交涉或滋事端寶山距上海六十里南達吳淞黃浦西通長江最爲扼要之地請貴軍門自往勘查將來可建衙永遠駐紮否本部堂亦當派員察看以憑核辦

李軍門咨巡歷外洋回滬會議派巡各條並代三鎮請給

薪水由

此次貴軍門與狼福蘇三鎮出洋履勘形勢甚屬精細卽所議各條亦尙妥協茲批答如左第一條三鎮與吳淞營於內洋各分汛地各派船隻以專責成逢五則與本營會哨逢十則與別營會哨立法已極周密均如所議辦理惟吳淞係蘇松鎮所轄之營不應與該鎮平列將來永遠章程必須酌改至各營合用船隻四十號刻下現有之船僅止二十三號應照上海道續議第一條先行添雇民船十七隻備用候咨行船廠再釘八團舳板等船三十號陸續更換外洋浩渺數千里不能盡分汛地卽以現有之廣艇八號常泊於十墩分起出巡每月於吳淞口外

會同內洋各船操演兩次候丁中丞所借大廣船到滬卽與八船歸併一處巡緝將來外洋船隻應否再添抑或卽以十船爲額應請貴軍門酌定見復輪船遲速本不與艇船同論目下輪船尙少祇可以艇巡各船爲主而輪船協巡協捕將來輪船果多再行酌核改議貴軍門出洋亦坐艇巡等船與三鎮及將弁同甘共苦可也第二條外洋艇船既有統率名目卽無輪流換統之理八艇應專歸貴軍門統率貴軍門自巡一次又咨飭三鎮各巡一次三鎮中才長者多巡幾次才短者少巡聽貴軍門酌核咨委一面咨報督撫備查第三條官弁巡查外洋酌加薪水未經得缺之副將等官卽照來單所定薪水之數發給其實

缺人員有廉俸可領者不在此例至艇勇口糧長江水師定章有舵工管艙槳手等名目口分自三兩六錢至二兩七錢不等前次滕鎮等所報募勇用數亦分等差不能一律現在所擬統於三兩六錢以外酌加三分事屬可行惟是否應分等差須再詳議核定第四條獲盜賞格卽如所擬辦理惟賞銀若干兩仍希指定確數具復核奪至失事處分應參酌中樞政考及兵部新議之長江處分候咨商丁部院定議會核第五條約束勇丁照長江章程第二十一條辦理先立不可犯者三事登岸居住吸食洋煙者官則革職兵則革糧犯賭者嚴辦餘則酌量輕重懲儆第六條寬備軍火第七條官勇捕盜傷亡宜給予卹賞第

八條糧臺宜暫設上海均照所擬辦理惟旗幟號衣仍照舊例各營量給公費不宜由糧臺製辦至應道等續議之第二條各船薪糧等項目前應仍由關庫及滬局分撥俟議外海經久章程或酌裁綠營於司庫撥發另行定議前經面訂經久章程由丁撫部院親自定稿茲貴軍門有此議章再參以司道所議之章儘可作爲底本候咨請撫部院刪潤定議會核具奏

江南提督李稟福建巡洋事宜并送船式圖

巡洋艇船仍用江蘇外海水師第幾號字樣編列不必別立營名計已接到前批矣李軍門函閱過所言船式口糧營弁三事有可以資採擇者候照錄一分咨送丁撫部院擬議章程時足

資參酌并候咨商福建撫

督撫

院暨李軍門將拖督面夾板底之船

派員管帶一號來江以憑照式打造可也

李軍門稟請代奏開缺回籍並卸署福山鄭鎮請酌給

薪水由

本年整頓外海水師貴軍門督率將弁親歷出洋不辭艱苦足
爲各鎮將表率現值更換新章之際太湖水師勇丁須陸續裁
撤改作經制水兵其舊制之內河外海水師須以有船爲主無
船之官無船之兵亦須酌量裁汰庶幾名實相符目下頭緒極
繁若更易生手必致絲棼難理日內與馬督部院面商意見相
同應請貴軍門力疾從公共維大局未可遽萌退志至鄭鎮雲

祥畱辦洋務應准月給薪水銀一百兩以資津貼候飭蘇松太應道按月給領

皖南潘鎮稟請飭前署劉鎮啟發移交親兵由

查劉鎮尚未具稟銷假其病勢頗深必須久爲調理現當巡緝緊要所有劉鎮原帶親兵弁委應卽移交該鎮接帶以資差巡仰候照行劉鎮遵照並咨明安撫部院查考

漢陽許鎮稟抵署察看各汛情形

長江水師係創始之營又係各營勇丁改爲經制水師與地方文武各官均格格不相入本部堂初定章程惟恐流弊滋多招人訾議數年來時加訪問大半不愜人意而於兩湖爲尤甚近

則不待訪問而言者愈眾其弊端之顯著者縱容弁兵索取過往船隻燈油錢等項又以拏賭博爲名遇民船之有骨碑者有字牌者拏得索取錢文始准釋放又或借拏私錢拏私鹽爲名譌索銀錢又或擅受詞訟坐堂審訊刑責紳民買備食物勒給官價日間全不操演夜間全不巡查以致長江常出劫案聲名狼籍其致病之原則在遇事科派錢文總兵取之營官則有議定年規章程致送三節兩壽開銷雜款營官取之哨官哨官取之額兵則有扣去公項雜費捐項送禮等銀每季或扣一二十兩多者扣至七八十兩皆弁兵本分應得之款弁兵之心中眼中惟錢財看得分明若鎮將勒派錢文此處扣一分彼處減一

錢層層剝削則弁兵受害不淺不特心含怨怒且百事皆懶做矣故鎮將貪者滿營皆有廢弛之氣廉者滿營皆有振興之象貪者部下常有仇恨之心廉者部下常有佩服之意銀錢只有此數上愈寬則下愈窘上不苟取分文則下皆畏而愛之本部堂平日教人總以廉字爲立身之本長江水師定章自提鎮以下領款無不從優專爲嚴禁浮費而設該鎮先從廉字做起每季發餉總不可扣弁兵分文而約束弁兵則以勤字爲本刻刻教督是曰口勤處處查察是曰腳勤事事體恤是曰心勤有此三端自能與弁兵聯絡一氣平日嚴課之功日必操演夜必巡查沿江竊盜之事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地方官紳交相推重豈

非快事至於與人交際之道則以敬字爲主切不可仍畱軍營脫略模樣此雖末節亦易惹人笑話該鎮與岳州彭鎮均爲彭宮保識拔之人到任數年聲名日減不特從前戰功盡棄並且有累彭宮保知人之明試問於心安否本部堂殷殷誥誡無非欲爲該鎮保全令名此批並錄與彭鎮一看從此互相砥礪實力奉行勤廉二字而待人接物常存敬畏之心行之既久天下自有公論斷不是是非倒置若再自護前非湔染積習人言可畏本部堂亦不能曲爲寬貸也

漢陽許鎮朝琳稟復整頓營規由

本閣部堂上次所批各節無非爲保全該鎮起見近聞燈油錢

業已查禁此亦奉行之一端其漁船編號索費一事亦極爲人所怨應卽趕緊嚴禁尤須持以定力常常稽查不可日久生懈其餘各弊均須切實禁革斷不可以一復了事營哨各官中如查出實在劣迹卽可據實密稟切勿姑息

記名提督顏海仙稟懇收錄差使由

目下人浮於事無差可派該員舊日苦戰備歷艱險本部堂亦極不能忘無如軍務久平諸務日簡遂難於位置也

安藩司詳長淮水師補議添支各項可否照淮鹽釐兩項能否添撥由

查狼山鎮不在長江水師之列一切支項因有督巡內外洋之

責是以較陸營總兵稍增壽春鎮則不管洋面應照陸營總兵之例新設長淮水師雖歸兼轄不過就近節制所請增議各款祇宜從簡約處酌擬不得盡用長江之例至所增經費淮河釐卡能否添撥應候安撫部院酌核批示其五河正陽兩鹽卡安撫部院月分四成若添撥一二千金卽在四成之內撥發應無不敷仰卽另行妥籌核議詳復以憑酌辦至各營如何劃分汛界管轄巡防暨此外尚有未盡事宜應如何變通辦理並卽由司會鎮分別定議次第詳辦

儘先遊擊蔣雲曜稟免騎射人員可否核定如何輪列由各省武營補缺大抵多係有缺人員循資升補江蘇按月考試

乃有以屢列優等而補缺者此係破格之舉在他省則雖未受傷而亦未必能補一缺也缺少而員多本部堂亦實難於位置豈見曾經立功受傷之人而全不體恤哉所稟礙難允行

記名提督李文益稟請附 奏畱用由

查該提督係奉

特旨發往雲南差遣委用之員雲南係軍

務省分江南並無軍務未便 奏畱如其輕奏恐干嚴詰

漳州孫鎮開華稟報任事並統帶省標八營精兵由

據稟已悉仰卽認真訓練以耐勞潔已二事自勵勤則有爲廉則有守久之自爲上下及同僚所共信矣

江督署刑科

安慶府稟請銷太湖縣李萬喬控案並請通飭各屬凡有
以未克復時倚賊搶奪等詞控告者一概立案不行由
此案准卽銷結候飭太湖縣知照并候通飭各屬前此未克復
時倚賊搶奪之事一概不究

都司朱家鼎稟控潘廷成糾匪兇搶財命兩害懇恩嚴究
由

壽州失守已閱兩年當時搶劫焚殺各案止能坐罪於苗沛霖
一人豈能一一指名各興私訟耶該員前年署理壽春右營都
司奉委看守東門不能於壽城被陷時殉難尙靦然以搶案具
稟實屬不知大義所請嚴究潘廷成之處應不准行

批銅沛豐三縣士民馬鳳池等呈詞

查此案現准漕部堂鈔摺咨會佔種沛地之畝匪經官兵剿逐業將新團一圩一律平毀其舊墾湖荒之東民現具有甘結保狀不敢別滋事端於九月初一日覆奏在案茲該民人等控稱新團本係由舊團分撥且攻寨劫殺實唐團起意糾合成此巨案其首領唐守忠異常奸狡招納亡命非但居民受害並敢抗拒官軍查該匪等罪案極多愍不畏法前此尋仇構釁習爲故常今巨案已發仍復肆毒鄉閭實堪痛恨本應痛加勦洗姑念甫在漕轅具結約限三箇月再行察看如始終怙惡不悛殘害善良仰三縣士民再來控告本部堂必發兵數千前往勦辦決

不稍存姑息也

徐州鎮稟勦辦新團奮匪及回防日期由

昨據三縣紳耆公稟新團係由舊團分撥此案攻案劫殺本自唐團起意首領唐守忠奸狡兇暴罪狀尤多原應一律勦洗僅勦新團不足以服土人之心而懲奮匪之惡姑念甫在漕轅具結暫限三箇月由貴鎮隨時察看如果怙惡不悛卽密呈本部堂發兵勦辦不可稍事姑息

金陵善後總局稟遵議保甲章程開摺請示由

據稟及清摺并悉均如所擬辦理總局候另刻關防札發門牌則概用江甯府印紳董准月給錢十二千甲長月給三千保甲

系民間自清自衛之法給予餼資本非古義姑念亂後子黎困苦實常借此以賙卹之書識月給六兩可也

寶應捐職從九史捷書稟父天佑被殺等情

此案史天佑夤夜被殺身受刃傷至十餘處之多查閱屍格所斷右手二指揣其情形自係頭面被刃時以手遮護致被欣落迴非一傷致命口不能喊者可比僕婦龔高氏住房僅隔一牆竟謂一無所聞殊屬可疑統閱全卷更有可疑者數端史天佑於元年閏八月二十二日夜間被人殺死前署寶應縣姚令於九月初一日堂訊史鳳書據供史雲書與史天佑有仇雲書偕僱工馬貴約同鳳書將史天佑殺死史鳳書既有此供卽應追

問所稱雲書與史天佑有仇者究係何仇是否頓起殺心抑係先經謀定是夜至史天佑家是否推門逕入抑係有人預匿在內開門放進是否殺死史天佑後再取分書抑係偷竊分書史天佑驚醒登時用刀砍死兇刀係何式樣現藏何處分書現在何人手內一一盤詰如果史鳳書等並非正兇自能察出破綻倘竟一一確鑿供認日後斷不能全行翻供何以九月初一日縣堂供詞寥寥數語全未根究此可疑者一也九月初一日史鳳書供認謀殺情事初二日卽行翻供查初一日所供謀殺史天佑係史雲書起意則史雲書爲此案要證卽使史鳳書翻供總應傳到史雲書後再行確訊何以九月十一日史雲書並未

傳到又將史鳳書嚴訊復經供認如前忽認忽翻情節支離此可疑者二也史雲書與史鳳書均係死者胞姪據史鳳書馬貴二人初供均稱雲書動手用刀砍死如果史鳳書馬貴實係誑供何以該兩人一傳卽到獨史雲書避匿許久直至史吉氏史培軒赴漕轅翻控之後又遲至十一月初三日始行到案似有心虛逃匿情事此可疑者三也史培軒赴訴漕轅呈內明稱九月二十五日始在伊家將馬貴扭去何以鈔呈卷內有九月十一日馬貴在縣堂供認同殺情事似該從九史捷書所控抽換縣卷未始無因抑史捷書所鈔各供未足憑信耶此可疑者四也史鳳書所穿馬褂如果真是行兇時沾染血迹及至赴縣質

訊仍穿此馬褂自取敗露雖愚亦不至此惟既據差役劉文稱有斑點究竟是否血痕自應確切辨認存案備查何以遽行發還致令屍子史捷書指爲故意滅迹此可疑者五也其餘種種疑竇不可枚舉總之此案緊要關鍵史鳳書馬貴初次所認謀殺情事如係姚令嚴刑逼招耶此等情節重大案件豈可任意刑求如並未十分刑訊而卽行供認耶何以任令全行翻供而不敢再問况案懸兩年之久前後審訊數十堂之多至今一無著落原問官姚令斷不能置身事外仰布政司飭令前署寶應縣姚令迅速晉省聽候本部堂當面詳細詢問并飭揚州府將此案全卷調齊逐一檢點鈐印固封派員齎送查閱再行確切

究辦至案內要證史鳳書馬貴史雲書仰寶應縣卽行看管聽候覆訊鈔案存

咨商吳漕帥沛縣畬匪攻破劉家寨一案

爲咨商事爲照畬匪攻破劉家寨一案經貴部堂派兵勦辦於九月初一日奏明新團一律平毀舊團出具甘保各結不敢再滋事端嗣經劉際昌在都察院呈控奉 旨飭查又經貴部

堂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查明覆奏在案現據沛縣士民張諤亭等銅豐兩縣士民時善長等先後呈控畬匪肆惡不悛焚殺擄掠慘毒更甚并鈔粘控案二十餘件核其日期自九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月二十一日止均係在貴部堂九月初一日奏結之

後是畜匪殘害善良並未悛改顯然可見本部堂察核案情現在所辦情節不能折服銅沛士民之心者略有數端畜匪攻破劉家寨殺傷至八十餘人之多六月十一日沛縣許令初次具稟但稱團內出來畜匪五千餘人並未分別新團舊團可見劫殺之事不必盡屬新團迨姚鎮等前往勦辦不知何以專勦新團含糊了事其不能服銅沛各民之心者一也匪徒起事必有爲首主使之人此次攻破劉家寨沛民指定唐守中主使雖未可盡信然旣非唐守中自必另有渠魁果能拏獲盡法懲治亦足以服沛民之心乃勦辦新團拏獲畜匪並未確切根究輒以交出侯圩之侯殿和塞責其不能服銅沛各民之心者二也唐

守中爲開墾湖田之首卽非鈐制一切其爲各團信從聽其指揮可以概見其子唐錫齡捐納縣丞在淮候補自應遠嫌自避絕不與聞湖田之事乃疊據銅沛士民呈控稱其入團查辦以被控之人查本案之事安得不變亂黑白毫無是非又所控劣員孟廣書張景賢等未聞懲究一二其不能服銅沛各民之心者三也畝匪旣墾湖田又侵佔民田縱橫盤踞其勢燄不可嚮邇大致東民富而徐民貧東民強而徐民弱以東民之富強歷年以來官吏受其賄通土人遭其魚肉寢尋日久釀成巨患本年六月以前未經發兵或者猶存畏忌及至發兵之後草率了案必更肆無忌憚莫敢誰何其不能服銅沛各民之心者四也

此案前於九月間三縣來控本部堂批以約限三月如果怙惡不悛三縣再來控告卽行發兵勦辦茲該民等果來再控惟係貴部堂三次具奏之案本部堂未便以銅沛士民懇告之詞遽行勦辦舊團用特縷晰咨商素稔貴部堂愛民如子江北士民感戴已非一日湖田之事譬猶門內之子弟遭外來之強暴全賴尊長力爲保護務希再加詳察卽將前次在貴轅具結之人指名傳到責令將九月以後沛縣各庄被劫之案何人主使何人行劫按數交出從嚴究辦以平銅沛豐三縣士民之心一面清查湖田必將侵佔民地悉數退還雖於辦理匪徒已屬從寬而於保護良民差可無害案關重大相應咨商爲此合咨貴部

堂請煩查照施行

批沛縣士民張諤亭等呈

畜匪怙惡不悛殊可痛恨惟漕督部堂已於九月初一日奏結旋有沛縣童生劉際昌赴京呈訴經都察院奏奉諭旨交

漕部堂撫部院派員查辦漕部堂復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查明覆奏均稱東民尚爲安分此時未便遽爾派兵勦辦本部堂已將該民等受苦各情縷晰咨商漕部堂詳察核辦當可主持公道爲該民等一紓積怨也

批銅沛豐魚等縣士民劉貫三等呈詞

湖團良莠不齊通捻之說亦非無因此次唐守忠父子在袁家

廟殉難業經本部堂派委地方官勘驗屬實其團亦被賊攻破受禍甚慘現已批准具奏請卹天下無父子死事而仍目爲叛逆之理亦無合團自行發火之理本部堂本欲將湖團認真查辦應籌良法今觀該士民等公稟一味刁橫人心不平如此兵劫殆尙無已時可憂也姑傳劉貫三王秉鳳蕭朝光侯殿選蕭名山王麟川於十九日質訊

候補知縣宋祖駿稟察看鄆鉅一帶情形

資遣湖團不爲東人所願夫人而知之該員所稟情形祇泛論非查看也本部堂所謂查勘者須訪親族是否有人田業是否尙有一二鄆鉅是否別有空地村落是否繁庶縱不能一一指

出亦當得其大端如該員所論乃局外懸揣之談非實事求是之道也現已咨請吳部堂派員再勘本部堂并非堅執已見志在必遣者不過欲權衡實情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耳

湖團董事前青城縣教諭王孚等稟回籍失業懇准安業等情

該團民因被水災遷徙來徐所懇固多係湖荒之地亦不免侵佔有主之業而又恃強侮慢土著以至與銅沛民仇深禍結本部堂心焉憫之前議驅逐莠團并資遣良團歸東係爲爾等去危就安永免後患起見既據稟稱原籍並無田產安土重遷自係實在情形本部堂亦不强以所難惟該處王刁兩團平昔窩

匪搶劫劣迹昭彰王長振一名尤屬著名積匪罪在不赦本年九月擒匪竄徐據生擒各賊所供均稱王團勾通賊匪前來而銅沛民人紛紛呈控大略相同又查該逆屯踞刁團十餘日事後派府縣察看情形牆屋器具完好如故并無焚掠其爲甘心從逆與王團厥罪維均不特本部堂暗訪明查洞悉情僞卽爾等良團聞王團刁團之聲名狼籍恐被連累亦豈不疑之惡之此等不法頑民卽使悉數駢誅亦屬咎所應得姑念該二團人數甚多不忍玉石俱焚除將王長振暨助逆兇黨卽日嚴拏正法用昭炯戒外應將王刁兩團丁壯老幼男婦勒限正月十五日以前全行撤歸本籍不准一名逗畱卽由該董等傳諭遵照

倘敢托故遷延立即派兵勦洗不留餘孽王刁二團驅逐之後
即將該處田產充公官爲經理前往駐紮彈壓王刁二團旣去
其餘各團仍准畱住循分安業無得驚慌疑畏本部堂辦理此
事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其有契串各據產業爲團所
佔急求清還者是土民之良者也其并無契串產業但知斂錢
構訟激眾論以興禍端者是土民之莠者也其平日安分耕種
如唐團之拒賊殉節受害極慘者是客民之良者也其平日凌
辱土著如王團之勾賊刁團之容賊者是客民之莠者也良者
必加意保護莠者必執法嚴懲自此次批示之後凡失業土民
有契串等據者准於充公田內撥還其公田餘資准充銅浦兩

縣學校之用若已分并無產業契串者概不准斂錢糾眾聯名告狀并不准稱團民爲奮匪字樣如違枷責懲治團民之堅守拒賊者本部堂必派兵救援如有蹈王團刁團之覆轍者本部堂委查確實亦必痛加誅懲扶善去惡決不稍偏亦不稍寬其餘未盡事宜另候示遵可也

示諭王刁兩團全行驅逐回籍稿

爲曉諭事照得王刁兩團全行驅逐一案本部堂業經明晰批示所有未盡事宜合再曉諭開列於後

一派兵鎮駐以重地方也王刁二團限於節前搬徙回籍如敢抗違十六日卽派大兵前往勦辦事平之後兵勇卽駐該二團

中以資彈壓

一執據清田以絕爭競也王刁二團之田本部堂業已批定作爲公田官爲經理凡銅沛民產有被各團侵佔者或有印契爲據或有糧串爲據准其呈請給還如二者皆無概不准影射冒領亦不准具稟冒認如違枷責重懲其鄰近各團界址相連者不准乘風侵越如違軍法從事

一設官稽查以圖久安也湖團聚族日繁良莠不一此次雖逐去通賊之團而畱住各團亦應編查保甲以資整頓擬卽奏明設立同知一員管理各團詞訟等事嚴十家連坐之法庶莠民不敢勾匪而良民永遠安業

一酌平大邊以通水利也湖團原築大隄土人稱曰大邊從前皆因客主相爭分畺畫界以致上游水勢壅遏不行於豐沛民田大有窒礙肇衅成仇訟根糾結皆由於此上年雖經徐海道委員督飭各團開掘十數處而水利仍未一律通暢究與耕作相妨應責令畱住各團董隨時平毀按段截通以資宣洩

咨會東撫王刁二團各回本籍委員帶銀赴東散給安插爲咨會事爲照現聞王刁二團業經先後搬動各回本籍沿途均稱安靜並無違抗情事尙屬畏法安分王團多係鄆城籍刁團雖非一邑之人而人情無多應請貴護院就近委員前往各屬妥爲安插俾該團民等不至窮無所歸所有該二團民原繳

田價約錢近二萬餘串本部堂俟各屬稟復安靜後亦須委員帶銀赴東會同東省印委各員并札藩臬司經理其事散給撫綏但懲通賊之頭目不咎無辜之團民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護院請煩查照辦理施行

統領老湘營總兵劉松山稟王團團民業已遷徙俟辦理粗妥卽往刁團察看由

王刁兩團業經陸續遷去凡住屋之稍大者均已拆毀變賣所遺茅篷數處數雖零星然切不可焚燒應與已種之麥由該鎮派勇一一看守絲毫不令毀傷以示軍無私焉之意若因其爲無主之物任意作踐蹂躪禾苗搶毀器物卽是無紀律者之所

爲宜切禁之仍候札飭張臬司派員先行勘明麥苗情形稟商核辦

文生彭在政等稟歸官團田爲學校之用由

義塾乃學校之一端候飭張臬司會同新任李道查明原案於王刁二團內酌撥田產清還義塾借撥之款而稍增益之此外如銅沛二縣會試之公車費鄉試之賓興費小考之買卷費書院之膏火費均係培植學校之事某項應酌撥田產若干使寒士各沾實惠仰張臬司李道督同府縣迅速議詳核奪定案勒碑以垂久遠

王刁團民安靜回籍准給地價告示稿

爲曉諭事照得王刁兩團前經本部堂示期勒逐回籍並經飭查該團民如果依限撤回沿途安靜准其給還原領地價以示體卹在案茲據銅沛魚台等縣稟復該兩團民均已遵限起程安靜回籍是爲首通匪者不過數人之罪而安分畏法者尙有數千之眾情殊可憫應卽查明該兩團戶口清冊昔年領地若干照數給還本部堂派一委員山東撫院派一委員會同鄆城縣於三月二十日在鄆城設局發還地價屆時撥兵一二營在鄆城彈壓仍飭鄆城縣於王團舉董五人先行造具有地之戶姓名畝數實冊呈送到局以便由局核明發交該董轉給花戶除王常振罪惡昭著不准舉充外其餘但能秉公辦事者皆准

充董本部堂執法如山愛民如子與爾百姓相見以誠該董事等七人屆期赴鄆城縣局領價散放慎毋存懷疑畏縮之見亦不可有從中侵蝕之弊再王刁兩團現飭淮揚徐州兩鎮派兵屯田並派員勘查團民已種之麥究有若干俟四月麥收後估價值錢若干准以一半給屯田之兵一半給兩團之民定於五月二十日仍在鄆城縣設局該董等七人屆期赴局聽候各委員發錢轉給花戶領收除分別咨行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王刁兩團人等一體知悉特示

徐海道詳徐州衛請撥還被佔衛地一案請示由

查閱該衛所呈卷宗前此二百餘年衛田歷未成熟卽所謂補

額者亦祇有擬撥之名並無奉撥之實卽嘉慶以後該衛詳請清查亦訖無勘丈之事迨至咸豐七年各前道飭衛另查實在案據亦無確據可以呈復屢約局員會勘則以逆匪滋擾大雨泥瀉爲詞終未勘過一次就繪送地圖而論則以形勢變遷爲詞圖幅前後不同就坐落地段而論則原卷係坐落銅境儘靠沛境現詳忽改爲坐落銅境半入沛境就部文而論則所稱雍正年間奉部撥補二百四十三頃者衛卷并無此件種種含糊捏飾殊屬可惡本部堂此次奏結湖團一案原期廓清舊案永斷葛藤不應再以二百餘年未經清出之田希圖冒領該衛所請撥還衛田以復舊額之處斷不准行至以原卷儘靠二字改

爲半入二字及捏稱部文係屬有心蒙混仰該道查取該衛職名以憑參辦

徐海道稟據營縣請以王前道撥領湖地未領照懇恩酌

予撥補由

據稟及另單均悉所謂井山張家橋新涸灘地并不在八團中已耕地內王前升道旣撥營學各一百頃何以咸豐十年不立刻丈給遲至同治三年始丈出三十五畝有奇董鎮及徐教授等旣知有此案何以正月不行稟明直至奏定以後始行添此枝節本部堂辦結湖團一案原因沛民連年控告東民俱以霸佔產業爲詞因於王刁二團退出地畝酌畱二百頃以恤失業

之戶又撥四百五十頃以平釋大眾之怒鎮營并雲龍書院并無失業所請酌予分撥之處應無庸議現撥銅沛學校之田仰該道奉批後飭派印委各員勘丈劃界卽交紳董召佃耕種未經勘丈以前屯兵亦無須前往種豆至原業認領之期以奉旨後六箇月爲限逾限不准再行稟領仰卽出示曉諭如限期滿後尚有餘存之田應否酌撥鎮營及雲龍書院該道再行通詳核示

徐海道詳復奉飭籌議撥給銅沛兩學學校公用地畝一案繕具章程請示由

據詳已悉該升道所議撥給銅沛公田章程并附呈銅沛兩縣

會議各條道署所議尚屬精詳其中亦有須酌核者若逐條批答分別准駁則閱者易致迷混今另約爲八條多係采擇該升道原議而駁改者亦寓其中仰刊刻一本傳佈城鄉紳民遵照俟行之一二年再行勒碑學宮以垂久遠開列於左

一王刁兩團地畝共六百七十七頃有零應以二百頃作爲銅山公田以二百五十頃作爲沛縣公田以二十頃作爲雲龍書院公田以二百七頃有零畱撥銅沛原業之戶其銅山學校公田二百頃及雲龍書院公田二十頃卽在王團靠南銅境地內丈撥不敷者於沛境連界處照數補足其沛縣學校公田二百五十頃卽在王團中間沛境地內丈撥俟三宗公田丈定後所

餘王團靠北沛境之地一百四十八頃有零應與銅境刁團之五十八頃有零畱待原業之戶認領

一此項湖田向分上中下三則繳租約計每畝年租可收錢二百文雖歲有豐歉租有增減然高下牽算大致不甚相遠此次撥歸學校公田應納年租應仍以二百文爲率俟試辦一年之後如必有須增減之處由銅沛二令會同各學傳諭紳董另行分晰酌議申報道府詳定租額限丁卯年議定不准屢次更改所有勘丈經費卽由徐州糧臺借用收租歸還租額既定由徐海道通詳各轅奏請升科雖係培植學校之公產仍宜定則納賦但比照民人私業量從輕減耳照例徵賦以外別無報銷之

說兩縣皆官督紳辦實用實銷不得造冊送藩司衙門備查致
啟司書譌索之端

一雲龍書院山長脩金監院薪水生童膏火課卷課飯暨花紅
加課書院歲修等項准於銅邑之二百頃內再撥地二十頃其
計四十頃以裕經費歌風書院傾圯現議興修准撥地八十頃
以一二年租息先行購料興工建造俟工竣後再將山長脩金
生童膏火暨歲修等一切款項由該縣會學督同紳董將此八
十頃歲入之款逐條妥議申詳道府核定永作歌風書院經費
仍稟院司立案

一銅邑文童縣府院三試卷費准撥地四十頃沛邑文童縣府

院三試卷費准撥地三十頃所有試卷應由禮房承辦卷價公
議刊碑不增不減每屆考試之期核計人數場數共用卷價若
干由管田之紳董與禮房清算交割應試童生永不再出卷費
亦不准干預卷田之事

一銅邑鄉試賓興費准撥地七十頃義塾准撥地六十頃沛邑
鄉試賓興費准撥地五十頃義塾准撥地四十頃銅沛會試公
車費應各歸併兩縣賓興項下辦理其鄉試賓興費每名以錢
十五串爲率如遇歉收之歲尙可會議酌減豐歲不准增多會
試公車費每名以銀百兩爲率無論豐歉不增不減

一銅邑學宮准撥地十頃以爲歲修之資沛邑學宮傾圯現議

興修准撥地五十頃以二三年租息先行購料興工俟修建工竣後以二十頃撥添賓興之費以二十頃撥添義塾之費庶與銅山相符仍畱十頃爲學宮歲修之用

一此項學校公費道府縣學衙門不得動用一切召佃收租生息修工事宜應由銅沛兩縣會同該學遴選紳董三人經理仍稟請徐海道加發札諭設一公田局無事則三人輪班住局有事則齊集會辦三年更換一次每人歲支薪水八十千文局費歲銷六十千文優其廩給正所以杜其侵蝕也其支放存儲地租數目於每年丁祭之次日算明張榜學宮仍刻簡明帳目一紙分送城鄉各家使闔邑紳民一望了然

一此項學校公田佃戶抗租不納者應由紳董報縣押追換佃如經理紳董名下積欠過多或係催收不力或係暗中侵蝕情弊以佃戶延抗爲詞者不待三年期滿卽由縣稟請更換輕則勒令賠出重則詳革功名嚴行追繳

徐海道稟沛縣凡各業戶呈契領地應否飭取四址地鄰保結由

該道據徐令面陳沛邑向來執業民人有地已久售僅存遠年廢契執而與人控爭者有因地契未載四至坐落以他區混作此區之據者至其印串或以各鄉零星地畝歸入一串完納或以高區熟田冀圖災緩并歸窪地行糧者恐其朦混影射欲取

地鄰聯名保結始准撥地等語查沛民與東民連年之爭正以全無四址地鄰可資質證是以難於剖斷當時無論湖身田業全被淹沈茫茫巨浸水涸後卽係東民流寓到此准其墾荒爲業是王刁兩團居此之時本無當日之鄰右逮王刁兩團被逐之後又無新招之土民將從何處覓四鄰乎有印之契串尙可作弊四鄰之保結獨無弊乎正恐書役地保等借此爲譌索張本不可不防此時凡呈契串者該縣皆應批准轉稟道署聽候彙撥道署彙至十家八家其中果有作僞者不難細細辨認再行設法區別尙不爲遲目下但當招之使來不可以索取保結拒之也

江蘇候補縣朱廷球等稟到鄆開局日期及擬辦情形

湖田局善後章程七條擬議均屬允協簡易可行應卽照辦
口姓名後先不符自是勢所必有之事惟當日繳價多寡之數
宜仍以徐州湖田局底冊爲憑蓋田主時有變遷而原價似無
增減也該員等再行細心酌核稟復至給發地價一節本部
酌中定價每湘平銀一兩准合制錢一千二百文仰該員等先
期出示曉諭鄆民知照應飭徐臺羅委員備湘平銀一萬二千
兩備錢五千串由潘臬司督同濟甯州程牧酌雇車輛解赴鄆
城並派勇二營駐鄆彈壓以資散放分別札飭遵照

福山鎮稟常昭兩縣釐局委員會稟僱船巡海籌捐經費

請示祇遵由

閱稟殊堪詫異捐釐濟餉商力本形竭蹶豈能輕議加收別項
經費該鎮以巡海船支不敷意在添雇自應具文本部堂衙門
稟請示遵何得與卡員私相商加收錢文卡員監收釐金絲
毫不得妄增既無專斷之權亦本不受該鎮節制果係因公起
見不妨將該鎮函囑之處轉呈身釐總局核議通詳何得遽與
該營委員會商定議舉辦並已知照江陰及湘城各局卡一體
照辦似此擅妄糊塗實出情理之外蘇福狼三鎮均有巡海之
責亦各有附近釐卡使皆仿照彼此私行議辦非特釐務不可
復問而通省之紀綱全弛矣來稟聲敘鄭鎮囑辦梁牧函覆以

及常昭兩令本地紳董等人轉折援證無非極力斡旋硬行做成此事而後具稟除將該鎮立即撤委外所有該縣及卡員等如何逕稟之處仰蘇州布政司會同蘇省身釐總局查明據實稟復察辦毋延

都司周光碧呈控武銘座等毀祠搶劫委提訊辦由

據控武銘座等毀祠搶劫乃咸豐六年之事既有御賜珍物祭文情節重大本部堂前任江督多年又常駐徐半年何以未經呈報迨至去冬始據迭控前情既經李署部堂批飭提解靜候辦理可也

常鎮道稟顧金海控案因牽涉人證較多請由臬司明解

道審詳由

此案前據海門廳具詳當經批飭該道俟顧金海及顧朱氏解到卽摘提人證訊供詳辦在案既係批提之案不准州縣稟請免提亦不准道府藉詞諉卸限五十天內提齊人證審擬詳辦仍將遵辦緣由先行稟覆

甘泉縣陳廷柏呈伊姪陳祥奉委新興場巡私被拒捕戕斃一案由

陳祥被戕斃命一案業據淮運司呈請札飭鹽城縣將要犯沈梓等解司質審在案現在犯證已解若干名未獲若干名候札飭運司迅速稟復如沈梓等一月不能解齊卽將該縣撤任一

面將已獲之犯先行究辦仍勒緝餘犯續行擬結仰淮運司轉行鹽城縣遵照並行甘泉縣錄批示諭陳廷柏可也

寶應捐職從九史

捷抱

書稟父天佑被殺等情

此案寶應縣於同治元年十一月初次勘詳本請嚴拏凶犯史抱書亦曾供明史天佑平日有無仇人不能詳悉旋因史抱書以史鳳書等盜取分書商同謀殺來轅呈控經本部堂以案多疑寶明晰批查提省訊辦并委員前往密訪弔取兇刀又因所獲廚刀是否兇器驗無確據馬貴亦未到案各供支離未便遽定爰書是以發交揚州府就近查明嚴拏馬貴訊究詳辦未及訊詳卽據史培軒史抱書先後赴京呈控奉

旨交審又經

前署部堂李飭提來省發交該司督府及委員確訊史抱書如果情殷報仇既能確指爲史鳳書所殺卽應指出實據以憑根究何得僅以空言越瀆現在案懸六載前後審訊已不下百數十堂仍屬一無證據徒然羅織拖累供差役之譌索於事仍屬無補應由該司督府卽日提訊明白將大概供情先行詳候本部堂 奏明嚴拏正兇及馬貴到案再行訊辦現到之原被證佐人等一概省釋正兇及馬貴一日未到史抱書等一日不准再控如敢以空言赴各處呈控卽行拘繫囹圄不爲申理以免擾累仰江藩司卽遵照辦理

海州營稟帶兵會辦圩匪沈如興等由

匪徒沈如興嘯聚滋事曾經分飭嚴拏各該營縣並不合力兜捕以致沈如興挈眷潛逃殊屬玩誤現在沈如興究往何處仍應跟蹤查緝務獲馳報至稟內所稱阿湖陳姓與流邑徐姓各糾千餘人械鬥山東沂州長守帶馬步隊駐紅花埠欲來攻圩等語聲敘未能明晰仰徐海道查明陳徐兩姓如何械鬥長守越境攻圩是否有文知照到道迅速稟復以憑核辦仍移該營遵照並候漕部堂批示

淮揚鎮稟海匪沈如興出沒情形並地圖略節由

查辦此等匪徒全在妥速仰卽就近查明情形相機辦理如有機可乘則或親自馳往或派員密拏拏到再行呈報若並未拏

辦不必空行多文本部堂最惡官場陋習一事未辦而文書累牘不休也

淮揚鎮稟奉諭仍回瑤防酌派隊伍剿辦海匪由

據稟已悉仰候運河防務布置妥當後沈家灘匪徒倘尚未能卽了仍由該鎮相機親往剿辦不必定候檄文亦不須各處稟報機有可圖則圖之

舉人金鳳梧稟王刁兩團退出湖田乞飭道查明領地輸租以便公具領結由

王刁兩團退出田畝六百餘頃除分撥銅沛兩邑學校公田四百七十頃外其餘二百頃從二月十三奉
旨之日起限六

箇月畱俟原業民人認領暫不准其租佃至撥爲銅沛學校之田業經本部堂酌定章程由該兩縣舉董設局招人耕佃按畝輸租該舉人志安耕鑿應卽前赴銅沛兩縣公局與各該管委員紳董承領議租不得在此請領也

碭山縣詳馬公田等控案情節兩歧請飭遵辦由

馬公田等私築圩寨抗拒官兵經前爵署部堂李飭令徐州董鎮帶兵平毀馬公田等當時潛逃飭拏未獲乃敢赴府以唐瑞邦等率眾搶殺焚棺等詞捏控查梁小係拒敵官兵被拏格殺無論是否焚毀均屬律所勿論徐州府郃守於馬公田初次呈控時並不查明原委輒令勘驗繪圖於董鎮奉督部堂檄令帶

兵拏辦之案近在同城毫無聞見且該府亦於十一月奉督院飭拏之札全不記憶已屬昏憤糊塗迨接到道札後自應細閱全案乃復飭縣繪圖勘驗尤屬謬妄仰江藩司卽將郅守撤任另委賢員接署徐州府篆務督同該縣趕將馬公田許宗太拏獲確訊懲辦毋任漏網屆限無獲定行分別參辦

淮運司稟新興場拒捕戕官一案請將鹽城縣陳令撤任第念緝捕海寇並督團練前赴各海口防堵以致沈梓未能依限獲解可否札飭江藩司暫緩撤任由

鹽城陳令於要案人犯不能依限獲解殊屬玩誤早經本部堂批飭撤任畱於地方協緝並據藩臬兩司會詳已委沈令國翰

前往接署在案該司於五月初一日詳請將陳令撤任未及兩旬忽又稟請緩撤殊不可解

江藩司詳覆東海營私收船捐一案由

地方文武因公斂費肥己病民實爲膽大玩法今東海營設立哨船藉巡緝爲名私收貨捐每月至三四百千之多並無隻字具報可恨已極玉令因募勇經費無出抽收船捐雖經李署部堂駁飭後卽行停止究係私收玉令於抵任後並不悉心查辦輒敢相率效尤復藉團練書院爲名肆意收捐並不先行具稟請示均屬膽大妄爲必應分別懲辦除札飭東海營開具私收捐款職名詳候參辦外仰該司嚴札玉令將此項船捐一體卽

行停止查明已收數目若干如何開支經辦董事何人據實稟復以憑察核嚴辦玉令應得之咎已歸入周曰森等控案內奏參另行鈔稿飭知仰卽分別移行遵照

蘇臬司稟查拏江浙一帶搶匪擾害由

搶船匪徒爲害已久前經李爵前部院嚴飭地方文武會同浙省營縣合力兜捕盡法懲辦該匪徒等始稍斂迹據稟現在游弋於江浙交界七縣嘯聚成羣盈千累百必應趕緊拏辦以免延蔓仰候咨商李軍門派委營官專捕水路該司會同丁藩司保一委員酌帶隊伍密藏各處專捕陸路並當咨商浙撫部院飭屬一體會同嚴拏懲辦以靖地方

徐海道稟查丈王刁二團地畝情形

丈量王刁二團於銅境內劃出學校公田一百八十頃有奇雲龍書院公田四十頃有奇沛境內劃出學校公田二百五十頃有奇自此次分撥之後永爲定案應卽深挑長溝以清界限惟日久溝路必致填塞并應各立石誌鑿明寬長丈尺庶可永杜爭端其招佃開墾應繳租錢准緩至明年麥收後啟征以示體卹至原業主領田一節上年三月批令張升道出示自五年二月十三日奉 旨後予限半年至八月十三日止不准再領稟中所稱民地一百四十八頃有奇究係何時所領並未稟定有案仰新任徐海高道查明稟復道署書吏撥給公田作爲辦

公經費五月閒李升道稟內雖經批准尙未批定撥給若干所請丈出之田六十三頃有奇一概撥給書吏若論善後局裁撤之後爲道署經久辦公常例不應如此之多仰高道一并酌議稟奪

福山成署鎮呈覆中營把總張德鵬拏獲捲逃匪犯郭大

孝釋放一案由

此案郭大孝在上海拐洋逃至常熟之莫城鎮地方旋經失主史濟鼇等尋獲當將洋錢交還失主領回本係即可了結無關緊要之事游擊張鼎峯初任將官以本轄之汛未速稟報致生疑端遂以得賄故縱訪查係屬多事迨後旣撤把總張德鵬又

因遲不稟復請撤守備王慶餘從此枝節橫生而無辜被累之
蔡鏘杜裕豐並原失主史濟鼇秦永高等一千人證拖累質審
以極小之事生出無數葛藤此是外閒辦案之惡習而要之郭
大孝拐去之洋原失主業經供明領回更有何人行賄此理不
辨自明仰候札飭常熟汪令將傳審之人一概省釋結案不必
再問署游擊張鼎峯妄生疑端本有不合惟初履外任泥於營
轄體制之說懷疑尙屬有因從寬免其置議此外如不自斂戢
定卽參辦至蔡鏘所控之錢外委顯係藉案索詐此案現經批
結蔡鏘所開染店應令照常生理如該外委再敢詐擾卽由該
鎮具詳斥革

徐海道稟銅沛二縣原業各戶具領王刁團內地畝所呈契串不符如何分撥請示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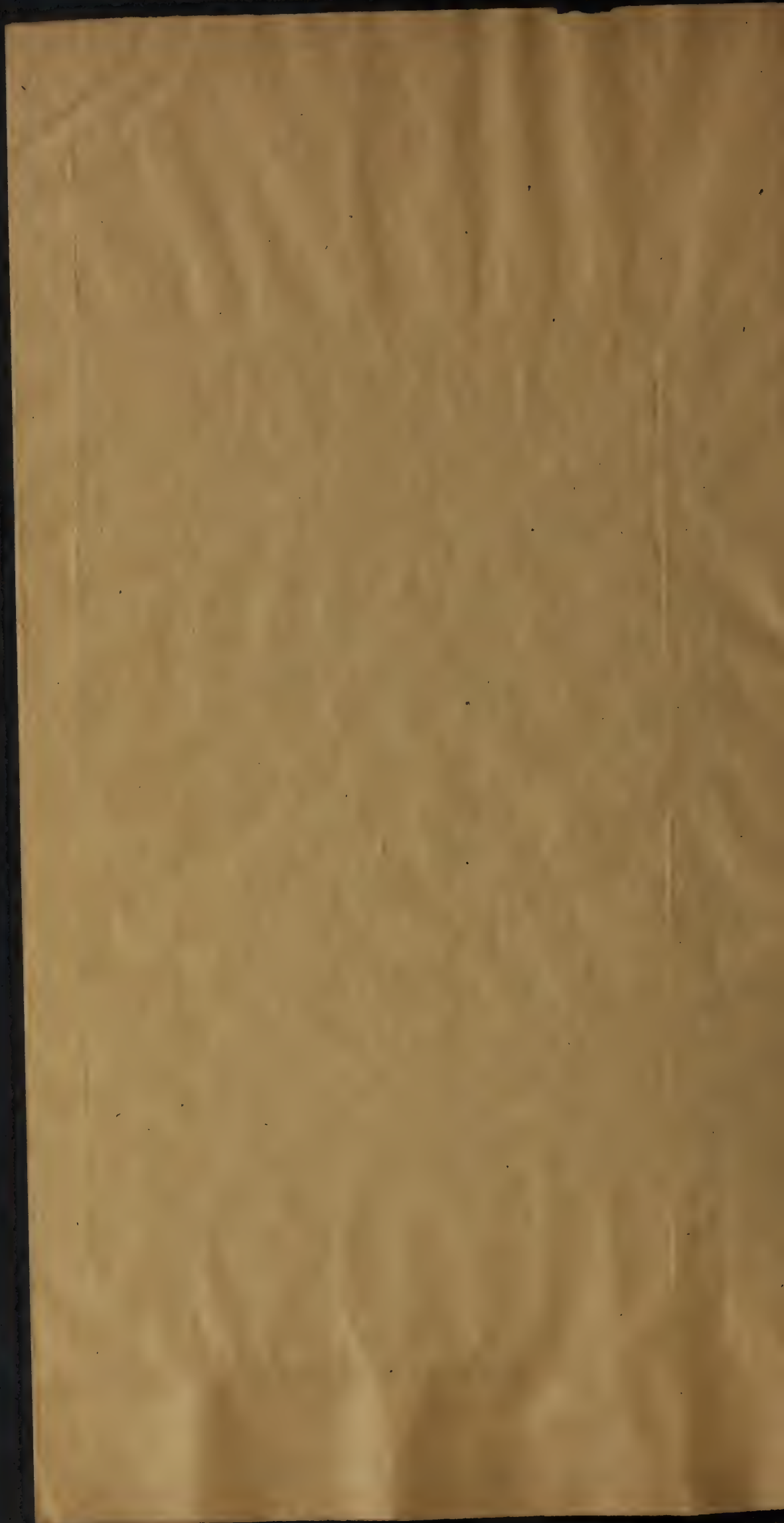
本部堂上年奏結湖團一案以王刁二團之地分別撥給銅沛學校及原業之戶初不意原業契串皆不可憑而冒領者若是之多也茲閱稟摺詳列五年八月限內領地各戶已需地三百三十六頃除奏定應撥畝數之外尚不畝地一百三十餘頃而所呈契串非前明國初遠年廢紙卽坐落名姓緊要之處不免挖補破損甚至有僅呈糧串而無印契者有契串皆無僅開完糧戶名者支離恟恍情弊顯然若概行准撥不特田畝不畝亦且無此情理若分別准駁則僞多真少去取無憑且令冒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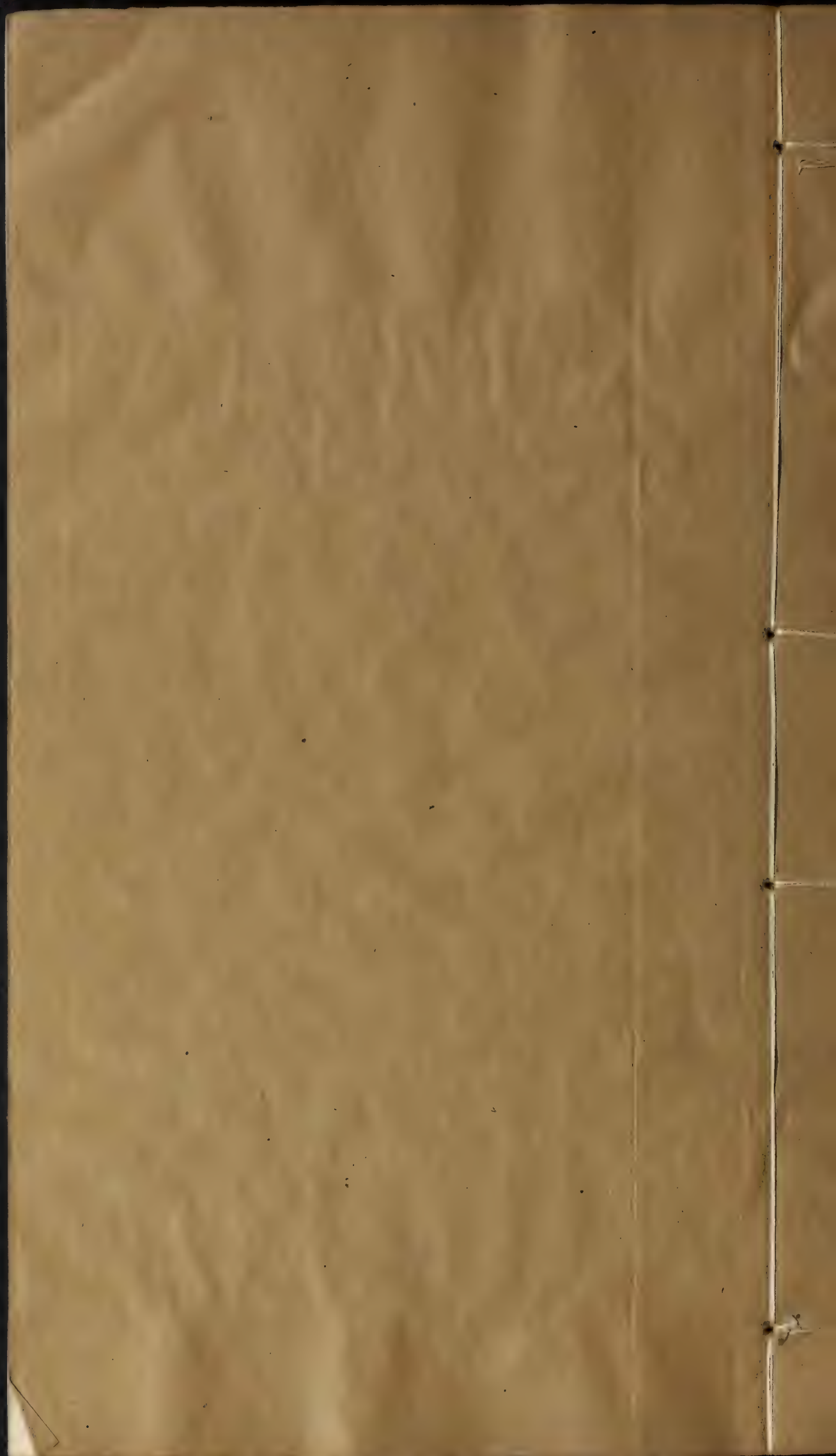
一戶得地必有數十戶羣起相爭訟累不休官擾而民亦病事勢既已變遷辦理未便拘泥應將此項田畝仍分作銅沛兩縣學校公田該縣民人雖不得此田於私家而猶可取償於庠序諒亦樂從至銅邑應分若干頃沛邑應分若干頃所分田畝應作學校某事之用仰該道查明前定八條章程體察兩邑繁簡情形博詢各紳董擬議具詳以便奏辦

太湖水師左營營官熊殿元稟會獲著名鎗匪卜小二請示遵辦由

該員等誘獲著名匪首卜小二爲江浙除一大患至以爲慰既據解送撫轅仰候郭署部院就近訊明分別辦理並候札飭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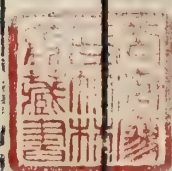
臬兩司密飭地方文武隨時會同訪拏餘匪獲解究辦





PL 5738
A1
1876
2115
曾文正公批牘卷六

江督署刑科



發審局員何慶澂等稟委審程熙純控告許鑾吞欠朦考

一案

此案程熙純所控者一係許大秀靠身娶婢一係追討遠年毫無證據之欠賬許家之靠身係乾隆四十年白契蔡家之賣契係乾隆三十五年白契其姓不同其地其時不同何以紙色相同所印之護封圖書相同作偽之蹟已顯然矣若云許大秀娶婢凡娶婢之家并無子孫不准與考之例古禮今律均無此條况所謂許姓娶婢者毫無憑據乎至欠項一千兩據程熙純初

供係伊曾祖經手之事何以事隔三代絕不提起直至去年憑空索取已出情理之外况程熙純初至許家之時究竟爲認婢家來乎爲討賬來乎一片支離恟恍之詞全是痞棍行徑及至許家不理出門雇車旣謊報竊銀并將小車誑去又硬指林萬金等爲許姓佃戶砌詞拖累種種荒謬情形現經一再審訊真情畢露豈可任令狡展墮其術中仰將程熙純監生執照當堂塗銷送繳歸卷并重責一百枷號三箇月監禁二年以示懲儆許鑾等一千人證立即釋放結案其許氏靠身蔡氏賣身二僞契已由本部堂親筆塗銷存卷其欠項僞契候札飭淮安府送轅塗銷可也該令等承審此案前數次所稟均知程熙純有索

詐情事何以此次所稟是非倒置若此此皆見理不明之咎除牌示外仰卽知照

常鎮道稟顧金海控案發回海門廳查訊由

此案顧金海迭次上控牽連提訊已逾三年查閱全案海門廳於四年通稟顧金海係屬地棍並有拒捕傷人情事該犯現仍一味狡展必須被害之人一一對質方能輸服等語其意祇在耽延拖累永無了期旣據該道遍詢各供僉稱顧金海並未過糧食行大興集亦無顧三泰字號則所控施獻春賒欠詐搶各事全屬捏造其妻顧朱氏又於五年十二月謊報命案希圖訛詐顯係顧金海主使其爲積慣訟棍尤無疑義卽使拒捕傷

人未經訊有確據顧金海已有應得之罪仰卽重責一百枷號
三箇月發交丹徒縣監禁一年再行釋放秦賓朗供認推車送
錢五十千文交廳差陳正陸太之手其爲差役詐贓亦已顯然
未便置之不問轉無以服顧金海之心仰卽札飭海門廳立提
陳正陸太重責一百枷號一箇月革役不雜再充其餘傳訊之
人一概釋放銷案

徐海道稟沛縣新團公田前議創建書院城垣一案改擬

章程請示由

新團撥出之公田百頃與王團撥出之公田二百五十頃相距
百里而遙本部堂上次批內並未令王團紳董一律承辦核閱

沛令改議章程擬分四段段設一董由董選舉殷實佃戶取具領狀保結呈縣備查田租入款卽責成四董經收尙屬妥善可行惟百頃公田歲入一千六百餘串之多若由該董經收卽由該董經放殊覺散漫無紀應於該董中每年輪派一人總司支放由縣稽核方爲盡善紳董旣任收支之責侵吞挪移全在縣官隨時認真督察若僅憑收租時散給三連租串遂杜弊端此語殊未可信每年收支細數入款若干出款若干亦應由縣報道核銷存案沛縣善後各事應俟明年麥秋之後合新團王團兩起公田所入積有成數再行動工不必該令墊款興修亦不必將四配十哲先賢牌位奉入書院三百五十頃之田若果經

理得宜約計入款在六千串左右前批本令將沛縣兩起公田如何分別承辦一并公議何以此次章程僅議新團之百頃而於王團之二百五十頃概未議及殊不可解至沛令所擬上則租錢一百八十文中則一百四十文是否專爲目前招租起見抑可爲久遠定章仰該道細加考核於下次呈覆王團公田章程稟內將科則如何議准何段應用上則何段應用中則或不分科則然後公允之處一并縷稟以憑核示查閱兩次所擬章程殊於公事不甚明析該道向來辦事頗能燭察纖微屏除官樣文章此案經理公產爲湖團案內善後最要之事仰卽親至各團一訪究竟沛令注意新團而不肯與王團合議者其故安

在殆新團地肥民馴易於收租耶凡事總以得人爲主究竟沛縣紳士中何人可以經管公產亦須該道接見考察方能定局切勿照該令所稟一轉了事也

太湖水師熊營官稟續獲鎗匪卜長生等解辦由

卜長生係匪首卜小二之子爲害地方該員等於一月中擒獲首夥三犯辦理妥速嘉慰無已現據蘇州府訊供詳報解赴郭署部院訊明酌辦矣

揚州府詳泰州曹毓芝因差役匡洪延不提人愁忿自刎身死一案訊擬由

此案曹毓芝之自刎前據東臺縣詳報屍子曹均也供明係由

差役匡洪等誘宕索費查核來詳該府初次提訊曹均也仍供由匡洪等索詐所致是差役索詐斃命已屬無可疑義而覆訊供詞則稱疑係捺詐忿激拚命赴匡洪家自刎查曹毓芝如因匡洪並不趕緊提人因此忿激前往爭吵係屬情理若因提解遲延卽行輕生萬無是理該府於此等要案並不悉心推求秉公辦理懸宕年餘專以開脫差役爲事其平日於飭查之案無非遲延顚預始終無一有著之語仰江甯布政司會同蘇署臬司卽將揚州府摘去頂戴勒令速提差役匡洪等確究實在情形限於一月內秉公按擬詳候察辦不准稍有開脫

安臬司稟安省命盜章程酌量變通辦理請示由

安省吏治因亂廢弛已極此時捻患將平正宜極加整頓該司前詳命盜案件變通章程所見甚是業經批示在案茲據查造盜案清摺合肥一縣失事至二十七起之多疏玩已極惟地方民情强悍懦弱各有不同未便以搶劫之有無定州縣之優劣應統查二三年之內報案幾起破獲幾起細加比較則承緝之勤惰可知擇尤參撤一二員卽足以儆玩愒而重捕務該司職司風憲如捕務弛壞等類卽應由臬署主稿會同藩司隨時撤任詳請糾參何所容其請示惟稽察屬員宜如父兄之教子弟先之以訓誡繼之以嚴飭不可遽存疾視之心致成隔膜如有不服教誨怙終不悛反實干貪酷六法之員則立挂彈章不必

問參員心服與否更不宜聽揚言而自形憤懣也所稟楮牧周倅二事一宜訓飭之一則聽之而已

徐海道詳覆畱撥民地改作兩邑學校公田並新刁二團丈餘地畝合議分撥章程請示由

銅沛兩縣畱撥民地公田二百零七頃新團丈餘地畝一百頃刁團丈餘地畝六十三頃經該道通盤籌議擬以民地之坐落沛境者歸沛縣分撥坐落銅境者歸銅山分撥大綱自應如是其在民田二百七頃項下如銅山添撥學宮之十頃文昌宮十頃賓興費二十頃雲龍書院二十頃沛縣添撥之歌風書院四十頃文章卷費十頃賓興費二十頃義塾二十頃學宮二十八

頃考棚三十頃刁團丈餘地畝項下添撥銅山義塾之十頃察院十二頃鄉試膳錄費十頃道科書吏新撥之三十頃均如該道所擬一律興辦惟新闢公田百頃此時暫撥爲興修城垣衙署之用計功原非二三年所能驟畢惟將來畢功之日其畱作歲修之五十頃城垣應撥若干衙署應撥若干外餘之五十頃究竟作爲地方善舉何者之用均應於此時稟定以免他時另生枝節仰仍轉飭沛令稟復定案各項公田經此次核定之後應飭銅沛兩令選舉公正紳董認真承辦查照上年八月之批深挑長溝樹立界石注明頃畝丈尺各清界限庶可永杜爭端仍俟本部堂將民田一項奏准後再行勒碑兩縣以垂久遠刻

下捻匪已平大亂之後地方獲此大利頭緒繁多若官不認真始基一壞不但無以造福於地方且恐轉有貽累之處仰該道督率銅沛兩令實心舉辦視如私家之田可也

徐海道稟沛縣新團公田復議章程由

新團公田百頃舊有河東河西之分該道擬分四段派委紳董惠師箴等分段管理選舉殷實佃戶承領耕種又恐該董照料難周加派王團兩董會同經紀如議照行其每年征收出入由縣發給印簿聯單年終造冊報道核銷立法亦尙妥善惟百頃公田歲入一千六百餘串大利所在弊竇易生全在地方官與道中常常考核庶幾滴歸源法不虛設今年總司收放派定

何人便中亦須稟及至地有肥瘠不同據稱此項公田作上則一百八十文者十之八中則一百四十文者十之二今年應卽照此征收俟滿三年再行酌定科則著爲經久章程王團公田爲數較多於此何以該道訖未議及本部堂前批業經申飭豈忘之耶抑沛令延不辦理耶仰再稟復核奪

桃源縣稟事主徐進被搶會營勘緝請賜行知各營嚴防

勇丁滋事由

徐庶常京官清寒本部堂素所深悉此案於二月二十四日失事距該令發稟之日業逾半月賍犯尙無影響已屬遲延前據淮揚歐鎮稟請小隊口糧專資巡捕業經本部堂批准在案仰

掛牌卷六
十七
候檄飭歐鎮迅派得力員弁酌帶小队趕緊訪緝務將此案破獲日前降眾游勇比比皆是桃源一帶向多盜藪緝捕係縣中專責該令亟須認真購線訪查不得因派營專緝遂思卸責如日久無獲應飭該令先行賠贐也

泰州革監曹毓琦控案審擬

此案前據揚州府訊明擬罪附詳請示本部堂當查匡洪倚勢嚇逼應如所擬定案曹毓琦控姦釀命殊屬健訟必應就地重懲酌改杖一百枷號三箇月批由該司轉飭揚州府押解來省發落在案嗣因曹毓琦枷限未滿復據呈報適遭母喪家中乏人亟須回歸料理本部堂念其情詞懇摯卽經飭令江甯府將

其省釋回泰治喪茲復核原卷及該司來詳
毓琦早經供明父母已故輒敢捏詞具呈朦混保釋尤見胆大刁惡可憾已極
現在曹毓琦業據江甯府申報於二十四日省釋回籍仰卽飭
令泰州嚴提曹毓琦再解來甯覆訊以便嚴刑處治非充徒所
可蔽辜也

常鎮總詳海門廳顧滕氏稟子顧金海監禁悔悟母老丁
單請示飭遵由

顧金海本係積慣訟棍僅予杖責監禁業已從寬現在限期未
滿豈能驟予省釋所請應不准行

統領老湘全軍劉道稟金積堡逆目馬化澄陳霖等先後

投誠由

金積堡乃回匪老巢負隅已久前經劉前軍門銳意進剿力戰死綏聞死時遺囑金積不克馬逆不誅靈輒不可南返聞之令人悚然起敬盡然傷心該道接統以來血戰經年斬馘塞旂屢寒賊膽此次痛加勦洗該逆馬化澂等窮蹙投誠現雖從權暫撫而殺賊極多足以洩公忿而復世仇所有一切招撫善後事宜就近稟請左爵帥核示該道蔽此全功上膺懋賞亦足慰劉前軍門於九原矣

統領盛軍周提督稟覆黃啟明正法緣由

黃啟明既因串拐軍餉經王參將稟由張提督景春查訊確切

按照軍令正法並非王參將殺害并據該鎮將王參將及該營各哨官提訊無異應卽毋庸解甯覘訊以申軍律而示體卹除行標中軍周署將江甯府蒯署守等傳諭黃楊氏知照外仰卽轉飭遵照

長江水師孟河營稟可否准守口弁兵盤驗出入商漁船隻請示由

查長江水師本有稽查管轄漁船之責其要重在捕盜現在武進小可等口一帶江面旣歸該營專管所有出入商漁船隻自應責成守口員弁認真盤驗以清盜源仍照章按季造冊分別送核仰卽妥議盤驗章程期於杜絕盜舟而仍不需索商民乃

爲妥善仍核定章程後始行查辦

方道稟統帶各營馳赴廣建剿匪由

此起匪徒現據各處稟報業已被擊四散惟渠魁未獲伏莽必多亟應設法殲除以免散而復聚仍須約束兵丁不可以搜捕之故徧入民房略涉騷擾廣建子餘之民困苦極矣尤宜加意撫恤以安良善仰與潘鎮等隨時妥籌辦理

壽州職婦黃楊氏呈控伊夫被王參將謀害一案

此案前據周統領稟覆該氏之夫黃啟明因串拐軍餉潛逃派弁追拏於平陽府之蒙城鎮就獲訊明正法並非王參將謀害經本閣部堂飭令標中軍江甯府傳知該氏遵照並將人證省

釋免予訊辦在案該氏尙不自知悔悟猶敢來轅混瀆殊屬謬妄惟查該氏夫黃啟明係屬副將官職較大如果實因拐餉正法事前當稟請李爵中堂批示事後當有報案可稽姑候咨詢李爵中堂查案見覆察奪

孟河營詳謹擬盤驗商漁各船章程十條仰祈訓示祇遵
由

水師分扼各口原爲稽緝盜蹤保護行旅而設其章程有稽查漁船一條亦恐漁船匿盜也此案常州府原移僅止盤驗給照之商漁船隻造一盤冊具一無漏結不知立法之初查奸宄乎查盜賊乎責重在給照之州縣乎抑重在盤驗之水營乎今該

遊擊議以分設各口派弁給戳落號及飭董編查等事其意原在周密惟大江往來舟楫甚繁若非形迹可疑勢不能按船盤查適開擾累之漸且無照者而查驗不特非水師應辦之事亦非常州府立法之意卽如艍船一項日數百號出入皆係貧民渡江種田貿易船多人雜一經嚴查必致滋事其餘渡船及沙洲民船等項亦難一一徧查長江處處船多何獨孟河認真盤詰而他處卽置之不問水師勇丁出身曉事者少若照該游擊所議卽使立法之初不敢需索日久必生事端卽瓜洲鎮會同蘇臬司卽將所議各條分別應用應除及如何有益捕務無擾商民確核詳覆察辦並細詢常州札守當初定章時州縣給照

水營盤驗究係專指何項船只係杜何弊起見如何能不混淆擾累此後可無庸盤驗否一併詳復原詳及章程鈔發

曾任江南提督李世忠稟因陳鎮國瑞前在淮河劫去鹽船衣物隱忍多年今知在揚適來舟中扣畱懇請查究等情

該提督開缺數年尙能守法安分故外閒浮言漸息免遭禍譴自係該提督之幸事此次來省謁見本部堂以禮相待無非始終成全之意今據稟稱扣畱陳鎮在船等情仍是從前驕肆之態閱之不勝詫異所稱同治三年淮河內鹽船皮衣被搶一事無論是否屬實卽使真有其事當時何以不確切稟明事後何

以不詳細申訴今已相隔七年之久忽然興此波瀾駭人聽聞該提督未投誠以前所得本皆不義之財卽後來自行籌餉所營亦非盡應得之利當時物議紛紛咸稱該提督富蓋數省宜卽鈔沒全行充公此等議論想該提督亦曾聞之陳鎮當時如果果有搶奪之事立刻申理則可事久行蠻則不可向大吏衙門興訟則可自行捆縛大員則不可似此無賴行徑殊爲遠近所笑仰候將起衅情形先行據實奏參一面再派員詳細確查秉公核辦

皖南潘鎮會稟越境合搜匪徒及擬分駐巡緝由方軍方道

匪首關汶貴行蹤詭祕若統帶隊伍窮搜遍索徒然擾累民居

而匪首轉聞風遠颺矣察核所稟各情尙係官樣文章於事無濟應由該鎮道會商選派得力幹弁廣購眼線改裝易服越境訪拏帶隊極多不過數十人尙須遠遠藏避重在線不重在隊也該鎮道卽暫駐廣建督飭該州縣撫慰居民毋許兵勇藉端滋擾爲要

瓜州吳鎮等稟前江南李提督與陳鎮國瑞互相滋事緣由

據稟及面呈李世忠陳國瑞陳澤培等親供五紙均悉本部堂詳加察核李世忠陳國瑞兩人夙怨如同治元年高良澗搶奪之事二年壽州截殺朱元興等之事三年劫畱鹽船馬鞍皮衣

之事其中情節雖各執一詞而陳國瑞逞強搶物鑿然無疑揆度當日情事正是陳國瑞打仗奮勇聲名日起之時李世忠則人人切齒中外疑之正聲名極壞之時或畏陳鎮而不敢與校亦屬意中之事且高良淵一案據李世忠供稱已賠銀一千五百兩陳國瑞則稱二千兩壽州一案其時陳國瑞并未到壽僧親王因朱杜等死於無辜曾經參奏將苗景開李萬春等正法奉有諭旨此二事業已了結其未見明文者惟懷遠鹽船之事陳國瑞現認變賣充賞馬鞍皮衣之事陳國瑞現認係李所贈送其爲佔奪可知然當時未經呈報有案此次又未先行申訴從前軍營無理之事只好概置不論試問李世忠咸豐年

聞擄財殺人之事不知凡幾若令被害之家一一全來訴冤又將何以處之此昔年之事祇能一筆勾銷不准再提並非袒護陳國瑞所以持大體而弭爭釁也至此次在揚州滋事情由陳國瑞初與李世忠相遇要金魚要山石要戲班在陳國瑞猶是強梁之積習在李世忠已蓄誑誘之詭計供內所敘陳國瑞談論洋務各情一種恃強喜事光景逼肖口吻李世忠佯爲結納隱圖報復遂有十四日突至陳國瑞寓中捆縛赴船之事眾情洶洶共見共聞無可掩飾陳國瑞所供逼寫家信勒取財物并另稟扭拖之時揪落頭髮一綰均屬可信陳澤培如果欲設法救援伊叔或向揚州文武各官求救或逕赴本部堂衙門申訴

均屬分內之事何至糾合船戶水手揚言捉獲李世忠者立予重賞以致聚集數千人填塞江岸乘機搶奪甚至逼勒婦女擁至揚州並有溺斃一人之事尙得一概諉諸公憤乎陳國瑞關閉在船據稱並不知情而平日不能約束家屬豈能辭咎乎李世忠所供攜手偕同回船等語以陳國瑞之狡譎暴戾若非李世忠乘其不備用強逞蠻何肯隨同赴船李世忠蓄憾已久一旦下手所稱并未凌辱殊不足信陳國瑞所供將大船橫挖一洞拖上礮船此屬過甚其詞亦不足信李世忠攜帶戲班到處送演已屬毫無廉恥且所蓄腳色半係打手人言籍籍形迹可疑陳國瑞所稱軍營穿著攜帶刀鎗亦非無因平情而論十四

日以前李陳謬訂知交來往親密各懷猜疑各蓄機心陳國瑞所供規勸李世忠各語卽係生平甘言欺人之伎倆李世忠之事事允其所請卽係生平蓄謀害人之伎倆兩人心術相近而李世忠尤爲凶狠聞上年曾軟禁楊姓勒令出銀數萬始准放還此次又軟禁陳鎮其行徑同於擄人勒贖若照例嚴辦厥罪甚重惟本部堂仰體朝廷之意業已保全於前姑從寬奏參革職免其治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經查出立卽奏明重懲陳國瑞於陳澤培聚眾之時雖不知情而昔年恃強佔奪近在揚州好作大言以致家屬效尤生事且先與李世忠交結往來挾妓演戲亦屬有玷官箴應奏參

以都司降補勒令回籍不准在外逗畱陳澤培糾眾釀命應先革去監生船戶水手倡首滋鬧之人現已派田鎮前往嚴拏查獲後如審出重情陳澤培再當酌加懲辦船戶亦當嚴懲以儆刁風此係本部堂斟酌至再格外從寬李世忠等應卽悔悟斂迹保全末路仰將此批給付二人閱看本部堂一面卽據此具奏并通行各省以彰公論

瓜洲鎮詳酌核孟河營條議盤查商漁船隻章程開摺詳候示遵由

查核摺開覆議各條均甚妥洽切當事理應卽如詳飭令孟河營遵照至編查漁船及禁止釣船攜帶軍火入江本有定章成

案可循飭仍照章辦理毋庸再議更張

代統老湘全軍蕭提督稟接管視事日期由

日前蘇松章鎮前來江甯詳述歷年接仗情形百物昂貴轉輸極遠堅忍耐苦爲從來所罕有該提督與士卒共甘苦出力尤久此次帶統各營氣誼相孚自能措置裕如也

兩淮鹽運司稟候選道魏綸先稟控唐光昱一案

此案唐光昱魏綸先互控各情事關齟齬務該司係屬專責豈能推諉不問所稟提省審辦殊屬非是本部堂察核案情唐光昱所控謀命滅口一節當時兩船相碰事起倉猝決非預蓄惡謀可以直斷其誣即使魏綸先在船且不得指爲謀命況并不在

船并不在皖乎此誣告不辨自明矣惟陳福盛之船已據譚貴麟供明確係魏綸先裝運皖鹽試思江中往來船隻不知凡幾陳福盛裝運魏姓之鹽適將唐姓之船撞翻溺斃雖無人謀卻似微有天意唐光昱所控挈票夥運一節查魏道承樾總辦皖局其子魏綸先卽在皖岸廣運票鹽坐致殷富當時事權在握操縱自如驗資則虛有其名挈票則實獲其利必不能免於人言指摘或唐光煜知其底裏而硬索引票或綸先本與相好而分給數票均未可知迨至事後齟齬凶終隙末適有鹽船撞溺之事種種變幻因隙成仇此魏綸先所宜曲全善處者也至魏綸先稟內牽涉勒道各情尤屬荒謬此案自九年二月涉訟後

魏綸先在馬前部堂衙門呈訴一次嗣於魁將軍署任內呈訴一次其時已在九月並無一字牽涉勒道而此次在該司處具稟據稱五月內有葉碧堂索銀等情既係五月之事何以九月中呈詞一字不提其爲憑空添砌已可概見勒道於此案雖未能斷結而並無錯誤之處何致以被控之人而捏詞痛詆承審大員殊屬可詫又魏綸先呈內屢稱廢簿二字究竟所謂廢簿者爲驗資之底簿乎爲掣票之底簿乎既由魏道轉交李守袁道而遞至勒道交代數任卽屬官物其中或果有破綻或并無關係勒道移送該司均無不合何必深憾若此此簿既屬廢簿當時驗資掣票之商名當有過印存案之清簿今日尙可調驗

否唐光燿之死究由於魏氏鹽船撞溺魏綸先與之同鄉同事
交好已久今日見其孤兒寡婦窮困無依卽設法周濟亦屬天
理人情之至本部堂與魏綸先鄉里世好兼有戚誼見其控告
勒道所遞供詞理矯氣橫不得不加申斥不敢稍涉袒護該司
亦不准稍有瞻徇仰仍提集兩造反覆開導秉公研訊如能輸
服了事卽可具詳銷案倘仍固執謬見曉瀆不休卽據實詳請
奏參審訊以成信讞

統帶老湘全軍肅提督稟甘省軍務情形由

聞劉軍門忠櫬業已抵湘遠近欽而悼之該提督現統此軍務
須申嚴紀律秋毫不擾以全老湘之令名也

江甯府摺呈發審江都縣拏獲事主吳通判停船被劫案

犯訊過供情由

所訊各供李兆松等均已自認聽從李秀芝等夥劫事主吳恩曜停船李兆松幫搖船隻係屬同行未經上盜譚萬義楊勝發上岸看人係屬把風惟各犯供詞內均敘有並沒同去一語殊覺夾雜不清現在原贓未經起獲固難定案尙有丁華林一名曾經湖南人公稟保係誣扳因病取保醫調未經訊供敘入應飭縣趕將丁華林醫痊交案質明能一一訊出確情再行發回則善矣至張子元供係在船燒鍋是否另有一船並非開行上盜之小划船亦卽詳確訊明呈候分別辦理

兩淮鹽運司詳銷唐光昱魏綸先互控一案

此案唐光昱叔姪因唐光煜被鹽船撞溺牽砌多詞意存譌詐纏訟兩載之久實屬可惡姑念唐宗洛懷疑具稟出於痛父情切現又具結請息免其深究魏綸先因訟成仇初雖堅執一經本部堂明晰批示經中調處亦卽出具息結不願終訟足見力顧大局曲全鄉誼如詳准予銷案該司仍傳唐光昱嚴加申飭以杜譌詐之風

管帶直隸正定府練軍右營營官楊德珍稟開差出防由行軍以愛民爲先以勤操爲本前曾屢次告誡宜牢記之保全令名也

管帶大名練軍後營直隸開州協張副將稟巡防開州一

帶由

直隸瘠苦之區帶兵以紀律嚴明爲要慎無擾累民間也

批

銅沛

湖團董事滿亞江等呈詞

查湖團設立專官以資鈐束前經奏明將徐州府同知移駐該處嗣准漕部堂咨會該同知移駐湖團去工寫遠難以兼顧河防商請另籌辦理當經前署部堂李札飭該道會同藩司妥細籌議具復在案究應如何另籌迄未據該道覆到至該處田畝亦經奏明俟安置既定按地升科輸租執業現已定案六年何以尙未據查明辦理仰徐海道會同江藩司迅卽妥籌查議詳

覆察辦案懸太久毋再延宕

大通營詳事主甯繼賢行船被劫一案

長江設立營汛專司緝捕原期肅清江面據詳上年十二月間竟有盜匪駕船肆劫並將事主推入江中之事該處汛弁近在咫尺何以當時毫無覺察失事一月有餘贓犯又未破獲現當水師創設伊始豈容如此玩誤仰卽親督該玩弁等上緊嚴緝務將此案正盜真贓迅速破獲馳稟解究屆限無獲卽開具疏防職名詳候核參年來物議紛紛皆謂水師爲不可靠必須竭力緝捕期於弋獲以雪此恥

江督署工科

前署常鎮道稟前在常鎮道任內應捐船工銀兩由
此項常鎮道衙門攤捐船工銀兩應卽一概豁免不獨該道一
任爲然候札飭江藩司知照以後無庸再詳可也

海州營稟响水等口派委巡查由

查前定稽查章程係專爲沿海大口而設該營所轄青口一岸
乃各省商船停泊之區向有稽查之責故經本部堂於上年秋
間飭行查報乃時逾一載並未據駐口之員造冊呈送茲復欲
於响水各小口分委盤驗是徒增船戶商民之累而益啟營員
譌索之端且所稱各該口民船及有商船被劫等事是亦
惟該汛之土匪有礙於船商非外至之船隻有妨於該口也

所請應不准行仰將駐口各員立撤回汛不准給截私查

金陵釐捐局詳送本行捐修萬福橋釐收支冊由

查萬福橋工程既據覆估需銀二萬七千四百兩零係因撙節所致茲就捐收各款核計如汪如濬控案內揚州府訊罰凌桂芳賠繳照估作價銀一萬五百八十四兩又木行隱漏橋釐由府罰捐關石木六百根約值三千餘串又前次富將軍發府銀一千二十兩又據該司等冊報同治四年二月十五日起至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止共收捐錢七千六百七十餘千內支薪工等項錢一千九百餘千尙存錢五千七百餘千統共已經收存銀錢並計約合銀一萬七千四百餘兩加以上年七月二十一

日之後及八月初一日起每兩加收八文截至本年二月底止
所捐計已不少核與復估數目諒無短絀何以自上年四月初
一日開工起迄今已閱十一月既未呈報工竣又不報明辦有
幾分工程年復一年將何時始能竣事耶該董史兆霖等承辦
要工耽延時日是何居心揚州府有督率之責亦不認真訪察
任其怠玩實屬不成事體本應將史兆霖等撤退惟工在喫緊
若另易生手史兆霖反得置身事外應責成淮運司確實勘估
並督同揚州府勒令該董史兆霖等認限辦竣倘再逾違從嚴
參辦除分飭遵照外仰將上年七月二十一日之後及八月初
一日起加收捐數並現辦幾分工程先行查明開冊稟報再該

司等冊開捐收此項釐錢內共支薪工錢一千九百餘千核之收數幾及三成之多其中顯有浮冒並卽確查按款開報察核勿稍徇庇切切

淮揚海屬紳士裴蔭森等稟請復淮水故道由

此案籌議兩月不能斷決博詢眾論力主修復淮瀆故道者固多而辨難者亦復不少難者之說不盡平允而有數事可信者一謂淮揚農民窮困鹽商亦極疲乏不忍再捐卽捐亦不能年內卽至百萬之多一謂章程第八條之遙隄幫做掃工第九條之河渠出土宜遠縷堤寬百餘丈乃是正經辦法河身堅土板沙斷非如第三條溝線跌塘之法所能爲力一謂洪湖北高南

下形如側釜勢難引全湖之水盡出清口中河比洪湖尤高勢難挽南趨之水折而東注此三層皆近理之言欲復淮瀆經費既慮其太鉅效驗亦茫無把握惟復瀆之大利未敢必其遽興而淮揚之大患不可不思稍減減害之法仍不外乎分淮流以入故道擬就稟中所謂成子河引淮入黃者非此案之正文不但三河緩堵卽清口亦可緩開應自海口起西至桃源濬此五百餘里之河身修築縷堤遙堤工不可率費不可省自戊辰年起每年籌銀三十萬倘歲事豐稔軍務稍鬆尙可增加逐年修濬自下而上濬至揚莊高築南隄則中河泗沂之水可東行注海矣又濬至桃源則刷開成子河可分淮入黃矣如果自成子

河至海一律通暢測量水勢不至掣溜南趨再行掘開清口多
一分淮之路如清口一律通暢再行堵塞三河以弭下河之災
目下軍餉緊急籌款極艱然亦不能不急辦以慰該紳民之望
准於本年八月起至明年三月止陸續撥銀十萬在於雲梯關
以下先行試辦并於清江開設導淮局派委官紳履勘水陸測
量高低製備器具博採異議熟商工程做法其公呈中所未及
者如自高良澗以至清口節節淺窄尙須分別闢濬自雙溝以
至舊縣亦須酌濬湖身推之奎河睢河均須大加開濬使徐宿
之水導歸於淮皆應由局中查勘定議刻成導淮事宜一書分
別緩急次第興工不求速效但求實濟不求利多但求患減仰

淮揚道徧傳該紳等知照

監生葛明章稟旂丁周鏞昌等欠帳求請追還以濟公用

由

查閱鈔粘稟據江淮衛旂丁周鏞昌劉廣士等所欠私帳已隔
三四十一年當時既未控追此中必別有情由今欠戶存亡未卜
該監生自知無處索逋因妄冀以灘河口租穀取償要知此項
租穀係屬苦運公產豈能爲周鏞昌等抵還私債該監生亦自
知不能邀准因極陳淮河宜卽疏濬排決巧爲以公濟公之說
請封租穀以一半償欠一半疏淮殊不知淮水宜復故道已據
淮揚紳士具稟批准設局籌款辦理何須該監生以無著之款

空言報效耶粘件內有漕部堂奏稿趙奏言稟詞皆本部堂衙門有案之文何須撫拾砌敘惟所鈔程徽五呈前漕部堂吳之稟敘及能造疏河車著有治水要略圖說據云曾於道光二十九年試行有效等語現詢當日在淮官吏均無知其事者僅聞咸豐四年前河部堂楊任內有人獻鐵齒木車爲浚淤器具當飭裏外河試行無效而止所謂疏河車是否卽指此事程徽五爲何如人候徐爲訪察該監生此稟言公意私居心極爲巧詐不准

江蘇候補葉道稟高郵埧工估計銀錢請飭撥由

高郵新埧工程前經張漕部堂商定興辦係爲疏洩盛漲起見

本部堂酌量工程緩急目前最要者東西兩岸堤工一以禦洪澤湖之巨浸一以衛裏下河之田廬本年二月間本部堂經過之地處處卑薄險工林立夏閒草草修葺可危之處尙多上年清水潭決口公私所失奚止百萬思之寒心堤工與填工二者相較堤工尤爲緊要若欲兼辦兩宗則經費艱難力有未逮現擬緩辦填工先行竭力興修東西兩堤卽就填工所估三萬七千串稍加擴充爲修堤之費填工以木料石灰爲大宗堤工則以土方科垛爲大宗所購各料應暫緩採辦本部堂已兩次面商張漕部堂俟覆函酌定後卽另行委員會同該道切實勘估一切應辦事宜聽候另札飭遵

淮揚道等稟勘估東西兩堤由

據估運河東西兩堤共需錢三十一萬餘千一時誠難籌此鉅款自應先其所急從馬棚灣動手分作三年加修每修一段總須結實堅固可保三四十一年無須加工乃爲經久之計惟此次勘估稟復太遲致前此月餘清明之天未克興工深爲可惜現在時日已迫工程浩大不可再緩程道上年獨任其難憂慮勞苦前經稟請免其再派承修業已批准查江蘇候補潘道廉愼耐勞應卽派令經修會同葉道劉道刻日興工由後路糧台撥錢三萬串淮運司撥錢三萬串陸續運赴工次所少之數俟工程辦有眉目稟請續撥該道等仍事事熟商程道以期成規可

循

淮揚道稟請委員查勘導淮事宜並請撥經費由

修復淮瀆工程浩大自應勘明地勢陸續籌修當以修築運河東西兩堤爲首務二三年內必將全堤修築堅好以弭裏下河切近之災其修六塘河分沂泗之水從淮六塘入海亦可減淮瀆之盛漲其餘工程俟測量准定再議興工據請撥給勘費應准在於興修東西堤工款內酌量勻撥二千兩以資應用仰移知潘葉二道如數動撥至所需員弁卽由該道斟酌派委不可過多得人則一二員亦可幹大事不得人則員愈多而事愈無頭緒應需薪水各項諸宜撙節不得稍浮仍將查勘情形隨時

馳稟其六塘河應如何興修迅速勘估具報舍新堤而先修堤工之案二月卽當會奏六塘河勘定後可并奏也

委修堤工候補潘道等稟辦理堤工情形由

今春陰雨太多本部堂日日焦慮據稟未甚停工稍以爲慰仰卽督飭工員嚴督夫役加緊趕築並嚴催採石員弁迅將所採石料陸續解工以資應用至該道等續請撥錢五萬餘串已飭運司籌撥矣前與劉道面議礮件不宜用凹底劉道言向來有所謂五子礮者其形如五箇饅頭列於礮底以本部堂度之平底者宜施於最上一層取其平而且光其施於中下數十層者則不如凸底之善入而易緊但鍋底則凸太大上層不與下層

相湊泊五子鰲頭則凸小而勻雖凸而不失其爲平似可參用該道等可屢試而酌行之

淮揚道稟酌挑黃河堵築順清河埧由

本年陰雨連綿湖河水勢泛漲前據稟請啟放歸江各埧業已批飭趕緊商辦此兩月內由運司及潘葉二道主持辦理在案至濬黃減漲其名甚善上年十月十九日曾接准漕部堂函稱前試挑張福口引河開濬以後過水纔一二尺而中運河反低於新河底尺餘湖水漲發勢將倒灌吳城七堡以西黃河之底均高湖底二丈有餘等語是挑濬黃河斷不能引淮湖之水入海已屬顯而有證該道日侍漕部堂左右又係經手挑張福口

之人何以與漕部堂之議全不相合導淮須測量地勢高下通籌全局確有把握方可舉辦不能遽擲巨款輕於一試所請未便准行

導淮局董丁顯稟會勘敬呈管說由

仰淮揚道博稽眾議專案詳復所以議修闢六塘河者有鑒於丙寅年清水潭之災故欲分沂泗之水由六塘河入海免致山東全省之漲併力南趨致高寶一帶運河又生奇變也今該董等議以六塘河一開增海沐之患而無以收盪刷之力則淮復故道尤無冀望本部堂向不甚信盪刷之說蓋以堤束水以水刷沙惟束之緊而後能刷之深亦惟黃水之力而後能衝刷所

刷者流行之活沙非未開之生土也若淮水之力稍弱又無高堤以緊束之卽活沙已難衝刷況生土哉是挖溝線以刷生土之說決無效驗借沂泗以刷淮故道之說亦頗渺茫惟六塘果否增海沐之患尙應詳議

淮揚道稟查勘中河六塘等河情形

六塘河洩水旣暢可以暫緩疏浚擬將上下游滾埧修建俾水勢因時宣洩又以駱馬湖今昔情形不同老劉澗一埧三丈東省下注之水若僅仿舊制仍虞消不敵漲所議均非無見然冀望濬黃以暢去路則非旦夕可成目前開六塘河之役正爲急則治標之計若疏消仍無把握而滾埧反爲蓄水而設與本案

減漲之意不符所稱兼顧民田鹽運之說即使工程應辦亦當另爲一議何必歸入導淮案內辦理耶導淮以減漲爲主腦減漲以測量高下爲先務其蓄水運鹽民田等事均俟有餘力而後及之標本賓主之義必宜分明據云通籌全局必使中河六塘河鹽河三處終歲無盈缺之患方爲盡善本部堂之意則謂圖事斷難萬全但求兩害相形則擇其輕若漲時果不太盈則消時稍缺亦猶是害之輕者尙在可辦之列且終歲無盈無缺究竟有何方法仰仍督飭委董周歷勘畢後確實定議稟核勿存偏執之見勿涉游移之詞是爲至要

潘道等稟修築堤工原估經費不敷支用懇請增撥款項

由

今年雨水太多辦工十分艱難原估經費自不敷用應准再撥錢一萬串候札飭淮運司照數撥解以濟要工至前撥淮揚劉道導淮經費錢三千串又添辦郵工迤南原估錢一千九百餘串本不在馬朋灣原估數內自應飭淮運司一併撥解還款以符原案惟現在所築堤工本部堂訪聞係挖東堤之淤灘做西堤之新工夫役不過貪圖近便甚至將堤根挖虛致東堤有上寬下凹者深爲可慮該道等日駐工所何以一無聞見仰卽迅速確查明白稟覆

徐海道稟沐陽縣六塘河身淺窄情形

海沐兩地士紳誼切桑梓鯁鯁焉懼以該境爲壑亦屬人情惟此案議濬六塘祇洩泗沂之水並不洩淇澤湖之水丁顯亦不主濬六塘之說因其可以減中運河之漲免其阻遏清口故歸入導淮案內辦理豈能引淮湖全注六塘至於另開黃河舊堤由海州民便河導淮入海則更無此事羣言淆亂容有與此說相類者豈能不擇而行如該紳等所云以訛傳訛有似市虎成於三人烏焉變於三寫矣丁顯始爲導淮論其於徐海水患卽已推廣及之嗣復呈淮北水利說專就六塘河發論尤於海沐安受患之處反覆指陳今年三月飭委周歷履勘中河六塘等處會商海沐董事朱伯壘葛沅等公同酌議辦法志在宣蓄以

時兼顧農田水利稟由淮揚劉道核轉前來當經批飭仍俟周
勘畢後再行確實定議似此慎之又慎原冀淮揚與海沐交受
其益豈稍有益南損北之見查勘六塘河洩水尙暢本可趲緩
疏濬今接來稟卽順輿情決意不濬六塘可也俟行淮揚劉道
轉飭局中委董等遵照該道亦卽傳諭海沐士紳知照並將丁
顯淮北水利說劉道稟勘中河等及各埧情形一件鈔發閱看
曾參將稟奉委採木起程到漢各日期由
初出獨辦一事總以勤廉二字爲護身之符立命之根廉則爲
僚友及在下者取信勤則不知者博訪而漸知不能者苦習而
漸能自不患無出頭之日也

翰林院編修蔡則澧等稟啟填水誌一案

運河水誌前因清水潭漫口經漕部堂張會同前爵署部堂李體察情形更定尺寸奏明定案保衛堤工卽所以顧全民命並非固執從前舊案水勢情形遞年不同將來設有緩急原不妨隨時相機酌辦至甫經奏定之案似未便驟行更改裏下河之居民總以運河之兩隄爲命脈本部堂擬於二三年內將東西兩堤全行修築務期格外高厚堅實今年九月卽行興工能至一丈六尺尙不開填其所保全者豈不更大各紳民均居堤之左右凡見委員辦工不甚結實不妨隨時密稟本部堂嚴飭安辦隄工加一分則裏下河受一分之益若爭開填之尺寸猶非

最善之策也

淮揚道稟查勘導淮工程情形

據稱濬黃估法有三大挑工程太鉅勢難一氣呵成若隨河身灣直之形剗高就低以順水勢誠如鈔稟內所云多挑高處一尺之深即可多過一尺之水且將來倘能加挑寬深亦不礙於推廣正與現在試辦之意相符惟黃河一灣一變其高處仍自凸窪不齊徑圍亦形式不等估算稍疏一經剗平之後則收方時必難憑稽核其中滋弊甚大必須逐段勘明用勾股截方之術估定土方確數兼用封墩插標明暗記號以憑工竣驗收庶免浮冒此事可於臨動工前數日按每一段先行勘定一面即

令人夫下塘起土勿庸再行周勘造冊屆時勘估幾段方數卽隨時報明備查可也張福口引河出水尙暢其河頭淤遏處畧撈自不可少至於分洩泗沂及海口改道兩層諸說雖各有可採究無確實把握本案主見只可試開黃河故道歸宿於導淮之本意俯從乎紳民之初議盡心力而爲之縱其無功亦別無絲毫流弊庶可以對淮揚之民矣惟今年上半年已籌十餘萬串修馬棚灣要工下半年再籌數萬金修小羅堡要工明年尙需籌款修界首要工目下以全力修東西兩堤使運河無潰決之患庶淮揚免非常之災則試開黃河故道不能不稍遲矣

江甯府詳上江二縣查

覆伍城河向完上邑關租並無旗

租名目如何征解由

旗營魚藕租據稱每年徵錢二百七十千爲青龍山演放大礮打靶之用年終報部之款諒非平空結撰自必確有其地該府前詳詢據耆老居民有將軍塘牧馬草廠係旗人收租之語是否旗營魚藕租卽在此處應由該府督同印委代爲訪查還其魚藕租所在自可免爭通濟門外五城河旣完公費關租係屬國課上江二縣經收報解造入奏銷魚藕租乃旗營充公自用之項斷不能冒認完課之地至今上江二縣每年認完租錢二百七十千亦覺牽強仰卽遵照指飭督飭印委詳細訪查確勘詳覆再解其生初供遽稱城河爲旗租伊家三世包繳繼

又稱在上元完納關租前後兩歧是何緣故該府仍親提解其生詳訊原委取結稟覆察奪

捐職朱柏稟淮北等處河道情形

淮北安海沐諸處河道情形已經導淮局員董逐一踏勘其上游或由二河導入烏沙河下游或在灌河口等處歸海眾說紛紜均經勘明窒礙難行至于鹽河及武障諸河處處皆有草塢議者欲因時拆閉藉爲暢宣泗沂之計尙在存而不論之列更何足以容納長淮全瀆耶來稟圖說多係臆測之見殊無足取不必發局核議也

朱丹忱等稟淮水故道章程由

據稟慮及滎澤之水下注急籌防濬等語尙是懸度之詞本部堂聞黃河大溜由北口決入直隸者汎濫甚廣其分溜由南口決入潁河者其勢尙小目前已閱兩箇月尙無灌入淮河信息爲害似不甚烈卽爲預防起見亦須待水勢有入境確信察其如何情形再行酌辦至導淮之舉已經定議以修運河兩堤治其標以疏鑿舊黃河身治其本今年因遣撤淮勇經費支絀只能先修運堤明年以後則視撥款之多少以定興工之鉅細不必多陳條議也仰淮揚道轉飭該紳等知照

江藩司詳復徐州鎮請修衙署俊有款項再行興建由據詳該司庫無款可籌自是實情惟徐州鎮係屬要衝衙署坍

塌已久工不可緩仰卽在於解存鄰稅項下撥給七千八百餘串以資工用至動款借廉多至一千兩爲止尙須咨部核准工竣報銷部例極嚴此次係從權辦理其油漆工料挑土夫價不准再行發款以示限制仰分別移行遵照

候選同知蔡崇先稟洋槍可否搭輪船解呈槍價是否在滬給領由

此項洋槍民船裝運旣恐不便應准飭輪船搭解來甯以期便捷所稟以英槍五百桿法槍五百桿作爲報效其餘二千桿內究竟尙存英國兵槍法國來福兵槍各若干桿單鷹兵槍若干桿未據稟明細數候札飭機器局馮道先行驗明是否一律磨

刮如新應否逐加挑選所收各鎗計給價六元者若干桿五元半者若干桿就近核示一面稟候給價一面覓輪船搭運卽由馮道轉飭蔡同知遵照

營務處袁道等稟填築城外長濠情形

仰俟秋成後逐細勘明妥籌填築其無關地脈者工程或可少減仍傳諭賈紳等遵照

大通裕溪蕪湖等營稟建造衙署多少懸殊由

聞兩湖所造水營衙署木小而脆工程草率較之太平瓜洲所造各署錢之多少則一工之堅窳則相去天淵今大通等三署亦與瓜洲遊擊署迥殊恐有不實不盡仰候札飭安徽善後局

確核妥議詳復察奪

金陵工程局稟長江水師江陰協署擬在京口協署舊基
建造由

查長江水師本係專防江面各處衙署除中軍副將因提督駐
劄太平府城一併建於城內外其餘均應建於濱江口岸以期
呼應較靈便於巡緝江陰之黃田港口一帶地勢高燥亦甚空
曠自應卽就該處擇地勘辦未便於城內建造致失設水師之
本意仰卽分別移行該營縣趕緊另行履勘妥議如萬無合宜
之地再用京口協舊制署基可也

兩江督署江西科

進賢縣稟到任查辦地方情形

牧令之要不外勤廉二字勤則無不詳求之事而明生矣廉則無不可對人之言而公生矣該令稟從勤廉二字著力當猶長日加益而不自覺也

浮梁縣稟到任及現在地方情形

該縣與大營交涉之事仰時時稟商行營糧臺以免隔閡凡治事以習勤耐苦爲本勤則無不清理之事再加以廉則無不信服之民矣

九江府稟到任後所屬地方情形

該署守再任潯江辦理地方堪資熟手英國通商一事創而尤

難妥貼稟中開誠布公四字最爲緊要我消機心彼亦可釋疑慮現在撫建均已解圍該逆由宜黃一路而竄若蔓延臨瑞注意九江尤覺空虛可慮仰多發偵探一聞賊近瑞臨飛速疊報當令鮑鎮一軍赴潯援勦也

臨川傅錫恩控李清臣爲僞職逞兇逼勒繼串書役請飭訊一案由

此案據傅錫恩呈控李清臣等前充僞職勒索逞凶各情粘鈔內復有何賡堯指控傅錫恩父子一室三帥勒派鄉捐歸己之訴案經撫院暨藩臬兩司批提審辦該臨川縣以人證難齊復請畱縣查訊以致控告紛紛延擱不了看來只爲一僞職大題

目所誤耳逆匪竄踞之地何處不有偽職强者固助賊爲虐便其私圖弱者亦姑且順承苟全性命但不苛派鄉里搜求富室以媚賊便是好鄉官其義不從賊盡室先逃暨甘蹈白刃者有幾人哉賊去之後彼此各以偽職互相告訐地方官遇此等案件但取案中一二切要人證立予質訊察其黨類之善惡究其受害之輕重如確有田產器物可指者追還故主銀錢衣服架空之數概不追究其魚肉良善爲眾論所不容者重則立斃杖下輕則予以枷責諭令受害者永不記仇犯法者咸與維新兩造氣平則爭端息矣上年河南捻匪未猖獗時紳民互認爲團互指爲捻架造搶殺情節官吏震其題目不與立時剖悉以拖

延含混了事卒致民氣不平釀成巨禍雲南回漢相殺其初起時亦是虛架題目互相告訐現在 朝廷屢下寬大之令投

誠者概與自新本部堂所刊解散歌中有不殺僞官之條此案甫經臨川縣稟請畱縣查訊傳錫恩尚未赴質不應遽來本部堂行轅累牘訴屈其親供內編爲六誣十不解之說問詰官長舞文弄墨亦殊非醇謹忠厚者所爲仰臨川縣迅提傅錫恩父子饒錦春與被控之李清臣何賡堯余承恩等分別研究務得確情迅速稟結不得以一二人證未齊再爲拖延總之告訐鄉官僞職之案皆以速結爲妙其延擱不結者必非好官其健訟不休者必非良民至余承恩劣蹟昭著經前鄒令訪察得實此

等劣吏不必究其從逆與否早應從嚴懲辦不俟今日也此批並仰兩司通飭各該州縣知之

吉安府稟抵任後籌辦大概情形

現在江西全境肅清古郡一切善後事宜皆應體恤民艱酌量籌辦所請捐穀一節本年穀價既賤尙非民所難堪應准如稟辦理亦只許捐備守城之用不許太多餘如設立商捐局及令木商每簍捐納數株並責成各屬勸捐解郡均不准行名目愈多誅求愈迫民何以堪仰江西善後總局轉飭遵照

江西安義縣舉人喻學芳等稟畱縣令率團戰守富紳吝捐挾嫌由

地方紳士稟畱官長本屬有干例禁本年六月十二安義縣城池失守據各路稟報皆同該舉人等但稱縣主憤激投河兩次諱言失守殊不知城亡與亡亦地方分所應爾且彭熊兩姓經該令稟請撫部院飭回本籍捐助團費先後各繳錢一千串既已勒捐卽當力圖固守旣不能守自應撤任參辦縱使上司不撤參彭熊不稟訐鍾令亦當赧顏難安其位矣鍾令在安義其平時政蹟姑置勿論卽匿報失守一事足見其居官行逕必有要譽沽名之處該舉人等輒隨聲附和合詞籲畱是但與彭熊二家爭意氣非爲通縣彰公道也下之公道或可混淆上之紀綱不可紊亂除飭江西藩司仍將鍾令撤任另委接署並飭遴

派委員查明各紳前後所稟情節據實詳覆核奪外仰卽聽候查辦毋再冒瀆

前署江西廬陵縣知縣丁日昌稟江省丁漕利弊情形

據稟各條不獨於丁漕利弊確切指陳且於江省各州縣衙門積習疏剔明暢足見該令素日畱心吏治實事求是殊可嘉獎候鈔行江西藩司核議詳辦粵鹽濟餉湖南現已試行江省如辦官運必須較抽釐之利多所增益乃可興舉該令既有所見仍仰縷悉以陳明年將定江西丁漕永遠章程仰該令會同江西牧令之現在皖省者妥速詳議開具簡明清摺呈候核奪二十四日接司道詳攤捐一案並本部堂覆李署司一信稿發給

閱看

排屬卷六

江西貴溪縣生員夏朝秀等稟舉人姚步瀛詭設團局派
丁斂費由

舉人姚步瀛在本籍帶勇雖不無武斷之處亦尚有捍衛之功
前此縱有過失應免追究現奉 諭旨將江西團練大臣撤

去此後凡有借團斂費勒派鄉民者應一概禁革嚴行懲辦至
武生黃應麟另控匿示浮收各情候飭江西藩司糧道查明嚴
參本部堂昨又派人在貴溪徧貼減徵告示矣

江西藩司詳元年以後錢漕酌定數目徵收並分限完解
由

據詳已悉所定各屬丁漕減收銀兩地丁一項以每兩作錢一千六百文計之今收庫紋一兩五錢與去年所定收錢二千四百文之數適合漕折一項南撫等十府屬每漕米一石折收庫紋二兩尙覺未妥合去年所定收錢三千文不過扣銀一兩八錢五分四釐卽以每兩作錢一千六百計之亦不過一兩八錢八分應減爲每石收銀一兩九錢雖漸有增加而大致相符廣信府屬七縣向來浮收較重減至四兩仍覺過多應減爲每石收錢四千文外加軍需費八百文作銀三兩俟軍務完竣減去八百文銀亦照減所有應解司道兩庫及提貼軍餉並各項公費卽照所議之數分別解支至花戶完納仍有拖欠各立限制

按限加價以儆疲玩應卽如詳辦理惟所加銀兩應以八成批解充餉以二成給經收之州縣俾催征者更形踴躍前此湖南湘潭衡陽等處減漕之法雖由巡撫衙門先示之意而仍由各縣督同紳民詳悉定議稟明撫藩兩署立案較之湖北先奏後定者更可垂久本部堂擬卽會同撫部院札飭各屬出示曉諭令各縣官紳自行酌議稟省立案另擬示稿札稿由司道轉呈撫部院察奪其不妥者稟商改正卽行刊刻送皖會印分別發貼定於六月初發出限中秋節前一律稟復定案具奏仰錄報撫部院查核

江西藩司會詳丁漕減價停捐核議應行融撥抵補各款

由

據詳并清摺二件均悉停刪摺內各款多係本部堂正月批內所指之端錯誤三條應卽更正補列三條應卽添入年例隨時兩宗通計公務要需其銀六萬二千餘兩均准立案在於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項下照數融補由該司按季支給年終造報其從前詳攤各案卽飭該管府州逐縣清釐註銷永斷葛藤惟此項融補之費究應於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項下開支乎抑應於一三耗米歸公項下開支乎仰稟商撫部院酌定歸於府攤考費案內一併議詳核奪

江西糧道稟催提漕折情形

批牘卷一
令各屬按旬摺報按摺催提此議尙屬可行惟縣縣派委員守
催徒滋擾累此輩一出省城情態卽異當此新章初定革除攤
捐酬應之時不可開此需索之端或用書函諄催動之以至誠
儆之以大義擇一二疲玩者勒限奏參或可日有起色不必委
員之相屬於道也

湖口縣紳士截取知縣高心夔等稟究納地丁南糧銀米
折量價數多寡不能一律請示由

地丁一項本部堂已會同撫部院頒發告示雖以銀爲準以一
兩五錢爲率然交錢亦聽民自便雖未將銀價斷定然以去年
示中二千四百之數計之則每兩合錢一千六百已隱然若示

以定價矣特市價漲跌無常此時一涉武斷將來動多窒礙目下該縣銀價跌賤該紳等所請明定以錢合銀數目之處礙難允准至該縣向例完丁不滿二千四百文之數應准酌減每丁一兩完銀一兩四錢五分交錢則二千三百二十文稍慰該縣望澤之情仍不出前示範圍之內其丁銀不滿三四錢之戶亦應照此定則與大戶一律征收不准擅書圖差浮收勒索另立小錢糧名目致滋擾累至該縣兵米一項大戶多係實量本色小戶多係折色量本色者一斗加六新米上市時每一石六斗不過合制錢三串數百文耳折色則額米一升須折錢六十六文一石便須折錢六串六百文與量本色之價多寡懸絕未免

大戶便益小戶喫虧殊非均平畫一之道本部堂減漕新章皆係折色卽江西司道會詳南糧兵米亦係折色由縣官買米運倉該縣兵米一項應改爲一律折色征收每額米一升應改爲折錢四十八文以禁大戶之歧異而紓小民之窮困卽倉後打樣淋尖等弊亦不杜自銷矣書斗主開桂等六名膽敢仍前舞弊候卽嚴拏懲治本部堂與撫部院此次新章准縣官與紳耆會議具稟蓋欲聯官紳爲一氣而後各縣有可久之法民間無不達之情該紳等呈詞有公庭呵辱胥吏把持字樣殊乖所望本部堂始與折衷核斷其永久章程仍應由該紳等稟明縣官詳細定議赴省立案不得稍涉意氣藐視司牧致傷大體凜之

前南昌縣稟前代南昌所解漕折仍作正款免提加價銀

兩由

仰江西布政司會同督糧道核飭遵照此案立法之初自以恤民爲主然州縣不稍足自裕則斷無不浮收於民之理亦斷非可久之道南昌酌加漕折銀一錢六分自是紳民願出以供邑尊辦公之需何以糧道又將此項提作公用公用之說原札所無仰一併詳復

江西藩司詳明酌定撥補各屬考費銀數章程

不敷經費旣已悉予刪除則府州試費應照院試之例一概如數撥補不可酌減四成此項考費不於一三津貼米價項下支

銷甚是甚是亦不宜專在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項下支銷應於半歸本部堂營餉項下各認一半乃爲平允府州費不減成歲科并計亦僅銀八萬五千六百八十兩零每年不滿三萬兩邊津貼項下各認其半各不滿一萬五千其勢常處有餘其事乃可垂久卽一二津貼米價亦終宜照部定初議歸之州縣乃可垂久否則州縣不稍寬裕不旋踵而法裂矣惟公同籌補四字仍啟攤派之漸斷斷不可

江西藩司會稟查議江西丁漕火工減價情形

據稟錢漕銀兩須循舊由省傾瀉省匠應得火工及官吏人役向歸火工分交之款均礙難裁革否則除弊適以滋弊各等情

具見悉心討論實事求是以勢論之似應卽照所議辦理惟查江西司庫歲額正雜款銀一百八十六萬三千六百四十六兩有奇道庫歲額正雜及漕折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零三十二兩有奇若照前次摺開火工數目約計各州縣每年應交司署官匠銀共八萬八千餘兩道署官匠銀共七萬四千餘兩除該司道及內使得項外司署尙有七萬兩零道署尙有五萬三千兩零卽各屬錢漕完解不能足額而每年征至七分八分省匠及官吏人役所得火工爲數過鉅應如何分別大加核減仰悉心籌議就近稟請撫部院核定示遵 國朝定制自雍正初年明定加一之耗優給各官養廉銀兩卽已嚴禁火工解費絲毫

不准多取今養廉已爲分內應得之項而火工之不禁如故卽辛酉年督撫會札議給司道衙門公費亦爲裁去火工一款另籌津貼起見今公費又爲分內應得之項而火工之不裁如故聞知府已得公費仍有收節壽禮如故者是新章但刻苦州縣而司道知府較前更肥矣初立新章之時係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李藩司函稟大減丁漕革除陋規廓然更始其裁禁火工節壽辦差供應等事皆李藩司所議定并代督撫擬一札稿示稿本部堂卽將其札稿與毓部院會銜行之一字未改其親筆擬稿今存本衙門附卷意謂有本省藩司一力承任本部堂不過主持大綱斷無行不動之理厥後元年春閒聞江西州縣

多議新章之刻並聞李藩司嘗議新章諸多窒礙若忘乎裁禁各項皆其所定議手稿者殊堪詫異其司署火工李藩司任內全未裁減自立法而自背之則尤堪詫異也今來稟請將火工中司道及內使得項裁汰餘仍循舊本部堂亦不欲堅持成見第一條翻案卽各條亦有應翻之處司道兩署旣收火工卽不宜再收公費此時旣收公費卽不能不大減火工仰再爲討論一番取之司道者少一分卽減一分蝨弊存之州縣者多一分卽寬一分民力至要至要另稟銀價日賤州縣錢漕徵銀毫無餘潤可沾以致辦公竭蹶自甲子年爲始請照辛酉所定錢數征收並請以後收銀收錢悉由官定不由糧戶自擇應如所議

辦理如須兩院會銜出示卽請撫部院主稿送院會印可也仍先將此批錄報撫部院查考

江西撫建身釐局楊令照黎稟行戶無帖私充經書弊混請提省審辦由

身帖向爲州縣分肥之端書差漁利之數本部堂疊次批飭不准州縣干預乃江省身釐總局不能認真整頓以致辦理三年毫無起色茲據稟稱身帖積弊均係實在情形縣書陳大槐應卽在於該分局門首枷號兩月貞順等行戶十家均應飭領部帖臨川縣黃令始而稟傳管押繼而開釋摺案顯有徇庇賄縱情弊候參辦以儆其餘以後撫建所屬各縣市鎮責成該令查

明己未領帖各行戶分別開單詳報該令務須親往確查藉以周歷各卡訪求釐務之利弊察看卡員之優劣隨時密稟所需夫馬等費准其報銷該分局准用局勇字識按月報銷口糧毋庸撥用縣署書差新城卡員孫鴻鈞辦理釐務最久近聞聲名甚壞既據稟稱商賈頗有浮言自應確切查明據實密稟參辦不僅以撤退了事李家渡卡員姚星浦不將經收數目及餘存票簿移交清楚擅自回省顯有虧挪情弊仰卽認真查究溫家圳卡員李振欽稟撤甚是該令職司分局舉核稽查是其專責嫌怨有所難避撫建釐務疲乏已極務須實力整頓以期有益於餉無害於民是爲至要

南城縣稟折扣漕項民間議增請發還俾得賠累由

現據司道詳覆扣存各屬酌加銀兩一併放給卽以放給銀兩
仍行收還正漕折價或本身應解交代案內正項錢糧札飭自
行指款抵收其既無欠解漕折又無別項解款卽由道庫提還
現銀等語已批准如詳辦理矣據呈摺內所開批解丁漕上庫
除津貼軍餉司道府公費及縣鑪傾銷火耗外另有火工解費
添補寶平投文挂號掣批等項陋規已批飭司道將庫丁鑪頭
丁書譌索爲首者解送安慶以憑訊究至摺內所開丁書經承
辦公清書辛工火食及經承提用開銷各款并幕友束脩一切
雜用浮應由該令自行酌量分別裁減差使應酬何至需銀一

千二百餘之多前批司道詳考試經費一案鈔給該令閱看至稱該縣額征漕米一萬二千四百餘石仰卽分別漕米變價若干隨漕協濟倉費耗羨贈軍剝淺扣半腳耗松板價腳迎剝等項各若干及有無兵折屯糧兵加餘租等款一一臚列詳明稟復

臨川縣稟貞順行私賣客油無帖私充由

身釐二端乃官與民爭利之事若非稍示威嚴令必行禁必止則商民多方抗匿身帖尤書吏所據爲已有者一旦奪而歸公更覺非威不立非勢不行而局卡委員偶爾立威不得不借照於印官差攝簽拘一棒一喝形格勢禁商民不敢抗匿書吏不

敢阻攬而財於是乎生矣從前湖南駱撫部院籌辦釐務湘省
競傳其袒紳而抑官湖北胡撫部院籌辦牙釐鄂省競傳其袒
委而抑印非抑也印官不以權勢輔照之則委紳之號令不行
局務立壞也江西局卡委員本乏竭力經營任勞任怨之人偶
有認真承辦者印官不稍與護持或反爲掣肘日積月累遂致
身釐大減軍餉奇絀本部堂憂憤實深每思參辦以徹其餘念
風氣相沿不忍未教而先劾又因昔年在江見該令又愷惻有
賢聲故亦遲遲未發陳大槐之案現交撫州府吳守嚴行訊辦
該令有無徇庇候吳守詳到核奪

江西牙釐局稟洋商運茶完納子口半稅江西省捐釐無抽

由

洋商入內地置買茶葉請領報單運 經過各卡自不能再抽釐金而義甯州向收華商之捐准華商請獎與洋人無涉洋人之請領單照本不能阻華商之捐輸惟訪聞江西茶捐近多流弊已照部議改辦落地稅另札飭遵矣其已收落地稅以後商人販運經過各卡華商以護票爲憑洋商以運照爲憑均令驗明放行不准再抽釐金並不准需索絲毫小費仰卽通飭各局卡遵照至卡員胡光裕所稱福德泉茶莊係代寶順洋商辦茶此外尙有鴻興信等莊均領洋商資本等語不可爲憑前因安徽祁門縣設立行棧英國領事出爲承認稱係洋商開設一案

經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旋據該公使照覆內稱內地城鎮約內本無外國商人進內開行之條此等情弊決無英商在內等語照覆又經總理衙門鈔錄照會以該寶順行何得以洋商名目自居倘佛領事狡執卽當謹守條約與之辨論毋得稍涉含混致開內地奸商串同把持之漸咨覆本部堂在案寶順行尙不得以洋商自居而福德泉何得以代寶順辦茶遂爲洋商華夥自居鴻興信等莊又何得以領洋商資本爲詞本部堂訪聞義甯州茶莊本不欲串同把持皆因胡光裕刻薄肥私每收茶捐格外挑斤銀色動輒畱難數日藉補銀色爲名以充私橐而過秤又不公平逼令華商冒充洋商以致今年頭茶少收捐

銀數萬金之多是以撤去胡 裕另委朱王二員接辦矣

江西藩司詳臨川從九陳大槐包蔽身行請咨斥革由

捐職從九縣書陳大槐候卽咨部斥革仰該司會同臬司提陳大槐到省收押訊究侵吞諸弊一面飭令撫州府將貞順等行戶一律捐領部帖如始終把持不捐卽將陳大槐解赴本部堂行轅究辦

景鎮身釐局稟遵示更章抽收洋華商茶稅是否錯誤由江西茶捐請獎流弊滋多照部議改征落地稅皖南引捐釐係本部堂今年從新核定章程未便朝令夕改其在皖南已完引捐釐者不完落地稅在江西已完落地稅者不完引捐釐經過

安徽江西各局卡一體蓋戳放行雖江皖之辦法不同而皖南收華民之捐准華民請獎江西征業戶之稅令茶莊繳單皆以中國之法取中國商民之財與洋人毫無干涉據稱商人販道毛茶二萬七千四百三十斤計四百二十二袋指爲英商立德販運之茶前據九江關呈報四月十一日英商立德請發空白土貨報單運照各二十件往徽州辦茶四月十八日英商立德請發報單運照各三件往義甯州辦茶五月十七日英商立德請發報單運照各三件六月初十日又請發報單運照各三件均往婺源辦茶以一商人請領單照數十件自爲包攬華商之用此次販運毛茶旣未炒配成熟裝箱顯係華商私買洋人單

照串同把持候飭九江關查明私買單照運毛茶之華商嚴行懲辦至茶莊業戶在皖境者應完引捐釐在江境者應繳落地稅該守傳到茶莊十一戶均有店號既不於未經發販之前完繳引捐釐銀及至該卡查出僅令繳稅領單未曾照章加罰已屬從寬該茶莊何得以應繳之款需索行商仰卽會同地方官查究茶莊十一戶如有需索行商情事勒令退還並另行嚴辦本部堂所征取者所懲究者皆在茶莊業戶不在華洋商販也

江西藩司會臬州縣向交火工定數詳開一摺官匠於火工內分交各款定數另開一摺由

初議丁漕減價章程卽令裁汰火工解費茲據該司道將火工

陋規和盤托出先將司道辦公及內使得項一律裁汰正已率屬澈底澄清嘉慰曷已惟茲事前此相沿已久後此利弊仍長若不痛加討論將來必蹈前轍聊以本部堂之所聞再與該司道等一細參之查例載州縣解司銀兩無論元寶及十兩小錠均令於錠面上鑿鑿年月州縣及銀匠姓名各州縣起解銀兩均已傾瀉鑿鑿故南城縣陳令稟內有每銀一兩縣鑪瀉水銀一分五釐之款閒有州縣運錢赴省易銀解庫者或錢店包兌或丁書包兌市肆之傾銷火工取諸州縣之銀匠及至上庫則銀已傾銷矣且漕項例收散碎向非盡解元寶卽收元寶亦未必從新傾瀉該司道庫前解糧臺軍餉銀兩不無低潮上年春

間尙有攙和銅塊經糧臺委員密稟李前司嚴查未究之案可見解銀上庫未必盡皆傾銷官匠設鑪未必實有其事卽遇有低潮銀兩另加火耗亦不在火工解費之內而所謂官匠者朋充以應募鑄營以准卯并無傾銷之手藝一經簽充派令承辦若干州縣凡承辦之州縣解銀不將陋規交清不特傾銷足色之元寶不能上庫卽就近撥解巡道府營交收之款州縣補具文批申報司道核作收放者亦不能掣發批迴授官匠以把持之權遂成牢不可破之弊宜將藩糧二署向充銀鑪官匠概行革退不准再有此項人役庶幾弊竇澄清一了百了夫州縣有承傾之責銷鑄之匠庫官任彈收之職與其責成應募之商民

曷若責成州縣與庫官更有把握庫官署內設鑪選募善辨銀色熟習傾銷之銀匠一二名從優議定工食通飭各州縣丁漕兩項一律傾銷足色鑿鑿年月州縣及銀匠姓名令護解之丁役帶同銀匠解省上庫責成庫官督飭署內銀匠驗收如實有低潮以樣銀比兌抽翦令護解之丁役銀匠眼同傾銷如鎔銷提出低潮令縣匠補足火耗如無低潮或銀匠格外挑斥立即責革或庫官授意格外挑斥立即詳參以州縣庫官分任其責則庫官署內之銀匠僅供驗銀之役需人不多工食無幾再加以兩庫官吏丁役之津貼綜計歲需不過二三千金則易措辦矣此外經歷理問各有廉俸又有承辦憲書之優差司道衙門

書吏丁役既有役食又有另案撥補年例捐款內之辛工紙飯均非枵腹從事并與收銀不相干涉一切陋規皆可裁汰再據南城陳令稟內所稱司道衙門向來火工之外尙有解費及添補寶平投文挂號掣批等項名目稟內未曾議及者均應一體裁汰該司道如以此說爲可行仰卽稟明撫部院照此詳辦如其窒礙難行仰再反覆稟商事關久遠本部堂決不固執已見也至來稟稱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銀兩儘數撥補捐攤考費已虞不足等語卻不可解前據李前司會同該道詳稱捐攤考費歲科并計府州不減成分作三年勻派每年需銀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兩有奇除本部堂於津貼軍餉半歸糧臺項下認分一

半外歲需僅一萬四千餘金卽以融補停捐各款銀六萬二千餘兩併計亦僅七萬六千餘金前據李前司會同該道詳稱丁漕兩項應行隨解江西一半軍餉歲額共銀一十四萬七千九百四十八兩零雖有災緩不能足額斷不至不敷動撥至所稱內河水師一軍專備江西巡防之用糧餉動放釐金與釐金專充本部堂軍餉原議不符請將此項改歸江西善後局在於軍餉項下動放彙入防兵報銷並請將丁漕項下隨解半歸楚軍銀兩併歸江西津貼公用等語苦心經營所議極爲平允惟內河水師撥歸吳城釐局發餉係甫經批定之案未便朝令夕改且俟明年再酌該司道查閱本部堂前兩月所批孫將程丞之

案則可知其有難遽改之故又據稱一三津貼米價卽以同治二年爲始歸之州縣濟公所有佐雜武職協濟公費仍由州縣自行支給最爲妥協卽照所擬辦理

撫州府稟查訊陳大槐玩法弊混貞順等行無帖私充一案

查辦極爲認真情理亦得其平均照所擬結候飭藩臬司免其提究黃令昔在廣信見其豈弟謹飭准予免議本部堂雖極思整頓然於良吏不可苛求也

江西紳士夏廷渠等稟建造張文毅公等專祠條款由

張文毅苦守危城近九十日晝夜辛勤心如金石其前後典試

視學及巡撫任內尤多善政江忠烈以湖北臬司奉

命幫

辦金陵軍務道出潯陽本可不赴江西乃一聞賊竄南昌星夜
馳援入城堅守保全會垣均有功德於江西該紳等不忘遺愛
擇日鳩工遵 敕建造二公祠宇所陳條款諸臻妥協仰卽

稟請撫部院就近派員並飭在城府縣各官會同該紳等敬謹
將事以襄盛舉條款附

景鎮牙釐局稟報抽釐總數應存茶款銀兩由

上年初辦落地稅商民尙未周知致有已完引捐釐未經呈驗
三照重收落地稅札飭退還之案現在辦理日久所收稅銀亦
無退還之理仰將茶款存銀併入釐金搭解以後皖茶經過該

卡查有漏稅及斤兩不符者照章飭令補完引捐釐銀並罰加三倍毋庸改征落地稅蓋落地稅一案所有奏稿咨札告示皆專指江西言之本未議及皖南也

南昌府申前奉抄發許高鴻衣物等件應否變價解兌由許高鴻贛城一寓從前抄出之金銀衣服器具奏結時並無發還許家之說自不能再行給還其所置田產奏明由黃守等酌量斷還惟恐各賣田原主仍有與許高鴻家爭訟之處應將抄產變價發交黃守黎守會同歸公存儲以備許家與賣主爭論田價爲彌縫息訟之用此案概歸外結毋庸造報

南安府知府會稟委辦南康充公田產等案擬定章程由

查辦此案大致有二一在清釐田房給還業主一在裁撤團局以靜民氣來稟四條第一至第三條均言清釐田房之法如塘江蕉坑抗斷之事既將霸收房租之劉光珍拏獲正法又限令王功興設法調停是否忱於威令羣情帖服產業即可清還稟內尚無把握蕉坑之昭忠祠卽係周道石令搆訟之一大端原奏並未飭毀該守等遽令毀祠稍涉草率至充公田地房屋除實係叛逆及無人認領者酌量充公外其餘概還原主係本部堂奏明定案該府前議將八年以前所罰之田充公八年以後概行發還殊未妥協自應遵照 奏案辦理以實係叛逆及無辜脅從者顯示區別不宜以充公之年限先後爲區別陣亡勇

丁本無卹田之例一勇而卹數畝則嫌其太多數十勇而其卹公田則難於分晰如能將卹田變賣散給現銀自是正辦設或不能亦須將卹田章程詳稟具奏以免數十年後反復纏訟未發鈔票亦應停止以杜訟端第四條裁撤團局准如所擬辦理鄉間各局愈少愈好不得再行苛斂別生枝節該守等係奏派查結此案非尋常札派可比黎守業已交卸固應在康邑久住宜稟請另委別員黃守係該管知府相距不過一百餘里亦儘可在康駐札竭數十晝夜之力認真妥辦不得諉諸他員視爲細故此次若不澈底清釐將來南康田產黨仇訟無了期俟該守等詳到本部堂據詳 奏結聲明數年後如有翻控惟該二

員是問也

南安府知府稟約會赴康查明田地及各案原委情形細核所擬辦法均尙妥協仰卽會同黎守妥爲辦理凡辦案欲爲經久之計不得不慘淡經營反覆求詳也

前署南安府黎守兆棠稟南康之案由黃守專辦請示由現據南安府黃守稟陳所擬辦法均尙妥協已批飭會同該守妥爲辦理詳覆定案仰卽會同妥辦其事不過一月可畢所有贛南釐務應可兼顧至霆軍糧台此次波瀾若定以後應易經理仰候護撫院改委仍候批示

江西撫州幫生員王謨等稟屯田請緩餘供銀兩由

此案應特派安徽吳臬司委員前赴建德地方查明原委詳細稟覆核奪建德屯租隸江西督糧道爲數甚微而隔省徵收諸多不便該司籍隸江西而皖省去建甚近能詳 奏定一簡便之法加惠屯丁則善矣

江西臬司稟查各屬團局久已裁撤覆訊武舉張弼臣由武舉張弼臣擅設公案於本部堂之路票尙敢藐視謝巡檢尙畏其強橫是其平日之目無法紀已可概見若不斥革必愈橫行鄉曲爲害行旅萬載縣久不稟覆殊不可解仰卽嚴催該縣研訊詳辦毋任再延

萬載縣詳審武舉張弼臣喚勇搜驗路票扯破衣服一案

武舉張弼臣曾經帶勇遞保都司自應安分曉事乃於親兵王廣發等過境時並不細心查問輒令團勇王桂茂等任意搜驗滋生事端雖據訊無擅設公案情事顯係恃有官階不安本分應將張弼臣所保都司守備藍翎咨部撤銷查收保獎各札送院塗銷從寬准畱武舉人予以自新之路仰江西按察司錄批詳請撫部院核辦

統帶江西內河水師孫提督昌國稟前奉委紳收捐續修縣志茲志成未載請分別飭查由

此案於同治元年據該統帶將各員弁銜名開摺呈請轉飭當經札飭清泉縣轉移修志局查照纂輯在案何以未據列入候

鈔摺札飭清泉縣再移修志局紳查照纂輯並查明該委紳歐陽利所收該營捐銀百數十兩曾否交局呈復核奪

撫州府稟到任現辦事宜並地方情形

仰將地方應辦事宜嚴督各屬次第經理京官初出外閒每以不曉事理見嗤每事推尋源委辨其所由始而究其所終極理會數件則逐處可以旁通其洞悉反有過於素號精明者矣

統領江西陸路各軍王道承澤稟抵江接統各營及添募

親兵由

該道志識卓越才大心細本部堂久已聞之茲接統江右各營雖處安閑之時無忘艱苦之境終日欽欽如對大敵不特有裨

於軍事卽立身之道惕厲日新亦常有一種朝氣也

江督署鹽政科

淮運司詳現在抽釐各卡請咨部立案嗣後無論何營不准設卡抽收以示限制由

運商由場到棧每票共抽釐錢一千一百文水販接運出江下游各釐卡每票銀錢併計將及六兩至上游皖楚江面沿途釐卡更多皆由各處軍餉緊急萬不得已之計該司以商販成本過重慮其虧折滯銷欲請批定咨部立案不再添抽以示限制不爲無見惟各軍同一缺餉若謂此卡可以常設彼卡卽宜裁撤其勢固不能行卽謂後來禁止添設現卡卽可不禁其理亦

不甚足所請核咨立案之處礙難照准既不能爲他軍謀一裕餉之法卽不能爲淮綱定一共守之規政出多門焉能利出一孔時勢使然且姑仍之

淮運司詳覆籌議輪船拖帶章程由

據詳復加細核所擬嗣後查出私拖將鹽船一併入官并提奸商盡法處治洋人逕送領事官究罰較稅務司益足以資彈壓立法似屬周備查洋船拖帶上駛揚帆迅過并不停泊候查何由辨其爲官僱爲私拖稽查且難禁止更爲不易况聞洋船近常私帶米石接濟金陵之賊尙不能禁又何能禁其拖帶私鹽卽能查出逕送領事官亦難保無徇庇情事白齊文所犯情罪

重大至今未將該犯交出卽係洋官袒庇之明證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不行而後更改則不如不輕議法令之爲愈仰該司再四熟籌若能於經過之處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後令洋漢一律嚴懲自可據所議轉咨辦理若自度此二層皆辦不到則本部堂不甯輕出此令也

淮運司詳漕院奏江運改復舊制一案俟淮南有商認岸再行籌計由

北鹽運江誠如該司所議有益於淮北者其利甚小有損於淮南者其害甚大況目下九洑洲將次克復江路將一律通暢本部堂當另定新章收回淮南引地堵止川粵各私更不宜以淮

北之鹽侵淮南之引地又添一重轆轤也仰候咨商漕部堂題行停辦另爲籌議

江西督銷局程道桓生稟到局派員銜名由

前此浙鹽運西之時局中似友多而員少且局員亦不盡由本部堂給札該道和平明練攸往咸宜所慮者瞻徇私情不能裁之以義前來行轅告狀遞稟之人詢諸號房每有由該道指引遞入者已屬不知遠嫌此稟隨帶四員而同縣占其三皆因私情膠葛不能擺脫同人之道于野則亨于宗則吝以其私狹也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鄉同縣者極少劉撫部院相從三年僅保過教官一次近歲則幕僚近習并無湘鄉人員

豈戚族鄉黨中無一可用之才亦不欲示人以私狹也該道初政卽偏於私暱將來徽商在江者頗多恐糾纏不能自主人非太上忘情亦誰能盡免於私特徇私而漫無裁制則不可徇私而認爲分內之事認爲理直氣壯之事則更不可耳

雲南迤東黃道等會稟米鹽互市一案

連據廿四廿六兩稟詳加披閱其中多具卓識尙有略須斟酌處再以本部堂之所見分條商榷如左

一解京米石參用白糧一節湖南米質較嫩道途較遠恐有溼熱霉變之患自湘來者應卽全辦糙米如裏下河一帶冇米可購酌兼辦白糧一二萬石或算皖省之米俟黃道到泰州後察

看斟酌

一土商運米到皖互市之鹽在楚西食各岸商鹽之外其行銷楚岸並與商運兩不相背鹽不入局歸行發售者以私論自不至爭相減跌各等語應如所擬辦理但須由安慶總局另刻護照將照根存皖中照護運左照寄楚局查對庶與自泰起運者大同小異較有把握

一現辦互市只可略借湖南米價以作鹽本原以防淮鹽到岸之遲銷售之滯現銀不敷周轉據稱湖南米商由皖往返有數月之期彼時鹽已分銷價已到手恐不能如此之速以本部堂之見湘漕十萬石解津必須於三月內一律到皖乃能於四五

月一律放洋殊不易易卽招商買米能否始終踴躍殊不敢必
應請湖南一面招商運米一面官自辦米其招商者仿照今夏
軍米之例商人運米抵皖量收後再回東征局領價其官辦者
仿照道光中辦漕之例由官碾米委員解皖本部堂代爲遞運
到津日昨咨提湖南允解之十五萬金先解赴泰州以作運鹽
之本將來卽作湘漕運津之費歸還湖南之款此外湖南所備
米價銀兩聽憚撫部院自爲經畫本部堂不敢再行咨提蓋活
用之而兼爲鹽計不若呆用之而專爲漕計也續稟請咨催湖
南趕緊再解十六七萬之處暫時無庸議及

一商借官鹽一萬大引前批仍須交商領運原未遽定交王子

鑑不過因官運難得其人不如仍交商運俾沾利息以廣招徠
茲旣據稱經辦委員有事權而無利權與從前官運大不相同
所見甚是應卽照續稟所擬委員前往泰州提取分運湖南北
歸局發行售賣惟據稱銷鹽一引可獲利三十兩及續稟開具
清摺每引除鹽本運腳外餘銀三十五兩有奇等語此時鹽未
到岸運費如何售價如何殊難預定每引除各處釐金外能獲
利十餘兩所得已多矣

一湖北設局收川私之釐自應在川私初入淮引地面時抽之
斷不能於腹地逐節加抽此乃鹽院稅鄰私以清淮引之界非
江督越楚境而分餘斤之釐也候咨商鄂省時另案札知

一湖南買米定價均照原稟第五條所議辦理其續稟內稱湖南扣存未解之銀請畱於南省由東征總局就近分投設法採辦京米或招商運米加領米價數成均聽南省酌辦等語本部堂之意湘漕至十萬石之多全靠招商購運斷不濟事必須一面由官購穀碾成顆粒圓整之漕米由官僱船委辦一面招商購運由東征局定價經辦二者兼營并舉或可於三月內解畢否則眾商居奇價必突漲且湘省漕艘久壞民船大者絕少卽裝運亦煞費經營不可不早爲籌畫作每月解二萬石之計庶幾事豫則立

一據擬簡明章程內海運一條請飭上海道派令殷商挑選沙

船編號造冊送局備查應卽如稟札飭遵辦兌米給價等事並照所擬辦理其由津至通至京分歸直隸總督暨戶部經理亦應援案照辦惟米船放洋不定限四月以前今年上海商捐米九萬石放洋之期係五月一批六月一批八月初一日一批此次稍爲提前至五六月放畢亦無不可准鹽運楚一條大要在設局督銷現在湖北已委黃道杜道會同本省司道督辦湖南設局候卽咨商遴委興辦另札飭知

以上各條係就兩稟中所及詳如商榷餘均照所擬辦理其僱用沙船如何給價能至何處受兌以後察看情形再行商辦

淮運司詳據淮南總局詳准張守秉鈞移請給照收鹽一

案

查本部堂前批有認運西楚新鹽在五百引以上者准其認收場鹽等語係指殷實商販資本較豐者而言今恆裕隆所認西鹽六千引業經兩月有餘尚未據綱運一引昨已札飭張道查明該商如果逾限竟不到泰卽行注銷在案核計新章西鹽六千引約須本銀五萬餘兩張守文內僅稱籌撥萬金所短尙鉅是資本並不豐裕徒借認收垣鹽之名遂其下場自綱之私所請自赴伍祐草堰二場收鹽之處斷不准行凡公牘各有立言之意本部堂前批運司之詳必須有重資辦運不准空言認垣所以杜場商之弊也後刊西岸之章必須赴公棧買鹽不准下

場細收所以杜運商之弊也害豈一端言各有所當也張守所辦者運商之事而欲下場收買該司當據刊本章程駁之不得泥前語而違新例再新章不准另立營運官運名目恆裕隆並不赴局自行具稟率由張守自備移文顯與刊章不合候咨明彭部堂迅將張守撤回不准干預鹽務

雲南迤東黃道稟米鹽互市一案

該道歷任江蘇守今爲蔣相國陶文毅林文忠諸名臣所器賞出考優保均有奏牘可稽內無參劾之疏外無京控上控之案卽本部堂詢訪蘇省士紳亦有去思而無貶詞近年籌畫兵餉任勞任怨本籍及外省各軍倚賴良多而於本部堂東征之師

尤爲竭力維持每當萬分艱窘之時得大批餉項接濟保全甚鉅曾經本部堂奏明在案此次因畱該道辦理鹽漕諸務廷旨忽加深責或因前奏立言未當或別有人參劾以致上千嚴詰此時若遽行奏請查辦難免益觸 君父之怒須俟稍遲遇便代陳始無爭辨之迹而前事可期昭雪仰仍往來兩湖蘇皖襄辦淮鹺其濟時艱至該道慮及認真辦事或致蜚語橫生本部堂當力爲主持不虞黑白混淆也

江西督銷局稟設立吳城分局章程由

據稟吳城分局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設立並據酌議章程六條及擬派執事薪水等項均悉第一條分三七成准於春月

水淺時行四月以後江深暢行仍以省局爲之吳局只可銷一二成或竟將分局停撤仰於三月中旬察看稟辦第四條收次色銀流弊孔多礙難允准餘皆如所稟辦理吳城旣設分局所有舊鹽自應歸局一律出售以杜搶跌現在漢岸舊鹽核定與新鹽分成勻銷售價在刊章定價以內只繳局用及楚省釐金如在刊章定價以外仍令以三成歸商七成充餉西岸事同一律仰卽督同程牧仿照辦理

雲南迤東黃道稟米鹽互市一案

北宋漕運之法荆湖岳鄂之粟運至真州入轉般倉回船卽自真州請鹽運至荆湖銷售真州今之儀徵也荆湖岳鄂今之湖

南湖北也將來兩湖江西之漕改辦海運應略仿宋世之法宋世由真州換船入淮以達汴今日亦須由揚儀金焦一帶換船入海以達津宋世漕船可由儀徵帶鹽回楚今日亦可由儀徵帶鹽回楚海運一案部臣仍令各督撫妥議章程覆奏本部堂擬於覆陳疏內議及仍於儀徵設立米鹽互市局若經理得宜不獨可省多造漕船實亦官商兩利之事日下兩湖米價奇貴湘漕仍解折色所有安慶互市一局應暫停撤改爲轉運淮鹽局專管官本運湘之鹽另行刊發關防至湖南借撥漕折銀十萬兩卽於運湘新鹽銷售項內劃還湖南糧庫歸款已於去冬咨明撫撫部院矣

漢口轉運局李守宗義稟送分銷湘鹽照式由

湖南督銷分局前據黃道稟商已覆令不宜多設以一事權該
守擬呈照式內所敘分四路行銷等語應行改換仰卽另刊飭
發大約只分兩路長沙爲一路可銷十分之八常德爲一路可
銷十分之二常德走洞庭西湖與各屬走東湖者迥別也岳州
歸併長沙一路猶鄂鹽先到武漢再發售武穴也湘潭距長沙
九十里益陽距長沙百餘里本無分爲三路之理此次所呈照
式已注銷船單式存

官運湘鹽委員文守翼稟籌銷湘鹽章程由

據議籌銷湘鹽章程九條第一條分局之議前據漢口轉運局

李守具稟業經本部堂批明湘省銷鹽大約只分兩路長沙爲一路常德爲一路分局不必多設茲據稟稱岳州不必過湖益陽進林子口在漢口時卽須派撥分運而所擬之員多係東釐局員兼辦不必另立鹽局尙屬可行岳州之勞丞常德之徐守如稟由本部堂札委兼辦黃道在湘潭人地不甚相宜該道前稟請離潭銷差業經批准卽此次該守稟請黃道赴省局辦鹽亦經批准正所以善全黃道也湘潭釐鹽兩事以另遴賢員爲妥益陽靖港兩處卽由鄭道等下札可也第二條鹽行應查明殷實之戶曾經納帖者方准開設務令以現銀交易鹽課兩交并歸督銷局約束如有拖欠脫騙等事卽由局員提究詳辦第

三條分局事宜悉照總局一律辦理課解總局彙同轉解應否接辦後運應隨時稟請本部堂核示第四條湖南新造船隻如有願裝淮鹽據請由省局議定水腳咨送泰局裝鹽事屬可行其船價仍照轉運定章先由泰局發給若干成餘由岸局找清爲妥第五條泰州買鹽並非難事據稱採訪輿論多願以鹽價課項呈繳督銷局轉解泰州辦運以商本而交官爲經守竊恐未必樂從看似便宜實多窒礙第六條鄰私充斥非加重鄰稅不可湘省應加粵釐前准惲撫部院咨明在於衡州每百斤加抽一百五十文歸淮永郴桂每百斤加抽一百五十文歸湘當經咨覆俟淮鹽運至長沙湘省設立督銷局後卽照此數試辦

現在湘鹽已將次抵岸正在設局督銷所需加抽鄰私稅單亦
早經札發應將加稅一事趕緊舉辦第七條本部堂所辦官運
成本係借湖南米價前經咨明惲撫部院售出之銀卽還糧庫
借款現又准曾撫部院來咨金陵遣撤湘勇已請湖南籌發欠
餉亦須以鹽價歸款是售出本利不能一併撥解金陵至售鹽
細賬豐裕號與豐盈號必須各歸各算斷不可稍有牽扯是爲
至要第八條州縣尚有督銷考核目前自可從緩湘鹽到岸發
售收銀各數應由鄭鹽道等按旬開摺專差具報第九條分局
一層已於第一條內批示至跌價搶售大爲鹽法之害自宜禁
止可由督銷局出示曉諭仰候錄批咨明

惲撫部院並札鄭鹽

道等遵照

湖北督銷局會稟淹鹽提售由

據稟淹消救獲之鹽提倉先售至多以一百包爲率亦不必如此拘泥受溼之鹽多則提售可過百包受溼之鹽少則提售不必滿百包每次須親自勘驗視其潮溼之數俾提售者稍溢其數乃足體恤災商餘鹽仍令挨賣則情與法俱平矣

湖南督銷局呈平餘津貼局用由

查湘岸售價每百斤售銀四兩據稱另收加平及傾瀉工價銀二錢每引卽收一兩二錢加以消耗包索餘斤約計百斤再增二錢共收一兩四錢以每年額行八萬引計算可得銀十一萬

二千兩爲數甚鉅卽以盈餘繳公而平色旣無一定開銷必難
核實流弊無窮應行停止嗣後各局售銀應一律收庫平庫色
平如參差可由省局移取藩署庫砵仿製頒發色如低潮尤可
隨時剔換現在湘省銷數甚暢如果售價實可酌提所提之價
應遵刊章以七成充餉三成給商斷不可稍違定章致貽商販
口實仍將已收加平傾瀉銀兩造冊報銷凡利之所在眾目環
伺總須光明洞達使上下皆了然於心了然於口免致迷離傳
播別生波瀾江西督銷局爲言官所糾而查辦毫無實迹者以
平日恪守刊章立於無過之地也吾湘亦宜妥慎圖之

江西督銷局稟建造立成堂公所由

立成堂公所既於運商水販均資便利暫搭篷屋難以持久自須改建民屋以資辦公所需工料銀兩准照李爵督部堂批定之案在於局費項下酌量借支責成殷實運商撙節建造應如何攤扣歸款仍由該道妥議具覆至該堂落成後需用看守工食等項爲數無多每月應用若干將來卽由該道酌核稟定在於局用內開支斷不可令商販捐繳分文致增成本而叢弊竇本部堂辦公事最不喜言捐字攤字卽州縣稟稱捐廉倡辦某事亦惡聞其說也

江南鹽巡道詳查緝藉考夾私由

查應試士子如敢包攬大夥私鹽恃符闖卡自應立時拏解照

例究辦其寒士略帶食鹽藉作考寓日用之需爲數無多於岸銷無甚占礙固不必專派敎職稽查亦毋庸官爲收買

兩淮李運司元華稟到任情形

運河水勢日涸歸江各壩自宜趕堵各場收鹽每月衰旺定有比較章程應仍循照稽核督催現在鄂湘各岸不患鹽少而患鹽色不潔鹽滷太重必須切實講求務使質淨色白爲主鹽務向爲利藪從前浮靡之習應埽除一切尤宜慎者初到之始條呈必多凡獻策之人立言最易動聽看似因公其實無非爲私該司情形未熟固宜博採以廣見聞亦勿輕信以致叢脞所有已定各章均經反覆推敲不可輕議更張如有應行變通之處

隨時稟候核示遵行

江西督銷局稟覆堵緝鄰私由

查江西本淮銷極暢之岸程道經辦時凡遇旺市每旬省吳兩局銷至五千引以外當時粵鹽亦如此收稅而局銷有暢無滯自該道接辦後銷數逐漸短絀本年截至十月止較上年又短銷一萬四千餘引披閱來稟盡屬官樣文字於前暢今滯之故未能道其所以然一味諉諸鄰私且謂亂後商民不知有引地之說若忘程道任內之曾旺銷者銷路之開全恃水販該道宜隨時傳見訪察利弊待之如家人骨肉體卹而護持之使有利可圖自然聞風踴躍聞西岸商販近來求見該道頗不甚易在

上司之前純用官氣則其待商販概可知矣宜乎司事弊竇該道全不得知務須痛除官場習氣實力整頓毋徒以陸路私多爲文過之地是爲至囑

宿州尹牧稟請將該州東省引地改食淮鹽由

宿州爲東省引地而與淮界毗連該州以頻年東引滯銷宿民又利食淮鹽擬請改銷淮引此亦法窮思變之計惟兩省交界引地往往不能盡如人意卽如鎮江在揚州對岸而不許食淮鹽古人非故困鎮民也不如此則浙鹽之引地太隘也又如江西吉安府屬之近粵界饒州府屬之近浙界湖北宜昌府屬之近川界現爲鄰私侵灌幾成廢岸而兩淮不冒奏歸鄰省者因

畱此引地希冀有規復之曰若并此去之鄰私得步進步必致
占地益廣東省之宿州一岸亦同此情非特兩淮不便奏奪山
東引地卽爲東省計亦不應割地與淮紊亂舊章所請礙難准
行

湖南督銷局稟奉查湘省川私繞越由

查鄂湘兩省本係淮南引地暫准川鹽完稅行銷已屬權宜至
繞越偷漏以多報少之川私不特准引大受侵害並有礙於楚
餉鄰省大吏皆有督銷淮引之責方宜幫同淮局委員嚴緝鄰
私私淨則官自暢而餉自裕乃於該局稟准設立之巡船率聽
川販一面之詞特札禁止是鄂中祖川之見惟恐川販不繞越

不偷漏從此川私橫行幾不許淮局委員過問於理既屬不順
經江督批准之件楚督竟無文牘咨商而逕札止之於情亦屬
不安現在淮南銷數日疲引地日削課源日絀場竈鹽無出路
堆積如山深恐竈丁滋事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本部堂責司
鹺權引地不能不爭緝私不得不嚴該局所設各巡船均應照
常認真查驗緝獲川私必須照章處罰其業經稟明擬在花畹
岡程陵磯並於衡州分設局卡務卽趕緊舉辦不得因鄂省租
護川私稍涉畏難並候咨明
湖廣督部堂嗣後遇有川淮交涉
事件應先咨商辦理以符體制並札湖北督銷局淮運司一體
遵照

兩淮方運司濬頤稟各岸加引接濟直隸賑需由

此項加引本部堂酌定西岸加三萬引每引捐銀六兩計十二萬兩鄂岸加一萬引每引捐銀四兩計四萬兩統計每票五百引該加西岸四十票鄂岸二十票湘岸二十票共銀二十萬兩西岸分三綱循環鄂湘兩岸分兩綱循環皖岸不加所加之引均須驗貲掣簽先儘舊商如舊商無貲可驗或願認者不能足數再准新商認領引票以昭公允仰卽秉公妥辦並將認定花名分別新舊開摺具報查考

兩淮方運司濬頤稟勸種蠶桑情形

課桑養蠶實爲培養民氣善舉該司旣籌議舉行仰卽飭令印

委各員妥議章程次第辦理仍隨時與鎮江江甯互相諮商期彼此皆有利益也

兩淮方運司濬頤稟勸捐直省棉衣由

派捐總非善政本部堂素不以爲然惟念此次淮南各舊商掣獲新票獲利尙厚旣據該司分岸核定捐數已由總局收繳姑准如稟辦理其淮北雖據海分司面稟認捐是否按引派繳未據議定該司旣奉李爵相函諭未便多求可否停止免捐之處應再由司妥議覆奪至通泰場商近來乏本收鹽備極艱窘毋庸一律派捐以示體卹

湖南督銷局稟湘省岸務與鄂省不同情形

頓整湘岸情形昨經本部堂致覆該道一信已陳大概茲閱來
稟謂添設各卡後川販漸漸裹足其已入腹地者亦尙就我範
圍意在將緝私抽稅歸輪三層層層做到具見心精力果所論
鄂能分界湘岸不能一律亦不爲無見本部堂前信擬將長岳
衡常歸淮者無非欲遏鄰鹽不使散漫無稽其讓澧州於川鹽
者以其與荊州相近不欲拂鄂中護川之意也若湘省嚴辦抽
稅鄰販日漸其少似較分界尤有把握將來與鄂中商定湘章
或卽專爭鄰稅歸併督銷未始非計一俟鄂中議定卽當接續
商辦至所請將新增之二十票飭令捆運餘東呂四上色場鹽
直抵衡永寶三府引地設局分銷洵是推廣銷路之善策湘省

新增之一萬引昨已批准歸入現綱之末先運一次候卽札飭
司棧暨湘岸轉運局傳諭各商務買上色場鹽運赴該三府試
辦其售價自宜格外酌減方能敵私現在鄂岸每引擬減一兩
二錢將來湘省通岸亦須照辦所有衡永寶三府准照所議每
引酌減一兩八錢除一兩二錢照通岸核辦外其多減之六錢
全歸商認核與該道所稟官認三之二商認三之一數適相符
又鄂中鹽規前准李督部堂函覆毋庸議復業經剔除不入章
程湘省自可先行議辦據擬以引數之盈絀定鹽規之多寡所
論甚是前據湘商利順興等稟南撫部院衙門擬每引提湘平
銀一錢二分藩司鹽道擬每引各提湘平銀六分卽可照辦按

引扣解其兩湖督部堂衙門鄂商既不繳公費湘商未便歧異
應暫從緩計議卽將此項擬提之一錢二分移作各銷岸州縣
之用究竟何衙門應貼若干應由該道確細妥議詳辦

湖北督銷局稟新隄設局章程由

川淮分界業已定議以設立分局推廣淮引爲第一要義該道
擬將停撤之配銷局移設新隄作爲督銷分局事不宜緩函送
章程八條第一條淮商運鹽前赴新隄需增水腳設卡緝私又
增費用據擬仿照漢局一律於定價外加收行用分貼運腳卡
費及該處原有鹽行帖費妥協之至開局伊始不妨多撥漢局
存引濟銷以疏積滯而免脫誤第五條局卡用人尤宜認真揀

選粟訓導於川私路徑既能詳細指畫人亦辦事結實准如所稟派充總卡巡查前辦配銷局匡委員是否得力此次移設新隄能勝分局之任否未據稟及應由該道察看稟覆其餘何卡飭派何員應將銜名開摺報查第七條沙市局已裁撤其售存引鹽擬令原運各商轉運新隄所需水腳卽於加售行用項下貼給淮商自必樂從應飭趕速趲運與漢局撥往之鹽一律挨輪開售將售出引數按旬開摺附入漢局馳送查考第八條分界後新隄尚存川鹽若干自應查數定限趕銷凡武漢黃德四府屬所有川鹽均應查數立限務令遵限銷訖限外如有川私入境拏獲後卽將私船焚燒示眾方足以昭炯戒其餘各條

均屬周妥悉照所議辦理

江督署通商科

上海機器局委員徐壽等稟條陳輪船製器四條

來稟所陳似多出於揣度之詞未得要領緣製造輪船係由總署與外國公使議定爲借法自強之一事興造時所用極大木料與銅板鐵板之類無一不取材外洋不僅鐵之一項也卽專以鐵言如輪船應用通長大鐵軸斷非中國所能鑄造設一旦無從購運此事卽當作罷論縱能自設鐵廠亦復何爲故目下只可乘此機會量力試辦不必預計他日之何如也第二條礮與船相配而行船成時自必由局中酌量安設大礮聞上海局

中於六十四磅以上之礮實未能製蓋人事物力均有所限未
易勉強擴充然礮亦不必過大軍事固須利器然究以選擇將
材爲先務第三條行船與管機自是兩事洋船所用諸色目人
有大鐵櫃二鐵櫃之稱卽管機之類今日果能學製他日或可
管理此事若行船則外國謂之船主中國謂之舵工非熟習風
雲沙線之人不可令充其選製船與駕船豈能合爲一手第四
條製造必從圖說入門聞上海局中洋匠向來專造輪船本有
成書可據第有各種船式爲該匠所未曾經造者卽不能依圖
立說是必得圖而後能製造亦必且造且困且思且通而後能
繪圖也至外國書不難於購求而難於翻譯必得熟精洋文而

又深諳算造且別具會心者方能闡明祕要未易言耳滬局開設已近二年在局委員必均能見於此該員等此番赴局宜遵諭專心襄辦輪船能於一年之內趕速製成一二隻乃爲不負委用其輪船以外之事勿遽推廣言之精心廣願而出之以約旨卑思庶其有濟切切

鎮江關稟英美領事請開寶華山一帶煤礦由

煤礦係自然之地利借洋人之機器俾華人倣效而永收其利未始全不可行前應道所議條約冊內以爲可行本部堂亦從而踵之昨總理衙門函開與蒲公使訂約各條則煤窖亦中國礙難辦理之事囑蒲公使往各國將礙難情形細爲道達頃蒲

公使來金陵與本部堂相見兩次並未提及煤窖一事是於總理衙門所囑已恪遵而謹行矣該領事等所請應無庸議

九江道稟稅司康發達偏執妄爲請撤換由

三月十八日該關稅司康發達到省稟見面遞三摺皆照錄稅司與關道來往函件一係因稅司欲裁繕算書辦內羅繼琛一名該道未允一係因該道晉省將洋務照會稅司會同新關委員商辦該稅司不以會商字樣爲然一係因會委字樣彼此爭競致借驗貨爲題令委員讓出小房一間爲扞手寫字房該道未允本部堂當因此三事均屬細故自宜隨時了結爲是查關上書辦辛工雖由稅司開支而銀錢出自關庫七名之額本經

稟定有案羅繼琛又無貽誤之處淡時虛糜無幾旺時免再添募自應仍循其舊其委員所住之房相沿已久不必忽令遷讓扞手寫字向來本有一房亦不必改作驗貨之廳驗貨亦不須逐件起岸此事亦應仍循其舊至關道晉省知照稅司會委商辦洋稅事務雖係俊道辦過有案然會同二字究屬不妥卽如司道例係平行司若公出祇可飭府代行而不能札府與道會同辦事又如道員與總兵例係平行而副將之同城者亦係與道員平行道若公出亦祇可飭府代行其委員佐雜等官雖不歸副將管轄而亦不能令委員與副將會同辦事也稅務司與關道共事雖不能如司道之確應平行而與道協平行則彷彿

相似文武之不相統轄與中外之不相統轄亦彷彿相似且稅司非監督屬員可比已載入章程之內嗣後關道公出凡洋務應辦事件雖暗中由委員經理而公牘應改爲由知府代辦不宜用會商委員字樣康稅司稟見之後本部堂令於次日聽候吩咐至十九日該稅司令通事前來請示本部堂面諭以書辦讓房二節應仍其舊其會商委員一節許以事後不用會委商辦字樣諭知去後正擬函告該道茲據具稟前來於會委商辦彼此爭競之處未據敘及另稟該稅司有營私舞弊之事請卽咨撤但洋人性情崛強總須曉之以情諭之以理乃能輸服今本部堂甫經吩咐去後未滿十日不便遽爾議撤該稅司回潯

是否遵諭辦理能否虛心斂戢仰再細心察看倘仍任性妄爲卽將該稅司營私舞弊指出實在憑證專案稟報以憑咨飭撤換可也

九江關稟請撤康稅司一案

此案前經本署大臣準情酌理批飭了結原期省筆舌之爭凡與洋人交際小事可許者宜示以寬大平恕大事不可許者宜始終堅執力爭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爲彼族所輕視也稅務司爲中國効力未能熟諳規矩果其不礙大體者亦可曲示寬容各關皆然今據錄送該稅司康發達回潯後末次照會雖仍請飭委員遷讓然

亦聲明或俟通商大臣來函經辦之句該道業已接奉批示卽應鈔批照會該稅司縱不全鈔亦宜將批中事理明晰告知裁革書辦遷讓房屋二層曲在稅司委員會辦一層曲在該關彼見剖斷平允或者服理輸情不復多事乃該關匿批不說而反稱通商大臣來函本道并未接到待之不以誠信徒將該稅司改刊起貨報單爲營私之據一再請咨撤換其於向來起貨報單式樣又不同時送來是所改款式損益若何無憑查核實屬辦事輕率應否將該稅司立即撤換候咨請總理衙門核奪另稟請於京城同文館中擇人分發各關作爲委員一節在無事時言之尙屬閒中立論在有案時言之則爲節外生枝候并咨

總理衙門察酌仰將向來起貨報單式檢出一紙送核

上海機器局稟購料限期及查明已到未到繕呈清摺由
此係訂購外洋大批料物惟造船案內尙有購自上海香港木
料共有幾起已未運到未據一併具報仰再查明同訂購料物
俟有到滬者另行開摺報查至各色料物購運旣屬不易尤宜
加意點檢工程一事最忌匠人偷漏若承辦各員稽核稍疏必
至漫無限制暗地銷蝕採時則多用時則缺昔人於竹頭木屑
經營周緻該局所辦多係珍物正宜師法此意庶不至臨時缺
乏譬之爲學採辦多儲者日知其所亡也檢點恐失者月無忘
其所能也嗣後應於各項料物立一四柱簡明冊每料舊管若

干新收若干開除若干實存若干每月底該道府等照冊查點一次三箇月報明督撫衙門一次規模雖甚宏大條理卻極謹嚴則善矣

華商吳南記等稟集貲購辦輪船試行漕運請示由

承運海漕在輪船爲創舉非通盤籌畫不能率行定議在沙船爲常業非萬不獲已亦未便遽作改圖去年上海道轉呈咨丞所擬章程今年沙船商趙立誠等一稟均經明白批示在案茲復據該商等來稟意謂輪船與沙船可以並運不悖尙屬持平之論惟置備海船究以裝貨攬載爲第一義以運漕辦公爲第二義前任常鎮許道曾遞說帖亦係招商集貲購買輪船其說

以春夏承運海漕秋冬攬裝客貨本部堂比與面商謂海漕仍須先儘沙船其次或用輪船或用夾板并未許以全漕概用輪船蓋商以保全本錢爲重先求包運全漕爲入款之大宗所以顧成本也官以不誤公事爲重先儘沙船所以卹疲商念舊誼也次兼用輪船夾板所以廣招徠備闕乏也該商等所稟并未言及攬載客貨一層似專靠運漕爲生活者恐益於公者少而損於私者甚大計二月至五月四箇月中每輪船不過往返運米六次其餘八箇月該商等須另謀生意細細算計乃爲自全之道本部堂甚願各商集貲購船補海運船隻之不足而又恐各商籌畫不細或致虧本不得不詳爲指示仰蘇松太道明晰

傳諭知照

揚州

府孫守
營朱參將

會稟戴德生來揚傳教民人獲有屍孩動

忿解散由

洋人設立育嬰堂名目原爲條約所未載上年法教士金緘三來揚私在三義閣租房欲立育嬰堂卽據稟報有謠言眾多紛紛傳說之語彼時稟經批示後如果卽能查詰來歷並將中國本有育嬰善舉無須外國再爲設堂該教士當不復私行收養該士民等亦得釋然不致積忿生事茲閱江都縣另稟查驗起出死嬰均係女屍情形可慘其有無取眼取腦情事介在疑似之間無怪乎民間公忿不約而同卽如該堂之陸榮仁所供今

年死掉四十多箇嬰孩皆乳媽蹣蹣死的等語此尤爲切要供詞是有嬰而反以害嬰其中卽無別故亦不足取信於民據鈔呈戴教士一函並無言及焚燬器物書籍之語旣經當時彈壓解散自屬無可查究現在該堂門已鎖閉如該洋人再行前來應卽勸令於數月之內不可赴揚免生他變俟本部堂將此案詳細咨明總理衙門總署商之公使訂定各教士斷無取腦取眼行徑由本部堂大張告示俾揚州士民曉然共知然後傳教士奉文而來自不至與之爲難中外相信庶諸事毫無扞格告示未到之先切囑其不宜冒昧復往迨激出事變再求懲治補救之法則已晚矣此不特保全揚民正所以保全教士也至私

代賃房既已查係黃姓彭姓所爲仰卽催差查提交案究懲並將各領事索去示稿刻日錄送查核

常鎮蔡道稟鎮江民人因洋人租屋滋事一案

查城內建堂之案同治四年間法國教士在浙江會稽縣賃屋咨准總理衙門核復內地建堂由來已久但傳教士究係外國之人如買地爲建堂之用其賣契內祇可載明賣作本處天主教堂公產字樣若係洋人在內地置買私產與條約不合仍應禁止等因轉行在案近年江甯安慶所辦法國教堂立契均照此辦理今鎮江本係通商口岸江皖旣已允准立堂並給公所鎮江事同一律卽在城內賃屋設堂亦屬應准之事此次英教

士戴德生在鎮所租夏姓房屋該道按約查理並無錯處惟當
夏李氏控告退租該道既與英委員阿林格說明允願另覓其
時卽應詳告丹徒王令飭其料理清楚另覓了結該道不及詳
囑妥辦而遽行赴蘇王令不責夏姓先租後退之非又不另爲
覓屋以弭釁端均有不合王令業因另案撤委應免置議該道
雖失之疏忽咎不至於撤參所請改委之處應無庸議夏姓始
則違例私租後則婦女控退本應懲究惟懲究夏履之恐反觸
洋人之忌若懲究夏李氏堅執仍租夏姓之屋又恐愚民疑忿
激成事變查同治五六年間法國雷教士在安慶已買定雙蓮
寺之屋因紳民懷疑不允改作書院公所經府縣在城外擇買

堂基城內另租公所雷教士始欣然允從鎮江亦可仿照安慶之例仰該道督同府縣於城內另租公所妥辦稟復如洋人不甚樂從則俟麥領事來金陵時本部堂再與之面商定奪至租屋傳教必須百姓出賃者赴縣呈明方准成交一則恐外國教士並非安分無過之人與中國刁民私相授受二則恐姦民僞契盜賣使教士之買者喫虧三則與上海租地先行報明查視再行稅契辦法亦屬一律四則與會稽案內只准買立教堂不准置買私產亦屬相符仰將此四層與領事暨各洋人反覆陳說當可信從仍將傳教係條約准行開導士民務使人人共知不必與之爲難如再有聚眾生事斷難姑容不論兵民旗漢概

卽擇尤拏辦以示儆戒切切

華商吳南記等稟集資購買輪船運漕由

集資購船之舉總以便商利用爲要義前因該商等所稟於自全之道未能盡善當經明晰指示茲據稟復如准分運三成商本卽不致虧折等情本部堂詳加籌畫海運向用沙船裝運久著成效近來雖因生意冷淡船隻日少然所存尙有數百號儘可挑用卽有不敷可令頭批回空之船再行兌運如本屆江北漕米參用蘇浙回空沙船並無遲誤而閩省捐辦之米於五月間雇用沙船十六號早經抵津亦是明證縱明年米數較多尙可仿照此法南裝北卸轆轤轉運似尙不虞缺乏卽或輪船分

裝亦斷不能至三成之多本屆漕數多寡難定前批約計四箇月者只就輪船論可裝之月數不論沙船分裝之成數誠以輪船尙未試運恐有窒礙也天津大沽海口爲米船進口要道河勢窄淺十曲九灣本年宜荆等縣採買之米係用夾板試運乃頭號裝米八千石不能進口由洋商雇船剝去四千石始得前行而所起之米每袋須虧折一二升每石又須剝價四分加之棧租每一萬石月需銀四百兩踰月卽加一倍以致商人賠累大有悔心輪舟船身長大火力迅直河面掉轉不靈臨時甚費周章而水腳一切又比沙船多銀一錢剝船棧租處處需費於商旣多不便於官亦殊不便再三斟酌目下只可試辦以少爲

貴侯將來江西湖廣等省漕米議及海運該商等再行多購另議可也仰蘇松太道明晰傳諭知照

劄法國領事文稿

爲劄復事據該總領事於七月十七日申陳一件八月二十一日又具申陳一件各等情前來本大臣均已閱悉具見該總領事深明條約立言公正洵爲嘉慰查金司鐸前在淮安地方借名買屋立契後又自填天主堂字樣迹近欺瞞誠如該總領事所云此金司鐸之過也本大臣並不另責其非所有在淮私買之屋已滋物議於前惟該屋是否可以爲教士建堂之用有無關礙居民情事抑應如安慶之案在城外擇買堂基在城內另

租公所已飭淮安府縣妥速查辦申復另再劄知至貴國傳教
司鐸據申皆是安分良善之士倘有不遵和約或置私產者該
總領事當隨時核辦切禁等語本大臣聞之嘉悅固無不釋之
疑懷而教士之置屋建堂先經本大臣按照條約一再剴切飭
屬曉示百姓原期地方官查酌相宜不使教中喫虧各教士當
可體會此意坦然明言辦理不必私相授受轉生事端迨事後
補救已屬無益矣此外設立育嬰堂收養男女幼孩實爲各國
條約所無如昨揚州百姓誤擾英國教堂之事係由金司鐸在
揚私租房屋收養育嬰幼孩死傷太多據江都縣查訊李得義
供已埋了十四箇嬰孩據陸榮仁供今年堂內死了四十多箇

嬰孩皆乳媽糟踏死的百姓謠傳育嬰有將幼孩挖眼挖心之事本已懷疑又見死傷太多相驗均係女屍致激眾怒誤擾英國教堂而法國之堂亦卽盡行鎖閉並無一人後經本大臣派員赴揚開導百姓以嬰孩死傷雖多是醫生乳媽之咎非教士之過並無挖眼挖心等弊民怨稍止現理英國教堂之案本大臣只就本案究辦并不咎及金司鐸欲以護教士而全和好也茲據申陳內所言明係爲揚州一案而設是以一併摘略告知但育嬰一項乃中國自辦善舉與外國人無涉故條約內無此名目况教士縱有善心而經理之人不妥與乳媽任意糟踏死傷嬰孩太多使教士暗損陰德又累聲名殊屬不便務望該總

領事力勸教士嗣後到處只宜傳教不可設堂育嬰庶民間知傳教係條約所准育嬰乃條約所無既不育嬰卽無挖眼挖心之說人人共曉何患謠言不息何患民教不能相安本大臣所見如此當咨請總理衙門與公使商之并望該總領事查酌妥議隨時具復又據來申內以淮安府案內批示按本大臣之意教士買地須領事官幫辦云云和約內無此明文該總領事力加辨論查此節恐係因誤會所致緣傳教士初入內地未經呈出印照中國無由悉其來歷必須有領事申請之文方憑酌辦非謂教士買地由領事官從中幫辦也本大臣批示內並無此說或係地方官告示內詞意未及分析致成誤解據後一次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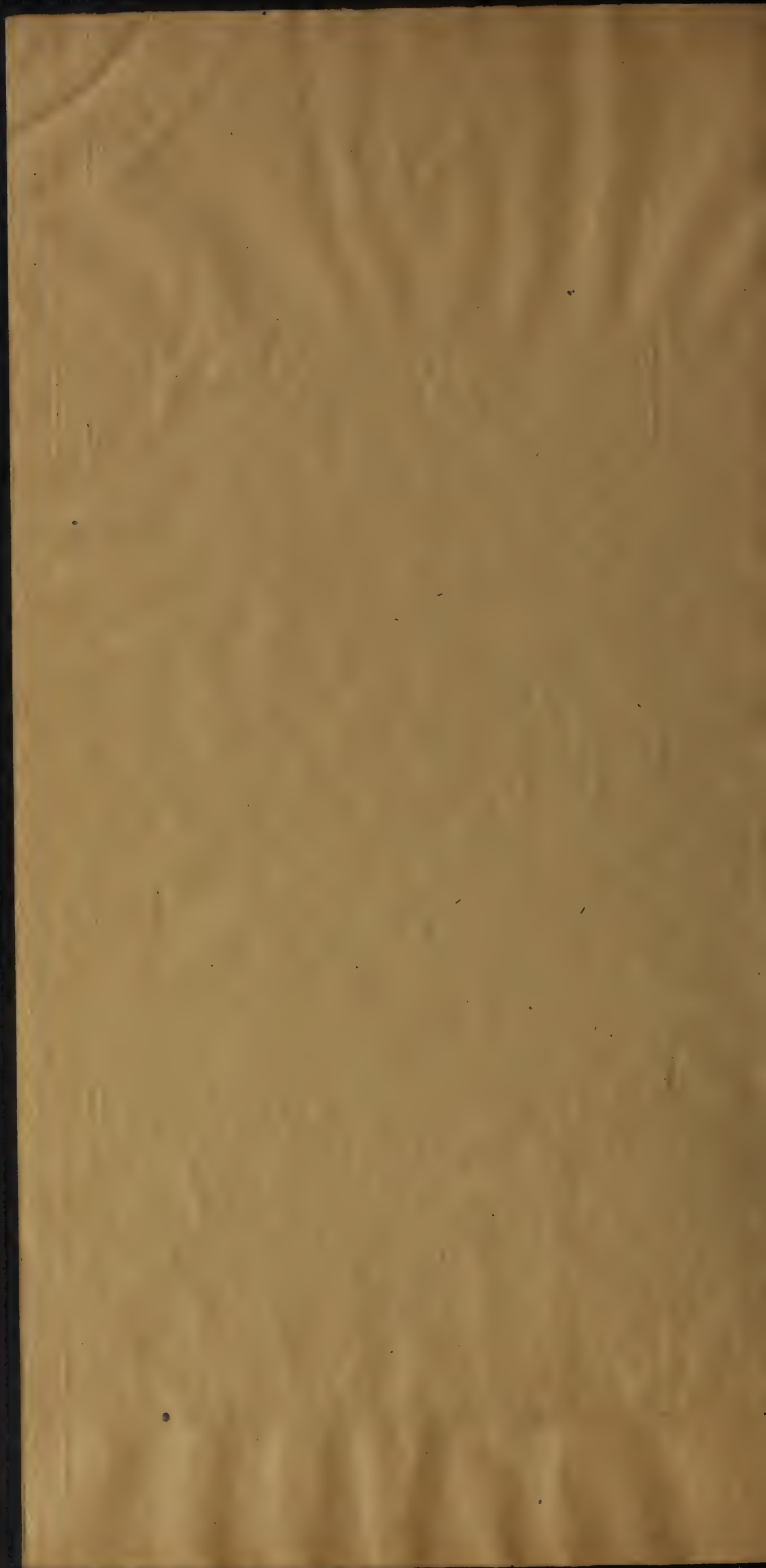
申閱悉丹徒縣告示內載入批示尤爲明析是該總領事於此層已釋然無疑矣須至劄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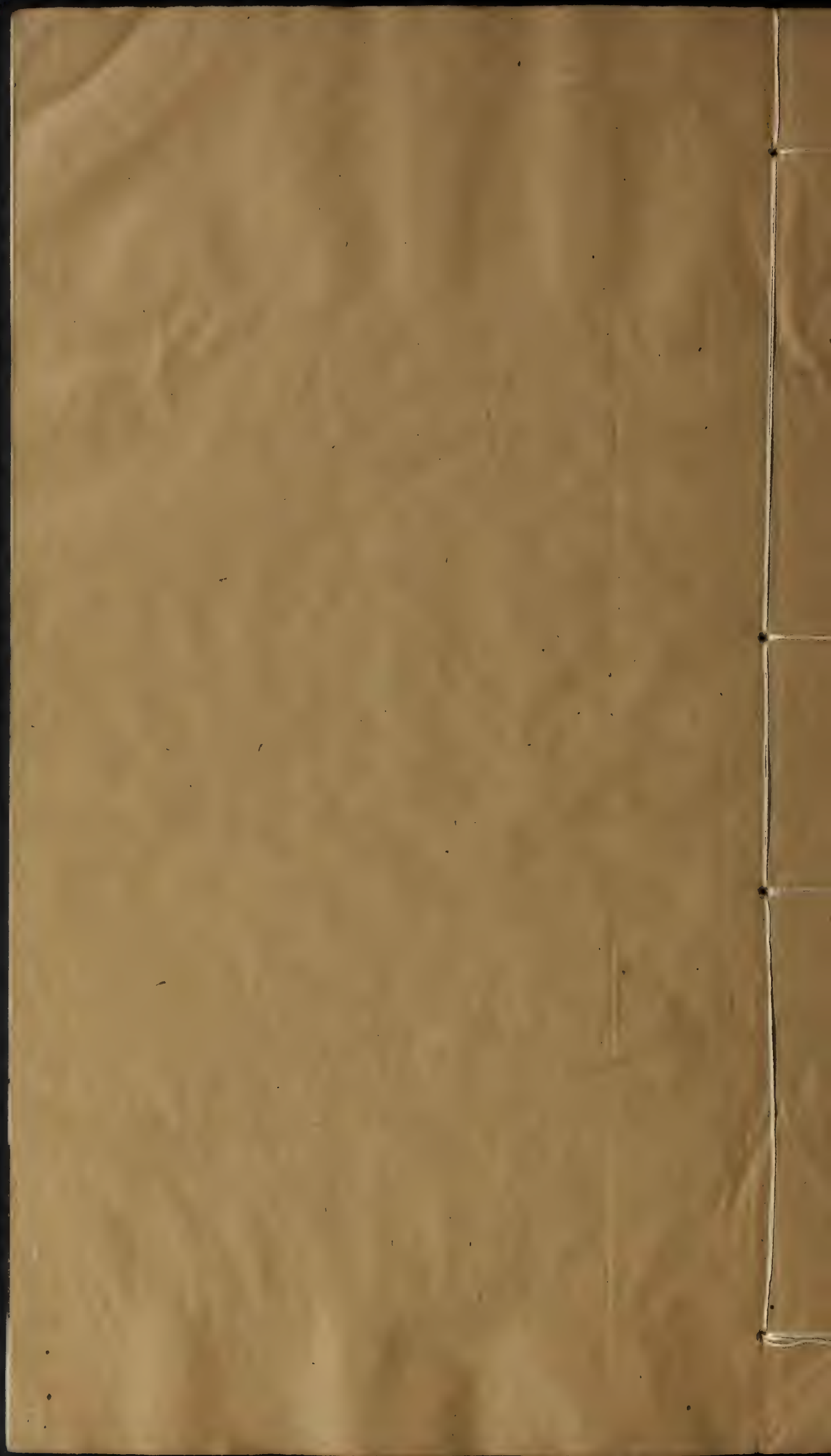
吳道稟規畫操練輪船大局由

該道親歷重洋續行規畫操練輪船事宜具見不畏煩難實心任事仰卽督率各船加意演習並再博訪西法斟酌講求洋務爲當今第一艱巨之事若於操練輪船之中而能本末巨細水陸一一兼到則海上應敵已非漫無把握自強之基立矣勉之望之

抄
片
卷
二

三





晉
齊
正

公
集
晉

同治甲戌季穉
傳忠書局校

PL
2728
.A1
1876
21116

曾文正公雜著四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筱泉編次

涇縣洪汝奎琴西

東湖王定安鼎丞參校

陽湖趙烈文惠甫

長沙曹耀湘鏡初校字

海甯錢渭濱
長沙譚福蔭
刻字

曾文正公雜著

卷之一目錄

賦二首

大考

如石投水賦

遠佞賦

季仙九師五十壽序

庚子

錢選制藝序

壬寅

雲槩山人詩序

代作

課程十二條

補侍講缺呈請代奏謝

恩狀

癸卯



保守平安歌三首

壬子

查拏瀏陽徵義堂餘匪示

癸丑

禁止城中賽會示

禁止詭言閉糴示

催完錢糧示

諭新募鄉勇

甲寅

水師得勝歌并序

乙卯

陸軍得勝歌

丙辰

諭九江賊目林啟容

先大夫置祭費記

戊午

初定營規

愛民歌

人

七

八

人

九

人

人

人

人

人

賦二首

如石投水賦

以陳善閉邪謂之敬爲韻

昔者張良之佐漢也。歸辱楚。除暴秦。八紘旣奠。六合更新。於是主知彌篤。臣志斯申。有言皆入。無契不真。龍方興而雲鬱鬱。魚欲縱而水鱗鱗。繫進謨於闕下。譬投石於江濱。論古誼則上方伊傅。比時英則直壓韓陳。夫其累葉簪纓。一朝兵燹。再納履而能甘一擊椎。而幸免亦謂藏器之雖良。終虞懷才之莫展。豈知杖策而遇異人。借箸而伸大辯。風雲效其馳驅。草木生其婉孌。將有策其必從。夫何謀之不善。爰乃度訐謨。籌大計。權韜鈴。畫形勢。銷印趣於一時。奠鼎規以五歲。王三齊以馭淮陰。招四皓。

以存孝惠發策無虛運謀必諦漢主亦啟其緘祛其蔽信從善之如流乃用人以作礪本聲入以心通豈固拒而深閉爾乃昌言以輔德納誨以閑邪惟舊防之有禮庶磨砥其無瑕臣稱天授君曰汝嘉孟方斯肖鍼引無差表臣遇於黃石之上盟臣心於白水之涯洵啟心沃心之無愧詎以水濟水之足誇且夫西漢之興名臣第蔚蕭曹則隆棟之支樊鄴亦拔茅之彙或持釣而王或販繒而貴莫不依日月之光協雲雷之氣勲名則誓以礪山知遇則媿乎璜渭雖足當汝爲汝翼之稱要尙非一德一心之謂惟良也進忠有術握算無遺言者躡足聽者解頤明於照燭快於轉規量如海而同大功補天而爭奇繫萬鈞於一語

涵千頃於片辭他山可借虛谷能卑固臣志不可轉也抑君德
實能容之然孰若我

皇上天縱神明

日躋

聖敬盛業則磐石金甌

澄懷則止水明鏡方且山垓常藏冰淵時儆懸輅而訪謀猷折
檻以旌諫諍彼漢祖之恢宏曾何足以方

虞廷之明盛

遠佞賦

以清問下民常厥德爲韻

稽古皇之立極實令範之是程賢彙征而必擇奸旁燭而皆明

虞聖讒言而化洽周除側媚而道亨繫垂箴於孔氏等去佞於
鄭聲蓋將屏儉人於閒遠而熙上治於穆清溯往牒之立防本
經邦而不紊秦詩以媚子成吟皋謨以孔壬爲訓所賴特識考
參神威獨奮杜厥幾微嚴其名分俾國柄非宵小所干朝綱非
弄臣所傾庶去惡卽以優賢而察言成其好問胡末葉之陵遲
乃羣邪之寬假伊戾覆乎宋邦無極傾乎楚社椒蘭怨於離騷
萋菲譏於小雅鄧氏貢其善柔息夫雄其侈哆朝鮮神羊國多
害馬利劍罔請於上方屈軼莫生於庭下遂乃蔽英主排誼臣
賤陵貴疏間親氛占翕舌巧戒批鱗蠅樊營營而罔極虎圈喋
喋以前陳求繫援而通官豎假鈎黨以陷搢紳旣交訐於四國

終肆虐於萬民且夫佞人之爲厲非特季世之難防卽秦交之
方卜亦比匪之恐傷是故藉閭閻萌於盛漢許敬宗則於初唐
抑或朝推耆碩眾仰剛方蹈中庸於胡廣飾經術於孔光固希
榮之多術亦變態其何常故賢君之遠之也識燭於無疆幾沈
於未發指南則先示之型投北則後嚴其罰棄諛士而黜華進
直言而補闕獎汲黯之忠崇周昌之訥蓋必窮寄譯而屏之庶
以保子孫而貽厥我

皇上明燭九垓

恩周八極久已野靡遺賢世銷羣慝然猶懲貝錦之歌耀干旌
之色斌媚效於魏徵吁咈聞於益稷夫是以勵亮直之風而益

懋高深之德

季仙九師五十壽序

門以庚子之年建寅之月我仙九夫子大人奉命視學浙江
門弟子等攜侯芭之酒薦顯父之蒲恭餞於國門之外清風在
道輿從無譁擊節而歌林木鏗其振韻刺船一去海濤起而移
情是歲九月爲夫子五秩壽辰乃復謀郵陳皇邸遙慶龐視以
祝史之徽言希君子之善禱奚斯頌魯麥邱祝齊斯事雖細不
可闕也獨是二首六身乃藝林之陳語交梨火棗亦仙界之浮
詞使徒侈說長生揆張繁祉比附陀移之國揣倖兜率之天文
勝則史不其諛矣若第羨聲華之盛誇遭遇之隆則無雙之譽
久齊聲於許慎稽古之力宜蔑視夫桓榮中朝大官咸詢以今

事古事海內英彥早仰爲經師人師覲縷稱揚抑又贅矣夫葆
眞純固當推其致此之由美意延年要識其本然之量毋諛毋
贅請得而言今夫連抱之材經雪虐風饕而成用步光之劍因
千辟萬灌而稱神從古至今偉人畸士莫不劬勞撼頓忍性動
心何者精神以磨鍊而強智慮以艱危而邃夫子承廉吏之門
風屬紹庭之多故楊太尉代傳清德朱仲卿家靡餘財昔橋蔭
之尙依已疊空之欲恥旣而槐花強踏桂樹初攀跋浪南圖出
門西笑陸生遠適鴻鵠之品望斯高伯樂難逢驊騮之霜蹏屢
蹶由是以吳中才士爲國子先生黃甲看人青瑣作客守生涯
於麤糲大布嘗世味於朝齋莫鹽開筐而觀殘橐多於敝服借

車而出飛埃盛於同雲蓋至壬辰年以第三人及第而前此之
抑塞屈蟠非一日矣然且不概於心彌貞於道刀無厚而善藏
玉有輝而待賈此我夫子之慙練也若夫雙騶稱娛四牡駢征
采東岱之琳民傳南宮之衣鉢藥籠儲於江右竹箭采於會稽
英蕩持衡旋回舞袖斯固時人所震盪今昔所同矜也而夫子
銅駟如畏髦髦殫思巨眼澄空初心辛苦魚龍夜冷燒銀燭以
照遺珠桃李春開灑金壺而濡甘露其於外也砥節首公樹聲
示肅潁川文學能爲執俎之客魯國諸生半在門牆之內修明
雅術實竭勳勞今春去浙之前二日猶指鬢髮示國藩曰昔校
士臨淄猷爲靡盬旣勤三載遂見二毛異時歸自浙東此璦璦

者殆皓然矣。鞅掌獨賢周詩有北山之什。苞苴不竭漢使無南越之裝。此我夫子之靖共也。聖朝廷試詞臣數年一舉夫子再登上考。洊陟崇階。蘇頌爲文書史防其脫腕。相如作賦天子幸其同時。中外人士亦旣傾風而仰鏡。企采而翹華矣。而乃進思退思。大讓小讓。下問不恥。多聞闕疑。懼書馬之訛。慎霓雌之辯。早朝罷則陳書徧覽。夜漏深而吟事方酣。一字未安。較鎔銖於同輩。片長必獎。假毛羽於後生。推之石奮家風。過路馬而必軾。晏嬰儉德。衣狐裘而累年。此我夫子之敬慎也。昔者崔邠側帽潘岳。奉輿母養之隆。稱爲盛事。彼皆鄰於寵飾。未必篤於屬離。我夫子行不違仁。恩能錫類。感枯魚之銜索。詠有獺之在河。

陟岵載瞻萬里而白雲無極循陔言采三春而愛日常暉曩者
瞻依今茲孺慕殊榮旣被令問斯皇朱壽昌五十之年效萊子
而添綵戲衛尙書八座之母有中丞以問起居敦牟卮匱龍爲
炙而玉爲酒斚星卿月前有輝而後有光猶復喜懼交深形聲
密察幾同厠牕之親滌無改菽水之昔歡此我夫子之孝思也
夫瑞玉常堅蘊蓄者久也戶樞不做勤動者恆也慎戒必恭聖
有謨訓大德必得古有明徵準斯四者可以言壽矣國藩醉翁
門下之人補闕春官之士良苗不實有負煙鋤庸櫟非材曾經
月斧金丹許換共絳帳以聆音玉署叨陪乃霓裳之同詠遙想
錦樹山高之地黃花酒熟之天籌添望海之樓弧設重雲之會

官吏黎收而拜門人繩屬而來習瓠葉者五百人祝靈椿以八
千歲何其盛也繫匏有職負笈難從徒瓦奏而桴宣莫捧觴而
僎爵區區此志能不懷哉道阻且長溯洄在西湖之水光遠有
耀第蔚瞻南極之星鋪張洪算胥飾麗祺知有能者匪所詳矣

錢選制藝序

乘椎輪於金根玉輅之旁夫人以爲陋矣服草衣卉服於袞冕
繡裳之朝夫人以爲悖矣甚哉時之不可已也泥橈而山櫟夏
葛而冬裘適時則貴失時則捐昔馮唐終身不遇而曰文帝好
老而臣尙少武帝好少而臣已老豈曰非材如不適時何矧夫
習制藝以弋取科名而有不附聲比貌求合時宜者乎雖然趨
時之道豈一端哉天下之事其始蓋有一二巧者標新領異以
駭羣聽其次則能者慕效之又其次則拙者剽竊之慕而效之
是謂風氣剽而竊之是謂流弊不數十年而昔之新且異者將
厭棄矣則又有巧者移易之又數十年而亦厭棄矣人情賤同

而思異物窮則變自古然也故善趨時者貴先時不貴後時場
屋之文何獨不然國家以制藝取士二百年來爲體屢遷乾
隆嘉慶之際學者研鍊經義負聲振采醲郁葩華道光初年稍
患文勝詞豐而義寡梘蠟其外而塗泥其中者往往而有於是
有志者慨然思以易之刊其支蔓矯以清真當其始出若撥霧
而見山厭肥膩而飲太羹也而今亦二十年矣諺曰城中好高
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成半額自往者標爲清真之
目近乃頗事佻巧拋棄詩書或一挑半剔以爲顯排句疊調以
爲勁抑之無實揚之無聲所謂厯久而厭棄者其不然乎所謂
物窮則變者其將在茲乎善趨時者當以此時振翱翔之骨發

鏗訇之響鎔經史而鑄偉詞揆以好異之人情驗以將變之風
氣吾知其必有合也僕不敏嘗欲采近科墨彙爲一帙以爲趨
時者先聲之導人事滋劇卒鮮休暇同年錢君崙仙頃出茲編
見示揀新汰弊先得我心苟有能者慕效則風氣從此移易錢
君其巧者與抑吾又有說焉風氣者必變者也而規矩者不變
者也今夫斲木爲輿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可規可萬可水
可縣可量可權而後出而合轍深衣之制袂圓以應規曲袷如
矩以應方兼以應直應平而後非奇袞之服制藝之有規矩先
輩蓋詳言之錢君此選奇正濃淡不名一能要其引繩削墨其
有悖於前人之程式者鮮矣苟舍是而別求先時之巧是猶行

遠者有說輻之占製錦者之不得要領也將可乎哉

雲漿山人詩序

代季師作

自韓愈氏有言懽愉之詞難工窮苦之音易好歐陽公效之亦稱詩必窮而後工後之論者大率祖述其說以謂宮音和溫難於聳聽商音悽厲易以感人故盛世之巨公其詩歌往往不及衰世之孤臣逐客而廟堂卿相例不能與窮巷憔悴專一之士角文藝之短長數十年來人人相與持是說而不變所從來久已芝昌嘗究觀詩教之終始竊獨以爲未必然也鄭氏所撰三百篇譜大氏成周盛時賢人有位之作爲多東遷以降王迹旣熄詩亦替矣西漢蘇李東漢班張號爲能詩亦當兩京全盛之日李唐之世詞人百輩累迹而興然世所稱爲四唐者雖愚者

亦知有初盛而貶中晚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國家鼎隆之日
太和充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氣盈而聲亦上騰反是則其氣
歉而聲亦從而下殺達者之氣盈矣而志能斂而之內則其聲
可以薄無際而感鬼神窮者之氣既歉而志不克割然而自申
則獲牖窮老而不得一篇之工亦常有之然則謂盛世之詩不
敵衰季卿相不敵窮巷之士是二者殆皆未爲篤論已吾師長
白宮保相國光輔聖主二十餘年智深而量遠果決而閒定
暇日以所爲詩二冊見示芝昌受而讀之簡肅清夷不名一能
篇帙不繁而行役之作扈從之章生平政蹟略備於斯抑有詩
史之遺意其於六朝唐宋諸家若合眾金以融一冶而鑄爲重

器觀者但知器之良而忘其所采爲誰氏之金也於時 皇清
承平已二百祀重熙累洽遐邇禔安跂行喙息之倫莫不如仁
踐義時會可謂極隆而吾師入總百揆出領三輔門生故吏吐
哺延接 天憲出內曹司白事手批口答日以百計而乃從容
揮斥時從事於吟咏若行所無事者才分之優絀什百千萬如
此其遠也觀吾師所際之時與夫詩之所詣而後知曩之宗韓
歐之說者亦所謂察其一未睹其二者哉讀旣竟因附陳微義
識於簡端用質知言者焉道光二十有七年九月某日門人季
芝昌謹序

課程十二條

道光二十二年在京日記

一敬 整齊嚴肅 無時不懼 無事時心在腔子裏 應事

時專一不雜 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 體驗來復之仁心 正

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 黎明即起 醒後勿需戀

四讀書不二 一書未完不看他書 東繙西閱徒務外爲人

五讀史 丙申年購念三史 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極

力爲爾彌縫爾能圈點一遍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圈點十

葉閒斷不孝

六 謹言 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 養氣 氣藏丹田 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 保身 十二月奉 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 時時

當作養病

九 日知所亡 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 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

盛否 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 作字 飯後寫字半時 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

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十二 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補侍講缺呈請謝 恩狀

癸卯八月初四日

新補翰林院侍講充四川正考官曾國藩爲 呈請

代奏恭謝

天恩事八月初三日接到知會轉准吏部咨稱七月十五日奉
旨曾國藩准其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竊國藩楚省菲材山鄉
下士西清待漏慙四術之多疏東觀校書尤三長之有忝本年

三月初十日

廷試翰詹猥以蕪詞上邀

藻鑑列置優等授翰林院侍講沐

殊寵之逾恆俾遷階以不次旋於六月二十二日奉

命充四川鄉試正考官

溫綸再捧寸衷之惶悚彌深使節初持萬里而馳驅未已迺復荷

高深之寵俾真居侍從之班愧屢沐夫

鴻施曾無墜露輕塵之報惟勉勤乎蛾術益凜臨深履薄之思
所有國藩感激下忱理合呈請代奏叩謝

天恩謹呈

保守平安歌三首

咸豐二年在湖南湘鄉本籍作

第一莫逃走

眾人謠言雖滿口我境切莫亂逃走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
路皆不通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走盡九州并四
海惟有此處最自在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卻是桃源洞若嫌
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只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謠言便
慌了一人倉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男子縱然逃得脫婦
女難免受煎熬壯丁縱然逃得脫老幼難免哭號咷文契縱然
帶著走錢財不能帶分毫衣服縱然帶著走豬牛難帶一根毛
走出門來無屋住躲在山中北風號夜無被鋪牀板凳日無鍋

甌切菜刀受盡辛苦破盡財其實賊匪并未來祇因謠言自驚
慌惹起土匪吵一場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驚慌先走徙其餘
各縣逃走人多因謠言嚇斷魂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
謠言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一家安穩不喫驚十
家太平不躲兵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橛本鄉本土
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喫碗安樂飯

第二要齊心

我境本是安樂鄉只要齊心不可當一人不敵二人智一家不
及十家強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來幫若是人人來幫
助扶起籬笆便是牆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來我向東富者

但願自己好貧者卻願大家窮富者很心不憐貧不肯周濟半毫分貧者居心更難說但願世界遭搶劫各懷私心說長短彼此有事不相管縱然親戚與本家也是丟開不管他這等風俗實不好城隍土地都煩惱萬一鄰境土匪來不分好歹一筆掃富者錢米被人搶貧者飯碗也難保我們如今定主意大家齊心共努力一家有事聞鑼聲家家向前作救兵你救我來我救你各種人情各還禮縱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解開結縱然平日打官方此時也要和一場大家喫杯團圓酒都是親戚與朋友百家合成一條心千人合做一雙手貧家飢寒實可憐富家量力略周旋鄰境土匪不怕他惡龍難鬪地頭蛇箇箇齊心

約夥伴關帝廟前立誓願若有一人心不誠舉頭三尺有神明

第三操武藝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學些好武藝武藝果然學得精縱然有事不受驚石頭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樣木板只要五寸寬箭箭要中靶子上石頭灰罐破得陣叉鈚鉤子一齊進靶子也立一塊板板上先鑿四箇眼眼內安箇小木毬戳在鉤子尖上畱只要枝枝戳得準保守地方總安穩火器雖然是箇寶鳥銃卻要鑄得好火藥也要辦得真不然炸裂反傷人銃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惟有一種竹將軍裝得火藥大半斤三股麻繩緊緊纏一礮響動半邊天件件武藝皆無損石頭鉤

子更要緊石頭不花一文錢錨子要出一道圈若是兩箇習得
久打盡天下無敵手讀書子弟莫驕奢學習武藝也保家耕田
人家圖安靜學習武藝也不差匠人若能學武藝出門也有妨
身計商賈若能學武藝店中大膽做生意雇工若能武藝全又
有聲名又賺錢白日無閒不能學夜裏學習也快樂臨到場上
看大操箇箇顯出手段高各有義膽與忠肝家家戶戶保平安

雜著卷一

五

查拏徵義堂餘匪示

爲搜查餘匪事照得徵義堂匪徒雖經大兵勦滅而首犯尙有未獲餘匪亦多未淨前因各鄉團查拏匪黨閒有報復仇怨訛索銀錢之事本部堂出示嚴禁妄拏非謂匪黨可以不捕不株累無辜之平民乃所以致嚴於真正之堂匪也近聞古港之局紳各鄉之團總畏縮不前查拏日懈因本部堂有妄拏之禁而遂謂眞匪亦可以不拏是猶病者因服藥之誤而遂謂凡病皆可以不藥殊失我分別良莠之苦心也今欲重加整頓再爲誅除差役下鄉則恐閭閻之被累兵勇臨境又恐玉石之俱焚再四思維仍當責成古港之局紳各鄉之團總令其同心跣緝協

力搜查庶幾耳目既真拏亦易爲此示仰局紳團總人等知悉爾等滌慮洗心立盟設誓務期明可以質天地幽可以質鬼神上可以對祖宗下可以對孫子儻其妄拏一人妄牽一家不特不能逃國法之森嚴亦難逃神明之誅殛不特不能逃鄉里之控告亦斷難逃本部堂之訪聞若其真正之堂匪著名之要犯自應窮搜力捕不留餘孽雖逃往他縣亦宜越境追之雖藏匿深山亦宜設法捕之其有兩次賞格俱未列名而實係堂內要犯者準其一體拏其有賞格雖經列名而實未入堂爲匪者許該紳等公同取保永不查拏凡人之心跡愈久愈明果是匪黨雖父兄不能曲護果非匪黨雖仇人不能栽誣其有曾

經入堂而竝不爲匪者宜開一線之恩予以自新之路取戶族之保結爲良民之實據其有經官保釋及各團保釋未拏者各宜改過而悛非毋得怙惡而取戾若有負固不服藉口報復與局紳爲仇與團眾爲敵拒捕戰鬪情同叛逆立即奔告本部堂行轅寅時來告卯時發兵痛加剿洗誅及妻孥是彼之自外生成非我之好行殺戮也本部堂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爾瀏陽各鄉選舉公正廉明之人前來具領清查戶口稽察匪類細加剖別大彰公道領此照者準其搜拏堂匪未領照者不許妄拏爾士民等體我苦衷慎之又慎於除惡務盡之中寓生道殺人之意一年之內不可鬆懈一犯之疑不可疏忽無貽後日之

悔永保百年之安本部堂有厚望焉心之曲折筆不能達兢兢業業千萬千萬毋違特示

禁止賽會告示

爲禁止賽會事照得湖南被賊以後瘡夷未復官民上下各宜儆戒節儉以惜物力恐懼以返天和庶幾挽回於萬一所有向來迎神賽會淫樂奢靡之風應卽嚴行禁止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如有賽會之議立卽遵照停止儻敢故違定將倡首承辦之人嚴拏究辦決不寬貸各宜凜遵無違特示

雜錄卷一

其

禁謔傳遏糶告示

爲曉諭事照得設兵所以衛民足兵尤貴足食三者相輔而行不容稍有偏廢曩因金陵城外賊船回竄上游長沙爲水陸交衝之地適遇青黃不接之時守禦固應加嚴日食尤關緊要是以調集各路兵勇保我黎民嚴禁出城米鹽以實儲備作未雨綢繆之計實欲藉以衛民非欲以累民今值大兵雲集新穀將登正當籌備軍精吃緊之際訪聞城廂內外因有穀米不準出城之示謔傳不準販運入城以致商運不至兵食維艱竝恐惟利是視之奸民藉此欺騙無知之花戶短價販運接濟盜糧關係匪輕合亟示諭爲此示仰商民人等知悉嗣後爾等仍各販

運穀米入城照常交易不得輕聽浮言自誤生理其在城各米
如實係鄉民買食二三石亦準照舊疏通出城但不準賣給賊
船致干查究本部院諄諄告誡無非念切民生爾等共各懷遵
共圖保衛毋違特示

催完錢糧告示

爲嚴催早完 國課事照得粵匪稱亂以來糜費 國帑四千餘萬

皇上省宮中之服用發內府之帑項不惜罄其所藏冀爲生民除害卽 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無一人不裁減廉俸無一人不捐助軍餉而獨於百姓格外體恤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不特不加賦已也水旱偏災之縣又有蠲緩之條賊匪經過之區復有寬免之典不特不抽丁已也被脅之良民免其罪而資遣之被兵之難民憫其窮而撫卹之凡在百姓想亦共聞之而共知之矣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或十餘年而一遇兵戈或數

十年而一逢劫數獨至我朝二百餘年同享昇平之福高曾
祖父未曾見干戈鋒鏑之場老弱壯丁未曾經轉徙流離之苦
雍正乾隆年間普免天下錢糧四次嘉慶道光年間豁免民間
積欠六次咸豐元年正月亦豁免民間積欠錢糧合計十八省
州縣之賦共免三千萬積欠之銀上考秦漢下至前明孰有如
我朝之國泰民安孰有如我朝之深仁厚澤乎百姓欲報
天家之德必須早完維正之供乃近聞民間完納國課每多
遲延抗玩或下忙已過而上忙未輸或前年積欠而今年猶展
或藉口於旱澇之微災而以為可緩或藉口於書差之浮收而
以為可減或賄差役不使帶人入城以免追比之苦或詭換冊

名不使糧戶之有禁以免追呼之煩種種抗延殊堪深恨尤有可爲痛恨者一種無賴之游民滋事之痞棍聚集村市三五成羣動稱世界已亂不必完錢糧愚民無知將信將疑亦或將應完之課故爲遲延不可不嚴行諭禁爲此示諭仰我省紳民人等知悉務當互相督勸早完錢糧族長戒其一族團總催其一團無因書差稍有浮收遂並本分而不交無因家資稍覺艱難遂並正供而不納子貧而斷父母之養膳者必非孝子民貧而欠 皇家之錢漕者必非良民本部堂旣以好言誥誡於前卽以刑法懲責於後如有不趕緊完納者飭各州縣三日一比嚴刑重責幽之囹圄之中治以軍流之罪如有游民痞棍倡爲募

言謂世界已亂不必完糧者一經拿獲卽行正法非本部堂之過嚴也造此言者卽從賊之亂民也爾紳民人等敬聽余言互相傳述 聖朝之恩斷不可負抗欠之罪斷不少寬凜之慎之無違特示

曉諭新募鄉勇

爲曉諭事照得本部堂招你們來充當鄉勇替 國家出力每日給你們的口糧養活你們均是

皇上的國帑原是要你們學些武藝好去與賊人打仗拚命你們平日如不早將武藝學得精熟將來遇賊打仗你不能殺他便殺你你若退縮又難逃 國法可見學的武藝原是保護你們自己性命的若是學得武藝精熟大膽上前未必卽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況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該死時雖千萬人將你圍住自有神明護佑斷不得死你若該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見與賊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

害怕於今要你們學習拳棍是操練你們的筋力要你們學習鎗法是操練你們的手腳要你們跑坡跳坑是操練你們的步履要你們學習刀矛鉞叉是操練你們的技藝要你們看旗幟聽號令是操練你們的耳目要你們每日演陣住則同行則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後大家退後是操練你們的行伍要你們齊心你們若是操得筋力強健手足伶俐步履便捷技藝純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齊心膽便大了一遇賊匪放礮的放礮放鎗的放鎗刀矛鉞叉一齊上前見一個殺一個見十個殺十個那怕他千軍萬馬不難一戰成功你們得官的得官得賞的得賞上不負

皇上深仁厚澤下卽可慰本部堂一片苦心本部堂於爾等厚望焉今將操練日期開列於後

一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本部堂下教場看試技藝演陣法

一每逢一四七口午前著本管官下教場演陣並看抬鎗鳥鎗打靶

一每逢二八日午前著本管官帶領赴城外近處跑坡搶旗跳坑

一每逢五逢十午前卽在營中演連環鎗法

一每日午後卽在本營演習拳棒刀矛鈚叉一日不可閒斷

一臨陣有能殺賊一名者功賞銀十兩並賞八品軍功

一殺賊二名者功賞銀二十兩並賞六品軍功

一殺賊三名以上者除功賞銀三十兩外隨卽奏請發營以千把總補用

一拏獲長髮賊每名賞銀二十兩短髮賊每名賞銀十五兩

一拏獲賊馬一匹卽以其馬充賞如不願要馬將馬繳呈賞銀十兩

一搶獲火藥每桶賞銀五兩

一搶獲鉛子每桶賞銀三兩

一搶獲大礮一尊賞銀十兩小礮一尊五兩

一搶獲鳥鎗一桿賞銀三兩

一搶獲刀矛旗幟每件賞銀二兩

一打仗奮勇當先雖未得功亦隨時酌給賞號落後者不賞如以已物詐功冒賞者查出緝責四十棍革除臨陣退縮者斬殺假冒功者梟首示眾

一打仗陣亡者照營制賜卹銀五十兩燒埋銀十兩

一傷分三等頭等賞銀三十兩二等賞銀二十兩三等賞銀十兩

一臨陣回身傷在背者不賞

一詐傷冒功者查出緝責四十棍革除

水師得勝歌

并序

咸豐五年江西南康水營作

咸豐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戰船辦水師楚中不知戰船爲何物
工匠亦無能爲役因思兩湖舊俗五日龍舟競渡最爲迅捷短
橈長槳如絃之足如鳥之飛此人力可以爲主者不盡關乎風
力水力也遂決計仿競渡之舟以爲戰船時守備成名標自長
沙來衡州始告余以廣東快蟹船式舢板船式同知楮汝航自
桂林來衡州告余以長龍船式於是鳩集衡州永州工匠又分
廠於湘潭共造快蟹四十號長龍四十號舢板八十號快蟹配
四十五人搖槳者廿八人艖八人長龍配廿四人搖槳者十六
人舢板配十四人搖槳者十人每船舵工一人頭工一

人礮手數人四年五月每船添立管駕者一人名曰哨官五年十月每船於眾槳手中置火彈手數人於是規模略備行之三年而未嘗更易惟舢板船小不能置鑪造飯不能容十餘人寢宿其中常另雇一民船爲坐船終非可久之道若長江大湖設立水師而用吾之法行之則舢板之坐船在所當變者也

余旣於癸丑冬創造戰船設立水師十營甲寅三月廿八日以五營擊湘潭之賊連獲大捷以五營擊靖港之賊軍士敗潰五月以後在長沙復修船隻重整規模六月克復岳州七月閏七月埽蕩岳鄂之閒江面七百餘里搜勦黃蓋斧頭等湖八月克復武昌漢陽於是水師之規制略定將卒亦略諳水戰之法遂

製爲水師得勝歌令士卒歌誦口相習以熟冀嫻其大略而其
臨陣之神明變化則有不能及也歌曰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侬水戰真祕訣第一船上要潔淨前仗神
靈保性命早晚燒香埽灰塵敬奉江神與礮神第二灣船要稀
鬆時時防火又防風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擁擠喫大虧第三
軍器要整齊船板莫沾半點泥牛皮圈子挂槳椿打溼水絮封
藥箱羣子包包要纏緊大子箇箇要合膛擡鎗磨得乾乾淨大
礮洗得溜溜光第四軍中要肅靜大喊大叫須嚴禁半夜驚營
莫急躁探聽賊情莫亂報切莫亂打鑼和鼓亦莫亂放鎗和礮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張新手放礮總不準看來也

是打得蠢遠遠放礮不進當看來本事也平常若是好漢打得進越近賊船越有勁第六水師要演操兼習長矛并短刀盪漿要快舵要穩打礮總要習箇準斜斜排箇一字陣不慌不忙聽號令出隊走得一線穿收隊排得一絡連慢的切莫丟在後快的切莫走在前第七不可搶賊賊怕他來殺回馬槍又怕暗中藏火藥未曾得財先受傷第八水師莫上岸止許一人當買辦其餘箇箇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時上岸打百板臨陣上岸就要斬八條句句值千金你們牢牢記在心我待將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姪你們隨我也久長人人曉得我心腸願爾將官莫懈怠願爾兵勇莫學壞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勝先

算敗各人努力各謹慎自然萬事都
平順仔細聽我得勝歌升
官發財笑呵呵

陸軍得勝歌

咸豐六年在江西南昌省城作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陸戰真祕訣第一紮營要端詳營盤選
箇好山岡不要低窪潮溼地不要一坦大平洋後有退步前有
進一半見面一半藏看定地方插標記插起竹竿牽繩牆繩子
圍出三道圈內圈略窄外圈寬六尺牆腳八尺壕壕要築緊牆
要牢正牆高要七尺滿子牆只有一半高爛泥碎石不堅固雨
後倒塌一缸糟一營只開兩道門門外驅逐閒雜人周圍挖些
好茅廁免得熱天臭氣薰三里以外把箇卡日日守卡夜夜巡
第二打仗要細思出隊要分三大支中間一支且紮住左右兩
支先出去另把一支打接應再要一支埋伏定隊伍排在山坡

上營官四處好瞭望看他那邊是來路看他那邊是去向看他
那路有伏兵看他那路有強將那處來的真賊頭那邊做的假
模樣件件看清件件說說得人人都膽壯他吶喊來我不喊他
放鎗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陰
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強如老虎
打散賊匪四山逃追賊專從兩邊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隊伍切
莫亂分毫第三行路要分班各營隊伍莫亂參四六隊伍走前
後鍋帳擔子走中間不許爭先太擁擠不許落後太孤單選箇
探馬向前探要選明白真好漢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一步仔
細看遇著樹林探村莊遇著河水探橋梁遇著岔路探埋伏左

邊右邊都要防遇著賊匪來迎敵飛馬回報不要忙看定地勢
并虛實遲報一刻也不妨前有探馬走前站後有將官押尾幫
過了尾幫落後邊插他耳箭打一千第四規矩要肅靜有禮有
法有號令哨官管兵莫太寬營官也要嚴哨官出營歸營要告
假朔日望日要請安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來站箇班營門
擺設杖和枷閒人進來便鎖拏不許吸煙并賭博不許高聲大
喧譁姦淫擄掠定要斬巡更傳令都要查起更各哨就安排傳
齊夫勇點名來營官三夜點一次哨官每夜點一回任憑客到
文書到營門一閉總不開衣服裝扮要料哨莫穿紅綠惹人笑
哨官不許穿長衣兵勇不許穿軟料腳上草鞋緊緊穿身上腰

帶緊緊纏頭上包巾緊緊紮英雄樣子都齊全第五軍器要整
齊各人製件好東西雜木杆子潤潤圓又光又硬又發縣常常
在手摸得久越摸越熟越值錢錨頭只要六寸長要出楊家寨
花鎗大刀要輕腰刀重快如閃電白如霜鎗礮鑽洗要乾淨鉛
子箇箇要合膛生漆皮桶盛火藥勤翻勤曬見太陽鋤鋤鏟子
要粗大斧頭要嵌三分鋼火毬都要親手製六分淨硝四分磺
旂幟三月換一次紅的印心白的鑲統領八面營官四隊長一
面哨官雙樹樹搖出如龍虎對對走出如鴛鴦第六兵更要演
操清清靜靜莫號嘈早習大刀並錨子晚習扒牆並跳壕壕溝
要跳八尺寬牆子要扒七尺高樹箇靶子十丈遠火毬石子手

中拋閒時尋箇寬地方又演跑隊又演鎗烏鎗手勁習箇穩擡
鎗眼力習箇準灌起鉛子習打靶翻山過水習跑馬事事操習
事事精百戰百勝有名聲者箇六條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祕寶
兵勇甘苦我盡知生怕你們喫了虧仔細唱我得勝歌保你福
多又壽多

1

卷之四

187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三才圖會卷之六

卷之四

1871

卷之四

諭賊目林啟容

丙辰十月十三日

蓋聞知幾爲哲人識時爲俊傑時危勢去而不覺悟則爲下愚
徒爲智者之所鄙笑也自洪秀全楊秀清倡亂以來蔓延十省
擄船數萬自以爲橫行無敵乃渡黃河者數十萬人屠戮殆盡
片甲不返匹馬不歸而賊勢頓衰本部堂辦理水師分布湖北
江西燒燬逆舟截其糧源而賊勢更衰洎今年七月韋昌輝誅
殺楊秀清凡東嗣君西嗣君及楊氏宗族官屬斬刈無遺石達
開自武昌歸去幾不免於殺害金陵內變而賊勢於是乎大衰
想爾林啟容亦深知之而深恨之痛哭而無可如何也本部堂
前年在九江時統率水陸環攻潯城林啟容兵單糧少堅守不

屈本部堂嘉爾有強固之志官軍拔營以後爾未嘗屠殺百姓
本部堂嘉爾無殃民之罪爾在賊黨中可謂傑出矣昔之統理
賊黨懾服眾心者楊秀清也能知爾能用爾者楊秀清也今楊
氏既誅誰能統理而服眾乎誰能知爾而用爾乎爾與石達開
皆楊氏之黨韋昌輝必思所以除之韋與石不兩立非韋殺石
卽石殺韋縱使石能勝韋而韋氏宗族甚多兵卒甚強冤冤相
報豈有已時爾等終不免爲韋黨所害此爾目前之大患也江
西各府廣東新附之賊居多外雖歸順心實猜忌如周鄧汪盧
諸人甚不願受爾等之約束楊秀清未死彼尙畏爾之強楊秀
清既誅彼已毫無畏憚一旦反顏相向廣西金田之老賊必爲

廣東新賊所仇殺此亦爾將來之大患也官兵攻勦爾尙有可
防守惟廣東之賊叛爾韋氏之黨仇爾則防之不勝其防念爾
林啟容不死於官兵則死於廣東之賊不死於東賊則死於韋
氏之黨萬無倖全之理豈不哀哉本部堂嘉爾有一節之可取
特諭招降爾能薙髮投誠立功贖罪 奏明

皇上當以待張家強之例待之可以保身首可以獲官爵並可
誅戮韋黨以快私讐一舉而三善備計之上也若執迷不悟抗
違

天誅韋石爲鷸蚌之持官兵收漁人之利楊氏若在爾死猶有
薄名楊氏旣滅爾死不值一錢爲禍爲福在爾一心決之熟思

吾言無遺後悔或願或否速行稟復此諭

新集卷一

三

先大夫置祭費記

古者大夫之制別子爲祖繼別者爲大宗得立太祖之廟繼禰
繼祖繼高曾者爲小宗得立四親之廟後世封建不行別子久
廢無復太祖立廟之稱而宗法旣墮卽祖禰高曾亦不復有區
別而立親廟者時異勢殊古法不可施於今久矣金匱秦尙書
蕙田有言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繁衍而成族者
則始至之人宜爲始遷之祖與古之別子無異今直省名家鉅
族皆有祠堂祀其初遷者爲始祖大率皆比附秦尙書之議而
然也或富貴好禮分建支祠亦猶古者小宗親廟之遺意國藩
不肖託先人之餘蔭竊祿朝右承乏六官遭逢 今天子登極

宣宗成皇帝升配大典覃恩錫類累封先考王考曾祖王考
皆爲光祿大夫妣皆封一品夫人而春秋薦享曾無廟宇以妥
宗祏筮日無門麗牲之碑其奚以宣鬯

皇恩宏昭世德永敕

後嗣子若孫而作其肅敬之心咸豐八年四月吾兄弟居先考
之喪蓋十有四月矣節序不居將變而之吉祭廟之不修器皿
之不備無財不可爲悅實用大懼於是各具白金若干兩積爲
竹亭府君公資備它日祠廟祭田之需當明之季 聖清之初
吾曾氏始自衡陽遷居湘鄉家微也力田不足以自給嘉慶十
九年我王考星岡府君倡建宗祠於衡道光二十八年季父高
軒創建支祠於湘奉元古府君爲祖遷湘之始祖本自孟學府

君而支祠祖元吉府君者以其創業始大也元吉府君六子咸
豐七年六公者之裔各以其祖主祔於元吉公祠其仲曰輔臣
府君於國藩爲高祖王考是生竟希府君爲我曾祖王考是生
星岡府君爲我王考輔臣府君旣已升祔支祠矣竟希府君星
岡府君皆僅積公貲以供祭具廟祔之典闕焉今茲爲竹亭府
君積植公貲異時合三代之蓄而共建一廟事其庶易舉乎戴
氏記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說者以謂昭
穆僅有祖禰而無高曾二廟程子始辨之以爲自天子以至庶
人皆當祭及高祖馬貴與推闡其說至我朝宿儒萬斯大氏
之倫出博稽經傳而大夫士得廟祭高曾祖禰四代乃確然而

不可易今國藩僅立三親廟而不言高祖蓋輔臣府君業已上
耐支祠而竟希府君以下三代皆膺封誥抑所以表國恩
也其或因事致祭而上祀輔臣府君元吉府君則援禮經干祫
及其高祖之例卽不應經而禮緣義起但求當乎孝子慈孫之
心之公且安者而已矣若夫田產錢幣存積之法天家賜物
宗器弄虔之宜祭器供具圖書貴重之物凡應藏於廟者皆書
於冊立爲科條其別如左

一田產

把戲灣田十六畝屋宇池塘園土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承當
王葛氏及男水九之產去錢二百六十千文下塘灣田三十畝

屋宇山塘園土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承當羅道源之產
去錢二百九十六千文以上二處每年共納租四十四石二斗
定議置倉貯之公同封鎖次年糶出其錢亦封貯於倉以是爲
常不許私糶不許外借

一銀錢

國藩出銀百兩國華出銀百兩國荃出銀百兩國潢國葆共出
銀百兩定議交國潢經營滿二年再移交他手其銀每年秋閒
糶穀置倉於永豐貯之次年糶出其錢換銀歸貯於家內之倉
或存錢永豐亦可秋閒仍糶穀貯倉明年糶出亦如之以是爲
常不許私支私糶不許外借

一 賜物

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二日奉 內賜 宣宗成皇帝遺念衣一件玉佩一事咸豐元年八月初六日奉 內賜 御製詩石刻橫幅一幀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內賜狐皮黃馬褂一件小刀火鏹搬指荷包四事是夕賊匪偷營將此四事遺失咸豐四年臘月三十日奉 內賜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咸豐六年正月十六日奉 內賜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咸豐七年正月十三日奉 內賜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咸豐七年三月十一日奉 賜經理喪事銀四百兩

謹按以上各物惟四年臘月二十五夜遺失之四事謹當由京

師照樣買補其日同受賜者塔忠武公亦有四事可以爲式也俟買到後與各件皆當敬謹尊藏於家廟其七年賜銀業經用去當另封四十兩藏之廟內以誌頒賻非常之恩道光

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孝和睿皇后七十萬壽覃恩誥封

竹亭公爲中憲大夫妣爲恭人馳封星岡公爲中憲大夫妣

爲恭人誥命二軸祖父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今天

子登極覃恩加一級誥封三代誥命四軸三代及叔父三月

十二日孝和睿皇后升耐覃恩不加級誥封本身妻室

誥命一軸四月十二日宣宗成皇帝升配覃恩加二級

誥封三代誥命四軸三代及叔父

謹按以上各 誥勅宜酌量分貯白玉堂老屋黃金堂新宅及將來修立之廟內

一宗器

竹亭府君硯池一箇紅青緞楸手抄四書文二本紅青緞楸一謹按先大夫課徒二十餘年皆手此硯以黑漆爲合蓋無當久矣國藩昔侍親側見先大夫逢三八課日則晨起洗硯謂效法邑中耆宿彭薄墅先生之所爲也手抄文二本亦肄業雙峯書院師事薄墅先生時之所抄咸豐七年余兄弟奔喪歸來始珍弄此二物以爲手澤各爲之袂駝色緞綿袍一件佛青緞綿褂一件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國藩以大考二等蒙 恩賞大卷緞

二件遂製袍褂二付一以奉星岡府君一以奉竹亭府君星岡府君以爲斂服竹亭府君之衣尙存它日祭祀或陳裳衣此其一也文選一部竹亭府君曾手批者

一祭器

錫五事咸豐七年置銀爵三其二在京師帶回其一係塔忠武公謁師所獻錫水碗八件咸豐七年兪刺史所贈錫碗一席磁碗一席紀澤之元配賀安人所置臨沒時請捐爲祭器

一供具

漆棹二十張漆橙六十條漆椅十六張茶几十二張櫺木香几一張香亭二座藍呢棹圍八個藍呢彩五疋錫提鑪四個鏡燈

四對紗布燈九對以上各件皆咸豐七年治喪事時所置大鏡屏一架獅鹿筦一張并几墊錢櫃一個柜一個以上各件皆家中往年所置

謹按藍呢棹圍及綵僅足爲忌日祭祀之供具其他祀典皆吉禮也宜另製紅棹圍紅綵紅傘之類其錢櫃及柜極不足珍本無與於有無之數以其向在先大夫臥房之內睹物生慕故畱爲祠廟之供具亦猶宗器之義云爾

一圖書

皇清經解三十六套三百六十冊陳岱雲太守所贈國荃裝釘成籍廿二史一部趙玉班太守贈國荃者計汲古閣十七史以

宏簡錄代宋遼金元等史又配以明史咸豐八年正月國荃自吉安營中寄回淳化本前後漢書各一部各六函汪刻前後漢書各一部各四函袁漱六太守所贈國藩許以淳化本後漢書汪刻前漢書贈劉君霞仙其淳化本前漢書汪刻後漢書則畱藏家廟此善本不可多得者也宋板莊子一部亦漱六太守所送皆咸豐七年十二月寄到五禮通考讀禮通考一部共十二函百二十冊文獻通考一部共八函一百冊吳竹莊觀察所贈咸豐七年十月送到德化萬刻五經六函四十冊萬刻十三經古注八函八十四冊萬刻文章軌範一函二冊崇仁謝刻通典一部四函四十冊漢魏六朝百三家一部八函八十冊方輿紀

要一部八函四十八冊胡刻通鑑一部八匣百二十八冊胡刻
文選一部一匣二十四冊日知錄一部十二冊三國志一部八
冊施注蘇詩一部八冊前漢書一部三十冊長恩書室叢書一
部八冊四書一部六冊以上皆自江西營中帶歸之書通鑑係
國藩奔喪時自行帶回咸豐七年用硃筆校讀一過餘係陳季
牧張小山先後帶歸古文辭類纂一部十二冊十八家詩鈔一
部八冊漢書一部十冊莊子一部二冊南河編年紀要一部三
冊朱刻說文一部三冊以上皆咸豐二年自京帶回之書朱子
綱目一部十二函百二十冊皇朝經世文編一部八函八十冊
王刻十子全書四函三十冊史漢評林二部共四十冊王白田

朱子年譜一函四冊殿板周易折中十二冊殿板性理精義五冊湖海詩傳文傳二部共十八冊浙刻東萊博議一部朱子全集一部十三經注疏一部以上皆家中舊有之書多係國華國荃所置或有自京師帶歸者

初定營規二十二條

紮營六條

紮營要在山岡不可在低溼之處不可在四面平曠毫無遮護之處

看營盤者插竿牽繩周圍牽一繩牆長夫到時卽照繩牆築立營盤

正牆腳寬六尺子牆腳在內頂寬一尺五寸子牆頂寬二尺正牆高七尺子牆高三尺五寸

外壕寬六尺深八尺內濠寬三尺深三尺凡挖濠之時每隔二丈畱橫路一道挖畢之時內濠仍畱橫路外濠概行挖去

凡一營只開二門不許太多門外築一灣牆營內支帳房兩層外層向牆開門內層向中開門各畱大路以便出隊營外每百人挖茅廝一箇三箭之外牽繩牆一道凡買賣閑人概不許入繩牆之內

開仗五條

出隊要分三大支臨時再多分幾小支凡有房屋之處須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後須分一支樹林之中須分一支

隊伍要佔住山坡排立不動營官要四處往來登高瞭望

打仗要打箇穩字賊吶喊我不吶喊賊開鎗我不開鎗賊來衝撲時撲一次我也站立不動撲兩次我也站立不動穩到兩箇

時辰自然是大勝仗

前隊用好手五百以備衝鋒後隊要好手五百以備救敗中間大隊略弱些也不妨前隊若小挫後隊好手出去救敗前隊若得勝後隊好手不動專等收隊時在梢尾行走

刀矛對殺之時要讓賊先動手我後動手頭一下已過第二下未來之時我撥他頭一下正好殺他

行路三條

六成隊伍走頭一段四成隊伍走尾一段鍋帳擔子走中一段頭次探馬帶七八人先走二十里二次探馬先走十里如遇賊來頭探先行回報二探再去看明虛實續報如左右有岔路頭

探遣人分路去如有兩三條岔路遣兩三起人去探明看定營盤頭探插竿牽繩

大軍行畢五里之後派一將官押尾不許有一人落尾旗之後途中不許有一人進店喫飯

守夜三條

紮營之處凡有來路派人於五里之外守卡四五更時另派親信人查卡

每棚派兩人守上半夜派兩人守下半夜不許打更止許走籌傳令者大聲接令者低聲每夜派哨官四人巡更從二更起每哨官巡一更周圍巡查查本哨兼查別哨之勇

起更卽關營門無論客來文書來均不許開營門賊來不許出隊不許點燈不許吶喊說話悄悄靜靜預備鎗礮火球看準再打

軍器五條

鎗礮要試過三十次方免炸裂羣子要包緊合膛

矛桿要樹的不要竹的要整樹直紋不要橫紋

鋤要八寸長三寸寬鋤要八寸長六寸寬挑土用四方布袋盛

子藥用生漆皮桶

旗幟要一色不宜混雜

刀矛要常磨火藥要常晒火球要親手自製

雜著

卷

愛民歌

咸豐八年在江西建昌大營作

三軍箇箇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喫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譁人不躲路莫擠他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喫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唬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

腫妻哭夫來淚也枯從中地保又譌錢分派各團并各都有夫
派夫無派錢牽了騾馬又牽豬雞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
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
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譌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邀些地痞
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逢著百姓就要打遇著店家就發氣
可憐百姓打出血喫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
錢去陪罪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
營水軍不許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
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
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官兵與賊不分明到

處傳出醜聲名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上司不肯
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
士聽教訓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
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雜著卷一

四

曾文正公雜著

卷之二目錄

筆記二十七則

己未

營制

營規

馬隊營制

筆記二十七則

禮

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制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常足以服人而強國戰國以後以儀文之瑣爲禮是女叔齊之所譏也荀卿張載兢兢以禮爲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爾岐氏作中庸論凌廷堪氏作復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輯五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錄入爲觀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錄入爲

體國經野門於箸書之義例則或駁而不精其於古者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該則未爲失也

赦

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亂羣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獨不然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蜀人稱亮之賢厥後費禕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國藩嘗見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過眾子相率而曰流於不肖又見

軍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責不及數又故輕賁之厥後眾士傲慢常戲侮其管轄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

世澤

士大夫之志趣學術果有異於人者則修之於身式之於家必將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里所謂君子之澤也就其最善者約有三端曰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如韋玄成議禮王吉傳經虞魏之昆顧陸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殫述我朝如桐城張氏自文端公而下鉅卿碩學世濟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學其六世孫梅伯言郎中曾亮

自謂莫紹先緒而所爲古文詩篇一時推爲祭酒高郵王氏自
文肅公安國以下世爲名儒而懷祖先生訓詁之學實集古今
之大成國藩於此三家者常低徊歎仰以爲不可及禮讓之澤
如萬石君之廉謹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藍田呂
氏門庭之內彬彬焉有君子之風余所見近時搢紳未有崇禮
法而不興習傲慢而不敗者稼穡之澤惟周家開國豳風陳業
述生理之艱難導民風於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張敦復之
恆產瑣言張揚園之農書用意至爲深遠國藩竊以爲稼穡之
澤視詩書禮讓之澤尤爲可大可久吾祖光祿大夫星岡公嘗
有言曰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農圃舊業懿哉至訓可

爲萬世法已

悔吝

吉凶悔吝四者相爲循環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卽謂之吉過是則爲吝矣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日中則仄月盈則虧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凡行之而過無論其非義也卽盡善之舉盛德之事稍過則吝隨之余官京師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吝也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免於災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基側身修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白困心橫慮

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馴致於凶悔則漸趨於吉故大易之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讐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

儒緩

論語兩稱敏則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藝贍給裁決如流此不數數觀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已千習勤不輟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幾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沈吟數時不能了友人陽湖周弢甫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緩自愧左傳齊人責魯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

書以爲二國憂言魯人好儒術而失之皋緩故二國興師來問也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奮髯抵凡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皆斥罷諸吏門下掾顗遂耆老大儒拜起舒緩博謂顗老生不習吏禮令主簿教之拜起閑習又以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貂不中節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寸此亦惡儒術之舒緩不足了事也通鑑涼驃騎大將軍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儒緩機事不稱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務爲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大抵儒術非病儒而失之舒緩則從政多積滯之事治軍少可趁之功

王昕儒緩見北史王憲從孫唐相張鑑儒緩見通鑑二百二十八卷

名望

知識愈高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則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嚴故君

素所自期者大不肯欺其知識以欺天也已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見貽譏於神明也

居業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之兗州唐之晉陽皆先據此爲基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氏以規模宏大言辭誠信爲本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眾誠信則置趾甚固結構甚牢易曰寬以居之謂宏大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謂誠信

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誠便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卽所謂居業也今世俗言興家立業是也子張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則在我之知識浮泛動盪指爲我之所有也不可指爲我之所無也亦不可是則終身無可居之業程子所謂立不住者耳

英雄誠子弟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訓誡子弟恆有恭謹斂退之象劉先主臨終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

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西涼李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莅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爲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

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
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
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
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
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
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
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
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
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
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

令過捕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
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
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數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經營
四海之志而其教誡子弟則約旨卑思斂抑已甚伏波將軍馬
援亦曠代英傑而其誡兒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
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
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
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

尙類驚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此亦謙謹自將斂其高遠之懷卽於卑邇之道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於久大藏之不密則放之不準蘇軾詩始知真放本精微卽此義也

氣節 傲

自好之士多講氣節講之不精則流於傲而不自覺風節守於己者也傲則加於人者也漢蕭望之初見霍大將軍光不肯露索挾持王仲翁譏之望之曰各從其志魏孫資劉放用事辛毗不與往來子敞諫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顧覲之不肯降意於戴法興等

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我不爲三公耳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此三事者皆風節之守於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張湯宋璟不禮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風節目之矣然猶不可謂之傲也以傲加人者若蓋寬饒之於許伯孔融之於曹操此傲在言詞者也稽康之於鍾會謝靈運之於孟顗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於何無忌王僧達之於路瓊之此傲在儀節者也息夫躬歷詆諸公暨豔彈射百寮此傲在奏議者也此數人者皆不得令終大氏人道害盈鬼神福謙傲者內恃其才外溢其氣其心已不固矣如蓋孔稽謝殷王等僅以加諸

一二人猶且無德不報有毒必發若息夫躬暨豔之褊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價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大抵懷材負奇恆冀人以異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視之非所願也韓信含羞於噲等彭寵積望於無異彼其素所挾持者高誠不欲與庸庸者齊耳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不善於矜以齊桓公之盛業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以關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則身敗於徐晃地喪於呂蒙以大禹之聖而伯益贊之以滿招損謙受益以鄭伯之弱而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不自恃者雖危而得安自恃者雖安而易危自古國家往往然也故挾貴挾長挾賢挾故勲勞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寵怙侈怙非怙亂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譏爾

碣

莊子庚桑楚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國藩按碣水中石水涸而見沙石不得津潤失所憑依之象通鑑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以蕩爲碣失其義矣王介甫和王微之高齋三首蕭條中原碣無主崛強又此憑江淮俗本誤作蕩無主亦爲失之

陵京阜墳冢邱

古人於陵京阜墳冢邱等字皆取山阜高大厚實之義以象凡物之高大厚實大抵皆稱美之詞天保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是善頌善禱之證也左傳有肉如陵謂大而實也荀子致仕篇節奏欲陵注陵峻也峻卽高也禮記檀弓喪事雖遽不陵節學記不陵節而施陵越也西京賦陵重巘陵升也皆升高之義也詩傳京高邱也又曰大阜也左傳莫之與京與比高也西京賦燎京薪謂積薪極高也左傳收晉尸以爲京觀謂積尸極高也漢曰京兆後世曰京師兆眾也師亦眾也京則大也釋名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詩駟鐵孔阜以阜比馬之大也火烈具

阜以阜比火之盛也爾穀既阜以阜比穀之多也古歌可以阜
吾民之財西京賦百物殷阜以阜比財物之富也土之高且大
者謂之墳詩祥羊墳首言其首極大也周禮司烜氏其墳燭庭
燎言其燭極大也三墳五典言三皇之書其義極大也列子天
瑞篇墳如也亦形容其大也冢子冢適皆謂長子太子也冢婦
大婦也冢卿冢宰謂六官之長太宰也友邦冢君言大君也乃
立冢土言大社也漢書楚元王傳邱嫂謂長嫂大嫂也易顛頤
拂經於邱頤征凶謂於高處求頤養也以邱爲高也孟子得乎
邱民爲天子謂成聚之民也以邱爲大也推此以論凡物之高
大厚實者皆可以陵京阜墳冢邱等字擬議而形容之末世綴

文之士但知阜字有高大富實之義而不知墳冢等字與之同類而并稱又或以陵爲帝王所藏京爲帝王所居謂二字有崇高之義而於墳冢邱壟等字指爲不祥之文蓋古字古義之不講久矣

格 枝 柴 梗

說文格木長兒國藩按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條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暢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從本義引伸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兩相交際亦

猶是也論語有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孚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事物相麗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上下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皆訓至也皆交孚之義也書曰格汝舜格汝眾詩曰神保是格皆訓來也皆引之來相交接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素門音厥且格注格拒也周書窮寇不格注格鬪也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注格謂相捍拒者後漢劉盆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通鑑王賁攻齊莫敢格者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謂莫能拒禦也凡曰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廢格不行曰沮格不進皆相拒之義也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

木工爲窗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卍字格者卽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體格曰風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伸之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訓格之言注格法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後漢傳燮傳注格猶標準也凡皆規格之義也書罔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而孔疏曰格謂檢括斯則望文生訓有乖古意矣論語有恥且格當以交孚爲確義集解曰正也亦不免望文生訓之弊至大學格物之說聚訟千年洎無定論國藩以爲人心當麗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說文枝木別生幹也國藩按幹直而專枝分而雜有歧雜之義
焉凡木之枝斜挺旁出如相扶倚有撐持之義焉杙杪森布猝
不可近有拒禦之義焉周秦古書凡用枝字大氏不出此三義
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荀子解蔽篇曰心枝則無知此岐雜之
義也漢書叔孫通等傳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莊子師曠之
枝策也靈光殿賦漂嶢峴而枝拄此撐持之義也史記項羽本
紀諸將讐服莫敢枝梧魯仲連傳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此
拒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漢中淫泆枝柱與巴蜀同俗注言意
相節卻不順從也亦拒禦之義也岐雜者枝字之本義撐持與
拒禦者枝字引伸之義後人不知引伸之義每疑枝當作支蓋

古訓文不明也

說文柴小木散材楚辭注枯木爲柴國藩按小木枯枝雜縛一束謂之柴世俗之通稱也由柴字而引申之有枯槁阻塞之義焉莊子柴立其中央柴立猶枯坐也所謂形如枯木也外物篇柴生乎守柴謂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者由於拘守太過也天地篇趣舍聲色以柴其內謂梗塞於胸中也凡莊子篇中柴字皆取枯槁阻塞之義通鑑漢紀收楊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謝賓客胡身之注曰柴塞其門也又魏紀朱桓言於吳王曰曹休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胡身之注曰柴路謂以柴塞路

也國藩按柴卽塞也以兵阻塞此路非更以柴塞之也胡氏於漢紀注近之於魏紀注失之

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以東或謂之梗國藩按凡木之麤枝無碎枝零葉者世俗通謂之梗在樹而生者謂之枝斫伐在地而枯者則謂之梗謂之柴矣梗字有麤直之義又有阻塞之義爾雅釋詁梗直也方言梗略也吳都賦注梗概麤言也東京賦注梗概不纖密也此麤直之義也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謂未至之凶災先梗而禦之此阻塞之義也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謂蕩蕩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梗塞也毛傳梗病也此望文生訓非其義也杜注左傳曰

病也廣雅亦曰病也此承毛傳而誤者也格枝柴梗四字在後世以爲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書故訓之不可通者寡矣

乾白素坐

史記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晉書潘岳傳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國藩按服如二說皆望文生訓非本義也沒者謂沒入人之財物也凡財物入官者曰籍沒入官子女入官者曰沒入爲奴爲婢或曰沒入奚官乾沒者謂無故而沒入人財物潘岳傳之乾沒謂無故而取高爵厚祿當知止足也韓愈詩乾愁

萬斛湯自解謂無故而自愁也乾死窮山竟何俟謂無故而枉死也又有曰白者與乾字義略相等通鑑晉劉毅上疏曰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胡氏注曰白素也白論猶空言也又陳頤遺王導書曰先白望而後實事胡注白望猶空名也國藩按無故而獲譽望也又世俗諺曰白說謂無故而空說曰白饒謂空饒此一語也又有曰素者與乾字白字義略相等詩不素餐兮注素空也謂無故而空餐也史記命曰素封注素空也謂無故而自得比於封爵也又有曰坐者與乾字白字素字義亦相等通鑑後出師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謂無故而自致强大也蕪城賦驚砂坐飛此謂無故而自飛也此四字注家多失之

又劉裕有白直隊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又元魏尔朱榮

乞追贈亡者白民贈郡鎮胡注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

丁也又唐元載取民閒粟帛什取八九謂之白著高雲
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

疇人 等人 內人 何人

古者隨其所指皆稱曰人以職言則如周禮之牛人犬人雞人

龜人酒人漿人醢人鹽人是已以地言則如春秋之魯人齊人

晉人楚人衛人宋人王人周人是已名之美者則曰聖人神人

至人天人完人全人見莊子美人詩簡兮佳人通鑑曹子丹佳人名之惡者

則曰小人匪人讒人佞人儉人奸人敝人亂人見莊子又有隨

事而命名者曰亡人曰義人曰叛人曰降人曰官人韓愈王曰適墓志曰

軍人又有承上文而稱之者史記厯書曰疇人子弟此承上文
言明於厯算之人也通鑑魏紀曰典韋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
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此承上文言應募
陷陣之人也漢書雋不疑傳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此承上
文言詐稱戾太子之人也通鑑宋紀曰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
無所爭弘微曰內人尙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此承上文以
妻妹及伯母兩姑爲內人也凡此皆臨文立義非有一定之主
名也今世俗以內人專指妻妾蓋失其義又或以疇人專指明
於厯算者言之亦爲失考阮芸台相國作疇人傳殆襲譌而承
謬耳

家人 白衣 齊民 平民

家人白衣皆如稱庶人也漢書汲黯傳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光武紀劉縯不事家人居業皆謂不學庶人家之操作也外戚傳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游俠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亦謂庶人家之寡婦也通鑑劉向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注家人謂庶人家也漢書董賢欲求蕭咸女爲婦咸曰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通鑑吳人多言祥瑞韋昭曰此家人

筐篋中物耳謂尋常人家皆有言祥瑞之書也通鑑魏文帝祀
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亦謂以庶人之禮祭之也柳宗
元文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國藩按
此亦謂凡民父子猶賈誼之言布衣昆弟也書康誥曰亦惟君
惟長不能厥家人竊謂亦當指庶人百姓言之各傳注皆訓不
能齊家失其義矣 白衣猶言布衣卽齊民也風俗通舜禹本
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
三公皆謂以齊民而爲天子之三公也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
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閭繡傳
薦白衣南安朱沖可爲師傅皆謂布衣無職者也晉書胡奮傳

宣帝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通鑑薛訥以灤河之役免官以
白衣爲防禦使破吐蕃劉仁軌以征遼免官以白衣從軍平百
濟五代南唐宋齊邱歸第白衣待罪皆謂落職之後與庶人無
異也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
今亭長掌固之屬此亦望文生訓非通義也三國志呂蒙傳白
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亦謂齊民不著兵卒衣也通鑑山陽曹
偉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帝聞而誅之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
日望見白衣人送酒皆謂平民也歐陽公送田畫序曰反衣白
衣顧甯人曰知錄引李泌衣白及趙世家願得黑衣之缺若別
有所謂白色之衣者皆非確義

文

雜著卷二

文字者以代語言記事物名數而已其流別大率十有一類著作敷陳發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爲類有二無韻者曰著作辯論之類有韻者曰詞賦敷陳之類人有所著吾以意從而闡明之者其爲類一曰敘述注釋之類以言告於人者其爲類有三自上告下曰詔誥檄令之類自下告上曰奏議獻策之類友朋相告曰書問箋牘之類以言告於鬼神者其爲類一曰祝祭哀弔之類記載事實以傳示於後世者其爲類有四記名人曰紀傳碑表之類記事蹟曰敘述書事之類記大綱曰大政典禮之類記小物曰小事雜記之類凡此十一類古今文字之用盡於

此矣其九類者佔畢小儒夫人而能爲之至詞賦敷陳之類大政典禮之類非博學通識殆庶之才烏足以涉其藩籬哉

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瓌瑋俊邁以揚馬爲最詼詭恣肆以莊生爲最兼擅瓌瑋詼詭之勝者則莫盛於韓子愜適者漢之匡劉宋之歐曾均能細意熨貼樸屬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強企愜適者詩書醞釀歲月磨鍊皆可日起而有功愜適未必能兼雄奇之長雄奇則未有不愜適者學者之識當仰窺於瓌瑋俊邁詼詭恣肆之域以期日進於高明若施手之處則端從平實愜適始

友人錢唐戴醕士熙嘗爲余言李伯時畫七十二賢像其妙全

在鼻端一筆面目精神四肢百體衣褶鞞紋皆與其鼻端相準相肖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以取勢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鱗身蛇軀之詭趣皆自其鼻端一筆以生變化而卒不離其宗國藩以謂斯言也可通於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氣焉有體焉今使有人於此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則見者謂之不成人又或頤隱於齊肩高於頂五管在上兩髀爲脅則見者亦必反而卻走爲文者或無所專注無所歸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氣不能舉其體則謂之不成文故雖長篇鉅製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謂鼻端之一筆者譬若水之有幹流山之有主峯畫龍者之有睛物不能兩大人

不能兩首文之主意亦不能兩重專重一處而四體停勻乃始成章矣

知道者時時有憂危之意其臨文也亦然仲尼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蓋深有見於前聖之危心遠慮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卽夫子之釋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卦之爻辭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蓋飽經乎世變之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敢爲臆斷專決之辭自孟子好爲直截俊拔之語已不能如仲尼之謙謹而況其下焉者乎後世如諸葛武侯之書牘紆餘簡遠差明此義而曾子固亦有宛轉思深之處外

此則辭與意俱盡尙何謙謹之有或辭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嘗置慮於其閒又烏知所謂憂危者哉

斂侈伸縮

凡爲文用意宜斂多而侈少行氣宜縮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孔子處亦不過辭昌語使用意稍侈耳後人爲文但求其氣之伸古人爲文但求其氣之縮氣恆縮則詞句多澀然深於文者固當從這裏過

古文辭類纂正誤

桐城姚姬傳郎中鼐所選古文辭類纂嘉道以來知言君子羣相推服謂學古文者求諸是而足矣國藩服膺有年竊見其中

亦小有謬誤茲摘舉如左

司馬遷自序中述其父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諸家互有得失而終以道家爲本此自司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是其指要則談啟之其文辭則遷之爲之也在自序篇中僅文中之一段故無首尾裁成之迹今姚氏割此爲一篇而標其目曰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失其義矣遷作五帝本紀夏本紀所引堯典禹貢等書尙多改經文之舊此述其父之語豈獨無所刪改且如管晏列傳中管仲自述感鮑叔之言豈得遂錄以爲管仲之文淮陰侯傳中韓信說高祖定三秦一節豈得遂錄以爲韓信之文邪

漢書匡衡傳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云國藩按此疏凡三條妃匹一也經學二也威儀三也自妃匹之際至遠技能止第一節言妃匹也自竊見聖德純茂至宜究其意止第二節言經學也自臣又聞聖主之自爲動靜周旋至末第三節言威儀也今姚氏錄此文標其目曰戒妃匹勸經學疏是於三條獨遺其一而於班書所敘若未之深究者亦一失也

甲乙

甲乙丙丁古來皆以記事物之次第有以爲宮館之次第者如

曰甲館

漢書外戚傳

曰甲第

漢書張放傳

甲觀

庾信哀江南賦

曰丙殿

漢書元后傳

曰

丙舍

王義之有丙舍墓田

是也有以爲帷帳之次第者如曰甲乙之帳

漢書

東方朔傳

是也有以爲科目之次第者如唐明經本有甲乙丙丁四

科而其實唯有丙丁第進士本有甲乙二科而實唯乙科明法以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是也有以爲藏書之次第者如唐四庫書以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部隋於東都觀文殿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是也有以爲卷帙之次第者如李善注文選分賦甲賦乙以至賦癸詩甲詩乙以至詩庚司馬溫公通鑑分漢獻帝爲十卷甲乙至癸晉安帝亦十卷甲乙至癸是也有以爲律令之次第者如曰令甲令乙令丙

後漢書章帝紀

是

也有以爲算法者如勾爲甲股爲乙弦爲丙高爲甲高對衝爲

乙地平為丙北極出地為丁南極出地為戊是也有以為官名

者如漢之戊校尉己校尉明之甲字庫大使及乙字丙字戊字

庫大使是也有以為姓氏次第者如南朝王謝北朝崔盧皆稱

甲乙鉅族是也有以為假名者如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

甲次子乙次子慶及獄吏田甲史記韓安國傳齊宦者徐甲漢書高王傳罪

生甲福歸乙韓非子張甲王乙李丙趙丁梁范縝神滅論等是也有以記

夜時之早晚者如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

午乙夜漢書天文志自甲夜至五鼓三國志曹爽傳四月三日丙夜一籌晉書

趙王倫傳是也推之凡物有高下品第者皆可以甲乙區之凡人等

子虛烏有者皆可以甲乙稱之溫庭筠詩往日樓臺非甲帳去

時冠劍是丁年則失其義矣

成敗無定

漢晁錯建議削藩厥後吳楚七國反景帝誅錯而事以成明齊
秦黃子澄建議削藩厥後燕王南犯建文誅齊黃而事以敗我
朝米思翰等建議削藩厥後吳耿三叛竝起聖祖不誅米思
翰而事以成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
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必泥於往事之成敗
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發憤欲討李茂貞責宰相杜讓能專主兵
事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

禍厥後李茂貞進逼興平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表請誅讓
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與卿諒矣是日貶
讓能梧州刺史尋賜自盡斯則無故受誅其冤有甚於晁錯齊
泰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復誅之於後此其所以爲亡國之
君也國藩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敗挫或少歸咎於人
不能無稍露於辭色者亦以見理未明故耳

後唐潞王慮石敬瑭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
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鎮鄆州文遇力贊成之厥後敬瑭果反
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佩
刀刺之大氏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恆情也

勉強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性本善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本性日失故須學焉而後復之失又甚者須勉強而後復之喪之哀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衰麻木塊覩物而痛創自至蹢躅號呼變節而涕洟隨之是亦可勉強而致哀也祭之敬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自盥至薦將之以盛心自朝至旻勝之以強力是亦可以勉強而致敬也與人之和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揖讓拜跪人不答而已則下之筐篚豆籩意不足而文則先之是亦可以勉強而致和也凡有血氣必有爭

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諧而祥孔子之告子貢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無先於此者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至以頑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類與已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舍已從人傲惰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莊子有言刻核太甚則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董生有言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強之爲道甚博而端自強恕始

功效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則妄矣未
施敬於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於民而欲民之信我鹵莽而
耕滅裂而耘而欲收豐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數也在易恆
之初六曰浚恆貞凶无攸利胡瑗釋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
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爲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
賢可到爲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
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爲事之始責
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於周孔爲治之
始欲化及於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於貞正之

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雞伏卵，不舍而生；氣漸充，如燕營巢，不息而結構漸牢；如滋培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但知所謂功，不知所謂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自有此應。此言有真積力久之功，而後有高厚悠遠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

不長而揠之者謂其人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此言不俟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蘇軾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識水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

君子小人

陳容有言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閒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

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所爭祇在幾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蓋世之勲推之以子子爲義以硜硜爲信以齷齪爲廉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過薄朋友之交貴積漸以相孚而動恕知己之罕覩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

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號於眾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

越寨攻敵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諸軍與子勛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

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率其眾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畱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

興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旣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并進胡收兵而下興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賊軍袁顗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鵠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鵠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鵠尾濃湖并以潰降此越塞進攻而得勝者也

秦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

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尙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

陽不設備

西陽卽今黃州

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

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

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檻又以蒙衝小船擊其檻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瑱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

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旣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

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媯檀攻范

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

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畱則不獲安

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再爲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糒整羈勒畱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

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蔡之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偪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口等

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

軍臨河之南

卽澶淵今開州

王彥章進逼鄆州

今東平府

唐臣李紹宏等請

棄鄆州與梁約和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
兵陛下若畱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
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
志冬十月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
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
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從之乙亥

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眾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流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

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
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
玉成據蘄州秦曰綱據田家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
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
一月十五日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啟榮據九江黃文
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
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午攻湖
口十二日水師敗挫廿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
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
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

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爲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兵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卽格開而卽戳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

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
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爲正兵
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
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
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
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
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
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嘯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
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

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
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
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
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
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
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
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閒覺有熱風吹拂
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閒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
斯亦肅殺之義也

克勤小物

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鍾一銖一兩之所累也文王之聖而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之敢慢哉諸葛忠武爲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爲有用之物朱子謂爲學須銖積寸累爲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書魏明帝自案行尙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爲後世所譏以爲天子不當親理細事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若爲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陳平之問

錢穀不知問刑獄不知未可以爲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苟爲博物君子必見其箸述滿家抄撮累篋苟爲躬行君子必見其容色之晬盎徒黨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見其所居民悅所去民思苟善治軍必見其有戰則勝有攻則取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爲高則將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以望空爲賢而笑勤恪何晏鄧颺之徒流風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細事皆墮壞於冥昧之中親者賢者皆見拒於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業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許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爲行簡之本蓋必能敬乃無廢事也我宣宗

成皇帝臨御三十年勤政法 祖每日寅正而興省覽章奏卯正而畢事無畱滯道光二十九年 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治事不趨簡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 皇四子代閱章奏召見大臣卽 今上皇帝也對事甫畢而 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 天子篤病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畱之頃耳爲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親細事自諉乎

干盾攬牌

周禮夏官司兵掌五盾注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司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注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說文盾蔽也所以扞身蔽目揚子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蔽或

謂之干關西謂之盾說文櫓大盾也玉篇櫓城上守禦望樓韻
會戰陣高巢車亦爲櫓太公六韜篇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
提翼小櫓國藩按干也盾也櫓也其製不可得而盡見然大抵
干盾形制較小一手執之可以衛身蔽目藩盾則形制自大或
二三人執之不等城上望樓之櫓則一方倚城三方必有遮蔽
戰陣巢車之櫓則一方出入三方必有遮蔽與盾之僅蔽一面
者異矣至六韜之大櫓小櫓則亦僅蔽一面差同干盾也

通鑑晉義熙八年劉裕至荊州伐劉毅軍人擔彭排戰具

注彭排卽

今之旁排所以扞鋒

矢孫愐曰櫓彭排釋名曰彭旁也在

旁排敵禦攻也梁普通五年北魏將崔延

伯等旣破莫折天生

進擊万俟醜奴於安定別造大盾內爲鎖

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唐代宗初
立僕固懷恩等破史朝義於洛陽馬璘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
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注牌古謂之楯晉宋之間謂之彭排南
方以皮編竹爲之以捍敵北人以木爲
之左傳樂祁以楊楯賈禍國藩按劉毅之彭排馬璘之牌卽古
蓋北方之用木也久矣之盾也崔延伯之排城則較大矣殆與周禮之藩盾六韜之大
櫓相類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卽古之盾也有圓牌卽今之籐
牌也統謂之曰攔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
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
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扞禦矢石今之攔牌所以

扞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
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礮子
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溼張挂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
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籐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
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
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
禦礮子明矣烏鎗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擡鎗子劈山
礮子凡如大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
深知礮子之無可避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
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

水師弁兵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干
盾櫓排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峙衡治軍刁斗森嚴凜不
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慮在
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擊之賊發十餘礮不能中堅坐
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殉難殞我壯士人百莫贖此
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爾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
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
其法以鐵先鍊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
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蒲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鑲亦以此

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渦截鐵條之端置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能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蓋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尙未靜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

營制

一營之制

營官親兵六十名親兵什長六名分立前後左右四哨哨官四員哨長四名護勇二十名什長三十二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一營共五百人營官一員哨官四員在外

營官親兵之制

親兵六隊一隊劈山礮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礮四隊刀矛五隊小鎗六隊刀矛每隊什長一名親兵十名伙勇一名計六隊共七十二名

一哨之制

前後左右四哨每哨哨官一員哨長一名共護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八隊一隊抬鎗二隊刀矛三隊小鎗四隊刀矛五隊抬鎗六隊刀矛七隊小鎗八隊刀矛每隊什長一名伙勇一名其抬鎗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爲十四名其刀矛小鎗隊正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爲十二名每哨一百零八人計四哨兵四百三十二人

長夫之制

營官及幫辦人等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藥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共用長夫三十名

親兵每劈山礮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

六隊共長夫十四名如拔營遠行營官另撥公夫幫抬劈山礮
哨官哨長及護勇五人共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每抬鎗隊
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四哨抬鎗八隊共
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鎗二十四隊共長夫四十八名
以上各項共長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營計每百人用夫三
十六名只許減少不許增多

薪水口糧之制

營官月給薪水銀五十兩不扣建又月給辦公費銀一百五十
兩不扣建凡幫辦及管賬目軍裝書記醫生工匠薪糧並置辦
旗幟號補各費在內聽營官酌用

哨官每員日給銀三錢

哨長每名日給銀二錢

什長每名日給銀一錢六分

親兵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

護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

正勇每名日給銀一錢四分

伙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

長夫每名日給銀一錢

以上大建月支銀二千八百九十二兩二錢小建月支銀二千八百零二兩四錢六分

軍中浪費最忌官員太多夫價太多今立定限制無論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帶千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千八百兩凡統萬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萬八千兩凡帶百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十六名凡帶千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百六十名

小口糧及卹賞之制

凡新立營頭奉札招勇挑定後無論勇夫每名每日給小口糧錢一百文帶至大營上憲派員點名後再行起支大口糧凡陣亡者卹銀三十兩受傷頭等者賞銀十五兩二等者銀十兩三等者銀五兩成廢者另加

外省招勇倣照楚軍薪糧之制

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招勇在本省勦賊者照楚軍章程不減者

凡五項

營官薪水辦公費每月支二百兩不減

哨官每日支三錢哨長每日支二錢不減

什長每日支一錢六分不減

伙勇每日支一錢一分不減

長夫每日支一錢不減

其照楚軍章程酌減二分者凡兩項

親兵護勇每日支一錢三分已減二分 出境至外省勦賊則全不減

正勇每日支一錢二分已減二分 出境至外省勦賊則全不減

帳棚之制

營官幫辦書記軍火等共用夾帳棚八架單帳棚二架

哨官哨長護勇共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一架四哨同親兵每隊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一架六隊同

正勇每隊單帳棚二架三十二隊同

以上共夾帳棚十八架單帳棚八十架

統領之制

凡統領自帶一營本營之薪水公費及夫價已足敷用此外從優酌加凡統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銀百兩加夫十名統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銀二百兩加夫二十名統至萬人以上

者每月加銀三百兩加夫三十名

營規

招募之規 二條

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

募格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爲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

日夜常課之規 七條

五更三點皆起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醒礮聞鑼聲則散黎明演早操一次營官看親兵之操或幫辦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午刻點名一次親兵由營官點或幫辦代點各哨由哨長點日斜時演晚操一次與黎明早操同

燈時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定更礮聞鑼聲則散

二更前點名一次與午刻點名同計每日夜共站牆子二次點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營官點全營之名看全營之操無定期約每月四五次

每夜派一成隊站牆唱更每更一人輪流替換如離賊甚近則派二成隊每更二人輪流替換若但傳令箭而不唱者謂之暗令仍派哨長親兵等常常稽查

紮營之規

八條

紮營之地忌低窪潮濕水難洩出忌坦地平洋四面受敵忌坐山太低客山反高忌斜坡半面礮子易入

紮營之地須擇頂上寬平旁面陡峻者

四面陡峻者難得或擇一面二面陡峻亦好擇

背山面水者

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亦難擇此好地但擇砍或前或左或右有一面阻水者即易禦敵

柴挑水便益者

汲道最關緊要如爲賊所斷則不可守

每到一處安營無論風雨寒暑隊伍一到立刻修挖牆濠一時成功未成之先不許休息亦不許與賊搦戰

牆子須八尺高一丈厚築牆子不用門板竹木裡外皆用草坯土塊砌成中間用土築緊每築尺餘橫鋪長條小樹庶免雨後崩裂之患上有鎗礮眼內有子牆爲人站立之地

濠溝須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寬下窄濠中取出之土須覆於二丈以外不可太近不可堆高恐大雨時客土仍流入濠中也

花籬用木須麤大約長五尺餘埋土中約深二尺堅築旁土以攀搖不動爲主或用二三層或用五六層

凡墻子濠溝花籬三者闕一不可墻子取其高而難登也濠溝

取其深而難越也花籬取其難遽近前也曰壘曰壁曰土城名

雖不同皆墻子之類也曰池曰塹曰陷馬坑不甚寬長其曰梅

花坑亂挖深坑約四名雖不同皆濠溝之類也曰木城立木圍

如曰柵亦係立木不曰梅花椿亂釘者曰梅花椿分曰鹿角城曰柵必周圍皆有

有杈曰拘馬椿曰拒馬曰檔木中有橫木用小木斜穿以架於地曰地刺用竹削尖

釘於地曰鐵蒺藜曰鐵菱角名雖不同皆花籬之類也墻子只可

修築一道濠溝則兩道三道更好花籬等則五層六層更好

一營開兩門前門宜正大後門宜隱僻營官中軍帳對前門中

畱甬道宜闊親兵各棚紮甬道兩旁前哨紮前門後哨紮後門

左哨紮左右哨紮右兩帳相距略寬以畱水火之路營外開廁

數處宜遠營內開廁兩處專備夜間之用火藥挖一地窖上覆

草棚用泥塗之仍安氣眼免其潮濕

行路之規 三條

凡拔營時以七成隊預備打仗以三成隊押夫若賊在前則七

成隊走前鍋帳担子走中間以三成隊在後押之若賊在後則以三成隊走前押鍋帳担子同行畱七成隊在後防賊如有十營八營同日拔行則各營七成隊伍分班行走不許此營之隊參入彼營隊中尤不許鍋帳担子參入七成隊中至押夫之三成隊專押本營之鍋帳担子不許此營與彼營混亂

凡拔營須派好手先走或營官或統領或哨官哨長皆可擇其善看地勢善看賊情者向前探看在大隊之前十里或二十里仔細看明一探樹林二探村莊恐有賊匪埋伏在內身邊帶七八箇人每遇一條必路卽派一人往看若遇過橋過渡尤須謹慎恐大隊過水之後遇賊接仗進則容易退則萬難

每營派一弁在後押尾凡鍋帳担子過完之後查明恐有病者落後又恐本營勇夫在後滋事又恐游勇假名滋鬧

禁擾民之規

用兵之道以保民爲第一義除莠去草所以愛苗也打蛇殺虎所以愛人也募兵勦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止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特撰愛民歌令兵勇讀之歌曰

歌已見前

禁洋煙等事之規

七條

禁止洋煙 營中有吸食洋煙者盡行責革營外有煙館賣煙者盡行驅除

禁止賭博

凡打牌押寶等事既耗錢財又耗精神一概禁革

禁止喧嘩

平日不許喧嚷臨陣不許高聲夜間有夢魘亂喊

亂叫者本棚之人推醒各棚不許接聲

禁止姦淫

和姦者責革強姦者斬決

禁止謠言

造言謗上離散軍心者嚴究變亂是非講長說短

使同伴不睦者嚴究張皇賊勢妖言邪說搖惑人心者斬

禁止結盟拜會

兵勇結盟拜會鼓眾挾制者嚴究結拜哥老

會傳習邪教者斬

禁止異服

不許穿用紅衣綠衣紅帶綠帶不許織紅辮線不

許紮紅綠包巾印花包巾不許穿花鞋

稽查之規 五條

查號補小印 號補上有大印數字各營皆然其每營官又須另有小印私記印於補上以便稽查

查口號 每夜發二字做口號查營時遇著人來低聲呼上一字來者卽低呼下一字應之錯者登時拏問以防奸細若人多混雜之地日閒亦發二字做口號以便稽查

查街 每日派什長及親兵數人至營盤附近街市稽查如有擾民者吸洋煙賭博者立卽拏回究辦

查出營 各勇必掛號執票方准出營如守門人不驗票擅放者重責各勇夫不服查者責革

查私畱外人 各勇夫如有親友來營須報明本什長哨長至
營官處掛號方准畱宿違者重究

馬隊營制

一 壹營拾哨每哨官給馬壹匹壹哨馬勇貳拾肆名每名給馬壹匹營官親兵捌名每名給馬壹匹

一 營官月給薪水銀肆拾兩公費銀肆拾兩馬肆匹馬夫貳名火夫壹名長夫捌名

一 幫辦壹員月給銀拾陸兩馬壹匹長夫壹名

一 字識壹名月給銀伍兩

一 哨官拾員每員月給銀玖兩陸錢雜費銀壹兩貳錢馬夫壹名棚夫壹名

一 先鋒官伍員每員給馬壹匹月給口糧銀伍兩肆錢雜費銀

陸錢伍人共爲壹棚馬夫貳名火夫壹名棚夫壹名

一親兵捌名每名給馬壹匹日給銀壹錢肆分雜費銀月給陸錢以肆名爲壹棚每棚馬夫貳名火夫壹名棚夫壹名

一步隊親兵什長壹名日給銀壹錢陸分步隊親兵拾名日給銀壹錢伍分共爲壹棚火夫壹名此專備營官差遣及出隊時畱守營盤之用毋許再向各哨派人當差

一馬勇日給銀壹錢肆分雜費銀月給陸錢每肆名爲壹棚馬夫貳名火夫壹名棚夫壹名

一搬運軍械草料公長夫肆拾名凡長夫每名日給銀壹錢火夫每名日給銀壹錢壹分

一營官領藍夾棚貳架白單棚壹架幫辦領藍夾棚壹架白單棚壹架馬隊親兵領白單棚貳架馬圈棚子貳箇步隊親兵領白單棚貳架每哨領藍夾棚壹架白單棚陸架馬圈棚子柒箇

一每營月給燭壹伯伍拾劬油貳伯劬

一每營百馬之內每年准報倒斃叁拾陸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另於哨弁兵勇雜費銀內每月扣出叁錢作爲添補馬匹公項名曰朋馬銀營官總理其事月派哨官一員輪流經管遇有馬匹額外倒斃及病瘦不堪馳使者卽行抽撥此項隨時採買添補

一每馬月給麩料草豆銀貳兩每年叁肆伍等月青草正茂可以放食每馬減銀伍錢只給壹兩伍錢

一馬醫鐵匠號掛旗幟大小掃把鐵刮竹槽出自營官公項

一修補鞍上坐褥布屨後鞦轡頭哨官兵勇自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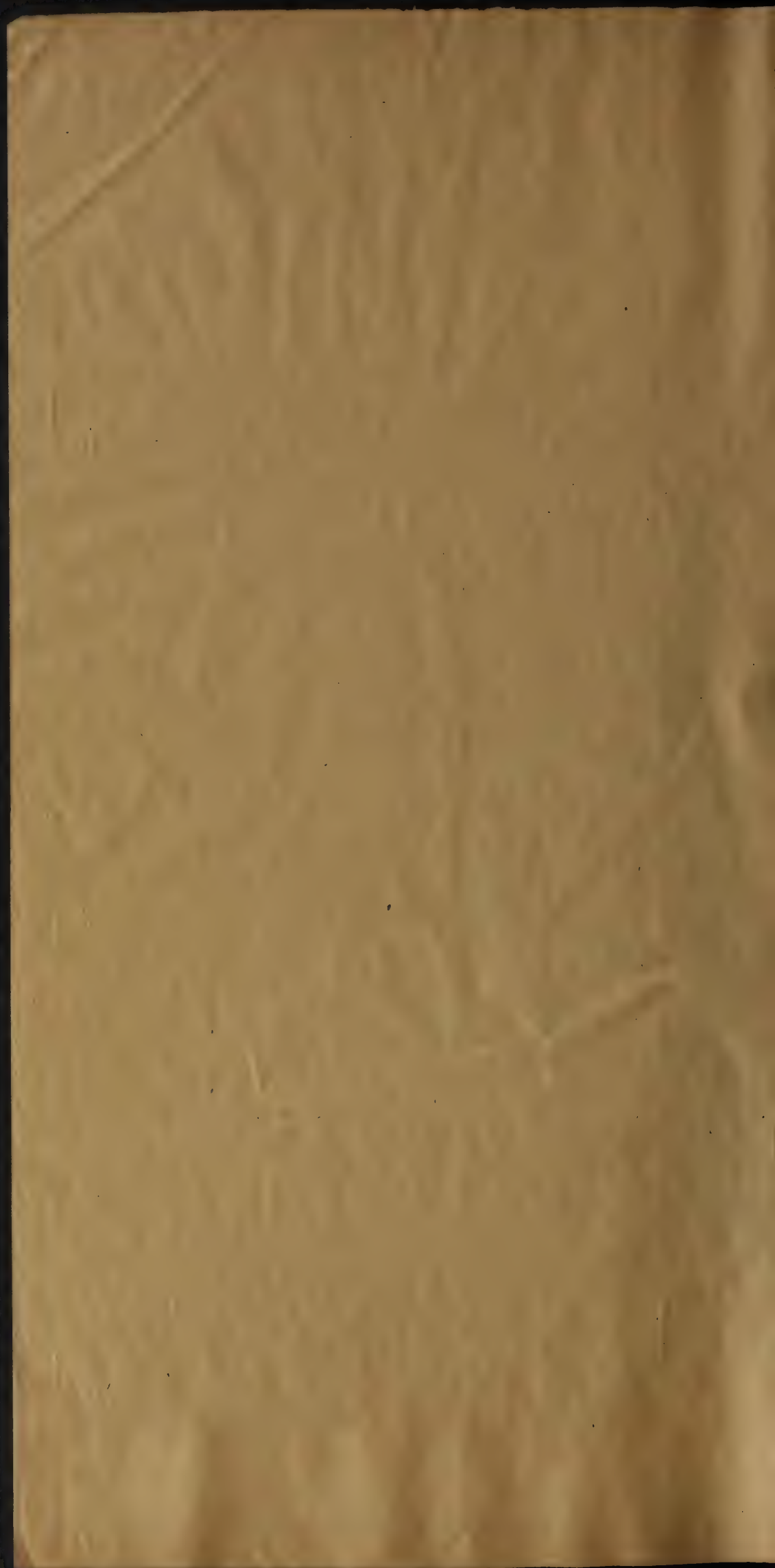
一籠頭偏繮哨官兵勇自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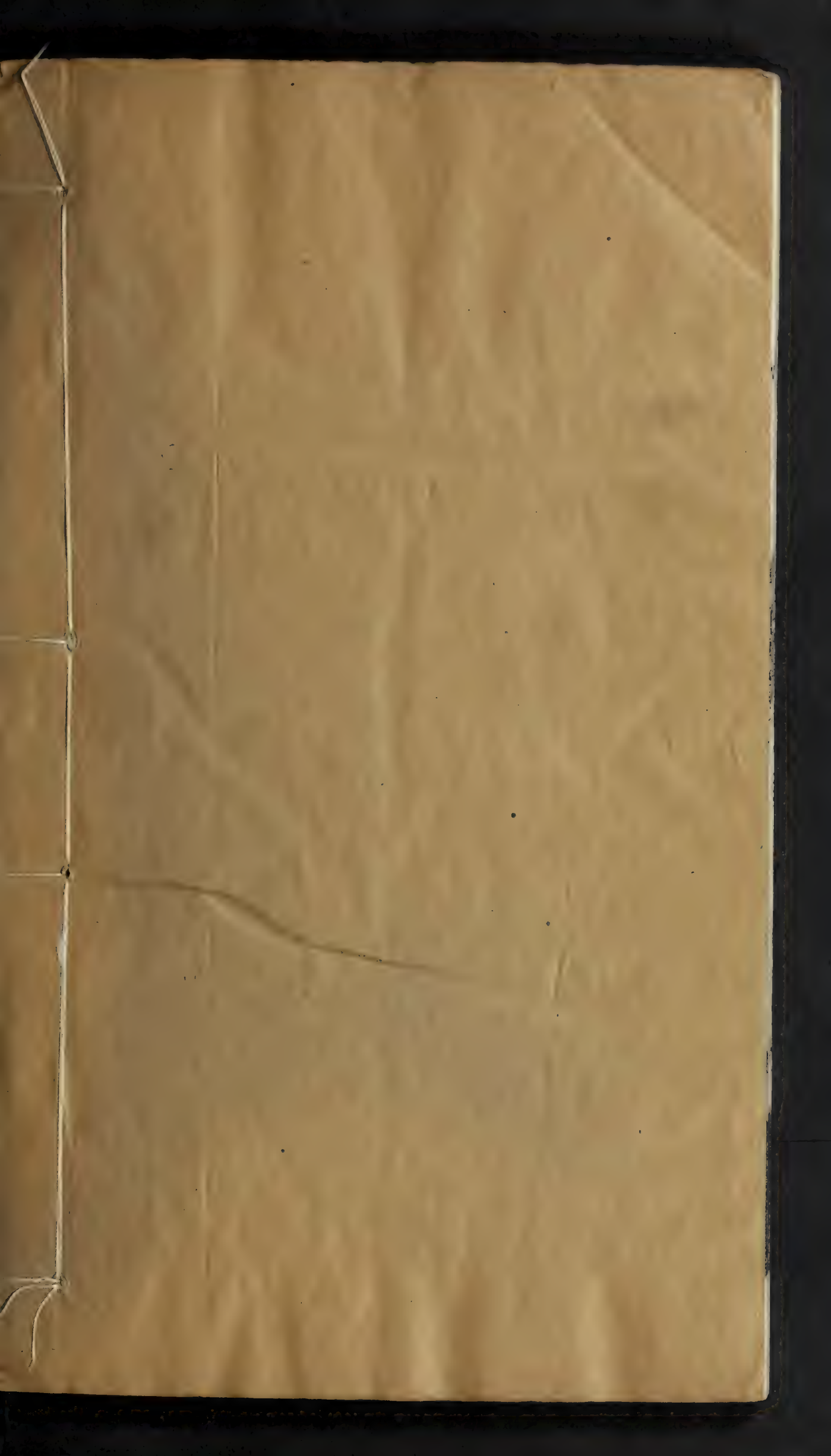
一馬藥錢營官出自公費哨弁兵勇出自雜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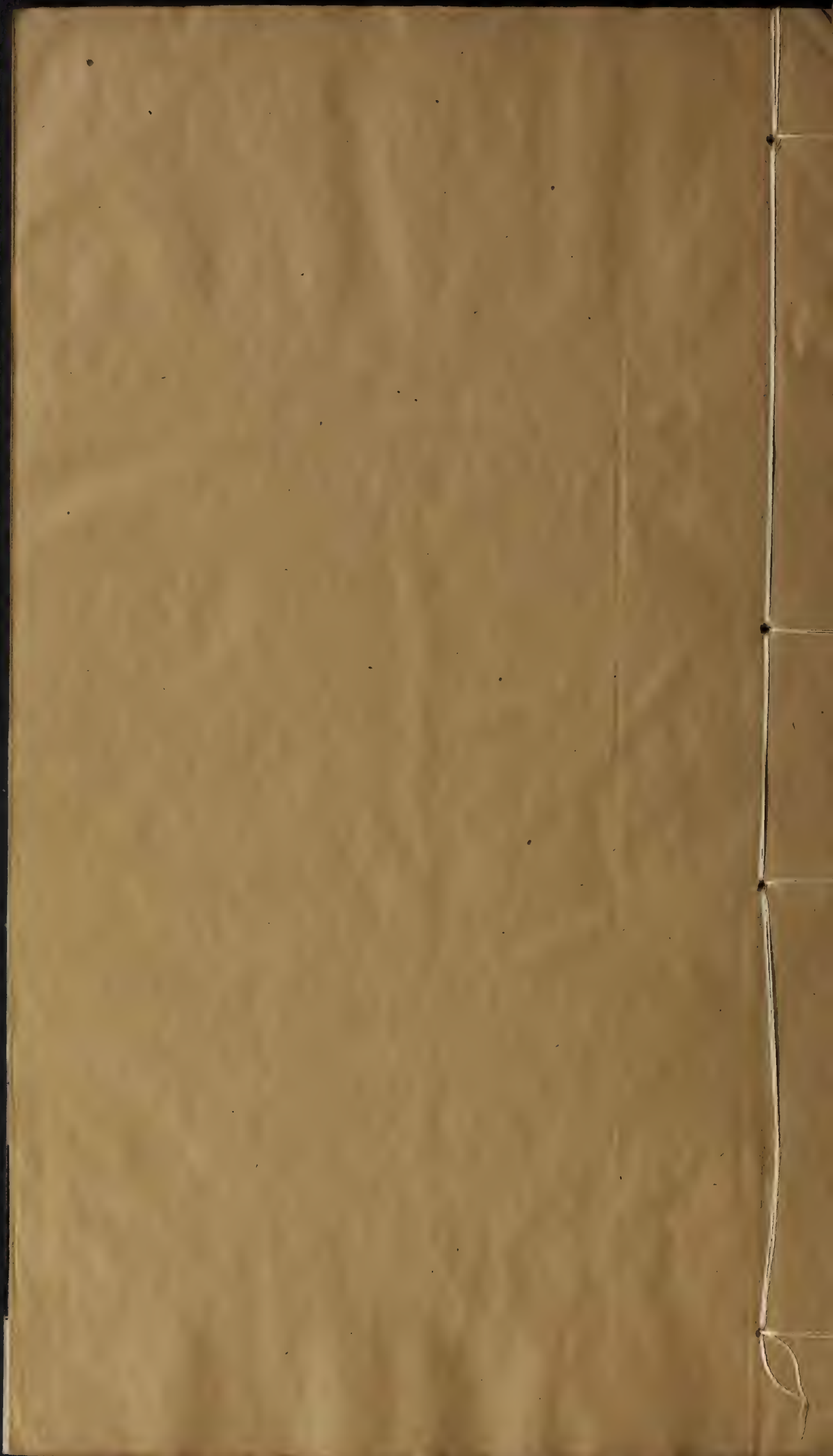
一更換鞍橋油皮韉肚帶及拴肚帶寬皮條拴蹬窄皮條皮扎鐵嚼全副馬鎗弓箭腰刀扎草刀草料口袋由軍械所辦給

一凡紮營之處先擇斜坡掘地二弓以爲馬圈可拴四馬兵勇之棚卽與馬圈棚子相對哨官之棚亦與哨官馬圈相對凡

支馬圈之時兵勇四名與馬夫貳名親自鋤挖如馬圈辦理
不妥將該哨官分別嚴懲







PL
2728
.A1
1876
v.117

諭巡捕門印簽押



凡爲將帥者以不騷擾百姓爲第一義凡爲督撫者以不需索屬員爲第一義督撫與屬員交涉以巡捕門印簽押三處爲最明日起早經過地方卽是與州縣交涉之始茲特嚴定條約願巡捕門印簽押敬聽而牢記之

第一不許凌辱州縣人無貴賤賢愚皆宜以禮貌相待凡簡慢傲惰人施於己而不能堪者已施於人亦不能堪也往嘗見督撫過境其巡捕門印簽押及委員等見州縣官皆有倨侮之色嚴厲之聲實可痛恨今當痛改惡習凡見州縣及文武屬員總以和顏遜詞爲主不可稍涉傲慢致啟凌辱之漸

第二不許收受銀禮凡自愛者絲毫不屑苟取於人凡收人禮物其初不過收茶葉小菜之類漸而收及鞍馬衣料漸而收及金銀古玩其初不過投贈之情漸而笑索授意漸而誅求逼勒賄賂公行皆始於此嗣後我巡捕門印簽押務各自愛不准收受絲毫禮物卽茶葉小菜至親密友贈送微物若非稟明本部堂再三斟酌者概不准收倘有隱瞞收受者重則枷號棍責輕則遞解回籍

第三不許薦引私人凡巡捕門印簽押勢之所在人或不敢不從或其親族或其舊識或薦至各將營盤或薦入州縣衙門縱有過失互相隱蔽勾通袒護爲患甚大自此次告戒之後概不

准薦人入將領之營入州縣之署亦不准各營各署收受

以上三條巡捕門印簽押三處各寫一分貼於座右如其自度不能卽趁早告退若其在此當差卽小心凜遵本部堂旣告戒爾等亦加倍自行儆惕凡接見文武屬員無論大小雖至佐樞外委亦必以禮貌相待斷不以厲色惡聲加人至送禮物者一概謝絕不收無論茶葉小菜以及裁料衣服書籍字畫古玩器皿金銀食物均皆不收亦不薦人入武員之營文員之署此三者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各隨員指摘諫爭立即更改

咸豐十年五月諭巡捕門印簽押三處

解散歌

咸豐十一年安徽祁門大營作

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箇解散歌如今賊多有緣故大半都
是擄進去擄了良民當長毛箇箇心中都想逃官兵若殺脅從
人可憐冤枉無處伸良民一朝被賊擄喫盡千辛并萬苦初擄
進去就挑擔板子打得皮肉爛又要煮飯又搬柴上無衣服下
無鞋看看頭髮一寸長就要逼他上戰場初上戰場眼哭腫又
羞又恨又懵懂向前又怕官兵欣退後又怕長毛斬一年兩載
髮更長從此不敢回家鄉一封家信無處寄背地落淚想爺娘
被擄太久家太貧兒子餓死妻嫁人半夜偷逃想回家層層賊
卡有盤查又怕官軍盤得緊跪求饒命也不准又怕團勇來訛

錢搶去衣服并盤纏種種苦情說不完說起閻王也心酸我今到處貼告示凡是脅從皆免死第一不殺老和少登時釋放給護照第二不殺老長髮一尺二尺皆遣發第三不殺面刺字勸他用藥洗幾次第四不殺打過仗丟了軍器便釋放第五不殺做僞官被脅受職也可寬第六不殺舊官兵被賊圍捉也原情第七不殺賊探子也有愚民被驅使第八不殺網送人也防鄉團網難民人人不殺都膽壯各各逃生尋去向賊要聚來我要散賊要擄來我要放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往年在家犯過罪從今再不算前帳不許縣官問陳案不許仇人告舊狀一家骨肉再團圓九重皇恩真浩蕩一言普告州和縣再

告兵勇與團練若遇脅從難民歸莫搶銀錢莫剝衣

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

時咸豐十一年在東流大營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
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
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
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短長事之關鍵隨筆寫記
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事警眾之辭既有公文又不
憚再三苦口丁寧是也余近與寮友論治事之法錄貽芋
仙共證之

讀古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

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
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

右八者余庚申六月書於日記冊中用以自警厥後軍事無
利每於家書中錄此以誡子弟芋仙屬書居官格言因錄一
通此八者後四語尤爲吃緊或出或處不可離也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薄

老莊之旨以此爲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榮趯羸糧至
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國藩每讀之不覺
失笑以仲尼之溫恭儉讓常以周公才美驕吝爲戒而老子
猶曰去汝之躬矜與容智雖非事實而老氏之所惡於儒術

者舉可知已莊生尤數數言此吾最愛徐無鬼篇中語曰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又曰以賢臨人未有所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古之善爲詩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詩古文之外若尋行數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則去之愈遠矣

余好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乃知古之賢者其志趣殊不願以文人自命東坡讀少陵許身稷契及舜舉十六相等句以謂此老胸中大有事在太抵經綸雷雨關乎遭際非人力所能強至於襟期澹泊遺外聲利則學者人人可勉也

勸誠淺語十六條

勸誠州縣四條

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

宅門以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爲官者欲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爲是以赦宥爲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乂安爲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結不得不迅速旣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非虐也除莠所以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爲寬和實糊塗耳嬾惰耳縱姦惡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農事以厚生

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

之州縣以重農爲第一要務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
薄斂以紓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
設法疏消要使農夫稍有生聚之樂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近日州縣廉俸入款皆無著落而出款仍未盡裁是以艱窘異
常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尙可公私兩全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
官親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
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
聲色洋煙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
取之於民者有制矣

勸誠營官四條

上而統領下而哨弁以此類推

一曰禁騷擾以安民

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佔民房二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佔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爲營官者先禁此二事更於淫搶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二曰戒煙賭以儆惰

戰守乃極勞苦之事全仗身體強壯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敗

洋煙賭博二者既費銀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斷無不誤軍事之理軍事最喜朝氣最忌暮氣情則皆暮氣也洋煙癮發之人涕洟交流遍身癱軟賭博勞夜之人神魂顛倒竟日癡迷全是一種暮氣久驕而不敗者容或有之久情則立見敗亡矣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氣必自戒煙賭始

三曰勤訓練以禦寇

訓有二端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練有二端一曰練技藝二曰練陣法點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將領教兵勇之營規也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爲營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練技藝

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鎗礮能命中能及遠練陣法者進則同進站則同站登山不亂越水不雜總不外一熟字技藝極熟則一人可敵數十人陣法極熟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尙廉儉以服眾

兵勇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著意如營官於銀錢不苟則兵勇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譏議不特扣減口糧缺額截曠而後議之也卽營官好多用親戚本家好應酬上司朋友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也算虛糜餉銀也難免兵勇譏議欲服軍心必先尙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儉樸不妄花一錢則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不獨兵勇畏服

亦且鬼神欽伏矣

勸誡委員四條

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

一曰習勤勞以盡職

觀於田夫農父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終身憂勞而享壽考則知勞者所以養心也大抵勤則難朽逸則易壞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日身勤險遠之路身往驗之艱苦之境身親嘗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詳細察看接一文必反覆審閱三日手勤易棄之物隨手收拾易忘之事隨筆記載四曰口勤待同僚則互相規勸待下屬則再三訓導五曰心勤精誠所至金石亦開苦思所積鬼神亦通五者皆

到無不盡之職矣

二曰崇儉約以養廉

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并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不過每月數金今則增至一兩倍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徧地餓殍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尙何奢望哉尙敢暴殄哉不特當廉於取利并當廉於取名毋貪保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氣運可挽回矣

三曰勤學問以廣才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

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釐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軍日久不識術數占驗而頗能預知敗徵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必敗有怠惰氣者必敗不獨將士然也凡委員有傲氣者亦必僨事有惰氣者亦必獲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

成風俗一人自是將舉國予聖自雄矣一人晏起將舉國俾晝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勛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勸誡紳士四條

本省鄉紳外省客游之士皆歸此類

一曰保愚懦以庇鄉

軍興以來各縣皆有紳局或籌辦團練或支應官軍大抵皆斂錢以集事或酌量捐資或按畝派費名爲均勻分派實則高下參差在局之紳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與局紳有聲氣者少出與局紳無瓜葛者多出與局紳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嚴催凌辱是亦未嘗不害民也欲選紳士以能保本鄉愚

懦者爲上等能保愚懦雖僞職亦尙可恕凌虐愚懦雖巨紳亦屬可誅

二曰崇廉讓以奉公

凡有公局卽有經管銀錢之權又有勞績保舉之望同列之人或爭利權而相怨或爭保舉而相軋此不廉也始則求縣官之一札以爲榮繼則大柄下移毫無忌憚衙門食用之需仰給紳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視官長此不遜也今特申戒各屬紳士以敬畏官長爲第一義財利之權歸之於官賞罰之柄操之自上卽同列眾紳亦互相推讓不爭權勢紳士能潔已而奉公則庶民皆尊君而親上矣

新纂卷三
三曰禁大言以務實

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近年書生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短輕詆古賢苛責時彥此亦大言也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疎今與諸君子約爲務實之學請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請自不輕論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擴才識以待用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

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卽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漸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已知哉

以上十六條分之則每一等人各守四條合之則凡諸色人皆可參觀聖賢之格言甚多難以備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難周知只此淺近之語科條在此黜陟亦在此願我同人共勉焉咸豐十一年九月曾國藩識

禁止擄船告示

同治二年四月

爲嚴禁事照得近來各營弁勇擄船之風日甚一日或并無差
事擄船而賣放或多攬貨船關關而包釐卽有統領營官在途
同行亦復縱容兵勇魚肉船戶無論重載之船家眷之船養病
之船送柩之船一概強擄訛索或本係上水而強之下行或本
係小划而強之遠行甚至驅逐客商攘佔貨物又有游勇土匪
假冒各營之名到處擄船長江大湖支河小港騷擾幾徧商民
久含怨怒釐稅因之大減船戶固不聊生軍士亦將饑餓急應
嚴行禁革以肅軍政而裕釐餉嗣後各營將弁勇丁或奉差馳
赴他處或自楚募勇東來一概不准擄船只准民價和雇如敢

故違定以軍法從事本部堂一面派員嚴拏一面行知各縣各卡如有前項情弊許該縣該卡拏獲正法後再行通稟其非本部堂所轄之營亦經咨商一律嚴辦合行出示曉諭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淮鹽西岸認運章程

第一條泰州設招商局

江路通暢亟應重整淮綱現於泰州設立招商總局本部堂札委大員駐局經理先辦江西口岸每年定運十萬引仍照舊例以六百斤成引分作春秋兩綱毋論官紳商富悉准赴局具呈認辦以五百引爲始願多者聽少者不准掛號後限一月內領照開江逾限卽將所挂之號注銷每綱認足五萬引卽行截數本部堂已刊三聯護照發交泰州總局由局填發以照根畱泰州存查以左照封寄江西總局以中照給商護運鹽與票離卽以私論

第二條江西設督銷局

規復引地以保價緝私爲要本部堂札委大員於江西省城設局專理售鹽定價扣釐緝私等事鹽船抵岸挂號後按所到先後榜示局門挨次發售不准爭先壓後亦不准私相授受跌價搶銷所售之鹽已頒發庫秤連皮包過秤每百斤定價庫平足紋現銀三兩五錢不准絲毫短欠如銷市暢旺由西局酌量出示提價至滯銷之時仍於所提價內酌減至賤以三兩五錢爲止以保商本

第三條三處截角查私

此次辦運改復綱鹽章程以六百斤爲一引外加滴耗六十斤

包索三斤半每引分裝八包每包連包索重八十六斤

未接此刊本章

程之先業已裝十二包成引者聽之照斤由泰州抽查過秤將扣算自見此刊本章程後槩以八包成引

護票截去第一角運至安慶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角運至湖
口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三角如有包外夾帶私鹽毋論本商及
船戶水手均照販私例治罪各商亦宜實給水腳銀錢毋稍剋
扣免致水手帶私連累本商一經查出重斤照全船包數扣算
將鹽充公嗣後如無本部堂護照及未經按卡截角者一概不
准過卡如違重究

第四條加重鄰私釐稅

江西十府例行淮鹽近年爲粵私浙私閩私侵佔奪我淮引之

地應卽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淮商之獲利較厚而鄰鹽亦可化私爲官現飭江西各釐局將鄰鹽釐稅加重閩鹽每斤征錢八文浙粵鹽每斤各征錢十二文責成各卡認真緝私嚴拏繞越以免偷漏其新章發售之淮鹽由西局另刊水程執照蓋用江西鹽道關防填給水販護運與鄰鹽之發給稅單者不相混淆經過淮引地面釐卡一律放行不准重抽絲毫畱難片刻如鹽與水程執照相離者卽以私論

第五條計算本利各款

棧鹽每引八包連正雜課暨鹽價在內約本銀五兩五錢二分又繳泰州局費銀一錢八分都營賞犒銀四分八釐駁船江船

商夥手工棧租等費銀四兩四分二釐共計成本每引約銀九兩七錢九分正鹽六百斤西局售價銀二十一兩除每引由西局扣存各卡釐銀九兩四錢四分西局公費銀三錢外餘銀給還商本銀九兩七錢九分給商一分半息銀一兩四錢七分共銀十一兩三錢交商具領以利續運如遇暢銷之時提價至三兩五錢以外者所增之銀以三成給商三成解安慶糧臺四成解金陵大營至於商人自用之小費在泰州具呈時應繳局費銀一錢八分到西岸後倉租棧租上力均係商人自行理落其售鹽時出倉下河等費出自水販一一預先說定各無爭競凡經本部堂核定數目如有私加及書役人等需索分文准商販

稟明嚴行懲辦

第六條補完各處釐金

近年各路軍營皆賴抽釐濟餉如揚州大營鎮江大營金陵大營皖江南北水陸各營所設之卡皆以鹽釐爲大宗此次整頓淮綱斷不能仍完逐卡之釐而各軍需餉甚急又斷不能失此有著之款應令於初次起運暫緩完釐俟到江西銷售之後由西局彙總扣出江西釐銀每引一兩五錢由西局徑解吳城釐金局

彭部堂軍餉在內

其餘銀七兩九錢四分均解安慶身釐總局由

該局分解金陵大營釐銀每引三兩四錢五分解揚鎮軍營釐銀每引一兩二錢解沙漫洲糧臺捐銀每引三錢二分安慶各

卡每引銀二兩九錢七分內 彭部堂營 楊軍門營 鮑軍門營章軍志字營湘新後營祥後營善後局暨江外糧臺應分之銀向例歸安慶七卡者均在此項分之其 李軍門通江關釐卡業經另籌每月一萬二千兩作抵江甯府楊守炮船釐金業經另文停止以每引計之則各軍所得較向來略少以一年全綱十萬引計之則較向來所得更多再加兩湖全綱則所得尤多矣只有初行兩個月略爲展緩到三四個月後則源源解還不誤各軍要需

第七條商運官運畫一

本部堂現定新章重在商運期復綱鹽規模毋論官運營運總

應與商販一律辦理不得絲毫取巧亦不得再立營運餉鹽名目至各營有藉食鹽爲名私自下場採買希圖不完釐課卽與販私無異現已通行出示禁止如敢違犯無論何營員弁查出一律嚴辦

第八條沿途竝無艱險

自克復九洲後長江一律肅清商船暢行現飭沿江水陸各營及沿途關卡凡新章淮鹽經過驗明護照一體放行竝派礮船護送不得需索分文畱難片刻其儀徵九洲中關等處由金陵大營曾撫部院特派文武大員催僱防護可期暢行無阻如有雇船不慎斤兩有虧係各商照料不周毋得藉口短斤

希圖減釐倘有遭風失水情事准其報明所在地方官勘詳一面申送秦州總局補運准免釐金一半如無地方官勘明切結不准請補

以上各條均由本部堂體察情形細爲考定冀與各商販軍民共圖樂利以裕稅餉而復淮綱

新著卷三

七

淮鹽運行皖岸章程

第一條斤兩改復舊制

淮南鹽務向以安徽爲中路現在西岸楚岸均照道光三十年章程以六百斤成引皖省應卽一律辦理茲定淮鹽販運安徽者專發護照每照一張運鹽一百二十引每引正鹽六百斤外加滿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分裝八包每包連索過掣庫秤淨重八十六斤此外查出重斤卽以私論

第二條大通設招商局

中路售鹽向以大通爲總匯本部堂札委劉牧履祥駐紮大通設招商局專司中路招商驗照抽秤收釐各事務惟大通鎮銷

鹽暢滯無定上下口岸相距過遠不能仿照楚西之法挨次銷售現另刊護照將下游大勝關金柱關荻港大通四卡釐金全行緩納驗照放行俟鹽到大通每引總完下四卡釐金錢六千文專充水路 彭 楊陸路 曾 鮑四軍之餉按人數之多少均勻分派運商完釐後即將所領護照繳銷由大通局另給水程執照轉運他處口岸銷售自大通以上仍照舊章逐卡完釐

第三條護照另繳軍餉

中路淮鹽護照每年額定六百張發交大通招商局劉牧招商承運此外不另發護照一張以一事權凡各商販請領護照除

應繳下四卡釐金外每護照一張另繳報効軍需銀三百兩此
項報効銀兩與楚西新章之提分商利無異應專濟 彭 楊
曾 鮑四營軍餉按人數之多少均勻分派

第四條計算成本數目

商販請領中路護照前赴秦棧買鹽每引入包連正雜課暨鹽
價在內約計銀五兩五錢二分應繳報効軍需銀二兩五錢完
揚鎮軍營釐銀一兩二錢沙漫洲糧臺釐銀三錢二分都營犒
賞銀四分八釐水腳辛工銀約二兩二錢鹽到大通後總完下
四卡釐錢六千文照時價約合銀四兩四錢完大通局費銀一
錢五分共計每引約合成本銀十六兩三錢三分八釐該局售

價如遇暢銷之時聽局員斟酌提價卽滯銷之時至少每百斤不得跌至三兩以內以保商本如有不顧大局私行賤售搶跌者准眾商查出稟究議罰

第五條三處截角查私

運鹽過壩由泰州抽查過秤將護照截去第一角運至大勝關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角運至大通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三角將照繳銷如有重斤夾帶均照販私律嚴懲

淮鹽運行楚岸章程

第一條泰州設招商局

江路通暢亟應重整淮綱本部堂先於泰州設立西岸招商總局札委大員駐局經理茲接辦楚岸添派大員併歸一局辦理
湖北每年定運八十六萬引照舊例以六百斤成引分四季起運
每季四萬引毋論官紳商富悉准赴局具呈認辦以五百引爲
始願多者聽少者不准掛號後限一月內領照開江逾限卽將
所掛之號註銷本部堂已刊三聯護照發交泰州總局由局填
發以照根畱泰州存查以中照給商護運以左照封寄漢口總
局如有運赴湖南者在漢呈明由漢局將左照轉送湖南總局

第二條兩湖設督銷局

規復引地以保價緝私爲要本部堂札委大員於湖北之漢口鎮設立總局專理售鹽定價扣釐緝私等事鹽船抵岸掛號後按所到先後榜示局門挨次發售不准爭先壓後亦不准私相授受跌價搶銷兩湖所售之鹽已頒發庫秤連皮包過秤每百斤定價庫平足紋現銀四兩不准絲毫短少如銷市暢旺由局員酌量出示提價至銷滯之時仍於所提價內酌減至賤以四兩爲止以保商本向有商販不至漢口卽於下游武穴田家鎮漳源口等處發售應另於入楚境之武穴地方設立分局仍歸漢口總局兼管照章辦理至湖南應另設督銷局業經咨商

湖南撫院會委大員督辦淮鹽入湘另增水腳每引四錢准於售價內扣出連加分半利銀六分一併給還商人沿途概不完釐統俟鹽到湘後由局員照章扣解

第三條四處截角查私

此次辦運改復綱鹽章程以六百斤爲一引外加滷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每引分裝八包每包連包索重八十六斤由秦抽查過秤將護票截去第一角運至安慶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角運至武穴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三角運赴湖南者再由漢口抽查過秤截去第四角如有包外夾帶私鹽毋論本商及船戶水手均照販私例治罪各商亦宜實給水腳銀錢毋稍剋扣免

致水手帶私連累本商一經查出重斤照全船包數扣算將鹽充公嗣後如無本部堂護照及未按卡截角者一概不准過卡如有偷漏到岸卽照私販拏辦其漢鎮及湖南設局之後所有在岸舊鹽毋論官運營運一律歸局發售係已完釐課之鹽應如何補提餘利充餉由局員核明市價稟明辦理

第四條加重鄰私釐稅

湖南湖北均例行淮鹽近年爲粵私川私潞私侵占奪我淮引之地應卽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淮商之獲利較厚而鄰鹽亦可化私爲官現咨兩湖總督部堂
湖北巡撫部院將鄰鹽釐稅加抽川鹽入鄂於荊州加抽釐錢每斤八文粵

鹽入湘於衡州加抽釐錢每斤八文其錢以五文歸兩淮鹽政重引地也以三文歸鄂湘督撫重卡地也新章發售之淮鹽由鄂湘督銷局另刊水程執照蓋用湖北湖南鹽道關防填給水販護運鄰鹽發給稅單亦蓋鹽道關防如鄰私違抗不領稅單擅侵引地者本部堂派礮船緝拏鹽則入官販則治罪至楚岸鹽行向係鹽務衙門專管應由總局委員將現開各行造冊詳報如有欺商欠課得賄售私等弊隨時稟明拏究

第五條計算本利各款

棧鹽每引八包連正雜課暨鹽價在內約本銀五兩五錢二分又繳泰州局費銀一錢八分都營賞號銀四分八釐駁船江船

商夥辛工棧租等費銀四兩四錢四分二釐共計湖北成本每引約銀十兩一錢九分正鹽六百斤漢局售價銀二十四兩除每引由楚局扣存釐稅銀十一兩九錢八分楚局公費銀三錢外餘銀給還商本銀十兩一錢九分給商一分半息銀一兩五錢三分共銀十一兩七錢二分交商具領以利續運其滷耗包索餘斤均准貼商以廣招徠如遇暢銷之時提價至四兩以外者所增之銀以三成給商七成解安慶糧臺至於商人自用之小費在泰州具呈時應繳局費銀一錢八分到岸後船戶坐日等項均係商人自行理落其售鹽時挑力等費出自水販一一預先說定各無爭競凡經本部堂核定數目如有私加及書役

人等需索分文准商販稟明嚴行懲辦湖南成本每引加四錢六分給商餘俱照辦

第六條補完各處釐金

近年各路軍營皆賴抽釐濟餉如揚州大營鎮江大營金陵大營江南北水陸各營所設之卡皆以鹽釐爲大宗此次整頓淮綱斷不能仍完逐卡之釐而各營需餉甚急又斷不能失此有著之款應令於初次起運暫緩完釐湖北之鹽俟到漢岸售銷之後由漢局彙總扣出釐稅銀每引十一兩九錢八分內應派楚釐銀四兩二錢

每斤九文半

解交湖北牙釐局又應派揚鎮軍營

釐銀每引一兩二

錢又沙漫洲糧臺釐銀每引三錢二分均解

交揚州糧臺又九江關稅銀每引一錢四分解交九江關道又
安慶各卡每引銀二兩九錢七分解交安慶身釐局分解各營
漢局所扣釐金除分派外尙餘銀三兩一錢五分應解安慶糧
臺湖南之鹽僅由湖北經過湖北不能全收九文半之釐應以
二文半歸鄂以七文歸湘其餘悉照湖北之例由湘局彙總扣
出除分解鄂釐及各軍外尙餘銀二兩六錢九分亦解安慶糧
臺其李軍門通江關釐卡業經另籌抵款江甯府楊守礮船
釐金業經另文停止至各軍應分之釐只有初行時略爲展緩
以後源源解還不致有悞

第七條商運官運畫一

本部堂現定新章重在商運期復綱鹽規模毋論官運營運總應與商販一律辦理不得絲毫取巧亦不得再立營運餉鹽名目至各營有藉食鹽爲名私自下場採買希圖不完釐課卽與販私無異現已通行出示禁止如敢違犯無論何營員弁查出一律嚴辦

第八條沿途並無艱險

自克復九洲後長江一律肅清商船暢行現飭沿江水陸各營及沿途關卡凡新章淮鹽經過驗明護照一體放行竝派礮船護送不得需索分文畱難片刻其儀徵九洲中關等處由金陵大營 曾撫部院特派文武大員催儼防護可期暢行無

阻如有雇船不慎斤兩有虧係各商照料不周毋得藉口短斤
希圖減釐倘有遭風失水情事准其報明地方官勘詳一面申
送泰州總局補運准免釐金一半如無地方官勘明切結不准
請補

以上各條均由本部堂體察情形細爲考定冀與各商
販軍民共圖樂利以裕稅餉而復淮綱其各遵行以副
厚望

淮北票鹽章程

第一條改復票鹽舊制

淮北票鹽立法本善自以鹽抵餉紊亂成規現在淮河暢通亟宜大加整理應將皖營滁營之餉鹽漕轅之捐鹽徐台借運之北鹽營弁私運之毛鹽一概停止招集新舊票販運鹽儲填完納現課出湖運售每引例定正鹽四百斤分細四包每包連漚耗壹百壹十斤其請票截角抽秤上棧等事悉照票鹽成法辦理

第二條接開已未新綱

淮北奏銷前已奏至戊午綱爲止應卽接開已未新綱由海分

司擇吉起征惟兵燹以後戶口大減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之數應循照近年奏案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責成海分司駐紮西垣或改駐楊庄經理收課發販等事宜仍限一年造報奏銷以等定制

第三條核定正雜各款

收課科則必須核定以昭信守查淮北向例每引收報部正課銀壹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銀四錢倉穀一分河費一分鹽捕營一分現開己未新綱皆應照收其團練填工緝費號項等名目均係不急之款應卽一概刪除每引實收現銀壹兩六錢八分一釐此外不准另索分毫如有額外加征准商

販指稟究辦

第四條裁并各處釐金

近來軍餉皆賴鹽釐接濟而長淮處處設卡節節抽收商販視爲畏途現在滁營釐卡業已停撤此外亦應從新妥議仿照淮南總抽分解之法惟淮北票鹽不分口岸聽販戶隨地運售與淮南稍有不同礙難緩釐應擇扼要之處分作兩處抽收自西埧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運赴上游再于正陽關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統由本部堂派委大員駐卡經收所需卡用經費卽在鹽釐內稟定坐支不另取諸商販經此兩卡抽收之後給予釐票他卡驗票放行不准重抽以輕商本

第五條分派課釐數目

查淮北解餉原案係以十成分攤臨營分四成滁營分四成撫營分二成今滁州已歸併于督營臨淮已歸併于撫營嗣後所收北課除臨營仍解四成外其餘六成本應全解本部堂糧臺惟漕部堂停止捐鹽餉項不無短絀茲議分撥一成歸於漕轅以資貼補至五河正陽關兩卡總收鹽釐每包各五百文亦應照十成分派議以一成解漕部堂四成解安撫院五成解本部堂連同鹽課分濟接防滁州各軍及金陵大營餉需

第六條計算成本餘利

自場運坭之鹽每引除正雜課經費銀壹兩六錢八分一釐照

舊到埧完納外另需鹽價駁價每引七錢運腳辛工約六錢共計二兩九錢八分一釐西埧各棧售價應由海分司就近稽察每引至賤不准跌至三兩二錢以內如遇暢銷准其隨時提長禁止湖販賒欠一律以現銀交易至正陽關三河尖售價現在每引約在十兩內外埧鹽出湖加以運腳釐金不過七兩上下本部堂又派淮揚水師節節護運無游匪搶劫之患其途甚安其利甚厚應由運司選派運判一員前赴該兩處往來督銷嚴禁搶跌賤售違者從重究罰

第七條嚴杜夾帶重斤

前因營弁下場自緝買斤放祖無弊不作甚至以一引官鹽夾

數引私鹽大有害于票法疊經出示嚴禁在案嗣後無論官運營運只准就坵採買不准下場亦不准再立餉鹽名目其下場票販類與卡員熟識遇有重斤往往瞻徇情面通融放過卡役人等兼有賣放之弊以致大伊山順清河等處秤掣有名無實殊屬不成事體應責成海分司嚴督各卡員認真抽秤查出包內重斤卽照全船包數扣罰充公如有包外夾帶嚴究詳辦

第八條禁止出湖改細

近來票鹽出湖皆在西坵改細大包重壹百二三十斤不等以省運腳及按包抽釐之費改細後鹽票不符致有餘票護私之弊現在鹽釐一項業經本部堂大加裁減未便再任避省運腳

叢生弊竇應示諭車行船戶論斤不論包公平承僱出湖之鹽除例給護票外竝由海分司發給艙口清單以便卡員憑單查艙按包抽釐不准再行改細以挽積弊而便稽查

以上各條均由本部堂體察情形細爲考定其餘未盡事宜統由兩淮運司督同海分司隨時議稟逐加整頓冀與各商販共圖樂利其各遵行以副厚望

再新章甫定誠恐湖販未盡週知或不踴躍各營旣停餉鹽勢難久待現課凡督轅撫轅漕轅皆可輔以官運以示倡導而速軍需重訂官運章程四條開列於左

一各轅籌款委員赴棧請票買鹽悉遵商運規矩概以現銀交

易既以體恤商販且不使官運本輕商運本重

一官運鹽船過卡驗票截角查艙完釐等事均照商運一律辦理

一鹽斤到岸仍歸督銷委員稽察不准以軍餉藉詞搶跌賤售

一委員薪水由營自給餘利各歸各營充餉

金陵房產告示八條

爲曉諭事照得金陵房產章程前於去年七月議立七條復於十一月議立四條出示曉諭在案其中尙有不便於民者茲本部堂復加體察將七月所定七條內刪去三條十一月所定四條內刪去一條酌改一條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居民人等一體遵照特示

一城內房產如原業主持有舊契准赴善後局呈明由局派員會同縣令往查與契符合注明驗訖字樣蓋用局印縣印准其管業如無印契實係業主取具鄰佑切結赴局呈明派員會同縣令確查給予單照蓋用局印縣印亦准執單管業

一城內房屋有現任大員權作衙署及辦公委員權作公局者
卽有業主亦暫不准領還從呈明驗契蓋印之日起每月按
照民價給予租錢俟另行修立衙署公局後再行給還業主
一僞府賊館有一所而佔數家地基者亦有原係一家而分爲
數所者令各赴局呈明驗契委員會同首縣勘驗明白或各
管原業或情願捨少就多割彼與此由民間自行議定呈明
總局飭縣立案

一房屋未經焚毀尙屬完好者無論大屋小屋新造舊造一概
不許拆毀有擅拆強毀者拏獲正法棹椅木器不許兵勇搬
出城外如違重懲

一城廂內外空地如有客民願造房屋者先赴善後局呈明卽派保甲局委員履勘該地尙未有人認業者暫作官地視地之廣狹酌定租價刊刻雙聯執照載明丈尺若干地租若干照根存善後局正照給客民收執准其蓋屋自此次出示之後如有未經呈明擅將無主空地起造新屋者除將房料充公外嚴行枷責若拆毀舊屋移造新屋者立正軍法其前此已造之屋亦限於年內呈明善後局勘地起租俟有原業主出來分別核辦至新年查出無照之屋亦將房料充公一空地新造之屋如原地主歸來赴善後局呈明派保甲局委員確切查明卽將善後局所議地租交原地主承管所造之

屋或新屋主酌找地價或舊地主酌找屋價和商定議各聽白便其親族代認者呈明後准其立案不准領照自克復日起扣足兩年無人來認再行核辦

一舊存之屋無契據者若專以鄰佑爲憑又恐賄串互保弊竇叢生嗣後無契之人赴善後局呈明由保甲局委員詢問明確令其具結承領給予雙聯執照暫行管業兩年以內不准轉典轉售如承領之後另有真業主出來呈明確據卽將在前具結冒領之人枷號兩月充軍四千里嚴懲冒認者所以保全真業主也

一金陵克復一年之久原屋主尙多未歸而本籍客籍之人進

屋寄居者正復不少此後如真屋主歸來赴善後局呈明派
保甲局委員赴屋履勘分別開導或租或讓自應商量辦理
各存恕道毋啟訟端切屬切屬

雜書卷三

三

剿擒告示

爲剴切曉諭事照得皖豫江境昔年逼於捻擾民不聊生經地方官諭築圩寨防賊奔突旣爲爾民各保身家得安耕獲之利兼期堅壁清野漸收滅賊之效本大臣在江南時久聞各路圩練遇有寇警登陴固守賊卽無所擄掠其中勇敢之士復能抄賊尾股邀賊邊馬屢著戰功實堪嘉尙查捻逆老巢前在永毫蒙宿之間被擾最苦之圩惟此數州縣或被賊威脅逼迫相隨或被賊襲踞慘遭裹掠或不甘從賊而爲賊殺或被裹出竄而又爲兵殺困迫可憫情形莫此爲甚上年親王僧督兵入皖殲斬逆首張落刑等餘匪遠颺各圩民始得脫離水火漸謀

復業乃本年四月 賢王星隕曹州賊燄轉張現在大股匪徒竄入永毫蒙宿一帶意在逼脅各圩以爲黨夥計殊狡譎聞此次賊過永宿各圩拒守多不從匪足徵忠義奮發志切同仇本大臣奉 命督師赴徐州一帶剿辦擒逆議戰則責成官軍議守仍需整理圩練爲此出示曉諭皖豫江境各圩練董知悉仰各該圩練董隨時前來徐州本大臣親詢各路情形竝面諭修圩挖濠防守各事宜有能憑圩擊賊或誘擒逆首者定卽立予優獎卽有被賊闖入或被賊逼從之圩官軍到日但能殺賊自效赴本大臣軍營投首者悉予自新不加究問如敢與賊勾通意懷觀望官軍至則從官擒匪至又從匪者大軍所至定卽悉

力剿除玉石俱焚追悔何及諒爾民守圩禦賊積時已久應各
知所趨向也各宜懍遵毋違特示

剿擒告示四條

爲曉諭事照得本部堂恭奉 簡命剿辦江蘇安徽山東河南等省擒匪擬於徐州臨淮濟甯周家口等處設立重兵以爲戰又令鄉村設立圩寨以爲守四路皆有重兵則無此剿彼竄之虞各縣皆有圩寨則無擄人擄糧之患所有應行事宜合亟出示曉諭俾遠近共見共聞開列四條於左

一堅壁清野 擒匪擾亂多年凡蘇皖齊豫當衝之縣人人皆知修築圩寨自相保衛但恐歲久人貧漸漸懈惰今宜大加整頓牆子要高濠溝要深此堅壁也人丁牲畜米糧柴草一搬入圩內賊來全無可擄此清野也如賊匪圍攻圩寨本

部堂立即派兵救援近則三日五日遠則十日半月必可趕到決不食言如不能堅守半月是該圩之過如半月而救兵不到即是本部堂之過爾等操練壯丁自保身家本部堂決不調圩練助剿他處亦不派圩董支應雜差但願爾等困苦餘生稍享安靜之福

二分別良莠 論捻匪者皆言蒙城亳州最多宿州永城次之帶兵者痛恨蒙亳皆欲剿洗以絕禍根本部堂觀蒙亳之人性質甚直良民甚多倡首爲亂者不過數人甘心從逆者爲數亦少其餘有因貧而偶爾從捻者有被脅而不得不從者雖同得捻黨之名而罪有輕重之別應徹底清查一次分別

懲辦倡首爲亂者如任柱張總愚牛洪李允諸人宜戮其身
屠其家并掘其墳墓甘心從逆者誅其身而不坐其家其因
貧偶從及被脅從捻者一概赦宥免死委員督同圩長挨戶
清查每圩各造二冊倡首爲亂及甘心從逆者爲募民冊全
未從匪者爲良民冊偶從與脅從者爲自新良民亦編入良
民冊內入募冊者在外則到處追剿在籍則擒拏正法入良
冊者五家具保結於圩長有事則五家連坐圩長具保結於
州縣有事則圩長連坐願我蒙毫曉事紳耆將募民一一舉
報斬除數百家之匪類保全數十萬之善良免得一剿再剿
玉石俱焚通縣皆遭大劫悔之晚矣蒙毫宿永四屬限印委

各員於三箇月查畢此外有捻之州縣一體清查

三發給執照 各處圩中管事者稱曰圩主或曰寨主主字不可妄稱今宜概改曰圩長每圩一人其幫辦者名曰副圩長每圩或二三人多至四人而止凡充圩長者無論原有之圩新立之圩由圩內大眾公舉一人具稟州縣州縣訪察確實稟明本部堂正圩長由本部堂發給執照蓋用關防副圩長由州縣發給諭單蓋用印信收執爲憑圩內有陽順官兵陰從捻匪者圩長捆縛送官正法匪圩而誣扳良圩嚇逼鄰圩者各圩公同稟究送匪最多者奏明請獎匿匪不報者將圩長革去究懲平日不廢農務臨警守圩有功者奏明優獎圩

長苛斂財物不服人心者准圩眾公稟查明革換

四詢訪英賢 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爲偉人所萃方今兵革不息豈無奇材崛起無人禮之則棄於草澤飢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爲 國家干城腹心之用本部堂久歷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准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卽不收用者亦必優給途費如有以鄰境之匪名單來告者賞銀三十兩如有以巨擒藏匿之蹤跡來告者賞銀四十兩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藉一方之人材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乎

批浙江處州陳鎮國瑞具稟暫駐歸德並餉項軍火如何
籌措等情

來稟閱悉該鎮所部業奉諭旨飭赴歸德軍火器械自應在
河南糧臺支領至八千人之餉爲數甚鉅斷非每月二萬所能
敷用況二萬金之協餉尙屬不甚可靠古諺有云兵馬未動糧
草先行此萬不可易之理若以八千之眾全無確實之餉將來
因飢生變禍端不測本部堂所部皖南各軍近日因餉絀鬧事
紛紛閉城毆官居民逃避焦灼之至該鎮宜就近與豫撫部院
熟商若餉項極絀固宜及早遣撤卽餉項稍優該鎮濫收敗兵
游勇亦宜遣撤大半或酌畱二三千人庶免弗戢自焚之患不

可貪部卒眾盛之名而忘飢軍殃民之慮也此批

再前於閏五月初開連接該鎮二稟一件言自嘉祥解圍回至
濟甯勇丁與劉軍門部下械鬪一件言陳振邦招勇未到不能
迅速拔營本部堂所以未遽批答者因心中有千言萬語欲與
該鎮說明又恐該鎮不好聽逆耳之言是以遲遲未發茲該鎮
稟商餉銀軍械等事急欲立功報國而恐諸事掣肘其志亦
可憫可敬特將本部堂平日所聞之言與王成該鎮之意層層
熟籌而敬告之

本部堂在安慶金陵時但聞人言該鎮劣迹甚多此次經過淮
揚清江鳳陽處處畱心察訪大約毀該鎮者十之七譽該鎮者

十之三其毀者則謂該鎮忘恩負義黃鎮開榜於該鎮有收養之恩袁帥欲拏該鎮正法黃鎮夫婦極力營救得保一命該鎮不以爲德反以爲仇又謂該鎮性好私鬪在臨淮與袁帥部將屢開明仗在壽州與李世忠部下開明仗殺死朱杜二提督旋在正陽關捆縛李顯安搶鹽數萬包在汜水時因與米船口角小爭特至湖西調隊二千與米商開明仗知縣叩頭苦求始肯罷兵又謂該鎮騷擾百姓凌虐州縣往往苛派州縣代辦軍裝號衣等件在泗州毆辱知州藩司張光第同在一處躲避牀下旋即告病在高郵勒索水腳所部鬧至內署搶掠合署眷屬跳牆逃避知州叩頭請罪乃息又謂該鎮吸食鴉片喜怒無常左

右拂意動輒處死并有因一麻油餅殺廚子之事藐視各路將帥信口譏評每每梗令不聽調度動稱我將造反郭寶昌之告變事非無因本年四月曹南之敗與郭寶昌同一不救主帥同罪異罰眾論不平凡此皆言該鎮之劣迹者也其譽者則謂該鎮驍勇絕倫清江白蓮池蒙城之役皆能以少勝眾臨陣決謀多中機宜又謂該鎮至性過人聞人談古來忠臣孝子傾聽不倦常喜親近名儒講誦孟子又謂該鎮素不好色亦不甚貪財常有出世修行棄官爲僧之志凡此皆言該鎮之長處者也譽該鎮者如漕督吳帥河南蘇藩司寶應王編修凱泰山陽丁封君晏靈璧張編修錫嶸皆不妄言之君子毀該鎮者其人尤多

亦皆不妄言之君子今不復悉舉其名譽該鎮者願該鎮知其
名不忘也毀該鎮者願該鎮不知其名而忘之也本部堂細察
羣言憐該鎮本有可爲名將之質而爲習俗所壞若不再加猛
省將來身敗名裂而不自覺今爲該鎮痛下針砭告戒三事一
曰不擾民二曰不私鬪三曰不梗令

凡設官所以養民用兵所以衛民官吏不愛民是民蠹也兵將
不愛民是民賊也近日州縣多與帶兵官不睦州縣雖未必皆
賢然帶兵者旣欲愛民不得不兼愛州縣若苛派州縣供應柴
草夫馬則州縣攤派各鄉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壓
訴於州縣州縣轉訴於軍營若帶兵者輕視州縣而不爲民申

冤則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統兵十年深知愛民之道必先顧惜州縣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帶兵大員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縣譬如乳抱幼孩之僕媼若日日鞭撻僕媼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聞該鎮亦無仇視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縣州縣轉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轉而虐民焉得不怨聲載道自今以後當痛戒之昔楊素百戰百勝官至宰相朱溫百戰百勝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慘殺軍士殘害百姓千古罵之如猪如犬關帝岳王爭城奪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愛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願該鎮以此爲法以彼爲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祐助此不擾民之說也至於私相關爭

乃匹夫之小忿豈有大將而屑爲之本部堂二年以前卽聞該鎮有性好私鬪之名此名一出人人皆懷疑而預防之閏五月十九之事銘字營先破長溝已居圩內該鎮之隊後入圩內因搶奪洋鎗口角爭鬪銘營殺傷該隊部卒甚多劉軍門喝之而不能止固由倉猝氣忿所致亦由該鎮平日好鬪之名有以召之耳聞該鎮好讀孟子養氣之章須知孟子之養氣行有不慊則餒曾子之大勇自反不縮則惴縮者直也慊者足也惴則不壯餒則不强蓋必理直而後氣壯必理足而後自強長溝起衅之時其初則該鎮理曲其後則銘營太甚該鎮若再圖私鬪以洩此忿則禍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圖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

恥則弱在一時而強在千秋昔韓信受胯下之辱厥後功成身
貴召辱已者而官之是豪傑之舉動也郭汾陽之祖墳被人發
掘引咎自責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該鎮受軟禁之辱遠
不如胯下及掘墳之甚宜效韓公郭公之所爲坦然置之不特
不報復銘營並且約束部下以後永遠不與他營鬪爭能忍小
忿乃成大勳此戒私鬪之說也 國家定制以兵權付之封疆
將帥而提督概歸其節制相沿二百餘年矣封疆將帥雖未必
皆賢然文武咸敬而尊之所以尊朝命也該鎮好攻人短譏評
各路將帥亦有傷於大體當此寇亂未平全仗統兵大員心存
敬畏上則畏君下則畏民中則畏尊長畏清議庶幾世亂而紀

綱不亂今該鎮虐使其下氣凌其上一似此心豪無畏憚者殆
非載福之道凡貧家之子自恃其竭力養親而不知敬畏則孔
子比之於犬馬亂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則陷
於大戾而不知嗣後該鎮奉檄征調務須恪恭聽命凡添募勇
丁支應糧餉均須稟命而行不可擅自專主漸漸養成名將之
氣量挽回舊日之惡名此不梗令之說也以上三者該鎮如能
細心領會則俟軍務稍鬆前來稟見本部堂於覲面時更當諄
切言之務令有益於該鎮有益於時局玉成一名將亦本部堂
之一功也若該鎮不能細心領會亦有數事當勒令遵從者第
一條八千勇數必須大爲裁減極多不准過三千人免致雜收

游勇飢潰生變第二條該軍與淮勇及英康等軍一年之內不准同札一處第三條該鎮官銜宜去 欽差字樣各省協餉均歸河南糧臺轉發不准別立門戶獨樹一幟仰該鎮逐條稟復以憑詳晰具奏至於所述毀譽之言孰真孰偽亦仰該鎮逐條稟復其毀言之偽者儘可剖辨真者亦可承認大丈夫光明磊落何所容其遮掩其譽言之真者守之而加勉偽者辭之而不居保天生謀勇兼優之本質改後來傲虐自是之惡習於該鎮有厚望焉又批

同治四年六月初十日批

馬勇章程五條

一每營人數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名分前後左右中五哨其前後左右四哨各立正哨官一員副哨官一員中哨卽以營官爲正哨外立副哨官二員每哨馬勇五十名每棚什長一名一營共什長二十五名散勇二百二十五名營官及兩副哨幫辦字識等共用火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火夫四名二十五棚每棚用火夫一名通營共用火夫三十一名

一營官月給薪水并馬乾銀五十兩公費銀一百兩馬四匹幫辦月給銀十六兩馬一匹字識月給銀九兩馬一匹正哨官

每員月給銀十八兩副哨官每員月給銀十五兩各給馬二匹什長每名日給銀二錢六分馬勇每名日給銀二錢四分均各給馬一匹火夫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營官哨官幫辦字識薪水馬乾及營官公費不扣建餘均扣建

一營官領藍夾棚二架白單棚一架正副哨官共領藍夾棚一架白單棚一架幫辦字識領白單棚二架馬勇每十人領白單棚二架

一搬運鍋帳子藥每哨雇大車一輛由糧臺發價如或置買大車或置買駱駝亦由臺發價每營百馬之內每年准報倒斃三十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

一獸醫鐵匠旗幟大小掃把鐵刮竹槽出自營官公費修補鞍
上坐褥布屨後鞦轡頭肚帶及拴肚帶寬皮條拴鐙窄皮條
哨官兵勇自辦更換鞍橋油皮韉皮札鐵嚼全副馬鎗弓箭
扎草刀草料口袋軍械所辦給

新著卷三

三

徽甯池三府屬洋莊茶引捐釐章程十條

一皖南設立茶引局由皖南道督辦由安慶牙釐總局綜理省中派員駐局經管所有引票捐票釐票俱用三聯票式本部堂刊發牙釐總局移交皖南道轉發徽甯池三府屬產茶縣分各商成箱後在該縣報明請引照繳引銀捐銀釐銀公費銀隨時填票給付各地方官不得於三票之外多取絲毫所收銀兩隨時解皖南道聽候撥用各縣按月申報牙釐省局皖南道茶引局查核

一茶引定以司馬秤每觔合庫秤十六兩八錢按十六兩八錢庫秤淨茶壹百貳拾觔爲一引箱皮不計各商請引時報明

洋茶花色箱數箱內淨茶筋兩統計成引報明後該縣親身
點箱抽查如有偷漏照釐金章程補交正項引銀捐銀釐銀
公費另加三倍議罰如有重筋一律照加照罰罰款以二成
充餉以一成
畱卡
給賞

一徽州向章定以每引收茶釐銀三錢茶捐銀六錢公費銀三
分此外運出徽境逢卡抽釐現在定章仿照餉鹽章程統歸
辦茶之地一處完釐應卽核計加增每引定繳正項引銀三
錢公費銀三分捐銀八錢釐銀九錢五分共應繳銀二兩零
八分如徽屬出江西之茶應由景鎮饒州吳城湖口等卡經
過卽不抽釐甯池等屬出長江之茶應由華陽鎮安慶大通

荻港等卡卽不抽釐但驗明釐票查明箱數一律放行如箱數不符照章加罰該三處採辦洋茶如不在以上各卡之內不得持此票爲憑應聽各卡抽釐其應完內地子口半稅由該商照通商條約章程完納概不在此數內

一皖南茶引局省城牙釐局及該縣承辦茶務均需辦公經費准就公費每引三分釐金每引九錢五分之內牙釐總局扣畱二分皖南道扣畱二分該縣扣畱四分作爲辛紅紙張書役飯食等費

一向章茶捐准其請獎此次每引加捐二錢共計八錢仍悉照向章填給捐票俟茶開運後各商將捐照呈繳安慶牙釐總

局照籌餉例一律核獎換給實收

一洋莊熟茶亦按照十六兩八錢庫秤一百二十觔成引扣算所有茶引茶捐茶釐均照章抽取

一小販袋裝毛茶售與各洋莊向不請引亦無茶捐名目經過附近各卡應照十六兩八錢庫秤每一百二十觔抽釐錢一百文其零星不及石者應免抽釐以恤小販

一茶釐概歸皖局抽收江西經過各卡由本部堂咨明江西撫部院札行總局轉飭各該卡驗票放行不重抽釐抽捐又婺源一縣現歸左撫部院設卡抽收應一併咨明照辦以歸畫一其婺源茶所得引捐釐各項銀兩由皖省糧臺另撥還左

撫部院糧臺備抵

一向來內地客商販運行銷內地箋茶箱茶及建德向有西商採辦北口茶不照此例所有應完徽州茶引茶捐茶釐應由皖南道查明舊章並察看情形酌議章程詳候核奪

一核定章程應出示曉諭徽甯池三府屬商民遵照並通飭經過江西安徽各釐卡照驗放行

新著卷二

四

曾文正公雜著

卷之四目錄

書贈仲弟六則

戊辰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己巳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清訟功過章程

禁私押告示

將赴天津示二子

諭天津士民

照復洋人

筆記十二篇

辛未

日課四條

書贈弟六則

清記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間須有一種清氣使子弟飲其和鄉黨薰其德庶幾積善可以致祥飲酒太多則氣必昏濁說話太多則神必躁擾弟於此二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氣首貴飲酒有節次貴說話不苟

儉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衣好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弟向無癖嗜之好而頗有好動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訪某客所費日增而不覺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出門不輕舉事不特不作無益之事卽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亦不可輕作舉動多

則私費大矣其次則僕從宜少所謂食之者寡也其次則送情宜減所謂用之者舒也否則今日不儉異日必多欠債既負累於親友亦貽累於子孫

明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卽明也古來豪傑動稱英雄英卽明

也明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好問若

買顯微之鏡好學若春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爲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慎

古人曰欽曰敬曰謙曰謹曰虔恭曰祇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作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憚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若嬉遊鬪牌等事而豪無忌憚壞鄰黨之風氣作子孫之榜樣其所損者大矣

恕

聖門好言仁仁卽恕也曰富曰貴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

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毀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輩有聲勢之家一言可以榮人一言可以辱人榮人則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尙未必感我何也謂我有勢幫人不難也辱人則受刑受罰受苦惱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謂我倚勢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

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畱餘地處人則荆棘少矣

靜

靜則生明動則多咎自然之理也家長好動子弟必紛紛
擾擾朝生一策暮設一計雖嚴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
安靜先求一身之清靜靜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場二曰
不入勢利之場鄉里之詞訟曲直於我何干我若強爲剖斷
始則賠酒飯後則惹怨恨官場之得失升沈於我何涉我若
稍爲干預小則招物議大則挂彈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斂
後輩之躁氣即可保此身之清福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人才隨土風爲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爲近卽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土風殆不誣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眴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墮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略近矣俠者忘已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已溺稷之猶已

飢伊尹之猶已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卽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之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

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曰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

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爲之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牖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晦昧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畱不憂所如不耦而憂節概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於生民志之所嚮金石爲開誰能禦之志旣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

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卽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擅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

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湧而雲興
余忝官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
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舊聞以勗羣士亦冀通才
碩彥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爲善取人爲善
之軌於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云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第一條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

凡公事遲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諉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縣之類一經轉行卽算辦畢但求出門不求了事是也展者遲延時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則愈鬆擔遲不擔錯者是也各省均難免此習氣而直隸則似更甚藩司照轉督院之文有數月未轉行者總局奉飭核議之件有終歲不議詳者上控之案飭府先查大概往往經年不報飭縣錄案詳復亦或經年不復催提錢糧則曰另文批解催提人證則曰傳到卽解宕過數次上司亦遂置之不問上下相容疲玩

已甚前此猶有軍務可諉本部堂當肅清之後不得不力挽積習與諸君子舍舊圖新以公事之勤惰覘同官之賢否除尋常文牘外如催解銀解犯之類均須酌定限期分記功過其四種月報之四柱冊限期送省懸榜官廳至飭道府先查大概之事飭州縣錄案詳復之件亦將限期懸牌官廳違者記過小過積至六次大過積至三次者撤委示懲司道有積壓之文本部堂必面加詰責督署有稽延之牘亦望僚友立進箴規通省上下皆以勤字爲本自有一種旭日初升氣象雖不專爲獄訟而清訟之道必自此始

第二條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

保定發審局雖爲首府之專司而實總督衙門之分局凡京控
省控奏交咨交各案總督獨挈其綱而兩司與首府分任其責
若不能詳慎速結則積案日多弊端百出聞京控發交到局委
員往提人證閒有得錢賣放之弊行賄受託則以患病外出等
詞捏稟搪塞此一弊也案證提到省城分別保押聽候審辦有
發交清苑取保者縣役任意訛索有發交轅門取保者府役與
門丁任意訛索有取店保者店家居奇勒措擇肥而噬此又一
弊也每過堂時必有差役承帶案證而承帶之差往往五日一
換換差一次講費一次誅求無厭此又一弊也斯三者全賴首
府認真防範督院及臬司隨時稽查提犯則刪除閒人專提要

證愈少愈好札飭本地方官依限解到不得輕率委員前往取保則再三訪察嚴禁訛索承帶則一案一差始終不准更換吾輩稍盡一分之心訟者少受一分之苦及發交局員審訊每案只派一員承審一員副之凡京控巨案初到時正副二員將卷宗細看過堂一二次尋出端倪開一節略其末卽稍判曲直五日之內臬司帶同首府及正副承審官上院本部堂與之商論一番名曰議獄其應由藩司主稿者則兩司帶同首府局員上院議獄議畢再行審訊緊要工夫全在議獄一次及初訊一二堂而案之是非已明矣未過堂之先不妨詳慎訪察既過堂則須求速了愈速則真情易露愈久則幻態彌多其業已淹滯者

尤須設法催辦上司以嚴札催之首府以婉言催之局員以仁心自催之另立限期分記功過訊結之後取保者飭令速歸管押者立予釋放卽監禁者亦時加檢點惟恐痠斃首府之滯獄一清通省之風俗立變造福造孽只在吾人寸心一轉移間耳

第三條州縣須躬親六事不得盡信幕友丁書

牧令爲自古要官百姓之所託命非才德俱優難言稱職然天下安得許多龔黃卓魯萃於一方吾輩與人爲善懸格不可太高但求中材可勉者苟能以勤字爲本事事必躬必親便可造到第一等循吏直隸怠玩之習相沿已久每逢三八告期或委典史收狀或由承發房將呈詞送交門丁門丁積壓數日送交

幕友幕友擬批掛榜而本官尙不知呈中所告何事至判閱稿
票時任聽丁書主政按照呈內姓名全數差傳不敢刪減一名
甚至經年累月未嘗坐堂訊問兩造破家蕩產求息訟而不能
此小民所以困窮案牘所以叢積也今與諸君約有六事宜躬
親者放告之期必須親自收狀能斷者立予斷結不能斷者交
幕擬批必須親自細核分別准駁准理者差票傳人必須親自
刪減命盜案件以初起供招爲重必須親自勘驗愈速愈妙承
審限期何日解勘何日詳結必須親自計算監禁管押之犯常
往看視每日牌示頭門每月冊報上司必須親自經理六者皆
能躬親則聽訟之道失者寡矣如其怠惰偷安不肖躬親者記

過示懲如其識字太少不能躬親者嚴參不貸

第四條禁止濫傳濫押頭門懸牌示眾

凡小民初涉訟時原被告彼此忿爭任意混寫多人其中妄扳者居多且有差役勾串牽入呈內者票上之傳人愈多書差之索費愈甚名曰叫點所謂堂上一點硃民間萬點血也嗣後自理詞訟只准一原一被一干證或證至二三人爲止不准多傳傳到人證非命盜大案不准輕於管押只許當堂取保候訊萬不得已而羈押則須隨時親到班館查訪有無凌虐私押等弊仍製造大粉牌一面懸掛頭門之外將在押人姓名逐一開載並註明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書明牌上俾眾周知倘書差舞

弊私押准家屬喊稟嚴究本部堂常常派人密查如有並未懸牌或牌上人數與在押之數不符與月報之數不符者記過重懲

第五條禁止書差索費

凡一呈詞到案如有交涉富民及巨商者則差役勾串門丁買此案差票又或丁書納賄簽粘原差之名于票尾朦官標判又或家丁求明本官指名簽差此種弊竇無處無之又或原差串通告狀之人伺該差值日方來喊控以爲朋比訛索地步此卽江南所謂坐差也差役持票到門引類呼朋叫囂徵逐婦女出避雞犬不安本家之搜索旣空親族或因而受累及審訊時有

坐堂之費將結時有了衙門之費兩造議和者又有和息呈詞之費一字到官百端需索瘡痍赤子其何以堪自今以後各屬當除以上積弊凡簽差皆擇謹愿者分路酌派不准丁書粘簽指請一切規費酌量核減視民家有差騷擾如吾家有差未退視民家有訟糾纏如吾家有訟未結官長設身處地則民間受福無窮此在良有司寸心白徹自修吾不能一一預懸記過之格然訪察得實亦必隨時嚴懲

第六條四種四柱册按月呈報懸榜

直隸向來章程州縣按月呈報上司者約有五種一曰新舊各案已結未結開摺呈報二曰監禁之犯開摺呈報三曰管押之

犯開摺呈報四曰監管病斃者具稟呈報五曰竊賊未獲者具稟呈報每月報此五事立法可謂至密至善矣乃近來不報之縣甚多呈報之縣甚少卽或偶報一月又復開斷數月以致無可稽查今欲清釐獄訟須將此四種章程認真行之本閣部堂定一格式首曰積案上月控者爲舊管本月控者爲新收審結者和息者注銷者爲開除未結者爲實在次曰監禁次曰管押皆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爲四柱又次曰逸犯無論強盜竊賊土匪逃軍凶犯要證但係逃逸應緝者概名之曰逸犯分舊逸新逸已獲在逃爲四柱其逸犯名數未定者則添注曰又應緝者幾起每縣每月填寫格式一葉而四種則然在目矣其每種

各開人名事宜清單仍照向例開寫但宜略不宜詳耳州縣於每月初一二三等日辦齊四柱冊四種由驛遞省其偏僻之縣自度驛遞難到者專差送省限十日內送齊院司查對數日釘成總冊存於三處官廳大眾閱看其未報者報而不實者立予記過其已報者視結案獲犯之遲速監禁管押之多少定該員之功過有過有功者另寫一榜懸於三處官廳此皆本省舊章前督劉公曾申明之本閣部堂與諸寮友當力行之

第七條嚴治盜賊以弭隱患

近來盜案迭出搶劫頻仍勒緝嚴比之文書不絕而罕見破獲之犯初二三參之奏咨不絕而終無降調之官卽真正強盜斬

犯而再三勘轉狡供駁回亦非四五年不能正法爲從者更逍遙法外毫無畏憚是以盜風日盛邦畿重地萬方輻湊而行旅皆有戒心從前梟匪教匪捻黨降眾餘氛未殄一夫煽動羣盜嘯聚此直隸之隱患也欲弭大患先除小盜州縣一遇盜案無不責成捕役捕役之能幹者強半通賊本不願於破案一經破獲之後解府解省往返羈留費用半出自捕役捕役應得之工食本官久指不發解案之費資該役無從措辦此捕快所以藉秦賊爲生路視獲賊爲畏途也嗣後各州縣皆宜厚養捕役工食之外另給月餉恣其所爲譬如良將厚養死士不問千日之過但責一朝之效及至捕案之時購線募人等費官爲給發重

懸賞格少者數十金多者每名百金或數百金捕而不獲則又酷刑嚴比血濺肉飛大利在前峻法在後而捕役之不盡力者寡矣既養捕役以治其標又擇團長以治其本選明幹者數人立爲團長優加禮貌酌給薪資令之幫辦捕務約束鄉鄰首告者有賞隱匿者連坐禁賭場以清其藪拏窩家以絕其蹤專講捕盜之實政不尙會緝之虛文既獲之後分別兩種辦法一種贓少而情輕者仍照舊例招解勘轉一種贓多而情重者稟請本部堂可否照軍法從事本部堂審擇要犯批令先行解省委審明確立正軍法劇盜之首速梟羣賊之膽自破而梟教擒匪之餘黨或亦可弭患無形除具奏外仰各屬實力遵行其平日

不能治本治標臨時不能重賞嚴比者記過撤參其果能認真緝捕者懸賞之銀每名百金可令獲犯之人徑來督院領賞卽難解之犯本部堂亦可派兵迎護事事相諒相助要不使屬員有掣肘處耳

第八條訟案久懸不結核明註銷

鄉曲愚民每因一言參商致起訟端追事過氣平或經親友勸解又復怨釋悔生彼此情甘罷訟而衙門索和息錢文難以措辦因而避匿延久不到案此案懸不結之一端也又有刁民憑空砌詞涉訟或挾仇或漁利造作影響無據之言誣告多人但求准狀不求審理遞呈之後永遠不敢到案此案懸不結之

又一端也直隸天津河間此等惡風尤甚若任其經年懸宕則被告干證受累無窮每逢新年開印或值新官到任一概換票一次恐嚇傳提徒爲書差門丁謀利之券實可深恨查例載各衙門告言人罪一經批准卽令原告投審若不赴審輒復脫逃及並無疾病事故兩月不到案聽審者卽將被誣及誣證釋放所告之事不與審理拏獲原告專治以誣告之罪等語嗣後有日久未結各案原告兩月未經呈催卽照原告兩月無故不投審例將案註銷並將差票查繳以清積牘一面將註銷緣由稟聞一面彙入月報冊列於積案開除項下報查

第九條分別皁白嚴辦誣告訟棍

直隸民情樸厚剛直好善之風甲於天下而健訟逞刁者亦復不少或貧民挾仇訛詐砌詞上控希圖拖累富民或莠民聚眾相謀動以錢糧差徭控告官長借大題爲斂錢之計或訟棍扛幫不勝復以詐贓斃命控告書差借延訟爲餉啖之計種種幻態不可言狀一經批飭提省則奸計得行而無辜受累嗣後省控之案院司不可輕於批准情節支離批詞卽宜斬截不可用姑准飭府查復等語少准一謊狀卽多造一陰功其必須准理者不可輕批提省但責成本管知府秉公研訊或委賢明之員前往會訊其提省審辦者則須剖分皁白實究虛坐理無兩是勢不兩存近來直隸京控省控之案一經發交讞局平日則多

方彌縫臨結則一味含糊告官得實者承審官迴護同僚但議以不應重不應輕之咎告吏得實者承審官刪改情節但科以笞杖及除名之罪其控告全係虛誣者則又曲庇奸民惟恐反噬但以懷疑妄控及愚民無知等語了結之奏交之案十審九虛刁訟之民十虛九赦問官皆自命爲和事之人訟棍皆立身於不敗之地皁白不分莫此爲甚自今以往凡京控省控重案本部堂率屬議獄之初卽當確究虛實審實者卽治被告以應得之罪虛誣者卽治奸民以誣告之罪黑白較然不稍含混一變向來麻木不仁之習訟棍之積猾玩法者除照律科斷外再加嚴刑以痛苦之本部堂懲治他犯恪遵律例獨至治盜賊訟

棍則當格外從嚴冀以救一時之弊有識者尚鑒亮焉

第十條獎借人才變易風俗

嚴懲訟棍邪氣雖除而正氣不伸則風俗仍難挽回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才古者鄉大夫賓興賢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藝而登進之後世風教日頽所謂六德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孝友則宗族敬服睦婣則親黨敬服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任則出力以救急卹則出財以濟窮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其事雖異其名曰藝則一也今之牧令卽古鄉大夫之職本有興賢舉能之

責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爲宗族所信睦姻爲親黨所信者是爲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義舉者是爲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爲有學之科仰各州縣採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該收令皆予記過教官如確有所見亦可隨時稟保舉有德者本部堂或寄扁額以旌其它或延致來省賜之酒食餽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飭屬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札令幫辦捕務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薦諸學使量加獎拔或召之來省肄業優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迹此

雖與清訟無涉而端本善俗尤在於此用一方之賢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鵠梟不逐而自逃諸良吏無以爲迂而忽之

直隸清訟限期功過章程

一催解糧租等銀自奉文之日起限二十日報解登程如以空言搪塞逾限不解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清解如再逾違記大過一次

此在事宜第一條

一催解犯證初次酌限若干日初限已滿不解者該州縣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二限已滿不解者又記過一次再行勒限若干日合計以三過月爲率仍不解者記大過一次如捏報外出及患病等情或有賄縱情弊另行嚴參如人證在五名以上能於初限內全數提解者准記功一次

此在事宜第一條

一飭該管道府廳州先查大概情形之件上司勒限若干日除去行文往返程期屆期不覆者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仍不覆者或分別記過或另行示懲臨時酌辦至飭各州縣錄案詳覆之件上司勒限十日除去行文往返程期屆期不覆者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仍不覆者記大過一次此在事宜第一條

一定例原問官審斷不當或犯供翻易另委賢員審理委員限一箇月定擬院司限一箇月核轉統限兩箇月完結至京控案件定例奏交之案限兩箇月完結委員亦應限一箇月定擬院司亦限一箇月核轉咨交之案限四箇月完結委員亦

應限兩箇月定擬院司亦限兩箇月核轉嗣後首府讞局均應恪遵此例凡八年新到之案從四月初一日起如有人卷已齊無故逾限者承審之正委員每案記過一次至道府廳州奉札委審案件由承審衙門於奉文半月內開摺報查另行勒限飭遵

此在事宜第二條

一七年臘底以前府局承審京控省控之案積壓已至一百三四十起之多嗣後首府讞局應分前後左右四股每股認辦積案三十餘起每月須各完結三起其結案不及三起者合股公同記過一次其結案四起者公同記功一次其結五起以上者記大功一次凡讞局公同記功如一股有三員記功

三次卽係每員一功矣記過者亦然有記大功三次者立即委署一缺并准仿江蘇之例於清訟案內奏獎凡讞局公同記過者出局時卽註銷不與他過一體積算以讞局結獄不易賞宜重而罰宜輕也

此在事宜第二條

一相驗屍身須卽日親往驗訊明確如無故逾延一兩日者記過一次如或委佐雜代驗或任令刑仵滋弊或因遲久始驗以致屍身腐爛供情游移者每案記大過一次三八告期不親自收狀者記過一次所謂六事宜躬親者惟此兩事易於訪察故特爲指出

此在事宜第三條

一管押人犯并不開明名姓事由月日懸牌示眾者記過一次

因而書差舞弊私押者記大過一次或雖懸牌而牌上所開之人與在押及月報之數不符者亦記大過一次

此在事宜

第四條

一尋常命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三箇月審擬招解斬絞立決命案州縣限兩箇月審擬招解大小盜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兩箇月審擬招解軍流以下徒罪以上雜案定例限兩箇月審擬詳解州縣自理詞訟定例限二十日完結自同治八年四月起均應恪遵部例不准違逾如有逾限一箇月記過一次逾三箇月記大過一次其例應兩箇月擬解者逾限四箇月其例應三箇月擬解者逾限五箇月均

再記大過二次

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四種冊中積案上月曰舊管本月曰新收此指本年言之也
若合前數年言之則當以七年臘底以前者爲舊案以八年
元旦以後者爲新案嗣後各州縣清釐積案招解者每月應
結二案不滿二案者記過一次結三四案者記功一次結五
案以上者記大功一次自理者缺分繁簡不同積案多寡不
一統限於八年臘底將七年臘底舊案辦畢其每月應結若
干案由各州縣自行酌定數目於奉文半箇月稟覆俟稟到
日另行核示

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四種月報四柱冊上月之冊於下月初一二三等日開報十

三日送齊到省如開報遲延逾限至十日者記過一次若玩
違不報或雖報而遺漏舛錯滿十起以上者記大過一次此

在事宜第六條

一州縣平日不能講求捕務境內出強盜劫案一月劫至三起
者記過一次一月劫至三起者記大過一次本境有盜窩不
能查拏迨被鄰封拏獲僅以協獲等詞飾稟者記大過一次
餘均照定例揭參如有拏獲鄰境盜犯破獲鄰境盜窩者除
照例奏獎外每案准記大功一次

此在事宜第七條

一州縣所屬士民於才德學三科內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
均記過一次如舉得其人記功一次

此在事宜第十條

一記大過至三次記小過至六次者現任人員立予撤任候補人員停委二年有功准其抵銷其記大功至三次記功至六次者現任實缺之員彙案奏請酌獎署事人員交卸時立即另行委署候補人員立予超班委署

此酌定功過總例

一各屬關係清訟之文書各蓋一戳云清訟要件限日行一百里經過接遞之縣於封面寫明某日某刻過某縣某處以便稽查如不及百里或未經註寫者記過一次各府縣接院司勒限查覆之件如驛遞遲延亦即稟請飭查記過

此因限期酌定驛遞之例

一審轉限期命案院司各限一箇月盜案院司各限二十日凡

州縣長解在省守候發犯如未滿各上司審轉限期卽行脫
逃者僉差官記過一次若甫滿審轉限期不候上司吩咐先
行脫逃者僉差官亦記過一次仍勒限派役來省押解

此附

記臬司詳定章程

雜著卷四

三

禁止私押告示式 各屬辦法恐難盡一故定告示之式

爲奉文曉示禁止私押事照得本州辦理案件隨到隨審隨審隨結惟案內設有訊供未確或證佐未齊不能不管押候質無如差役舞弊或提到而匿不稟明或訊釋而私押索費且有以扭交指交爲名原告串差私自管押隨後具呈以爲欺懦之計種種弊竇相習成風今奉札嚴行查禁合亟牌示爲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嗣後管押人證本州必於當時牌示註明日期及至開釋亦必立刻牌示俾眾周知如有示內無名及已登註開釋原差仍行私押者准該家屬人等喊稟以憑嚴究特示

計開

收押項下

按名登註某月某日因某案收押

開除項下

按名登註某月某日或訊釋或交保或押後收禁等項逐

一開明

右用橫牌寬約四尺高約一尺二三寸與諸牌不同懸於頭門前五六行寫告示可以累月不換後三尺餘寫姓名有新收者新釋者立即更換

將赴天津示二子

余卽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卽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冒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爲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畱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

瑣物而芘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路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畱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閒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尊齋鈔錄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忤不求爲重忤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忌者不能修忌者

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士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忤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忤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窮審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忤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口卽卑污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忤求詩二首錄右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

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儉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弟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

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附枝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聞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

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右不悵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
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
勿壞芬馨比椒蘭馨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汰歲燠
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
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
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慙君看十人
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途奚事生
嗟慼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求

雜著卷四

諭天津士民示

自咸豐三四年間本部堂卽聞天津民皆好義各秉剛氣心竊嘉之夫好義者救人之危難急人之不平卽古所謂任俠之徒是也秉剛氣者一往直前不顧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類是也斯固屬難得之質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則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亂卽以昨五月廿三日之事言之前聞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說爾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爲義憤之所激發然必須訪察確實如果有無眼無心之尸實爲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實爲教堂所指使然後歸咎洋人乃不誣枉且卽有真憑實

據亦須稟告官長由官長知會領事由領事呈明公使然後將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懲治乃爲合理今並未搜尋迷拐之確證挖眼之實據徒憑紛紛謠言卽思一打洩忿旣不稟明中國官長轉告洋官自行懲辦又不稟明官長擅殺多命焚毀多處此爾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我能殺彼亦可以殺報我能焚彼亦可以焚報以忿召忿以亂召亂報復無已則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屬可危內則勞皇上之憂慮外則啟各國之疑衅十載講和維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變荼毒萬姓而有餘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顧禍患入於門庭憂辱及於父兄可乎國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顧干戈

起於疆場憂危及於君上可乎此爾士民素無遠慮之故也
津郡有好義之風有剛勁之氣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則足
備干城誤用之則適滋事變間廿三日焚毀教堂之際土棍遊
匪混雜其中紛紛搶奪財物分攜以歸以義憤始而以攘利終
不特爲洋人所譏卽本地正紳亦羞與之爲伍矣本部堂奉
命前來一以宣布聖主懷柔外國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勸諭
津郡士民必明理而後可言好義必有遠慮而後可行其剛氣
保全前此之美質挽回後日之令名此後應如何仰體聖意
和戢遠人應如何約束同儕力戒喧闐如何而懲既往之咎如
何而靖未平之氣仰讀書知理君子悉心籌議分條稟覆特諭

照復洋人

爲照復事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閣部堂接得貴大臣照會內稱現在未能極力彈壓立拏兇犯正法等因查五月二十三日之案滋事兇犯現已嚴飭新任道府趕緊查拏斷無任令兇徒久稽顯戮之理只緣是日津民聚眾過多不能指實何人爲首何人爲從近日訪得數名已令其先行拏案嚴刑拷訊務令供出夥黨按名緝獲處以極刑以申中國之法以紓貴國官商之恨大約數日之內必可弋獲多名斷不至再事遲延貴大臣儘可放心至照會內稱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議以抵命等語查陳國瑞以客官路過天津本屬事外之人前准照會

云云該提督現在都門本閣部堂昨已咨請總理衙門就近傳訊應俟總理衙門訊明咨復到日再行核辦至此案前任府縣辦理不善本閣部堂到津後即將該員等先行撤任又以案情重大該府縣事前既不能防範事後又不能速拏兇徒業經奏明大皇帝將該府縣革職從重解交刑部治罪在案若如照會所稱必將該府縣議以抵命查審讞極刑必須有可誅之心或有顯著之惡該府縣並非下手殺人之入又無絲毫主使確據本閣部堂未能指實其罪之所在難以照辦因思貴大臣當明晰該府縣二人有應抵命之罪可請逐層說明本閣部堂得有二人罪狀實在憑據自能公平辦理再本閣部堂到津後查

明天津府有事後之三件事一係五月二十五六間河東匪人搶蘇老義等教民數家張守卽前往彈壓一係有一教民與一民人因帳目在府涉訟張守卽將民人枷號示眾一係府署把門者係教民該府欲訪查兇手卽令教民密訪兇犯懸有重賞現在此人仍在府署當差此三事雖小足見知府有保護教民之心無傷害法國之意至天津縣劉令雖無保護確據而亦無傷害教堂之心貴大臣如查有府縣罪狀卽請一一開示以便轉交刑部定議中國遇有大獄皆由部臣作主彊臣不能擅專爲此再商貴大臣請煩細核見示須至照會者

雜著卷四

三

筆記十二篇

才德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卽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卽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卽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卽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旣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甯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

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吾生平短於才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鉅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鑒其愚尙可告後昆耳

誠神

大聖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誠亦迥異於庸衆聞韶盡善則忘味至於三月讀易寡過則韋編至於三絕文王則如見於琴周公則屢入於夢至誠所積神奇應焉故麟見郊而增感鳳不至而興嘆蓋其平日力學所得自信爲天地鬼神所不違也卽至兩楹夢奠之際禱神爲臣之請亦皆守禮循常較然不欺其後曾子易簣誦戰兢之詩而自幸知免猶有聖門一息

不懈之風後世若邵子之終馬程諸人咸集朱子之沒黃蔡諸子并臨亦皆神明朗徹不負所學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誠積於畢生神志甯於夙昔豈能取辦於臨時哉

兵氣

田單攻敵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簣立則仗鍤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

此語以爲不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
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
至河南山東勦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
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
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
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指也其後余因疾病疏
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以削平捻匪蓋淮
軍之氣尙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
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

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勉強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出彊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彊成名可彊立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彊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吾之觀人亦嘗有因此而失賢才者追書以志吾過

忠勤

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畸士豐功偉烈臚舉雲興蓋全係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閒至中葉以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多尚巧偽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趨偷情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觀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頗不乏人余亦忝附諸賢之後謬竊虛聲而於忠勤二字自媿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將來有出任艱巨者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忠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

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起始

才用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鉏鋤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魏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史書

策卷四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
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
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
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
自非興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
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決則
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
善於史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

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陽剛

漢初功臣惟樊噲氣質較粗不能與諸賢並論淮陰侯所羞與爲伍者也然吾觀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噲輒諫止謂此奢麗之物乃秦之所以亡願急還霸上無畱宮中一也高祖病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獨排闥直入諫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憊且引趙高之事以爲鑒二也此二事者乃不媿大人格君心者之所爲益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

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噲之鴻門披帷

拔劔割髮與夫霸上還軍之請病中排闥之諫皆陽剛之氣之所爲也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有志之君子養之無害可耳

漢文帝

天下惟誠不可掩漢文帝之謙讓其出於至誠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鄉讓三南鄉讓再已歉然不敢當帝位之尊厥後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與趙佗書曰側室之子曰棄外奉藩曰不得不立臨終遺詔戒重服戒久臨戒厚葬蓋始終自覺不稱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於馮唐衆辱而卒使盡言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勾羣臣言朕過失匡朕不逮其謙讓皆發

於中心惻怛之誠益其德爲三代後僅見之賢主而其心則自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稱職之心則其過必鮮況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嘗謂爲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與也大也文王之不違也勤也漢文之不稱也謙也師此三者而出於至誠其免於戾矣乎

周亞夫

周亞夫剛正之氣已開後世言氣節者之風觀其細柳勞軍天子改容已凜然不可犯厥後將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剛氣而持正論無所瞻顧無所屈撓後世西漢若蕭望之宋雲東漢若楊震孔融之徒其風節略與相

近不得因其死於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鋒太雋瞻矚太尊亦頗與諸葛恪相近是乃取禍之道君子師其剛而去其傲可耳

言命

孟子言治亂興衰之際皆由人事主之初不關乎天命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皆以人謀而操必勝之權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董子亦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與孟子之言相合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權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有吾已矣夫之嘆又似以天命歸諸不可知之數故其答子服景伯曰道之將行命

也道之將廢命也語南宮适曰君子若人尚德若人隱然以天命爲難測聖賢之言微旨不同在學者默會之焉耳

功效

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子之溫良恭儉孟子之晬面盎背而後爲符驗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儀範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不必如程門之遊楊尹謝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爲響應也凡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已烏可倖致哉

日課四條

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 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 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 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忤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

身之先務也

雜著卷四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効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

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怠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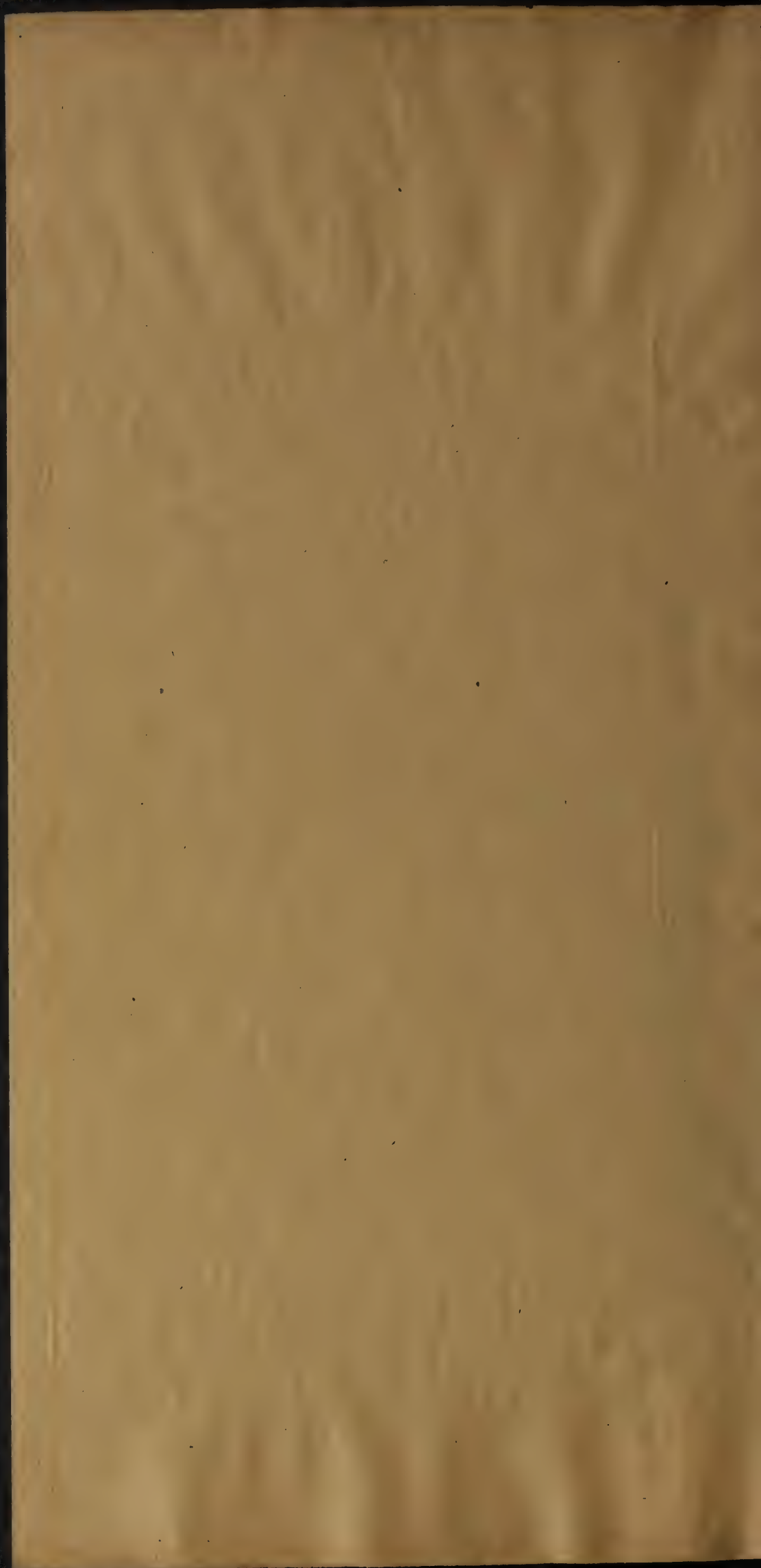
人孰不欲已立已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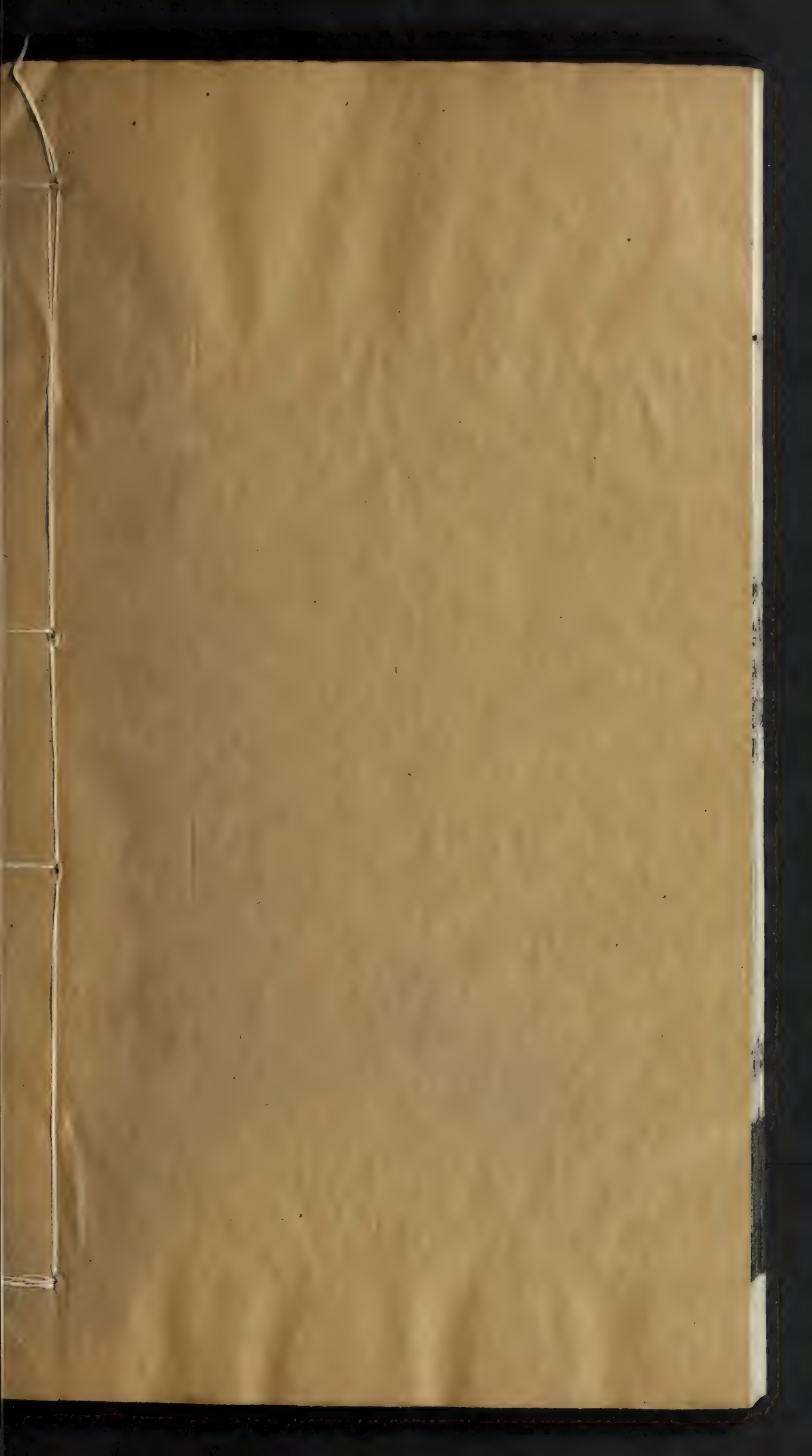
四曰習勞則神欽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雖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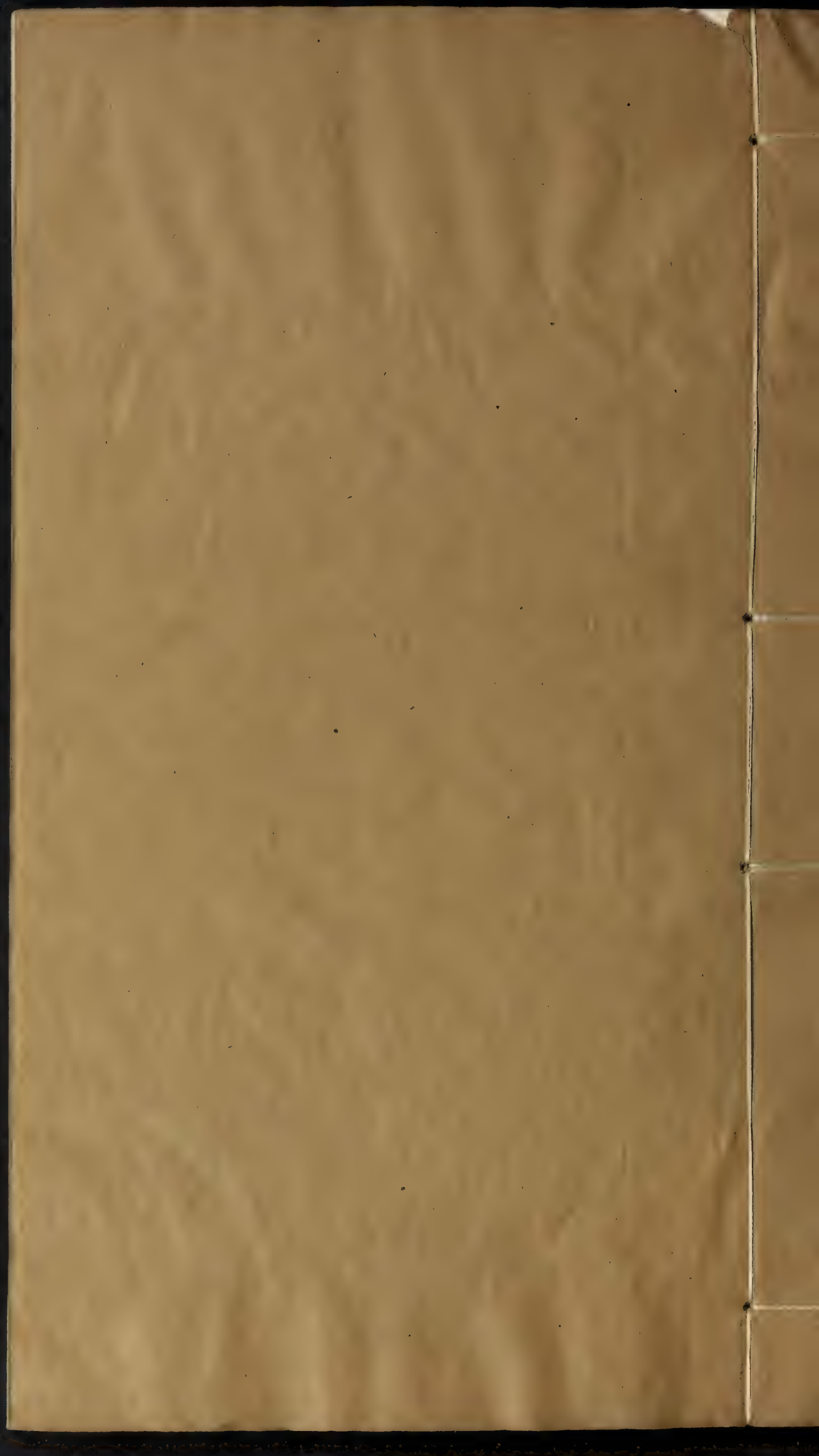
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旦不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厯厯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飢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

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
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
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
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
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勸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
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求讀

闕書

齋錄

光緒二年丙子

谷傳忠書局

P4
2728
A1
1876
v. 118

求闕齋讀書錄目錄

卷一

周易

周官

儀禮

禮記

卷二

左傳

國語

穀梁傳



爾雅

詁訓雜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卷四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通鑑

文獻通考

卷五

管子

莊子

淮南子

卷六

楚辭

陳思王集

阮步兵集

陶淵明集

謝康樂集

鮑參軍集

謝宣城集

卷七

李太白集

杜少陵集

陸宣公集

卷八

韓昌黎集

昌黎外集

柳河東集

卷九

白氏長慶集

李義山集

杜樊川集

嘉祐集

元豐類稿

東坡文集

東坡詩集

卷十

山谷詩集

劔南詩集

朱子文集

元遺山詩集

陽明文集

望溪文集

孫文定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駢體文鈔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經上

周易

晉 上九罔孚裕无咎

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

裕者乎

家人 上九有孚威如 有孚威如卽論語望之儼然意要使

房闈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

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

言言錄卷一
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睽 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猶如自矜明察我之於某君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中孚 讀中孚卦因思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无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

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中孚咸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寂然不動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平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啟

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仁心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但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姑記於此以俟異日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
亦孔之炤劉念臺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
放而難收矣

周官

天官大宰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注弊斷也 小宰六計弊羣
吏之治秋官大司寇以邦成弊之小司寇以輔眾志而弊謀弊
皆斷也士師斷獄弊訟弊與斷字平列弊亦斷也蔽亦有斷義
小爾雅蔽斷也論語一言以蔽之左傳蔽罪邢侯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 謂一歲之大計也我

大清五月各省進奏銷冊卽歲會也小宰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

小宰 四曰聽稱責以傳別注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如今之合同中字裁分各執其半又如兩聯票矣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

此卽今之兩聯票也一札而左右兩書皆同其中別之處作數大字卽今之編號也

宰夫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鄭司農云復請也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 按復白事也孟子有復於王者曰曲禮願有復也大司寇

凡悍獨老幼之欲有復於王者皆謂白也先鄭於司士注云逆獨受下奏於宰夫注云逆謂迎受王命者後鄭於宰夫注云逆謂上書自下而上曰逆國藩謂復逆一也復者有白於上也逆者有干請於上也亦卽白也宰夫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士曰諸侯之復逆小臣曰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曰羣吏之逆庶民之復皆以達下情也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注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 按名猶俗曰認呂后本紀詐取它人子名之此亦無其物而僞作文書以詐名之也

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注飧牽客始至所送禮 飧客至而送酒

席也牽則兼送豬羊矣左傳餽牽竭矣亦有餽有牽也

內饗 鳥鵲色而沙鳴注沙漸也 按病人失音者可謂之沙聲

鼃人 凡狸物注自狸藏伏於泥中者 按自遁藏伏之物皆可名曰狸物猶曰鼠伏曰狙伺

地官大司徒 其民專而長注專圜也 按專徒丸反讀如團謂面圜也

鄉大夫 五物詢眾庶注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眾庶甯復有賢能者 按上文已獻賢能之書於王矣鄉大夫退而再詢此外更有賢能者乎使眾庶更舉之

麋人 總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僂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

按今世手持貨物者若抽取釐稅則苛矣

遂大夫 屬其地治者注屬猶聚也 史記屈原屬草橐未定

左傳屬有宗祧之事猶值也

春官大宗伯 以鬴辜祭四方百物注鬴牲胷也鬴而磔之謂

磔攘及蜡祭 按鬴猶破也拆也謂破牲之胷也所以禳災詩

不拆不副副即鬴也

肆師 及果築鬻注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鬻 按鬻煮同字香

草鬱金也築如今俗云擣碎擣而煮之以和于秬鬯之酒也

鬯人 榮門用瓢齋注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抵以齊爲尊

按割去柢剝去瓠中之瓢子也卽莊子之剖瓠以爲尊

天府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釁謂殺牲以血血之 此與解

衣衣我推食食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字法相同

典瑞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四圭有邸者於一玉之中中央琢爲璧四面各琢一圭圭之末
四出其本爲璧邸者本也柢也兩圭有邸者中央琢爲璧兩頭
各琢一圭邸如足之相對也

司服 廡衣服注廡衣服所藏于椁中疏此則明器之衣服亦
沽而小者也 鑄師廡晉鼓籥師廡羽籥典庸器廡筍盧司干
廡干盾眡瞭廡鍾磬司兵廡五兵皆明器也

典同 高聲硯注高鐘形上大也高則形上藏袞然旋如裏
按硯聲在鐘裏旋轉不散也硯卽聲之硯硯然

眡祲 三曰鑄注謂日旁氣刺日也 按氣如錐之直刺也漢
書翟方進傳故使掾平鑄令亦謂刺取其劣蹟也

大祝 三曰禴注禴祭名告有災變也 天官女祝有禴亦除
災害也春官大宗伯有禴禮謂同盟有喪失財物者謀補救之
也

辨六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 古者凡物皆立之名辨
號卽正名也

來瞽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

讀書錄卷一
按來讀爲徠東坡志林謂若優施來之趙高來之是也左傳魯人之皋皋緩也禮運皋某復皋引長聲也

巾車 錫樊纓注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元謂纓謂馬鞅 按錫卽莊子之所謂月題當胷在腹之上卽鉤膺之處也鞅則夾馬頸者

疏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 按王之五

路玉路金路象路木路革路皆大之也載匱之車曰匱路亦大之也又鼓人有路鼓亦與路車路馬同一尊大之稱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注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

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沽 按凡曰功曰攻曰工曰堅曰緻曰精
曰良皆器之善也凡曰苦曰竅曰楮曰沽曰鹽曰粗曰麤曰疏
曰散皆器之惡也

司常 通帛爲旌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 按
九旗之帛皆用絳特中畫他色耳此不畫者卽曰通帛

夏官序官 環人注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按環人掌察軍
懸巡邦國搏諜賊蓋周環巡視之意殆如今之巡捕矣

羊人 賓客供其灋羊 此法字義與法駕法從法宮相同

司兵 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司戈
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注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

與說文盾蔽也所以捍身蔽目揚子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
蔽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說文櫓大盾也玉篇櫓城上守禦望
樓韻會戰陣高巢車亦爲櫓太公六韜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
櫓提翼小櫓是干也盾也櫓也其制不可得而盡見然大抵干
盾形製較小一手執之可以衛身蔽目藩盾則形製自大或二
三人執之不等城上望樓之櫓則一方倚城三方必有遮蔽戰
陣巢車之櫓則一方出入三方必有遮蔽與盾之僅蔽一面者
異矣至六韜之大櫓小櫓則亦僅蔽一面差同干盾也通鑑晉
義熙八年劉裕至荊州伐劉毅軍人擔彭排戰具注彭排卽今
扞鋒矢孫愐曰櫓彭牌釋名梁普通五年北魏將崔延伯等旣
扞鋒矢孫愐曰櫓彭牌釋名曰彭旁也在旁排蔽禦攻也

破莫折天生進擊方俟醜奴於安定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

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唐代宗初立僕固

懷恩等破史朝義於洛陽馬璘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

中賊左右披靡注牌古謂之楯晉宋之間謂之彭排南方以編竹爲之以捍敵北人以木爲之左傳樂祁以楊

楯賈禍蓋北方之用木也久矣國藩按劉毅之彭牌馬璘之牌卽古之盾也崔

延伯之排城則較大矣殆與周禮之藩盾六韜之大櫓相類

田僕設驅逆之車注逆衙還之使不出圍衙還謂遮列之

職方氏其畜宜六擾此卽左傳擾龍之擾

擇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此面字與書之面稽天若謀

面用不訓德均不甚可解

秋官大司寇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赦之

此卽今令人取保

乃釋放犯人也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注邦成若今決事比也 今六部皆查成案刑部又有比案卽邦成也士師掌士之八成疏八者皆是斷事成品式

朝士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家宅 按家人卽庶人也魯世家爲家人晉世家遷爲家人皆庶人也

野廬氏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注比猶校也 按比猶言展省也今世曰稽查也

司儀 不朝不夕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 爾雅山東曰朝陽
山西曰夕陽卽以朝夕爲山名也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卽以朝
夕爲祭名也

冬官考工記 車軫四尺注軾輿後橫木 按軾當在車箱之

底輿底之軾駕於軸上其閒惟有兩伏兔貼之耳

軾崇三尺有三寸注鄭司農云軾害也元謂軾轂末也 按軾

者轂上眾鑿所以內輻者

加軾與轆焉注轆謂伏兔 按轆卽輶也漢時謂之伏兔唐時

謂之車屐在軸之上軾之下兩頭各施一轆中空見光也

眡其纒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 按輻

之一頭壯者入轂謂之軹一頭纖者入牙謂之蚤

信其桎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 戴氏曰蓋斗謂之部部廣六

寸厚一寸中隆一分國藩按二十八弓共一部猶三十輻共一

轂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阮氏曰轆立木達輒謂之較國藩

按阮君之意以轆爲車旁之板凡板必有柱以維之柱在三尺

三寸以下則直立其三尺三寸以上則勢向外曲如角之張則

較也同一車耳也在板謂之輒在柱則謂之較兩角外張有開

張寬廣之象故詩美武公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轡圍 戴氏曰式下人所對謂之轡阮氏

曰轡橫軛也國藩按軛者車箱兩旁午交之木直者曰軹橫者

曰轡軫如窗之格軫如窗之紙無軫則軫板無所附矣

任正者十分其軫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戴氏說任正卽軫也

阮氏說在後軫之下別有一任正木爲軫所植根之處其說甚長國藩謂任正卽後軫其圍較左右三軫更大耳

十分其軫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戴氏曰兩轆之間謂

之當兔阮氏曰當伏兔者謂之當兔國藩按當兔亦一橫木也

後軫前軫與中間之當兔凡三橫木如三字軫午貫其中則如

王字當兔之下正與軸相值二轆上銜當兔木下銜軸之處如

展形可銜可脫銜當兔之處則連爲一體一成而永不脫耳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戴氏曰軫後謂之踵阮氏曰軫

後投任正謂之踵國藩按阮氏以任正爲後軫下之一大木轉所植根之處是踵者猶云柄也猶輻之有蓄也

洽氏 胡三之注胡其子 戴氏曰戈戟下垂者曰胡國藩按戈之胡如半月戟之胡如腰鐮其曲刃處名胡者象領下垂胡之形也名子者象子字偏曲之形也

鼻氏 銑閒謂之于注于鍾脣之上祛也疏以于爲祛者鍾脣厚猶褰祛然 按褰祛猶云振袂也鍾脣微揚若袂之微舉也鉦上謂之舞 今俗稱舞曰鍾頂

鍾帶謂之篆注帶所以介其名也 按鍾之周圍橫痕一道謂之帶于之上道曰鼓鼓之上道曰鉦鉦之上道曰舞帶

形如鋏入然故曰篆也

于上之攓謂之隧注攓所擊之處攓弊也隧在鼓中室而生光有似夫隧按今鍾上受杵之處往往室深如圓月形卽隧也玉人終葵首注終葵椎也按珽玉以椎爲首長六寸當是圓首自六寸以下則方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瓚以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柄曰璋瓚前有黃金勺勺端有鼻鼻下有流所以注酒故詩曰黃流在中

矢人鏃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第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一在前者前有鐵重

與二在後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前則鐵更輕矣

刃長寸圍寸 矢之匕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匕

則長二寸矢匕中有脊微高圍寸竝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

梓人 顧脰注顧長脰貌故書顧或作𡗗鄭司農云𡗗讀爲鬣

頭無髮之鬣 按莊子而視金人其脰肩肩與顧同音通用

匠人 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四面皆有霤也 按四

面垂霤曰阿吾鄉謂之天井因而一面垂霤亦曰阿

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按一夫受田百畝兩夫之間必有一溝方里而井方十里爲成
兩井之間必有一洫一成則九洫矣方百里爲同兩成之間必
有一同一同則九澮矣又按遂人百夫有洫千夫有澮匠人則
十井九十夫卽有洫畧之千井九千夫乃有澮畧之大同小異
弓人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昵或作櫟或爲𦵏𦵏黏也 按𦵏
正字昵暱借字

冰析澗

按澗漆紋也有似水波鱗鱗之紋

夫筋之所由幘注幘絕起也

按幘與輪雖敵不敵之敵同義

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

菱解謂隈與簫相接之處弓幹之

端析爲兩歧而以簫刺入幹勢向內簫勢向外形制有變故抗

弦有力是以校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 下柎謂柎不高而力弱也興謂把處有搖撼之患

儀禮

士冠禮 抽上韝注韝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韝丸也 按韝以韋爲之下韝自下韜而上上韝自上韜而下

有篚實勺觶角柶注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 按柶與

匕其狀皆如今之羹匙但少牢及公食大夫之柶用以扱羊與豕於鉶以木爲之其柄宜長故舊禮圖云柶長尺櫪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櫪卽葉也士冠禮之柶用以扱醴於爵中以角爲之

其柄宜短想葉博不過一寸許曲柄不過三寸耳禮圖無士冠禮之柄無可考證以意擬之耳

三醯有乾肉折俎 乾肉之醯三醯皆用脯醢惟末醯有乾肉折俎特殺之醯始醯亦薦脯醢再醯加兩豆兩籩三醯加俎鄭注二醯時徹去始醯之脯醢張爾岐云三醯不徹再醯之豆籩國藩以爲末醯旣不徹豆籩則再醯亦不宜徹脯醢

爵弁纁履黑絢纁純純博寸疏云爵弁尊其履飾以纁次者案冬官畫纁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纁以爲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纁以爲裳是對方爲纁次比方爲黼次 按東青與西白

對北黑與南赤對天元與地黃對三者纁以爲衣故曰對方爲纁次也東青與南赤相比近南赤與西白相比近西白與北黑相比近北黑與東青相比近四者纁以爲裳故曰比方爲纁次也

士昏禮 姆加景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 按吾鄉嫁女在輿著布青衣如上或亦景之遺意歟隋書禮儀志作加幬

皆祭舉食舉也注舉卽脊與肺也 按凡祭禮有祭肺有舉肺脊祭肺專祭而不食祭時亦不舉舉肺脊則祭時舉之旣祭又食之故名此肺此脊曰舉祭舉者祭此肺脊也食舉者食此肺

脊也

執皮攝之內文注攝猶辟也 張爾岐曰執皮之法襞積衣使

文在內國藩按攝斂也辟與襞通謂褶疊而斂之使文在內耳

士相見禮 凡言非對也注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 按凡言

該下與君與大人與老者與幼者與眾與居官者六等不必專

指爲君言事

鄉飲酒禮 賓坐奠爵興辭 疏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

辭降此賓辭降之位也上節云主人坐奠爵於階前辭此主人

辭降之位也均云階前者主人與東階相直賓與西階相直耳

實則去階稍遠將近碑前非降階卽辭也張氏惠言之圖云如

此

北面 按北面二字指主人也若循上文西北面獻賓東南面
酢主人之例則此當云北面酬賓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按張爾岐云席次賓介西介字衍文
也三賓席次賓之西介席則在南耳與三賓席不相次

執觶興 按執觶者之導飲與主人之導飲略同但彼則主人
阼階上奠觶此則執觶者西階上奠觶彼則賓於西階上答拜
此則賓於席末答拜彼則賓降辭洗此則不辭洗彼則賓奠觶
於薦東此則賓奠觶於薦西茲數節爲異耳

立飲 卽導飲也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按觀經文受酬者降席句似司正於贊堂上三賓受酬之時則在西階北面之位其於贊堂下眾賓受酬之時則在序端東面之位如疏之說則賓首一人受介酬者司正則於西階位贊之其餘則皆於序端位贊之矣疑疏與經注微有不合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按二人舉觶與上節一人舉觶悉同皆拜送者二人皆於西階上拜送也奠於其所者賓仍奠於薦西介仍奠於薦南也

介俎脊脅肫肺皆離 朱子曰介俎印本有肫字然釋文無

音疏又云有臚肫而介不用明無此字也石經亦誤

注後脛骨二膊胛也

按後脛骨亦三髀膊胛也髀近竅賤不

登於俎故僅云二骨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按樂正與立者之位皆有脯醢故曰

薦於其位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按三

作注說未安卽盛氏郝氏方氏之說亦均未確惟儀禮正義楊

大堉之說差爲近之其言日記言舉爵爲經一人舉觶言也云

凡者兼二人舉觶言也經文一人舉觶於賓云實觶於西階上

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是一作也又云坐祭遂飲執觶興是二作

也又云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是三作也不徒爵者謂其必實觶也二人舉觶之禮亦同

鄉射禮 乏參侯道 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禦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云居則設張容負展而坐楊倞注容如小曲屏風施此於戶牖負之而坐國藩按射者去侯三十丈設乏之北十丈西三丈去射者約二十丈乏狀類曲屏唱獲立於其中名曰容者可以容身也名曰防者可以防矢也名曰乏者矢力至此已匱乏不至傷人也若如荀子之言則燕居亦有容不獨射時然矣

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張爾岐曰鄉飲酒此處注異彼於東字句此於進字句國藩按鄭注雖有一於東字句一於進字句之別經文實無分別

主人卒洗鄉飲於卒洗之上有曰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此亦當有沃洗者

賓席之前按此句當如鄉飲作賓之席前石經亦誤注進於賓也當從宋本作進酒於賓也此錢氏儀吉所校定者賓反奠于其所鄉飲鄭注云所薦西也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張爾岐曰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

定也按鄉飲酒於篇末略言遵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謂如介禮者也國藩按如介禮者拜至也辭洗而不拜洗也主人於西階之右拜送爵也不啻肺不啻酒不告旨也授主人爵於兩楹閒也主人實爵自酢也再拜崇酒也餘少異鄉飲酒記云遵者席於賓東實亦在尊東也

卻手自己下取一个

按對下覆手言之則卻手者仰手也

與進者相左

進者次耦也次耦退時三耦方進亦與相左

俎與薦皆三祭

張爾岐曰脯之半脰俎之離肺皆三也國藩

按將以脰肺祭神因名脰肺曰祭

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按張惠

言儀禮圖獲者之薦俎凡設六處初設於侯之正北次執而設於右个次執而設於左个次執而設於中次立飲時設於左个之西北三步次復位後辟設於乏南後五處皆與經合初設一處不知確否經與注皆不甚明大射儀曰卒錯獲者適右个是薦俎先已錯矣或卽張圖之所本與

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注亦於三耦爲之位按注兩曰三耦爲所爲者搢三挾一之事也賓主人爲此事亦於此位大夫爲此事亦於此位

注自若畱下自若者猶云如故也霍光傳曰霍山自若領尙書

賓觶以之主人主人之觶長受 按之往也以之主人猶云送往主人所也大夫之觶送往眾賓長所也

其中蛇交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帶爲之 張爾岐曰韋當者以韋束幅之中央如人心背之衣國藩按瓦當及玉卮無當皆謂兩頭爲當此謂心背爲當猶曰前面後面耳

燕禮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注言更觶卿尊也 張爾岐曰膳觶本非臣所可襲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國藩按上文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此不定之辭也若公無命則易觶洗矣前果易觶乎則今賓酬大夫不再更觶前果用膳觶乎則今賓酬大夫當更觶實散注非張

說正之是也

奏南陔白華華黍

按注自今亡以下至此其信也與鄉飲酒

禮之注同後文注閒代也至其義未聞一節周南召南國風篇也至笙閒之篇未聞一節與鄉飲酒禮之注同特數字小異耳君曰以我安張爾岐云當爲我安坐以畱之國藩按張說辭意微有不合安卽畱也非安坐之外別有所爲畱也直云以我意畱之耳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按命之之辭止爵辯

卒受者興以酬士九字執爵者三字非命辭也上文云唯公所賜統堂上之孤卿大夫言之孤卿大夫坐行皆有執爵者以代

酌酒送觶至士相旅酌則執爵者不代送觶矣故特以詔告執爵者

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按前三次辯酬卿大夫皆用二人所媵之觶皆公興至西階親賜受君酬者皆降拜酬人者皆拜送此禮之最隆者也第四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用賓所媵之觶亦公興至西階親賜受君酬者亦降拜但酬人者不拜授而由他人代酌以授受酬者亦不拜受是禮漸殺而歡漸洽矣此爲第五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不用膳而用散君不親賜而僅命執爵者賜之受賜者不降階拜而僅降席拜是禮尤殺而歡尤洽矣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 按稍屬者矢不竟授之君手稍與相近耳

大射儀 膳尊兩甒在南 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又云在尊南

此云膳尊兩甒在南詞異而實同甒卽瓦大也

尊士旅食于西鑄之南 燕禮云尊士旅食於門西亦西鑄之南也

公命長注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 言大夫則無尊卑之殊但有長幼之分故於大夫中選之

長致者 燕禮長致致者有兩致字此少一致字誤也

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鼓北西縣之

北也考工記曰鼓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

張爾岐曰注鼓

北西縣之北也句可疑國藩按注引考工記曰皋陶長六尺有六寸西縣之鐘磬鐃等皆不如鼓之長鼓之面在前其北與太師少師上工立處相齊鼓之尾在後其北與磬鐘鐃相齊鼓之中一段其北卽羣工也張惠言氏之圖與注相合張爾岐氏之疑乃未明鼓長六尺有六寸一句耳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注稍屬不搯矢 按稍屬者不遽近君之手俟君自接取也

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 卽篇首所云大侯之乏東北

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 稍屬者公射之儀與樂之音稍相連

屬而不盡能應節也與上文小臣授矢之稍屬不同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獲者退薦俎而釋獲者未追鄭注補之鄉射則皆鄭注所補

司馬正升自西階燕禮無馬字燕禮膳宰徹公俎此用庶子正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按司正之命命執爵者非命大夫也爵辯以下九字卽命之之辭

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純四咫制丈八尺咫長八寸四咫則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疏引鄭答趙商云四當爲三三咫則幅廣二尺四寸

從其幣出請受請受二字疑羨文也

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注終不敢以臣禮見賓與上介以臣禮覲時皆入門右以客禮覲時皆入門左士介則兩次皆入門右似以入右爲敬謹入左爲抗禮亦猶奠幣爲敬謹受幣爲抗禮也此注云終不敢以客禮見得之上注云私事自闌右似失之矣後注賓面卿節云入門右爲若降等然引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最合經旨矣

米百筥筥半斛

按經云筥半斛而記云四秉曰筥則六十四

斛矣蓋筥之大小不同隨時命名耳

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餽亦如之注賓殊拜之張爾岐云殊

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國藩按張云成拜訖又

降拜似失經之序當云降拜訖又成拜也

大夫揖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
當作俟於字門屋宇卽廟門之內霤也
按注俟於宁恐

大夫還璋如初入賓楊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

還玉禮按注賄用紡禮用玉與帛與皮此一事也
還璋又一

事也二事皆如還玉之儀不得分賄紡與禮玉爲二事
還璋亦

如還玉禮賄紡禮玉亦如初入互相備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
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

上介造于朝上介死則將命時不以柩造聘國之朝
士介死

則覆命時不以柩造本國之朝

幣之所及皆勞
幣之所及卽賓請有事之所及也當是時尙
未用幣請有事旣
及之則幣將及之矣知賓之幣將及於我則
我宜先勞之矣

又拜送 記之首節云明日君館之鄭注以爲特聘宜加禮一
節宜在其下國藩按首節記卒聘報書之速謂報書在前一日
館賓尙在後一日也首節以記卒聘爲主此節以記館賓時釋
詞爲主不可相蒙

公食大夫禮 寡君從子 按從猶及也與也聘禮亦曰寡君

從子左傳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 張爾岐云蓋執豆兼蓋而執

之也國藩按蓋字別爲一句謂皆有大皆有蓋也張氏解屬下句則不辭矣

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一一受之而兼一祭之張爾岐云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一祭之者總祭也國藩按一與壹同以授賓謂總合授之也上文贊者坐而辯取庶羞辯取之後又興矣十六羞之大必有一器盛之乃能執之以興賓之所受總受一器也非分受十六大也故一字當與壹同義若一一授之則以字爲不辭矣張氏解上節壹以授賓爲總合授賓而解此節爲品授之是但知上注猶稍也之誤而不知此注一一受之亦誤也

喪服 衰三升注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 按升登成三字古人多互用樂記則亂升論語新穀旣升及衰縷之升升皆訓成也曲禮年穀不登詩登是南邦春秋傳不登叛人之黨登皆訓成也

菲屨菅菲也疏云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 按菲字疑與屨字通左傳共其資糧屨屨杜注屨草屨

喪服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 按禰卽庶子庶子之長子可以繼禰但不得繼祖以其父固庶子耳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張爾

岐云所後者之妻卽其母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
卽其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國藩按
所後者之昆弟卽其世父叔父也所後者之昆弟之子卽其從
父昆弟也張氏謂卽舅與內兄弟恐非經意顧氏炎武盛氏世
佐已詳辨之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 方觀承氏以經所云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皆非貴臣也故降其服傳所云公之卿
及大夫之室老士皆貴臣也故不降其服其說亦通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以功冠其衰也

按齊衰之受服衰

七升初喪之冠亦七升大功之受服衰十升

初喪之冠亦十升

故云衰其受也小功之衰十升冠亦如之緦麻之衰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亦如之故云冠其衰也餘皆可以類推疏稱引稍多僅引一條似更簡明又按郝氏敬謂緦麻以小功之冠爲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爲衰盛氏世佐謂小功冠衰之升數有別二說皆與疏異與經文亦似不合俟考

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按子必隨母適人而後名曰同居卽上齊衰杖期章內所謂繼母嫁從也異居者若范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歸於范氏當文正在朱家時謂之同居及還范家之後謂之異居若其初本未嘗從母適朱家則並不得以

異居名之是無服矣傳意重在三者皆具經意則專重同居經傳似微有區別至傳言爲築宮廟亦與貧窶之孤子情事不合顧亭林氏已譏之矣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皆六命夫六命婦按注六命夫者世父也叔父也子也昆也弟也昆弟之子也六命婦者世母也叔母也姑也姊也妹也女子子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于天子盛世佐曰旣爲大夫雖未嘗聘問於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疏云不聘卽不服非國

藩按張氏以傳注爲諸侯使大夫來見天子適有天子之喪故其服如此似與傳注之意不合傳注云以時者猶云大夫有時接見天子爾盛說是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古者五十而後爵無大夫而殤死者亦無旣爲大夫而有兄若姊之殤者敖氏繼公盛氏世佐皆以此爲疑疏謂或有盛德少年卽爲大夫 欽定義疏謂亦有公族高勳世爲大夫者適子年雖未冠已爲大夫者理或然與

從母丈夫婦人報 按此丈夫婦人四字從鄭氏說則似旣服母之姊妹又並服母之姊妹之子從馬氏說則似從母報服於

姊妹之子男女並報以小功二說皆於先王制服之條理不合
從敖氏繼公說則丈夫婦人卽爲從母服者也又於經文之例
不合至通典引晉袁準之論謂從母者母之姊妹從母而嫁爲
已庶母者也則又與從父從祖之名不合此條殊多可疑姑闕
之

總者十五升抽其半 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者謂十有
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盛氏世佐秦氏蕙田皆
從姜說足正相沿之誤

貴臣貴妾 鄭注賈疏及雷次宗顧炎武專指大夫言之馬融
陳銓盛世佐通指大夫以上至天子諸侯言之敖繼公張爾岐

秦蕙田及 欽定義疏皆專指士言之詳考禮意自以指士者爲正下文乳母敖氏亦以爲蒙上士爲二字言之

從祖昆弟之子 與其父同曾祖則子稱吾爲族父母矣故注曰族父母爲之服

小功以下爲兄弟 此句愚意兼上三節及下君之所爲兄弟夫之所爲兄弟二節言之則妻降一等之語尙可強通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妻於夫之兄弟無服此所謂兄弟者疏謂是夫之從母敖氏謂是夫之祖父母 欽定義疏謂是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皆不可信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削猶殺也 按此削字之義如考工

記掣爾而下迤也之掣

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 張爾岐曰用布高一尺上綴衣身繞要前後據疏衣帶言其物下尺者向下量之一尺言其度也國藩按下尺注指廣言張氏指長言張氏是也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按王夫之喪大記章句云冒殺之制皆如囊縫合一頭與一旁其一旁則綴帶以維結之所謂綴旁也張爾岐謂綴質與殺相接之處是質則綴下殺則綴上不得名曰綴旁矣恐當從王說

既井椁 按椁大不以全者昇送宅兆先在殯門外構成一試

觀之然後析爲散木舁送宅兆待窆後再於壙中構成全椁也
椁成有似井形試構之故曰井椁吾鄉聚木板四方婁空架之
亦曰一井

作龜興注作炮也周禮卜人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按古人名
步馬曰作馬易雜卦爲作足也作龜之意略同

旣夕 遷于祖用軸注軸狀如轉麟刻兩頭爲軹軹狀如長牀
穿枅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天子
畫之以龍 按淮南子說林訓注楚人謂戶限曰麟此注云如
轉麟者當謂如戶樞之轉也軹者軸頭之害內於枅上之穿者
士之輶牀亦應有四周但大夫諸侯以上則枅彌厚彌大天子

則尤大故畫龍耳蜃車之輪曰輪高三尺三寸此軸行於中庭當尤低矣

設披注披輅柳棺上 張爾岐曰注文輅字當是絡字國藩按左傳僖十五年輅秦伯注輅止也宣二年狂狡輅鄭人亦訓止也輅有繫止之義不必作絡

夷牀輶軸饌于西階東注夷牀饌於祖廟輶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供輶軸焉 國藩謂雖有二廟輶軸似不必兩具士虞禮 苴刈茅長五寸束之注苴猶藉也 張爾岐曰苴刈茅者藉祭之刈茅也國藩按下文洗茅設於席上取黍稷祭於苴是此苴實爲虛祭棲神之物矣

尸取奠 張爾岐曰尸取奠取祝所反奠於鉶南之觶也國藩
按觶久奠于鉶南因名此觶曰奠下文曰祭奠祭此觶也特牲
饋食禮曰嗣舉觶舉此奠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按祝有薦有席有俎薦席
則徹入於房俎則自執以出

升左肩臂臑肱胛脊脅離肺 正字通今謂自肩至肘曰臑自
肘至腕曰臂國藩按肩臂臑前在前足肱胛在後足脊在中體
之岡脅在中體之牆膾在胡此十者皆取諸左肺則取諸腹內
祝反入門左 此下尙須入徹陰厭重設西北隅之陽厭事畢
祝自執其俎以出乃復庭中北面之位記不詳者經文已言之

也

在西塾 以上記餞尸之饌尸出以下則記卒哭禮畢行餞尸之禮也

死三日而殯注異人之間其義或殊 按異人之間四字不辭

疑當作異同之間

俎入注入設俎載者 按鄭注入設俎載者言入而設俎於室之人卽在庭載牲體於俎之人謂執事也

食舉主人羞所俎于臘北至反黍稷于其所 按食舉之舉讀如五旬而舉之之舉牲體有骨者肉離骨曰舉肺以提心曰舉脊以離骨曰舉佐食之舉幹舉骼舉肩皆從俎中分出少許以

授尸將盛於所俎以歸尸也尸自舉之肺脊雖主人立進所俎尸不遽入於所俎而醵入於菹豆者謙也至九飯畢佐食乃取肺脊加於所俎併以歸尸焉

楨禁 按楨禁上有四周無足者爲楨方木槃當與吾鄉茶槃相似有足者則當與俎相似矣論形制則楨無足禁有足論等秩則大夫用楨士用禁其常也然至鄉飲鄉射則雖大夫去足者亦得名禁至此饋食禮則雖士之有足者亦得名楨

少牢饋食禮 放于西方 放猶檀弓吾將安放之放

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脰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

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胛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凡牲體有豚解有體解豚解者解爲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脅者肋骨亦謂之肱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脅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臂故爲六體合脊則七體矣此豚解也體解者卽七體而折解之爲二十一體折脊骨爲三前爲正脊中爲脰脊後爲橫脊折脅骨爲三前爲代脅中爲長脅亦名正脅後爲短脅折肱骨爲三上爲肩中爲臂下爲臑折股骨爲三上爲髀中爲膊下爲胛脅與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臂共得十八體合脊之三體則二十一體矣兩髀以近竅之故賤之不升於俎故凡十九體而牲體之數備矣此外正脊之前當頸處謂之

脰亦謂之膾後足之末近蹠者謂之𩪦皆不在正體之數此秦氏蕙田之說而國藩微有刪改

主婦被錫衣侈袂

欽定義疏云錫衣當是緣衣緣字一譌

而爲緡再譌而爲錫又云士妻助祭於公則服緣衣自祭於家則服綃衣大夫妻助祭於公則服展衣自祭於家則服緣衣秦氏蕙田云漢樂府云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布滑易如錫也以細布爲衣而侈其袂卽緣衣也國藩按據此二說則錫衣乃身服之衣非首服之次也服緣衣者首卽服次不必更言首服矣食舉三飯此下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略之也特牲禮佐食舉幹之上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蓋

敘於舉獸幹魚一之下也

有司徹 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 如尸禮亦當橫一燔於俎上以進又橫執俎以降也

次賓羞七涪如尸禮 如尸禮亦當縮執七俎以升縮七於俎上以降

司空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一節 主婦獻爵猶初獻之主人獻爵也設兩鉶糗修猶初獻之薦豆籩也此外如羞七涪羞肉涪羞燔皆與初獻相同其不同者不授几不載俎設俎耳

受爵酌獻侑一節 於獻爵羞糗修之外有羞豕胾羞豕燔二

節較之主婦之獻尸則已爲少殺蓋無羞匕涪及兩鉶也然較之主人之獻侑則尙爲少隆蓋彼於正俎之外僅羞羊燔無匕涪竝無肉涪也

次賓羞羊燔如主人之禮 尸酢主婦較之酢主人時少羞匕

涪羞肉涪二節

宰夫洗觶以升一節 此節六爵字皆宰夫新洗之觶非上文

之酢爵也

皆若是以辯 謂眾兄弟皆由洗東升阼階上拜受爵坐祭立飲也

尸作三獻之爵一節 上文賓三獻之禮未畢卽暫停而別行

主人酬尸及均神惠之禮至是乃補三獻之禮又上文初獻載尸正俎時已歷說十一俎未遽載也至尸酢主婦時八俎載畢尙有三魚俎未載至此載之

司士羞一涪魚 侑及主人之涪魚有一字尸無一字上文已著五魚也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 尸酬主人在東楹東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長賓酬眾賓眾賓酬兄弟兄弟酬私人皆在西楹西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注古文觶皆爲爵延景中詔校書定作觶 延景漢諸帝年號無此稱釋文改作延熹張爾岐從之盛世佐以爲當作熹平

亦遂之於下 遂之於下者當亦遂及主人侑賓兄弟私人注
不著主人侑似與經如初二字不合

佐食受牢舉如儻 少牢十一飯之末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
加於所也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
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 儻尸者薦豆則韭
菹醯醢昌本麋鷃加籩則醴蕡白黑此較殺故注云下儻尸
于尸祝主人主婦 儻尸則羞於尸侑主人主婦不儻則羞於
尸祝主人主婦

禮記

檀弓 予疇昔之夜 鄭注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史記疇人子弟分散樂彥注云疇昔知星人也國藩謹按二者解疇昔皆誤也書疇咨若時登庸注疇誰也謂于眾人之中不知當屬何人乃疇字引申之義也史記於疇若予工作誰能馴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作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謂眾人之中何人能若予工何人能馴草木鳥獸也疇昔猶云誰昔謂不知曩者何時也詩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訓誰昔昔也皆不記何時之義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終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經下

左傳

隱五年 宋人使來告命 九年宋不告命告命猶今言告急也奔命似亦有危急而奔救也成七年一歲七奔命

叔父有憾于寡人 舊事有不能釋然者謂之憾非怨也李廣傳將軍自念有憾者乎亦非悔也

隱六年 從自及也杜注從隨也 從猶將也行也

隱十一年 傳於許 謂兵薄於城下也宣十二年遂傳於蕭

襄六年傳於堞襄九年聞師將傳襄二十五年傳諸其軍義皆同又凡物附著者謂之傳如毛將安傳及傳藥於脂傳毒於矢之類

桓三年 公子則下卿送之 公所生女亦稱公子昭三年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其公子卽公女也謂以己女更公女嫁晉乃以公子別嫁於人昭二十七年子重之子曰重重亦魯公子慙之女也

桓十二年 覆諸山下 覆謂設伏兵隱十年爲三覆以待之邲之戰師七覆於敖前成三年使東鄙覆諸鄢

莊八年 公問不至杜注問命也 問卽音問也三國志有定

問外問王基傳有凶問

莊三十二年 見孟任從之闕注闕不從公也 今律曰調姦不從又按史記西南夷傳謂道不通曰闕

僖七年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注總領也 此總字猶今用率字持字

僖十五年 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應入租稅改換與眾此爰字有換字之義三國志陸瑁傳少爰居會稽鍾離牧傳同郡徐原爰居永興

僖十九年 欲以屬東夷 此屬字有聯屬懷來之意下文以屬諸侯哀十三年屬徒五千哀十四年屬徒攻闔與大門哀二

十七年屬孤子三日朝皆同

僖二十二年 鼓儼可也 此儼字有孱弱不整之意

文二年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按莊子廢一於堂廢一於庭亦以廢爲置

文四年 曹伯如晉會正注會受貢賦之政也 後文諸侯朝

正於王注朝而受政教也又書無逸惟正之共正亦與政通

文六年 陳之藝極注藝準也傳曰貢之無藝 藝謂貢事皆

有定則也昭十三年藝貢事昭十六年而共無藝義同

宣二年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注前進而及於屋溜也 溜卽

中雷

宣四年 汰斬及鼓跗注汰過也斬車轅跗所以架鼓 汰斬猶貫革之貫窮過也周禮有足鼓足亦跗也

宣十二年 略基趾注略度也 昭二十五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

成二年 賈盟也 猶云力竭而請盟也

成九年 使稅之注稅解也 稅駕之稅亦解也

成十三年 略其武夫注略取也 按今刑律有略賣亦強取之也襄四年季孫曰略注不以直取爲略

成十六年 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注承貯也 今通用盛字襄二十五年承飲而進獻昭十三年子產爭承注承貢賦

之次

成十八年

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注披分也 昭五年

又披其邑注披析也史記披其枝者傷其心

襄九年

使華閱討右官注討治也 誅責曰討修治亦曰討

襄十三年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此農字猶厚也呂刑農殖

嘉穀亦厚也

襄十四年

今官之師旅

此師旅猶曰徒眾非軍旅也襄二

十五年百官之政長師旅

襄十七年

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

殺吳乃華臣所使幽

妻索璧則六賊所自爲也故曰遂

襄二十二年 寡君悉其土實 二十八年則以其內實遷於
盧蒲癸氏三十一年則君之府實也義皆同二十五年豈爲其
口實注口實祿養也

襄二十三年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注貳廣公副車也 宣十
二年楚子爲乘廣廣隊不能進襄二十四年使御廣車而行注
皆云兵車也廣爲兵車故貳廣爲副車

襄二十五年 井衍沃 釋文下平曰衍有流曰沃國藩按取
其田而井之也

襄二十五年 朱也當御 當御猶今言值班
天下誰畜之注畜容也 史記太后兒子畜之弟畜灌夫

襄二十七年 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 春
秋時大夫有私朝襄二十八年慶氏國遷朝焉三十年伯有氏
朝至未已

僕賃於野 僕賃猶今俗言傭趁也

襄二十九年 處而不底 底滯也猶沈滯拘泥也昭元年勿
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昭元年 弗去懼選注選數也 數責也詩不可選也

邑姜方震太叔注懷胎爲震 生民詩載震載夙昭三十二年
始震而卜爾雅釋詁娠動也注娠猶震也

昭三年 辱收寡人 接收恤也存也撫而有之也史記多用

收字

昭七年 若屬有疆場之言 按屬謂值其時也昭十六年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史記屈賈傳屬草稿未定

昭十二年 惟蔡於感 按此感字與憾字同謂惟於蔡不能釋然也

朝有著位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昭十二年則固有著矣注著位次也十六年已有著位

昭十八年 弗良及也 猶今諺云不得好好看見

昭二十五年 生宋元夫人注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 外姊猶今俗云表姊也成十一年有外弟外妹謂同母異父者也漢

高祖有外婦謂私通者也

昭伯問家故焉盡對注故事也 按文王世子有國故儒林傳有掌故

昭二十六年 將亢子 下文曰母乃亢諸又曰何敢亢之此亢字與禦字同與抗字相近

昭二十九年 官宿其業注宿猶安也 宿猶久也

定八年 桓子咋謂林楚曰注咋暫也 咋猶乍也

定十二年 與其素厲甯爲無勇注素空也厲猛也 謂無實而空猛也猶無功而爵曰素封無能而祿曰素餐此素字與乾字白字同意

哀元年 如子西之素 此素字猶云計畫素定也宣十一年
不愆於素

哀九年 吳子使來倣師 此倣字猶禮經戒賓之戒

哀十七年 太子又使榑之 此榑字猶今京師諺語軋也諧
訴也詩天天是榑昏榑靡共亦有傾軋之意

國語

魯語上 越哉臧孫之爲政也韋注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
要也 按越過也言臧孫祀爰居過乎禮法之外也

吳語 天王豈辱裁之韋注豈能辱意裁制之 按豈字語意
猶云儻也漢書丙吉傳豈宜尊顯亦猶儻也

穀梁傳

文十八年 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云
有子則喜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緩帶優游之意也 按國君
取女九人欲以廣嗣也故夫人之於姪娣媵妾皆誼屬一體一
人有子三人緩帶云者言眾人皆歡暘而優游不獨生子者一
人私喜也宣公但知奉其所生之母敬嬴而不知奉夫人姜氏
使姜氏大歸則與三人緩帶之義相悖故春秋譏之緩帶二字
猶云開襟歡暘云爾陶淵明雜詩云緩帶盡歡娛正得其解三
國志諸葛亮傳云遂解帶寫誠深相結納示開襟歡暘之意推
此以觀凡言襟抱歡暘皆可稱曰緩帶而方望溪氏文集有曰

夫人急緩帶之思若以緩帶專爲夫人望妾媵生子之稱如隱語然亦爲誤也方氏於修詞號爲潔淨而此等猶爲未諦斯亦好藻飾者之過也

爾雅

釋詁 擊固也 下又云擊厚也國藩按擊者堅持安重之意堅持卽固也安重卽厚也莊子徐無鬼擊好惡謂堅持其好惡使不妄發也說文引詩曰赤舄擊擊謂安重也

屈聚也 注引詩云屈此羣醜釋文引韓詩云屈牧也收斂得此聚眾國藩按法言漢絀羣才羣才絀羣力絀字亦與此屈字同義謂收聚人之才力而爲我用也

痛病也

邵晉涵曰漢書注引韓詩云熏胥以痛痛病也通作

鋪大雅江漢云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國藩謂淮夷來鋪之鋪訓病毛傳本不甚諦此引以爲痛通作鋪亦未當也

戮病也

邵晉涵云戮以恥辱爲病鄭注秋官掌戮云戮猶辱

也左傳文十年傳云國君不可戮也國藩按莊子山木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戮亦辱也

恙憂也

邵晉涵云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國藩按公孫

宏傳亦云何恙不已

稅舍也

左傳成九年鐘儀南冠而縶晉侯使稅之杜注稅解也卽舍也之意郭引召伯所稅國藩疑其與舍字微有不合

歷傳也注傳近 按此歷字當讀如離麗也之麗凡人所經歷之迹猶附麗也猶傳著也凡物附著者謂之傳如傳藥於膚傳毒於矢之類左傳毛將安傳謂毛當附著於皮也兵薄於城下曰傳亦謂軍士附著於城身也左傳隱十一年傳於許僖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宣十二年遂傳於蕭襄六年傳於堞皆是也郭氏訓近得之邵氏微有不合襄九年閭師將傳聞師將近城也在存也 邵晉涵引左氏僖九年傳云其在亂乎杜注在存也國藩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在存問也釋言 怒飢也 怒以思爲正訓怒如朝飢苦思而如飢也怒焉如擣苦思而如擣也此等恐非本經後人羣亂者與

釋宮

柂謂之闕

匡謬正俗曰問

曰俗謂門限爲門藉何也

答曰按爾雅柂謂之闕郭景純注門限也音切今言門藉是柂聲之轉耳字宜爲柂而作切音國藩按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沓冒注切門限也切當是柂之假借字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櫨以爲固也按門持樞之木持上樞者卽梁持下樞者卽闕也若達於北櫨則極長矣今上樞之梁長或如此

境謂之玷在堂隅

按玷有二明堂位崇玷康圭論語有反玷

此玷皆築土爲小方臺以度物也若堂角之玷則初無上臺但有其名耳

鋤謂之朽 說方鋤鐵朽也或作楊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楊孟子毀瓦畫墁王肅注論語朽墁也國藩按鋤本涂牆之器而涂之亦曰鋤有用鐵者有用木者故或從金或從木或從土異同字也

櫱在牆者謂之揮 內則疏云植曰揮橫曰施國藩按植非立於地也但著於牆壁耳吾鄉俗曰釘子可以挂衣

植謂之傳注戶持鑲植也 按鍵門持鑲之木有橫鍵者有直鍵者此曰植蓋直木也

栿謂之梁 韓文大木爲栿本此國藩按梁施於南北兩楹之上堂之東西凡兩梁四楹

開謂之檠注柱上櫓也 按侏儒短柱之上或施方木如版或

施直木如笄上以承棟如花房之有蒂所以斟酌厚薄之閒也

栳謂之棗注卽櫓也 說文櫓柱上柎也國藩按說文以櫓爲

柱上之柎則與櫓櫓等字相同郭氏謂栳卽櫓也則是短柱而

非柱上之柎釋名云櫓在柱端顏注漢書亦云薄櫓柱上柎也

是櫓以指柱上之柎爲正解

棟謂之桴注屋櫓 按凡承榱之橫木京師曰櫓子集韻櫓音凜屋上橫

木吾鄉俗曰房條其屋脊居中者曰棟曰極曰危說文繫傳云極屋脊之棟

亦謂其餘曰桴說文桴棟名邵晉涵云棟一名桴是桴者中棟也

之危說文桴棟名邵晉涵云棟一名桴是桴者中棟也曰桴說文桴棟名邵晉涵云棟一名桴是桴者中棟也其在榱屋者曰櫓曰望說文櫓桴也釋名云櫓隱

藩按凡桴皆可名桴

也所以隱枅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是櫨卽棟也或謂之阿上昏禮鄭注阿棟也以布翼指櫨之小者言之荷棟桴而高驤指櫨之大者言之至士昏禮訓阿爲棟則指其地言之耳非累名爲阿也劉熙偶有未察耳

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閼不受檐謂之交穀梁釋文云方曰桷圓曰椽國藩按北五省椽有方者有圓者吾鄉則以薄版爲之名曰椽皮椽長者從棟直達於檐曰閼椽短者不能直達於檐須換他椽續之曰交若吾鄉之椽皮則有三續四續者矣檐謂之檣注屋椽邵晉涵曰椽又謂之宇士喪禮置於宇西注宇椽也國藩按眾椽之頭參差不齊故施橫木以齊之吾鄉

於椽皮之當掩以橫版名曰落檐亦其意也其名曰檐曰檐曰

椽曰椽釋名椽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椽椽綿也綿連椽頭使

木曰椽說文椽秦名屋檣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檐曰檣說文檣楚謂之檐

九歌蕙檣曰檣說文檣檣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曰爵頭釋名連檣頭

爵頭形如實一物也凡檐之上皆曰宇鄭氏訓宇為椽指其地

言之耳非謂椽端之木果名曰宇也邵氏失之

檠謂之闌闌者門中所豎短木梟者植一直木以為之表也

與檠杙之在地者無別但檠杙或有欹斜梟則正直耳

釋山小山宮大山岌此宮字與莊子德充符而王先王之

王字字法相同

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邵氏曰冀之霍山與泰衡華恆唐虞之五嶽也華嶽泰衡恆周之五嶽也泰衡華恆嵩高漢初之五嶽也泰華霍恆嵩高武帝所定之五嶽也國藩按邵氏以此數語爲定論頗爲武斷釋畜 駢蹠跔善陞甌注駢蹠蹠如跔而健上山秦時有駢蹠苑 國藩按若以駢蹠爲獸名則蹠下當更重一蹠字蹠跔與下枝蹠跔爲一例郭注有兩蹠字是也若以駢爲獸名則讀駢爲句蹠跔爲句李巡顏師古之說亦自可通邵晉涵遽駁小顏未見其審

詁訓雜記

經典形容之字約有三端 一曰雙字 一曰駢字 即雙聲疊韻字

一曰單字 依依杲杲泄泄 亦作泄泄 見詩述聞 沓沓 亦作沓沓 諸沓 泯泯 亂也 見詩述聞

勞勞 逸周書 勞勞 作勞勞 騷騷折折鼎鼎縱縱此形容之用雙字者也窈窕

阿難倭遲踟躕此離判渙彊禦倉兄殿屎此形容之用駢字者

也檐如翼如勃如躐如退然 檀弓 隤然確然 易 賁然 詩白駒 儼然俛

然頽乎頽乎 均禮記 幘爾掣爾 均考工記 變彼倬彼瑟彼俛彼憬彼狄

彼於論於樂於皇於赫於鑠於昭於粲於緝熙 均見詩 有飮其香

有椒其馨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有噏其飴有觶其角有饒簋飧

有保棘匕有冽汎泉有覺其楹有墳其首有莘其尾有頍者弁

有截其所有實其猗有鶯其羽有厭其傑有倬其道有倬其城

有嘒其星有實其積有卷者阿有秩斯祜有扁斯石有瀾濟盈
有鷺雉鳴有虔秉鉞有空大谷大風有隧庸鼓有斲會同有繹
萬舞有奕執事有恪海外有截旗旐有翩松桷有挺松桷有舄
閼宮有恤僦革有鴈下民有嚴籩豆有且旅楹有閑與夫伊嘏
文王假哉皇考之類皆形容之用單字者也

駢字異字同義者 逡遁 一曰逡循曰蹲循曰遵循曰巡遁曰

逡巡

曾賓谷之父辨之甚詳

攬撫

十二諸侯年表

一曰捃撫

藝文志

曰攬撫

刑法志

曰攬撫

唐書柳璟傳

阿那

洞蕭賦

一曰阿娜

蘇詩論書

曰猗那

詩商頌

曰阿

難

詩隰桑

曰猗儺

詩隰桑

王注楚辭

即旖旎也

披離

哀郢

一曰被離

曰

毗離

詩

曰被麗

甘泉賦

曰配黎

同上

洵約

遠遊

一曰矍鑠

曰綽約

曰

灼爍

婉嬋

魯靈光賦

一曰婉僊

上林賦

曰宛延

甘泉賦

曰婉延

槃

散

平原君傳

一曰槃珊

史記相如傳

曰槃姍

漢書相如傳

曰蹢躅

猗狔

上林賦

一曰迤靡

曰猗柅

曰迤迤

曰施靡

均甘泉賦

曰旂泥

曰邐迤

倭遲

一曰委蛇

曰蜺蛇

曰委移

曰威遲

曰逶迤

曰斐遲

容齋隨筆記之

襄

羊一曰儻

羊賦

曰方驤

思元賦

曰潢洋

九辨

曰相羊

離騷

志曰徜徉

芊眠

一曰芊綿

曰阡眠

曰翩綿

曰聯綿

鬱伊

一

曰鬱邑

曰於邑

曰於悒

九辨

容裔

曰淫裔

容與

崔

鬼一曰畏佳

曰崔嵬

曰罪鬼

魯靈光殿賦

曰嶧隗

曰摧確

均甘泉賦

曰歲

鬼聳

鬼一曰聳

鬼曰愆慝

曰竦踊

曰從容

浩瀚

一曰浩汙

汙

魯靈光殿賦

曰浩汙

上林賦

曰皓盱

瓠子賦

蒙朧

一曰蒙朧

曰蒙籠

籠

盤桓易屯一曰盤還投壺一曰盤旋壽張逸無一曰軒張劉琨答盧湛詩一曰侏

張揚雄國三老箴彷彿一曰髣髴幽通賦一曰仿佛甘泉賦使娟南都賦一

曰嬋娟西京賦一曰蟾娟甘泉賦落魄一曰落泊一曰落拓要眇一

曰幼妙一曰幽眇迢遞一曰昭嶸魯靈光殿賦一曰迢遞九成宮醴泉銘畔

援一曰判渙一曰泮渙流離一曰琉璃一曰留犁參差一曰簦

差一曰摻差匍匐一曰扶服一曰復服原涉傳槃結後漢書南蠻傳一曰

盤結一曰蟠結孟浪詳述聞通說一曰莫絡一曰摹略擲揄一曰邪

揄一曰歔歔後漢書王霸傳憑噫長門賦並見經義述聞我庾維億下一曰服億扁鵲傳一曰

幅億氣滿也陳湯傳方注叱嗟史魯仲連傳一曰叱咤史韓信傳一曰猝嗟漢韓信傳

曰咄嗟漢落子一曰蠖略甘泉賦一曰嚙啗魏公傳一曰流思元賦

一曰周流

上林賦注非

曰摻流

卷曲

莊首篇

一曰曲局

詩子髮局注

局卷也

曰蜷局

經驛

猶豫

一曰猶與

曰容與

曰夷與

均見述聞通說

鏗

鞞

上林賦注

一曰闔鞞

撥刺

張弓兒

一曰拔刺

布濩

上林賦注

一曰布

護

後漢西

裔皇

一曰適皇

思元賦

躑躅

一曰躑躅

殺核

之初

一曰肴覈

班固答賓戲

屏顏

一曰巉岩

首鼠

一曰首施

後漢

酉羌

彊禦

離騷詳見詩述聞

要紹

西京賦

一曰僂紹

蚰

蟪

大人賦

一曰蚪蚪

魯靈光賦

崔錯

上林賦

一曰瑾錯

魯靈光賦

蕭

森

上林賦

一曰箭蓼

俊茂

騷

一曰稜楸

上林賦

齧齧

一曰握錨

萃蔡

子虛賦

一曰綷綷

籍田賦

徙倚

一曰徙迤

洞簫賦

無閭

曰巫閭

跌宕

一曰迭

邊

勿慮

一曰無慮

扶疏

一曰

扶蘇 旁薄 一曰旁魄 驩虞 一曰歡娛 詩江淹集 雍障 一曰雖

障 九辨 雞斯 一曰笄纚 鼎澁 甘泉賦 一曰汀澄 韓詩 殷麟 一曰

隱麟 麟瑞 一曰璘玢 膠葛 一曰轆轤 傑儼 甘泉賦 一曰差

池 愴怳 九辨 一曰倉兄 詩

一字略轉而異義者索居之索訓散索綯則義別矣離麗之麗
訓附別離則義別矣招攜之攜訓離攜手則義別矣亂臣之亂
訓治亂世則義別矣第厥豐草之第訓治道第不除則義別矣
我車既攻之攻訓善環而攻之則義別矣彊禦之禦訓守孰能
禦之則義別矣擾龍之擾訓馴擾亂則義別矣我且柔之矣之
柔訓服柔弱則義別矣天明畏之畏訓威聲畏天下則義別矣

又如來卽往詩遙追來孝太史自序自今以來亦略轉而異義者也

經典顛倒字惟詩最多如家室裳衣衡縱稷黍瑟琴鼓鐘下上羊牛樂豈息偃孫子家邦鼐鼎中谷中林中河中路中原中田之類皆是書無逸之四三年祭義孟子之祿爵亦閒有之見於史者惟後漢王丹傳之墮孺羊續傳之病利餘不多見

古今雅俗異同字

顧卽雇

鼐錯傳斂民財以顧其攻

踣卽舛亶卽但

羽獵賦注

驚卽惛

同赫卽嚇莊子

驛卽釋

管蔡世家張儀傳

雍卽壅衡卽橫薄卽

毫塞卽賽

河渠書

橫卽覺

鮑昱傳

鴈堰卽埏

皇甫嵩傳

夾卽俠

後漢東夷傳

釐

卽嫠

後漢西夷傳

柳卽婁

棺牆之飾檀弓周禮

隊卽墜

段注說文

溜卽雷

左傳宣二年

音

卽蔭

左傳鹿死不擇音

徧卽辨

左傳定九年子言徧舍於季氏之廟

匡卽恒

禮器

噉卽臠

滴卽鎬功卽攻致卽緻

月令

填池卽奠

撒弓

俚俗字有所本

斗絕見後漢竇融傳什物見後漢宣秉傳什

器見鮑昱傳上司見楊震傳司官見陳寔傳底裏見竇融傳細

弱見杜林傳文書見鮑昱傳人事見章和八王及黃琬傳人事猶今

言應酬也

小便見張湛傳及絕交書折見東夷傳

折猶今言

公館見

禮曾子問

古人於陵京阜墳冢邱等字皆取山阜高大厚實之義以象凡

物之高大厚實大抵皆稱美之詞如天保詩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是善頌善禱之證也左傳有肉如陵謂大而實也荀子致仕

篇節奏欲陵注陵峻也峻卽高也禮記檀弓喪事雖遽不陵節
學記不陵節而施陵越也西京賦陵重巘注陵升也皆升高之
義也詩傳京高邛也又曰大阜也左傳莫之與京言莫與比高
也西京賦燎京薪謂積薪極高也左傳收晉尸以爲京觀謂積
尸極高也漢曰京兆後世曰京師兆眾也師亦眾也京則大也
釋名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詩駟鐵孔阜以阜比馬之大也火烈
具阜以阜比火之盛也爾雅既阜以阜比穀之多也古歌可以
阜吾民之財西京賦百物殷阜以阜比財物之富也土之高且
大者謂之墳詩牂羊墳首言其首極大也周禮司烜氏共墳燭
庭燎言其燭極大也三墳五典言三皇之書其義極大也列子

天瑞篇墳如也亦形容其大也冢子冢適皆謂長子大子也冢婦大婦也冢卿冢宰謂六官之長大宰也友邦冢君言大君也乃立冢土言大社也漢書楚元王傳邛嫂謂長嫂大嫂也易頤頤拂經於邛頤征凶謂於高處求頤養也以邛爲高也孟子得乎邛民爲天子謂成聚之民也以邛爲大也推此以論凡物之高大厚實者皆可以陵京墳阜冢邛等字擬議而形容之末世綴文之士但知阜字有高天厚實之義而不知墳冢等字與之同類而並稱又或以陵爲帝王所藏京爲帝王所居而於墳冢邛壟等字指爲不祥之文蓋古字古義之不講久矣

說文格木長兒按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

條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暢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以本義引申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兩相交際亦猶是也論語有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孚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萬物相麗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上下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皆訓至也皆交孚之義也書曰格汝舜詩曰神保是格皆訓來也皆引之來相交接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素問陰厥且格注格拒也周書窮寇不格注格鬪也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注謂相捍拒

也後漢書劉盆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通鑑王賁攻齊莫敢格者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謂莫能拒禦也凡謂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廢格不行曰沮格不進皆相拒之義也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木工爲窗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屯字格卽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體格曰風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申之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訓格之言注格法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後漢書傳變傳注猶標準也凡皆規格之義也書罔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而孔疏曰格謂檢括斯則望文生訓有乖古意矣論語有恥且格當以交孚

爲確義集解曰正也亦不免望文生訓之弊至大學格物之說聚訟千年迄無定論愚以爲心當麗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說文枝木別生幹也按幹直而專枝分而雜有歧雜之義焉凡木之枝斜挺旁出如相扶持有撐持之義焉杈枒森布猝不可近有拒禦之義焉周秦古書凡用枝字大抵不出此三義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荀子解蔽篇心枝則無知此歧雜之義也漢書叔孫通等傳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莊子師曠之枝策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漂颯峴而枝拄此撐持之義也史記項羽本

紀云諸將讐服莫敢枝梧魯仲連傳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此拒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漢中淫泆枝拄與巴蜀同俗注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歧雜者枝字之本義撐持與拒禦者枝字引申之義後人不知引申之義每疑枝當作支蓋古訓久不明矣

說文柴小木散材楚辭注枯木爲柴按小木枯枝雜縛一束謂之柴世俗之通稱也由柴字而引申之有枯槁阻塞之義焉莊子柴立其中央柴立猶枯坐也所謂形如槁木也外物篇柴生乎守柴謂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者由於拘守太過也天地篇趣舍聲色以柴其內謂梗塞於胸中也莊子篇中柴字皆取

枯槁阻塞之義通鑑漢紀收楊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謝賓
客胡身之注曰柴塞其門也又魏紀朱桓言於吳王曰曹休戰
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
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胡身之注曰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國藩
按柴卽塞也以兵阻塞此路非更以柴塞之也胡氏於漢紀注
近之於魏紀注失之

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以東或謂之梗按凡木之粗枝無碎枝
零葉者世俗通謂之梗在樹而生者謂之枝斫伐在地而枯者
則謂之梗謂之柴矣梗字有粗直之義又有阻塞之義爾雅釋
詁梗直也方言梗略也吳都賦注梗槩粗言也東言賦注梗槩

不纖密也此粗直之義也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謂未至之凶災先梗而禦之此阻塞之義也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謂蕩蕩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梗塞也毛傳梗病也此望文生訓非其義也杜注左傳曰病也廣雖亦曰病也此承毛傳而誤者也格枝柴梗諸字在後世以爲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書故訓之不可通者寡矣

廢者棄也去也不用也而經典亦多用爲置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注云廢置也不去也莊子徐無鬼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廢置也廣雅小爾雅皆云廢置也古人屬文措字多有

旋相爲用之妙如亂字本訓變訓反而亦多訓治如皋陶謨曰亂而敬論語曰子有亂臣十人是也第字本訓草穢塞路而亦訓治如生民篇第厥豐草是也除字本訓除去除惡糞除皆以去之爲義而亦訓爲除授如詩曰何福不除是也凡茲之屬可以類推則屬文措字熟於古訓正爾變動不居矣

漢書賈誼傳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國藩嘗就屬字旁稽故訓說文云屬連也廣雅云屬續也文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云屬猶綴也莊子駢拇篇音義云屬謂屬著也合散者觀之則連屬之通義耳凡本爲一物則無所謂屬雖別爲二而仍聯爲一則謂之相屬小雅不屬于毛不離于裏

謂子於父母形骸雖隔而氣則相屬屬文者謂以文字相連綴成章也史記屈賈傳云屈平屬草稔未定此屬字則與屬文字有別屬者適也謂當此際也左氏成二年傳屬當戎行謂於此際在戎行也昭四年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謂於此際有事於武城也漢書李尋傳屬者頗有變更謂近此之際頗有更改也屈平屬草稔云者謂平於此際草創憲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草創蓋初始之謂亦未成之稱然則草稔二字之義謂草創其文同於禾之稿秆未甚整理云爾今人不察或稱屬草交朋中用屬草字者往往而有失之遠矣又禮記經解篇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氏注屬猶合也謂此事與彼事相提而論此辭與

彼辭相合而觀或事同而辭異或辭同而事異而等差出焉褒貶見焉故曰春秋之教辭者謂已成章句聖人之書法屬辭者此章與彼章合併而觀文者一字之稱屬者此字與彼字連續而成句今人或以屬字與屬文等視無復區別亦爲悞也

顧亭林先生爲音學五書據唐人以正宋代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判爲十部折衷一是可謂有条不紊矣然其間有不可強齊者如詩之興與音林爲韻戎與務父爲韻易之禽與窮終爲韻實與巽順爲韻之類顧氏亦宛轉其詞而不敢強通難解之結蓋多聞闕疑善學之君子宜如是也厥後江慎修永載東原震段茂堂玉裁諸人遞相祖述其說日密其窒礙亦

日多至吾友河閒苗仙路夔爲說文聲讀表於凡文字皆決以一定之音讀其不可齊者亦強之使齊於是以臆爲斷頗傷專輒於古無徵動成瑕疵偶記一則將以詒之

不也否也音也此三字者不則指事之字也否音則會意而兼形聲之字也先有不次有否又次有音此文字孳乳相生之次第也說文否从口从不不亦聲音从丷从否否亦聲然則否音皆从不得聲矣顧亭林曰不字見于經者有平跌二音詳唐韻正不字下然則否音之从不得聲者亦應有平跌二音平在支齊部跌在魚虞部否偏旁之在支齊部者如五旨之痞齧是从不有平音之類及者也否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十虞之某是从不有

跌音之類及者也音偏旁之在支齊者如十五灰之陪培毳陪陪陪陪陪是不有不音之類及者也音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九慶之髻劓劓劓十姥之部是从不有跌音之類及者也凡从不从否从音之字或入魚虞部或入支齊部是亦可稽之經訓而不悖合之廣韻而不紊矣苗君則欲以不入魚虞部否入支齊部音入魚虞部加、於不字一畫之上而曰从、得聲擅改叔重不至二篆不一象天至一象地之義是一失也謂音無跌音遂於廣韻十虞之韻十一模之菩十九侯之陪陪陪陪陪九虞之髻劓劓十姥之部四十五厚之陪陪陪陪陪勢將盡改音爲否數十百字悉指爲譌誤是一失也據漢碑之孤證謂不

上可以施、而於詩箋常棣之鄂不改、柎集韻十虞之柎重不
皆推之以不信是又一失也凡此皆欲強齊而一之過也

史記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
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按服如二說皆望文生訓非
本義也沒者沒入人之財物也凡財物入官者曰籍沒入官子
女入官者曰沒入爲奴爲婢或曰沒入奚官乾沒者謂無故而
沒入人財物晉書潘岳傳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謂無故而
取高爵厚祿當知止足也韓愈乾愁萬斛漫自解謂無故而自
愁也乾死窮山竟何俟謂無故而枉死也又有曰白者與乾字
義略相等通鑑晉劉毅上疏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胡氏注曰

白素也又陳頽遺王導書曰先白望而後實事胡注白望猶空名也又劉裕有白直隊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又元魏爾朱榮乞追贈亡者白民贈郡鎮胡注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丁也又唐元載取民間粟帛什取八九謂之白著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國藩按白望謂無故而獲譽望也今世俗諺曰白說謂無故而空說曰白饒謂空饒此一語也又有曰素者與乾字白字義略相等詩不素餐兮注素空也謂無故而空餐也史記命曰素封注素空也謂無故而自得比於封爵也又有曰坐者與乾字白字素字義亦相等通鑑後出師表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謂無故而自致强大也

蕪城賦驚沙坐飛此謂無故而自飛也此四字注家多失之

古稱人皆有所指如稱曰人以職言則如周禮之牛人犬人雞

人龜人酒人漿人醢人鹽人是已以地言則如春秋之魯人齊

人晉人楚人宋人衛人王人周人是已名之美者則曰聖人賢

人至人天人完人全人見莊子美人詩簡佳人通鑑曹子名之

惡者則曰小人匪人讒人佞人儉人奸人敝人邪人亂人見莊子

無又有隨事而命名者曰亡人曰義人曰叛人曰降人曰官人

韓愈王曰軍人又有承上文而稱之者史記歷書曰疇人子弟

此承上文言明於歷算之人也通鑑魏紀典韋謂等人曰虜來

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此承上文

言應募陷陣之人也漢書雋不疑傳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此承上文言詐稱戾太子之人也通鑑宋紀曰內人皆紀宏微之讓一無所爭宏微曰內人尙能無人豈可導之使爭乎此承上文以妻妹及伯母兩姑爲內人也凡此皆臨文立義非有一定之主名也今世俗以內人專指妻妾蓋失其義又或以疇人專指明於歷算者言之亦爲失考阮芸台相國作疇人傳殆襲譌而承謬耳

家人白衣皆如稱庶人也漢書汲黯傳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光武紀劉縯不事家人居業皆謂不學庶人家之操作也外戚傳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游俠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亦謂庶人家之寡婦也通鑑金向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注家人謂庶人家也漢書董賢以求蕭咸女爲婦咸曰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也通鑑魏文帝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謂以庶人之禮祭之也柳宗元文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國藩按此亦謂凡民父子猶賈誼之言布衣昆弟也書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竊亦謂當指庶人百姓言之各傳注皆訓不能齊家失其義矣白衣

猶言布衣卽齊民也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皆謂以齊民而爲天子爲三公也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襴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安朱沖可爲師傅皆謂布衣無職者也晉書胡奮傳宣帝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通鑑薛訥以灤河之役免官以白衣爲防禦使破吐蕃劉仁軌以征遼免官以白衣從軍五代南唐宋齊邱歸第白衣待罪皆謂落職之後與庶人無異也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亭長掌故之屬此亦望文生訓非通義也三國志呂蒙傳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亦謂齊民

不著兵卒衣也通鑑山陽曹偉白衣吳王交書求賂帝聞而

誅之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望見白衣人送酒皆謂平民也

歐陽公送田晝序曰及衣白衣顧甯人日知錄引李泌衣白及

趙世家願得黑衣之缺若別有所謂白色之衣者皆非確義

甲乙丙丁古來皆以記事物之次第有以爲宮館之次第者如

曰甲館

漢書外戚傳

曰甲第

漢書張放傳

曰甲觀

庾信哀江南賦

曰丙舍

王義之有丙舍

墓田

曰丙殿

漢書元后傳

是也有以爲帷帳之次第者如曰甲乙之帳

漢書東方朔傳

是也有以爲科目之次第者如唐明經本有甲乙丙丁

四科而其實唯有丙丁第進士本有甲乙科而其實唯有乙科

明經以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是也有以爲藏書之次第者

如唐四庫書以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部隋於東都觀文殿
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是也有以爲卷帙之次第
者如李善注文選分賦甲賦乙以至賦癸詩甲詩乙以至詩庚
司馬溫公通鑑分漢獻帝爲十卷甲乙至癸晉安帝亦十卷甲
乙至癸是也有以爲律令之次第者如曰令甲令乙令丙後漢書章
帝紀是也有以平昇法者如句爲甲股爲乙弦爲丙高爲丁高對
衝爲乙地平爲丙北極出地爲丁南極入地爲戊是也有以爲
官名者如漢之戊校尉己校尉明之甲字庫大使及乙字丙字
丁字戊字庫大使是也有以爲姓氏之次第者如南朝王謝北
朝崔盧皆稱甲族是也有以爲假名者如史記萬石君傳長子

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及獄吏田甲史記韓安國傳齊宦者徐甲漢書

高五王傳罪生甲禍歸乙韓非子張甲王乙李丙趙丁梁范瑱神滅論等是也

有以記夜時之晚早者如本始元年四月一戌甲夜地節元年

正月戊午乙亥漢書天文志自甲夜至五鼓三國志曹爽傳四月三日丙夜

一籌晉書趙王倫傳也推之凡物有高下品第者皆可以甲乙區之

凡人等子虛烏有者皆可以甲乙區之溫庭筠詩往日樓臺非

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則失其義矣

宋明齋讀書錄卷二終



